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三十年過去了，這五十天，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歷史的缺頁，我們努力補起，不忘六四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1989年4月15日
前中共總書記
胡耀邦過世
1989年6月4日
中共當局血腥鎮壓
天安門學運
吳仁華
作者
三十年過去了，這五十天，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歷史的缺頁，我們努力補起，不忘六四


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1989年4月15日
前中共總書記
胡耀邦過世
1989年6月4日
中共當局血腥鎮壓
天安門學運
吳仁華 作者
三十年過去了，這五十天，中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歷史的缺頁，我們努力補起，不忘六四

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吳仁華 作者

前言

今年是八九天安門事件三十週年，此時由允晨文化出版本書，也算是一種紀念。

八九天安門事件分三個階段，也就是說包括三部份內容：（一）八九學運和民運；（二）六四屠殺；（三）六四屠殺發生後的全國性抗議活動和全國性大逮捕行動。

這麼些年來，中共官方和海外民間都出版了一些有關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籍，但無論是中共官方還是民間的書籍，記錄都不完整，而且都存在一些問題。中共官方書籍的主要問題是：1.歪曲事實，甚至捏造「事實」；2.極力抹黑學運、民運及學生和民眾的行為；3.刻意隱瞞真相，尤其是隱瞞屠殺真相。民間書籍的主要問題是：1.資料不全，尤其是關於戒嚴部隊和屠殺的資料不全；2.對一些重要事件、組織及人物的記錄語焉不詳，尤其是有關戒嚴部隊及屠殺的記錄存在不少錯誤；3.對六四屠殺發生後的民眾抗暴活動及官方的大逮捕行動少有記錄；4.忽略北京以外的情況。

八九天安門事件曾經震驚世界，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進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發生劇變。其影響及歷史地位遠超過五四運動，應該有一部詳實的書籍予以記錄，絕不能像 1949 年中共建政後所發生的土地改革運動、鎮壓反革命運動、三反五反運動、反右派運動、文化大革命一樣，沒有留下完整的歷史記錄。

本書初稿完成於 2009 年，多年來歷經多次修改、增補。本書從 1989 年 4 月 15 日至 1989 年 6 月 30 日逐日記錄了所發生的事情。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最詳實、最完整地記錄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籍。

本人之所以能夠完成本書的寫作，是因為具有三個方面的有利條件，一是身為八九民運的參與者和六四屠殺的見證人，瞭解和熟悉八九天安門事件中的重要事件、組織及人物；二是在北京大學古典文獻專業（國學專業）歷經七年的專業訓練，先後取得學士、碩士學位，具有版本學、目錄學、考據學的專業技能；三是多年來從事於八九天安門事件的資料搜集和研究工作，2007 年 5 月出版《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詳細記錄了血腥鎮壓過程；2009 年 5 月出版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首次揭示了共有十九支部隊（包括十四個陸軍集團軍）參與北京戒嚴及六四鎮壓，記錄了各戒嚴部隊執行鎮壓任務的情況。

由於掌握最多資料的中共當局至今仍在掩蓋八九天安門事件的真相，加上許多當事人也未能發表親身經歷的文字記錄，尤其是北京以外地區的資料欠缺，因此，本書註定還需要不斷地根據新出現的資料予以增訂，這也正是沒有將此書定名為《八九天安門事件史》或《八九天安門事件史稿》的原因。

真誠期待讀者的批評指正。

吳仁華

2019 年 5 月

1989 年 4 月 15 日　星期六

清晨 7 時 53 分，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前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因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在北京醫院去世，享年七十三歲。

胡耀邦發病及逝世情況：

4 月 7 日晚，胡耀邦接到中央政治局的會議通知單，儘管身體不適，仍不聽妻子李昭不要與會的勸告，拿筆在會議通知單「到會」一欄打了個勾，因為會議主題是他歷來所重視的教育。

4 月 8 日上午 9 時，政治局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討論《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為即將召開的中共第十三屆四中全會討論和通過該決定做準備。與會者有政治局委員和國家教育委員會（以下簡稱國家教委）負責人。會議先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調研室主任陳進玉通讀《決定》。不久，胡耀邦覺得胸悶、心慌、頭昏、腿軟，但堅持著。通讀歷時四十分鐘，接著由政治局委員、國家教委主任李鐵映對《決定》作說明。此時，胡耀邦自知撐不住了，站立舉手對主持會議的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說：「紫陽同志，我請個假……」有人問：「耀邦同志，是不是不舒服？」他身子搖晃著說：「是呀！可能不行了。也許是心臟的毛病……」身旁的秦基偉和趕來的服務員剛扶住他，他就不由自主地跌坐下來。政治局常委胡啟立連忙說：「耀邦同志，別動！」同時吩咐：「馬上找醫生來，快叫救護車！」趙紫陽大聲問：「誰帶了急救盒？」政治局委員、上海市委書記江澤民說：「我有。來北京前醫生給了我一個盒子，可是我不會用。」國家教委秘書長朱育理上前幫忙。約十多分鐘後，在中南海值班的中央保健處處長牛福康和醫生們趕到，初步判斷是心肌梗塞，病情十分危急，就地組織搶救。又過了十幾分鐘，北京最著名的幾位心臟病科專家

—協和醫院方圻、阜外醫院陶壽琪、陳新正和北京醫院錢貽簡先後趕到，加入緊張的搶救。

為了不妨礙搶救工作，會議改到勤政殿繼續進行，中央書記處候補書記、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留下指揮搶救。在上午 11 時半會議結束前，溫家寶向與會者報告搶救和診斷情況：心臟下壁和後壁大面積梗塞，病情危重。醫生建議，待病情稍有緩解，轉到醫院繼續治療。

下午 3 時，胡耀邦的病情基本平穩，被送往北京醫院。經全面檢查，磷酸肌酸激酶是正常人的十多倍，這表示癒後不良；煩躁不安，膀胱充盈卻無尿排出，這說明病情需要進一步控制。方圻等人會診的意見是：1.成立特護小組，繼續搶救治療；2.嚴密觀察病情，繼續輸氧、輸液、止痛，立即導尿；3.謝絕一切探視，絕對臥床休息。4 月 9 日上午，胡耀邦蘇醒過來，因嚴重的胸悶、胸痛和導尿失敗而煩躁不安。4 月 10 日上午完成導尿，下午病情開始好轉，煩躁減輕，能進流食和臥床大小便了。由於醫生一再叮囑，一向好動的他不再要求下床。

4 月 15 日是發病的第七天，即將度過危險期的胡耀邦清晨醒來後心情很好，家人幫他在床上洗臉漱口，餵了些西瓜汁。他斜倚在床上等著吃早飯，等著妻子來。幾分鐘後，守護在旁的兒子胡德華發現心電監護儀上的心電圖波形突然急促跳動，心率從每分鐘六十次一直往上升，慌忙叫來值班醫生。值班醫生看了看心電監護儀，不經意地說：「沒事兒，以前也有過這種現象。」胡德華不敢相信，仍目不轉睛地盯著監護儀，當每分鐘達到一百一十次時，心率開始逐漸減慢，一分鐘後恢復到六十次。未等胡德華和過來察看的秘書李漢平鬆口氣，峰谷狀的心電波形作了一個短暫停頓，忽然耀眼一閃，便冰雪消融般地坍塌下來，化作一條碧綠晶瑩的水平線。胡耀邦痛苦地大叫一聲「啊！—」被李漢平握著的手突然鬆脫，頭部猝然轉向一側。醫護人員趕來急救，已無濟於事。[1]

上午

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在官方公佈前已迅速在北京傳播，盛傳他與李鵬在政治局會議上就教育問題發生了激烈爭論，導致心臟病發，是被氣死的。[2]

鄧小平在家中與孫兒嬉戲，特邀攝影師、楊尚昆的兒子楊紹明拍攝，其中一張照片後來公開發表時注明了攝影時間：1989 年 4 月 15 日。

政治局常委會開會決定：胡耀邦治喪活動由中央辦公廳負責，中央政治局常委喬石、胡啟立、中共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溫家寶、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中央警衛局局長楊德中、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兼秘書局局長徐瑞新、中共中央組織部副部長孟連昆為治喪辦公室負責人，下設秘書組，組長是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李登柱，總務組，組長是中央直屬機關事務管理局局長劉勝玉，群眾組，組長是中共中央組織部老幹部局局長孟凡臣，警衛組，組長是中央警衛局副局長孫勇，新聞組，組長是中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曾建徽，外事組，組長是外交部部長助理兼北美

洲大洋洲司司長劉華秋。喬石提議喪事辦理按葉劍英元帥的規格。溫家寶負責起草訃告，對國內，今晚可發消息。原來不同意對境外發佈消息，經與會的新華社副社長郭超人力爭，同意向境外發一條簡訊，由他當場寫就。

由於 1987 年初胡耀邦在保守的中共元老以「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等政治原因的逼迫下，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職務，他的猝逝在社會上引起了強烈反響，因此，訃告的播出和追悼大會的轉播一波三折，隨時有所改變。

11 時，中國廣播電影電視部部長艾知生召集緊急會議，佈置有關胡耀邦逝世的宣傳報導問題。他說，新華社今天趕發消息，訃告今晚播出。拿到新華社消息後，什麼時候廣播要請示。治喪規格相當於葉劍英、劉伯承元帥，不是按照政治局委員的規格，而是按照長期擔任黨和國家主要領導人的規格。

新華社接獲胡耀邦逝世消息後，立即召集國內、國際、參編、對外、攝影五大部主任做了通報，要求各大部立即做好特大戰役報導的準備，通知國內外各分社做好同樣的準備工作。12 時 20 分，新華社向境外發了只有八十個字的胡耀邦逝世簡訊。

中國政法大學（以下簡稱政法大學）青年教師陳小平從《世界經濟導報》駐京辦事處得知胡耀邦逝世消息，中午回到政法大學南平房首先告訴了青年教師吳仁華，聞訊而來的青年教師都很震驚、悲憤。吳仁華提議製作大花圈，集體前往天安門廣場（以下簡稱廣場）悼念，獲得大家同意，作了簡單分工。

下午

一些高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決定成立胡耀邦治喪委員會，準備在校內設靈堂，派代表到胡耀邦家弔唁。

已有各界人士前往胡耀邦家弔唁。

1 時 20 分，已有香港傳媒刊播胡耀邦逝世消息。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以下簡稱中央電台)考慮，這樣的消息播出對內不應該晚於對外，經請示同意，於 2 時 04 分對內播出了新華社向境外所發的胡耀邦逝世簡訊，後面播放了 1 分 17 秒的哀樂。簡訊後面播出哀樂在中央電台從未有過，當時認為既然治喪規格如此高，僅播發簡訊顯然不恰當，聽眾也不會理解。首播連續播出兩遍，3 時重播一遍，無哀樂，4 時、5 時又安排了重播。直到此時，新華社仍未對內發稿，說是等晚上才發。艾知生得知中央電台播出了簡訊後說，播就播了，不要聲張，以後就不要再播了。

1 時半，北京大學（以下簡稱北大）出現「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英靈永存」等橫幅，不久即出現發洩不滿情緒的標語、輓聯、大小字報，如：「不該死的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國家不幸，人民不幸，民族不幸。」[3]一張無署名的大字報稱：「政府無能，社會腐敗，政治專制，知識貶值」，「要求撤換無能政府，推倒君主專制，建立民主政治。」有兩條輓聯的內容是：「風淒雨泣英雄長逝神州，億人同憂何人

再耀吾邦」、「活亦為人民，逝亦為人民，活逝為人民；生也不自由，死也不自由，生死不自由」。

2　時，中國人民大學（以下簡稱人民大學）、政法大學等校相繼出現悼念的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官方稱有的內容敏感。

3　時以後，清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六所北京高校陸續出現悼念性的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

3 時 10 分，中央電台召集各部門主任傳達胡耀邦逝世消息，並就播出安排明確了幾點意見：（一）爭取在晚上 6 點半全國聯播節目中播出訃告和哀樂，如果訃告來不了，也要播簡訊和哀樂，因為已播出過簡訊，聯播中不播容易產生誤解。（二）對少數民族廣播如來不及翻譯訃告，也要先播出簡訊。（三）對臺灣廣播按照聯播的要求安排。（四）訃告之後不播出文藝節目，要注意全臺節目的氣氛。1 時 47 分，新華社發了《胡耀邦同志簡歷》，直到 5 時仍未發訃告，因為中央尚未審定訃告。為此，中央電台為聯播節目設計了幾種預案：（一）先播簡訊、哀樂。（二）訃告隨來隨播。（三）除安排直播聯播節目的兩名播音員以外，增加一名播音員待命，準備隨時播出訃告。為了等訃告，大家都很著急，有人不明白：如果對內對外都不播出也可以理解，為什麼我們發生的事情把首播權讓給境外？有人自我解嘲：別人不著急，我們何必著急。如果搶發新聞出了問題，拿我們是問，不出問題也沒人說好，又何必著急呢？

5　時多，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把訃告和公告送到新華社，新華社立即向報社、電台、電視台發了通稿。

晚上

胡啟立、芮杏文向趙紫陽匯報了胡耀邦逝世後出現的情況，可能在各地發生政治性的遊行和集會，有人可能藉此鬧事，建議中央發個通知，提醒各地注意。趙紫陽認為沒有必要。

6　時半，中央電台播出胡耀邦逝世的簡訊和哀樂。在播出其他兩條新聞後，6 時 38 分又以「剛剛收到的消息」播出 6 時 32 分收到的訃告，在同一節目中播出兩次內容不同、規格不同的消息和訃告。這讓聽眾感到莫名其妙。[4]

7　時，中共北京市委召開部份高校和城近郊區黨委書記緊急會議，就胡耀邦逝世後高校出現的情況做出部署：要積極做好學生悼念活動的引導工作，要闡明利害，警惕別有用心的人煽動鬧事，要加強社會治安管理。

7　時，北京師範大學（以下簡稱北師大）出現一批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其中有「耀邦已死，左派又榮，提醒國人，勿忘抗爭」、「民主必戰勝獨裁」等，反映了學生對改革前景的憂慮。

北大三角地聚集了數百名學生，議論胡耀邦的功過和死亡原因，有的說是被李鵬氣死的，有的表示惋惜，有的說要看中央對胡耀邦的治喪採取什麼規格。校門口聚集了三十多名欲進校採訪的外國和港臺記者。有的港臺記者乘坐某些中國官方機關的轎車進入校園，有的外國記者由

外國留學生出示學生證混入校園。
至晚上，北大的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增至八十餘份，圍觀者眾。署名「北大部份師生及校友」的大字報《呼籲》提出：1.按最高規格料理耀邦同志喪事；2.儘快出版耀邦同志著作；3.公開澄清加在耀邦同志身上的不實之詞。輓聯大部份是表示痛悼，例如「耀邦同志永垂不朽」、「英靈永在」等，也有些表達強烈的政治情緒和傾向，例如「英雄胡不長壽。後輩誰來耀邦？」橫批是「國殤」；「真誠的人死了，虛偽的人卻活了下來，熱情的人死了，冷漠來將他埋葬」；「希望星光隕落，中華逢災；平民憤民不憤，出路何在」；「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改革先驅，青年良友」；「耀邦同志，我們的好書記」；「胡耀邦的逝世是全國人民爭取民主自由事業的巨大損失」；「民主必戰勝獨裁」。清華學生周鋒鎖說：晚飯後從新聞聯播得知胡耀邦去世，趕往北大。清華只有零星抗議，北大已群情激憤，學生宿舍樓中哀樂和《國際歌》此起彼伏。
中國工運學院發現與北大大字報《呼籲》內容相似的大字報。清華出現「李鵬辭職」的標語。
7 時，中央電視台播出《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訃告》和《中共中央公告》。《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訃告》全文如下：
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沉痛宣告：久經考驗的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我軍傑出的政治工作者、長期擔任黨的重要領導職務的卓越領導人胡耀邦同志，1989 年 4 月 8 日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經全力治療，未能挽救，於 1989 年 4 月 15 日晨 7 時 53 分逝世，享年 73 歲。
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為黨和人民立下了不朽的功勳。他在青少年時期就投身於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參加了著名的二萬五千里長征。1939 年至 1945 年任中央軍委總政治部組織部長。1946 年至 1949 年任冀熱遼軍區代理政治部主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第四縱隊政治委員，18 兵團政治部主任。建國後，他歷任中共川北區黨委書記兼行署主任，青年團中央第一書記，中共陝西省委第一書記，中共西北局第二書記。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不顧個人安危，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團進行了不懈的鬥爭。1978 年他擔任中共中央組織部長，為撥亂反正、平反冤假錯案、落實幹部政策做了大量的工作，表現出非凡的實事求是的膽略和勇氣，立下了不可磨滅的功績。在社會主義建設新的歷史時期，他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為推進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做出了重大的貢獻。
胡耀邦同志是中國共產黨第八、十一、十二、十三屆中央委員會委員。他曾擔任過中央黨校副校長、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三書記、中央秘書長兼宣傳部長。他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被增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十一屆六中全會上被選為中央委員會主席。他是十二屆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1982 年 9 月至 1987 年 1 月擔任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他是十三屆中央政治局委員。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是我黨和我國人民的巨大損失，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學習他忠誠黨的事業、鞠躬盡瘁、為共產主義奮鬥的獻身精神；學習他密切聯繫群眾，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優良作風；學習他謙

虛好學、顧全大局、艱苦樸素的高貴品德，在黨中央的領導下，沿著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道路繼續前進。

偉大的無產階級革命家、政治家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

《中共中央公告》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公告：1.胡耀邦同志的治喪活動，由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持。2.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隆重追悼大會，並同時向遺體告別。3.追悼會當天，首都天安門、新華門、外交部、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和政府所在地、邊境口岸對外海空港和駐外使領館下半旗致哀。

訃告事先曾徵求胡耀邦家屬的意見，家屬對評價部份不置一辭。胡耀邦長子胡德平說，關於訃告，家屬只提了一個要求，就是要求加上「在出席中央政治局會議時，突發大面積急性心肌梗塞」。此外，胡德平向中共中央提出：「爸爸生前有一個願望，就是中央對他的問題能夠有一個結論，沒有也不強求。」[5]

中共中央指定胡啟立、溫家寶在治喪期間作為中央與胡耀邦家屬的聯繫人。李鵬說，胡耀邦家屬們識大體，顧大局，在許多問題上持配合中央的態度，這也是胡耀邦治喪活動得以圓滿進行的重要原因。[6]

中央要求公安部、安全部、北京市密切注意北京高校特別是廣場的動向。公安、安全部門開始全方位跟蹤各高校和廣場上的動向，即時將情況報告呈送中共中央、國務院。

共青團北京市委電話通知，要求各高校團委「注意積極疏導，協助黨委在校內進行正常的悼念活動，並密切注意新的動向，有關情況及時反映到團市委」。

7 時 40 分，廣場紀念碑前出現第一個悼念的小花圈，輓聯上書寫「真正的中國共產主義戰士胡耀邦同志千古」、「永遠懷念您，顧保忠輓」。[7]不斷有人到廣場悼念胡耀邦，紀念碑前已有 8 個花圈及一些輓聯、白旗、白花、紙條、橫幅。廣場秩序正常。

9 時許，北大出現一幅對聯：「小平 84 健在，耀邦 73 先死，問政壇沉浮，何無保命；民主七十未全，中華四十不興，看天下興衰，北大也哀」。

北大、清華、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以下簡稱中央民院）等十多所高校師生不滿中共中央訃告未對胡耀邦在 1987 年下台一事作出結論，大字報和輓聯強烈地表現這一情緒。輓聯有：「是一身硬骨，是滿腔真誠，豈有壽終正寢；這滿目蒼涼，這一手遮天，能不心肌梗塞」；「一生不自保，千載有英名」；「盼復出重整舊河山，不想英才早逝；想今朝你我肩重負，但願耀邦安息」。人民大學學生送到廣場的花圈輓聯上寫著：「功比過、過比功、功比過大；死比生、生比死、死比生好。」北大一批青年教師寫了一張大字報並徵求簽名，建議當局以最高規格料理胡耀邦喪事，骨灰安放毛主席紀念堂，要求當局按照歷史唯物主義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歷史功過，以往加在他身上的一切誇大、不實之詞應予以徹底澄清。

截止 11 時，廣場紀念碑的欄杆上繫上了十八朵小白花、一條黑紗。仍有數百人集聚紀念碑前，不願散去。

胡耀邦家人連夜剛將會客廳佈置成靈堂，前國家主席劉少奇遺孀王光美、老戰友李昌等首批弔唁者就來了。弔唁者絡繹不絕，當天在弔唁簿上留名者逾一千三百人，有喬石、胡啟立、李鐵映、吳學謙、芮杏文、閻明復等中共領導人，夏衍、張友漁、朱厚澤、平傑三、李銳、于光遠、李洪林、紅線女等各界名人，更多的是素昧平生的普通民眾。一些老知識分子放聲號啕，哭訴著：「耀邦同志啊，沒有你，我的冤屈就無法昭雪！」趙紫陽派其子弔唁，鄧小平家除其本人外，差不多都去弔唁過。

全世界輿論洶湧如潮，中國媒體按上面的規定，在開追悼會前只能保持沉默。中央電視台當晚播出了胡耀邦重返長征路的紀錄片，這是一個大膽的行動，得到社會各界的普遍好評。

全國各地一些高校出現輓聯、標語及大小字報，但大多數高校比較平靜。

上海市 從下午開始，復旦大學（以下簡稱復旦）、華東化工學院出現悼念胡耀邦的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

海外 海外媒體非常重視胡耀邦逝世的消息。從下午起，西方四大通訊社（美聯社、路透社、法新社、共同社）就大量報導。日本電視台和兩大通訊社（共同社和時事社）搶先於下午 1 時 20 分同時播發消息，接著又不斷播發號外。到晚 7 時，兩大通訊社播發的消息和評論達三十條。日本六大晚報均在頭版刊登消息。日本首相竹下登、前首相中曾根、自民黨總務會長伊東正義和幹事長安倍等人紛紛發表談話，稱胡耀邦是中國的頂樑柱，是日中友好政策的核心、基石。自民黨決定派特使參加胡耀邦葬禮。蘇聯塔斯社、《消息報》也於下午報導了胡耀邦逝世消息。

西方通訊社普遍認為，胡耀邦在確立中國走現代化道路方面有很大功勞，「他的去世使人們，尤其是青年學生和知識分子感到痛心。」共同社認為，五四青年節即將來到，以胡耀邦逝世為導火索，要求民主化的呼聲可能會重新高漲。還認為，曾為改革和開放當先鋒的胡耀邦的逝世，對改革派在某種程度上是一種打擊。

---

1 參見滿妹《思念依然無盡—回憶父親胡耀邦》一書，北京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出版。李鵬《六四日記》一書稱：「事後我得知，事情就出在七天之後。第八天早晨，耀邦開始執意要下床大便，醫生不同意，仍在床上大便，但因用力過猛，造成心臟破裂，搶救無效而死亡。」

2 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否認此說：「我雖然不贊成胡耀邦支持自由化的做法，但我們之間的工作關係甚為密切。胡是一個品德高尚、守紀律的人，他對幹部年輕化做了不少工作。」

3 著名女作家冰心在題為《痛悼胡耀邦同志》一文中說：「不該死的，死去了，該死的卻沒有死。」冰心所謂「該死的」是自況，但被學生理解為影射鄧小平。白樺在〈很多四川人文革冒犯李井泉，至今仍稱不後悔〉一文中引用了冰心一段話：「我還是那句話：他（胡耀邦）是偉人！該死的不死，不該死的死了，我是說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沒死；他才七十三歲，卻死了。他是我們知識分子的知己，為我們說了不少好話，幹了不少實事！這些年，他活得很累、很痛苦。而今他平靜地去了，雖說早了些，畢竟擺脫了痛苦！」

4 參見中央電台臺長楊正泉《新聞背後的故事》一書，新世界出版社 2008 年出版。

5 香港中國通訊社北京電：「據說，胡耀邦逝世當天中共中央發佈的訃告四易其稿。公之於世的是第四稿。當胡耀邦的長子胡德平代表全家向總書記趙紫陽提出喪事從簡的要求時，趙紫陽動情地說，耀邦同志的喪事要隆重舉行。」香港《文匯報》報導稱：1989 年 4 月 15 日下午，胡耀邦之子胡德平在同趙紫陽談及胡耀邦葬禮事宜時，代表家人要求中央對胡耀邦 1987 年辭去總書記職位一事作結論。據說，由胡德平領銜，三個兒子、三個兒媳、一個女兒、一個女婿共八人聯名給中央寫了封信，大意是：父親曾在幾個月前，向我們流露，年紀大了，對自己的一生功過，希望中央能有個結論。父親臨終前沒有遺言，我們是把父親的這個希望，當作是父親的臨終遺願的，希望中央能給予考慮。當然，如果中央覺得為難，我們也不非要堅持，勉強中央。

6 參見李鵬《六四日記》一書。

7 另有資料稱，下午 4 時 30 分許，廣場紀念碑前已有人獻上悼念胡耀邦的花圈。

中國各報在頭版頭條刊登中共中央訃告、治喪公告、帶黑框的胡耀邦遺像。到胡耀邦家弔唁的人群川流不息，靈堂內掛滿了輓聯輓幛，花圈花籃實在放不下了，陳放在庭院。一位中年知識分子對此感慨地說：「公道自在人心。」

中國官方稱：當天北京有十七所高校出現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總共五百餘份。其中正常悼念胡耀邦的占 80%；發洩不滿的占 10%；攻擊黨和政府、煽動鬧事的約占 10%。從上午 8 時至下午 4 時 45 分，廣場共有六個花圈、十五朵白花、五個條幅、一個黑紗。

高校較多出現評論時局的大字報，不同於昨天以悼念的標語、輓聯為主，因此有政治觀察家認為，北京許多高校的形勢頗有 1976 年天安門事件的味道。北大大字報《猛回頭》稱：「耀邦逝世是時候了，不在沉默中爆發，就在沉默中死亡。」「我們主張：實行普選，實行議會民主制度，修改憲法，確立議會民主，嚴格執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權分立。」人民大學大字報《哭耀邦》逐個點名抨擊中共領導人。

中央民院一張無標題、無署名的大字報提到「垂簾聽政」、「欺世盜名」、「心狠手毒，殘害忠良」等，影射鄧小平「垂簾聽政」。清華一張大字報提出「朽翁聽政」、「獨裁集權」、「蠻橫腐朽」，並說中央有一個「搜刮民脂民膏的新四大家族」。北大三角地今天有二百多幅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出現措辭強烈、為胡耀邦鳴不平的標語，例如「死錯了人」、「同室操戈，相煎何急」等。有一幅對聯為：「老毛落，老×落，歷史自有公正說；周公逝，胡公走，一樣悲苦一樣愁。」一些輓聯寫道：「英雄胡不長壽，後輩誰來耀邦」、「一人為天下憂，天下為一人悼」、「英雄蒙折天落淚，耀邦業未地痛悼」、「風聲雨聲悲哭聲聲聲揪心，國死家死人亦死天理何在」。這些標語、輓聯及大小

字報直接觸動了中國政治的神經中樞，於無聲中孕育著驚雷。

上午

公安部認為學生悼念活動的事態可能嚴重發展，在公安系統內部發了個電報，向各地打招呼，要求注意事態發展。

廣場紀念碑前，一位北大學生佩戴「永別了，耀邦」白紙條，自帶小凳子在靜坐。10 時 20 分，人民大學兩名男生將當天第一朵小白花繫在紀念碑北側圍欄。11 時半許，北方交通大學（以下簡稱北方交大）學生放置了「痛悼青年知己耀邦」橫幅。

北京市政協七屆二次會議開幕，與會者首先為胡耀邦致哀。多位政協委員表示：胡耀邦是有魄力、有幹勁、對人民有感情的政治家。他們為痛失英才惋惜不已。

北大三角地有三、四百名學生和幾名外國記者在抄寫、朗誦、拍照、錄音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北大學生會、研究生會宣佈聯合成立悼念胡耀邦工作委員會，設立悼念胡耀邦的靈堂，並要求派學生代表參加胡耀邦追悼會。

下午

中飯後，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吳仁華、費安玲、熊繼寧、劉斌、宣增益、張菁與兩名女學生開始動手製作直徑逾兩米的花圈，晚飯前製作完畢，吳仁華隨手往花圈掛了一個茅台小酒瓶，意為灑酒祭英靈，隨後將花圈擡放到教學大樓前以引起師生關注。吳仁華口述，讓擅長書法的青年教師鄔明安寫了簡短通告：「茲定於 4 月 17 日下午 1 點鐘在校門口集合，前往天安門廣場送花圈。歡迎廣大師生參加。」通告沒有落款，貼在學生宿舍樓前的廣告欄。

2 時許，清華學生周鋒鎖與同宿舍的翟學魂、高嵩、施常青、湯斌兵騎自行車，攜帶署名「物理系清華部份學生」的自製花圈和「民心如鏡」的輓聯，抵達廣場，徵得執勤武警同意，把花圈、輓聯放置在紀念碑前。

3 時半，廣場像往常一樣擠滿遊客，許多人擠在紀念碑前注目擺放的四個花圈，三個由高校學生敬獻，另一個以家庭的名義敬獻，輓聯寫著「向敬愛的胡耀邦同志致敬」。有人獻了一朵別著「中國改革的旗幟，新時代的開拓者」紙條的大白花。數十名警察包括便衣警察在場拍照及記錄，但沒有干預人們的行動。

一場小雨過後，警察收走了廣場上的花圈。

晚上

7 時 25 分，李鵬結束訪問日本行程回北京，副總理姚依林、吳學謙到機場迎接。姚依林告訴李鵬：「因為胡耀邦去世，北京有幾所大學不

太平靜，一些學生張貼了大小字報，內容上有的為胡耀邦鳴冤叫屈，也有的攻擊黨中央，甚至矛頭直接指向鄧小平。在各大學中，北大這種現象要多一些。」

針對國內外都對胡耀邦的猝死產生懷疑，盛傳李鵬在政治局會議大罵胡耀邦，胡耀邦被氣死，新華社決定派記者採訪胡耀邦病逝經過，經請示，中央分管宣傳的胡啟立表示原則同意，說要再徵求溫家寶的意見。溫家寶指派中央辦公廳一位人員與新華社記者合作，以便於順利採訪，儘快寫出稿子，回答國內外的疑問。

北大歷來是學運中心，「北大動，不動亦動；北大不動，動亦不動」。許多人前往北大觀看大小字報，瞭解情況。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劉蘇里等北大校友製作了十米長、兩米寬的白綢布巨幅輓聯，上書「中國魂—永遠懷念胡耀邦同志」一行大字，落款是「北京大學部份師生暨校友」。一些參加過 1986 年學運的北大學生表示，1987 年胡耀邦的遭遇太不公正，現在想起來很痛心。當時中國知識分子沒有決心。「我們當時不應該退讓，而應該給予胡耀邦更多的支持。我們對不起胡耀邦。」有的學生甚至表示，非常想上街遊行。

全國各地的高校普遍出現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其中有江蘇省南京市、安徽省合肥市的高校。

上海市　晚 6 時半，復旦部份學生在 3108 教室舉行胡耀邦追悼儀式，室內外集聚了約五百人，二十多人自由發言。深夜，復旦約千名學生遊行至同濟大學（以下簡稱同濟），集會悼念胡耀邦。有學生發言：「一定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隨後，兩校數百名學生在學校周圍遊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

截止晚 8 時，已有近十所高校出現悼念胡耀邦的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包括復旦、同濟、華東政法學院、華東師範大學（以下簡稱華東師大）、上海財經大學。

天津市　南開大學（以下簡稱南開）、天津大學等校出現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晚上，南開、天津大學逾千名學生唱著《國際歌》，呼喊「沉痛悼念耀邦」、「要民主，反獨裁」，在學校周圍遊行。

西安市　一些高校出現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西安交通大學（以下簡稱西安交大）一張大字報寫道：「天昏地暗人悲，歎壯志難酬；淚盡血枯聲竭，哭忠傑又亡。」下午 3 時，幾位青年擡著兩個花圈到市中心鐘樓廣場悼念胡耀邦，花圈的輓聯分別是「廣大青年的教師，愛國志士的良友」、「敢說敢幹公正堅韌不拔是您的精神，民主科學法制是我們永遠追求的目標」。晚 7 時，仍有不少人聚集在鐘樓廣場，議論的內容包括「胡耀邦被氣死」等。

湖南省　一些高校出現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晚 10 時半，湘潭大學出現二十四張標語、輓聯。一條標語是：「悼念胡總書記，討伐封建專制主義，弘揚民主科學精神。」

1989 年 4 月 17 日　星期一

從今天下午起，北京悼念胡耀邦活動從高校校園較有規模地擴展到廣場。今天前往胡耀邦家的弔唁者達四千多人。北京市委辦公廳稱：今天北京二十九所高校學生張貼的輓聯、標語、大小字報二百八十份。不少學校為引導學生表達對胡耀邦的哀思，設立了靈堂。

各高校的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大部份內容抨擊時政、呼籲行動起來。北師大署名「師大新聞系」的無標題大字報抨擊「小平主國，手握大權」，鼓勵「抓兇手」。北京理工大學無署名大字報稱現在是「舉國若狂，隱憂何極！醉心權力之病已深入膏肓」，「長此以往國將不國」。輓聯有：「星隕何以耀國，君死誰能安邦？」；「昔日悼總理萬民哀絕，今日哭耀邦天地同悲」；「流星逝未耀邦國卻耀人，忠心盡猶遭貶謫空餘悲憤」；「民主鬥士猝然身先死，胸襟坦蕩可否遭暗算」；「西后復辟計得逞憑啥？德宗維新夢中折為何？」，橫批：「其中有詐」；「是一身硬骨，是滿腔真誠，豈有壽終正寢？這滿目蒼涼，這一手遮天，能不心肌梗死？」。有些標語言辭激烈，例如「老天爺你年紀大，耳又聾眼又花，賢良不辨，不會做天，你塌了吧，你不塌會毀了我中華！」「打倒腐敗政府」、「打倒官僚政府」。有的直指鄧小平、李鵬等領導人。

北大一張大字報提出：1.按最高規格料理喪事，鑑於胡耀邦的巨大業績和歷史地位，其骨灰應放在毛主席紀念堂、與毛、劉、周、朱一起享受人民的敬仰。2.高度珍視胡耀邦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儘快出版他的著作。3.嚴格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態度公正評價胡耀邦的歷史功過，以前加在他身上的不實之詞應予公開澄清。4.允許民間自發開展紀念活動，並提供便利條件。政法大學大字報《生與死》稱「中國的改革正面臨危亡」，「大家都來保護一下生的改革家，不要讓遺憾延續，紀念胡

耀邦，保護趙紫陽，保衛生者是我們更重要的使命」。人民大學出現署名「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師大部份師生」的《幾點建議》，提出：輓聯、花圈向天安門廣場集中；成立北京學生治喪委員會；廢除專制政治；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對十年改革中的重大失誤做出檢討，責任者引咎辭職。有人在《幾點建議》上批註：「邀請國民黨回大陸建立兩黨政治。」

上午

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一幅學生在廣場紀念碑前放置花圈（共五個花圈）的照片，附文字說明：「4 月 16 日，北京，人們來到人民英雄紀念碑前，獻上花圈，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張軍榮攝」。北京市委對此很不滿，認為是引導群眾到廣場進行悼念活動。李鵬也心生疑問：「這是為什麼？是不是《人民日報》要鼓勵學生們都到廣場送花圈。」「我們的黨報為什麼要這樣引導，這樣做就等於煽動更多的學生去廣場，其後果會造成社會秩序混亂。這件事引起了我的深思與警惕。」[1]

《中國青年報》報導北京各高校學生到廣場悼念胡耀邦、呼籲改革的活動，其中提到清華學生周鋒鎖與同學放置在紀念牌前的輓聯內容。中國通訊社報導，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為胡耀邦治喪「傾注熱情與愛心」，並表示喪事要隆重舉行。

新華社著名攝影記者杜修賢將連夜沖洗製作的二十四英寸胡耀邦彩色照片送到胡耀邦家，李昭顫抖雙手接過照片，哽咽一聲：「這張最像他……」再也說不下去了，親屬們陣陣悲泣。李昭後來建議追悼會的遺像使用這張照片，中央經研究同意了，這是首次使用彩色照片作為領導人遺像。該照片拍攝於胡耀邦發病前兩天的 4 月 6 日，照片中的他神情憂鬱，是近些年心情的真實寫照。杜修賢在拍攝時曾要求胡耀邦笑一笑，他回答說：「我怎麼笑得出來？！」

中共中央在大會堂召開民主黨派人士座談會，徵求對《中共中央關於教育發展和改革若干問題的決定（草案）》的意見，趙紫陽主持會議，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李鐵映、宋平、芮杏文（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閻明復（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共中央統戰部部長）、溫家寶等出席。民主黨派負責人周谷城、丁石孫、雷潔瓊、孫起孟、陳明紹相繼發言。趙紫陽在發言中引述了鄧小平的話：「中國十年改革的最大失誤是在教育方面，政治思想工作薄弱，教育發展不夠。」

廣場紀念碑前出現清華化學系學生送的花圈，輓聯是「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一身正氣，兩袖清風」。[2]

中午，北大歷史系 88 級學生王丹與幾名「民主沙龍」的成員在北大三角地募捐購買花圈等，不到二小時就募到五百三十元，路過的物理系副教授、方勵之教授的妻子李淑嫻也捐了錢。

下午

根據趙紫陽提議，喬石在中南海主持召開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會議，討論決定：（一）4 月 21 日在大會堂舉行十萬人向胡耀邦遺體告別儀式。（二）4 月 22 日在大會堂召開四千人的追悼大會。（三）群眾性就地的悼念活動可以適當報導。（四）駐外使領館除追悼會那天下半旗外，還要設靈堂，胡耀邦照片掛黑紗，設簽名冊，請前來悼念者簽名。（五）凡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的，不要阻攔。若按這五條決定去做，超過了葉劍英元帥喪事的規格。由於一些中共元老和李鵬的反對，當晚即取消了第一條決定。

李鵬閱讀秘書送來的一批國家教委、公安部、北京市的簡報，都是有關北京高校悼念胡耀邦的動態。

2 時半，胡耀邦女兒李恒一路哭泣衝入家中，與守靈的大哥胡德平抱頭痛哭。正在美國西雅圖進修醫學的李恒為了回國奔喪曾求助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因為未表明身分而遭拒絕。

李鐵映分別向趙紫陽、李鵬匯報兩天來全國高校悼念活動的情況，說國家教委副主任何東昌反映，北大、人民大學、復旦、武漢大學等校在悼念活動中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和苗頭，國家教委將發一個通知，引導學生的悼念活動。趙紫陽說，要充分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同時指出一些不當做法，要深明大義，曉之以理。李鵬說，工作要做在前頭，發現問題及時解決。

1 時許，政法大學約五百名師生在青年教師熊繼寧、陳小平、吳仁華、費安玲帶領下出校門，隊伍前列是一面「中國政法大學法律系」旗幟，緊接著是一個寫著「耀邦永存」的牌匾，隨後是一輛三輪車載著大花圈，花圈輓聯上書「耀邦同志千古」，落款是「中國政法大學部份青年教師敬輓」。師生們沿途不斷呼喊「自由萬歲」、「民主萬歲」、「法制萬歲」、「教育救國」、「法制救國」、「人民萬歲」、「反對官僚主義」、「剷除腐敗」、「耀邦永遠活在我們心中」、「耀邦永垂不朽」等口號，這是第一支遊行隊伍。遊行隊伍於 4 時許抵達廣場，根據吳仁華的建議，繞行廣場一周，播放哀樂。不少外國記者在現場錄音錄影，圍觀者越聚越多，警察疏散不果，師生們組成糾察隊維持秩序，把圍觀者請出隊伍。4 時半，師生們從北面進入廣場，唱起《國際歌》、《國歌》，把大花圈擡放到紀念碑前。此時，圍觀者逾萬人。5 時許，熊繼寧在紀念牌基座最高處帶領呼喊「自由萬歲」等口號，宣佈悼念活動結束。十多名外國、港臺記者現場訪談，其中有美國的《芝加哥論壇報》、《華爾街日報》、英國的《獨立報》、日本共同社、香港的《南華早報》等。約六十餘名師生跟隨聞訊而來的政法大學共青團書記白希到胡耀邦家中弔唁。

政法大學師生出校門前，校方曾主動表示派車送師生們到廣場，以免造成遊行的事實，被陳小平、吳仁華拒絕。同為北大 83 級研究生的陳小平、吳仁華返校途中談到這次遊行，有不少民眾歡呼，包括建築工地腳手架（即「鷹架」）上的工人，這與過去民眾對學生遊行冷漠觀望的情況不同。

共青團中央召開北京各高校團委書記會議，會議期間得知政法大學

師生遊行，會場氣氛興奮，派人前往觀察，當得知政法大學師生已從復興門立交橋轉上西長安街時，決定停止會議，大家以現場觀察的名義前往廣場。

4 時 20 分許，北大王丹等三十多名學生到廣場紀念碑獻花圈，宣讀悼詞後前往胡耀邦家弔唁。

至 5 時，廣場共有九個花圈，署名分別為：「北航部份學生」、「北大師生」、「北師大師生」、「中國社科院全體研究生」、「一個政法幹部」。還有一些輓聯、標語、白花。一個署名「幾名青年」的花圈輓聯寫道：「淒風苦雨送君去耀邦何時，萬水千山都行遍功成多少」，橫批為「民心為鏡」。另一條橫幅寫道：「痛悼耀邦，一代聖賢唯您要我臭老九，空前絕後就君顧咱窮學生。」

晚上

姚依林對李鵬說：「這次學生悼念胡耀邦的動向值得高度注意。一批資產階級自由化分子早在等待時機，現在胡耀邦去世，正好給他們提供一個機會。這些人會利用學生愛國熱情來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所以，一定要採取果斷措施，防止事態擴大。」

李鵬打電話給陳希同，說剛閱讀了送來的幾份材料，知道廣場有不少學生，想瞭解到底是怎麼回事。陳希同作了匯報。

7 時過後，民眾爭先恐後地湧向廣場紀念碑，聚集了逾三千人。8 時過後，悼念活動形成高潮，接連不斷地有人登上紀念碑台階朗誦悼詞、頌詞，大多為高校學生，其中有一位中年女士。朗誦者慷慨激昂，旁聽者掌聲不斷。9 時 10 分，一家外國電視台記者來錄影，人們唱起《國歌》、《國際歌》，高呼「自由萬歲」、「民主萬歲」、「人民萬歲」、「耀邦永垂不朽」等口號。10 時過後，人群才漸漸散去。到午夜 12 時，仍有二、三百人，無散去跡象。

全國各大、中城市悼念胡耀邦活動的規模日益擴大，反應更加強烈，人們普遍對胡耀邦逝世感到突然和可惜。

上海市　復旦、華東政法學院、財經大學等校出現許多標語、輓聯及大小字報，內容有：「金星遠逝，人傑長眠」、「耀邦同志，你太慘了！中國太慘了！人民需要你，中國需要你！」、「胡耀邦為民主而獻身的勇氣和精神，將永遠激勵我們！」、「要爭取民主，民主是我們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禍國之源，民主自由是興邦之本。」

晚上，華東師大近千名學生攜帶「悼胡公」、「沉痛悼念耀邦先生」等橫幅和兩個花圈遊行，先到中國紡織工業大學、上海交大串聯，由於未得到多大響應，對中國紡織工業大學學生很失望，說「你們的校名都是耀邦題寫的，你們太差勁了」。遊行學生於次日凌晨 3 時返校。晚 10 時許，復旦學生遊行，11 時許到達同濟，聚集了數千人，圍觀者較多。11 時 20 分許，近千名學生走出同濟，舉著「沉重悼念胡耀邦」、「耀邦，我們來了」、「士為知己者死」等橫幅，遊行到市政府，要求市領導接見。學生於次日凌晨 4 時許散去。

江澤民連夜主持召開上海市委緊急會議，決定以市委市政府名義發佈關於胡耀邦追悼活動的通告，在肯定民眾以各種方式悼念胡耀邦、寄託哀思的同時，提出為確保生產、工作、學習、生活秩序，維護安定團結大局，規定各種悼念活動應當在本單位進行，以搞好生產、工作、學習的實際行動悼念胡耀邦。要警惕個別壞人乘機挑起事端，破壞安定團結的局面。該通告於次日早晨廣播和登報。

天津市　晚 9 時 20 分，南開逾千名學生遊行，高唱《國際歌》、《國歌》、《我們的隊伍向太陽》等歌曲，呼喊「打倒獨裁」、「打倒專制」、「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奔向鄰近的天津師大，一遍遍衝擠天津師大緊閉的校門，召喚師大學生參與。由於校領導和教師在場勸阻，師大學生未出校門回應。9 時 50 分，一隊警察到場維持秩序。11 時許，南開學生逐漸返校。

南開貼出兩幅對聯：「上有獨夫下有愚民，國殤將至吾輩何悲！」「中華上空耀星猝隕蒼天低垂淚，炎黃大地希望何在天地常慟哭。」另有一闋詞《采桑子·哭耀邦》：「神州驚泣動風雷，痛灑珠淚。幾多思念，更奈何星隕心隨。成敗彈指千古罪，誰心有愧？無言以對，歎蒼天意欲何為。」

湖南省　連日來，湘潭大學、湖南師大、國防科技大學、中南工業大學等校學生採取各種形式悼念胡耀邦。

晚 10 時許，湘潭大學學生燒報紙等物品，聚集約千人，後來手挽手、唱著《國際歌》出校門，呼喊「打倒封建專制主義」等口號。六百多名學生途中陸續返校，三百多名學生於次日凌晨 2 時許到達湘潭市政府。市政府派人勸說，用汽車送學生回校。

海外　香港《虎報》的報導〈據認為胡耀邦逝世會激勵改革派〉稱：「由於早些時出現一些爭取釋放政治犯的簽名活動，要求民主和人權的運動的勢頭日益增大，隨著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日的臨近，其勢頭會進一步擴大。」「北京大學生在舉行悼念胡耀邦的活動時可能會自發地組織要求擴大民主的活動。」《紐約時報》有關北京高校學生悼念胡耀邦的報導中，提到廣場有一個砸碎的小瓶子，似乎影射鄧小平。[3]

---

1 見於李鵬《六四日記》一書。
2 有資料稱清華化學系學生的花圈出現於 1989 年 4 月 16 日。

3 這個小瓶子應該就是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吳仁華隨手掛在花圈上的茅台酒小瓶子，用意是「灑酒祭英靈」。六四事件後中國官方清查此事，認定是「以小平祭耀邦」的重大政治性事件。

今天天氣比較熱，但一整天不斷有學生前往廣場舉行悼念活動，入夜後有許多民眾加入，人數數萬人。北京市委辦公廳稱：當天北京有三十所高校出現輓聯、標語、大小字報五百多份。借題發揮，針對中央領導人的大字報明顯增加。

何東昌簽發國家教委發給全國各省市教育部門和國家教委所屬高校的《通知》，《通知》稱：「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活動時，也出現了一些值得注意的情況和苗頭。少數人由於對當前面臨的一些問題不滿意，想藉機發揮。需要進行細緻的思想工作，加以引導。也有校內個別別有用心的人想藉此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對此要保持清醒的頭腦。」北京各高校的中共組織積極做師生的思想工作，強調當前壓倒一切的是穩定。

凌晨零時 30 分許，北京航空航天大學（以下簡稱北航）逾千名學生遊行，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團結起來，振興中華」等口號，抵達北師大南面靠馬路的研究生宿舍時大喊「北師大學生下來！」回應者不多。北航學生試圖進校動員，二名學生剛翻牆進入即被北師大保衛人員送了出來。凌晨 2 時半，遊行到北師大東門，北航領導和教師趕來勸阻，學生們返校。

凌晨零時 30 分許，北大三角地聚集了二千多名學生，就是否上街遊行爭論不休。王丹說：「只要有花圈，有旗幟，我們就出去。」有人拿來「中國魂」白綢布條幅。1 時，近三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以「中國魂」條幅為前導，高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打倒官僚」、「反對專制」、「反對獨裁」等口號，齊唱《國際歌》等歌曲。十多名學生高擎用笤帚蘸煤油製作的火把。1 時半，途經人民大學，近千名人民大學學生加入，沿途又加入近千名清華、北京鋼鐵學院、北京農業工

程大學、北京理工大學等校學生，匯成約萬人的隊伍，前往廣場。大部份學生途中逐漸離去。遊行途中，王丹與北大數學系 85 級學生邵江認為應該吸取歷次學運都未取得實際成果的教訓，這次到了廣場應該提出具體訴求，於是邊走邊討論出幾條訴求，這就是後來著名的學生「七條要求」的雛形。4 時半許，遊行隊伍抵達廣場，數千名學生坐在紀念碑基座的台階和周圍的草坪上。三名學生爬上紀念碑浮雕，掛上「中國魂」條幅，擺放了幾個花圈。其中一名學生高喊：「我們這次行動完全是學生自發的，和學生會沒有任何關係。我們現在已選出了學生代表，準備和政府交涉，將提出兩個要求：（一）鑑於耀邦同志的豐功偉績，我們要求政府對耀邦同志做出公正的評價；（二）鑑於政府在政策上的重大失誤，我們要求政府公開向人民道歉，並集體自動辭職。」在場學生紛紛喊道「還有」「還有」。這名學生根據大家的意見補充了兩點，一是提高知識分子待遇，二是新聞自由、言論自由、民主選舉、提高透明度。並說，「我們一定要堅持下去，至少堅持到早晨 8 點。」在場學生呼應：「不答應我們的要求我們就不回去。」學生們始終未與在紀念碑執勤的兩名武警發生衝突。

中國官方稱，北大遊行隊伍中夾雜著九輛外國使館車，外國記者和使館人員在觀察學生遊行；遊行是由北大學生事先與其他高校聯繫好的。其實不然，此次遊行是學生臨時自發形成的。

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陳希同、何東昌、國務院副秘書長劉忠德召開緊急會議，認為北大學生遊行將對北京市及全國帶來影響。對此，北京市委提出建議：（一）要控制宣傳輿論，希望新聞輿論能旗幟鮮明地講清楚悼念胡耀邦就應該堅持馬克思主義，化悲痛為力量，團結起來把治理整頓搞好。（二）建議發表胡耀邦《關於青年運動方向的講話》。（三）鑑於目前對胡耀邦病逝的謠傳較多，希望中央發一個關於胡耀邦病情介紹，以澄清種種猜測。（四）要把悼念活動和別有用心的煽動嚴格區別開來。

清晨 6 時 15 分，以北大為主的約千名學生在大會堂東門靜坐，要求全國人大常委以上的領導接見，提出七條要求：（一）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肯定其民主、自由、寬鬆、和諧的觀點。（二）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對蒙受不白之冤的知識分子給予平反。（三）國家領導人及其家屬年薪及一切形式的收入向人民公開，反對貪官汙吏。（四）允許民間辦報，解除報禁，實行言論自由。（五）增加教育經費，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六）取消北京市政府製訂的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規定。（七）要求政府領導人就政府失誤向全國人民做出公開檢討，並通過民主形式對部份領導實行改選。學生們還提出，要由官方報紙對他們的要求進行公開報導，並要求政府對他們的要求進行公開答覆。[1]6 時 45 分，大部份學生已返校，只有三百多人堅持靜坐。7 時半，王丹眼看靜坐學生越來越少，給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嫻打電話，請她轉告北大學生前來聲援。李淑嫻在北大三角地貼出小字報《天安門前傳來的電話》，希望學生前往聲援。[2]

上午

陳希同簽發了北京市政府給國務院的報告，報告稱：北京高校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從 4 月 17 日開始出現升溫趨勢。據市委教育工作部今晨的統計，胡耀邦逝世後，北京已有二十六所高校的學生自發舉行各種形式的悼念活動。校內張貼的悼詞、輓聯、大小字報共計七百多份。內容主要有三類：（一）正常悼念，這是大多數；（二）為胡耀邦的生平鳴不平；（三）對現實不滿，帶有煽動性、攻擊性的言論。據一些學生反映，大學生的這種行動早有醞釀。胡耀邦逝世是個導火索。為此，我們將密切注意這個動向，警惕別有用心的人藉悼念之機轉移方向和目標，並對重點人物做勸阻工作。

8 時許，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局長鄭幼枚邀請學生代表王丹、北大國際政治系碩士生郭海峰進入大會堂。學生代表要求全國人大領導人出面對話，鄭幼枚說，領導人出面要有一定程序。學生代表改而要求全國人大常委出面對話。學生代表提交了 7 條要求，鄭幼枚說會轉交上級領導，要學生停止靜坐返校。學生代表說，未能確定 7 條要求已經轉交之前不會停止靜坐。學生代表隨後對靜坐的約三百名學生說，這次對話不能令人滿意。

人民大學貼出署名「請願行動委員會」的《請願十條件》，所提的要求內容與北大學生所提的 7 條要求基本相同。

9 時，政治局常委在趙紫陽辦公室討論學生悼念活動的問題。李鵬主張中央應該有一個明確態度，通過加強思想政治工作，引導和制止學生自發的悼念活動，以避免出現社會動盪。中國正處於治理整頓時期，經濟上有困難，群眾也有不滿情緒，學生問題如果處理不當，可能引發其他社會矛盾。趙紫陽說：「只要學生不搞打砸搶，我們就不要管，以免激化矛盾。」這表明，趙紫陽與李鵬在處理學運的問題上從一開始就有分歧。趙紫陽說，已決定胡耀邦治喪辦公室由喬石、溫家寶主持。李鵬提出，治喪活動與高校學生有關，建議李鐵映也參加，以便統一協調有關事宜。趙紫陽同意了。

李鵬在會議結束後到姚依林辦公室，瞭解在他訪日期間國務院工作情況，就胡耀邦逝世所產生的問題和形勢交換了意見。兩人一致認為，學生正在醞釀一次新的大規模學潮。李鵬隨後找李鐵映、國務院秘書長羅幹談話，要求密切注視悼念活動期間社會上特別是高校學生的動態。李鵬還去了楊尚昆辦公室，商量如何處理好學生遊行問題。楊尚昆說：對學生的行動要提高警惕，但為了緩和矛盾，在胡耀邦追悼會前允許學生搞一些合法的悼念活動。

中午，在大會堂東門靜坐的學生還有百餘人，圍觀民眾購買麵包、汽水給靜坐學生。不斷有教師、民眾鼓勵靜坐學生。

下午

1 時多，在大會堂東門靜坐的學生收集身上的人民幣，擬向全國主要高校發電報，通報北京學運情況。

從 1 時起，清華、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北京經濟學院、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等校學生和人民日報、工人日報、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

國家物價局等單位一些人陸續到廣場獻花圈。2 時，中央民院、北京經濟學院等校逾千名學生舉著旗幟、擡著花圈遊行到廣場，並加入大會堂東門的靜坐行列。中央民院學生打出「公開評價耀邦功過」、「公開耀邦辭職真相」橫幅。

北大和北航分別貼出《告全國青年學生書》、《告全體同胞書》，宣稱「去除憲法中為全國人民所深惡痛絕的『原則』和『堅持』」，「取消共產黨，實行多黨制」。

3 時許，胡耀邦家人舉行家祭，李昭致辭後，弔唁者分兩行魚貫而入，向胡耀邦遺像鞠躬，並向家屬致以慰問。

3 時，三、四百名學生在大會堂東門外高呼「反對獨裁、要民主」等口號。

晚上

李鵬夫婦到胡耀邦家弔唁。李昭說：希望把胡耀邦的骨灰撒在江西鄱陽湖畔的共青城。這是他五○年代擔任共青團中央書記時期親自宣導、培植的一座農墾城市，有著深厚的感情。又代表家屬提出，希望把胡耀邦的遺體開放兩天，供群眾瞻仰。只要公開瞻仰遺容，也可以不開追悼會。要求李鵬向中央轉達此意見。李鵬覺得讓群眾瞻仰胡耀邦遺容，勢必在社會上引起更大的混亂，給那些企圖利用胡耀邦逝世製造混亂的人以可乘之機。於是說：你們的要求我將報告中央，但是我認為，為胡耀邦舉行隆重的追悼會，中央已昭告天下，體現了黨中央和全黨全軍全國人民對他的哀悼和尊敬。不開追悼會，勢必產生極為不好的影響，恐怕難以改變。

6 時 55 分，人民大學、北大、北京理工大學三千多名學生從人民大學出發，大部份騎自行車，小部份步行，攜帶「繼承耀邦遺志，推進民主進程」橫幅和花圈，向廣場進發。8 時，騎車的學生隊伍到達廣場，將花圈送到紀念碑前，步行的學生陸續抵達。他們舉著「耀邦魂歸」、「民主魂」、「民主不死」三條橫幅，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圍觀者達二、三萬之眾。學生們靜坐到 10 時多才散去。

7 時 50 分，原定全國人大代表劉延東（共青團中央書記）、陶西平（北京市教育局局長）、宋世雄（中央電台體育記者）在大會堂與靜坐學生代表座談，聽取意見和要求。學生們提出不座談了，要求在大會堂東門當眾接收請願書。8 時，經有關領導同意，劉延東等三人在大會堂東門和學生代表李進進（北大研究生會主席、法律系博士生）、郭海峰見面，接受了「十點示威要求」和「七點要求」的請願書。此次見面由李進進促成，當時王丹已離開。

一些清華學生抵達廣場，聲援北大學生的靜坐活動。

9 時，人民大學、北大、政法大學等校逾千名學生遊行到廣場，與大會堂東門靜坐的學生匯合。學生和圍觀民眾達二萬人，齊唱《國際歌》、《國歌》，高呼「打倒專制」、「我們要自由」、「自由萬歲」等口號。有學生打出「推翻專制，剷除官僚」橫幅。紀念碑高處懸掛著兩幅白帳：「民主不死」、「耀邦不死」。紀念碑北側人潮洶湧，政法大學（或人民大學）學生組織自由論壇，清華學生周鋒鎖發表演講說：

「憲法要保護公民的權利和自由，如美國獨立宣言，而不是設置枷鎖，如四項基本原則。」有圍觀者叫好，但主持人高呼「不許在此搞反革命宣傳煽動」，推他下去。9　　時半許，數名學生爬上紀念碑浮雕放置花圈。一名學生宣讀了七點要求。

10 時，廣場上學生和圍觀民眾逾五萬人，紀念碑前擠滿了人，在大會堂東門靜坐的學生已撤到紀念碑前。有人往紀念碑浮雕上張貼「英年早逝，耀邦不朽」、「雄獅該吼，國民該醒」等標語。至 11 時，一部份學生仍留在紀念碑前演講。

10 時，郭海峰等人帶領北大、人民大學等校學生以「中國魂」白綢布條幅為先導，圍繞廣場遊行。10 時 50 分，約二千人擡著五個花圈，打著六條橫幅，來到新華門前，呼喊要求與李鵬對話，並以七條要求作為請願內容。新華門前交通受阻，有學生主動出面維持秩序，前面的學生一排排坐下，一些學生們手連手，與新華門警衛一同抵擋往前湧的人群。學生與新華門警衛沒有發生衝突。11 時 35 分，仍有近二千多人靜坐請願，一部份人呼喊「李鵬出來」。政法大學政治系 86 級學生周勇軍、北師大教育系　88　級學生吾爾開希等人發表演講並在學生前排指揮，嶄露頭角。北師大教師曾到場勸吾爾開希回校，被吾爾開希拒絕。12 時許，一名女子手持一張寫著字的紙走到前衝，邊喊邊哭，後面靜坐者起立觀看，觸發人潮第一次向前衝，八名新華門警衛挽臂阻擋，前排學生也一起抵住。有人把幾個花圈丟進新華門。稍後，學生呼喊要求中南海派代表出來對話，約五分鐘後有一人從新華門出來，剛要開口，見人群又站起來向前擠，只好退回新華門內。總共經歷三次人潮前衝，一些學生擔心局面失控，認為要求已表達，目的已達到，應該離去，另一些學生堅持要等到李鵬出來對話，各持己見，爭論不休，學生們多已聲嘶力竭。[3]

新華社記者和中央辦公廳人員合作採寫的稿件定名為《胡耀邦同志的最後七天》，胡啟立作了修改，同意發，並讓喬石審閱。喬石提了兩點意見，也同意發，又讓詢問溫家寶。溫家寶讓送趙紫陽審閱，趙紫陽提出兩點意見，同意發。最後稿子定名為《胡耀邦同志發病搶救情況》。此時已是晚 11 時，新華社次日的《要聞目錄》已向各新聞機構發出，溫家寶突然來電話，叫停發，等一等再說。一直等到次日凌晨零時 17 分，溫家寶才來電話說：「決定不發了。」幾位新華社夜班編輯議論：「看來又是被老人否定了！」「這是向社會釋疑，對大局有好處的稿子，為什麼不讓發？真是不可理解！」只好通知各新聞機構從《要聞目錄》上撤下這篇稿子。

全國各地一些高校除了張貼悼念性標語、輓聯外，開始出現一些政治傾向明顯的大小字報。

上海市　上午 8 時，上海市委向中共中央報告上海高校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情況和市委的對策。

南京市　下午，兩名自稱是南京大學、河海大學學生會宣傳部部長的學生到江蘇省公安廳申請集會，說：4 月 19 日下午 1 時，南京大學、南京師大、河海大學、東南大學、南京建工學院、南京化工學院、南京藝術學院、南京機械工業專科學校將有 1 萬多名學生在鼓樓廣場悼

念胡耀邦，隨後經市區主要幹道步行到雨花臺烈士陵園敬獻花圈。省公安廳治安處負責人詢問活動有沒有負責人？各高校的學生有沒有人帶頭？是否向學校提出請校方出面組織？這兩名學生回答說「沒有」。治安處負責人隨後講了五條意見：（一）一萬多人上街遊行，又沒有負責人，能不能保證悼念活動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二）一萬多人遊行勢必影響交通，影響企事業單位的工作和群眾的正常生活。（三）如果有人混入遊行隊伍，從中搗亂，製造治安事件甚至打砸搶，你們能不能管住？（四）你們安排的悼念活動已屬於遊行。按法律規定應提前五天向市公安局提出申請，並為此承擔法律責任。（五）建議有組織地或分期分批去雨花臺舉行悼念活動。兩名學生聽完後，隨即離開。省公安廳立即向上匯報，中共江蘇省委做好了部署。

西安市　部份高校學生將悼念胡耀邦活動推向社會。凌晨零時 40 分，西安交大、陝西機械學院二千多名學生遊行抵達市中心新城廣場，沿途呼喊「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等口號。1 時半，部份學生進入新城廣場北側的陝西省政府大樓，呼喊口號。3 時 20 分開始，學生分批返校，4 時許全部離去。中午 12 時半許，西北大學、陝西師大等校四千多名學生到新城廣場集會，在廣場中心旗杆上升起一個花圈。下午 1 時半許，西北政法學院四百名學生到西安烈士陵園舉行悼念胡耀邦活動。

湘潭市　湘潭大學校園又出現一些大小字報，至下午已有三十六份，內容基本是悼念胡耀邦的，但也有個別政治性言論。

天津市　南開出現大字報《新五四綱領》，提出十二條主張：（一）擁護改革開放，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和共產黨的領導。（二）改革人大選舉制度，提高人大代表政治活動素質，人大代表化；擴大政協權力，使其成為中國的參議院。（三）竭力支持和強化第二大黨—民盟的實力和地位，通力壯大改良，促使代表民主科學的民盟為一個能產生足夠抗衡力的政黨。（四）確立知識分子在國家領導階層中的主導地位，實行英才領導。（五）李鵬辭職以謝天下，因其不才、不力、保守。（六）允許公開研究和討論現有中國政治和權力問題。（七）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言論自由，除黨報、黨刊外，將對全國報刊的直接領導改為通過立法監督的間接領導。除了違反法律和有損人類尊嚴、人類生存和有害人類生存環境的思想外，允許新聞界引進世界各國的學術思想和學術著作。（八）對官倒的整頓公開化，[4]允許新聞自由報導此類情況。（九）對 1986 年學潮和所謂自由化進行重新評價，共產黨對當年的鎮壓和反自由化運動公開道歉，為方勵之、劉賓雁平反。（十）特赦政治犯，那些在不同時期由於民主自由活動及持不同政見而依然在獄的政治犯立即釋放。（十一）將共產黨在各大學的領導降級為派駐監督，通過立法使大學成為獨立自主、學術自由的文化科學聖地，永遠免遭政治獨裁、愚昧偏見的衝擊。（十二）取消大學必修的思想政治課。

武漢市　華中理工大學、中南財經大學、武漢大學、湖北工業學院、中國地質大學、湖北水利電力學院、華中師大、武漢城建學院等八所高校共貼出悼念標語五十六條、輓聯六幅，如「推進自由和民主進程—胡耀邦」、「有的已死去，有的還活著；有的還活著，有的已死

去」、「你留下的空白，歷史不久將會感到」。湖北工學院有的學生說，胡耀邦是在開政治局會議時氣死的。

南寧市　廣西大學以學生會名義給中南財政大學學生會發出《告全國大學生書》的串聯信，鼓動各地學生在「五四」七十週年紀念日高舉胡耀邦的畫像和民主、自由、尊嚴、法制的旗幟遊行。

截止今日，提供給中共領導人參考的海外十幾篇主要評論、報導，只有美聯社的一篇報導提及了上海學生的悼念活動，其他的報導仍然局限在北京。美聯社發自北京的報導稱：「今天，學生們的遊行逐漸變得越來越帶政治性，學生們要求政府對他們今天早些時候提出的七條要求做出答覆。學生代表李進進說：『官僚們會嚐到人民的力量。』他說，學生們想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負責人談談他們的要求，而且不會要求立即作出答覆，可他們不敢出來。」英國《泰晤士報》社論說：「中國領導人不能不感受到學生們悼念被罷免總書記職務的胡耀邦一事的象徵意義。本週的口號要求民主和法治、譴責專制和腐敗，再一次針對活著的領導人而不是已逝世者，再一次出現了悲哀混合著不滿情緒的混亂。

---

1 在 1989 年 5 月 13 日北京高校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前，該七條要求成為北京學運的基本要求。

2 中共當局據此指控方勵之教授夫婦操控學運，是學運的幕後黑手。

3 趙紫陽稱：「我曾調公安部錄相來看。所謂學生衝擊新華門事件，實際上在前面的學生一直在喊：要守紀律，不要犯錯誤！主要是後面圍觀的人非常多。學生在前面提要求啊，要求見什麼人啊，後面的人往前湧，往前推，秩序有點亂。後來學生自己組織了糾察隊，把學生和圍觀的人隔開了。」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二十一頁，香港新世紀出版社 2009 年出版。

4 官倒，指有官方背景的倒買倒賣投機者。一九八○年代，中國實行價格「雙軌制」，即產品除了按供求調整的市場價，部份重要商品和緊俏產品會以低於市場價提供給指定企業，稱為計劃供應，同一產品差價很大。有官員及其家屬濫權取得計劃供應的低價產品，然後按市場價賣出。鄧小平長子鄧樸方以殘疾人基金會名義成立康華實業公司，被稱為全國最大的官倒。反官倒，是 1989 年學生運動的主要訴求之一。

北京各高校出現一些探討學運策略的大字報。人民大學署名「北大、人民大學、清華部份教師」的《告同胞書》，稱：「困難時刻，熱血青年在沸騰，但無組織的行動將會一事無成，你們必須在法律的保護下，有組織、有計劃、有綱領地行動，必須將同學們組織起來，走向工廠、街頭，喚起工人大哥和群眾的支持和參加，要有拋頭顱、灑熱血的五四精神，為民主自由，為中華民族之存亡獻身！」另有大字報提出：「當務之急，乃是擴大宣傳效果，不再是悼文」，「要明確目標，不可四面出擊」。政法大學貼出無署名的《我們的要求—告全國人民書》，清華貼出署名「馮小衛」的《我們的目的、口號》，北京醫科大學貼出無署名的《知識分子宣言》，這些大字報提出的一些綱領，核心問題是：「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要民主、要自由」。北京市委辦公廳稱：當天北京有三十一所高校共出現大小字報、標語、條幅五百七十份。

有傳言稱，中央政治局曾請示鄧小平是否出席胡耀邦追悼會，是否由他致悼詞？鄧小平稱身體不好，就不出席了。經妻子卓琳勸說，鄧小平才決定參加胡耀邦追悼會。

凌晨零時 20 分，一群學生欲將三個花圈送進新華門，遭警衛制止。1 時至 2 時，新華門前聚集近萬人，因人群推擁，秩序混亂，警民發生推擠。3 時後，新華門前仍有約二千名學生。學生們重申了七條要求，不時呼喊口號，希望與李鵬對話。此時，廣場的人屈指可數，基本上都到了新華門。

凌晨 3 時 40 分，喬石、溫家寶召集國務院辦公廳、公安部、中宣部、中央警衛局和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等單位負責人研究決定：以北京市政府的名義發佈通告，迅速整頓新華門前的秩序，要求北

京市公安局迅速調集力量執行。

凌晨 4 時許，一輛小轎車從新華門前駛過，扔下一捆《科技日報》，刊有該報記者的報導《傾注哀思—天安門廣場目擊記》、《哀思灑滿了校園—首都大學師生深切悼念胡耀邦同志》及相關照片，正面報導學生運動，勇氣可嘉。科技日報社擔心今天的報紙會被禁止發行，於是派出幾部小轎車四處散發。

凌晨 4 時 13 分，市公安局調集八百五十名警察和七百名武警，出動三輛廣播車，抵達新華門前。4 時 20 分，廣播車廣播北京市政府通告：「近幾天來，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藉廣大群眾進行悼念活動之機，散佈謠言，蠱惑人心，張貼攻擊、謾罵黨和國家領導人的大字報。更為嚴重的是，他們在 4 月 18 日晚公然煽動少數人衝擊中南海，打傷維持秩序的警衛戰士，提出種種與悼念活動無關的無理要求。這些人的所作所為，已不是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而是蓄意製造和挑起事端，企圖轉移悼念活動的正確方向。」「悼念活動主要應當在本單位內有組織、有秩序地進行。北京是黨和國家領導機關所在地，每個公民都要自覺地維護黨政機關的正常秩序，維護首都交通、生產、工作、學習和生活的正常秩序。絕對不允許任何人藉悼念活動之機，進行搗亂和破壞，對那些搞打砸搶衝燒的違法犯罪分子要依法嚴懲。」4 時半，警方開始清場，新華門前人群被驅散，其中有十幾名香港和外國記者，有些外國記者遭到推擠。堅持不走的二百餘名學生遭到武警強力驅趕，發生輕微衝突。市公交總公司按照市政府要求，調集 4 輛大轎車運送靜坐學生返校。

上午

趙紫陽就訪朝的事情去鄧小平家，並向鄧談了學潮的情況和處理學潮的三條意見。鄧表示支持，還對趙紫陽說，等你訪朝回來後，專門開會談一下要你再任兩屆中共總書記的問題，不僅現在格局不能動，而且下屆總書記還要你擔任，此事與陳雲、李先念談過，他們同意了。

胡耀邦家人對各界民眾連日來絡繹不絕前來家中致祭表示衷心感謝，由於精神和體力都消耗很大，加上心情不好，而且追悼會即將舉行，因此宣佈：今天是接受民眾弔唁的最後一天。

方勵之接受香港記者電話採訪表示，此次學生的行動是悼念胡耀邦的正當行為，學生有權利提出要求，而以遊行請願的和平方式進行，是正當的表達方式。此次事件是爭取民主自由浪潮的一環，再次顯示中國學生要求民主改革。此次胡耀邦逝世引起高潮，但民主自由問題未得到解決，浪潮仍會繼續，相信在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至 5 月 4 日，學運會再度引起高潮。他個人支持學生遊行請願，北京的知識分子和輿論也一致表示支持。但他透露，過去並無與學生作直接聯繫，而由於這是學生自發爭取民主自由，學生自有其獨立觀點，因此他亦無必要直接參與學生的行動。

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新聞組將昨晚至今晨學生在新華門前請願一事，說成是「衝擊中南海」，要新華社作公開報導。新華社現場採訪的記者說：「確有幾次是圍觀的群眾從後邊朝前擁擠，把靜坐學生推到新華門前被警衛戰士擋住，並非有意衝擊中南海。這樣違背事實的稿子不能

寫。新華社更不能發。如果發了會鬧出大事。」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舒及同仁一致拒絕發這樣的稿子。

北京市政協七屆二次會議舉行新聞發佈會，市政協副主席、清華教授陳仲頤對連日來學生湧向廣場悼念胡耀邦表示了個人態度：只要不越軌，學生的行動無可指責。

北大、北師大、人民大學、中央民院等校出現《特訊》、《快訊》等大小字報，報導新華門靜坐學生遭驅逐事件。

《世界經濟導報》、《新觀察》雜誌社在文化部會議室召開座談會，《新觀察》主編戈揚主持，中央顧問委員會（以下簡稱中顧委）委員李銳、李昌、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原《人民日報》社長秦川、國務院經濟技術社會發展研究中心副總幹事吳明瑜、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主任吳江、《科技日報》副總編輯孫長江、原公安部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中央書記處研究室研究員林京耀、福建省社科院院長李洪林、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研究所研究員張顯揚、《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詩刊副主編劉湛秋、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所長嚴家其、中國社科院馬列主義研究所所長蘇紹智、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所長陳子明、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劉銳紹等數十人與會。首先由戈揚帶領向胡耀邦遺像默哀，接著由胡德平代表家屬致辭：「各位同志，各位朋友，父親雖然猝然病逝，但我們所有的家屬都不會墮入自毀性的悲哀中去。我們希望在悼念活動中，上上下下，左左右右，都能以一種祥和的環境和心態來度過，祝祖國大地吉祥！」胡德平因喪事在身提早離場。與會者議論的中心有兩個，（一）為胡耀邦打抱不平；（二）為「清除精神汙染」和「反自由化」翻案。一些與會者明確表態支持學生的示威遊行，說由此「看到了中國的前途和希望」。與會者對胡耀邦猝逝都有悲憤之情，發言多有為他在 1987 年初下台鳴不平的內容。嚴家其、戴晴的發言最為激烈，公開談到為胡耀邦平反。嚴家其還談到廣場的情況，警告如不能對胡耀邦做出公正評價，不實行民主，1976 年四五運動那樣的情況就可能重演。座談會於下午 3 時結束。

溫家寶打電話給李鵬，說李昭已向治喪辦公室明確表示，胡耀邦的治喪事宜一切聽從中央安排，撤回昨晚對李鵬所講的公開瞻仰胡耀邦遺容的建議，同意開追悼會。

安全部部長賈春旺到李鵬辦公室反映北京學生動態，聲稱自己曾到學生遊行隊伍中觀察，學生一面遊行，一面互相打鬧，高唱電影《紅高粱》插曲「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呀，莫回頭」，看不出對胡耀邦逝世有什麼悲痛之情。

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認為面臨開好市九屆二次人代會、處理好高校學生問題兩件大事，對領導分工重新作了安排。

11 時，北京市委召開三十五所高校、八個城近郊區黨委書記會議，通報當天凌晨部份學生衝擊新華門的情況。李錫銘強調指出：（一）各學校要認真分析學生情況。真正悼念胡耀邦的是多數，別有用心搞陰謀的是極少數。（二）要旗幟鮮明揭露少數人的陰謀，團結廣大群眾。會議對《北京日報》、北京電視台、北京電台等新聞機構的報導工作作了具體安排。

共青團北京市委召開部份區、縣、局、總公司、大專院校團委書記會議，通報學潮情況，分析了學潮超出正常悼念範圍向政治性事件轉化、由全市性分散活動向全國大規模聯合活動轉化的發展趨勢，確定了正確宣傳胡耀邦功績、堅決維護安定團結局面的工作原則，同時佈置了近期要深入到學生和群眾中瞭解情況，宣傳事實，批駁謠言，旗幟鮮明地同鬧事者進行鬥爭等四項工作。

新華社發佈中共中央公告：「中共中央決定：1989 年 4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大廳舉行胡耀邦追悼大會並向遺體告別，屆時中央人民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將進行實況轉播。」

11 時許，北師大逾千名學生遊行抵達廣場，舉著橫幅、國旗、校旗、系旗，有人維持秩序。途中呼喊「耀邦不死」、「打倒獨裁」、「打倒專制」、「人民書記人民愛，人民書記愛人民」、「發揚五四傳統」、「民主科學萬歲」、「教育萬歲」、「教師萬歲」等口號。其中三百多名湖南籍學生打著六面旗子、四條橫幅，上寫「沉痛悼念胡耀邦同志」、「民主鬥士，青年摯友」、「三湘慟哭，四水悲歌」、「耀邦千古，一身正氣，兩袖清風」。11 時後，清華、北京科技大學等校學生送花圈到廣場。不時有人在紀念碑前發表演講。

上午，在廣場的學生和民眾約有四萬人。

下午

1 時，中央美術學院（以下簡稱中央美院）二百多名學生擡著高三米寬二米的胡耀邦畫像來到廣場，放在紀念碑前，畫像旁寫著大字：「何處招魂」，十分引人注目。1 時 34 分，北京郵電學院三百多名學生打著「民族之魂、中華之鷹、耀邦永存」橫幅，擡著花圈來到廣場，高呼「打倒獨裁，新聞自由」等口號。

3 時，《新觀察》雜誌社、《世界經濟導報》人員到廣場獻花圈。紀念碑周圍人山人海，白髮蒼蒼的戈揚及其同仁扶著花圈向紀念碑緩緩行進，人群中爆發出一陣陣掌聲，人們自動讓開一條通道，一些青年幫著把兩個花圈安放在紀念碑基座最高層。

至 3 時，北京醫科大學、北師大、北京礦業學院、北京農業大學（以下簡稱北京農大）、中國藝術學院、中央美院、北大、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北京郵電學院、中國藝術研究院、北方交大、北京化工學院、北京印刷學院、中醫研究院等十四所高校共約一千六百名學生到廣場參加悼念活動，送花圈十七個。另有一些單位的民眾到廣場敬獻花圈，學生和民眾的人數總共近萬人。

晚上

傍晚，中央金融財經學院、北航逾千名學生扛著校旗遊行到廣場，沿途交通一度癱瘓，警察沒有阻止。

6 時，北大學生不理會校方廣播阻止，再次到廣場集會。

李錫銘給李鵬打電話，對學生的遊行示威表示擔憂和反對，要求中央有一個明確態度。

作家鄭義對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等人建議：在不得已時可發起絕食。隨後與張伯笠、白夢等人將寫著「絕食」二字的床單帶到新華門前徵集簽名，沒有得到回應和引起注意。

《北京日報》刊登北京市政府勸阻學生的三個通告，但無效果，到廣場的人比昨天還多，入夜後聚集了約二萬人，其中學生有三、四千人。中國官方統計，此時紀念碑前有五十五個花圈、十二幅輓聯。

市公安局從各分局抽調了逾千名公安到廣場維持秩序，並在廣場廣播通知：把花圈送到紀念碑前，不准送到新華門。貼出市政府公告，擬定從明晨 5 時開始在紀念碑周圍劃定範圍，引導大家採取文明方式獻花圈。共青團系統將組織三百名大學生做接待工作。

9 時，廣場上人數逾五萬，逐漸形成四個演講中心。紀念碑周圍有人演講，內容是「披露胡耀邦辭職真相」，「要民主，要自由」。

9 時 40 分至次日凌晨零時 30 分，第 19 期「民主沙龍」在北大三角地舉行，逾千名學生參加。由於王丹嗓子啞了，由技術物理系學生武運學主持。預定的討論主題是：1.肯定胡耀邦功績。2.分析歷次學運失敗的原因。力學系 88 級研究生丁小平首先發言，提議北大應該成立學生自己的組織。學生們熱烈鼓掌支持。經過發言、討論，學生們一致認為，歷次學運失敗的原因是學生沒有自己的組織，決定廢除官方的北大學生會，成立「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備委員會」，當場開始登記首批成員籌委會成員，法律系 86 級研究生熊焱、遙感所 86 級研究生封從德、丁小平、地球物理系 85 級學生常勁、趙體國、歷史系 88 級學生楊濤、王丹、孟昭強、地理系 88 級學生楊丹濤等九人報名登記。

10 時許，北師大外語系 85 級女學生郭向東在民族文化宮看戲後騎車返校途中，與同方向行駛的 105 路無軌電車車廂相碰，軋成重傷，被送往積水潭醫院，搶救無效死亡。當晚傳言「一女學生被警車橫衝直撞軋死」。

10 時許，中國戲曲學院學生把七個氫氣球帶進廣場，氣球上懸掛「耀邦不死」條幅。警察認為氫氣球屬於易燃易爆物，責令學生將之帶出廣場。

10 時 27 分，聚集在廣場的北方交大、北航、中央財經學院、北京化工學院、北師大、北京工業學院等六校的學生及民眾萬餘人，從紀念碑取走四個花圈、六條橫幅，湧向新華門。新華門前聚集了約二萬多人，學生們高呼「打倒獨裁」、「打倒官僚」、「反對專制」等口號，將三個花圈扔進新華門。學生和圍觀民眾不斷呼喊「我們要見李鵬」，手挽手六次與武警警戒線對峙。

李鵬突然給趙紫陽打電話，質問：學生現在正在衝新華門，怎麼還不採取措施？趙紫陽回答：喬石在第一線負責，有各種預案，他會應急處理。隨後趙紫陽就把李鵬打電話的事告訴了喬石。

清華二千多名學生在校內集會。11 時 10 分，八百多名清華學生前往聲援新華門前的學生，遭遇警察設置的三道攔阻線，未能到達新華

門。午夜 12 時許，二千多名清華學生抵達北大，在北大圖書館東面與北大學生匯合。清華學生決定去廣場，北大籌委會因為正在籌組組織，沒有表態同意。

全國各地有些高校學生上街遊行。哈爾濱、蘭州、濟南、長沙、西安等地高校貼出了許多輓聯、詩詞、大小字報。

南京市　晚 6 時半，南京大學二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追悼胡耀邦。集會結束時，有學生呼喊：「同學們，黑夜快要降臨，但我們的心被點燃了，快扛起我們花錢買來的花圈、橫幅，上街去！」於是，學生們擡著胡耀邦遺像，打著「胡耀邦同志永垂不朽」橫幅，用收錄機播放哀樂，唱著《國際歌》，呼喊「民主萬歲」、「打倒官僚」、「打倒獨裁」、「還我民主」、「廢除專制」、「打倒特權」、「打倒官倒」、「直接選舉」、「建立多黨制」、「民主萬歲」等口號，引來數千名圍觀民眾。晚 9 時，遊行隊伍來到新街口，隨後去河海大學、南京師大，又有逾一千學生加入，形成約四千人的隊伍，到鼓樓廣場獻了花圈。午夜 11 時半陸續散去。

南京大學出現兩張大字報，引起師生關注。大字報《專制雜議》稱：「總書記下台以來的兩年，資產階級自由化肅清了，自上而下懂得了艱苦樸素，可是官老爺做起了倒賣生意來自給。百姓們為了國家主動要求提高物價，是不是一個專制集團應該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凱歌天下陞平嘍！陞平嗎？沉重的外債、頹廢的百姓，科學遭遺棄，民主被踐踏！也許將來，我們會覺得自己錯怪了偉人們。他們為了國家也鞠躬盡瘁了，我總也忘不了一個電影中慈禧的獨白，她不也希望大清的昌盛嗎？而終究成了歷史的罪人。也許耀邦的逝世又一次激起人民的天良。可我們在清醒後的痛苦中總希望有一陣春風來拯救麻木後的自己。這固然是一種進步，然而民主只是一場春風嗎？春風年年皆有，冬天的禁錮年年都來。民主不是一陣風，更不是專制家後院的小紅花，我們不需要權貴賜予。我們有民主，缺乏的只是勇氣和大多數人對民族生死攸關的責任心。兩年前健在的耀邦的腕力當然扳不過一小撮人。我相信只要億萬人民懂得運用自己的民主，少數人的話不再是法律，國家才有希望。」大字報《與鄧小平商榷—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嗎？》稱：「如果說教育是十年最大的失誤之一，或許有點道理，然而實際上最大的失誤是沒有實行真正的自由民主，因而造成了決策沒有民主化科學化，因而儘管各方人士皆呼重視教育，但不入獨裁者的耳。鄧言『最大失誤』云云，實乃避實就虛，愚弄視聽，兼對中國知識分子大灌迷湯。」

上海市　市政府發佈限制民眾悼念胡耀邦活動的通告，指出要「嚴防壞人借題發揮，挑起事端，進行破壞活動」。

下午 1 時半，復旦、財經大學、建築學院、輕工專業學校約六百名學生到同濟串聯。5 時 40 分，二百多名學生打著「還我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用我們的熱血為後人簽發通行證」、「沉痛悼念胡耀邦」、「民主萬歲」等橫幅遊行，先到市政府，後到人民廣場集會，演講。7 時許，遊行學生返校。

天津市　晚 8 時許，南開三、四百名學生在學生食堂集會，有十幾個人發言。有人說「撤銷北京市關於遊行的規定，修改憲法，搞國共合作。」有人呼籲去市政府遊行，一部份人反對，一部份人支持，最終未

上街遊行。集會結束後，中文系十幾名學生將花圈和胡耀邦遺像擡放到校園內的周恩來紀念碑前。

武漢市　晚　7　時多，武漢大學數百名學生擡著花圈、舉著火炬遊行，高呼「打倒官僚」、「耀邦同志永垂不朽」、「還我民主、還我自由、反對腐敗」等口號，抵達武昌街道口時，人數增至二千多人，公共汽車乘客紛紛向遊行學生鼓掌歡呼。

西安市　晚　11　時　50　分，西北大學幾百名學生到西北工業大學串聯。次日凌晨　1　時許，西北大學逾千名學生遊行，沿途呼喊「打倒省政府，打倒官僚」等口號。1　時　40　分，衝進陝西省政府大樓，4　時許離去。

今天各高校的大字報數量趨於減少，主要內容：1.譴責今天凌晨武警在新華門前使用武力，打傷學生。2.繼續鼓動上街遊行。3.繼續抨擊制度弊病及李鵬等領導人。北方交大大字報《知識分子宣言》稱：「我們要領導一切革命。中國要進步，必須推翻兩個暴君—現行的體制和運轉他們的官僚、人民的愚昧。要參與政治，要叫喚民主，抵制專政，直至消滅他。」北大大字報《最後的契機》稱，「應該不斷參與中國的政治運動，給保守勢力持續不斷的壓力！」人民大學小字報《京津滬穗學生運動總會》要求李鵬辭去總理職務，將憑貴族血統上臺的官員撤職。北航的小字報稱：「歷史何其相似，昔日王張江姚（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今日鄧萬李趙（鄧小平、萬里、李鵬、趙紫陽）。」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從 4 月 15 日到 4 月 19 日晚，全市三十一所高校貼出各種大小字報一千六百五十四份。

北京市委市政府分析研究認為，由於有別有用心的人從中破壞，學生悼念活動出現了升溫轉向的趨勢。主要表現為：（一）借題發揮，提出不少政治主張。主要是要求自由、民主；徹底否定清除精神汙染；解除報禁，實現新聞自由；政府要引咎辭職；對中央政府實行全民信任投票；公開國家領導人及其子女的一切收入；無條件釋放政治犯等。（二）反動言論公開化。個別學生公開書寫和呼喊反動口號，矛頭指向中央主要領導。（三）不斷有人煽動鬧事。（四）衝擊中南海。（五）行動有綱領，活動有組織。

凌晨零時許，王丹在北大三角地舉辦的「民主沙龍」上宣佈「北京大學團結學生會籌委會」的基本要求：1.重新評價胡耀邦的功過。2.徹底否定反精神汙染和反自由化。3.要求言論、出版自由。4.強烈要求廢除北京市有關遊行十條規定。5.要求懲辦新華門前毆打學生的元兇。6.

要求新聞界公開報導學生運動。7.要求黨和國家領導人公佈自己的收入和家屬收入。8.釋放魏京生。9.要求政府就政策上的失誤向人民檢討。10.科學理順物價。11.強烈要求鄧小平具體回答十年改革教育失誤的原因。

凌晨，大批學生和民眾聚集在廣場，最高峰時達五、六萬人。新華門前再次聚集了大批學生和民眾，人數比昨天更多，估計最少有一、二萬人。大批警察、武警乘車到場，築起人牆維持秩序，由東經長安街往西的汽車一律不得通行，西邊的封鎖線延伸至西單路口，以分割形式將人群隔開，逐批將人群往外面勸退。凌晨零時起，新華門附近路口全被封鎖，數千名警察、武警列隊逼向街頭人群，分隔成兩部份驅離，至凌晨 1 時，已將新華門前的請願學生與圍觀者隔離，圍觀者被驅散到幾百米外，剩下不到三百名學生在新華門前堅守，高呼「愛國無罪」、「民主萬歲」等口號。

凌晨 1 時，在北大圖書館前數千名清華學生與北大學生的集會上，王丹發言稱：「金觀濤讓我替他說三點意見：1.現在形勢很好；2.北大、清華的學生要聯合行動；3.要採取非暴力行動。」會後，北大、清華部份學生約定次日中午在清華商討聯合行動問題。

凌晨 3 時許，北大生物系學生沈彤看見一輛轎車在北大三角地停下，下來幾人對著大字報拍了許多照片，貼了一張大字報離去。該大字報說「要注意學潮背後有人」，點名王丹、李淑嫻。[1]

凌晨 2 時半，大批警察和五百多名武警強力驅趕新華門附近的學生和民眾，警察揮舞警棍，武警以銅頭腰帶做武器，走避不及者遭毆打，一些學生和香港《快報》攝影記者何澤受傷。有民眾向警察、武警投擲玻璃瓶，新華社報導稱有四名警察被打傷。一名目擊學生說：「驅散人群時，大批武警迅速在新華門前長安街築起三排人牆，每排分前後兩行，每行約五十人，另外約二百名武警一路追趕學生，把學生趕離新華門西面的六部口。場面十分混亂，學生且戰且走，一直與武警對峙，一名學生因高呼『打倒暴力』，被數名警察抓進了新華門，很多學生的自行車也來不及拿，便被警察搶走了。」經強力驅逐，新華門前圍觀者散去，但仍有約二百名學生堅持靜坐。3 時 45 分，播放北京市政府通告，「希望圍觀者提高警惕，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離開現場。」警告蓄意肇事的少數人如果繼續一意孤行，一切後果自負。4 時許，警察、武警將新華門前一百三十多名學生強行帶上公共汽車。有學生不願意上車，發生爭執和一些推擠。有學生打碎汽車玻璃，試圖跳車。一名北師大女學生被強行推上車時，被一名武警故意觸及胸部，一時氣憤，呼叫「打倒共產黨！」但沒有學生回應。[2]5 時，新華門前恢復平靜。

上午

北京學生開始與外地學生串聯，試圖進一步擴大學運。北方交大有個學生給天津的高校學生打電話，要求聲援北京學運。

有的工廠、單位有人表態支持學生行動。北京青雲儀器廠報欄貼出一張小字報，內容：工人要支持學生行動，聯合起來給胡耀邦送花圈。

人民大學貼出兩份小字報，一份內容是：「我們工商界全體同胞支持你們的愛國壯舉，為你們吶喊助威！」另一份內容是：「我們中國銀行和中國國際信託公司支持你們的愛國行動！」

中新社記者就外電報導今晨有二名學生在新華門前被警察帶走一事詢問北京市公安局，公安局一位負責人稱：4 月 15 日至今，警察沒有逮捕拘留學生，僅在場維持秩序，疏導交通。

王丹到方勵之、李淑嫻家，介紹了北大學生成立組織及最近的情況。方勵之夫婦沒有提供什麼意見，只是提醒王丹自己小心，注意安全。王丹此次到方家並無特別目的，平常每過幾天總會去一次，這是他在學運期間最後一次到方家。王丹說：「其實學潮開始出現擴大的趨勢後，經歷過歷次中共發動的政治運動，對中共有深刻瞭解的方勵之和李淑嫻就已有了思想準備，就是不要被當局說成是學運背後的黑手，這對他們自己，對學運都不利。所以，他們不僅很少公開對學運發表看法，而且隨後就去了山西太原參加物理學方面的學術會議。學運最高潮的時候他們並不在北京。」[3]

8 時半至 10 時許，北大籌委會在第 28 學生宿舍樓 433 房間召開首次會議，丁小平主持，王丹、郭海峰、楊濤、封從德、常勁、趙體國、楊丹濤、熊焱、張伯笠、謝健、蔡健等與會，討論如何組織遊行、修訂請願七條、寫一份籌委會成立公告等事宜。沈彤、國政系研究生張智勇、郭海峰加入籌委會。

趙紫陽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討論胡耀邦悼詞、戈巴契夫（臺譯：戈巴契夫）來訪會談的方針。趙紫陽說：胡耀邦 1987 年某些失誤不影響對他一生的評價，提議悼詞應予以高度評價。會議還討論了新華門事件。李鵬、姚依林認為「學潮的性質正發生變化。衝擊新華門，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甚至指名道姓地攻擊鄧小平，已超過正常悼念活動的範圍」。為防止學生再次衝擊新華門、大會堂等黨政要害部門，常委會決定今晚開始對西長安街採取交通管制措施，把學生和民眾攔在府右街口之外，追悼會期間實行局部交通管制。喬石提出，要把學生衝擊中南海制止在萌芽狀態。會議確定由喬石、溫家寶、李鐵映負責處置胡耀邦追悼會前後的學潮，維護社會正常秩序。趙紫陽說：處理學潮方針定了，第一線同志全權負責，難免有不周之處，出了問題，集體負責。並再次提出處理學潮的方針是：只要不搞打砸搶，就不採取行動。李鵬說：學生悼念活動的性質正在發生變化，目前大多數學生尚處於中間狀態，但有可能被別有用心的人利用。黨中央要旗幟鮮明地指出問題的真相，把學生和廣大群眾爭取到黨的一面來。趙紫陽未採納李鵬的意見，並說，「中央治喪，學生悼念，我們不能不允許。不能說我們治喪，不讓學生悼念，這沒有道理。除了打砸搶燒衝五種違法行為要依法懲處外，一般要採取疏導的緩和辦法。這是趙紫陽、李鵬在處理學潮的方針上第三次發生意見分歧，而且是在政治局常委的正式會議上。

田紀雲面見趙紫陽，建議說：「這幾天北京和全國一些城市的局勢不是很太平，您是否可以考慮推遲訪問朝鮮？」他是趙紫陽最信賴的老部下，建議自然引起重視。趙紫陽說：「這個意見我也考慮過。不過，隨意更改預定國事訪問，會讓外界揣測政局不穩。所以，還是按預定計劃執行。」

北京市委召開區、縣、局、總公司、高校負責人緊急會議。市委秘書長袁立本通報了近幾天廣場的情況。李錫銘、市委副書記李其炎分別就做好群眾工作提出要求：1.旗幟鮮明地揭露一些唯恐天下不亂的人趁機造謠生事、製造政治事件的活動。2.各企業、商業等部門要保證生產正常進行，教育職工不要去廣場。3.各高校要儘量勸阻學生不再去廣場，對堅持要去的要做好組織工作。4.各單位要加強值班，及時通報情況，確保 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的順利進行。

胡耀邦治喪辦公室新聞組組長曾建徽組織撰寫了新華社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社會大局〉和新聞稿〈有些人在新華門前鬧事〉，先後送喬石、胡啟立、李鵬審閱，李鵬認為很重要，要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在午間新聞節目播出。中午 11 時半，曾建徽把兩篇稿子電傳給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新華社後，才打電話告知穆青。穆青說文章「調子太高，有些用詞簡直同文革用語差不多」，並大發雷霆：「以新華社名義發表評論員文章，為什麼不讓我看？我還是新華社社長嘛，連起碼的組織原則都不講，我還要不要對新華社負責！」曾建徽做了檢討。穆青說：「檢討有個屁用！你趕快去告訴喬石、胡啟立，我建議把評論員文章中『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和政府』一句刪掉。」過了十分鐘，曾建徽打電話告訴穆青，喬石、胡啟立同意刪去那一句話。這兩篇文章經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後，立即在學生中產生強烈反彈。

下午

一份由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簽發的中央軍委急件從楊尚昆辦公室轉送到趙紫陽處，內容：為確保胡耀邦追悼會期間北京尤其是天安門區域的安全，經請示鄧小平，決定從北京軍區的 38 集團軍調兵赴京，協助公安、武警維護首都秩序，執行保護胡耀邦靈車安全進入八寶山公墓的任務。身為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趙紫陽圈閱同意。

1 時許，有清華學生在清華第四食堂前對數百名學生演講時說，今天下午準備在學校禮堂召開全校學生大會，成立籌委會。

1 時，吾爾開希在北師大「三·一八」紀念碑前演講，敘述新華門前四·二○血案經過，指責新華社文章造謠，呼籲學生遊行抗議。

2 時，為了抗議武警打傷學生，北大約千名學生遊行前往廣場，一路上串聯北師大、人民大學、北航、清華等校學生五千多人。途中遇大雨，大部份學生返校，逾千名學生冒雨繼續行進，舉著「和平請願」、「反對官倒」、「反對暴力」等標語，高唱《國歌》和《國際歌》，呼喊「愛國無罪」、「自由萬歲」等口號。北大國政系青年教師陳育國通知大學同學劉蘇里，希望政法大學接待一下遇雨的北大遊行學生。劉蘇里、吳仁華緊急到學生宿舍樓動員學生接待，呼籲每人多買一份晚餐招待北大學生。6 時許，北大學生隊伍抵達政法大學，受到熱烈歡迎，到學校禮堂休息。部份北大學生堅持繼續遊行，於晚 8 點抵達廣場，後來沿西長安街遊行到公主墳，疲敝不堪的北大學生說動公主墳公共汽車總站派車送他們返校。

從 2 時開始，廣場上的人越聚越多，到 2 時 40 分，已有四、五千人。2 時 35 分，北京印刷學院逾二百名學生擡著三個花圈，中國地質大學二百多名學生高舉「耀邦總書記永垂不朽」橫幅，先後到來。北京經濟學院學生在紀念碑貼小字報，說有學生被警察抓了，被打傷，要求民眾聲援。下起滂沱大雨時，學生大多堅持不走，圍觀民眾大多到廣場北側橫穿長安街的地下通道躲雨。

3 時，署名「中國政法大學全體同學」的傳單《天理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在各高校廣為散發，傳單敘述政法大學學生王志勇被武警毆傷真相，「警察不分青紅皂白，拳打腳踢，蜂擁而上」，「其他高校的學生也遭到無辜毆打，連女同學也未被放過」，並呼籲學生在 4 月 21 日、22 日罷課抗議，要求「懲辦元兇」。

3 時 50 分，北航近千名學生擡著花圈，打著「民族英雄」、「華夏英靈」、「耀邦，北航人懷念你」、「剷除貪官，反對暴力」4 條橫幅，進入廣場。

5 時 10 分，南開法律系、生物系五十多名學生到京，到廣場舉行悼念活動。這是首批外地高校學生赴京活動。

晚上

北大籌委會發出《告北京高校書》，倡議「各高校能代表學生的民主團體選舉代表共同成立北京高校民主請願活動協調會，統一領導北京各高校學生的目前已有很大聲勢的自發活動」。

政法大學學生貼出號召罷課的通告：「（一）4 月 21 日至 22 日罷課兩天，抗議警方非法行為；（二）要求政府嚴懲兇手；（三）警方必須在報上公開道歉，如實報導傷案經過；（四）第二、三條必須在 4 月 23 日晚 5 時前予以答覆，否則進一步採取行動。」

6 時，胡耀邦家屬宣佈停止弔唁活動（親近朋友的弔唁並未停止），幾天來弔唁者絡繹不絕，總計有數十萬人，使悲痛中的家屬十分疲憊，胡耀邦家屬在住宅胡同口立了一塊牌子說明原委，請大家諒解。幾天來，工作人員和自動聚集的胡耀邦舊屬組成了臨時治喪小組，在胡耀邦家迎來送往。南長街本來就較狹窄，一時各種車輛聚集，交通警主動出來維持秩序。此時，有關胡耀邦喪事的操辦仍有懸而未決的問題：1.胡耀邦的評價問題。一些人提出悼詞應加上「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由於鄧小平、李鵬等人反對，未獲中央同意。2.追悼會的規格問題。中央提出按最高規格，即中央總書記的規格，在大會堂舉行追悼會，用水晶棺陳放遺體等，胡耀邦家屬則堅持降低到現任職務的規格，即政治局委員的規格。

6 時半，北大、政法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京科技大學逾千名學生遊行到新街口，繼續向廣場行進。

7 時，北大、人民大學、清華等校出現《新華門血案》、《血》、《四·二○慘案》等大字報，稱「武警和公安對請願學生大打出手，學生多人受傷」，呼籲「同胞們行動起來」，「揭露警察暴行」。政法大學校園掛出王志勇的血衣。

7 時 40 分，北大、北師大、政法大學六百多名學生在新華門前展示四條橫幅：「和平請願」、「教育立國」、「中國魂」、「反對暴力」，繼而抵達廣場，繞場遊行。8 時 35 分，一些學生在紀念碑前呼喊「反對獨裁」、「要求自由」、「反對警察暴力」等口號。學生們商量：今晚先回去，4 月 22 日上午 8 時再來廣場。9 時，北大七、八百名學生決定返校，五十多名天津學生跟隨離去，警車沿途開路，學生組織了糾察隊，防止外人混入隊伍製造事端。北大學生離去後，廣場基本無人了。

9 時半，近千名學生在北大三角地集會。北師大一學生率先演講，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時刻」，要求人民大學、北大、政法大學、北師大一道罷課。接著，熊焱宣佈：1.從 4 月 21 日至 23 日，北大開始罷課。2.特別是 4 月 22 日，這是關鍵的一天。3.4 月 21 日上午 7 時半至 8 時，每系派三名代表到第 28 學生宿舍樓協商 4 月 22 日行動。熊焱宣讀了基本綱領和《全國高校聯合會宣誓書》，呼籲在宣誓書上搞聯合簽名，把影響推向知識界。

9 時 55 分，北大、北師大、北航、人民大學等校數百名學生到新華門前抗議，呼喊「懲罰兇手」、「愛國無罪」、「民主無罪」、「李鵬出來」等口號。

截止今天，全國已有十九個省、市的高校部份師生舉行悼念胡耀邦活動。遼寧、山西都有高校學生貼大字報，聲援北京學生。

天津市　一些學生紛紛買火車票進京活動，今天的兩個團體票共七十六張都被學生購走，有一學生購買了一百三十六張 4 月 22 日到北京的車票。下午 5 時，南開、天津大學、天津師大等校一些學生在南開聚會，成立臨時學生會，又稱「新覺悟社」，提出《臨時綱要》：1.重新製定憲法。2.鄧小平停止垂簾聽政。3.徹底否定反右運動。4.釋放魏京生。5.為方勵之、劉賓雁、王若望平反。6.言論、出版自由。

上海市　復旦逾千名學生在外灘、南京路遊行，其中近五百名學生到市中心人民廣場演講，圍觀民眾逾萬人。警方將演講學生圍成圈隔離，進入者必須出示學生證，但未干預演講。華東師大逾四千名學生冒雨在校內集會，抨擊時政，要求民主、自由。

西安市　凌晨 1 時始，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西北大學的五、六百名學生先後湧入陝西省政府大樓，打著橫幅，呼喊口號，要求與省長對話。逾千名民眾尾隨進入，有人鼓動學生砸門窗，未獲學生回應。凌晨 4 時半後，各校派車接學生返校。

中午 12 時許，新城廣場上學生人數由早晨約三百人增至約五千人，一些學生發表演講。下午 3 時許，西北工業大學約六百名學生在省政府辦公大樓前靜坐。下午 4 時許，逾萬名學生和民眾衝擊省政府大院，武警將居前的六人強行帶離，人們高呼「放人！放人！」各高校領導和教師代表一直在人群中疏導，拿走學生演講用的話筒，說服部份學生返校。約二千三百人衝上省政府大樓台階，試圖衝進大樓，遭二百多名武警阻攔，相繼衝了五、六次未果，雙方僵持一個多小時。官方稱「鬧事者中有組織的學生很少，絕大多數是待業青年、工人、社會閒雜人員，年輕人居多。他們既沒有口號，也沒有演講，就是起哄。」5 時

15 分，官方高音喇叭開始廣播：「請圍觀群眾迅速離開，謹防個別人煽動鬧事」，並播放新華社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社會大局〉，一些圍觀者開始散去。5　　時半許，官方廣播要求「衝進省政府大院的人員，限十五分鐘撤離」。隨後五百名武警跑步前來驅逐，人們開始退出省政府大院。6　時許，下起了中雨，仍有近三百名學生留在新城廣場。官方稱：如果不是下雨，事態有可能進一步擴大。

南京市　傍晚，逾三千名南京大學學生在學生會門前聚集，在 2 名學生演講後，約二千名學生於 6 時半遊行，呼喊「打倒官僚」、「打倒貪汙」、「還我民主」、「自由萬歲」、「還我耀邦」等口號，在鼓樓廣場掉頭向西，前往南京師大、河海大學和江蘇省政府。圍觀民眾很多，鼓樓廣場一帶交通中斷約二十分鐘。南京大學、南京師大、河海大學等校四千多名學生遊行到江蘇省政府，有圍觀者鼓動學生衝進省政府，但學生只是在省政府前停留，口號變為問答式，領呼口號者問：「獨裁要不要打？」眾人答：「打！」問：「官僚要不要打？」答：「打！」問：「耀邦好不好？」答：「好！」晚 9 時，遊行隊伍回到鼓樓廣場靜坐，圍觀民眾數千人，以青年人居多，鼓樓廣場周圍交通基本堵塞。晚 9 時半，河海大學一位學生宣讀了《南京學界四·二○宣言》，主要內容：1.公佈胡耀邦辭職內幕。2.反對貪汙，公佈康華公司詳細賬目。3.定期公佈與人民生活相關的經濟指數。4.公佈高幹及其子女財產。5.要求政府承認「四·二○」行動（即此次遊行）是合法的、愛國的。6.在鼓樓廣場設立民主牆。7.要求各級人大增設青年學生代表。8.新聞界公佈這次行動及上述要求。晚 10 時許，遊行學生陸續返校。

南京大學貼出幾張標語：「流血不要緊，自由最可貴」、「北京衝擊中南海，俺們咋辦？」「回應北大七條建議，衝擊掌權機構」、「用戰鬥迎接五四」。江蘇省公安廳稱，全市貼出大字報的高校已由五所增至十四所，一些公共場所、交通幹道也出現大字報。

安徽省　自昨天以來，中國科技大學、安徽大學、安徽教育學院、安徽農學院等校不斷出現標語、大小字報。省委負責人指示，各高校從今晚起派人清除有政治色彩的標語、大小字報，並查出寫這些標語、大小字報的領頭人。高校負責人普遍認為，這樣做容易激起學生的對立情緒，感到有些為難。

武漢市　一些學生到北京進行串聯。晚 7 時 40 分，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二百名學生擡著胡耀邦遺像，打著三米多長、上寫「民主科學自由平等」、「反對專制，打倒官僚」橫幅，呼喊「遊行無罪」、「自由萬歲」等口號，於晚　9　時抵達洪山禮堂前，舉行近半小時的追悼會後散去。晚 8 時半，武漢大學三百多學生擡著花圈上街遊行，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等口號。

成都市　晚 7 時許，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等校數百名學生遊行，抵達鬧市區人民南路廣場，有學生演講，圍觀民眾達三萬人，周圍交通中斷。

杭州市　晚 7 時許，以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為主的四、五千名學生遊行，打著「還我人權，為自由而戰」橫幅，高唱《國歌》、《國際歌》，呼喊「民主萬歲」、「打倒專制」、「打倒獨裁」、「打倒官僚」等口號，抵達浙江省政府前。9 時 40 分許逐漸散去。

香港　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決定派出以秘書長為首的三人代表團，於 5 月 21 日到京，瞭解北京學生悼念胡耀邦的活動，特別是遊行示威的詳情。

《快報》、香港記者協會分別致函新華社香港分社，強烈要求解釋北京公安毆打香港記者事件，保證日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

1 這張大字報可能是中國國家教委政治思想教育司編輯的《驚心動魄的五十六天》一書中提到的署名「一清醒者」的大字報《原來是個陰謀》。

2 中國官方將這名女學生情急之下呼喊「打倒共產黨」一事，作為學生在新華門搞動亂的所謂證據。

3 見於王丹《獄中回憶錄》一書。

中國官方稱，目前北京已出現的學生自發組織有：「北大團結學生會籌委會」、清華「社會主義民主進步領導小組」、「北京外語學院聲援委員會」、「中華知識分子聯合會」、「中國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北京師範大學學生自治會」。

北京各報刊登新華社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和新華社報導〈數百人圍聚新華門前製造事端〉，稱：首都這幾天出現一些值得注意的不正常情況。有那麼一些人藉口悼念胡耀邦，蓄意將矛頭指向黨和政府。衝擊新華門，打傷維持秩序的武警等行動不是在悼念胡耀邦，而是在干擾正常的悼念活動，並已越出法律允許的範圍。一切熱情而善良的人，一切真心支持改革開放、希望祖國繁榮富強的人，都要冷靜思考、明辨是非，千萬不要上當。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我們怎樣悼念耀邦同志〉，稱：「有少數人以悼念為名進行把矛頭指向黨和政府的違法活動，甚至公然衝擊新華門，這是絕對不能允許的。穩定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是全國人民的最高利益，任何人以任何藉口企圖加以破壞，都要受到法律的制裁。誰若是利用悼念耀邦同志的活動對黨政機關進行衝砸搶燒，他就將成為歷史的罪人。迄今為止，政府對這極少數人的違法活動一直採取克制的態度。如果有人把政府的容忍看作是軟弱的表現，一意孤行，必將自食其果。」

北京高校學生普遍認為新華社、《人民日報》的評論和報導不實事求是，難以令人服氣，情緒變得更加激動。新華社當天收到 3 百多個抗議電話。

《工人日報》發表文章〈重要的是贏得民心〉，派人將報紙在北京廣為張貼。文章說：「因為他曾為人民做過一點事，人民擁護他，於是

就飄飄然了，腦子就不再有人民，用自己的主觀意志強姦民意，居高臨下，對人民發號施令起來，不是想著怎樣為人民服務，而是琢磨著怎樣對付人民，這是很可怕的。『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證，高尚是高尚者的墓誌銘。』他遲早會失人心的。如果背離了人民的意願，即使他自我感覺是多麼良好，終究會不得人心而遺臭萬年。」

清晨，北大籌委會貼出罷課通告：「為了抗議軍警對學生的殘酷毆打，為了抗議輿論的歪曲報導，我們籌委會代表北大廣大同學決定，自 4 月 21 日上午 8 時起開始全校罷課，並要求：1.新聞公正報導。2.嚴懲慘案製造元兇。請每一個真正的有熱血有良心的北大師生進行罷課抗議，不達目的決不復課。」北大部份學生開始罷課，有學生在教學樓前、教室門口勸阻同學上課，一些教室黑板寫著「今日罷課」。三角地出現「實行罷課」、「抗議警察毆打學生的暴行」等標語。

早晨，官方電台廣播了《北京市公安局通告》：「為了保障 4 月 22 日上午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的順利進行，現將天安門地區的交通管制措施通告如下：（一）4 月 22 日上午 8 時至 12 時，天安門廣場及大會堂西側路、天安門廣場西側路，除持有大會車證的車輛外，停止其他各種車輛和行人通行。（二）4 月 22 日上午 8 時半至 12 時，南河沿南口（不含）以西、府右街南口（不含）以東、天安門廣場東側路，除允許公共汽車甩站通過和持有大會車證的車輛通行外，停止其他各種車輛通行。」同時廣播了《北京市公安交通管理局通告》：「為了維護東西長安街交通的安排暢通，所有到天安門廣場送花圈、輓聯的同志，請不要走東西長安街（東單至西單），可繞行前三門大街或其他大街。」通告廣播後，北大幾名進修生在校內喊：今晚是最關鍵時刻，早點出去，佔領有利地形（廣場）。

早晨，廣場繼續有數千名群眾聚集，觀看、抄錄張貼在紀念碑浮雕上的詩句和悼念文字。

上午

中國科學家協會副主席錢三強主持了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座談會。他首先提議全體起立，為偉大的改革家胡耀邦的逝世默哀。與會人士紛紛緬懷胡耀邦的民主精神，稱頌他為一位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有逾百名著名的自然科學家和社會科學界人士與會。

北大籌委會用捐款購買了兩台油印機、一台速印機。生物系學生會最先上街募捐，在中關村一上午募捐二千多元，全部交給了籌委會。

一些學校的學生加緊準備當晚的大遊行。北大成立了「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在第 28 學生宿舍樓辦公。

政法大學校園四處張貼著「實行罷課，抗議警察毆打學生暴行」的標語，學生情緒激烈，一千三百多名學生開始罷課，抗議軍警毆打學生。有學生堵住教學樓不讓其他學生上課。政法大學黨委宣傳部負責人稱，政法大學三名學生於 4 月 19 日晚到廣場參加悼念活動，晚 11 時半許準備返校，走到大會堂南側街道時被迎面而來的兩排武警衝散，王志勇被武警包圍，頭部遭軍用銅扣皮帶抽打暈倒，後被兩名魯迅藝術學院

學生護送返校，到校醫務室包紮、縫針，轉往北醫三院治療，北醫三院出具證明：「頭皮裂傷，輕度腦震盪，眼外傷」。政法大學領導到學生宿舍看望王志勇，勸阻學生罷課，答應通過組織途徑向有關部門反映情況。校方昨天已派人和學生代表向北京市領導陳述事件經過，並貼出勸導學生不要罷課的通知，但被學生撕毀。

北師大吾爾開希署名的《通告》提出：1.廢除學生會、研究生會的一切權力；2.參加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3.自 4 月 22 日起全校罷課，停止一切考試；4.今晚 10 點各高校在我校誓師，我校同學務必參加，並準備麵包、汽水慰問其他學校同學。

民眾自發的悼念活動繼續進行，不斷有花圈送到大會堂胡耀邦治喪辦公室和紀念碑前。新華社屬下的中國新聞學院約百名學生高舉「新聞自由」、「我們需要事實」、「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重大事情應讓人民討論」等橫幅到廣場，數千名圍觀者喝彩叫好。

9 時 10 分，中央派中央辦公廳寫作班子的鄭必堅等人到胡耀邦家與家屬商量胡耀邦悼詞的最後修訂，磋商到中午，仍意見相持不下。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習仲勳來過一次，試圖居間協調。最後家屬仍未讓步，只是表明態度，聽任中央決定。[1]

中午 12 時許，政法大學一些學生在校園焚燒刊載新華社評論員文章〈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大局〉、《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我們怎樣悼念耀邦同志〉的報紙，並摔砸瓶子，持續約半個小時。

有學生在北大三角地拿著話筒演講，介紹「四·二○」學生被打經過，說這是一起慘案，號召大家遊行抗議。

北大、政法大學、人民大學、清華、北師大等校相繼出現大小字報，呼籲當晚組織大遊行，到天安門廣場，統一行動，統一口號，服從指揮，自備花圈、黑紗、白花、標語、傳單、校旗，要穿球鞋，有能力的學校要組織糾察隊。「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公告呼籲各高校當晚 10 時在北師大參加全市高校學生誓師大會。

下午

1 時始，政法大學學生到西直門散發傳單《天理何在？良心何在？公道何在？法律何在？》，傳單詳述了王志勇被打經過，並質問：「我們不禁要問，是什麼使這些武警喪失了起碼的道德和人性，難道是共和國法律允許他們這麼幹的，難道他們沒有自己的兄弟姐妹？難道這是黨紀、軍紀允許的嗎？我們堅決要求懲辦兇手！」政法大學校方緊急向上級反映，現在學生的情緒都集中於王志勇被打一事，希望儘快弄清事實真相，以防事態進一步擴大。

趙紫陽看了國家教委、北京市、公安部、安全部、新華社的報告後打電話給李鐵映：「我建議國家教委應及時與各地教育部門和有關高校溝通，各地高校一定要採取有力措施，疏導為主，避免激化矛盾。」又與胡啟立、芮杏文商量關於新聞報導的問題，說：「新聞輿論要多宣傳一些正面的東西，肯定學生愛國熱情的同時，指出社會安定對改革開放的重要性，防止激化社會矛盾。」李鵬在安全部《關於部份高校已出現一些非法組織的報告》上批示並轉給李鐵映：「此事應密切引起注意，

立即通告有關高校，依法予以制止。」根據趙紫陽、李鵬的指示，李鐵映指示國家教委：「為防止事態蔓延，控制高校局勢，再以國家教委的名義發一個緊急通知。」

北大出現陳鼓應等一百四十三名教授、學者連署致全國人大、全國政協的《教師緊急呼籲》，提出：堅持協商對話原則，恢復和發揚三寬（寬鬆、寬宏、寬厚）精神，不允許對學生施加暴力。

鄭義、遠志明、謝選駿、張敏到一些著名知識分子家中徵集簽署《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該公開信是謝選駿、遠志明、陳宣良、榮劍、王潤生當天在謝選駿家中起草的。

3 時，廣場已有近兩萬人，上千人越過大會堂東門警戒線。

南開學生請願團四十多名成員到京，北大等校百餘名學生到北京火車站迎接。3 時 25 分，南開學生請願團擡著胡耀邦巨幅畫像、花圈，打著校旗及四條橫幅「南開大學赴京請願團」、「聲援北京及全國學生的正義行動」、「耀邦精神永存」、「民主自由科學」，到紀念碑獻花圈後，擎著校旗、橫幅在廣場轉圈，並兩次散發致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請願書，內容包括：要求改革、完善人代會制度，減少代表人數，設專職代表，分清黨和人代會工作及許可權的關係，提倡競選，提高人大代表的文化程度（高中以上），呼喚新聞自由。圍觀民眾達四、五萬人。

晚上

1978 年西單牆時期民運人士任畹町在廣場演說，說「人民正在祈求法制的覺醒。這是歷史的必然。民主牆又有了生命。」警察發現後，試圖抓住他，因學生阻擋而未成功。

6 時許，北大、人民大學等校貼出嚴家其、李澤厚、包遵信、北島、蘇曉康等四十七名作家、學者連署的《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公開信說：「學生在悼念活動中提出的要求有：（一）繼承耀邦遺志，加快中國民主化進程和政治體制改革。（二）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清除各級權力機關中日趨嚴重的腐敗現象，解決嚴重的社會不公問題。（三）切實解決當前各級政府的普遍存在的軟弱低效狀態，實行從中央到地方的各級政府的目標責任制，不能以集體負責等任何藉口推卸個人責任。（四）實行憲法規定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確保大眾傳播媒介的輿論監督功能。」「我們認為，學生的上述要求是積極的，建設性的，對於解決中國目前面臨的困境，收拾民心，共度難關，是一些根本性的良策。」「也是造就長期安定團結的社會環境的必要前提」，「建議黨和國家領導人直接與學生平等對話」。

傍晚，部份高校的學生開始準備出發遊行。北大三角地已有千餘人集結，給糾察隊員發紅袖標，清華已有逾千人集結，北京科技大學已有六百多人在校西門集合。中央財政金融學院、北外等校也分別有三百至三百人集結。

8 時多，鄭義、遠志明、謝選駿、張敏到中南海南門遞送《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警衛拒絕收轉，把信扔地上，將

他們帶到接待室盤問約四十分鐘才允許離開。他們又去大會堂，想把公開信遞交給全國人大或中央辦公廳常設辦公處值班人員，因時間已晚，沒有找到人。他們隨後去了位於北京飯店的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將公開信交給辦事處主任劉銳紹。

新華社北京分社一輛採訪車停在天安門城樓金水橋邊，一群人圍著，一邊用手敲著車，一邊呼喊「馬屁！馬屁！」

8 時前後，近二十所高校四萬餘名學生舉著旗幟、橫幅，呼喊口號，先後走出校門。北大晚 6 時半出發，北京外語學院學生晚 7 時出發，清華晚 8 時出發。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全都在頭上纏上白布條作辨識。政法大學逾千人在教學大樓前集合，政治系學生甄頌育懇請青年教師出面帶隊，稱學生隊伍有些混亂。陳小平、劉蘇里、吳仁華改變原先不出面的決定，臨時分工，吳仁華在隊伍前帶隊，陳小平在隊伍後壓陣，劉蘇里居中聯絡。青年教師事先已為學生準備了數十條白布橫幅（青年教師蘇國瀅所寫），又用劉蘇里準備打傢俱的木頭做了兩個四人擡的大看板，一個大看板是胡耀邦遺像（青年女教師張麗英所畫），一個大看板寫著憲法第 34、35 條有關集會、結社、言論等自由的條文（青年教師劉斌所寫）。

8 時許，開始有學生隊伍進入北師大集合。9 時，北師大已聚集逾萬名各校學生，校門口掛著「歡迎南開及兄弟院校同學」橫幅。9 時半許，全市高校學生誓師大會召開，有兩萬多名各校學生在場，主持人吾爾開希發言控訴「四·二○暴力事件」，介紹當晚遊行的目的和路線等問題。9 時 45 分，學生們出發前往廣場。清華隊伍居首，打著一面上書「清華人」三個醒目大字的巨幅紅旗。各校學生打著「打倒暴力」、「聯合起來」、「耀邦千古」、「民主萬歲」等橫幅，呼喊「反對暴力」、「愛國無罪」、「剷除官倒」、「社會最大的不安定的因素是貪官汙吏」、「新聞自由」、「新聞要講真話」、「民主萬歲」、「暴行可恥」、「反對專制」、「反對獨裁」、「愛國無罪」等口號。沿街擠滿群眾，不時向學生鼓掌，學生情緒高漲，呼喊：「人民萬歲！」「理解萬歲！」「我們幹什麼？我們去講真話！」等口號。11 時 15 分許，遊行隊伍先鋒來到西單路口轉向長安街，成千上萬的民眾向學生鼓掌、歡呼，有些民眾給學生端茶送水，學生的情緒格外高漲，高呼「人民萬歲！」「理解萬歲！」情景和氣勢令人震動。一位中年男子感歎地說：「真像當年解放大軍進城的隆重氣氛。」整個遊行隊伍約有七公里長，前不見頭，後不見尾，秩序井然，各校都有糾察隊維持秩序。這是北京高校學生首次集體行動，引起知識界高度關注，許多人到廣場觀察。王軍濤、鄭棣、張倫在政法大學隊伍中與吳仁華交談情況。鄭義、遠志明、謝選駿、張敏徹夜守候，與學生共同等待次日的胡耀邦追悼會。

11 時，北京市給中共中央、國務院提供情況報告稱：今天白天廣場秩序比較平靜，入夜以來人數驟然增加，氣氛相當緊張。（一）白天前往廣場送花圈的學生明顯減少，廣場上絕大多數人是圍觀看熱鬧的人。從晨 8 時到晚 7 時，共有八所院校及一個研究所送來花圈、輓聯，人員最少的四十人，最多的二百人。學生到紀念碑前敬獻花圈後便離開廣場，只有極少數人留下抄寫詩詞、輓聯。有三所院校是坐學校轎車、卡車來的，比較有秩序。（二）今天白天來廣場的學生雖然不多，但騷動

頻繁。從下午 1 時到晚上 7 時，發生較大的騷動共計四次。其中最大一次發生在下午 2 時 50 分至 3 時 05 分，數千群眾湧向大會堂東門，衝過警戒線，將三個警衛士兵圍在當中。圍觀群眾曾一度衝上了最後一級台階，靠近大會堂的廊柱。大會堂內走出一隊武警，在幾分鐘內群眾退回廣場。據分析，今天騷動的起因都是因圍觀群眾多達上萬人，人們盲目追隨外國記者、退場學生等引起的。（三）成批外地學生第一次來到廣場。（四）廣場上傳聞很多，群眾議論紛紛。不少人議論「學生被武警打了」、「學生要討還血債」。（五）晚 10 時，清華等十所大學上萬名學生經學院路，沿西單北大街向廣場行進。有群眾自發將開水、杯子放在路邊，供學生喝水。學生隊伍組織嚴密，一般是五至七人一排，手挽手行進。有的學校隊伍的週邊學生手拉著手圍起來，防止外人進入。

約五萬名學生提前湧入廣場，加上數萬圍觀民眾，[2]官方原定的交通管制措施無法實施。當晚，李鵬一直在中南海辦公室密切觀察廣場動態。喬石在大會堂負責現場直接指揮，預定的廣場清場行動無法進行。

武漢市　武漢大學一些學生到市政府請願，先後三次衝開市政府大門，均被手持電警棍的警察驅逐出去。

杭州市　各高校大小字報的政治色彩越來越濃，越來越激烈。

上海市　復旦學生公佈《行動方案建議》，提出 4 月 22 日上午 10 時半在人民廣場召開全市大學生悼念胡耀邦大會。

下午，江澤民派市委副書記曾慶紅、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找《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談話，要求將本期報紙的清樣儘快送閱。市委宣傳部昨天得知，《世界經濟導報》開闢專欄刊載該報與《新觀察》雜誌社 4 月 19 日在北京舉辦的悼念胡耀邦的座談會內容，陳至立當即向江澤民匯報。

安徽省　安徽教育學院等校逾千名學生上街遊行。

西安市　各高校大小字報升溫，西安交大的大字報《真理報》稱：「交大氣象臺發現中國上空有一團烏雲，似魔鬼狀，近年來，已使中國年日照量漸趨下降，預計年內將有一場雷暴，年底可見天日。」晚上，新城廣場集聚了逾萬名學生和民眾，其中幾千人衝入陝西省政府大院。至深夜，新城廣場集聚了 2、3 萬人。官方稱「學生較少，多是社會青年」。

哈爾濱市　各高校大小字報提出許多尖銳政治問題。

廣西自治區　桂北山區的融水苗族自治縣縣城出現兩條標語：「民主未得身先死，神州無處不悲歌」、「肥了貪官，閒了庸官，醉了昏官，少了清官！」

香港　《明報》載文說：「中國知識分子精英階層爭取人權而發起的串聯和簽名運動，亦對學生產生極大影響，他們早已在醞釀於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日時採取大規模的行動表達對當局的不滿，胡耀邦的猝然去世，則猶如往裝滿火藥的桶裏扔了一根火柴。」

1　趙紫陽在胡耀邦追悼會上念的悼詞，與徵求意見的悼詞修訂稿有一些差別。參見章立凡文章

《胡耀邦治喪手記》。

2 《悲壯的民運》一書稱：「中午時人數已達十萬，入夜達二十萬，甚至有估計為四十萬。」

凌晨零時 40 分，學生遊行隊伍開始進入廣場，到凌晨 1 時半，學生遊行隊伍全部進入廣場。共有二十所高校約五萬人。清華、人民大學、政法大學、北師大等校七、八個活躍學生在紀念碑基座臨時協調各校行動，首先是如何安置各校隊伍。凌晨 3 時許，已組成臨時的十九所高校聯合行動委員會。各校學生被安排在指定地點，打著校旗，圍成圈坐在一起，由糾察隊員維持秩序，進出要檢查學生證或校徽。空曠的廣場夜風凜冽，許多學生背靠背取暖。期間數度風傳軍警將清場，氣氛有些緊張。

軍警依計劃進駐廣場和大會堂四周。凌晨 2 時許，約 30 輛滿載軍人的卡車開向廣場。整條長安街東起北京飯店、西至西單，每隔二十步便有一至二名軍人，從凌晨 2 時半許開始戒備，估計連同廣場上警察，至少有三千人。另有眾多軍警在大會堂等處待命。第 38 集團軍共八千九百八十六人、四百零九台汽車赴京，協助公安、武警執勤。軍警沒有干涉聚集廣場上的學生，只是禁止車輛駛入廣場。

凌晨 3 時許，胡耀邦治喪辦公室人員、市公安局負責人出面與學生代表協商，要求學生隊伍向東移動，空出一片通道，以便參加追悼會的車輛通行。同時承諾通過音響設備為廣場上學生播放追悼會實況。學生代表答應東移。中國官方事後稱，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胡耀邦追悼會的順利進行。

凌晨 3 時 45 分，治喪辦負責警衛和交通指揮的負責人緊急召集會議，考慮數萬學生集結廣場的現實，決定儘量滿足學生參加追悼活動的正常要求，停放車輛儘量不影響學生視線。

凌晨 5 時許，治喪辦人員找到學生代表，要求學生隊伍東移到紀念碑西松牆以東，讓出地方當停車場。學生代表同意回去做工作。北京郵

電學院、政法大學的隊伍開始往東移動。治喪辦人員又繼續向北大、人民大學等校學生做工作。到早晨天亮時，西松牆以西的學生隊伍全部調到商定地點。

清晨 6 時 15 分，學生代表宣佈：官方答應學生要求，允許早晨 8 時後學生們仍可停留在廣場。6 時半，學生代表向治喪辦人員提出三項要求：1.無條件保證學生人身安全；2.瞻仰胡耀邦遺容；3.客觀報導「四·二○事件」。如不答應就每隔 10 分鐘調一所高校隊伍向西移動。7 時 15 分許，治喪辦的人答覆熊煒（清華無線電系 85 級學生）、鄭旭光（北航社科系學生）、熊焱等五名學生代表：1.通過音響向廣場轉播追悼會實況；2.大轎車停車位置不擋住學生視線；3.只要學生隊伍不亂，保證學生人身安全。5 名學生代表表示同意後，治喪辦人員又答覆二條：1.瞻仰遺容問題，我們盡力向有關方面反映，現在不能答覆；2.關於客觀報導「四·二○事件」之事，不由治喪辦負責，我們可以向有關方面反映。

上午

《人民日報》發表該報記者採寫的長篇報導〈十一億中國人民為你送行—耀邦家庭靈堂弔唁活動紀實〉。

7 時半開始，各校學生聯合在紀念碑前舉行向胡耀邦獻花圈、致悼詞等紀念儀式。

7 時 50 分許，因為官方一直沒有答覆學生的後兩項要求，學生隊伍開始向西移動，學生代表勸阻無效，幾萬人的隊伍移到廣場西側路隔離墩附近，然後集體坐下。臨時行動委員會只是一個臨時的、鬆散的協調機關，成員們的代表資格非常有限。

9 時許，臨時行動委員會再次與治喪辦接觸，說明無法讓學生們再次東移，治喪辦答應只要不出廣場範圍就行。

胡耀邦追悼會開始前，一些參加追悼會的人熱議一個話題：鄧小平會不會出席追悼會？因為是他發動清除精神汙染和反自由化運動而加罪於胡耀邦，迫使其含冤下台以致早逝，現在又正值學生為胡耀邦鳴不平並要求進行公正評價之時，鄧小平會像毛澤東在周恩來逝世時既不露面也不啃聲呢，還是出面參加以慰人心？大多數人認為：這是一樁孰是孰非的歷史公案，除了公開為胡耀邦平反，鄧小平參不參加追悼會都會刺激到最敏感的神經。

9 時 25 分，李昭和兒孫們、胡耀邦弟弟胡耀福一家、姻親安子文、王幼平家成員，以及胡耀邦表哥楊勇的遺孀林彬等抵達大會堂，在臺灣廳休息。9 時 45 分許，李昭率親屬起身前往中央大廳，她大聲告誡子孫們：「念悼詞的時候，誰也不許哭！」家屬們顯然對悼詞有意見。

9 時 55 分，鄧小平、趙紫陽、楊尚昆、李鵬、萬里、彭真、聶榮臻、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王震等進入會場。由於胡耀邦家人堅決不同意中顧委副主任薄一波出席胡耀邦追悼會，薄一波只好發唁電表示哀

悼，開創了在北京的人給北京的追悼會發電報的先例。胡耀邦在中央組織部部長任上排除萬難，平反了以薄一波為首的「六十一人叛徒案」，但薄一波忘恩負義，1987 年初帶頭逼迫胡耀邦辭去中央總書記職務。

10 時整，主持人楊尚昆宣佈胡耀邦追悼會開始。趙紫陽致悼詞。追悼會為時約四十分鐘。整個過程中，重要人物大多面無表情，倒是黨外人士不大掩飾，周谷城不斷地摘下墨鏡拭淚。

當廣場上的廣播宣佈追悼會開始後，數萬學生全部自動肅立，跟著廣播齊唱《國歌》，有的學生還流著眼淚，氣氛莊嚴肅穆。

趙紫陽唸完悼詞，默哀完畢，開始奏《國際歌》時，鄧小平第一個走向胡耀邦靈柩和其親屬。人們依次與胡耀邦親屬握手或擁抱，不少人潸然淚下，甚至痛哭失聲。卓琳與李昭握手並請她保重身體，李昭說：「小平同志也要多保重，人總是要死的，這是規律。」告別的人流走了一個多小時。胡耀邦親屬們在唸悼詞時沒有哭，此時有不少人泣不成聲。胡耀福走到靈柩前不由自主地跪下，向弟弟告別。蕭洪達（時任中共中央紀委副書記）事後說，李昭很厲害，胡耀邦追悼會上，鄧小平與她握手，她拒絕了，並說了一句話：「都是你們搞的！」[1]

11 時 40 分許，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喬石、胡啟立、宋平、溫家寶以及胡耀邦家人，護送胡耀邦靈柩前往八寶山公墓火化。

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中央主要領導人在大會堂一起下電梯時，趙紫陽提出來處理學潮的三條意見：（一）追悼會結束，社會生活應進入正常軌道，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讓他們復課。（二）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和多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徵求意見。學生、教師、知識分子有什麼意見都可以講。（三）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但對打砸搶燒衝違法行為應依法懲處。李鵬和各位政治局常委都同意，後來並形成了文字，以文件形式通知了各地和各部門。

李鵬離開大會堂上車時對趙紫陽說：你很快就要出訪朝鮮了，應該再開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討論中央對學潮的方針。趙紫陽說：政治局常委都議過了，不必再開會了。李鵬又針對當前學潮中已發生的幾個所謂原則問題要求趙紫陽明確表態：1.有些學生要求西方式的自由、民主呢，趙紫陽說這不能答應。2.對正在成立的非法學生組織呢，趙紫陽說那也不能承認。李鵬試圖再次勸說召開常委會，趙紫陽已不願再聽下去，匆匆上車離去。

胡耀邦家屬要求靈車出大會堂東門，向廣場上徹夜守候的數萬名學生鞠躬致謝，這一請求未能獲准。依照慣例，靈車應繞行廣場一周。學生代表曾向治喪辦要求，既然不能瞻仰遺容，那麼就讓靈車繞廣場一周，以便徹夜守候的數萬名學生送胡耀邦最後一程。

12 時 04 分，胡耀邦靈柩在禮兵護送下擡出大會堂西南門。送靈車隊沿長安街西駛。一過新華門警戒區線，洶湧的人潮便從大道兩側撲向車隊，軍人手挽手組成的人牆不時被衝破，車隊不得不緩慢行駛。數十萬情緒激越的民眾在十里長安街上毫無掩飾地宣洩悲憤。長安街兩側的樓窗口，地鐵車站的平頂上，乃至建築物的腳手架（鷹架）上，都站著送行的人群。車隊在洶湧的人潮中多次被阻，胡耀邦家屬乘坐的空調麵包車，固定的車窗無法打開，激動的民眾湧上來拍打車身，喊著「耀邦

不死」、「請多保重」，哭聲、呼喊聲震撼人心。車上的人再也無法抑制感情，任憑淚水在面頰上流淌。胡德平將雙手放在胸前，以中國傳統的方式感謝送靈的民眾。臨時調來的機動部隊一路上左衝右突，驅散人群。進入八寶山公墓，已是下午 1 時 11 分，這段平時只需二十多分鐘的車程，走了一個多小時。

中央電台在大會堂現場轉播追悼會，原計劃追悼會的主要儀式結束後轉播即結束，後來改為對全國聽眾的轉播按時結束，由播音室播出結束語，而對廣場上學生則繼續轉播向遺體告別的實況，直到靈車出了大會堂西南門後，才在大會堂轉播現場專門對廣場上學生播出了結束語。官方這種精心的設計，是為了穩住廣場上學生，讓靈車能夠悄悄出大會堂西南門。高層指令中央電台取消了沿途現場報導靈車經過情形的計劃，擔心會給廣場上學生「通風報信」，得知靈車已離開大會堂。[2]

11 時，靈車遲遲未出現，守候了一夜的學生們非常悲憤，越過廣場西側路，湧向大會堂東門靜坐，提出三點要求：（一）靈車繞廣場一周，讓同學們送胡耀邦最後一程；（二）與李鵬對話；（三）希望報紙公開報導今天學生的悼念活動。學生們高喊「李鵬出來！」「李鵬對話！」學生中已流傳「追悼會後李鵬要和學生見面」。

11 時半，廣場上各校學生代表開了一個會，少部份代表提出：學生隊伍繞廣場一周就走。大多數代表表示不走，要與李鵬對話。

11 時 40 分許，治喪辦人員再次與學生代表協商。學生代表說一定要見李鵬，當面遞交請願書，並瞻仰胡耀邦遺容。工作人員解釋考慮到追悼會的規模，不可能在場的數萬人都瞻仰遺容。表示一定將請願書轉交給李鵬。一位學生代表提出，見李鵬是第一要求，其他要求可以放棄。這時，一個學生組織者站在靠近大會堂東門外的學生隊伍前用喇叭說：李鵬已答應 12 時 15 分與學生見面。（後來又說是 12 時 45 分見學生）

11 時 45 分，學生情緒激動，湧向大會堂東門外警戒線。11 時 56 分，學生繼續向前擁擠，第一道警戒線被衝開。吾爾開希拿著話筒在學生與軍警之間來回奔走，情緒激動地向學生轉述請願情況，帶領呼喊口號。

饑寒交迫等候一夜的學生們既不能瞻仰遺容，又見不到靈車，悲憤難忍，出現了跪遞請願書的一幕。12 時 15 分許，郭海峰、張智勇、周勇軍越過軍警的警戒線，在大會堂東門前台階上跪下，居中的郭海峰雙手高舉請願書，淚流滿面。大會堂人員試圖將他們扶起，後有二名胡耀邦治喪辦公室的人員表示一定將請願書交給李鵬，郭海峰等人不同意轉交。北京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從大會堂踉蹌奔出，緊緊摟住三名學生大哭，求他們不要再跪，這是沒有希望的！跪了三十多分鐘後，郭海峰等人帶著請願書回到學生隊伍中。請願書的內容，凌晨經由各校學生代表討論，基本還是 4 月 19 日北大學生所提出的七條，核心內容是「公正評價胡耀邦」、「新聞自由」和「公佈官員財產」。十九所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各校代表在請願書上簽署了校名。

三名學生跪遞請願書的舉動讓學生們情緒激動，圍觀民眾也深表同情，不時發出呼喊聲。政法大學研究生浦志強熱淚盈眶，用話筒將自己砸得頭破血流。許多民眾說，「這些學生真可憐」，「人家都跪了那麼

長時間，為什麼沒人理」，「當官的怕學生怕成這樣」。《新觀察》雜誌主編戈揚在大會堂看到學生跪遞請願書的一幕，感動落淚，事後寫了一首詩：「一片土地分成兩邊，中間隔著暴力的牆。這邊是冷漠的冰山，那邊是真情的海洋。耀邦的屍體在這邊，耀邦的靈魂在那邊。我們都是來自那邊，沒有那邊哪有這邊。」

人潮一波波往前湧，前面坐在地上的學生被迫起立，與警戒線的軍警發生衝擠。前列的武警推不動人群，向兩側撤開，後面由軍人組成的人牆迅速向前推進，人群向後退散。雙方推搡持續約十五分鐘。人群中發出「抗議暴行，不許打人」的呼喊。中國官方稱有人向武警投擲皮鞋等物。參與執勤的軍警逾萬人，來自於武警部隊北京總隊、第 38 集團軍、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

12 時 50 分，在大會堂東門靜坐的學生隊伍秩序仍然較好，但周圍已擠滿圍觀民眾。一排學生面對靜坐隊伍維持秩序，齊喊「坐下！坐下！」許多人自發勸說周圍的人不要擁擠。稍早，六排軍人像脫韁的野馬，數次從大會堂台階向下衝擊北大學生靜坐隊伍，有的女生被嚇得驚叫，許多學生氣得眼睛通紅。悲憤中，學生們一致決定撤退，罷課抗議。

下午

趙紫陽委託杜潤生召集中共黨內一些民主派人士開會，討論目前的形勢，與會的有李銳、胡績偉、李昌、秦川、林自新等，大家都建議趙紫陽此時不宜離開北京訪問朝鮮，但未被趙紫陽採納。趙紫陽沒有預料到李鵬會利用主持中央工作之機搗鬼。

1 時半許，北大、政法大學、北航、人民大學等十多所高校的逾萬名學生開始有組織地撤離廣場。一位北大領隊學生說，學生代表沒有受到接見，也沒有人和我們對話。為了維護學生安全和國家大局，決定撤回學校罷課。幾個手拉手維持隊伍秩序的學生委屈地說，「我們的代表沒人理睬，警衛人員還用皮鞋踢我們。我們步行到這裏忍著饑渴坐了二十個小時，卻沒有一個政府官員出來與我們對話，聽聽我們真誠的呼聲。」學生隊伍途經新華門時，呼喊「和平請願，政府不理，通電全國，統一罷課」等口號。

中國官方稱：在整個悼念過程中，總體上學生表現得有理性。當追悼會結束時，個別人提出要截靈車，有學生阻止說：「不行，我們絕對不能幹這樣的事。」有人要衝過警戒線進入大會堂，也有人阻攔：「不能衝，衝了就違法了。」學生們對沒有看到靈車很有意見，議論說「上邊太不相信我們了。」

學生返校後張貼大小字報，集會演講，主要是介紹當天廣場情況；號召無限期罷課，要「通電全國，統一罷課」；揚言「五四再見」，在中蘇高級會晤期間組織全市統一行動。各校廣泛傳播「哭跪請願、政府不理」情況。北大、清華、北師大、北京外語學院等校貼出大字報，聲稱「要通電全國」、「無限期罷課」。北師大署名「一愛國者」的大字報《眾目睽睽的欺騙》稱：「既是人民，為何如此懼怕同學生對話，連接學生請願書的勇氣都沒有……鑒於對學生運動的不理睬，鎮壓立場，

北師大、北大、清華、南開、北航、理工大、北京郵電學院、北京鋼鐵學院、中科院、政法大學、音樂學院等十多所高校決定統一罷課，直至政府接受十條。」清華出現署名「物理系學生會」的標語：「今日人民大會堂前最可恥的一幕，強烈要求罷課抗議。」北京外語學院《告同學書》稱：「北京高校學生聯合行動籌委會，面對李總理哄騙十萬學生，答應見學生代表拒不露面的行徑，決定採取新的策略：第一，號召北京所有高校實行總罷課，七條建議不被接受，決不復課。希望各校學生寫信給外地的親人、同學、朋友，衝破新聞封鎖，揭露事實真相。第二，聯絡全國大專院校實行全國總罷課，壯大學生運動，使七條早日得以接受。第三，採取散發傳單、發表演講、舉行遊行等形式向工人、農民、市民及社會各階層人士進行宣傳，說明我們的目的和要求，爭取他們的支持，實行罷工罷市。」北大署名「天地」的大字報《轉述一位長者的忠告》提出，「為贏得成功，必須講究行動策略」、「各院校出兩人組成談判小組，到政府請願」，「未見答覆絕不收兵」。另一張未署名的大字報稱：「當今的中國到處充滿著骯髒，該是大清除的時候了。」「我們的學生運動要像當年『打土豪、分田地』一樣，提出嚴懲貪官汙吏，減輕百姓負擔。」北師大署名「師大青年教師自治會」的傳單《運動向何處去—致廣大愛國學生》稱：「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組織、宣傳、綱領，然後是強有力的行動」、「我們的策略只能是持久戰」、「我們最強硬的手段是罷課」。

晚上

6 時半，張萬舒帶著題為〈送耀邦……〉的稿子到穆青家。穆青看後說：「很有感情，照發！」新華社國內部今天在胡耀邦靈車從大會堂到八寶山的途中，分別選擇重點地段採訪民眾送靈車的生動情景。隨靈車採訪的新華社記者鄒愛國說：「喬石、胡啟立在護靈途中大為民眾對胡耀邦的深厚感情所感動，說新華社可以報導。

全國各地悼念活動基本正常，但有兩個省出現了突發事件。

西安市　上午 11 時許，逾萬名學生和民眾集聚在新城廣場，其中一些民眾起哄，向值勤警察投擲石塊。下午 1 時許，西安交大、西北大學、西北電子科技大學、陝西師大、西安冶金建築學院、西安外語學院等校近萬名學生呼喊「打倒官僚」、「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陸續抵達新城廣場，加上圍觀民眾達三萬餘人。有人呼喊口號，有人張貼標語，有人發表演講，一些人鼓動衝擊陝西省政府。市公安局派出宣傳車，反覆宣傳市政府和市公安局的通告，勸導圍觀民眾離去，要求廣場上學生選派代表向省長反映意見。西安交大、西北大學學生相繼派代表進省政府遞交了意見書，省、市負責人答應將意見書呈報中央，學生代表即動員學生撤離。下午 1 時半，一些人衝擊省政府西大門，向院內扔磚塊，放火燒毀了武警執勤崗樓和西門傳達室以及數輛自行車。2 時許，放火點燃了省政府信訪接待室和兩輛東風牌卡車，砸壞門旁路燈，用磚頭、石塊、酒瓶砸執勤警察。消防隊前去滅火，有人又砸壞消防車擋風玻璃，搶走消防器材。晚 6 時，一輛帶有「中國旅行社」標誌的旅

行車載有外國遊客駛過省政府前時遭到鬧事者圍攻，車窗玻璃被砸碎。晚 7 時 25 分，數十名鬧事者推倒省政府和省高級法院、省檢察院的隔牆，衝入院內，放火燒毀了法院、檢察院的一輛麵包車、兩輛三輪摩托車、兩輛小轎車、兩輛吉普車和一輛卡車。晚 7 時 40 分，鬧事者將燃燒的汽車推進省交通廳車庫，致使液化氣鋼瓶燃燒爆炸。鬧事者又放火點燃了毗鄰的省輕工業廳一個倉庫，燒毀四間庫房和庫內的四百五十公升汽油等物品。晚 8 時許，市公安局調集了五千餘名警察前往廣場，將鬧事者帶離現場。8 時 40 分，一些被衝散的鬧事者在西華門一帶打砸搶商店，向行人扔石頭，放火燒毀了一輛公共汽車。燒車的三名鬧事者被當場抓獲。晚 12 時許，事態才基本平息。官方稱，這次事件中被燒毀汽車、摩托車十二輛，燒毀房屋二十間（油氈車棚三間，活動房二間，車庫四間，石棉瓦簡易房十一間）；抓獲搶劫、縱火、衝擊省政府、扔石塊、毆打警察的鬧事者一百六十四人（其中大學生三十一人經教育已放回），經審查，現已收審三十一人，行政拘留九人。在處置這次事件中，警察和武警被打傷一百五十餘人，其中重傷二十二人（警察十六人，武警六人）。

中共陝西省委報告中央：陝西警力不夠，要求中央支援。中央軍委批准，調派四千名解放軍支援西安，維持社會秩序。

長沙市　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二千多名學生遊行，於中午 12 時 55 分進入省政府大院，加上圍觀者逾四千人。下午 1　時許，一些人要找省政府領導對話，衝進省政府辦公樓，砸壞六間辦公室及一間會議室的門和玻璃。經勸導，學生撤出省政府大院。晚 7 時許，五一路發生交通堵塞，一些圍觀民眾趁機砸壞一輛汽車，砸爛五一廣場報刊零售服務部的門，追打執勤警察。五一廣場聚集了上萬人，秩序越來越亂，一些人砸爛五一廣場東面的新華削麵館大門，衝進店堂，搗毀櫃檯和桌椅，附近一些商店的門窗也被砸壞。晚 9 時許，一些人圍攻警察，衝砸五一路、黃興路沿線的商店，搶劫財物。晚 10 時 50 分，鬧事者衝進蝴蝶大廈一樓商場搶劫財物，值班保安隊員被打傷。次日凌晨零時 20 分，一群鬧事者衝到長沙火車站候車大廳，砸爛走廊上的商店櫃檯，搶走大量財物。凌晨 1 時，市公安局出動四百多名警察（其中武警二百名）趕到五一路、黃興路。官方稱，「現場抓獲現行打砸搶分子及打砸搶重大嫌疑分子一百零八名，經初步審查，絕大部份是社會上的違法犯罪分子。」凌晨 2 時許，事態基本平息。據初步統計，共有三十八家商店被砸，大量財物被搶，一輛汽車被砸壞，二輛被劫走。二十五名警察被打傷，其中重傷一人。

天津市　南開官方學生會幹部集體辭職。生物系、數學系成立了學生自治會，準備帶領學生到市政府請願。有學生成立了「新覺悟社」，擬定了《成立宣言》，提出重新評價 86 年學潮等十條行動綱領。

杭州市　中午 12 時 10 分，杭州大學二千名學生遊行。20、21、22 日連續三天都有高校學生在市區遊行，警察未採取行動。三天來的每次學生遊行的人數大都在四、五百人，杭州大學、浙江大學的學生占了主要部份，另有浙江農業大學的學生。

南京市　下午 1 時，南京大學數百名學生上街遊行。

武漢市　各高校六千名學生在胡耀邦追悼會結束後遊行。

上海市　下午 2 時，數百名學生在人民廣場靜坐。晚 8 時半，曾慶紅與欽本立討論第 439 期《世界經濟導報》清樣問題，要欽本立刪節五百字，主要是嚴家祺、戴晴等人為胡耀邦抱不平的發言。欽本立強調政府同意報紙總編責任制，說「出了事情我負責，反正江澤民同志沒看過清樣。如果發表出去有什麼後果，不必市委、市委宣傳部負責。」曾慶紅大怒道：「現在不是哪個人負責的問題，而是整個社會效果的問題。」欽本立堅持由他負責，不同意刪改。曾慶紅只好去向江澤民匯報情況。

廣州市　中山大學等校數萬名學生集會、遊行。

成都市　市政府從昨晚 9 時到今晨零時 30 分受到數百人的衝砸。據中國官方記者現場觀察，衝擊者多是社會青年、市民和工人，學生很少，圍觀者達上萬人。

---

1 參見杜導正《趙紫陽都說了些什麼》一書第一百五十一頁。
2 參見楊正泉《新聞背後的故事》一書第一篇〈胡耀邦逝世的廣播宣傳〉。

1989 年 4 月 23 日　星期日

各高校學生繼續在校內張貼大小字報，將傳單散發到社會上。大小字報的主要內容是：1.介紹 4 月 22 日廣場情況；2.號召罷課；3.要求教師支持罷課；4.抨擊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北大署名「籌委會」的大字報稱：「現在全世界都知道了，我們同大家一起奮鬥到底。從 4 月 24 日起，首都所有高校將進行罷課和示威。對政府拒絕我們和平請願的行為表示強烈抗議。」大字報《鬥爭到底，推進改革》呼籲學生「堅持罷課，並通電全國，申明四·二○血案真相，廣泛聯絡全國各高校進行罷課。舉行新聞發佈會，印發傳單，要求各界支持，要求加快政治改革進程」，要求李鵬引咎辭職。北師大的大字報提出要「修改憲法，廢除一黨專制，公平競選，廢除獨裁，廢除特權」等。北京農大的大字報要求罷課，改選學生會，收集「四·二一」、「四·二二」的血證。有十所院校的學生在校內遊行：北京化工學院、中央民院、北京科技大學、理工大學、北師大、北京郵電學院、北京農大、北方交大、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北京第二外語學院。有二十所學校的學生集會、呼籲罷課。

《科技日報》在頭版刊登該報記者集體採寫的長篇報導〈風一程，雨一程，壯歌送君行〉，詳細介紹了 4 月 22 日學生在廣場的活動情況，稱學生行動代表了十億人民的呼聲；我們為八○年代有這樣的青年感到欣慰。第四版全版刊登照片，其中有五張學生廣場示威的照片。第二版如實報導了學生示威的消息。該報導打破官方傳媒對連日來學生悼念活動的新聞封鎖，引起極大反響，許多人打電話到該報表示敬意。該報副總編輯孫長江表示，他們並沒有做什麼特別的事，只是一種職業道德的表現，盡了新聞傳媒應盡的職責。該報記者亦表示，並不感到自己的報導特別好，只感到有些報紙的報導特別不好。孫長江認為，新聞媒體敢於講真話，大家才能平靜下來，也是疏導學生的最好辦法，只有真

實地報導學生活動，才會使學生不至出現過激行動，包括社長兼總編輯林自新在內的該報負責人，一致認為應該真實地報導學生活動。孫長江表示，到目前為止，他還沒有受到來自高層的壓力，至於今後會怎麼樣他不知道，如果有什麼壓力也沒什麼了不起，他們有足夠的思想準備。孫長江說，刊登學生活動的報導主要出於四點考慮：（一）學生們是真心實意悼念胡耀邦；（二）學生的活動完全是在憲法允許的範圍之內；（三）學生們打出的標語、橫幅、呼喊的口號絕大多數是為了促進國家現代化，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進程，促進中國的改革開放，所提措施都是當務之急，對於這樣的青年是應該支持愛護的；（四）這樣報導學生活動，也是遵循胡耀邦的一貫教導，愛護青年，正面引導。孫長江說，自己既是新聞工作者，也是北師大的教授，對學生是非常瞭解的。學生們非常理智，根本不會亂來，他們集結在廣場上的時間那麼久，那麼整齊，那麼講法律，在他們撤出時受到了沿途機關幹部和過路群眾的歡呼，這些事實誰也不能隱瞞，誰也不能歪曲。

《光明日報》記者戴晴說，《科技日報》這次帶頭用自己記者的稿件，令新聞工作者受到鼓舞。以往的通例是有重大事情都用新華社通稿，報導不能反映人民的良心，而是官方的喉舌，這次《科技日報》用自己記者的稿件本是天經地義的事情，卻在國內看成是新事情，這是可恥的。她認為她的同事的才華、信心、能力及苦幹精神，應可寫出很漂亮的文章，卻受到壓制。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化悲痛為力量〉，號召人們「維護社會的安定團結」。

上午

趙紫陽找胡啟立、芮杏文談話，特別強調了處理學潮的三點意見：1.要堅決勸阻學生遊行，讓他們復課。2.對學生採取疏導方針，要開展多層次、多管道和各種形式的對話，互相溝通，增加理解。3.無論如何要避免流血事件。並說，「對於這次學潮，新聞輿論一定要堅持正面報導為主的方針。」

趙紫陽找鮑彤談話，要他注意學潮的動向。隨後，鮑彤按照趙的吩咐，一直密切注視學潮情況，找了一批智囊研究形勢，他們都對趙紫陽的政治前途有危機感，很可能成為這次學潮的替罪羊。

北京市委召開七所高校黨委書記會議，李鐵映、何東昌、劉忠德參加了會議，通報學潮情況，商議對策。

清華一百五十多份宣佈罷課的大字報、標語均署系、班和學生姓名。署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學生」的大字報呼籲同學加入罷課行列，「如果你們去上課，十幾萬人就白白地坐了一晚，幾名代表就白白跪了，而我們的血和淚也就白白地流了。」北師大署名「愛國者」《到全國去—給首都高校學生會的六點建議》，呼籲「組織大學宣傳團，南下北上，西行東走，發動全國性抗議活動」。還要「自行創立《首都高校聯合會每日通報》」，「接管各校廣播台」，「創作一首新歌，鼓舞士氣」。並借用電視連續劇《霍元甲》主題歌，改填如下歌詞：「獨裁專制，國民誰不知，睜開眼吧，隨便看吧，到處是貪官汙吏。因為畏縮退

讓，人家得寸進尺。學生運動永不垮，民主自由千古存。」清華署名「北京市高校聯合會」的傳單稱現在「黨風腐敗，社會風氣敗壞，官倒肆虐，新聞檢查盛行，教育危機四伏」，呼籲「全國大學生從接到通知之日起，聯合行動，無限期罷課」。「要求澄清胡耀邦辭職真相，實行新聞自由，推進民主化進程，實行多黨合作制；澄清四·一九真相，公開向人民道歉。」北大、北航、人民大學同時貼出大字報，稱中央已急調 38 軍進駐北京，「準備參加五四的七十週年大慶」。

北大、北京科技大學等校一些青年教師宣佈罷教。

11 時，李鐵映打電話告訴李鵬，學生中廣傳李鵬拒見學生代表，三位學生代表拿著請願書跪在大會堂台階上請求，始終不為理睬，因此學生情緒激動，醞釀罷課抗議。李鵬要求李鐵映把這件事經過查清楚，再商量對策。李鐵映說剛給趙紫陽打過電話，認為學潮正在升級，矛頭直指鄧小平，形勢緊迫，希望他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聽一次匯報，決定對策。趙紫陽說，已委託李鵬主持常委工作，他下午走（訪問朝鮮），沒有空，有事向李鵬匯報吧。

李錫銘給李鵬打電話，說他剛給趙紫陽打電話，說李鵬很難應付當前的混亂局面。在全國這樣緊急的狀態下，作為黨的第一把手應推遲出國訪問，但遭到拒絕。李錫銘與李鵬在電力系統共事多年，關係密切。

12 點半許，人民大學出現寫在紅紙上的海報，稱「北大、師大等已決定罷課」。

下午

1　時半，李錫銘帶著清華、北大、北師大、人民大學、鋼鐵學院的校長、黨委書記面見李鵬。李鵬請來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一起聽匯報。這些學校領導所反映的學生意見集中到一點，就是李鵬為什麼拒見呈交請願書的學生代表。李鵬解釋說：「經過核實，事情是這樣的：『喬石當時在大會堂主持治喪事宜，得知學生要遞請願書，就指示治喪辦派人接受。這時，我早已離開大會堂了。治喪辦人員沒有說過，也不可能說我答應出來見學生。』」李鵬要求學校領導們回去給學生做工作。學校領導們認為可以對學生做工作，但由他們去講缺乏說服力，應該在報上公開發表消息澄清。李鵬同意由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發表一個談話澄清此事。李錫銘說，現在有點像文革開始的樣子，市委和學校領導心中都沒有底，有人傳說中央有黑手，想藉學生鬧事打倒誰，現在看，目標可能集中到李鵬總理身上。

匯報結束後，李鵬與喬石商量，以趙紫陽所說的處理學潮三條原則為內容，發一篇《人民日報》評論員文章，並由中央向各地發一電報通知，提出處理當前學潮的三條原則，要求各級黨委和政府做好學生工作，維持社會正常秩序，堅決制止一切打砸搶行為。

2　　時許，人民大學貼出《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內容：（一）完全支持北京高校學生提出的 7 條建議，堅決支持學生及社會各界人士的愛國民主運動。（二）即日起，博士生全部罷課。（三）「集體領導、集體決策造成的失誤」（李鵬語）應以集體辭職，來表示「集體負責」（李鵬語）的誠意。（四）強烈要求七十五歲以上的黨政軍領

導全部辭職。（五）反對暴力，保護人權，軍隊不應參加和干預國家事務。（六）中國共產黨活動經費不得由國庫負責。（七）解除報禁、新聞自由，允許民辦報刊、電台和電視台。（八）由社會各界人士成立「廉政委員會」，清查黨政領導層中的腐敗現象，立案審查高幹子女親屬的非法經商活動，並將結果公佈於眾。該宣言的起草和發佈是由博士生呂益民、李剛劍、趙哲等人完成的。

2 時半，人民大學逾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成立了學生自治委員會，由歷史系 86 級學生袁越任主席，下設執行委員會，並決定第一步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校內遊行；第二步全校罷課，成立糾察隊，封鎖教室。會後，約六百名學生舉著校旗，高喊「罷課」等口號在校內遊行。

4 時，清華、北師大等校二十多名學生在地鐵積水潭站出口處宣講近期學運情況，進行募捐。現場有四百多名民眾，半小時內有三十七人捐款，最少的一元，多的五十元，一女青年捐了一百元，旁邊賣飲料的小販不時給學生贈送汽水和雪糕。

4 時，約三千多名學生在清華主樓前廣場舉行「清華大學學生和平請願委員會」成立儀式，張銘、周鋒鎖、李玉奇、翟學魂、徐軍、馬景馨、楊文明、李恒清、孟東望等人成為和平請願委員會籌委會委員。和平請願委員會籌委會邀請各系派學生代表作為監督機構。此後又成立班代表大會，行使議會功能。

北大貼出籌委會《通知》：明天將在校內五四操場召開大會，罷免現任學生會、研究生會，選舉產生新的「團結學生會」。北師大學生在校內安放三、四個投票箱，準備罷免學生會。北京其他高校也出現學生自治組織，如「北京高校聯合會北化分會」、「中央民族學院民主愛國會」等。

趙紫陽按計劃對朝鮮進行為期一週訪問，乘火車前往平壤。這是他 1987 年 11 月擔任中共總書記以來首次出國訪問。4 時 20 分，李鵬、喬石、田紀雲到北京火車站送行。李鵬問趙紫陽還有什麼要交代？趙紫陽說，對於學潮的問題，我還是那三條意見。喬石說，這三條意見是疏導學生、平息學潮的穩妥之法。趙紫陽事後得知，李鵬曾將趙紫陽處理學潮的三條意見報告鄧小平，鄧表示贊同。

根據何東昌建議，李鐵映批准並簽發了國家教委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的第四個《通報》。

晚上

6 時至 10 時，北大物理系 1988 年畢業的碩士生劉剛召集北京 21 所高校的數十名學生在圓明園集會，成立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自治聯合會（以下簡稱高自聯），周勇軍當選首任主席，常委有王丹（未與會）、吾爾開希、馬少方（北京電影學院學生、未與會）、臧凱等。聯合會總部設在政法大學，今後北京學運將由聯合會統一指揮。劉剛原來希望政法大學碩士生浦志強競選首任主席，浦自認能力不夠，予以謝絕。

陳子明等人乘車到北大看大字報。陳小平找到王丹等人，陳子明在車上與王丹討論學運的形勢與前途，給了三千元活動經費。

8 時，李錫銘、陳希同主持召開六十七所高校黨委書記、校長會

議，汪家鏐、何東昌與會。首先通報了近日情況，特別就學生中關於「四·二○」新華門血案、師大一女生被警車軋死、李鵬在追悼會後答應見學生而不見等傳言說明情況。向高校提出要求：（一）對學生中流傳的上述謠言及其它謠言要堅決予以澄清。（二）要做好教師、黨團員、積極分子的工作，穩定局勢。（三）各校黨委、校長、學生會、共青團對學生一些錯誤做法，要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四）有些學校學生提出與校領導對話的要求可以答應。（五）屬於國務院部委的學校要向部領導匯報本校學生情況，主動爭取各部領導的支持。陳希同說：「根據各方面的消息，今天高校出現了一些新情況。（一）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等十七所高校一些學生要罷課。有的同學提出要罷免現有的學生會和研究生會，成立團結學生會。有的學校提出要成立學生自治會。（二）今天有北師大、北方交大、中央民院、科技大、化工學院、郵電學院、理工學院等八所高校遊行，呼喊『打倒官僚』等口號。（三）有些學校學生搶佔校廣播站。因此，這次學潮是一次有組織、有計劃的動亂。對少數鼓動罷課、遊行的學潮活躍分子，我們該採取措施的就一定要採取果斷措施，決不縱容。」最後，李錫銘說：「市委要求，明天上午所有高校的黨政領導要到學生中做工作，一是督促學生上課，二是聽取學生意見。」

北大籌委會在校內文史樓舉行記者會，由楊濤主持。

8 時，人民大學一些學生佔領校廣播站，由於校方提前轉移了廣播設備，學生又退出。10 時，清華一些學生搶佔校廣播站，遭校方阻止。北大有學生搶佔校廣播站，遭學校領導阻止後退出。

8 時半，李鵬去楊尚昆處，分析形勢。倆人都認為形勢在發生變化。李鵬說，如何處理當前的混亂，苦於沒有辦法。楊尚昆鼓勵他主動找鄧小平請示。李鵬要楊同去，楊同意了。

12 時，李錫銘將北京市政府發言人關於澄清「總理拒見遞交請願書的學生代表」謠傳的談話稿送交李鵬審閱。李錫銘認為北京市政府發言人權威性不夠，要求由新華社發通稿。李鵬覺得有道理，因為追悼會是中央主持的，謠傳學生是向總理請願，由北京市做說明顯然不合適。倆人決定此稿不發了。

李鵬不斷接到公安部、安全部、國家教委負責人關於各地學生動態的電話，電報。處理完這些事，已過深夜 12 時。

中央警衛局有人告訴李鵬，趙紫陽臨出訪朝鮮前去打高爾夫球。李鵬很不高興，說趙紫陽有時間打高爾夫球，卻不召開會議討論當前的局勢，研究如何制止日益嚴重的動亂。

當天北大出版《新聞導報》，主要參與者有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生物系學生沈彤等人。出版民辦報刊是北大籌委會的目標之一，以實際行動推進新聞自由。沈彤在他位於北大三角地的學生宿舍樓拉起了廣播線，建立有史以來學運的第一個廣播站。當天有兩個中年人在北大學生廣播站發表演講，一個是西單民主牆的參與者任畹町，言辭激烈，歷數共產黨的罪惡，呼喊「打倒共產黨！」另一個是北京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說昨天學生下跪請願那一幕令他難以忘懷，他見沒有一個領導

人出來見學生，十分悲憤，從大會堂走出來與學生擁抱。「這是中國人民的良心在向他們擁抱！」他抨擊中共宣傳機器對學運的扭曲報導，建議大家聯名公訴。他提到新聞自由，讚揚《科技日報》近來真實報導的勇氣。然後講到官倒、經濟形勢，以肉價從每斤八角漲到四、五元，證明官方公佈的通貨膨脹率不可信。一個知名教授的月工資才一百二十元，連衣服都買不起。

天津市　晚上，逾萬名學生舉行了幾天來規模最大的遊行，其直接原因是天津高校赴京團回去後用大字報披露了 4 月 20 日新華門事件和 4 月 22 日天安門廣場的情況，激起了學生的憤怒情緒。此次遊行很有組織性，四人一排，井然有序，呼喊「愛國無罪」、「聲援北京，嚴懲兇手」、「我愛中華」等口號。

上海市　下午，江澤民約同《世界經濟導報》的名譽理事長汪道涵一起見欽本立。江澤民說：《導報》報導的話說的對，但時機不好，因為五四運動的紀念日快到了，如果刊行這些文章，恐將激起學生的情緒，增加政府的壓力，因此希望將報導中較為敏感的部份刪去。汪道涵也以黨性原則規勸欽本立。欽本立不同意刪改，表態說，如果上海市委堅持，可將有關文章全部抽起。江澤民決定，把有問題的版面全數抽起，以其他文章代替。

西安市　到今晨，昨天發生的六千人圍攻陝西省政府大院的事件已基本平息，市中心新城廣場實行交通管制措施。執勤警察告訴記者，預料交通管制明天可望解除。商店晚上照常營業，戲院、舞廳亦燈火通明。在騷亂事件中沒有大學生被捕。市區氣氛仍十分緊張，有如處於戒嚴狀態，各主要路口均有數十名警察把守，市公安局今天上午 8 時起對陝西省政府附近新城廣場四周的主要道路，實行二十四小時交通管制，近千名武警頭戴鋼盔，部份更持盾牌在新城廣場附近截查過路行人。

《陝西日報》發表社評，以極為溫和的措辭和商量的口吻說：大學生在新城廣場進行悼念活動時，是否在方法、口號上有不妥。並委婉指出，由於 4 月 22 日新城廣場上悼念胡耀邦的學生與圍觀群眾眾多，秩序混亂，給歹徒作案製造了機會。稱讚當晚大學生見到鬧事後便立即撤離現場的做法，表示深信大學生追求真理的誠意。

一些學生表示，事發當天，西安交大的遊行隊伍曾與一些企圖搶花圈的人發生衝突，學生曾「教訓」了其中的一個人。

長沙市　新華社消息稱，五一廣場、火車站及商業區黃興路等繁華路段，昨晚連續發生商店被砸搶事件，有二十多家商店被洗劫一空。到今天凌晨 2 時 40 分，抓獲一百零八名打砸搶分子。現場目擊者稱，肇事者既非學生，也不是參加悼念胡耀邦活動的人，而是一群非法分子。今天街頭秩序良好，大小商店正常營業。由警察和武警組成的摩托車隊在主要街道巡邏，宣傳車不斷廣播市政府的《緊急通告》。公安部門正在對抓獲的鬧事者加緊進行審理。

成都市　四川省政府對外事務部發言人接受記者電話訪問時說，4 月 22 日晚，示威者闖進成都市政府大樓，有五人被拘捕。那些示威者是無職業的人。市政府大樓牆上的名牌被人拆掉，此外並無其他損毀。四川大學貼出大字報，說「全國人大常委該罷免，由溫元凱、劉賓雁、方勵之、蘇紹智等人代理」。

北京三十八所高校六萬多名學生今天聯合總罷課，以抗議軍警毆打學生的行為，政府對學生請願活動置之不理，以及官方媒體對學生請願活動的報導不實。高自聯表示，罷課是以非暴力和平方式進行，演講絕對在法律許可範圍內進行；不准做過激的煽動，矛頭不指向個人。

一些高校繼續出現為學運加溫的大字報。北大署名「北大人」的《給籌委會的幾點建議》：要「重新擬定口號及行動綱領，以得到民眾的口頭、行動支持，口號應以反腐敗、反官僚為主」，「行動必須在白天的鬧市區進行，以便擴大影響」，「高校之間要統一行動」，「要準備長期鬥爭」，「要廣泛聯繫知識界、民主界人士」。大字報《北大新五條》提出「保障基本人權，釋放政治犯，反對黨權至上，三權分立制衡，制定民主憲法」等政治主張。北航署名「博士生」的《中國的希望—私有制宣言》稱：公有制超前了歷史發展的規律，約束著生產力的發展，導致驚人的浪費，抑制率的發揮，限制了個人潛能的發揮，造成短期行為，急功近利，是產生官僚主義的土壤，貪汙腐化的溫床，集權專制的搖籃。不清除公有制這一禍根，中國就不可能有真正的民主和自由，就不能富強。要早日敲響公有制的喪鐘。

北京市委教育部稱：今天學生動向特點是：（一）製造輿論，尋找廣泛支持。（二）進行募捐，籌集資金。（三）謠傳很多。有的說清華名譽校長劉達最近到鄧小平家講了學校情況，鄧小平說要派軍隊鎮壓。有的說中央美院因畫胡耀邦巨幅畫像，院長已被逮捕。

上午

在市區主要街道、繁華地區、公共場所出現《十問書》、嚴家其等

四十七人《致黨中央、國務院、人大常委會的公開信》等傳單，有的張貼，有的散發，圍觀者眾多。西單、宣武門、新街口等地出現署名「北京市工人聯合會」的兩份傳單，其中《告全市人民書》說：「當前全國人民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由於獨裁官僚的殘酷統治，致使物價飛漲，人民生活水準直線下降。統治階級為了維護他們少數人的揮霍，發行大量的各種債券（如國庫券、福利券等），把人民僅有的收入據為己有。我們呼籲全市各階層人民團結起來，為真理、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而鬥爭……我們鄭重提出：增加工資、穩定物價。國家官員及子女，收入支出要公開。」

許多高校的學生在校內集會、靜坐、遊行、貼大小字報，呼喊「堅決罷課」、「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罷課、罷考、不罷學」等口號。北大、人民大學等校出現學生糾察隊，阻攔學生上課。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提出罷課四項原則：1.堅持合理鬥爭及和平的請願；2.堅持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3.堅持罷課不罷學；4.堅持頭腦保持冷靜。並派糾察隊守在教學樓前，呼籲罷課。一張大字報說：「團結起來總罷課，不做民主愛國運動的旁觀者。」清華當天罷課率90%。8 時，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發動了一次校內遊行，呼籲罷課，李玉奇、李恒清等帶隊，上萬名學生參加。

許多學生上街演講，張貼、散發傳單，擴大社會影響。主要傳播「四·二○慘案」、「哭跪求見，政府不理」，呼籲「全市人民行動起來罷工、罷市」。許多學生在動物園、展覽館、美術館、十里堡、新街口、西單等處募捐。有北大學生說，一天募捐了五千多元。一群清華學生帶著傳單到中關村科技公司募捐，帶著千元捐款歡喜而歸。政法大學四十多名學生在北京展覽館前募捐，理由是：為印發材料搞宣傳；為受傷同學治傷；為南下北上串聯。

北京一些高校黨委書記提出：當前的局面若持續久了十分不利，恐將形成 5 月 4 日更大規模的行動。針對目前情況，希望中央、北京市委有明確的方針、策略和指示，爭取儘快結束罷課的局面。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的負責人向國家教委反映，希望儘快穩定北京高校的局勢，否則外地高校局勢難以控制。

北京體院一百二十多名教師在《告全國人大、政協》的大字報上簽名，呼籲堅持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協商對話原則，恢復胡耀邦宣導的寬鬆、寬容精神，決不允許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群眾施加暴力。

李鵬分別找姚依林、萬里、宋平談論、評估當前形勢，徵求處理學運的意見。李鵬稱，他們都同意昨天中央採取的三條措施。萬里曾長期擔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常務副市長，表示願意找北京市領導做工作，讓他們消除顧慮，大膽向學生做工作。

陳希同得知北京市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成立的消息後，意識到昨晚北京市委召開的高校負責人會議部署的工作措施已很難起到作用，於是打電話給李錫銘：「全市高校統一的非法學生組織昨晚成立。這場學潮已公開由一支有組織、有計劃的非法學生組織來領導，這是公開的反動組織，其根本目的就是想在北京掀起一場動亂。」李錫銘說：「事態的

確已發展到非常嚴峻的程度。關於北京的局勢，我們是否專門向中央政治局匯報一次？」陳希同說：「要不，我們先找老領導萬里匯報一次，聽聽他的意見再作決定。」李錫銘說：「那就請你與萬里通個話，越早見他越好。」

共青團北京市委成立處理學潮領導小組，團市委書記強衛任組長，副書記姚望、邱進、孫康林、沙萬象、趙文芝和秘書長周英任副組長。領導小組為了加強高校團委和學生會工作，加強情況反映和研究，成立了高校工作指導組、資訊回饋組和理論研究組。

下午

1 時半，共青團北京市委召開區、縣、局、總公司、高校及市直屬單位團委書記會議，通報胡耀邦逝世以來的情況，分析了事態的嚴重性，明確了團市委的基本態度：（一）這次學潮已不是一般的悼念活動，而是有組織、有預謀、帶有明顯政治傾向的事件；（二）要旗幟鮮明地同少數別有用心的人進行鬥爭；（三）要加強隊伍建設，發揮工作優勢；（四）注意劃清政策界限，將廣大青年學生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區分開來；（五）要有長期作戰的思想準備。

1 時半，北京市學聯召開全市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主席會議，要求各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堅守崗位，與非法學生組織進行鬥爭。

中央美院學生在王府井百貨大樓前募捐，逾三百人圍觀。北師大教育系成立了演講團，開始演講活動。北京經濟學院逾百名學生在校門口募捐。一些學生到中學、企業、商店演講。北師大學生到師大二附中演講，播放 4 月 22 日廣場悼念活動錄音，張貼《四·二二事件始末》傳單，要求中學生參加五四遊行。北京銅絲廠發現《告全市人民書》、《十問書》等署名「北京工人聯合會」的傳單。

2 時，北大籌委會在校內五四操場召開大會，準備罷免官方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成立北大學生自治會。六千多名學生到場，幾乎包括了所有的科系。近二百名學生組成糾察隊維持秩序，入場者需出示學生證、工作證、校徽或記者證。數十名外國記者到場採訪。王丹發言說：「我想首先轉述一位參加了自國民黨時期到共產黨時期多次學運的老共產黨員的話。他說我們今天這次學運，是五四以後七十年來最偉大的一次學運。」籌委會提出「要團結，不要做違法的事」；「堅持反對暴力，和平請願」；「只要目的不達到，就無限期罷課」。封從德宣佈：1.繼續堅持請願活動；2.無限期罷課；3.籌備民主選舉新的學生自治組織；4.成立演講隊，深入市民中進行宣傳，組織募捐隊（已募捐到五千多元）。緊接著，主持人讓籌委會成員上台亮相，自我介紹。丁小平、張智勇要上台，被趙體國、熊焱阻攔，學生們紛紛嚷道：「讓他們上台！他們有講話的權利！」張智勇上台發言，敘述對研究生會如何不滿，以及自己參加學運的經歷，猶如競選演說。熊焱上前奪過話筒，大吼一聲：「張智勇是研究生會派來的奸細！」籌委會成員發生內訌，兩度在台上拉扯，全場譁然，議論紛紛，學生們很失望，紛紛打著旗幟散了。大會未作出任何決定，斷送了直選籌委會成員的大好機會。北大籌

委會十七名常委原定於晚 7 時召開的記者會也取消，並對內部的分歧守口如瓶。丁小平、張智勇被免除了籌委會委員。

2　　時半，政法大學昌平校區逾七百名學生在昌平縣城遊行，呼喊「打倒貪官汙吏」、「新華門前警察施暴」、「腐敗政府趕快下台」等口號。遊行於 4 時半結束。

3　時，李錫銘、陳希同依約到萬里辦公室作匯報。萬里建議他們直接找李鵬。隨後，李錫銘、陳希同向李鵬匯報了北京局勢。李鵬感到問題十分嚴重，決定當晚 8 時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請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介紹情況。趙紫陽說：「北京市委的李錫銘、陳希同就找萬里，要求召開中央常委會議聽取他們的彙報。萬里就上了他們的當。萬里對學運的看法和我自始至終都是一致的。萬里把他們的要求轉告了李鵬。我出訪期間由李鵬代理主持常委工作。李鵬真是快啊，第二天晚上就召開了常委會。在李鵬主持下，李錫銘、陳希同極力把學潮情況說得非常嚴重，他們不顧當時學潮有趨於緩和的情況。24 日的常委會上把學潮定性為『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並形成了會議紀要。李鵬、李錫銘、陳希同是始作俑者。」[1]

4　時，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會議認為，北京學潮形勢已十分嚴峻。雖然胡耀邦追悼會基本保證了順利進行，但採取出動上萬名軍警保衛的形式為黨的領導人舉行追悼大會，在建國以來是破了先例的。這幾天的學潮發展已造成了大規模鬧事的態勢，這並不是偶然的，是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地下組織、非法組織倡狂活動，黨內黨外、國內國外敵對勢力勾結發展的結果。大量確鑿的事實證明，儘管大多數學生有推進民主的善良願望，但就實質來說，這次學潮的矛頭是直接指向黨中央，妄圖推翻共產黨的領導。如果這種情況任其發展下去，不僅會失去時機，進一步脫離廣大共產黨員和人民群眾，而且政治、經濟體制改革都將無法順利進行，當前的治理整頓也會落空，局勢將更加嚴重，甚至不可收拾。為此，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建議：（一）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對當前事態明確表明態度。（二）中央報刊等宣傳輿論工具必須堅決服從中央的統一指揮，大力配合，造成強有力的輿論聲勢，扭轉當前的被動局面。（三）授權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組織反擊，打退反動思潮的進攻。只要中央全力支持，我們將繼續站在第一線，做好爭取絕大多數群眾，孤立少數敵對分子的工作。（四）建議黨中央、國務院儘快拿出幾條過硬的措施，解決群眾長期以來議論最多、反映最大、意見最集中的一些問題，最大限度地爭取廣大群眾，贏得黨心民心。會議認為，以鬥爭求安定則安定存，以退讓求安定則安定亡。如果不敢放手發動群眾，不僅暫時的安定（如五四、戈巴契夫訪華期間）不可得，長期的安定更是不可能的。

5　時，萬里打電話給李鵬，說北京市領導反映形勢非常嚴峻，中央態度不明朗，他們很難工作。建議立刻召開常委會討論對策。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截止下午 5 時 30 分，全市有四十所高校六萬人罷課，其中全體學生罷課或基本上全體學生罷課的院校有：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北京科技大、北京師院、北京商學院、北京體育師院、北京經濟學院、政法大學等。六十所高校的標語、大小字報數量猛增，達二千一百多份。鋼鐵學院附中、人民大學附中、清華附中、

海澱區十九所中學相繼出現大小字報。

晚上

北師大教授劉遼、鄭華熾、董延凱在學生廣播站演講，要政府立即與學生對話，制止鎮壓學生的暴力行動，保護學生安全，保證新聞、出版、言論自由，廢除領導終身制。

北京語言學院教師陳明遠在北大發表支持學生的演講，當他說到「我知道聽眾中間一定有特務，我不怕，我想告訴你們，聞一多被特務暗殺的時候四十八歲，我今年四十七歲」時，學生們熱烈鼓掌。

北大學生宣佈復課條件：1.直接與政府對話；2.說明四·二○血案真相；3.如實報導學運過程。

有五千多名學生到只有七百人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聲援，稱「不能讓團校受黨的壓力太大」，被學院官方阻攔後有人說還要來。

高自聯在政法大學召開常委會，研究 4 月 26 日召開中外記者會的準備工作。高自聯要求每個學生寄出十封信給全國同胞，傳播北京學運真相。另派出二百至三百學生組成演講團前往天津、濟南、瀋陽、長沙、成都、西安、蘭州、石家莊、鄭州、廣州、太原、上海、南京、武漢，目的是，一方面是與各地高校取得聯繫，另一方面是說明北京學生為民請命的真相，尋求理解和支持，強調不僅為學生利益，也為市民利益著想，演講內容包括民生和物價上漲等問題。高自聯計劃，三天內達至全北京六十多所高校罷課，五四前全國罷課。

8 時，李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李鵬聲稱「是一次關鍵的會議」。與會者有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有資格列席常委會的楊尚昆，中央書記處的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政治局委員萬里、田紀雲、李鐵映、李錫銘、宋平、丁關根，代表北京市的陳希同，代表國家教委的何東昌，部門負責人袁木、曾建徽。會議首先聽取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的匯報。李鐵映代表國家教委匯報了近幾天全國學潮的情況，陳希同代表北京市委作了主體匯報。陳希同說：北京市學潮形勢已十分嚴峻。雖然胡耀邦追悼大會順利召開了，但付出的代價不小，調動了三萬軍警來保衛，在建國以來是破了先例的。這幾天的學潮已造成了大規模鬧事的既成事實和繼續擴大鬧事的態勢。學生鬧到這個樣子並不是偶然的，是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氾濫的結果，是放鬆思想政治工作的結果，是削弱了黨的建設的結果，是黨內外、國內外敵對勢力勾結發展的結果。大量確鑿的事實證明，這次學潮的矛頭是直接指向黨中央，表面上是對準李鵬總理的，實質上是對準小平同志的。我們對事態的嚴重性估計不足，制止不力，喪失了許多群眾，有些基層幹部都哭了，要求中央要旗幟鮮明地表示態度，有的群眾講，這次學潮，中央有黑手。陳希同並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向中央提出四條建議（即下午北京市委常委會通過的四條建議）。國務院秘書長羅幹介紹情況說，北京連日來有三十八所高校、六萬多人罷課，學生們在秘密籌建團結學生會，一些學生上街募捐，街頭演講，並有學生到中學活動。個別學校出現罷課學生搶佔廣播室、出版非法報刊的情況。學運的矛頭指向黨中

央，要黨中央集體辭職。

與會者一致認為當前局勢嚴峻。首先在北京繼而波及到全國的學潮，實際上背後有人操縱，煽動鬧事，這是一場有組織有計劃的旨在打倒共產黨的政治鬥爭。中央必須旗幟鮮明地採取得力措施，加以制止。方針是首先穩住北京，進而穩住全國。李錫銘表示，只要中央態度明朗，北京市委有把握把群眾發動起來，挽回局勢。李鵬提出 3 個可供選擇的方案：1.《人民日報》發一篇有份量的社論，傳達今天常委碰頭會議精神；（社論由胡啟立組織撰寫，要求 5 月 25 日晚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新華社向各報轉發。）2.黨中央和國務院聯合向全國各省市發一通知；3.在北京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傳達今天會議精神。經討論，大家認為可先發一篇有份量的社論，並決定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組成的處理學潮領導小組負責在第一線處理學潮。同時要求北京市委市政府放手發動群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力爭儘快平息動亂，穩定局勢。

政治局常委做出一項決議，主要內容：胡耀邦的治喪活動已按照原定計劃順利完成。在治喪期間，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群眾悼念胡耀邦的心情，製造事端，攻擊黨、攻擊政府。極少數人煽動首都幾十所高校罷課，散發傳單，煽動群眾，有的還搶佔廣播室，解散學生會，有的上街演講募捐，到社會各地串聯，企圖實現全國性的罷工、罷課。這次動亂是有預謀的，目前還有跡象要密謀成立非法組織，形勢嚴峻。在學生背後有少數人不是一般地發洩不滿，也不是一般地要求民主和自由，而是蓄謀已久的，國內外敵對勢力大量準備，利用胡耀邦悼念活動的機會煽動鬧事，達到推翻共產黨，推翻無產階級專政的目的。要求全黨充分估計此次鬥爭的複雜性、嚴重性和長期性，不能掉以輕心，不加以控制，改革開放就會落空。要求全黨行動起來，展開鬥爭，禁止相互串聯，禁止罷工罷課。要求新聞媒介與黨中央保持一致，不能成為散佈錯誤輿論的工具。各級組織要加強領導，統一認識。要組織一批文章宣傳中央常委會會議精神。

北京市委曾在會上提出實行戒嚴的問題，當即受到楊尚昆的嚴厲批評，說首都戒嚴，如何向全世界交代？[2]

這次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李鵬沒有讓趙紫陽的秘書，同時也是政治局常委會的秘書鮑彤參加，按慣例，鮑彤應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有人認為，李鵬這是刻意要瞞著趙紫陽行事。

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於 11 時半結束。李鵬接到鄧小平秘書王瑞林的電話通知，鄧小平約李鵬、楊尚昆明天上午 10 時到家中談話。

中共中央、國務院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政府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立即行動起來，旗幟鮮明地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北大貼出二百多名教師連署的《教師緊急呼籲》，提出：鑒於目前形勢，我們緊急呼籲堅持中共十三大提出的協商對話原則，與學生對話。政法大學貼出署名「部份黨員教授、副教授」的《給黨中央的信》，提出「要避免壓服，需要民主協商對話」。

全國除西藏自治區、海南省外，其他二十八個省、市、自治區的高校都發現大小字報和標語。中國官方稱：有四點值得注意的動向：

（一）煽動「五四」再次鬧事。除北京有此動向外，安徽蚌埠醫學院也貼出一張大字報煽動說，要在紀念「五四」七十週年之際行動起來，不能讓現在的腐敗者再繼續下去了。吉林大學有人貼出《告吉大同胞書》，煽動全校同學在五四期間行動起來，聲援北大的革命行動。南京大學有一條標語：「積蓄力量，五四再戰」。（二）一些學生在街頭募捐。（三）杭州大學和新疆大學都發現有人傳抄「胡耀邦遺囑」，內容是：「眼淚感動不了上帝，我的死不能導致小平等人在政治上的滅亡。不要害怕，不鬥是不行了。革命的老同志還沒死完，中國的歷史是篡改不了的。我肯定他們那麼做是自我暴露。一塊烏雲將被雷電擊散，亮光下的雨水會激起祖國的山河翠綠，迎接我們的是百花吐豔，春滿人間。」（四）非法組織成員插手學生鬧事。

南京市　晚 7 時，南京大學約二千多名學生打著「聲援北京學生，反對暴力」、「民主、自由、科學」橫幅遊行到鼓樓廣場，集會演講，一名清華學生介紹了 4 月 22 日廣場學生悼念活動的情況，鼓動南京學生罷課。

天津市　南開部份學生開始罷課。一些高校學生將北京學生的來信抄成大字報貼出來，稱「北京學生被軍警打傷」、「北京高校已開始無限期罷課」等。天津高校的一些幹部認為，如果北京不迅速平息事態，天津高校學生工作難以見效。

長沙市　湖南師大出現「打倒鄧小平」的標語。中南工業大學出現一些大字報，有大字報說：「解放後的四十年是腐敗的四十年」，「要成立新政黨代替中共統治」。晚 11 時許，逾千名學生擡著花圈遊行到湖南省政府，要求省長、省委書記接見，對北京學生的七條要求表明態度。經過勸阻，學生於次日凌晨返校。

香港　下午，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香港基本法草委會副主任王漢斌在新華社香港分社會晤中文大學學生會七名代表時表示，他個人認為北京學生罷課事件是可以容忍的，但目前國家正進行整頓經濟秩序中，最好還是不要進行。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二十四頁。

2 趙紫陽說：「感覺到在鄧決定實行戒嚴以前，楊（尚昆）對學潮的態度是比較溫和的。」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三十二頁。

北京高校罷課學生上街演講、募捐，散發和張貼傳單、大小字報，警察未予干涉，民眾反應熱烈，圍觀和捐錢者不少。清華學生打著「為國家強盛，我們學習；為人民民主，我們罷課」橫額，向民眾解釋罷課的原因。清華和平請願組委會一位成員說，一萬五千名清華學生有三分之一上街宣傳。有些民眾說，國內媒體封鎖消息，聽了演講，看了傳單，才瞭解學運。一位工人說，他很支持學生提出的要求，但相信勞動階層不會以罷工來回應學生的罷課，原因是工人的知識水準普遍偏低，而且還要養家糊口。北師大學生在東單十字路口募捐，公佈中央領導人子女任職情況，介紹四·二○慘案、學生的七條要求，圍觀者數百人。一位青年工人說，中國現在太腐敗了，別人都不敢說，只有學生敢講，他們是中國的希望，我們應該支持。北京商學院五百多名學生在甘家口商場募捐。北大學生在公共汽車上演講募捐。中國軟體公司向北航學生捐款四百元。上街募捐的還有北京郵電學院、北京經濟學院、中國戲劇學院、北京印刷學院、北京輕工學院、政法大學、清華的學生。街頭小字報的主要內容是要民主、自由，要求與中央領導人對話。東單路口的大型亞運會看板上貼著署名「首都高校臨時聯合會」的傳單，內容是：「最高綱領：全面有效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保證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和自由，保障經濟體制改革的順利進行。最低綱領：請求與政府進行對話，如實報導學運，澄清四·二○事件真相，向學生道歉。」

高自聯主席周勇軍對香港記者說，高自聯已與北京三十二所高校建立聯繫，向政府提出復課的三項要求：1.與國務院有代表性的官員對話；2.對四·二○新華門事件公開道歉和懲罰兇手；3.國內傳媒如實報導學運。

一些高校繼續出現大小字報，主要內容是呼籲學生行動起來，擴大宣傳，打持久戰。北航《告全體同胞書》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機的時候，經濟危機、農業危機、物價危機、教育危機、官倒橫行、貪汙腐化、道德淪喪」。呼籲學生們「要起來，要行動，要思考！」北京外語學院一份大字報稱：「我們的鬥爭，已獲得廣大人民的理解和支持，我們這次鬥爭是 1919 年五四運動的繼續，要把這次運動進行到底！」人民大學有大字報呼籲學生「成立宣傳隊去社會上宣傳，向各校臨時學聯派出代表，設立接待處，派員去若干高校聲援，支持罷課。」北京市委辦公廳稱：當天有五十八所高校貼出大字報一千二百七十多份，四十六所高校學生罷課，占高校總數的 67.6%。罷課的人數大體保持在六萬人左右，約占學生總數的 40%。自 4 月 15 日到 25 日，在校內外搞募捐的高校有二十八所，占高校總數的 41%。開始時募捐是為了買花圈，後來是為了買廣播器材，然後逐步發展為為南下串聯籌集經費。今天已籌募了五萬元作為學生代表南下北上經費。北京有二所中學罷課，

凌晨零時，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傳達昨晚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按照中央的精神部署了北京市制止學潮的工作。

上午

北京鋼鐵學院逾百名罷課學生到北方工業大學，北京理工大學上千名罷課學生到人民大學、北方交大，人民大學三、四千名罷課學生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中央民院、北京外語學院呼籲罷課。學生們打著横幅，呼喊「好好學習，天天罷課」（即罷課不罷學）、「罷課到底，罷課為民」、「不達目的，絕不復課」等口號。首都鋼鐵公司職工大學二百多名學生到北方工業大學聲援罷課。

一些高校教師演講、貼大小字報，支持學生罷課。政法大學、人民大學、中央民族學院都出現署名共產黨員、教授、教師的大小字報，說「深切瞭解學生，他們憂國憂民，代表國家和民族的未來」，要中央領導與學生對話。北京郵電學院一個青年教師公開演講，支持學生罷課，號召教師罷教。人民大學一百五十九名教師連署支持學運，並要求《人民日報》丶中央電視台對學運的失實報導公開道歉。

北大學生收到一些支持信件，其中有《光明日報》一名記者，一封支持信署名「國務院幹部」。海澱區一商場前發現署名「一個軍人」的大字報，呼籲軍警拒不執行毆打學生的命令。

北京市學聯發表公告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是各校合法的學生組織，「北京高校臨時學聯」等是非法組織。

8 時半，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籌委會二名成員向校領導提出與國務院負責人對話的要求，校領導報告了李鐵映。稍後，校領導轉達了有關領導願與學生對話的意見，條件是：1.其他學校不得參加。2.官方清華學生會同等參加。3.政府方有國務委員、北京市政府和國家教委負責人參加。官方內定了十五名學生代表，其中校學生會五人，研究生會五人，和平請願委員會五人。剛成立兩天的清華籌委會面臨重大抉擇，召

開秘密會議商議，大多數成員支持單獨與官方對話，理由是：1.對話開始就是成功。2.如放棄，學運可能遭到鎮壓。周鋒鎖激烈反對，認為這是政府以假對話分化高自聯的策略，官方學生會無權代表學運學生。爭論激烈，僵持數小時，官方記者已在現場準備發清華學生單獨與官方對話的消息。周鋒鎖情急之下將單獨對話的消息洩露出去，傳遍校園，學生們要求召開班代表大會（學生自治議會）討論決定。下午 1 點，班代表大會約三百名代表經過激烈辯論，最後投票，以壓倒性多數否決了清華單獨與官方對話。籌委會成員請求辭職，但被挽留。下午 2 時，劉忠德、何東昌、汪家鏐、全國學聯和北京學聯負責人按時來到北京市委會議室，直至下午 4 時 15 分仍未等到清華學生代表。

8 時半，胡啟立在中南海向新華社、《人民日報》、廣播電視部的負責人及中宣部部長王忍之傳達昨晚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

10 時，李鵬、楊尚昆到鄧小平家，匯報昨晚常委碰頭會對當前形勢的分析和要採取的對策。鄧小平聽完匯報，講了一番話，內容如下：

這不是一般的學潮，是一場動亂，就是要旗幟鮮明，措施得力，反對和制止這一場動亂。不能讓他們的目的得逞。這些人受西方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的影響，受南斯拉夫、波蘭、匈牙利、蘇聯自由化分子的影響，起來搞動亂，目的是推翻共產黨的領導，使國家和民族喪失前途。採取這些措施，行動要快，要爭取時間。前一段，上海態度明確，贏得了時間。我們不要怕被人罵，不要怕人家說名譽不好，不要怕國際有反應，只要中國真正發展起來了，四個現代化實現了，才有真正的名譽。

胡耀邦的追悼會規格夠高的了。人死了，評價可高一些。他是有錯誤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表現軟弱退讓，十幾天就被反掉了，否則就不會出現現在這個樣子，還是那些人在支持他，他的經濟思想也不行，提倡兩位數，那通貨膨脹就更厲害。對「兩個凡是」他是反對的，但他同時又保護華國鋒。有人提他是偉大的馬克思主義者，我看不夠格，我也不夠格，我連《資本論》也沒讀完。我死了，也不要這樣提。

四個堅持十分必要。反對精神汙染，二十幾天就丟掉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沒有做到認真貫徹。如果貫徹得力，在思想界、教育界就不會像現在這麼混亂。當然，小的動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可以個別處理，分散解決，不會發展到現在這個樣子，迫使我們要集中去解決，迫使中央要直接干預。四個堅持中有一個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手段要用起來。當然，要運用得當，注意縮小打擊面。現在要特別注意不要讓他們把動亂引到中學中去，穩定中學十分重要。他們會鼓動娃娃起來鬧的。工人是穩定的，但其中也有不穩定因素。農民沒有問題。還要注意穩定社會其他各個方面。

這一場動亂完全是有計劃的陰謀活動，他們想把一個很有前途的中國變成沒有希望的中國，使我們永遠沒有希望。要害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對話是可以對的，但不能縱容錯誤的行動。縱容不能解決問題，只能助長他們的氣焰。要盡力避免流血事件。北京市的意見是對的。中央的態度要明確，明確了他們才好辦事。

這次動亂一出現就是全國性的，我們不可低估。要發一篇有份量的社論。這還不夠，爭取抓緊立法。他們現在就利用憲法中的集會、遊行

權利來和我們鬥。北京不是有個十條嗎？我們要用這個東西來約束他們。準備迎接一場全國性的鬥爭，爭取把動亂打壓下去。不然國無寧日，天天不得安寧，甚至永遠不得安寧。如果出現「團結學生會」，就宣佈解散。現在他們搞的那一套，都是文化大革命造反派搞的那一套，惟恐天下不亂，把中國的希望搞成泡影，使我們的經濟發展戰略、改革開放都搞不下去，甚至毀於一旦。

這場動亂有後臺，有黑手，方勵之夫婦是個典型。掌握了確鑿的證據，在適當的時候就要予以處理。對有些人要打個招呼，告訴他們不要捲進去，不要繼續搞了。不要等事情發展起來了，怪我們沒有打招呼。《科技日報》內部有爭論，要支持內部的健康力量。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搞得不像樣子，報刊編輯要調離，負責人要解除職務，要堅決調離，必要時可以停刊，不要怕人家罵。

廣大工人、農民、知識分子是擁護我們的，幹部是擁護我們的，民主黨派也是好的。我們還有幾百萬人民解放軍，我們怕什麼？罷課的六萬學生中，不少是被脅從的，被阻礙不讓上課的。他們搞的糾察隊是非法的，我們要支持那些沒有捲入的學生。黨的組織要發揮作用，黨團員要發揮作用，要重申黨的、團的紀律。大學、中學、工廠、機關都要開支部大會，還要開大會。要加強公安部門的工作，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出現了「團結學生會」，要堅決採取措施，先警告，讓他們自己解散，不服從就取締。要通過朋友的管道，給一些人誠心誠意地打個招呼，勸他們在這場鬥爭中，盡力克制，不要處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面。

這次治喪活動處理是好的。現在的性質變了，我們必須快刀斬亂麻，為的是避免更大的動亂。你們常委昨天的決定是對的，意見是一致的，這很好。只有態度鮮明，措施堅決，支持地方放手處理，就能及時把這場動亂制止下去。

中午，李鵬根據筆記口授秘書，把鄧小平的談話要點整理出來了。陳雲讓秘書許永躍打電話，要李鵬注意休息。

下午

北大有學生倡議成立「全國團結學生聯合會」。北航約五百名學生在頤和園東宮門廣場遊行。

李鵬在中南海會見匈牙利副總理邁傑什·彼得時說：「中國不搞多黨制」，「中國實行的是共產黨領導下的多黨合作制」。

國家教委召開北京部份高校黨委書記座談會，李鐵映傳達了政治局常委碰頭會關於制止動亂的指示精神。

1　時半，共青團北京市委召開各區、縣、局、總公司、高校及市直屬單位團委書記會議，通報 4 月 24 日學潮情況，分析事態進一步惡化的原因，傳達昨晚政治局常委會議和今天凌晨北京市委常委會議的精神，要求全市各級團組織及時傳達貫徹中央和北京市委精神，發揮共青團的作用。

2　時，胡啟立召集新華社、《人民日報》、廣播電視部負責人，傳

達上午李鵬、楊尚昆向鄧小平匯報的情況及鄧小平講話。

3 時，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傳達鄧小平講話。李鵬、姚依林認為鄧小平講話十分重要，應立即傳達下去。決定首先傳達到中央、國務院和北京市這三大系統的副部級以上幹部，內容包括鄧小平講話的記錄稿、昨晚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紀要。由溫家寶責成中央辦公廳印發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紀要，及時整理鄧小平講話記錄，作為傳達的依據。中央系統由喬石、國務院系統由田紀雲、北京市系統由李錫銘傳達，都要在 4 月 25 日晚間完成傳達。（北京市擅自將傳達範圍擴大到區縣局級幹部）閻明復負責落實鄧小平要給吳祖光、于光遠、蘇紹智、胡績偉等人打個招呼的指示。

4 時半，李錫銘主持北京市委常委會議，何東昌傳達鄧小平講話要點。

趙紫陽說：「4 月 25 日鄧同李鵬等人的講話，本來是內部講話。但當天夜裏，李鵬就決定把鄧的講話向各級幹部廣泛傳達，4 月 26 日又把這個講話改寫成《人民日報》社論發表，公開把學潮定性為『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動亂，其目的是反黨反社會主義』。在我出訪朝鮮之前，李鵬、北京市的領導都沒有向我說過他們這些看法。我剛剛離開北京，他們很快就召開了常委會，並直接取得了鄧的支持。這就改變了政治局常委原來的分析及準備採取的方針。鄧對李鵬大範圍傳達他的講話是不滿意的。鄧的孩子對把鄧推到前臺也不滿意。5 月 17 日，在鄧家決定戒嚴的那次會上，鄧對李鵬說：這次不要像上次那樣搞了，不要把我決定戒嚴的事捅出去。李鵬連連說：不會！不會！」[1]

3 時許，北大籌委會在文史樓 104 教室召開改組選舉會，四十個座位的教室擠進了七十多人，幾名青年教師在場監督選舉。在競選人演說後投票，從十多名競選人中選出五名常委孔慶東、王池英、封從德、王丹、沈彤。中文系 1987 級碩士生孔慶東得票最高，六十四票中得票四十七票，當選籌委會第四任召集人，英語專業博士生王遲英以第二高票當選，封從德、沈彤、王丹原來就是常委，屬於連任。北大籌委會隨後發佈改選通告稱：「新籌委會將行使學生運動決策權，受高校臨時學聯領導」。並稱北大二十七個系已有八個系成立了籌委會分會。

由李鵬簽發，中央辦公廳機要局將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決定和鄧小平講話電告正在朝鮮訪問的趙紫陽，同時報告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等元老。趙紫陽當天回電：「常委並報小平同志，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趙紫陽說：「我在朝鮮時，4 月 24 日常委會紀要和鄧的講話通過使館傳給了我。我回電表示：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對付當前動亂所做出的決策。這些文件發給我，我就必須表態，也不能表示不同意見，因為我在國外不了解國內的情況。但我沒有對常委紀要表態。看了鄧的講話，當時我腦子裏馬上的一個反應就是又一場反對自由化的運動要來了。我倒沒有想學潮平息不了，因為我並不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的問題。我擔心的是十三大以來的改革特別是政治改革的勢頭受到損害，因為鄧認為，學潮的原因是長期反自由化不力。」[2]

經李鵬提議，曾建徽執筆起草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人民日報》社論（四二六社論），胡啟立、李鵬審定後，決定當晚由

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四二六社論基本按照鄧小平講話內容起草，全文如下：

在悼念胡耀邦同志逝世的活動中，廣大共產黨員、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幹部、解放軍和青年學生，以各種形式表達了自己的哀思，並表示要化悲痛為力量，為實現四化、振興中華貢獻力量。

在悼念活動期間，也出現了一些不正常情況。極少數人借機製造謠言，指名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蠱惑群眾衝擊黨中央、國務院所在地中南海新華門；甚至還有人喊出了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在西安、長沙發生了一些不法分子打、砸、搶、燒的嚴重事件。

考慮到廣大群眾的悲痛心情，對於青年學生感情激動時某些不妥當的言行，黨和政府採取了容忍和克制態度。在 22 日胡耀邦同志追悼大會召開前，對於先期到達天安門廣場的一些學生並沒有按照慣例清場，而是要求他們遵守紀律，共同追悼胡耀邦同志。由於大家的共同努力，保證了追悼大會在莊嚴肅穆的氣氛中順利進行。

但是，在追悼大會後，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繼續利用青年學生悼念胡耀邦同志的心情，製造種種謠言，蠱惑人心，利用大小字報污蔑、謾罵、攻擊黨和國家領導人；公然違反憲法，鼓動反對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在一部份高等學校中成立非法組織，向學生會「奪權」，有的甚至搶佔學校廣播室；在有的高等學校中鼓動學生罷課、教師罷教，甚至強行阻止學生上課；盜用工人組織的名義，散發反動傳單；並且四處串聯，企圖製造更大的事端。

這些事實表明，極少數人不是在進行悼念胡耀邦同志的活動，不是為了在中國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政治的進程，也不是有些不滿發發牢騷。他們打著民主的旗號破壞民主法治，其目的是搞散人心，搞亂全國，破壞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場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這是擺在全黨和全國各族人民面前的一場嚴重政治鬥爭。

如果對這場動亂姑息縱容，聽之任之，將會出現嚴重的混亂局面，全國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所希望的改革開放治理整頓，建設發展，控制物價，改善生活，反對腐敗現象，建設民主制度與法制，都將化為泡影；甚至十年改革開放取得的巨大成果都可能喪失殆盡，全民族振興中華的宏偉願望也難以實現。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將變為一個動亂不安的沒有前途的中國。

全黨和全國人民都要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團結起來，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堅決維護得來不易的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維護憲法，維護社會主義民主法治。決不允許成立任何非法組織；對以任何藉口侵犯合法學生組織權益的行為要堅決制止；對蓄意造謠進行誣陷者，要依法追究刑事責任；禁止非法遊行示威，禁止到工廠、農村、學校進行串聯；對於搞打、砸、搶、燒的人要依法制裁；要保護學生上課學習的正當權利。廣大同學真誠的希望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這也是黨和政府的要求，這些要求只能在黨的領導下，加強治理整頓，積極推進改革，健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治來實現。

全黨同志、全國人民必須清醒的認識到，不堅決的制止這場動亂，將國無寧日。這場鬥爭事關改革開放和四化建設的成敗，事關國家民族

的前途。中國共產黨各級組織、廣大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民主黨派、愛國民主人士和全國人民要明辨是非，積極行動起來，為堅決、迅速地制止這場動亂而鬥爭！

晚上

傍晚，溫家寶給李鵬打電話，請示鄧小平講話中有些敏感問題（批評胡耀邦部份）是否先不傳達。為了縮小打擊面，爭取一切可以團結的人，李鵬表示同意，授權溫家寶，中央辦公廳整理鄧小平講話稿時認為哪些問題敏感，就先不往下傳達。

北京市委召開區、縣、局、總公司、高校黨委負責人會議，傳達政治局常委指示、鄧小平講話精神以及市委向中央匯報的提綱，部署了工作。

中顧委委員杜潤生根據趙紫陽臨出訪時交代的意見，邀集胡績偉、秦川、李昌、李銳等人開會。杜潤生說，趙紫陽認為，應把這次學潮作為一個契機，推動改革的進行。

7 時，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人民日報》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四二六社論播出前，全國各地反映的情況表明學運趨於明顯不活躍狀態，即使在北京，各校的活動也趨於平淡，一些學運組織者正試圖通過擴大社會影響，尋求更多民眾的支持來持續學運。四二六社論播出後，激起學生強烈反彈，達到學運爆發以來的最高點。大字報《讀人民日報社論有感》說：「我們應去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人民日報抗議，我們要去告他們。」許多教師認為，社論定調太高，學生工作更難做，學生不是在搞動亂，只是提一些民主的要求，當初中央領導人為什麼不出來對對話，哪怕是走走形式，也不會導致現在的局面，中央一改前些時間的寬容態度，看來是矛盾激化了。北師大學生稱四二六社論胡說八道，學生自治會是學生選出來的，怎麼是非法的？北方交大五百多名學生在校園打著「誰踐踏憲法」橫幅遊行，呼喊「我們不怕高壓」、「人民日報社論是胡說八道」。並宣佈學生自治會決定 4 月 27 日總罷課，到天安門遊行。北京商學院、北京郵電學院的學生自治會也廣播了 4 月 27 日要舉行遊行。

7 時起，北大三角地聚集了逾千名學生，用收錄機重放四二六社論錄音，學生們邊聽邊抗議。少數學生有些害怕，而學運骨幹表示要鬥爭到底。北大籌委會就四二六社論徵求意見，有學生說：「社論徹底否定了學運，要採取強硬措施了。」

7 時許，高自聯召集各校學生代表到政法大學開會，商討此次學運的前景，討論告全國人民的綱領書。會議期間，一位學生提著收音機走進會場，說中央電台預告有重大新聞播出。與會者一起收聽廣播，聽到殺氣騰騰的四二六社論，十分震驚，沒想到官方將學運定性為動亂。全場鴉雀無聲一分鐘，隨後群情激奮，認為必須強烈反擊，商議決定 4 月 27 日舉行大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

7 時多，人民大學三、四千名學生到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北方交大、中央民院、北京外語學院聲援罷課，並強烈抗議四二六社論。9 時 40 分，遊行隊伍從中國青年政治學院出來後，原計劃到附近的北京師

院，但馬路上已有近八百名警察攔阻。一位組織者宣佈，為避免與警察發生衝突，現在大家返校。

8 時半，北大學生廣播站播出北大籌委會聲明：1.我們學生運動一不反黨，二不反對憲法，我們的目的是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學生運動絕不是所謂的動亂。2.我們將繼續罷課，讓新聞界做出公正報導，嚴懲打人兇手，要求新聞立法，實現新聞自由。3.我們反對打砸搶，希望同學們提高警惕，防止有人搗亂破壞。

8 時半，北京農大貼出大字報《有感於中央對學生運動的結論》，其中提到：「哥們兒、姐們兒、爺們兒，趕快把書扔到火爐裏吧！去當倒爺吧！去醉生夢死吧！去放縱淫蕩吧！」

9 時，根據李鐵映意見，為配合宣傳四二六社論，國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第五個《通知》。

9 時，北師大近千名學生在校園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呼喊「抗議污蔑」、「堅持到底，不達目的決不甘休」、「教師罷教，學生罷課」、「學生愛國，愛國無罪」、「中央電視台顛倒黑白，《人民日報》欺騙人民，《北京日報》胡說八道」、「為求民主，為求自由，絕不動搖」等口號。政法大學 5 百多名學生到北太平莊街頭演講，抗議四二六社論。9 時 02 分，人民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在學校周圍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呼喊「反對鎮壓學生運動」等口號。9 時多，中央民院逾千名學生在校內遊行，口號有「中央電台顛倒黑白」、「愛國無罪」、「民主萬歲」、「堅持罷課，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然後在操場集會演講，提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不怕犧牲和流血。

11 時，高自聯發出通知：4 月 27 日，全市高校學生統一遊行，到天安門廣場匯合，抗議四二六社論。

11 時，北大籌委會在北大第一教學樓召開記者會，主持者孔慶東宣佈：「籌委會聲明不反黨，不違反憲法，是為了推進民主進程。」並提出復課的三個條件：1.同政府對話；2.正確解釋「四·二○事件」；3.要求新聞立法。

北大、清華等校都流傳鄧小平將動用軍隊鎮壓學運。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籌委會宣告解散，並呼籲復課，理由是，面臨當局血腥鎮壓的威脅，無法繼續和平請願。很多學生對此感到憤怒和失望。因為籌委會解散，位於第十五學生宿舍樓剛組建的廣播站也要停播，播音員哭成一片，樓下學生群情激昂。籌委會委員周鋒鎖無言以對，只能反覆播放《國際歌》以結束廣播。

上海市　各高校傳播「北京情況」的宣傳品明顯增多，主要內容是「四二○慘案真相」、「四二一遊行始末—十萬學生和平請願」等。深夜，華東師大近千名學生在校園集會，抗議四二六社論。

王若望發表《致鄧小平公開信》，抨擊鄧小平「倒行逆施」，「鎮壓民主運動」，「現在你老是走在歷史的十字路口，功臣乎？暴君乎？望三思而行，不可一誤再誤了。」該公開信在上海和北京高校廣為張貼，在學生中產生一定影響。

天津市　各主要高校出現罷課，學生到課率明顯下降，南開罷課學生占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一些學生在校內集會、演講、傳播北京情

況，呼籲聲援北京學生。南開八十七名青年教師貼出標語：「支持學生罷課！」南開學生組織「新覺悟社」準備組織上百人到北京、成都、西安等地串聯，為「五四」搞大型活動做準備，並提出不喊打倒共產黨的口號，不讓社會上的人參與。

合肥市　中國科技大學出現大字報《科大學生十條綱領》，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的政治改革思想；政治自由和政治公開，反對封建蒙昧專制；重新評價反自由化運動，為自由化正名；為方勵之恢復名譽；熱烈歡迎方勵之回科大當校長。」

長春市　下午，吉林大學貼出《吉林宣言》：「國家興亡，匹夫有責。北大起來了，南開也起來了，全國學子為民請命，吉大人焉能作壁上觀。起來吧，吉大人。政治腐敗，分配不公，經濟混亂，教育不興，國將不國，天復何時！」另又貼出《吉大人宣告》：「1.要求政府加快政治體制改革，還原於人民的真正民主權利。2.要求為政清廉，立法以實行國家領導人財產申報制度。3.嚴懲官倒首惡，徹底清除貪汙腐敗現象。4.聲援北京、天津等地的學生運動。5.保護知識分子人權，提高知識分子待遇。6.要求增加本科生、碩士生、博士生的生活補貼金。為此，建議 4 月 25 日晚 6 時於本校體育場靜坐示威。」晚 6 時半，吉林大學體育場已集聚三、四萬人。晚 8 時，吉林大學等校約三千名學生遊行到吉林省委前靜坐，要求與省委領導人對話。

杭州市　晚上，浙江大學五百多名學生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

江蘇省　學運從南京波及到徐州、揚州、無錫等五個城市。

長沙市　一些高校出現反駁四二六社論的大字報，稱社論「謊話連篇」，學生行動「根本不是政治鬥爭，而是要求民主」。凌晨 2 時，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中南工業大學等校逾千名學生遊行抵達湖南省政府，集會演講，要求省委書記或省長出面對話。中南工業大學一張大字報稱：「解放後四十年是腐敗的四十年」，揚言「要成立新的政黨代替中共統治」。中南工業大學七個系的學生會主席準備在晚 9 時開會，要採取行動，聲援北京學生，進一步擴大事態，被學校有關部門制止。

《人民日報》報導稱，長沙市公安局對混在悼念胡耀邦的學生隊伍中參與或涉嫌參與 4 月 22 日晚打砸、搶劫商店的九十八人，經過訊問和初步調查，正分別不同情況作出處理。其中，對五十二人進行關押審查、五人處以治安拘留處分；對情節輕微的三十二人進行教育後予以釋放；另有八人因情況未完全查清，等待處理。這些人中，有工人三十二人，進城務工的農民二十六人，個體戶六人，社會閒散人員二十八人，學生六人（中學生五人、中專生一人）。

河南省　一直較為平靜的河南省高校紛紛貼出大量的大小字報、標語、對聯。

武漢市　高校出現許多大字報，號召學生罷課。

深圳市　深圳大學學生會收到北大學生要求聲援的電話後，決定 4 月 27 日起罷課三天。但考慮到深圳外來人員多，怕被壞人利用，不準備上街遊行。

西安市　一些高校出現反駁四二六社論的大字報。有的學生散發油

印傳單，準備 4 月 30 日到新城廣場遊行。

新城廣場的交通管制從今天凌晨零時起解除，第 49 軍一批頭戴鋼盔的官兵在執勤。省政府前的武警開始撤離，留下少量警察在戒備。下午，陝西省政府、省高等教育局、西安市公安局在市人民大廈會見香港亞洲電視記者，就四二二事件做說明。市公安局局長曹存玉稱，對犯罪者會儘快從嚴處理，騷亂中的受傷人數無法統計。省高教局副局長戴居仁透露，已知有個別因未跟大隊撤離的大學生被打傷。當記者問及在現場是否有武警及警察執法行為不當，曹存玉稱，警方只是對打砸搶分子進行抓捕，和廣大群眾、學生無關，其行動是正確的，在抓捕過程中，有的人抗拒，警方對其實現了強制措施，由於執法幹警很多，至於個別警察有否執行失當，目前尚未發現。

公安部赴西安工作組稱：目前，西安市各學校形勢基本穩定，學生都已正常上課。雖有零星大小字報，但學生無大的反應。公安機關對 4 月 21、22 日抓獲的二百七十三人進行了初步審查。其中學生七十四人（大學生三十一人，中學生三十七人，小學生六人）， 工人七十七人，農民三十八人，無業人員六十三人，幹部八人，個體戶七人，流竄人員六人，十四歲以下的八人，十四至十七歲的四十八人，十八歲以上的二百一十七人。最小的十二歲，最大的三十四歲。對於情節輕微，經教育承認錯誤的，現已放回五十七人，取保候審六十三人，其餘人員正在繼續審查中。

香港　香港專上學聯發表聲明，聲援北京學生以罷課方式爭取民主。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二十五頁。

2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二十五頁。

《人民日報》在頭版頭條發表社論《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全國各報轉載。中共各級黨委和政府紛紛開會學習社論和中央精神，層層動員反動亂，結果造成了對立情緒的大爆發。

各高校許多大字報表達對四二六社論的不滿，呼籲繼續罷課、遊行。北大大字報《我們決不會被唬住，決不會向暴政低頭》稱：「昨晚中央人民廣播電台連威帶嚇地廣播了頗具火藥味的社論，威脅說什麼黨和政府已不能容忍少數高校裏的非法活動云云，這正是他們黔驢技窮之後的絕招。因為再沉默僵持下去，瞭解真情真相後而激憤的人將越來越多，於是便發出恐嚇，妄圖唬住我們中的一部份，瓦解我們。同學們，勇敢些，堅強些，明智些，團結一致，把我們的正義鬥爭進行到底。」吾爾開希在北師大演講時說：「社論強調安定團結能理解，說『動亂』我們不能接受。我們搞的是和平遊行，並沒有打砸搶，也沒有反共產黨。」大字報《堅決頂住》稱：說什麼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難道為民請命，要求民主自由是「陰謀」；說什麼這是「政治鬥爭」，難道支持改革路線，要求憲法賦予的基本權益是「政治鬥爭」？說什麼這是一場「社會動亂」，難道和平請願、靜坐示威，甚至於跪請對話，都是一場動亂？面對這種肆意歪曲和極力誣陷，我們不僅表示強烈憤慨和抗議，而且要團結一致，堅決頂住，把這場學運堅持到底。否則，我們將無言以對支持我們的人民。任何退卻和軟弱都將意味著是在「自首」，承認「我是反革命」、「我是陰謀家」。北大一份大字報稱：「《人民日報》有違憲行為，其中有一個觀點是：如果有一兩個人呼喊反動口號，就可以否定整個學運，那麼同樣有一兩個腐敗的共產黨員，是否就可以否定整個中國共產黨？」人民大學有大字報稱：「我們決不

被唬住，決不向暴政低頭。」中央戲劇學院署名「一民主鬥士、熱血青年」的大字報《必須堅決摧垮給人民帶來動亂的真正禍根—駁《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指出：「共產黨政府已統治中國大陸四十年了，這四十年當中，大小動亂包括像『文革』這樣的中央政權也稱之為『浩劫』的動亂，哪一次不是共產黨的內亂造成的？」「共產黨不亂，中國何以亂？！」「如果我們的人民再聽之任之，那麼中國的大好河山，必將毀於一黨之獨裁。」北京市委辦公廳稱，今天北京有五十二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八百六十多份。

北京街頭沒有出現演講、募捐的學生隊伍，街頭張貼的傳單、大小字報已被官方清除。

從早晨開始，北師大、北航等校數百名學生在校內靜坐示威。北大、北京外語學院等十所院校的學生提出一些新口號，主要有：「一不反黨，二不反憲法」；「中國共產黨萬歲！社會主義好！」；「《人民日報》騙人民，顛倒黑白，一片謊言」；「不怕高壓，堅決罷課」。

早晨，高自聯發出《新學聯一號令》，提出 4 月 27 日遊行，向全國人民表明七條要求不是動亂。遊行的統一口號是：1.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2.民主萬歲；3.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4.維護憲法；5.愛國無罪；6.新聞要講真話，抗議誣陷；7.人民萬歲；8.穩定物價；9.國家興亡，匹夫有責；10.人民警察保護人民。到天安門廣場後的口號是：「要求對話」。遊行的歌曲是《團結就是力量》。

上午

9 時半至 10 時半，高自聯在政法大學教學樓前舉行首次中外記者會，會場掛著「憲法規定公民有言論和示威自由」大標語。上百名中外記者與會，另有二千多名學生旁聽。記者會宣讀了新聞稿及章程草案，同時宣讀了一份告全國同胞書，內容是簡述胡耀邦逝世後的學運情況，以及學運的綱領及要求。（新聞稿及章程草案是劉剛起草的）公佈了高自聯七名常委名單：周勇軍、王丹、吾爾開希、張啟才（中央民院經濟系學生）、馬少方、胡春林（人民大學法律系學生）、張銘（清華汽車工程系學生、沒有出席記者會）。高自聯規定政法大學、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中央民院各選出一名常委，七所藝術院校選出一名常委。到會的六名高自聯常委在主席臺站成一排，各自做了簡要的自我介紹。周勇軍代表高自聯發言：「我們現在有三項要求：（一）要求與李鵬等政府領導人對話，承認北高聯；（二）要求公安部長王芳就四·二○事件警察毆打學生公開道歉，嚴懲兇手；（三）要求新華社社長穆青道歉，因為新華社對四·二二事件進行了歪曲報導，違反了新聞報導真實的最基本原則。」高自聯採取的鬥爭方式是：和平請願。王丹發言：「我們不會放棄所提出的爭取民主、人權、自由和法治的要求。如果政府不同意對話，我們就上街遊行。」常委們回答記者提問時說：四二六社論大量是胡說，是污蔑造謠，只能是激化矛盾。政府壓制學生，我們的態度是置之不理。我們提醒政府，玩火者必自焚。

高自聯稱，到今天為止，共有 80%的北京高校全面罷課，數目為四十一所，但否認會號召罷工、罷市，表示要在團結安定的氣氛下與政府

對話。早時些提出的七點要求是最高綱領，最低綱領是要政府承認這次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口號是民主、科學、自由、法制、人權。並針對四二六社論發表意見，表示學生自治組織不是非法組織，也不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否定社會主義。

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貼出高自聯有關明天遊行的通知。對此，北京市委教育部通知各高校黨委要採取措施，堅決抵制和制止，要發動幹部、教師立即深入學生班級、宿舍進行勸阻和制止，做好耐心細緻的爭取工作。

政法大學貼出署名「中國全體愛國青年」的大字報《起訴人民日報》，內容：（一）社論中「極少數人造謠蠱惑」之語，令我們瞠目。每逢「鬧事」，最常用的就是「極少數」、「一小撮」之類詞。既然是「極少數」，為什麼要小題大做？（二）社論說「在悼念活動中有些不正常現象。」請問人民向政府請願，如推進民主進程，抵制腐敗現象，為中華繁榮富強，如何不正常了？聽不得人民聲音難道正常？難道惟順我者才正常？（三）社論說「學生成立非法組織」，奪合法組織學生會的權，學生會也好，現有的學生聯合會也好，都是學生自治組織，皆由學生選出組成，法律什麼時候規定了學生自己的組織，只有學生會是合法的？（四）社論說口號中有「打倒共產黨」等反動口號，請列舉都有哪些反動口號？請舉證何時、何地、從多少人口中發出。學生所喊諸多愛國口號為什麼隻字不提？

清華無署名的大字報《致清華人—論 1989 年學生運動》，就當前學運的目的、意義、方針、策略及當前的迫切任務提出了具體的意見，呼籲學生「儘快通過各種方式與全國高校聯繫起來，把運動推向全國」，「儘快組織宣傳隊去車站、公園等人群集合的地方，面向社會宣傳我們的目的和方針」。「和平請願委員會迅速成立理論顧問部，加強理論指導和宏觀把握，把運動推向高潮」。

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了法律系學生自治籌委會批駁四二六社論的文章〈我們沒有違憲〉。

9 時半，北大貼出在美國的于大海、江河、吳牟人、房志遠、李少民、胡平、陳軍、張欣、曹長青、劉曉波等人連署的《致中國大學生公開信》，稱：「我們懷著十分關切與敬佩的心情，注視著你們所做的一切。」要學生注意「鞏固在這次活動中建立起來的組織聯繫」，「力求以一個堅強的群體進行有效的活動。」提醒學生「應把徹底否定 1987 年反自由化運動作為突破口」，「加強與各種新聞媒介的聯繫」，「加強與社會其他各界的聯繫，在運動中爭取他們的支持和參與」。「隨時準備採取張貼大字報和遊行罷課等方式，保障每一個參與者的人身安全和其他權利」。于大海、房志遠、胡平、陳軍是海外民運組織「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的重要成員。

北大、清華、人民大學三校負責人均認為：絕大多數高校幹部、師生從感情上不能接受四二六社論的調子，黨中央的決定來得突然，定性一邊倒，把學生推了過去，失去了與學生對話的餘地。採取這種一概否定、簡單化的做法，無疑地激化了矛盾，即使使用高壓政策能把學潮一時壓下去，但學潮退了，思潮不退，根本問題沒解決，一有風吹草動，就會以十倍百倍的「瘋狂」反撲過來。這個問題值得中央深思。政法大

學中共黨委副書記謝戰原說：「不少同學都很震驚，覺得中央定調太高，這與之前中央的寬容精神很不相稱，學生們很難接受。」

鄧小平審閱了他的講話記錄稿，修改之處有：（一）上海《世界經濟導報》搞得不像樣子，編輯部要改組；（二）耀邦同志是有錯誤的，他確實也做了不少好事，如提倡改革開放等；（三）要通過朋友的管道給吳祖光這些人談談心，誠意地打個招呼，勸他們在這場鬥爭中盡力克制，不要處於黨和人民的對立面。昨晚李鵬給鄧小平秘書王瑞林寫了一封信：「瑞林同志：小平同志談話要點已整理出來。昨天已傳達到常委及中央黨政和北京市系統的負責同志。現把談話要點送上，請送小平同志審閱。」[1]

下午

胡啟立、曾建徽去見李鵬，帶了一個電視新聞片，內容是通過一個座談會澄清李鵬在胡耀邦追悼會後為何不接見學生代表。李鵬認為該片就事論事軟弱無力，不能說明問題，不同意發表。

北京市委在大會堂召開近萬人參加的基層黨員幹部大會，傳達鄧小平講話，要求全體黨員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積極行動起來，堅決地旗幟鮮明地反對和制止動亂。李錫銘、陳希同、汪家鏐、市紀委書記孟志遠先後講話。中央及北京市黨政領導部門下屬各機關也都分別召開了這樣的傳達大會。

各省、市、自治區中共黨委都召開會議，學習四二六社論和中央精神，制定措施反動亂，並紛紛向中央做匯報。上海市委召開萬人全市黨員幹部大會，傳達鄧小平講話，號召全市黨員和廣大群眾認真學習四二六社論，維護安定團結。積極行動起來，堅決地旗幟鮮明地反對和制止動亂。江澤民講了話。李鵬稱讚「上海市委貫徹鄧小平講話很得力」。

鄧小平的講話傳達後，在一定程度上造成恐怖氣氛，一些教師、家長都開始苦勸學生不要上街遊行，部份學生也覺得此時應該採取謹慎態度。

3 時 45 分，強衛代表共青團北京市委在北京電視台發表電視講話，並接受北京《青年報》採訪，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關於制止動亂的決策，同時充分肯定了廣大青年學生與黨的根本利益是一致的，力求把大多數青年學生與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區別開來。

晚上

6　時許，北大籌委會廣播站根據「一名有良心的共產黨員提供的」材料廣播稱，中央政治局的什麼人、在什麼地方、什麼時候向鄧小平匯報情況及鄧小平講了話，還廣播鄧小平的講話內容。北大一些黨員幹部聽後感到十分驚訝：「籌委會廣播的鄧小平講話，比北京市委領導傳達的還詳細。」

6 時 45 分，北京電視台播發了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的談話和北京市公

安局的兩則通告。市政府發言人稱，「警告挑起這場動亂的極少數人以及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停止你們的非法行動，否則，引起的一切嚴重後果必須由你們負責」。市公安局通告說，悼念胡耀邦的活動已經結束。為維護民主法制和社會安定，凡舉行遊行示威的，必須依照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暫行規定提出申請，未經許可的遊行都是非法的，並一律加以禁止。另一個通告說，為了維護社會安定和正常的交通秩序，嚴禁聚集街頭演講、募捐和散發傳單，違者將依法處罰。

各高校幹部、教師奉命深入教室和宿舍，勸說學生不要參加明天的遊行。北大籌委會一度表示：「我們可以不組織同學遊行，但同學們執意要去，我們還得出面組織。」北京市學聯和政法大學的領導與周勇軍談到次日凌晨 3 點，周勇軍終於同意取消遊行，政法大學校方提供一輛車，讓他立即乘車通知北大等校學生。周勇軍不願意隨車走，只是手寫了一張取消明天遊行的條子，加蓋了高自聯剛刻製的公章。

7　時後，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反覆播出署名「一名工人」的文章〈旗幟鮮明地反對《人民日報》社論〉，博得學生們的陣陣掌聲。該文章全文如下：

對學生運動，《人民日報》社論說，是採取寬容的態度。多麼大的氣魄！好一個寬容！出動警察圍攻手無寸鐵的學生是寬容，採取高壓手段禁止新聞媒介報導事實真相也是寬容，利用一切宣傳工具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又是寬容！正如毛澤東所說：「綿裏藏針！」

《人民日報》社論還說，別有用心的人對黨惡毒攻擊。錯了！不是惡毒攻擊，而是擊中要害。這就像阿 Q 頭上的疤，說也有，不說也有。阿 Q 當然不願讓別人說他了，還有那麼點害羞呀！

《人民日報》社論還定下許多清規戒律，不許這樣，不許那樣，應該怎樣呢？啊！明白了，只能像死人那樣，不聲不響。一個人不是啞巴，他總有話要講，況且這是北大，不是聾啞學校。還是毛澤東說得好：讓人講話，天塌不下來的；不讓人講話，難免有一天會垮台。林彪不讓人講話，結果垮台了。「四人幫」更不讓人講話，結果也垮台了。歷史的經驗值得注意。

《人民日報》社論還說，這場動亂的實質，就是根本否定了黨的領導，否定了社會主義制度。這些是大錯特錯了。你們的水準怎麼如此的低呢？你們好像也應懂得拉大旗作虎皮，包著自己去嚇唬別人，徒有其名的黨員，就是白給也不要。林彪當年不僅是黨員，而且還是接班人，人們反對他，那麼廣大的人民都是否定黨的領導了嗎？「四人幫」身居高位，人們憎恨他們，當年你們也非常憎恨他們的。那麼，就由此推出，當年廣大人民是反對社會主義制度？豈有此理，一派胡言。

你們的社論是怎樣寫出來的？恐怕不是你們的社長能夠寫出來的，因為讓明眼人一看，哪裡是一篇普通的社論，真好像是戰備，而且是一級戰備的動員令！原來我不懂得什麼是煽動，但你們的文章結尾使我終於明白了，謝謝！最後還有一句話，奉送給各位朋友，那就是《甲午風雲》中的話：這民意不可侮，士氣不可欺。望三思而後行。

北大籌委會擴大會議在第三教學樓 103 教室召開，投票否決了籌委會常委關於四二七不遊行的決定。高自聯昨晚通知北大籌委會四二七遊

行，但北大籌委會五名常委今天下午討論後以三比二的投票結果否決了四二七遊行。反對遊行的常委孔慶東、沈彤、王遲英認為，中共態度強硬，以不出校門為宜，這樣既避免流血衝突，又可保存同學們的體力。贊同遊行的王丹、封從德認為，四二六社論出籠後形勢已有根本變化，此前還可與官方協商妥協，現在扣了「動亂」的帽子，雙方衝突已升級，目前首要任務是施加強大壓力摘除「動亂」的帽子，否則一切努力都將被「動亂」的帽子所掩蓋，而且目前同學們情緒高漲，不可忽視。會上王丹轉達了一個消息，說鄧小平已調來 38 軍駐紮在北京郊區，大有兵臨城下之勢。

在北大籌委會擴大會議期間，馬少方帶著政法大學學生代表甄頌育、人民大學學生代表胡春林和中央民院的一名學生代表來找王丹，反對周勇軍取消 4 月 27 日的遊行。王丹等人於是做出決定，維持高自聯原先 4 月 27 日遊行的決定，立即將這個最新的決定分頭通知各校。11 時，高自聯發出通知，4 月 27 日全市學生統一遊行，到廣場會合。北京市委辦公廳稱：截止午夜 12 時，有二十八所高校先後發現團結學生會、北京高校臨時學生聯合會等組織採用不同形式鼓動學生 4 月 27 日舉行大遊行。

清華和平請願委員會籌委會已在壓力下宣佈解散，但深夜 11 時又傳出成立聯絡組的消息。

全國許多高校仍不平靜。湖北、湖南、河北、廣東、吉林、河南等省高校學生繼續張貼大小字報，呼籲成立組織，制訂行動綱領。有的還要進行募捐，準備到各地大學進行串聯。

上海市　來串聯的外地學生明顯增多，復旦、上海財經大學、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師大等校都發現北京高校學生。在復旦學生集會上，一自稱是「北大籌委會」成員，並亮出北大學生證的人，由幾名復旦學生陪同入場，發表演講。

上海市委宣佈，欽本立嚴重違反紀律，停止他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中共黨組成員的職務，並向該報社派駐整頓領導小組。

天津市　上午 9 時，南開二十多個系的學生代表在校內集會，一位學生代表發言說，這次學運是一次有著深厚群眾基礎的愛國民主運動，是在改革走到了十字路口，經濟發展緩慢，政府官員普遍腐敗和一連串決策失誤，導致群眾信任危機的時代背景下發生的。學生們帶著歷史使命感自覺參與這場運動，並無人在背後操縱。根本不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四二六社論使用了多年沒有使用過的「政治鬥爭」一詞，把學生推到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對立面，這才是「別有用心」，想搞一次階級鬥爭似的「動亂」。

武漢市　上午，武漢大學貼出《通知》：「晚 7 時在化北樓 302 室成立學運領導小組或武大學生自治會」。經校方勸阻，當晚沒有開會成立學生組織。另一份大字報提出：「我們要將武漢地區的學運發展為一個有明確綱領，目標成熟的運動，就必須停止盲目行動，為此我們強烈呼籲立即成立公開的領導機構—武漢大學行動委員會。」武漢大學校長齊民友說：「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問題不是解決了，而是使問題深化了。四二六社論對學生遊行性質說得很嚴重，說是動亂，既然是動亂，就要旗幟鮮明地去反對。但是，我們對學生始終採取保護態度。在做工

作中不使矛盾激化，不能彎子轉得太急。這是我們做學生工作的基調。」

大連市　大連理工大學出現大字報《質問中共中央》，對四·二六社論表達不滿。大字報《七十週年後的中國改變了什麼》稱，「安定團結為貪官汙吏提供了更好的條件」，呼籲學生 5 月 4 日晚到斯大林廣場參加「民主與自由—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燭光晚會」。

西安市　官方稱，市公檢法部門正在查處 4 月 23 日動亂中的不法分子。據市公安局透露，截止 25 日，公安部門已依法拘留不法分子六十八人，其中工人二十五人，無業人員十五人，外地流入西安的人員十八人，中學生十人。

西安交大學生對四二六社論提出六個問題：1.「有計劃的陰謀」是什麼意思？是指什麼人？2.有些提法不真實，學生是藉機反官僚、反獨裁，社論為什麼不敢正視？3.1986 年底，上海、安徽等地學生鬧學潮時，國家情況還沒這麼糟，為什麼經過幾年改革，形勢比那時更壞？有那麼多群眾同情支持學生，這是為什麼？4.為什麼社論只提到「反對社會主義」和「反對共產黨」的口號，對學生提出的其他口號為什麼不寫進去？如「打倒官倒」、「打倒貪官汙吏」。5.為什麼學生越鬧，政府在提法上就越升級，沒有長遠的通盤的考慮？6.宣傳報導為什麼不主動、不具體，總是要由「美國之音」給大家通消息。

南京市　南京大學一位研究生說：不能以少數人搗亂為藉口，把學運壓下去，如果把學運叫動亂，那麼五四運動是不是也叫動亂？

山東省　北京理工大學一名學生以找女友為名到山東大學，隨身攜帶傳單五十一份，準備在校園內宣傳，被校保衛人員制止。

香港　香港專上學聯要求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儘快就政制進行民意調查，並要求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聽取民意，否則香港專上學聯將退出基本法諮詢委員會。

臺灣　早晨，中國國民黨召開中央常委會，就近日來大陸學生追求民主一事展開熱烈討論，認為應掌握有利形勢，支持大陸同胞的正義鬥爭，積極推廣臺灣經驗，加速促進大陸的民主化。臺灣各大學學生社團共同發表聲明，肯定大陸學生面對社會體制問題，凝聚學生的知識思辨力量和勇氣，奮力促進社會改革的努力。

---

1 參見李鵬《六四日記》一書。

北京各高校又貼出一些大小字報，主要內容是呼籲堅持罷課。北京外語學院大字報《告北外師生書》稱，「鬥爭已進入關鍵時刻，只有堅持到底才有希望，若半途而廢，那我們已付出的努力都會付之東流。」清華大字報《堅持就是勝利，團結就是力量》稱，「要徹底推翻強加於學運的『動亂』等不實之詞」，「新華社、政府有關機構就清華堅持不與政府單獨對話一事澄清事實」，「參加對話的同學代表必須是全體同學一致推舉的」。海澱區、宣武區、西城區有十多所中學出現大小字報和標語，主要內容是，要民主，要自由，反腐敗，罷課，向大學生表示敬意，要求李鵬下台。北京市委辦公廳稱：當天北京有四十四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四百三十多份。

第 38 集團軍第二次奉命率坦克第 6 師、工兵團、通信團一部，共五千一百人、二百三十四台汽車，赴京擔負警衛大會堂和制止動亂預備隊的任務。（5 月 5 日才離京返回保定市駐地。）

北師大中文系講師、文學博士劉曉波從美國趕回北京，他正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當訪問學者。中國官方稱，劉曉波抵京後立即與王丹、吾爾開希接頭，轉交了王炳章（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首任主席）等人捐贈的數千元美鈔和近萬元人民幣，作為學生活動的經費。

凌晨，北大籌委會廣播稱，籌委會做出決定，全市各高校於今天上午 8 時開始上街遊行。北大校方廣播站不斷廣播，稱一小撮人鼓動學生今日上街遊行是不負責任的，勸諭學生們考慮清楚這樣做給家庭、父母、師長和學校帶來的後果，希望不要上街遊行。

上午

8　時前，許多高校的學生開始準備遊行。有的寫了遺書，有的做好被捕的準備，剃光了頭。醫科院校學生帶了藥箱和急救藥品，準備救護受傷學生。許多從未遊行過的學生出於對四二六社論的憤怒而加入遊行隊伍，有學生說：「社論逼我們走上街頭。」由於盛傳官方將鎮壓，加上交通要道已佈滿軍警，學校各級領導，以及許多老中年教師堵在校門口，流淚苦求學生不要出校門，以免流血犧牲。面對老師的真誠關切，許多學生眼含熱淚，但依然衝出了校門。8　時前後，三十多所高校數萬名學生陸續衝出校門遊行，[1]

8 時 20 分，北大學生遊行隊伍開始步出校門，在中關村路口等待與清華等校的學生遊行隊伍會合。由於和平請願委員會籌委會已宣佈解散，清華學生當天自發走出校門遊行，臨時出面的主要組織者是白立舜（電腦系學生、文藝社團團長）、何亮等。

政法大學的校門緊閉，校長江平帶領校、系領導及一些教師在校門口流淚苦勸學生不要上街，僵持許久，1987　級碩士研究生、身高逾一百八十五公分的浦志強揮舞大旗，終於將學生隊伍帶出校門，在馬路對面的北京郵電學院校門前來回遊行，接應郵電學院學生打開了緊閉的校門衝上街頭。北師大也是緊閉校門，學生們說再不開門就强行衝開，校領導只好同意打開校門。

9　時許，北大、清華、北京農大、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和中科院研究生院的遊行隊伍在中關村匯合，一起往南行進。在中關村路口附近，警察手挽手組成四五排人牆攔截，學生代表上前交涉，數千名圍觀民眾有節奏地高呼「讓開！讓開！」9　時　15　分許，學生和民眾以衝擠方式突破攔阻線，高呼「人民警察人民愛！人民警察愛人民！」繼續南行。10　時許，北大等校隊伍與人民大學隊伍匯合。中央民院、北京理工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北方交大、中央氣象學院、北京外語學院的隊伍往北迎接北大等校隊伍。10 時半，學生隊伍在人民大學南側友誼賓館前遇到第二道攔阻線，一百五十名武警、五十名警察、二十名交通警察手挽手排成三道人牆。學生隊伍距離攔阻線尚有二、三十米，逾千名圍觀民眾已經一邊呼喊「警察讓開！警察讓開！」一邊衝擠攔阻線，最前列的交通警察首先被衝開，緊接著警察隊伍也被衝散，最後面的武警立即向兩旁讓開。學生隊伍沒幾分鐘就過了第二道攔阻線，繼續南行。在白石橋，學生隊伍在圍觀民眾的支持下，同樣很快突破了警察設置的第三道攔阻線。

在車公莊二環路口，北大等北部高校的學生隊伍與東部高校的學生隊伍形成第二次大匯合，聲勢更為浩大，現場歡聲雷動。第二次大匯合後的學生隊伍在車公莊二環路口附近再次順利衝破數百名警察組成的攔阻線，沿著市區交通要道二環路行進。

由於學生們做好了流血犧牲的準備，氣氛悲壯感人。政法大學學生打出「誓死捍衛憲法的尊嚴」、「為民請願，雖死猶榮」等横幅，另有高校學生打出「人生自古誰無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横幅，引起了社會各界民眾的廣泛同情和支持。許多民眾說，學生遊行氣氛讓人感動。數以萬計的中青年知識分子和各界民眾一路跟隨學生隊伍前行，為學生鼓

勁。民眾不時高呼「向學生致敬！」學生高呼「理解萬歲」回應。

沿途逾百萬民眾為遊行學生歡呼加油，街道兩旁站滿了人，有的甚至爬到屋頂、樹上，高層建築頂部都站滿了人，許多人從沿街住宅的窗戶中探出身體向學生歡呼，建築工人在高聳的腳手架上向學生致意，幼稚園兒童列隊為學生鼓掌，醫院裏的病人出來接受學生的傳單。有人向學生隊伍投擲麵包、餅乾，有人買來幾百支冰棍、成箱的汽水送給學生，有人用塑膠壺為學生送水。十幾位身穿袈裟的和尚手捧木箱替學生募捐，有人將二百元人民幣投入箱內。一位青年人提著一壺茶水，拿著碗，一路呼喊「學生們，請喝水！」

學生的口號、標語、橫幅有明顯變化，抨擊性的不見了，主要有「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憲法」、「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消除腐敗，打倒官倒」、「堅持改革開放」、「新聞要講真話」、「穩定物價」、「不抓辮子，不扣帽子」、「真誠對話」、「和平請願」、「反對動亂」等。途中散發的傳單《學運問答錄》稱：「學運的近期目標，一是成立全國高校聯合自治會；二是通過罷課、輿論宣傳等形式，促使政府就七條要求與學生公開對話。」橫幅還有「血諫政府」、「為了中國的前途，九死不悔」、「沒有自由，毋寧死」、「我以我血薦軒轅」、「媽媽，我們沒有錯」、「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堅決擁護黨的正確領導」、「民心不可侮」、「新聞的生命在於真實」、「失民心者失天下」、「歷史作證，人民必勝」、「誰掌握青年誰就掌握未來」、「位卑未敢忘憂國」、「和平請願，絕非動亂」、「旗幟鮮明地反對貪官」、「官倒不倒，人民不平」、「鎮壓學生運動絕沒有好下場」、「遊行我們挨打，落後國家挨打」等。政法大學學生抬著上書「起訴書　被告：人民日報　案由：誣陷　誹謗」的大看板。

胡啟立、芮杏文主動約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等主要媒體負責人座談，強調新聞報導的重要性。座談會一開始，這些報社負責人幾乎異口同聲地說，「我們這幾天不知被多少人罵了。社會上的人罵我們，報社裏的記者罵我們，不少記者都去採訪遊行的學生，也到大學裏去與師生交談，可他們寫的稿子都壓在我們這些人手裏。我們不知道如何掌握對這次學潮報導的分寸，希望中央拿出明確意見。」胡啟立說，「我認為，在這個問題上，報社主編有權決定什麼可以報導，或不報導什麼。不一定事事都要請示。」芮杏文說，「我們的新聞戰線的確有很多方面需要改革，不能幾十年一貫制。新聞改革是大勢所趨，也是人心所向。但是新聞改革必須堅持既積極又穩妥的原則，新聞報導一定要說真話，千萬不能製造假新聞，不能失真。」胡啟立、芮杏文表示願意就新聞改革問題與記者進行對話。這次座談會無疑給原本十分沉悶的新聞界帶來了一絲清新的空氣，報社總編輯的膽略比原先要大一點了。

北京市委邀請北京市各民主黨派、人民團體負責人、無黨派人士、民族宗教界人士座談，通報「動亂」情況，聽取意見。

中午，國務院發言人袁木發表談話，對學生要求與政府對話表示歡迎，「黨和政府一直主張與群眾直接對話，並且已經進行了多層次、多方面、多管道的各種對話。同學們要求對話，反映他們的意見和要求，

這正是我們的希望。」又說，對話必須有對話的氣氛，必須採取適當的方式進行。我們要求同學們迅速回到學校，通過正常的管道，採取理智和冷靜的態度，而不要採取過激的行動，否則不利於達到對話所要達到的目的和願望。國務院已委託全國學聯和北京市學聯及時反映同學們的對話要求，適時組織安排好這次對話活動。

下午

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發表公告，提出為準確反映同學的意見和要求，促進廣大同學與黨和政府在溝通的基礎上達到相互理解、信任和共識，將適時組織多層次對話。

新華社中共黨委召開處級以上黨員幹部會議，傳達鄧小平講話。剛傳達完，會場就哄鬧起來。有人站起來說：「剛才傳達的第一句話『李鵬、楊尚昆代表中央常委去向鄧小平匯報』就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其一，楊尚昆連政治局委員都不是，怎麼能代表常委？其二，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軍委主席，要聽中央常委的匯報，不是典型的槍指揮黨嗎？」有人說：「老人講話調子太高，完全是以階級鬥爭為綱那一套，說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動亂』，讓人想起反右運動，想起文革時的最高指示。」有位老幹部說：「胡耀邦追悼會開過才三天，中央的悼詞算是蓋棺定論了吧，為什麼還要揪住不放？又說了一大堆所謂錯誤，似乎是恨不得把胡耀邦打下十八層地獄！簡直是連一點人情味都沒有了。我懷疑是因學生們打出胡耀邦是『中國魂』橫幅所引發的。」有人說：「說工人、農民是好的，還有三百萬軍隊，惟獨不提知識分子，不是明明把知識分子劃為另類了嗎？從反右開始，就一直對知識分子懷有戒心，比毛主席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敵視知識分子，是中國封建專制的一大特點，從秦始皇起就是。尤其是說還有三百萬軍隊，叫人不能不想到鎮壓！」一位老幹部說：「總書記前腳邁出國門出訪，後面就鬧出這麼大的事，真叫人擔心！」黨員在黨的會議上如此大膽地批評領導人講話，在新華社歷史上是絕無僅有的。[2]

1　時許，北大等校遊行隊伍在西直門立交橋與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隊伍匯合，現場歡聲雷動，一片旗海。2　時許，學生隊伍轉上西長安街，在中南海附近的六部口遇上最強悍的攔阻，逾千名武警手挽手組成幾十層的人牆，堵死了長安街，學生和民眾擠得密不透風，甚至有透不過氣來的感覺。街道兩旁的樹上、標語牌上都爬滿了支持學生的民眾，齊聲呼喊，為學生加油。在民眾協助下，歷經一小時，學生隊伍終於將武警人牆衝開缺口，前往廣場。

學生遊行隊伍無論是被攔阻時，還是行進時，秩序都很好。各校都有糾察隊開路，隊伍兩旁的學生手拉手，防止外人混入隊伍。遊行造成沿途交通堵塞，但沒有民眾因此埋怨。

4 時 15 分，上千名軍人在大會堂北門外的長安街組成人牆，但仍然無法擋住學生遊行隊伍和支持民眾的洶湧人潮。十五輛滿載軍人的軍車從廣場東側開往大會堂，被民眾堵住，民眾高喊「人民軍隊愛人民！」登車向軍人宣講學運真相。廣場從上午起實行戒嚴，密佈頭戴鋼盔、手持盾牌棍棒的防暴警察。4　時　40　分許，學生隊伍前鋒—人民大學隊伍

抵達天安門城樓，為了避免衝突，沒有按原定計劃進入廣場，而是沿著長安街繼續東行。整個學生隊伍經過天安門城樓歷時一小時 45 分鐘。

晚上

6 時，四輛滿載軍人的軍用卡車行至大會堂東門外，被五、六百名民眾圍住，有人登上汽車踏板宣講，後被警察疏散。6 時 40 分，八輛滿載軍人的軍用卡車行至大會堂東門外，又被近千名民眾攔住，向車上官兵呼喊不要鎮壓學生，迫使軍車改道。

6 時許，在天安門城樓前，一位學生拿著半導體擴音器不斷向學生遊行隊伍呼喊：「報告大家一個好消息，人民大學同學通過廣場時，38 軍一個師的兵力乘卡車撤離了。因此，我們臨時決定，給政府一個台階，不進廣場，經建國門立交橋沿北二環路返校，明天繼續罷課，直至最後勝利。」遊行學生和圍觀民眾熱烈鼓掌。

此時，學生遊行隊伍已行進了十五公里，沿途不斷有學生加入和民眾相隨，人數激增到約五十萬人，在長安街上綿延數公里長，氣氛十分熱烈。「媽媽，我們沒有錯！」這條橫幅一出現，圍觀民眾就熱烈鼓掌，許多人感動落淚。

6 時 40 分許，最後一隊學生隊伍—中央音樂學院隊伍走過天安門城樓。

學生遊行隊伍抵達北二環路時，一些高校派車接學生回校，但絕大多數學生堅持走完全程。後來，學生們實在太疲累了，每走一段路，就集體坐下休息幾分鐘，街道兩旁的民眾齊聲呼喊：「學生加油！學生加油！！」特別令人感動的是，一群幼稚園的孩童端著茶杯，對坐在地上休息的學生說：「大哥哥大姐姐們，請喝水。」

9 時後，高自聯開始搜集各校學生意見，確定與政府對話的提綱。不過，高自聯不同意通過全國學聯、北京學聯對話，要求與中央政府直接對話。

11 時 40 分許，北部高校的遊行學生陸續回到校園，歷經十多個小時。人民大學一些學生舉著「歡迎勇士們凱旋」等標語歡迎遊行學生歸來，北大學生在校門口放鞭炮、唱《國際歌》，歡迎遊行學生歸來。北大青年教師在第 16 號宿舍樓掛出大字標語：「人民感謝你們，歷史永遠記住這一天！」從早上 8 時出發，到晚 12 時許最後一支隊伍北京農業大學返回校園，整個遊行歷時十六個小時，行程三十公里。

整個遊行過程秩序良好，學生與軍警都採取了克制態度，未發生衝突。中國官方稱參加遊行的學生約五萬人，外國記者、港臺記者報導的人數不一，有的稱十萬學生，有的稱 二十萬學生。其實，在不同的時間段，學生的人數是不同的，因為許多學生在學校大門緊閉前出了校門，途中加入遊行隊伍。

中國官方稱，為了制止這次遊行，北京市公安局作了緊急部署，北京市動員了大批幹部、群眾積極分子給予協助，在海澱、朝陽、東城、西城區的主要路口設置了三十道勸阻線，出動了廣播車。經過工作，東線的遊行隊伍被頂住了。南線要進入廣場的大批學生和群眾也被頂住了。在西線，雖經一再勸阻，堅持了兩個小時，因受到大量人流夾擊，

勸阻線被衝破。北京警方進行了總動員，除增援的數萬名武警外，市郊派出所的警察、鐵路警察也被派往市區，大部份警察均沒有帶武器，在廣場駐守的警察中部份攜有警棍。

此次學生遊行引起民眾強烈共鳴，一方面是因為同情學生，另一方面是因為學生提出明確或擊中時弊的口號，許多橫幅寫著：「依法治國、反對特權」、「人民不可蒙蔽」、「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官倒不除，國無寧日」、「穩定物價」、「反對近親繁殖」、「腐敗必須從根本上清除」、「官倒不倒，人民不饒」。許多民眾說：「學生要民主，我們不太懂。但反對腐敗，清除官倒，穩定物價，我們舉雙手贊成。」口號比以前具體而明確，如「官倒富，農民苦」、「維護農民利益」這樣的口號首次出現。許多口號表達了學生迫切要求理解他們的心情，圍觀民眾認為最富感情的橫幅是「媽媽，我們沒有錯！」類似的口號還有「遊行我們挨打，落後國家挨打」、「與青年對話，無異與未來對話」、「讀書不忘愛國」、「位卑未敢忘憂國」、「忍痛罷課，平等對話」、「罷課實屬無奈」、「為民請命絕非動亂」、「除了中華富強，我們無所求」。不少橫幅摘抄《鄧小平文選》中語句，例如「四五運動是可以理解的」、「中國共產黨是實事求是的」、「老的不退出來，新的進不去」、「一個革命政黨，就怕聽不到人民的聲音，最可怕的是鴉雀無聲。」

公安部人員分析，今天的學生遊行規模是空前的，是有秩序、有紀律的，顯得冷靜而有策略；所提口號有策略性，遊行中未發現橫幅或標語中有反動內容；行動上不與警察發生硬性衝突。他們原先的遊行目的地是廣場，衝破層層阻攔抵達廣場後，卻沿北馬路穿過，未在廣場停留，出乎預料。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稱，這次遊行未經批准，違反了北京市關於遊行的十條規定。又說，「廣大青年學生要求消除腐敗，推進民主進程的心情，同黨和政府的願望是一致的。但當前確有極少數人想製造動亂。」要求「全市人民維護社會秩序、生產秩序、科研教學秩序和人民生活的正常秩序」。還說，「既然學生擁護共產黨的領導，擁護四項基本原則，擁護憲法，就應按照黨和政府的要求儘快復課。所有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外出串聯的學生應該儘快回到學校」。

北京各方面觀察家認為，如此規模浩大的學生遊行與民眾的呼應，值得中共高層認真對待。儘快與學生進行坦率的對話，才是穩定事態的良策。人們普遍認為，今天的遊行是學生和民眾結為一體的遊行，故稱為百萬人大遊行，其規模和影響都是空前的。

穆青認為不能再封鎖消息了，新華社一定要報導。經請示，上面同意報導，但新聞稿要由北京市委來寫。北京市委把曾建徽和新華社北京分社社長徐光春找去一起寫。胡啟立審閱稿子時作了修改，又送李錫銘審閱。稿子到晚 8 時多才送到新華社，穆青一看就說：「這根本不像個新聞稿。」與郭超人一起改寫，採取完全客觀的辦法，既寫遊行情況又寫政府發言人的話，但在遊行人數上，北京市委堅持「部份高校數以萬計的學生」。

四·二七大遊行聲勢浩大，李鵬感到十分難堪，他原本以為四二六社

論能起到平息學潮的作用，想不到反而是火上澆油。李先念、鄧穎超、王震、薄一波、宋任窮等元老紛紛向李鵬詢問情況，要求採取新的對策。李鵬想到必須做三件事：1.再發一篇社論。於是找袁木談話，要他再寫一篇《人民日報》社論。李鵬說，「社論的主題就是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就是保持社會的穩定。」袁木奉命起草了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2.打電話給李鐵映，詢問國家教委有何對策。李鐵映說，「我已告訴何東昌馬上再發一個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各高校廣泛深入宣傳中央的有關精神和《人民日報》社論；開展同幹部、教師的對話，以及在適當時機開展同學生的對話，對學生串聯必須採取有力措施堅決制止，特別要防止有人到中小學串聯和煽動鬧事。」李鵬說，「通知中一定要強調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3.經與楊尚昆等商量，決定於 4 月 28 日下午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再次就如何平息學潮進行部署。

　　李鵬和王瑞林通了電話，講了今天學生遊行經過。王瑞林說鄧小平認為，中央態度明朗，又避免了流血，處理是好的。

　　趙紫陽說：「四·二六社論不僅激怒了學生，機關、團體、民主黨派也普遍牴觸。他們不理解、牴觸，甚至反感。他們認為學生關心國家大事，關心改革命運，提出社會熱點問題，是可貴的愛國行為。政府不僅不表示愛護，加以引導，反而站到學生的對立面，給他們扣上『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帽子，以火藥味如此之濃的社論嚇唬他們。尤其是知識分子反應更加強烈。政府這樣做，社會上更加同情支持學生。從現場拍攝的錄相可以看到，當時學生的遊行隊伍走到哪裏，沿街的群眾就拍手歡迎，呼喊支持的口號，有些人甚至加入遊行隊伍。就連負責阻擋遊行的警察也是敷衍一下就放行了。本來佈置的一些封線，學生隊伍走到那裏，警察就讓路，學生遊行可以說暢行無阻。當時許多老同志對學生遊行相當擔心，因為知道小平講了那麼一篇話，生怕矛盾激化，發生流血事件，一再表示要中央克制，不要動武。彭真直接給中央辦公廳打過幾次電話，說無論如何不要動武，無論如何要克制，希望中央不要讓矛盾激化。當時只有李先念聽了小平講話以後，給小平打電話說：『要下決心抓他幾十萬人！』這話不知準不準確。還有王震，他也主張多抓些人。面對成千上萬的遊行隊伍，加上許多老同志勸告，原來決心驅散遊行的人，如北京市委領導人和李鵬等人也束手無策。」[3]

　　為了更進一步向中央政治局反映北京高校的「嚴峻局面」情況，李錫銘、陳希同決定在 4 月 28 日上午召開全市高校校長、黨委書記會議，進一步尋求對策。

　　全國各地高校中共黨委組織幹部和師生學習四二六社論。部份地區教育部門和高校傳達國家教委四二五座談會的精神，動員廣大幹部和師生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長沙市　下午 1 時許，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等校四千多名學生遊行，打著「民主萬歲，打倒官僚」、「科學民主、興邦正國」橫幅遊行，高呼「要民生、要自由」、「反對獨裁、反對暴力」等口號，引起上萬人圍觀。遊行隊伍到達湖南省政府，呼喊「耀國興邦」、「聲援北大」等口號。3　時半，逾千名學生衝進省政府院內，要

求與省長對話。有學生用石頭打碎了辦公樓三十三塊玻璃，砸爛一些門窗。經做工作，學生們於晚 7 時返校。

四川省　成都市一些高校有關北京情況的大字報明顯增多，並有北京學生在一些高校演講、串聯。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等校都貼出大字報稱：「準備成立成都地區高校學生運動委員會，組織紀念五四運動大遊行。」

一名北大歷史系 88 級學生手持 4 月 21 日香港《經濟日報》第二版的影印本（該版有香港記者報導的四二○事件經過），要求重慶大學研究生會代為張貼，遭拒絕。下午 2 時，又有一名北大化學系學生到重慶大學第 5 教學樓前張貼香港《經濟日報》4 月 21 日的影印本，後被學校保衛人員揭下。

吉林省　吉林財經學院二千多名學生從早晨起集體罷餐，一些學生從樓上往下扔瓶子和紙條，上面寫著「要民主、要自由」、「改善生活，還我副食補貼」。

哈爾濱市　晚上，哈爾濱理工學院有幾名學生從北京乘火車返回東北，聲稱「這次要把北京的情況通報給東北各大學，準備五四赴京參加北京學生的遊行。」

安徽省　晨 6 時許，中國科技大學校園發現三份小字報，內容主要是講 4 月 23 日北京學生遊行的情況，稱警察打了學生，廣播報導是騙人的。呼籲學生要再幹，說血不能白流。8　時半，安徽大學一教室的黑板上發現用粉筆書寫的抨擊中央領導的標語。

西安市　各高校約十萬學生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市中心交通完全中斷。學生遊行隊伍到達新城廣場後，突然間自發變成了靜坐，從此開始了長達月餘的靜坐集會抗議。

上海市　市委宣傳部長陳至立、副部長劉吉率領「上海市委整頓領導小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進行整頓工作。

香港　逾百名大專生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前靜坐，撕毀四二六社論，又滴血寫成「學運不死，民主萬歲」的標語，要求中國政府不得武力鎮壓學生，盡速與學生對話，並客觀報導學運。

美國　中國留學生已在籌建自治組織，作為最近領導中國大陸學運的學生自治聯合會的一個分會—北美分會。來自芝加哥的消息稱，美國中西部的中國留學生已組建了「學生聯合會北美分會籌委會」，4 月 28 日正式推選出北美分會中西部地區的十四名委員，將與美國其他地區的中國留學生聯繫，促使北美分會得以儘快成立，已著手擬定並將於近日發表《告全美同學書》。一位中國留學生說，這樣做的目的，是想使在中國剛成立的學生聯合會這一組織國際化，擴大影響，促使中國當局承認其合法性。

中西部地區中國留學生在推選委員活動前，曾在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前舉行聲援中國國內學運的遊行集會，最高峰時有三百多人參加，呼喊「學運萬歲」、「人民萬歲」、「擁護對話，不許鎮壓」、「反對專制」等口號。參加示威的中國留學生來自十八所美國大學。有一所大學只來了一位女生，獨自開車八小時才趕到示威地點。示威遊行的訴求

是：要求中國政府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要求落實憲法給予公民的一切權利；要求平等對話。中國留學生代表與領事館人員進行了對話。中國留學生還進行了募捐活動，計劃派代表帶捐款回中國，並參與中國國內學生與政府的對話。

下午 2 時，哥倫比亞大學、布朗大學、康奈爾大學、普林斯頓大學等校的近百名中國留學生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前集會，支持中國國內學運。中國留學生們舉起了「反對鎮壓學生」、」民主自由人權」兩面橫幅，向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遞交了一份聲明。

美國國務院公開表態支持和同情中國學運，並對《世界經濟導報》被整頓感到遺憾。

---

1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參加遊行的有 38 所高校。有外國媒體報導稱，參加遊行的有 54 所高校。
2 參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一書，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09 年出版。
3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二十六頁。

北京各高校都比較平靜，經歷了四二七遊行的學生在休養生息。廣場上沒有人搞活動，天安門管理處開始清理紀念碑上的花圈等物品。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罷課仍在繼續，幾所主要高校基本沒有人上課。人民大學只有兩個課堂共二十名學生上課。北京科技大學有三百名學生上課，其中多數是專科生、函授生。北京農大的學生都沒有上課。林業大學有三百名學生上課，占全校學生的 25%。北大、清華基本沒有人上課。有些學校學生上課情況稍好一些。北京化工學院有 80%的學生上課。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有 95%的學生上課。北京有五十三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六百三十份，主要內容是歡呼遊行勝利，攻擊學校領導和政工幹部。

許多高校不少大字報稱：「27 日的遊行勝利了」，但「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北師大署名「編外智囊團」的大字報《團結、堅持、勝利—回顧過去，展望未來》稱：這次運動雖獲小勝，但也暴露一些不足，運動有隨意性、不嚴肅性，形勢仍不容樂觀。「據可靠消息透露，中央某位高級領導人提出三不怕：不怕罵娘，不怕流血，不怕國際輿論」，鼓動學生不要被三不怕所嚇倒，堅持下去，並提出了具體的策略。清華署名「清華人」的《對話十一條》，提醒學生把重點轉向研究對話的先決條件，並提出對話內容的建議：1.貪官汙吏和官倒問題；2.教育經費、教師待遇問題；3.新聞自由、新聞立法問題；4.學運性質問題；5.公正評價胡耀邦問題。北大無署名的《幾點建議》，提示學生「對話的依據是憲法和北大七條，要達到目標，必須對 7 條有明確答覆；正確評價此次運動，反對稱之為動亂；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合法性」。政法大學署名「高自聯周勇軍」的通告：「經採納各方面意見，

特決定各高校統一取消示威遊行，改為校內活動。校內活動一定要熱烈，形式多樣，請各位負責人協助執行。」

上海市委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引起知識界強烈不滿，嚴家其、包遵信、蘇紹智、徐良英、張顯揚、吳祖光、于浩成、李南友、戴晴、蘇曉康等三十多人連署《捍衛新聞自由—致中共上海市委的公開信》，抨擊上海市委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呼籲新聞界進行聲援活動和請願集會。

國家教委向各地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稱：「《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發表後，各級領導幹部和廣大群眾對這場鬥爭的性質，對中央的態度、方針正在逐步明確起來。但北京局勢仍很複雜，一些學校不時出現大小字報，蠱惑人心。特別是還有相當一部份幹部、教師的思想認識還沒有統一起來。特別在對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言行尚待揭露的情況下，群眾對社論不易完全理解。我們必須清醒地估計到穩定學校局勢的工作，特別是統一思想認識的工作仍然十分艱巨。」「這場鬥爭是極少數搞資產階級自由化，並有一定策略的人，在國外勢力的配合下，經過相當時期的準備挑起來的。他們製造這場動亂是有長期準備和預謀的。我們必須看到這場鬥爭的複雜性和長期性。根據當前的情況看，北京局勢的平穩還需要有一個過程，工作十分艱巨，特別是在五四前後仍有可能發生動亂，從而波及各地。各地和各高等院校一定要抓緊時機，做好有關工作。」《通知》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和各高校，廣泛深入宣傳中央的有關精神，開展同幹部、教師的對話，以及在適當時機開展同學生的對話，對學生串聯必須採取有效措施堅決制止。要求各地教育部門加強對中小學的工作，防止有人到中小學串聯和煽動鬧事。

中國媒體對四二七學生遊行作了比較客觀公正的報導，這是胡耀邦逝世後對學生遊行首次比較客觀公正的報導。學生和社會反應良好。《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新華社有關「數以萬計的北京學生和平遊行」的消息；中國新聞社對四二七學生遊行予以中肯的報導；中央電視台在午間的新聞聯播中頭條報導了四二七學生遊行消息。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稱「中國需要穩定，當前壓倒一切的大局是保持社會的穩定。無視這個大局，背離這個大局，只能給民族和國家帶來災難。」該社論是李鵬授意袁木撰寫的。新華社發出〈北京近日出現一些似是而非傳聞，有關方面知情人士披露事實真相〉的通稿，刊登在北京和全國各大報刊，稱李鵬拒見請願學生代表純屬造謠。

上午

閻明復出席紀念全國青聯成立四十週年座談會，發言說，民主建設、廉政建設不是靠上街遊行、喊口號所能實現的。作為中國青年的組織，全國青聯應當發揮青年精英的作用，深入學生，積極對話，反映他們的正當要求。全國青聯主席劉延東發言說，動亂不會給一個民族帶來繁榮和進步。人民的團結、國家的安定是改革和建設順利進行的重要保證。解決中國當前複雜的經濟、社會問題，穩定是前提，改革是動力，發展是目標。

李鵬結束國務院常務會議後去萬里處，徵求對下一步處理動亂的意見。萬里沒有什麼好主意。11 時，李鵬去楊尚昆處，楊認為局勢仍然緊張，已調入北京的 38 軍部份兵力還不能撤回。

北京市委召開全市高校校長、黨委書記會議，先由北大、清華、政法大學、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負責人匯報情況。很多高校領導建議，一是中央應針對黨內存在的不正之風等現象幹幾件漂亮的實事，這樣群眾的情緒才會安定下來。同時還要把學生中憂國憂民的合理情緒和動亂分開，否則會失去一部份群眾。二是中央有關領導應該與學生見面，讓學生發發牢騷，耐心聽聽學生的意見，這樣也可能使學生平靜下來。三是現在學校與學運組織者談話時口氣都較硬，對他們提出了開除學籍、團籍等嚴厲警告，但這些處分事後能否兌現，學校很擔心。如果兌現不了，將會產生一些副作用。希望上面有個明確的尺度。聽完匯報，陳希同對平息學潮作了進一步安排：（一）各學校回去要總結經驗，根據四二六社論精神找出差距。（二）要千方百計爭取中間群眾，要做耐心的思想工作，同時也要同學生開展理論鬥爭，從理論上說服他們。（三）如果再出現遊行，繼續採取克制態度，勸阻學生不要上街，分化削弱他們的力量。這樣做，不是政府軟弱，而是從穩定大局考慮，如果在遊行中真有人受傷了，讓他們抓住了把柄，對大局不利。（四）解散非法學生組織。若他們又重新組織，則繼續解散，和他們開展拉鋸戰。（五）積極分子也應貼大字報，把他們的大字報蓋住。李錫銘強調：「要把這場鬥爭作為政治鬥爭來看，現在有些同志思想還不轉過來，應儘快轉過來，特別是黨內同志要頭腦清醒，不要被學生搞得亂七八糟。」

中午，北大籌委會召開例會，決定 5 月 30 日舉行全校直選北大學生自治會。會後發出通告，請有意參選者到籌委會報名。後因報名參選者很少，決定推遲直選，目前仍以推動學運發展為主。

下午

3 時，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聽取安全部、公安部、北京市匯報情況，研究下一步制止動亂的措施。楊尚昆、薄一波、李錫銘、陳希同、宋平、袁木、何東昌列席會議。與會者充分肯定四二六社論的作用，準備採取「穩定北京，繼而穩定全國，團結黨的骨幹力量，爭取中間群眾」的措施。會議未出現原則分歧，但對一些具體問題的處理看法不同。針對學生準備利用五一節派小分隊到廣場講演，製造輿論，繼而在五四青年節組織更大規模的遊行向中央施壓，楊尚昆丶喬石等提議與學生和群眾對話，平息事態。李鵬丶姚依林、薄一波丶宋平等認為有人故意煽動學生，破壞穩定，強調對話是一場鬥爭，不能把平息動亂的希望寄託於對話，雙方都是通過對話爭取中間群眾。會議決定，由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安排，4 月 29 日下午由袁木、何東昌、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長陸宇澄等與學生代表進行對話；4 月 30 日下午由李錫銘、陳希同等與學生代表對話；國務院各部門負責人、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政負責人與學生開展不同層次、多管道的對話。

晚上

傍晚，《中國青年報》八十八名編輯和記者簽署一份慰問電文：「謹向一向為我們所敬重的《世界經濟導報》及欽本立同志致意！真實的新聞永存！」《中國日報》七十五名編輯和記者簽署一份慰問電文：「威武不屈，欽總樹天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

8 時許，高自聯召集二十多所高校的三十多名學生代表在政法大學教學樓開會，宣稱四二七遊行衝破了禁令，取得了勝利，討論決定了六個問題：（一）各高校不能單獨與政府對話，必須以整個高自聯的名義。原則上平等對話，由真正的學生代表對話。對話的時間、地點、政府出面人員都要得到學生的認可。（二）專業性的藝術院校、外語學院明天可以復課，其他學校繼續罷課到五四。（三）撤銷周勇軍主席職務，由吾爾開希接任。主席一職原則上七天一換屆，由七名常委輪流擔任。（劉剛提議）（四）4 月 29 日在北師大繼續開會，商討與政府對話的內容。（五）是否還要遊行，今後一切行動都看政府的態度。（六）爭取學生聯合會的合法地位。「北京高校學生臨時聯合會」正式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會議增補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研究生王超華為高自聯常委。（劉剛提議）

李鐵映面見李鵬，認為中央應該對動亂有一個大的戰略佈置，李鵬認為堅決制止動亂就是大戰略。

李先念很關心李鵬的安全，李鵬夫婦也十分擔憂，中央警衛局研究後，讓李鵬一家搬進中南海，居住在 202 號房子的配房，寬大的正房仍然留作中央開會和接待外賓使用。

閻明復給中央送交一份陶斯亮（陶鑄女兒、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局副局長）與一個自稱是「北大溫和派學生領袖」的談話記錄。這位學生領袖說，學生的目的是要通過這次學潮把李鵬從總理的位子上拉下去，否則鄧小平之後大權就會落到他的手中。學生也不是有多麼地恨李鵬，而是恨那些支持他的政治老人。[1]

全國各地的高校大都比較平靜，一些地方部份學生繼續搞串聯活動。

天津市　下午 2 時半，南開、天津大學、天津師大、天津紡織工學院、河北工學院、天津輕工學院等八所高校約七、八千名學生在海河廣場集合遊行，抗議四二六社論。一位學生用手提喇叭演講：「遊行的目的就是證明學生的行動決不是動亂。」遊行隊伍兩邊均有學生手挽手維持秩序，防止外人混入隊伍。學生打著「民主萬歲」、「愛國無罪」、「新聞要講真話」、「媽媽，我們沒有錯」、「鄧小平說，不抓辮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等橫幅，呼喊「學生請願，不是動亂」、「我們請願，流血無憾」、「《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中央電台，顛倒黑白」、「社論社論，奇談怪論」、「《光明日報》，一團漆黑」等口號。遊行隊伍前有警車開道，後有警察摩托車維持秩序，兩旁有警察將圍觀民眾隔開，好像是警察陪同遊行。結果，七、八千學生順順利利地遊了一圈，於晚 8 時半陸續返校。天津市委對學生遊行採取疏導方針，不攔截，與北京市委做法大不相同。許多人都在議論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的高招。

蘭州市　有六、七名河南省鄭州市學生前來串聯。十多名蘭州大學學生到儲蓄所提款，準備到北京、西安串聯。

美國　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在評論北京學生四二七遊行時說：「布希總統信仰言論自由與集會權利的原則，這一原則正在那裏（北京）得到證明。」「我們希望這一示威將繼續保持和平形式，也希望中國當局對之採取克制態度。」

---

1 參見李鵬《六四日記》一書。

北京高校大部份仍在罷課，一些學運組織者更多地轉向研究下一步對策，更多的學生在養精蓄銳期待著「五四」的到來。北京印刷學院至今未參加遊行的學生感到思想壓力很大，有的學生說：「去遊行的也沒事，回來了個個都興高彩烈。」清華學生自治會第三任主席白立舜透露，五四可能還要上街遊行，但他不同意。

北京市委教育部調查統計全市四十所高校，舞蹈、美術、體育等十所文體院校的學生繼續上課；廣播、輕工、旅遊等六所院校 80%的學生上課；中央民院、林業學院、中醫學院、北航等七所院校上課人數有所增加；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等二十多所院校的大多數學生仍在罷課；政法大學基本沒有學生上課。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今天北京有四十二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四百六十多份。北京第 26 中學、第 49 中學、第 92 中學、第 201 中學、大峪中學發現大小字報和標語，例如：「要民主、要自由」，「不能再麻痹了，學生不能再當機器人」，「耀邦不死，促進民主」，「駁斥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的陳詞濫調」。有的小字報寫有警察打學生、大學生跪著請願等內容。北大學生吳軍邀集母校第 209 中學高二理工班三、四名學生到其家聽北大一教授的錄音報告。有的學生聽完後問校長：「現在黨內真那樣腐敗嗎？咱們還是社會主義國家嗎？」

北師大收到由美國傳真發來的署名「紅岩」的文章〈中國為什麼要民主〉，稱：「中國為什麼要民主，是一個能否生存和如何生存的問題。」「（中國）四十年來，在新貴族老爺們的心目中，勞動者們不過是生產工具而已。」

上午

李鵬召見袁木、何東昌，聽取與學生對話的準備情況。李鵬交代：「對話直接關係到黨和國家的聲望，一定要態度堅決、旗幟鮮明。小平、先念等老同志非常關注這次對話。」

李鵬、喬石、胡啟立、李錫銘等聚會，針對五四可能出現學生大遊行商議對策。李錫銘提議，由黨和政府組織大遊行，把主動權拿到手裏。胡啟立提議在廣場召開群眾大會，動員廣大人民起來反對動亂。李鵬、喬石權衡利弊，認為這兩個方案都欠妥當，可能引發「群眾鬥群眾」。但又提不出更好的辦法，準備再議一次。

各高校新增加的大字報內容多以對話問題為主。北大《對話基礎的七條建議》提出：1.必須公開承認學生自治會為合法組織；2.必須澄清四·二○新華門事實真相；3.必須公開全面報導四·二二天安門廣場請願活動；4.必須徹底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5.必須公開全面地報導四·二七學生遊行示威的全過程以及目的；6.對話必須在平等基礎上進行，對話的時間、地點和雙方代表以及人數由雙方共同協商決定；7.對話必須公開進行，允許中外記者採訪、報導。北師大署名「巴芭研」的《對話策略》提出成立對話小組，研究憲法、中央文件、《鄧小平文選》，借鑒國外政治改革實例等策略。政法大學大字報《關於與政府對話的幾點意見》提出：要對這次學運的性質做出正確評價。這次學運是廣大青年學生關心改革，促進民主進程的愛國民主運動，決非動亂，更不具有反社會主義的性質。北京市臨時聯合會是根據憲法第 35 條成立的一個群眾團體，是當然合法的，政府應當同該組織確定的學生代表對話。《人民日報》、中央電台要公開向學生道歉，向全國人民澄清事實，有關責任者辭職。取消一切出版審查機構，允許民間辦報，新聞只對事實負責，只對法律負責。天安門廣場成為言論自由廣場，允許遊行演講，其內容是否反動，應通過民意測驗來確定。政府對反貪汙、反官僚，要制訂出有效措施，並將實施情況定期向人民報告。對話要允許中外記者參加，並將對話情況向全國實況轉播。

北師大未署名的大字報《老朽下台》提出：「中國民主反對封建專制的第一步，就是把一個在幕後操縱政權，既不符合憲法又束縛領導班子的人趕下台，這是運動的最大勝利」，「讓一個不在其位，亂謀其政的專制代表下台，則是中國民主反封建專政偉大的一步，中國民主的最大標誌」。中央民院新貼出的十多張大字報，有的宣揚 4 月 27 日遊行勝利了；有的說中央政策含糊，要警惕；有的指責學校未派車接回遊行的學生。

下午

北京科技大學貼出臨時自治聯合會《公告》：1.臨時學聯改名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2.為使學生自治聯合會合法化，應由全校學生簽名證明或與校方商量進行全校普選或與原學生會合併。3.與政府對話代表，在全校全面選舉產生。4.要求政府把這次運動與動亂加以區別，予以澄清。5.募捐宣傳繼續進行。6.追究四·二○血案責任。7.堅持罷課。

中央統戰部舉辦五一聯歡會，張顯揚、張宗厚、于浩成等著名知識分子應邀與會。閻明復介紹了中央的政策，並透露多名著名知識分子曾及時向中央反映處理這次學潮的意見，包括不要激化矛盾的建議。他表示，這些都是很好的建議，中央十分重視，並已採納。他讚揚各界人士對這次學潮起了冷靜從事和呼籲克制的作用。他特別指出，一些知識分子對中央的聯名建議，對中央的決策很有參考作用。他還具體詢問了一些知識分子的工作環境和待遇問題。

2 時半，袁木、何東昌、袁本立、陸宇澄在共青團中央會議室與北京十六所高校的四十五名學生進行官方所謂的對話，持續近三小時。與會學生名單由主辦單位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指定，許多是官方學生會成員。每位學生代表只允許發言一次，並且必須以提問的形式。一開始，就有一些學生質疑代表權問題。政法大學碩士生項小吉說：「對話是在國務院與首都全體高校的學生代表之間進行，而今天所到的學生不具有這種代表權，從所到學校看，只有十六所，從所到的同學看，並沒有經過普選產生，所以說，今天所到的學生不具有這種代表權。今天只是一個接觸會議，而不是廣大學生所要求的對話。」北航一名學生席間退場抗議。

袁木首先表示，「李鵬總理特別讓我告訴大家並轉告北京高校的廣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不是針對廣大同學說的。」在座學生們提出了懲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設、發展教育、新聞報導和學生罷課、遊行、學運性質等問題。袁木說：「廣大同學懷著滿腔愛國熱情，希望推動民主化進程，深化改革，懲治貪汙，克服腐敗，這些希望與政府的願望是完全一致的。」對官倒問題，他說：「要解決這個問題，一靠對問題的揭露，二靠制度建設，遊行示威是解決不了問題的。」並列舉幾項數字，說明「黨和政府是真心實意地懲處官倒和貪汙受賄的，是決心要克服腐敗現象的。」他說，「我們國家正面臨不少困難，如果再不穩定，再動亂，這些困難就更加難以克服。」並稱四·二○血案、四·二二哭跪請願是謊言。袁立本說，北京市對遊行示威有十條規定，是為了維護社會治安和人民的利益的，未經批准的遊行是違反規定的，所以，政府不贊成。當學生提出政府應與高自聯對話時，袁木明確表示，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

高自聯主席吾爾開希於下午 2 時抵達會場，被請到一個房間，全國學聯發言人對他說，他不能以高自聯主席身分發言，他同意了，繼而要求他不能在會上發表聲明和發言，他拒絕了。全國學聯發言人表示會議不邀請他出席，要他離開。吾爾開希對記者說，高自聯不承認這是對話，只承認是座談會，他本來希望在會上聲明這一點。他解釋，只有國務院官員與高自聯常委的會議才算對話，因為高自聯代表各校學生。他指出，全國學聯於今晨突然邀請各校一些學生出席「對話」，在倉促無準備的情況下出席「對話」，很無理由，認為全國學聯的邀請方式是政府有意分化學生的團結。

袁木因此次「對話」而出名，他原是新華社記者，以能說會道著稱，文化大革命中因善於察言觀色而受寵於國務院副總理紀登奎，因而

1983　年差點被打成文革「三種人」，在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中共黨員生活會上痛陳自己失足，流下「悔恨」眼淚。最後因李先念發話（袁木時任《李先念文選》編輯）才過關。1984 年到 1987 年，借調到中央財經領導小組，但一直在國務院辦公廳調研室領工資，因不受重用，總是唉歎官運不濟。1988　年，說動剛就任總理的李鵬，充當國務院新聞發言人。這個國務院新聞發言人在中南海不為人知，既無固定辦公場所，也無機構級別。1988　年下半年又說動李鵬設立「國務院研究室」，擔任主任，但仍未解決職務級別和機構級別問題。此次學運爆發，他又一次敏銳地發現了投機的機會，義無反顧地充當李鵬的代言人。

新華社國內部主任張萬舒說：「社會各界翹首以盼的對話終於舉行。」通過電視台錄影加以剪接後晚上向全國人民播放，同時要新華社作了長篇報導。從電視和文字報導上看，對話似乎進行得很正常，其實卻是玩弄全國人民的大把戲。現場採訪的新華社記者說：「其一，參加對話的四十五名學生代表中有四十一名是政府指定的各校學生會幹部，都未參加這次學潮。而參加學潮的學生只有四名，其中一名政法大學學生提出：政府應同高自聯的代表對話時，袁木、何東昌強硬地說我們是來同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的學生進行座談對話的，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雙方為此發生激烈爭論，最後都拂袖而去。這個場面在播出的電視上被剪掉了，在文字稿上也隻字不准提。新華社的稿子上保留了袁木、何東昌說：『對未經認可的非法學生組織，我們不予承認。』明眼人一看便知，這次對話是官辦，做個姿態給群眾看的一場戲。其二，凡是學生在會上發言所提問題，都是上面事先佈置、總體搭配的，都是這次學潮中提出的無法回避的問題。而袁木等也是事先根據佈置的題目做了充分準備，所以從電視上看他們都是對答如流的。其實從提問學生的表情和提問方式，都是可以看出破綻的。在新華社報導中，對提問的學生只提校名卻隱瞞了姓名，所提問題也不痛不癢。例如：北航一學生說，同學們提出的『官倒、官倒，不打不倒』的口號，反映了現在存在的一些嚴重腐敗現象。同學們怨氣大的是：中央查處官倒的措施總是雷聲大雨點小。人們希望能看到查處的結果。北京理工大學一名學生問：中國出現官倒，是社會主義改革的必然現象，還是由於黨中央、國務院決策上的失誤？首都師大一位學生問：許多同學提出教育問題，請問有什麼重視教育的措施？何時兌現？從以上三例可看出，根本不是對話，而是官員答學生問。其三，這次學潮從一開始就把矛頭對著李鵬，學生多次遊行都高呼『李鵬下台』的口號；4　月　24　日晚，是他在常委會上提出『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4　月　25　日，是他與楊尚昆去向鄧小平匯報後，鄧說『是一場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從而造成了四二六社論的高調；他正是蓄意激化矛盾的罪魁禍首，這是全黨皆知的。而在今天對話會上，袁木一開口就說：『李鵬總理特別讓我告訴大家並轉告北京高校的廣大同學，《人民日報》社論當中講到的關於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的問題，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的。』公然在全國人民面前推脫罪責，收買人心。學潮以來學生們很少提到趙紫陽，但在這場對話會上，竟有兩名官派的學生指名道姓指責趙紫陽，一個質問趙在悼詞

中為什麼把胡耀邦捧得那麼高。另一個卻在新華社的報導中含沙射影—『北京建工學院一學生問：中央提出要過幾年緊日子，領導幹部應該與廣大群眾同甘共苦。但有的領導卻一個星期攜夫人打一次高爾夫球。』袁木說：『我不知道這個情況，我可以轉達你的意見。』新華社編輯部的同志們說這是『埋藏禍心』、對趙紫陽『背後捅刀子』、『轉移鬥爭目標』。」[1]

胡啟立主持主要新聞宣傳單位負責人碰頭會，他說：「沒有共同的資訊就沒有共同的認識，今天的社論反映出中央的看法，這是從各個方面的資訊中得出的認識和看法。北京學生已逐步轉到理智思考。我們需要更準確的資訊，要全面準確地提供資訊。」他這裏所說的社論是指《人民日報》社論〈維護大局，維護穩定〉。該社論比起四二六社論調子放低了，立場有所後退，最主要之點是把「動亂」只和西安、長沙發生的打砸搶作聯繫，而與學生活動悄悄地脫了鉤，最後落腳在要求學生儘快復課，恢復學校正常秩序上。北京市委不滿意該社論，在徵求意見時竟以此文「不是針對北京市情況」而拒絕發表意見。穆青回新華社傳達時說：「胡啟立這段話很短，但份量很重，它透露了一個重大問題，他說『沒有共同的資訊就沒有共同的認識』，就是說，還有單獨的資訊；又說『今天的社論反映出中央的看法，這是從各個方面的資訊中得出的認識和看法』，這顯然是說四二六社論是因單獨或片面的資訊導致的認識和看法，並沒有反映中央的看法。最後提出要全面準確地提供資訊。」穆青問這樣理解對不對？郭超人說：「從字面上這樣理解是對的，但從更深層次上理解，就複雜了，起碼是指出了有的單位或管道給中央某領導人單獨提供資訊，又特別是小平同志那裏。」張萬舒說：「從向中央反映學潮情況的管道來說，除新聞單位外，另外兩大管道，一是北京市委教育部、宣傳部，二是國家教委思想政治工作司，都是通過學校政工和保衛部門收集學生動態材料及時層層上報，而我們是靠記者到現場或學校、教委有關部門採訪，從記者到編輯部都會注意客觀全面。」郭超人認為問題不會出在新聞單位，很大可能就出在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2]

3　時，李鵬、胡啟立、田紀雲出席全國總工會在大會堂舉辦的慶祝五一勞動節大會，胡啟立代表中央講話，只一般性地提出安定團結問題，沒有針對當前的「動亂」講幾句話。李鵬認為這顯然是不夠的。

李鵬要求北京市針對五四學生上街遊行一事提出切實可行的對策方案。李錫銘、陳希同再次流露出對中央的不滿情緒，說「中央反動亂方針不能再變。再變，北京市也無能為力了。」李鵬認為中央的方針是明確的，而北京市委制止動亂雖然決心很大，但措施往往不夠有力。

王丹、吾爾開希在香格里拉飯店召開中外記者會，宣佈不承認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王丹說：「很遺憾，這不是對話，倒更像是一次記者招待會，由學生來充當記者，提問題。」

晚上

傍晚，何東昌到李鵬辦公室轉達彭真的意見：（一）中央對制止動亂的方針是正確的；（二）要承認 27 日的大遊行學生是占了上風，原因是提出「反腐敗、反官倒」的口號，得到不少市民甚至機關幹部的支持；（三）目前黨和政府要集中力量揭露壞人，讓廣大群眾認清動亂的真面目。

中央電視台播出袁木等與學生「對話」錄影，各高校多數學生反映強烈，不承認這是對話會，非常不滿袁木的發言。人民大學學生說，「對話」把學生耍了，明天高校自治會要舉行新聞發佈會。北京醫學院、北京郵電學院貼出大字報，聲明不承認這次對話，要求學生繼續罷課。

7 時至 12 時，閻明復、李鐵映邀請若干名中青年學者座談，聽取對當前局勢和如何處理學潮的意見。與會者的共同意見是，只要誠意對話和著實解決現存的各項問題，即可把危機變成轉機。

7 時，高自聯在北師大物理樓 104 教室召開每天的例會，討論內容集中在各校自治會和高自聯的合法化、如何籌備與官方的對話、如何選舉對話代表。經兩個多小時激辯，形成兩個決議：一是通告全國，不承認今天下午官方舉辦的「對話會」；二是由全市各高校選拔對話代表。

9 時至 9 時半，北大籌委會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已與全美中國學生聯合會建立聯繫；籌委會開始辦報，暫定名《新聞導報》，擬聘請知名人士任主編；繼續爭取籌委會的合法性。記者會上散發了首期《新聞導報》、署名「美國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UCLA）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的〈致國內學生的公開信〉和一份英文材料（只給持有記者證的人）。有中外、港臺記者三十多名記者到會，包括日本共同社、日本廣播公司、日本讀賣新聞、日本每日新聞、美聯社、美國合眾社、路透社、德新社、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加拿大廣播公司、法國電視台等。

全國二十三個大中城市的高校學生舉行集會或遊行，抗議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發言。

天津市　天津大學、南開、河北工學院逾千名學生乘七十八次列車到京，在列車上散發傳單。

武漢市　午夜 12 時許，武漢工業大學、華中師大、武漢工學院、武漢鋼鐵學院等校約四千名學生遊行，橫幅有「憂國、憂民、憂自己」、「要民主、要自由」。途中進入武漢大學校園，一些學生一邊唱《國際歌》，一邊呼喊：「武大的弟兄們快起來，我們一起上街遊行！」先後在武漢大學楓園、桂園集會演講，有人呼籲到工廠、農村去串聯，發動農民搞土地革命，發動工人取消企事業單位的中共黨委，有人抨擊四二六社論。有人呼籲：「五四上午 10 點在街道口集合。」次日凌晨，學生解散回校。

長春市　中午 12 時半，吉林大學二千多名學生不聽學校幹部、教師勸阻，上街遊行，在吉林省委前停留了四十分鐘，要求與省領導對話。經學校領導、教師勸導，下午 5 時 50 分學生返校。

蘭州市　晚上，蘭州大學、蘭州醫學院等校三千多名學生聽了袁木等人「對話」的廣播後，呼喊「反對獨裁」、「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遊行。深夜，遊行學生返校。

哈爾濱市　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哈爾濱商學院出現北京寄來的傳單，有傳單稱：「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到了我們用良知、理性與血肉去譜寫新歷史的時刻！倡議成立全國團結學聯籌委會，使這次運動有組織、有秩序、有理有節地持續下去。」「全國高校實行無限期罷課，不達目的決不甘休！」上午，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出現署名「迅雷」的《船院七點要求》，內容與北京學生的七條要求基本相同，還要求「實行多黨制，保護不同政見者」。

長沙市　一些高校發現有北京高校學生來串聯。一名北大國政系學生在湖南醫科大學演講，介紹北京學運情況。校保衛處當即予以制止。據這位北大學生說，與他同車到長沙的北京學生有三十七人，分住在湖南大學、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師大等校。許多高校出現呼籲五四全國大遊行的大字報和標語。

瀋陽市　晚　7　時，東北工學院約三千名學生打著「民主萬歲」、「理解萬歲」橫幅上街遊行，口號是：1.開放黨禁、報禁，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的職務；2.嚴懲官倒，清除腐敗現象；3.科學救國、民主強國；4.健全法制，廢除專制；5.正確估價學生民主運動；6.擁護共產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經學校幹部、教師做工作，晚　10　時學生返校。

呼爾浩特市　內蒙古師大發現署名「北京高校臨時行動委員會」的傳單，聲稱要「號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個體工商、服務行業工作人員、政府機關公務員聲援罷課。」

江蘇市　蘇州大學一教室發現粉筆寫的標語：「中華民國必將代替中華人民共和國，這是歷史的必然。在各方面腐朽變質的政黨，最終將被新生力量代替。」並發現四十一張抨擊中共領導人的紙條。

南昌市　江西財經學院四百多名學生認為袁木等人的「對話」沒有解決實際問題，要上街遊行，經校領導反覆勸阻才作罷，但聲稱　4　月　30 日罷課一天。

廣州市　暨南大學一百零四名研究生聯名簽署了「五四」大罷課倡議書，聲援北京的學生運動。

香港　逾四十個團體發表聯合聲明，支持北京學運。

---

1 參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一書。

2 參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一書。

北京高校學生繼續罷課。北京市委辦公廳稱：（一）基本上課或全部上課的十二所：北京體育學院、北京舞蹈學院、中央美院、協和醫科大學、北京聯合大學文法學院、北京自動化工程學院、北京師院分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國音樂學院、中央戲劇學院、北京電影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二）少數學生罷課的五所：北京旅遊學院、北京建材輕工業學院、北京聯合大學文理學院、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聯合大學電子工程學院。（三）情況好轉的十四所：北京體育學院、北京廣播學院、北京輕工學院、中央民院、北京建工學院、北京中醫學院、北京林業大學、北航、北京外語學院、北方工業大學、北京師院、北京資訊工程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北京醫科大學。（四）大規模罷課的四十五所，以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為首。據統計，罷課學生人數為九萬，約占高校學生人數 70%。今天有三十二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三百五十多份。

高校的大小字報集中譴責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高校流傳一幅對聯：上聯：避實就虛政府言啥立本，下聯：裝瘋賣傻國家何日東昌，橫批：袁（緣）木求愚（魚）。北京農大署名「校自治會」的大字報抨擊對話「是一種愚弄、欺騙全國人民的行為」，「強烈要求政府在平等、公開，時間、地點由雙方都認可的情形下對話，學生代表也必須是代表廣大同學意見的代表」。中央民院貼出《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聲明》，「宣佈 4 月 29 日下午舉行的所謂對話會不予承認」，認為「這次會議並沒有在平等的基礎上進行，帶有欺騙的痕跡，不能代表學生的共同願望」。北大十多張大小字報對昨天對話表示不滿，有幾張譴責北大學生代表肖建華、黃維為「學賊」、「賣身求榮，有辱北大」。一份署名「中央黨校幾位同學」的大字報《怎麼辦》稱：「政府少數要人想

讓學生先復課，否則就會造成內亂。」和平請願活動在總方針上的任何讓步都將導致中國人的深重災難，「必須抓緊有利時機擴大戰果」。「現在的形勢是政府已無法實行軍管，三分之一的市民對我們全力支持；三分之一的市民暗中支持；六分之一的市民保持中立，六分之一的市民仍在相信少數不法分子所控制的輿論工具。」北師大幾張大字報指責該校中文系 87 級學生張某參加對話「使北師大丟了臉，使北師大感到恥辱」。一張署名「鐘文妍」（即中文系研究生）的大字報倡議建立「對話智囊團」，「民選出真正的學生代表」，並要求預先準備好確鑿的材料。還說昨天參加對話會的有三類人：一種是真正代表學生利益的，敢於說真話的，如中國政法大學的代表；二是有良好願望，但水準較差，給政府提供了機會的，如北大的一個代表；再一種是由政府精心挑選組織來的，如北師大的張某、北師院的一對代表。且說，最後一種人在對話會上占絕大部份。

清華一些學生認為，清華這次太丟份了，清華研究會主席（兼北京市學聯副主席）對話時坐在主席臺上，這是與政府妥協的表現。昨晚在看完對話錄影後，一些學生把他從宿舍拉出來指責。

北大、政法大學有大字報為今後的對話提出對策。北大署名「無線電一小撮」的大字報《對策》提出五條：1.以後的談判必須是學生自治籌委會與政府對話，其他組織均不予承認。2.要求各校由籌委會選出談判代表一至二人，各校籌委會選舉代表組成談判智囊團，在談判以前必須收集大量資料，包括遊行的真相、照片，以及領導人子女官倒的真實材料，領導人揮霍的實證，以便在以後談判中爭取主動。3.必須注意防止被政客牽著鼻子走，要求實況轉播而不加刪減，攝像必須機會均等，就是學生和政府官員上鏡頭的機會一樣，以示公正。4.決不放棄遊行、罷課、募捐、演講的權利，不達目的不甘休。5.欽本立是新聞自由的象徵，要求立即恢復其職務。大字報《關於對話意見》提出，「對話的級別不夠，不能解決實際問題，政府的代表必須是能拍板的人，必須包括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以上、人大副委員長以上的人物」，「對話必須絕對平等，以圓桌會議形式進行」，「對話每兩天進行一次」。

一些高自聯成員在各高校加緊活動，提出：5 月 4 日前，由各校學生民主選舉的代表團與中共中央和國家領導人對話，如果政府不同意，將舉行更大規模的遊行。

上午

趙紫陽結束訪問朝鮮回國，李鵬、喬石、田紀雲、溫家寶等在北京火車站迎接。趙紫陽在寒暄後隨即吩咐：「明天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分析學潮並部署對策。」李鵬請趙紫陽安排時間聽他匯報這幾天國內發生的情況，商量對策。趙紫陽答應下午 4 時見面。

趙紫陽回到家中，鮑彤立即送來紀念五四青年節的講話稿讓他審閱，並介紹了一些學潮情況，說四二六社論寫得太生硬，沒有充分說理，激化了中間狀態學生的對立情緒。幾天後趙對鮑說，看來 四二六社論確有缺點。

李鵬打電話給王瑞林，要他向鄧小平報告：五四青年節期間在北京可能出現更大規模的學生遊行。

李鐵映看了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錄影後，對國家教委幾位副主任說：「對話很有藝術，有助於廣大師生統一思想、提高認識。」要求國家教委再發一個《通知》。國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了第 9 個通知，要求認真組織學生收看袁木等人與學生的對話，組織廣大幹部、師生深入學習四二六社論。《通知》指出：「當前工作的重點是在於引導廣大學生充分認清這場鬥爭的性質，統一認識，同時，不承認並堅決取締一切非法組織。」許多高校幹部反映說：「四二九社論都後退了，還在堅持四二六社論，國家教委真是左的出奇！」

北大研究生會監委會發佈公告：根據校研究生會章程修正案（草案）第 1、3、7、9、10、11、14、18、19、23 條的有關規定，校研究生會監委會委員 17 人聯名提議，1989 年 4 月 29 日 19 時 30 分召開了監委會。到會監委認為：上屆研究生會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在這次學運中猶豫不決，領導不力，引起廣大同學的不滿。鑒於目前形勢緊迫，決定今天上午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對現任研究生會主席團投信任票。代表證每個宿舍一張，共 304 張。上午 9 時召開臨時研究生代表大會，到會代表二百四十四人。投票結果，二百四十一票同意罷免主席團，二百九十九票同意選舉北大學生自治會籌委會的研究生成員作為研究生會臨時主席團成員。表決有效。要求校研究生會主席團在十二小時內（從上午 10 點起）向臨時主席團移交權力及有關事項。稍後，北大校方宣佈不承認此選舉結果。

中央美院學生籌辦的「悼念胡耀邦同志活動紀實攝影展」在校內舉行，展出二百多張照片，受到各界歡迎。但學生與中南海警衛在新華門對峙的照片被禁止展出。

一些高校學生組成宣傳隊上街，澄清昨天袁木座談會的「對話」真相。

中午，北師大四百多名學生在校內遊行，並包圍質疑校領導，抗議學校取消學生自治會的廣播站。

下午

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召開學生代表大會，有二百多人參加。

李錫銘、陳希同等人在北京市委會議室與市屬十七所高校的二十九名學生就整治官倒、政府廉潔、發展教育、如何看待這次學潮等問題進行「對話」。這十七所高校包括北京建工學院、計算機學院、北京工業大學，在北京影響不大，對話並沒有引起什麼反響。對話歷時三個多小時。高自聯不承認這是對話，是政府分化學生的做法。

北京工業大學學生要求對學潮有一個正確評價，不能把罷課和遊行說成動亂。李錫銘說：「同學們要正確理解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的精神。社論說的動亂是針對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而言的。儘管你們不願意聽『被人利用』這種說法，但是，我還是要提醒大家，確實有極

少數人想通過你們的行動把我們的國家搞亂。」陳希同表示歡迎學生，特別是學經濟和法律的學生參加北京市清理整頓公司、查處官倒的工作。他說，北京市為查處官倒、清理整頓公司成立了專門的工作小組，一些民主黨派和無黨派人士已應邀參加這項工作。負責清理、整頓公司的北京市常務副市長張健民說，北京市共有五千六百七十七個公司，在前一階段的清查中已吊銷了一百三十八個有問題的公司的執照，向司法部門移交了十起涉嫌違法的案件。北京經濟學院一位學生要求市領導公開自己和家屬的收入。李錫銘答覆，他每月收入三百元，老伴已退休，每月五十多元，一子兩女都是一般幹部，收入有限。陳希同說「自己是工人之子，每月工資僅數百元，不會貪汙」，避而不談妻兒的情況。他們公佈的都只是工資數額，並未涉及工資之外享受的待遇。[1]

一些國務院部委領導人到所屬高校與學生座談對話，瞭解情況，做宣傳教育工作，期望以此緩解學生的情緒，國家教委副主任滕藤到清華，國家安全部部長賈春旺、副部長孫文芳到北京國際關係學院，林業部副部長徐有芳到北京林業大學，航空航天部副部長何文治到北航，經貿部副部長李嵐清到北京經貿大學，衛生部部長陳敏章到北醫大，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張中作、國家民委副主任江家福到中央民院。

4 時，李鵬依約到中南海 4 號院趙紫陽住處交談了約一個小時。通過談話，李鵬感覺趙紫陽的總趨向仍然是主張對學潮採取緩和的方針，這顯然不符合鄧小平堅決制止動亂的方針，也與趙紫陽 4 月 26 日從平壤回電的表態大相逕庭。李鵬擔心趙紫陽為求得妥協，要承認高自聯的合法性，使遊行合法化。趙紫陽談到社會上對他孩子搞官倒的傳聞，請求中央派調查組對他孩子的問題立案調查。李鵬迫不及待地找趙紫陽，是要趙紫陽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聽取北京市委的匯報，目的是逼趙紫陽對他們前段的搞法表示支持。

晚上

江澤民由上海市委副書記曾慶紅陪同面見趙紫陽，匯報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情況，請中央予以支持。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在座。江澤民匯報完後問趙紫陽：「你對我在上海處理《導報》怎麼看？」趙紫陽反問江澤民：「你看呢？」江澤民支吾其詞。趙紫陽接著說：「現在沒有時間談這個問題。」江澤民用懇求的語氣說：「紫陽同志若不拿出意見，我和慶紅同志就不好工作，也不好回上海交代。」趙紫陽只好表態了：「上海市委行事倉促地處理了《世界經濟導報》的問題，把小事化大，才讓自己步入了死胡同。」說完扭身便走了。據在場人士透露，江澤民呆呆地望著趙紫陽離去的身影足足有十分鐘沒有說出一句話來。顯然，趙紫陽對江澤民把小事化大的做法非常不滿，言辭之嚴厲讓江澤民嚇得六神無主。

7 時，高自聯在北師大物理樓 104 教室召開例會。王丹、吾爾開希說昨晚香格里拉飯店記者會後被便衣盯上，若不是幾個香港記者掩護，可能已被抓走。因此希望不再參加高自聯會議，但留任常委。其他常委認為有必要撤換主席，王超華提名，經八名常委投票，封從德當選第三任主席。幾位常委介紹了各自學校自治會情況，清華以班為代表選出班

代表（以班大小分配名額），參加全校的學生代表大會，決策機構是學生代表大會，有二、三百人；北農大的學生代表大會按宿舍派代表，這辦法適合規模較小的學校；政法大學直接改選了官方學生會的領導班子，換上學運的活躍分子。會議討論了對話代表的分配問題，決定：對話團採用比例代表制，按學校規模分配對話代表名額。小於三千人的學校選 1 名對話代表，三千至八千人的學校選二名代表，八千人以上的學校選三名代表。

上海市　一些高校出現呼籲 5 月 4 日遊行的大字報，有的學生積極串聯、籌備 5 月 4 日的遊行。上海市委要求各高校在 5 月 1 日前後抓緊做學生工作，一律不承認非法組織，勸說學生不要罷課，採取一切措施勸阻遊行，要避免流血事件。

河北省　河北大學四百多名學生赴京，華北電力學院、唐山煤炭醫學院也有學生赴京，有的學生帶著校旗，準備 5 月 1 日在北師大共同舉行遊行。

一些高校自 4 月 27 日以來大字報明顯增多，有的抨擊四二六社論，有的發洩不滿情緒，有的抨擊中共領導人，有的呼籲遊行、罷課。河北大學一份鼓動學生進京的大字報稱：「如果 5 月 4 日北京有行動，必將會出現河北大學的旗幟，請有血性、有良心的同學在 5 月 4 日凌晨務必在師大附近等候行動。」

杭州市　晚 9 時，浙江大學六百多名學生在杭州植物園集會，有的學生發表演講，鼓動學生 5 月 4 日上街遊行。有的學生打出了「五四科學和民主促進會」的旗號。經學校做工作，集會發起者同意今後不參加或不組織不利於安定團結的活動，並宣佈「五四科學和民主促進會」停止籌建。

哈爾濱市　凌晨 1 時許，哈爾濱工業大學、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二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要民主、要自由」，「反對腐敗、打倒官倒」等口號。

---

1 自稱「工人之子，每月工資僅數百元，不會貪汙」的陳希同，1998 年涉貪汙、怠忽職守被判刑十六年。其經商的兒子陳小同 1997 年因受賄罪被判刑十二年。

1989 年 5 月 1 日　星期一

北京各大報都以認清形勢，共同維護安定團結大局為主題，發表了慶祝五一國際勞動節的社論、評論。並在頭版刊登北京市委市政府領導與部份市屬高校學生對話的消息。

今天是五一勞動節，充滿了節日輕鬆的氣氛。廣場上人潮洶湧，大都是進京旅遊的外地人。官方改變長達三十多年之久的每逢重大節日必在廣場擺設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巨幅畫像的做法，只在紀念碑前豎立孫中山的巨幅畫像。官方解釋說，今後在五一、十一等重大節日只擺設毛澤東、孫中山的畫像，因為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在慶祝重大節日時都只掛本民族英雄人物的畫像。

各高校都比較平靜，一些高校貼出零星的大小字報。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北京有十五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八十多份。

學生和官方都在為下一步部署對策。學生方面正積極準備五四遊行，而官方則全力予以阻止。有學生活躍人士對香港記者說，當局警告他們不要策劃五四示威活動。

一些新聞界人士在積極活動，至少有三份全國性報紙的員工在單位張貼大字報，有些人寫信抗議查禁《世界經濟導報》。《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科技日報》、《中國日報》、《中國青年報》、《中國婦女報》、《文藝報》等報社有三百多名記者打電話慰問《世界經濟導報》。

連日來一直有消息稱，所謂「後臺」、「黑手」是指趙紫陽，他將會因這次學運而下台。而從鄧小平 4 月 25 日的談話看來，所謂「後

臺」、「黑手」主要是指「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某些中國知識分子。北京知識界傳聞中共當局曾警告蘇紹智、嚴家其、于光遠、方勵之等人不要與學運捲到一起。香港《明報》記者今天採訪了嚴家其妻子高皋，她證實一位中央統戰部負責人在 4 月 26 日找蘇紹智談話，稱他是國內外都非常有影響的人物，希望不要捲入這次學運，以避免在「揪一小撮」時再遭不幸。高皋說，當局在學運問題上前後態度發生很大變化，很多人做了很多工作，各個層次的人都盡了自己的力量，其中包括中共高層人士，一批擔任要職、非常有影響力的高級知識分子，如李澤厚、吳組緗等人都曾向中共進諫，要能夠正確對待學運。

上午

趙紫陽向他的秘書李勇問起學潮的情況，當談到四二七學生遊行時，趙紫陽說，這說明學生對四二六社論不滿，但中央已作出決定，要想改變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比較難。

9 時，北師大心理系七、八名學生在西單商場散發民意調查問卷，當場填寫。調查問卷列了二十八個題目，主要是想瞭解民眾如何理解這次學運、學生要求、政府對學運的態度，以及是否滿意袁木與學生的對話等。圍觀民眾約三百多人。

9 時半至 10 時 05 分，高自聯在北大第二體育場舉行新聞發佈會，六十多名中外記者與會，北大、清華等校三千多名學生旁聽。記者會上發佈了北大籌委會倡議書，高自聯新聞發言人宣讀了九份文件：1.高自聯關於學運聲明；2.高自聯對話要求草案；3.高自聯關於對話聲明；4.高自聯致各階層各界人士書；5.高自聯致香港同胞書；6.首都各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7.高自聯致全國高校同胞書；8.留美學生〈致國內同學的公開信〉；9.北大籌委會聲明。

高自聯聲明指出，由北京四十九所高校發起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得到了全國各階層人民的廣泛支持，在中國民主運動史上寫下了光輝的篇章。這次學運是一個自發的愛國學生運動，一開始便本著幫助政府工作和推進中國民主化進程的精神，以和平請願方式進行。對政府在改革十年中失誤的批評和建議表達了人民的心聲，但從運動一開始，政府就禁止與學生平等對話，對學生採取了不明智的態度。《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壓制了民主的呼聲，希望全國學生、人民團結起來，加快民主現代化進程。

高自聯的對話要求聲明內容：不承認較早時國家機關部門人員與學生的座談對話。對話的原則必須真誠、平等、公開和直接。希望對話，但保留發動行動的權利。並提出對話的原則和高自聯的對話內容草案，內容草案綜合了較早時學生先後兩次提出的七條條款而成。1.公正、客觀地評價胡耀邦的是非功過，對胡耀邦突然離職做出公開解釋。2.重新公正評價報導這次學運，查處北京市委欺上瞞下製造動亂藉口的行為，成立專門調查組，調查此次學運始末。3.維護憲法，追究侵權行為，懲處四·二○打人事件的直接責任者。4.反貪汙、反腐敗，懲處官倒，解決

康華公司問題。5.儘快出臺新聞法，允許民間辦報，支持香港報人徐四民先生回大陸辦私人報紙的要求。6.糾正十年最大失誤，提高教育經費，改善教師待遇。公佈全國政協三個調查組對北京市五所高校教育經費的調查報告，並繼續派出調查組調查中學狀況，公佈調查結果。7.檢討政府重大政策性失誤，由全國政協出面，組成專家論證小組，政府提供一切必需資料，分析去年通貨膨脹原因。

首都各界知名人士〈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於 4 月 21 日公佈徵求簽名，首批簽名者有嚴家其等 四十七人，截至今天已有二百多人簽名，簽名行動尚在持續中。

北大籌委會倡議書內容：通電全國，成立全國學聯籌委會，統一行動，號召全國高校學生總罷課。

美國加州大學中國留學生學者聯誼會《致國內同學的公開信》說，大陸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不僅不會破壞安定團結，反而會推進中國的民主進程，強烈要求當局正確評價學運，對中央電視台、《北京日報》、《人民日報》的片面報導表示抗議，對《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致以敬意，對那些有良心、遵守新聞記者職守的新聞工作者致以敬意。有五百多名中國留美學生學者連署該公開信。

北大籌委會聲明說，國務院發言人和北京市政府近日與學生的兩次對話，參加對話的同學不能代表學生的根本利益，我們一概不予承認。

各高校學生正在積極地重新選舉學生自治會。北京科技大學今天產生了新的籌委會，北京外語學院明天將產生新的籌委會。北大、清華、北京農大昨天選舉產生了新的籌委會。各高校學生希望通過重新選舉，使得學運領導班子更具有民意基礎和代表性，從而得到鞏固和加強。

中國冶金部部長戚元靖、副部長徐大銓、航空航天工業部部長林宗棠分別與學生座談。部長級官員持續第三天與學生座談，顯示中共當局認真對待近日的學生示威活動。不過，所有的部長級官員在座談時沒有明確承諾，基本上是敦促學生「平靜下來」。

下午

北大署名「一北大人」的大字報《將革命進行到底》稱：「今天又到了一個關鍵選擇的時候，是前進，還是後退？是自己爭取民主，還是等待別人的恩賜？歷史告訴我們，將鬥爭進行到底。」並對下一輪對話提出了具體建議，主要是：「各高校聯合行動，不是單獨與政府聯繫；會談成員由學生方面自定，對於官方指定不予理睬；會談時間應由學生方面決定；對話期間，罷課繼續，要給政府施以強大壓力；如果政府不承認學生自治會，則對話不能進行。」

中華民國財政部部長郭婉容率代表團抵達北京，準備參加 5 月 4 日至 6 日在北京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第二十二屆理事會。這是 1949 年以來第一位到訪大陸的國民黨政府官員。代表團成員十二人，隨行記者卻多達百人。這批記者抵京卻將北京學運作為報導的重點。

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在香山召開的所務會議上，確定由王軍濤、陳小平負責與高自聯建立聯繫，由鄭棣負責與新聞界建立聯繫，由

此開始了對學運有組織的部署和介入。

3 時，趙紫陽主持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討論五四青年節學生可能舉行大規模遊行的預案，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與會，楊尚昆、薄一波、李鐵映、閻明復、李錫銘、陳希同列席。這是自 1978 年改革開放以來首次在五一勞動節召開常委會議。會議決定：5 月 4 日對天安門地區實行交通管制，以保證在大會堂舉行的亞洲銀行年會開幕式的順利進行。對學生遊行要進行勸阻，動員機關人員、市民不上街，不參加遊行。

會議在討論時，與會者發言很熱烈。就如何評價四二六社論，發生激烈爭論。李錫銘、陳希同表示堅決擁護社論。楊尚昆說，鄧小平是經過反覆思考才提出動亂的定性，這是中央多年對政治思想工作做得不夠的結果。李鵬說，社會上許多人對動亂的定性不理解，不接受，是因為我們對動亂的真相還揭發得不夠。趙紫陽講了四條意見，（一）同意 4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議紀要，同意鄧小平講話。（二）同意中央制止動亂小組原來的組成，並由黨中央直接領導。（三）同意把工作重點放在爭取學生大多數身上。（四）目前應抓緊做學生復課的工作，這對學潮是釜底抽薪的辦法。李錫銘說，對鬧事學生組織不能承認。姚依林說，匈牙利搞多黨制，結果把國家搞亂了。趙紫陽說，要求中央立案審查他的孩子是否有官倒行為。姚依林說，往更深一層去想，這一場尖銳衝突是難以避免的，用對話辦法是躲不過去，平息不了的。李鵬要求趙紫陽在五四青年節代表中央講話時指出，目前在中國發生的是一場動亂，並明確重申中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不承認學生非法組織。現在大多數群眾處於中間狀態，爭取中間力量有兩個條件，一是自己隊伍要堅定，二是對敵對勢力要充分揭露。如果中央自己對動亂定性態度不堅定，必然動搖軍心，擁護黨的隊伍就組織不起來。事後，李鵬說：「這次會議是中央內部一場大辯論和大爭論，未做出一致的決定。」趙紫陽說：「在 5 月 1 日的常委碰頭會上，雖然我一回國就聽到各方面對四二六社論的強烈反映，但因剛剛回國，畢竟情況瞭解不多，同時也避免彎子轉得太陡，因此我不能不一般地對我出國期間李鵬主持的工作表示了一些肯定。但我著重指出，關鍵是爭取大多數，一定要把大多數人和極少數人區分開，不要把大多數人放到對立面，不要使大多數人感到受壓抑。不管原因何在，必須冷靜地承認一個嚴峻的事實，那就是廣大人民，尤其是學生、知識分子、民主黨派同我們的認識即四二六社論的調子，有很遠的距離。所以我指出要廣泛對話，既對學生，也對老師、工人聽取意見。對學生關心的定性問題，我當時強調要按照四二九社論的口徑作新的解釋。反黨反社會主義、搞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我希望這樣實際上就把四二六社論的調子降下來。另外我還指出，要抓復課這個旗幟，因為這也是家長、教師、社會上多數人的要求。同時，只要復課了，情緒就冷靜了，局勢就穩定了，其他問題也就好解決了。」[1]

趙紫陽給中央政治局寫信，要求澄清他兩個兒子的問題。信中說：「我有兩個兒子在公司工作。一個叫趙大軍，在深圳市石化公司下面的

技術發展公司工作；一個叫趙二軍，在海南一家公司搞工業開發工作」。「社會上關於趙紫陽的兒子盜賣彩電、盜賣糧食、盜賣矽鐵之類的傳言甚多。請求政治局責成中紀委、監察部組織，最好請黨外人士也參加，一件一件地進行查證。如查明確有違法行為，依法處理，如查明沒有問題，也予以澄清。」

晚上

一自稱是中央機關副處級幹部、參加過四五運動的人在北大三角地演講，主要觀點：1.號召學生學習波蘭的團結工會，成立自己的合法組織。2.揭露兩次對話的騙局，號召全國學生罷課。3.建議學生與新聞單位聯繫，把事實真相報導出去。4.不要提過激的口號，也不要提打倒某個領導人，主要講加快政治體制改革。

北大籌委會廣播說：籌委會通過了一封給全國人大、中共中央、國務院的關於對話的請願信，準備在 5 月 2 日上午遞交。請願信提出如下要求：1.代表要大多數學生公認，不承認原學生會、研究生會的代表。2.政府代表應是副委員長、副總理、政治局常委以上的幹部。3.必須有中外記者現場採訪，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同時轉播。4.時間、地點在政府和學生代表之間協商。5.必須在第二天各大報刊刊登對話的結果，公佈下次對話的時間、地點。要求中共中央、國務院在 5 月 3 日中午 12 時以前答覆，否則保留 5 月 4 日遊行示威的權利。

12 時，北大籌委會召開例會改選籌委會常委，封從德、楊濤（歷史系 1988 級學生）、熊焱、常勁、王丹當選常委，楊濤當選主席。籌委會改為主席負責制。

全國高校比較平靜，沒有學生遊行。天津、南京、武漢、成都等地高校都出現呼籲在五四青年節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

上海市　凌晨，復旦、上海交大、華東師大貼出大字報，提議 5 月 2 日罷課、遊行。學校保衛部門在清晨將大字報揭掉。

晚上，復旦逾三百名學生在 3108 教室選舉「非常學生會」，管理學院科學系 86 級學生張才（又名姚勇戰）主持，會上散發了約六百張《上海高校學生聯合會公告》等四份傳單，宣佈 5 月 2 日舉行全市性大遊行，下午 1 時集合。如校門關閉，就分散出去，在校外集中，然後會合同濟學生遊行到人民廣場。華東師大、上海交大等校學生也將在人民廣場匯合，全市高校一起行動。

晚 7 時，同濟逾五百名學生在 129 教室開會，由 1986 年學潮骨幹、化學系 84 級學生曹建華主持，宣佈 5 月 2 日上午全校罷課，下午 1 時半在校門口集合，等待復旦學生遊行隊伍到來，一起行動。有人宣佈，5 月 2 日為了統一行動，要成立全市學生聯合會。遊行的訴求是：1.要求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的職務，要求將 4 月 24 日的《世界經濟導報》原版重新發行。2.堅決要求政府出公告保障學生人身安全，不得以任何形式及藉口進行報復。3.堅決要求遊行集會自由。4.要求新聞出版自由，要求新聞媒介客觀及時地報導這次學運。會上還散發了一份傳單，詳細提出了「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的綱領、目的、要

求、行動安排等」。

當晚，《上海市高校聯合會公告》的傳單在上海各高校散發，內容：「我們決定於 5 月 2 日舉行全市高校學生總遊行，現特公告如下：（一）綱領：我們的行動決不是反對共產黨，而是發揚五四光榮傳統，支持和推動政治體制改革，促進民主進程。（二）目標：1.結社自由，我們的組織應是合法的。2.遊行自由，廢除限制遊行的條例。3.新聞自由，開放報界，解除報禁，如實報導全國各地的學生運動。4.出版自由，允許私人辦報。（三）要求：1.保障同學安全。2.如實報導這次遊行。3.抗議警察打人，懲處兇手。4.解釋海南出租。5.解釋《世界經濟導報》的查禁。6.調查嚴懲破壞分子。（四）標語口號，不得超出本綱領，更不要有反動口號。」

復旦學生會、研究生會聯合起草了《致市領導的一封公開信》，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希望正視學生的對話要求。

上海市委召開部份高校黨政領導會議，聽取高校情況匯報。上海市委要求各高校要採取一切措施，抓緊工作，穩定局勢，決不能鬆懈。對於煽動學生上街的大小字報，要堅決揭掉。明確宣佈罷課是非法的，絕不允許阻止學生上課，只要有學生來上課就要堅持授課。要立即做遊行組織者的工作，盡力把遊行隊伍攔在校內。

西安市　一些高校出現號召罷課的大字報、標語。上午 11 時，西北工業大學高層建築上掛出署名「88 級研究生」的書寫「罷課」兩個大字的巨幅標語。西北大學有人從高樓散發一百多份《西安高等院校聯合罷課宣言、綱領》傳單，傳單署名「西安學生團結聯合會」。這份傳單迅速在西安各高校傳開。

重慶市　一些高校出現呼籲罷課、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鼓動學生「5 月 4 日上午 8 時在新廣場集合，到解放碑舉行遊行，並罷課一天，以聲援北京學生的行動」。有的大字報提出了遊行、罷課的具體方案。

武漢市　下午 1 時 10 分，武漢水運工程學院二百多名學生到武漢鋼鐵學院串聯，在校門受阻，經做工作，於 3 時 10 分返校。

河北省　上午，河北大學三百多名學生分散赴京，準備 5 月 4 日在北師大集合參加遊行。該校派遣一副校長赴京做學生工作。華北電力學院、唐山煤炭醫學院均有一些學生赴京。

美國　中文《世界日報》報導稱，「中國大陸是世界上最大的共產社會」，「美國不論官方或國會、輿論界都深恐這次學生領導的民主運動受到鎮壓」。

英國　牛津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致電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呼籲黨和政府「順應並支持人民的民主、自由、改革的正義呼聲，加速政治體制改革，真正實行新聞、言論、出版自由」。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二十九頁。

北京一些高校繼續出現大小字報。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北京有十七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一百四十多份。北京化工學院未署名的大字報《從對話中看出的幾點問題》提出，「下次遊行不應打出擁護共產黨、社會主義的口號，要相信自己，相信人民，相信真理。」並指出：「鄧小平這個人是中國當代的西太后，同學們應該緊緊抓住鄧的講話，讓他說清楚，讓他向全國人民道歉。」北大未署名的大字報《學生運動向何發展》稱：「中國所有的問題根源在於制度，即政治、經濟、法律的三位一體，而政治是統帥，為此，民主進程的突破口，首先是政治體制改革。」北航署名「中國科學技術大學部份赴京同學」的《告北京高校同仁書》稱：「請回顧 86 年中國科大學運慘痛失敗之原因，以防慘象再次發生！請儘快聯合全國各地高校，團結起來一起戰鬥」，「時間上不要被政府愚弄，拖過五四」。

早晨，一些高校貼出高自聯通告，要求各校派三名代表，中午 12 時在北師大門口集合，前往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遞交對話請願書。

上午

趙紫陽再次找杜潤生談學潮問題（4 月 21 日曾談過一次）。此後，杜潤生在科學會堂兩次召開有十多人參加的會議，談了趙紫陽的意見，討論了處理學潮的看法和建議。趙紫陽表示，對大家的建議很贊成，要把這次學潮作為解決若干社會關心的重要問題的契機。

《人民日報》刊登報導，披露了一些為民眾深惡痛絕的腐敗現象，報導說，要消除這些腐敗現象，對權力必須要有監督，有制約。不管領導者的地位多高，權力多大，都要接受監督。對任何腐敗人物絕不姑息

遷就，「發現一個就堅決查處一個，這是黨政機關保持廉潔的必要措施，也是對人民消除腐敗的呼聲的最有力的回答」。

9　時半，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在校內舉行新聞發佈會，有二、三百名學生及英國、美國和香港亞洲電視台的記者參加。學生自治會宣讀了三份聲明，介紹對學生遊行、罷課的原因、性質、評價以及下一步和政府對話的態度和看法。

北大籌委會貼出改選公告，原五名常委中保留王丹、封從德，其他三名成員調整為楊濤、熊焱、常勁。具體分工：楊濤負責秘書處；封從德負責後勤部；熊焱負責糾察部、演講團；常勁負責宣傳部、理論諮詢部；王丹負責外聯部。

北京市委分頭召開區、縣、局、總公司和高校負責人緊急會議，區、縣、局、總公司負責人會議由陳希同、袁本立主持，高校負責人會議由李錫銘、李其炎主持。陳希同通報了近日高校學生情況，強調各單位要認真做好工作，穩定維護大局。會議對下一步反動亂鬥爭提出 7 點意見和要求：（一）各級幹部要提高對這場政治鬥爭的艱巨性、複雜性、長期性的認識。這場鬥爭由來已久，情況複雜，不要急躁。製造動亂的人不死心，他們不會就此甘休，問題不可能很快解決。我們黨有能力解決當前面臨的問題。只要黨內各級幹部認識一致，什麼事情都好辦。要認真地從政策和策略上、從全局上考慮問題。（二）組織黨團員聯繫實際學習四二六社論和政府部門領導人同高校學生的對話，抓好思想教育工作，把大家的認識統一到中央精神上來。生產誤了不行，思想工作放鬆了也不行。現在是最需要做思想政治工作的時候。（三）堅決抵制非法串聯活動。大學生到工廠、農村、中學、商店串聯很厲害，對他們的活動要旗幟鮮明地反對。他們串聯到哪裏，就應當抵制到哪裏。要勸他們回到學校好好學習，儘快復課，不要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對來串聯的人有關單位要登記姓名、單位、人數和目的。個體勞動者協會對個體戶要進行教育，指出他們給學生捐錢不合適，有錢應捐獻辦教育，不要助長非法活動。（四）說服和動員市民對遊行不要圍觀。如果五四大學生遊行，市民不要攙和。組織居委會幹部維持好街道秩序，保證交通暢通。要搞好王府井、西單、前門、大柵欄、北京火車站等地區的社會治安，防止首都出現長沙那樣的打砸搶燒事件。特別要保證 5 月 4　日亞行會議在大會堂順利召開。（五）五四各大專院校盡可能在本單位組織紀念活動。（六）要做好民主黨派人士的工作，多向他們通報有關情況，聽取他們的意見，以取得他們的支持。對一些非黨人士也要做好工作。（七）爭取中間群眾，爭取大多數。這是決定這場鬥爭成敗的關鍵。高校要爭取中間群眾，工廠、農村、商店也都要爭取中間群眾。這部份人的工作做得好，就更有利於孤立少數鬧事的人。做好這部份人的工作，關鍵是我們自己的隊伍要堅強、團結，否則，中間群眾難以爭取過來。還要揭露製造動亂的人所採取的手段，比如造謠惑眾等等。

12 時，王丹、王超華等人在北師大召開記者會，介紹了將要送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對話請願書的內容。12 時許，七十多名學生代表分乘計程車和騎自行車從北師大出發。

李洪林、于浩成、嚴家其等數十名著名知識分子連署《紀念五四深化改革倡議書》。倡議書說，五四運動七十年了，中國正處在一個歷史

關頭。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的改革，使中國走上人民早已盼望的現代化道路。但是舊體制根深蒂固，改革阻力重重，這是當前一切問題的總根源。倡議書說，有人在上以權謀私，群眾在下自然離心。十年前凝聚起來的力量，瀕於瓦解；十年前振奮起來的精神，日漸冷卻，只要正視現實，就會意識到中華民族面臨嚴峻的時刻。倡議書說，胡耀邦逝世觸發的學生示威，正是在這種形勢下發生的。它喚醒了中國，也震驚了世界。青年學生一片赤誠，他們要求民主，支持改革，反對專制，痛恨腐敗。這是極其可貴的愛國行動，是推動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強大動力，是五四精神在新時期的繼續。倡議書說，學生們舉行的是和平示威，正大光明提出自己的政治要求。這是全世界民主政治的常規，更是中國憲法所保障的公民權利。我們切望安定，反對動亂，但不能把民主和安定對立起來。其實只有民主才能消除各種動亂因素，真正使國家長治久安。

下午

北京醫學院、北京體院等校舉辦正確評價學運的討論會。有的學校還召開了選舉對話代表的會議。

胡啟立會見由中央政治局委員米·巴列夫率領的保加利亞共產黨代表團時說：「建設社會主義民主政治是我們的目標，但它是一個逐步積累的漸進過程。」「當前我們壓倒一切的任務是保持政局穩定。當然穩定不是不讓人說話。只有真正發揚社會主義民主才能保持穩定。可是，倘若政局不穩，甚至連已取得的成就也會喪失。」

廣東省社科院主辦的《亞太經濟時報》北京記者站籌建人員在魯迅博物館召開首都新聞界紀念五四座談會，多家新聞單位的數十位記者與會。與會者談的主旨不是紀念五四，而是圍繞《世界經濟導報》事件及新聞自由等問題。發言中不乏慷慨陳詞，且有爭論。座談會持續了一天，但未達到預期目的，決定明天下午繼續進行。

應民主黨派負責人費孝通、孫起孟、雷潔瓊的要求，趙紫陽邀請他們到中南海座談學潮問題，話題並涉及新聞立法、黨內腐敗、高幹子女經商等問題。關於《世界經濟導報》事件，趙紫陽說：「最後雙方體面下台，淡化處理。」（趙紫陽不支持上海市委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消息很快就傳出去了。）會上多人提出，不加分析地把學運出現的問題說成是動亂是不合適的。趙紫陽說「你們今天談的意見對我們認識問題有幫助」，表示同意他們的看法。

座談會結束後，趙紫陽對閻明復說，四二六社論對學潮定性錯了，看來政治局常委向鄧小平匯報時，只是單方面反映了北京市委的看法。現在這個彎子很難轉，關鍵在於說服鄧小平，只要他說一句「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這樣就可以在政治局常委裏統一思想，就可以在黨內轉彎子。趙紫陽要閻明復通過楊尚昆和鄧周圍的人，把他的這個想法轉告鄧。

2 時許，北大籌委會秘書處發表《最新消息公告》稱：「中午 12 時 45 分，接到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十六所大學中國留學生代表電話，告訴北大籌委會，已為我們募捐到八千四百七十七美元（均為留學生所捐），

並轉告，芝加哥等地已成立了『大陸學生後援領導小組』，由中國留美學者和留學生組成，李遠哲等著名學者已發表聲明，支援學生正義要求。劉賓雁等人抗議上海市委接管《世界經濟導報》。留學生們建議儘快使學生籌委會合法化並與政府直接對話，他們正想辦法儘快將捐款轉交北大籌委會。」

2 時半，北京四十多所高校的七十多名學生代表到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信訪局局長鄭幼枚出面接待，王丹、鄭緒光（北航學生）、王超華代表學生遞交了致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國務院的請願書。3 時 50 分，學生們離去。

對話請願書包括十二條要求和四點聲明的內容如下：

（一）雙方對話應建立在完全平等、真誠地解決問題的基礎上。在對話中，發言、質疑的機會應均等。（二）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應該由大多數高校學生（特別是參加此次 4 月愛國民主運動的高校學生）公認推出。同時，我們認為，鑑於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在這次運動中沒有起到任何正確的引導和有益的組織作用，因此我們絕不同意由各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指派學生代表，也絕不承認由政府單方面未經廣大同學的同意而私下邀請的學生充當學生代表。（三）我們提出學生代表組成方式如下：鑑於同學自發組織產生的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這次運動中一直起領導組織作用，並且在廣大同學中獲得了認可，可以由市文聯出面聯絡組織，由首都各高校學生根據人數多少的比例各推出若干名代表組成學生代表團。在代表團內部經充分討論磋商後，從中推舉出若干名學生代表作為學生一方總發言人，其他代表具有列席旁聽，並對學生方面的發言作協商補充，及向政府方面發言人提出質疑的權利。（四）政府方面出席對話的成員，應為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院副總理級別以上，具有瞭解國家各種事務及決策權力的人員。（五）對話必須允許雙方邀請的民間人士或團體的代表參加旁聽，任何一方不能以任何理由拒絕或阻擋。被邀請代表在對話過程中不具有發言權，但具有事後就對話內容發表看法的權利。（六）雙方發言人必須有發言機會均等的權利。雙方發言人每次發言必須限定時間，質疑應限定在三分鐘之內，答問應限定在十～十五分鐘之內，允許發言人在回答中多次質疑。（七）對話過程中必須允許中外記者現場採訪報導，同時中央電視台、中央廣播電台現場直播全部對話過程。對話雙方均具有現場攝像、錄音和記錄的權利，任何團體或個人不得以任何藉口加以干涉和阻擾。（八）對話應在政府和學生代表分別指定的地點輪流舉行，時間可由雙方協商確定。（九）政府參加對話人員在對話過程中應儘量回答並在會後儘量解決可以回答和解決的問題。如果某些問題確實不能迅即答覆，可商定在限定的時間內舉行下一輪對話，任何一方不得無理拒絕。（十）為保證對話結果的法律效力，對話雙方必須對對話結果出具聯合公告，並經雙方共同簽字證明。（十一）必須保證對話雙方代表的人身和政治安全。（十二）每一輪對話之後，必須在國家各大報紙及電台上如實報導結果，出具公告，並宣佈下一輪對話的時間、地點等事宜。

關於以上要求，我們聲明如下：（一）為確保對話儘快達成，對以下要求，我們希望在 5 月 3 日中午 12 時以前予以答覆，並在對具體要

求作具體答覆的基礎上，附注各條答覆的理由，形成書面文件。（二）如果 5 月 3 日中午 12 時以前我們得不到答覆，我們將保留在 5 月 4 日繼續請願的權利。（三）關於第一輪對話我們建議在 5 月 4 日上午 8 時 30 分，地點可設在北京大學。（四）此請願信將抄一副本給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治協商會議。

3 時 40 分，中央民院二、三百名學生在操場召開新聞發佈會。一名自治會籌委會成員發言：這次學運自始至終都是廣大愛國學生為了促進改革，要求政府克服腐敗，要求行使公民民主監督合法權利的和平請願運動，要求政府和學生進行富有誠意的對話。

晚上

閻明復見過揚尚昆後告訴趙紫陽說，楊尚昆表示鄧小平對動亂的看法是經過反覆考慮的，是不能改變的。

北大校長丁石孫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五四運動所提出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對促進中國的現代化建設有著積極的意義。最近學生提出了一系列的口號，其中提倡政治民主化這點，與五四提倡的民主、科學，在精神上是一致的。

9 時許，一個自稱在中央機關工作、有十二年黨齡的三十歲左右的人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的廣播中提出七條：1.應直接和鄧大人對話，考慮他身體健康，一小時也可以。現在中央一些領導人都是圍繞著他的思維工作，把最後、最大的決策人推出來，減少中間環節。2.中蘇首腦會談即將來臨，要求中蘇首腦和學生懇談。3.要把豪華小轎車封存、拍賣，從今年國慶起坐國產車。4.中南海黨政機關全部搬出來，搬到毛主席紀念堂辦公，紀念堂作為中央辦公地點，把毛澤東搬到八寶山，中南海作公園。5.要求公佈中南海領導人的特供。6.要求公佈高幹及其子女在香港的財產。7.把天安門變成海德公園，讓人們享受。四項基本原則是民主運動的四座大山。五四必須大遊行，大遊行後外地學生回去進行宣傳動員，等戈巴契夫來時再搞一個全國性的大遊行。

10 時，高自聯在北師大開會，有約四十名各高校學生代表出席。增加鄭旭光、翟偉民（北京經濟學院勞動經濟系學生）為常委。會議提出擬組成一個四十人的代表團到北京市請願，爭取五四合法遊行。會議提出憲法、物價、教育、對胡耀邦的評價等有關對話的六個問題，要求各方面做準備。會議提出五四以後的復課問題。

全國各地許多高校出現呼籲罷課、遊行的大字報、標語及傳單，提出了五四遊行的具體方案。

西安市　上午　8　時許，西安交大逾千名學生打著「西安團結學聯」、「團結總罷課」橫幅，唱著《國際歌》，手挽手在校內遊行。10 時許，校內大操場上聚集了二千多名學生，舉行聲援北京學運、全體總罷課的宣誓儀式。晚 8 時許，西北工業大學「五四青年會」在第 5 教室開會，宣佈 5 月 3 日全體罷課。5 月 4 日全體學生著軍訓服，佩戴校徽，上街遊行。

長春市　吉林大學貼出鼓動「五四」進行全體罷課、示威、遊行的

大字報，聲稱「民族已在危機，全體覺醒人積極行動起來，迎接學運高潮」。

蘭州市　一些高校出現呼籲罷課、遊行的大字報、標語及傳單，提出了五四上街遊行的具體方案。

上海市　中午 12 時 50 分，復旦逾千名學生串聯同濟學生遊行前往人民廣場。遊行隊伍由兩面藍旗開道，復旦的藍旗上繡著「民主」兩個紅字，同濟的藍旗上繡著「自由」兩個紅字。遊行隊伍經過市區主要街道，沿途圍觀民眾很多。主要標語、口號是：「保持黨的正確領導」、「民主萬歲、自由萬歲」、「發揚五四科學民主精神」、「嚴懲官倒、打倒腐敗」、「學生愛國、貪官該死」、「結社自由、保障人權」、「新聞自由，強烈抗議查禁《世界經濟導報》」、「要求對話」、「聲援北京學生」、「打倒官倒，反對特權」、「新聞要說真話」、「開放報禁，還我導報」、「新聞自由是自由的根本」、「增加政治透明度」、「不讓人民說真話，就不是強大自信的表現」等。一些學生沿途演講，散發《告上海市民同胞書》傳單，主要內容：1.聲援北京學運；2.要求政府減免上海上繳財政款；3.要求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4.恢復欽本立職務，補發 4 月 24 日《世界經濟導報》；5.新聞自由，新聞要說真話；6.採用遊行示威是為了清除腐敗，振興經濟。參加遊行的還有上海外語學院等校的學生，共約八千人，是胡耀邦逝世以來上海學生遊行規模最大的一次。下午 1 時許，華東師大逾 4 千名學生遊行，打著「聲援北京學生，愛國無罪」、「嚴懲腐敗除官倒」、「恢復導報原狀」、「把教師待遇提高到乞丐之上」、「增加政治透明度」、「假如你不讓人們寫出事實，你就是有心遮醜」、「北京流淚，上海流血」等橫幅遊行，沿途散發《告上海市民書》傳單。下午 3 時許，各高校遊行學生在人民廣場集會，一名學生以「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名義宣佈了四點要求：1.強烈要求上海市委恢復《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總編職務，補發 4 月 24 日第 439 期《世界經濟導報》。2.強烈要求保障真正的遊行自由，修改遊行條例。3.強烈要求政府出公告確保學運參加者的人身安全，不得以各種形式和藉口進行報復。4.要求新聞媒介客觀如實地報導這次學運。如果不能答覆這些要求，全市高校即日開始無限期罷課。一些學生發表演講，傳播北京學運消息，激勵學生。華東師大一位研究生演講說：「這次學運與文革時期的學運完全不一樣，這次是理智和激情的交融，文革是愚昧與狂熱的匯合。當局說我們是在搞動亂，我們秩序井然，哪有一點是在搞動亂。晚 6 時許，有學生以「上海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名義向市人大常委會、市政府遞交四項要求的請願書，稱今晚 6 時半前不給答覆，將再到市政府示威，並將於明天實行總罷課。市政府信訪辦公室退回請願書。晚 7 時 20 分，遊行學生從人民廣場抵達外灘市政府門口，二名學生代表遞交了在人民廣場集會上宣佈過的「上海市高校聯合會」的四項要求。大批學生開始在市政府門口靜坐，人數一度達到一萬多。晚　10　時許，市政府前的學生陸續散去。

上海市政府發言人就當天學生遊行一事指出：這次遊行事先未向公

安部門申請批准，違反了上海市人大常委會通過的關於上海市民遊行示威的有關法規。

晚上，江澤民在虹橋迎賓館會見聯邦德國經濟合作部長瓦恩克博士一行時，對隨同來訪的記者說，學生提出要清除腐敗，打倒官僚，這是我們歷來的主張，但要防止有個別壞人乘機製造事端。學生的遊行不會改變我們的對外開放和改革方針，包括我們與聯邦德國的經濟合作。我們對年輕人採取的是愛護方針，他們是國家的未來，對他們正確的要支持，錯誤的要幫助。市有關部門也準備與學生對話。

香港　有報刊報導稱，曾於七○年代中期至八○年代較為流行的「西單民主牆」曾嘗試加入及影響這次學運，但由於言論過激，學生不為所動。「西單民主牆」曾派員到清華、北大、人民大學和北師大等校發表演講，呼籲學生支持其主張，即在中國推行多黨制，但學生反應並不熱烈，聽眾也不多。「西單民主牆」亦曾派員到高自聯遊說，希望學運轉向，但該會成員認為，現難以有政黨可與共產黨抗衡，多黨制政治在短期內不可能發生，他們也無意打倒共產黨，故予以拒絕。[1]

美國　波士頓地區中國留學人員在麻省理工學院舉行「紀念五四，聲援國內學生運動」集會，《人民日報》著名記者、報告文學作家劉賓雁應邀到會講話。會上宣讀了「承認北京高校學生聯合會合法，恢復《世界經濟導報》欽本立職務，處分上海市委負責人」等五點聲明，並為北京學運募捐了近五千美元。一致通過了「支援北京市高校學生民主運動捐款章程」，明確規定所捐錢款是「指定給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限用於該會進行的符合憲法的非暴力民主運動。」美國三大電視台到會採訪。

---

1 其實不存在「西單民主牆」群體欲介入學運的問題，應該只是個人行為。

北京一些高校的學生繼續罷課，但有不少學生已不願繼續罷課，擔憂影響學業。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北京有十六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一百一十多份。

上午

趙紫陽到楊尚昆家。楊告訴趙，他已向王瑞林及鄧的子女談過，他們認為現在修改四二六社論有困難，可以淡化，不要再提它，慢慢轉這個彎子。他們還說，如果現在找鄧小平談，鄧再一次肯定，那就更難了。你們在前線，慢慢去轉這個彎子。楊當時還表示，他可以分頭做其他幾位常委的工作。就在這一天，閻明復到趙紫陽家說：王瑞林和鄧小平的子女都表示，對學潮問題，由中央負責同志根據情況處理好了。如果現在找鄧小平，萬一鄧不同意，反而更難辦。在這以後的幾天內，趙紫陽就是按照這個淡化、慢慢轉彎子的辦法行事。

趙紫陽到萬里家，談了對學潮的看法，還談到現在一些領導人對學潮提出的問題之所以反應過度，主要是長期在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影響下形成的思維方式，一種老的思維方式。現在時代變了，順應民主與法制的潮流，應當改變這種思維方式。萬里對趙紫陽的意見完全贊同，他還說，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和市長陳希同曾向他反映，埋怨中央對學潮的態度太軟了。看來這是受了舊的思維方式的影響，應該解決這些問題。

李鵬約羅幹一起分析研究昨天學生遞交的請願書，認為請願書比原先的七條要求調子降低了，不再提為胡耀邦及自由化平反，中心要求是

承認學生組織的合法性；請願書的目的是為五四組織更大規模的遊行打下輿論基礎，學生背後有人在指揮。李鵬讓羅幹告訴胡啟立，研究應對學生請願書的對策。

10 時，封從德與青年教師張炳九到北大辦公樓見校長丁石孫。封從德表示，北大籌委會願意與校方協調五四紀念活動，以免時空上的衝突。丁石孫說，除校友返校的活動外，並沒有大型活動，連全校運動會也取消了。針對北大籌委會的校園民主計劃，他說：「我支持在校園內搞民主改革。學生會也可以改嘛！我願北大作為全國高校的校園民主改革試點單位。」校園民主不僅可包含籌委會提出的兩個目標：學生自治組織和校園獨立報刊，還可加上教授治校。丁石孫說剛才參加了一個校友會，他對那些五十年代的畢業生說：「今年的校慶，最可觀的是現在在校的學生。你們不是在談中國的希望嗎？中國的希望在哪裏？你們到校園去看看今天的北大同學吧！」但他認為不可將運動擴大到社會上，不要老去天安門。

袁木、何東昌、汪家鏐、袁立本在全國記協舉行中外記者會，就昨天一些學生遞交請願書一事進行了答問。袁木說：「政府願意在不同層次、不同範圍內，通過不同管道與各種不同觀點的同學對話。」強調「對話應建立在相互信任和誠意的基礎上，不應有先決條件。」他指出：部份學生在請願書中共提出十二條，核心問題是三條：第一，他們要求對話排除經過民主程序選出的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和各校的學生會、研究生會，提出不同意由他們組織對話，而是要由在這次遊行中非法組織起來的高自聯組織對話；第二，是要同政府平起平坐，成為談判對手，甚至超越政府之上。第三，請願書提出如此苛刻的條件，並限期答覆，還說如不按期答覆，就要繼續示威，這是最後通牒式的請願，是帶威脅性的。從請願書可看出，確實有人背後給學生出主意，挑起社會動亂。

許多學生強烈不滿袁木的記者會講話，認為他態度強硬，反映政府的立場就是「三不主義」：（一）根本不承認學生自治聯合會；（二）絕對不單獨與參加學運的學生代表對話；（三）從來就不想解決實質問題。政法大學學運骨幹郭恒忠說，一講話就說背後有極少數人，就是暗示要查背景、揪後台。我們大學生是有頭腦的，沒那麼容易就上當受騙，被人利用。政法大學就沒有背景，完全是自發的，四二七大遊行是政府和四二六社論逼出來的。學生並不想搞亂國家，而是政府把國家搞亂了。有的學生說，政府總說學生搞學潮背後有壞人，我們不能接受。你說有壞人，為什麼不敢拿出證據，揭露壞人。有的學生說，我們要建立一個全國高校學生聯合自治委員會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一個監督政府的機構，由於黨的領導這種高度集中制，很容易由於主觀主義造成政策的失誤，我們就是想通過罷課、遊行等形式來幫助政府時刻保持清醒的頭腦。

政法大學貼出《快訊》，抗議上海市委粗暴干涉新聞自由，並向《世界經濟導報》全體同仁和欽本立致以慰問，贈對聯一副：威武不屈，欽總樹時下報人風範；真理不死，導報是十年改革先鋒。

12 時，高自聯幾名代表抵達中央辦公廳信訪局、國務院辦公廳信訪

局，詢問對昨天遞交請願書的答覆。鄭幼枚回答說：「請願書中提出的問題，國務院發言人在答中外記者上已答覆，不再答覆。中央和國務院領導對對話問題一直採取真誠和歡迎的態度，希望學生儘快復課。」學生代表深感失望。代表之一的尼旭對香港記者說，他個人認為袁木上午的講話否定了政府與高自聯直接對話的要求。他透露，高自聯已於 5 月 2 日晚上決定 5 月 4 日舉行遊行示威。不過，對於遊行隊伍是否行經廣場及遊行的路線和性質等問題，需待高自聯常委在今天下午的會議才能決定。

吾爾開希連續三天未公開露面引起外界注意。一位學生代表對香港記者透露，吾爾開希目前安全，三天不露面的原因，據說主要是因安全問題和官方通過其父親向他施加壓力。

下午

2 時半至 4 時，高自聯在北師大物理樓開會，研究五四遊行問題。有四十七所高校的學生代表與會。投票表決明天是否遊行，四十一票贊成，五票反對，一票棄權。五四遊行的訴求是：1.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2.要求政府儘快與學生對話。會議也討論了罷課問題，多數與會者認為，可以藉五四遊行這個機會宣佈復課，然後將精力集中於對話。會議決定：王超華負責起草《五四宣言》。周勇軍負責集會會場，並與各校常委保持聯絡。

高自聯做出五四遊行的決定後，各高校學生自治組織紛紛進行動員，緊急部署。學生們動手準備橫幅、自製喇叭。各高校張貼了題為《五四行動》的傳單，內容是：「經高校自治學生會四十七所學校一致同意，明天活動安排如下：（一）八點從各校出發，遊行到廣場，沿途散發傳單，不演講，少喊『打倒』。宣傳重點：1.支持改革，反對倒退。2.民主、科學、自由、人權、法治。3.要求對話，對話要講誠意。4.維護憲法的言論新聞自由，聲援《世界經濟導報》。5.集會、結社自由，高自聯合法地位。6.反對官倒，打倒腐敗。7.全國高校聯合起來。（二）下午 4 點，市高聯在廣場發表《五四宣言》，然後各校自由組織活動（集體活動結束）。另，住各校的外地學生代表上午 7 時 30 分在師大門口集合。」

3 時，共青團中央在大會堂主辦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大會，團中央第一書記宋德福主持，趙紫陽發表題為〈在建設和改革的新時代進一步發揚五四精神〉的講話，楊尚昆、李鵬、萬里、鄧穎超、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田紀雲、李鐵映、李錫銘、吳學謙、宋平、丁關根、芮杏文、閻明復、溫家寶在主席臺就座。趙紫陽的講話稿由鮑彤起草，事先徵求過政治局常委和有關人士的意見，採納了李鵬在徵求意見稿上所加的「在四項基本原則基礎上建立民主政治新秩序」，沒有採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意見。楊尚昆、李錫銘、李鐵映都建議在講話中闡明中央「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李鵬將自己的修改稿交給楊尚昆，希望他向趙紫陽再強調一下。大會開始前，楊尚昆找趙紫陽談話，說：「好幾個同志都建議在五四講話中加上『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句話，你是不是加上？」趙紫陽笑著回答：「我覺得在這樣的氣候下還

是暫不強調為好。」

趙紫陽說：「因四二六社論造成了四二七大遊行，造成了整個社會上各方面對四二六社論的不滿意。李鵬不得不讓鮑彤又寫了四二九社論，並要袁木、何東昌與學生對話。在對話中肯定了學生提出的許多要求，說學生的許多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社論不是針對廣大學生的，甚至說學生中 99·9%都是好的，搞『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的只是極少數人，這樣來緩和學生的情緒。同時他們又十分害怕四二六社論被否定，特別是怕我回國後不支持他們這種做法。李鵬曾向閻明復說過，如果趙回來不支持四二六社論，他只有下台。李鵬和姚依林商定一定要我回國後表態支持。所以後來他們一再要我在紀念五四的講話中加上明確反對動亂和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詞句，在把紀念五四講話稿送給他們看的時候，李鵬、姚依林統統要求加上反對自由化的內容。當時因為廣泛傳達了鄧（小平）的講話，鄧感到自己在青年中的形象受傷害，鄧榕通過鮑彤轉告我，在五四講話中一定要加上鄧歷來關心青年、愛護青年的內容。我在五四講話中加的這一段話，專門講了鄧如何愛護青年，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加上的。」[1]

北京市公安局發出通告，為保障 5 月 4 日有關部門組織的各項紀念五四的活動順利進行，將對天安門地區實施交通管制措施。5 月 4 日上午 7 時至晚上 6 時，廣場禁止與大會無關的行人通行。上午 8 時至下午 3 時，大會堂西側路、廣場西側路，除持有大會車證的車輛外，禁止各種車輛和行人通行，可繞行廣場東側路。

4 時許，代表二十八所高校的約三十名對話代表在北師大物理樓開會，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選舉項小吉為團長，沈彤為副團長。項小吉研究國際談判，是 1987 年北京高校辯論賽冠軍，他在 4 月 29 日袁木對話會上的發言被學生們認為是講得最好的。高校學生對話團不隸屬高自聯，獨立運作。北京市委立即報告了高校學生對話團的成立情況，引起李鵬、姚依林的高度警覺。

人民大學未署名的大字報《關於當前學生運動目標策略的建議—立足校園，面向社會》稱：「要民主，爭自由，應在校園內首先取得突破。1.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運動；2.民主選舉學生會；3.解除一切思想禁錮和政治教條的束縛。」還提出「新聞自由」、「民間辦報」等。

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等單位的近二百名記者在魯迅博物館繼續昨天未竟的座談會。四十多名外國及港臺記者趕來採訪。由於人數太多，座談會移到室外草坪開。大家一致同意聲援《世界經濟導報》，但對明天是否遊行意見不一，反對者認為新聞工作者要有別於學生，不能遊行。最後決定採取兩項行動：1.在首都新聞界發起請願書簽名，要求與主管新聞的中央領導對話。2.明天以請願、集體圍觀、集體採訪的名義加入遊行隊伍。《經濟學週報》鄭棣拿出事先與周舵擬好的請願書讓與會者商討修改，請願書要求中共中央撤銷上海市委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決定，要求中央領導人與新聞界對話，有九十多人即席在請願書簽名。

晚上

9　時，北大籌委會召開中外記者會，二十多名中外記者與會，四百多名北大學生旁聽。王丹說：「袁木召開的對話實質是藉對話來唬弄學生，愚弄百姓。」「上次對話代表是兩會（學生會、研究生會）委派的，他們不能代表廣大學生，參加對話會必須由籌委會委派。」接著宣佈五四上街遊行的目的：1.抗議袁木藉口對話來欺騙人民，向人民公佈籌委會的對話條件；2.抗議上海市委干預《世界經濟導報》的違法行為，要求欽本立復職；3.遊行口號由高自聯統一擬定，主要有以下幾條：要求真誠、平等地對話，發揚五四精神，聲援《世界經濟導報》。

9　時半，吾爾開希在北師大三·一八紀念碑前演講：「有人告訴我，在共產黨中央一次高級會議上，有人要對我和北大的王丹提出起訴，對我起訴的罪名是反革命煽動罪。一個外國記者問我，聽到這一消息有什麼想法，我回答：『感到非常自豪。』我最近幾天沒在學校，我躲出去了，我告訴大家我幾乎出了四次車禍。我從北京飯店出來，有個記者告訴我『快走』，我回頭一看，有人開車追我，一個香港記者把我拉進車去。」

10 時，李鵬約胡啟立、李鐵映、何東昌商量、研究應對明天學生遊行的對策。他們認為明天遊行學生有可能要求中央或國務院領導人接見學生代表，不排除指名道姓要李鵬出面接見。如果發生這種情況，權衡利弊，還是由羅幹以國務院秘書長的身分出面接待。李鵬打電話徵求喬石的意見，喬石也認為，明天李鵬不宜出去接見學生代表。

全國各地掀起五四遊行、罷課的風潮，武漢、天津、鄭州、貴陽、成都、重慶、長沙、哈爾濱、瀋陽、長春、蘭州、南京、杭州、合肥等地的高校都出現鼓動五四遊行的大字報和傳單。各地的中共黨委、政府、高校奉命為制止學生五四遊行，做了大量工作。

上海市　一些高校繼續出現呼籲罷課的大字報、標語、傳單，鼓動各高校從即日起無限期罷課，罷課期間可在宿舍、圖書館自習。有大字報說：「政府欺我們學生軟弱，連四條要求都不屑於答覆我們，昨天參加遊行的學生們忍饑挨餓，腰酸腿疼，難道我們所付出的代價就白搭了嗎？不，我們今天要罷課，要全校罷課、罷教」。復旦、同濟、華東師大學生傳出消息：5 月 4 日上午 9 時半至 10 時遊行，最後到市人大門前集中。上午，復旦、華東師大、同濟有七千學生罷課。

武漢市　武漢大學、武漢工學院、中南財經大學、華中師大、武漢水利電力學院、武漢工業大學、武漢測繪科技大學、武漢水運工程學院、湖北大學、中國地質大學、武漢鋼鐵學院、武漢糧食學院等十二所高校的學生準備 5 月 4 日上午 8 時遊行，校內都出現宣佈五四遊行的大字報或傳單，許多學生在準備標語、橫幅。晚 7 時半至 8 時 50 分，華中師大逾千名學生在校園集會。

天津市　南開、天津大學、天津商學院、河北工學院、天津紡織學院、天津輕工學院、天津財經學院、天津師大的部份學生在南開集會，準備 5 月 4 日晚 7 時至 8 時上街遊行。

昆明市　晚 8 時半，昆明工學院七、八百名學生上街遊行。晚 9 時半，雲南師大、雲南大學、雲南教育學院近千名學生上街遊行。這是雲南省首次學生上街遊行。

江西省　晚 7 時，江西師大二百名學生上街遊行。

湖南省　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湖南財金學院、長沙交通學院的學生準備在 5 月 4 日上街遊行。

安徽省　下午，中國科技大學、安徽農學院、教育學院貼出海報，宣佈 5 月 4 日上午到安徽大學集合遊行，到省政府請願。

陝西省　下午 4 時許，寶雞師院四百名學生打著「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橫幅上街遊行。

長春市　吉林大學、長春地質學院等校約二千多名學生準備在 5 月 4 日上午 8 時上街遊行。

蘭州市　蘭州大學、蘭州師大、蘭州農大、蘭州工業大學、蘭州民族學院、蘭州鐵道學院、蘭州商學院、蘭州醫學院等 8 所高校近萬名學生，準備 5 月 4 日早晨 6 時在東方紅廣場集合遊行。

大連市　大連理工大學貼出一張大字報，號召學生 5 月 4 日中午 12 時在斯大林廣場集合遊行。

美國　一些海外華人知識分子特邀方勵之領銜，從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發出了《敦促中國大陸民主政治宣言》，支持中國學運，其中提到：「對中國大陸這樣一個專制傳統根深蒂固、特權勢力盤根錯節的病態社會，只在經濟上做些修正，而不在政治體制上進行實質性民主改革，是無法解除束縛生產力發展的桎梏的」。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二十九頁。

由於高自聯組織主題為「慶祝五四，為民請命」的大遊行，北京學生基本都上街了，各高校校園很平靜。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北京今天只有四所高校貼出大小字報十八份。

上午

為了抵制高自聯大遊行，中國官方全力組織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的活動，聲稱「北京二十萬各界青年開展各種活動慶祝五四運動七十週年」。一萬名共青團新團員在廣場以「弘揚五四精神，勇挑時代重任」為主題，舉行入團宣誓儀式。共青團北京市委在勞動人民文化宮舉辦聲稱有五萬名青年參加的遊園活動，並在大會堂召開表彰座談會，邀請李錫銘發表講話。

《世界經濟導報》北京辦事處主任張偉國表示，與北京法律界人士商討後，決定民事起訴江澤民損害該報總編輯欽本立的名譽。

中國民主團結聯盟首任主席王炳章、中國民主黨臨時執委會副主任委員湯光中連袂闖關回中國，以和平的方式推動中國國內的民主改革，在日本東京機場遭到攔阻。

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與北京印刷學院學生座談對話。

亞洲開發銀行理事會第二十二屆年會在大會堂開幕，楊尚昆致歡迎詞並舉行宴會，雖然外面就是學生遊行隊伍，但會議進行順利。

8　時半許，各高校學生陸續上街遊行。清華、北大、人民大學、北

京理工大學、北京外語學院、中央民院等校逾萬人從西郊進城，北師大、政法大學、北航、北京醫科大學、北京中醫學院等校逾萬人從北路進城，東路遊行隊伍則由北京工業大學、北京經濟學院、北京機械工業學院、北京廣播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校近萬人組成。中午 11 時許，三路遊行隊伍突破警察攔阻線，分別轉上長安街，前往廣場。

中午 12 時，包括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工人日報、農民日報、科技日報、法制日報、中國婦女報、中國青年報、中國社科院新聞所等三十多個單位的二百多名記者、編輯（北京市公安局稱「約五百人」），以「首都新聞工作者」橫幅為前導，從新華社門前出發，到西長安街民族宮前加入學生遊行隊伍，打出「新聞公開有利於安定團結」、「我們有筆不能寫想寫的文章，我們有嘴不能說想說的話」、「欲說不能」、「首都新聞界要求洗刷恥辱」、「不要逼我們造謠」、「新聞要說實話」、「新聞屬於人民」、「開放報禁」等橫幅，呼喊「強烈抗議整頓世界經濟導報」、「新聞要說真話」、「重大新聞應讓人民知道」、「還我本立」等口號。這是中共建政以來新聞從業者首次遊行示威，受到學生和民眾極為熱烈的歡迎。

中午 12 時後，東路學生遊行隊伍首先進入廣場，手拉手圍成圈坐下，等候西路、北路學生遊行隊伍的到來。

下午

2 時多，西路、北路學生遊行隊伍先後進入廣場。幾位政法大學學生爬上紀念碑，揮舞自製的藍白條紋相間的「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旗幟。

3 時，新聞從業者遊行隊伍抵達廣場，繞場一周，呼喊口號。隨後在紀念碑西北側坐下，參加學生的集會。

3 時許，高自聯在廣場舉行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集會。周勇軍宣讀了高自聯《五四宣言》。《宣言》稱：「七十年前的今天，天安門前也曾聚集了一批莘莘學子，中國的歷史從此開始了偉大的篇章。」「這次學運是五四以來最大規模的民主學生運動，是五四運動的繼續和發展，是史無前例、極其成功的。學運的成績還表現在一大批高年級的學生和研究生成了學運的領袖，使整個行動更為成熟，更為理智。」《宣言》稱「由四十七所高校代表選舉產生的學生自治聯合會是一個全新的組織，它對日後的民主改革肯定會大有意義，起到推動作用。」隨後，周勇軍宣佈：（一）經北京市五十二所高校學生代表民主表決，決定從 5 月 5 日起北京所有高校全部復課。（二）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與政府交涉，繼續要求對話。（三）高自聯隨時聽取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與政府交涉的結果，廣大同學應保持熱情，自治會保持鬥爭的權利，我們仍然可以統一行動起來。（四）在北京市內廣泛開展演講活動，將今年五四請願活動的情況介紹給廣大的市民。4 時許，集會結束，各校學生陸續離開廣場。

今天遊行的氣氛比較輕鬆愉快，猶如嘉年華會，與四二七大遊行的悲壯氣氛大不相同。遊行人數與 4 月 27 日遊行人數相近，但參加的學

校有所增加，如北京印刷學院、北京服裝學院等過去未參與的學校也參加了。一個顯著特點就是來了不少外地赴京聲援的高校學生，包括天津、武漢、瀋陽、吉林、四川、唐山、上海、湖北、深圳、山西、大連、湘潭、溫州、南京、煙臺、香港等地二十三所高校。許多外地學生打出校旗或寫有校名的橫幅，其中有中文大學（香港）、復旦、煙臺大學、河北大學、華北電力學院、深圳大學、南京大學、山東工學院等。

遊行的橫幅和口號突出「弘揚五四精神，爭取民主自由」、「科學興國，教育為本」、「對話要有誠意」等內容。口號有：「對話對話，平等對話」、「對話對話，真誠對話，沒有誠意，等於空話」、「向欽本立先生致敬，新聞要說真話」、「不是文革，不是動亂」、「學生運動，反對動亂」、「貪汙腐敗，懲辦不殆，特權衙內，必須治罪」。橫幅有：「不自由毋寧死」、「德先生你好」、「三十年河東四十年河西，已經過了七十年，還要再等七十年？」、「受窮只因讀書，流血為爭自由」、「完了？沒完！」、「結束老人政府」、「一小撮等於十一億乘以 99%」、「廉潔的中國共產黨萬歲」。高自聯曾在遊行前統一印發了《我們的口號》，主要口號是：「對話對話，平等對話。沒有誠意，等於空話。」、「向《世界經濟導報》致敬！向欽本立致敬！」、「言論自由，聲援《導報》」、「結社自由，捍衛籌委會」、「支持改革，反對倒退。貪汙腐敗，嚴懲不殆。特權衙內，必須治罪。」、「全國高校聯合起來」、「發揚五四，爭取民主。」

圍觀民眾不如 4 月 27 日多，但沿途仍有數以萬計的民眾為學生歡呼，以年輕人居多。北京市公安局內部報告中的兩段話反映了民心背向：「在學生遊行隊伍行進過程中，圍觀的人群中有人鼓掌，有人捐錢，有人送汽水、冰棍、麵包等食物。個別人還公開表示支持，說『學生遊行我們支持，政府就是太無能了，不敢打官倒，治腐敗，只知道管學生』。在建外大街八號樓六層樓上還掛出一條標語：『黑白不容顛倒，支持你們，理解你們。』還有人說：『遊行有對的一面，反映了社會存在著一些問題，學生鬧鬧也好，讓中央知道知道』。」「沿線一些單位對幹警的態度非常冷落，不借給民警電話用，不讓進去上廁所，甚至連自來水也不讓民警喝。」

整個遊行過程秩序井然，各高校都組織了糾察隊，雖然遊行經過的路段交通堵塞，但民眾沒有怨言，許多乘客在一時受阻的公車上為學生歡呼。中國官方稱：「在遊行集會過程中，由於黨和政府保持了十分克制的態度，維持秩序的公安幹警盡職盡守，沒有發生衝突。」有外國駐京外交人員表示，中國官方對學生示威活動採取容忍的態度，是為了在亞行年會期間向外界表現他們的自制。

中國官方稱：「由於四二六社論的發表和各高校幹部、教師的辛勤工作，學生參加遊行的人數由 4 月 27 日的三萬多人減少到不足二萬人。」北京市公安局稱，北京六十所高校的學生參加遊行，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北京六十多所高校的學生參加遊行。新華社稱，北京五十一所高校的學生參加遊行。海外媒體報導有的稱遊行學生有十餘萬人，有的稱遊行學生逾 十五萬人。法新社消息稱學生加市民約三十萬人。[1]

為了保證在大會堂舉行的亞行年會開幕式，以及廣場上舉行的共青

團新團員宣誓儀式順利進行，北京市公安局出動警力一萬一千人（包括公安部、武警總部一千九百人）投入保衛工作，還動員了大批幹部、職工、治保積極分子協助工作，在海澱、朝陽、東城、西城等區共設置了二十一道勸阻線，勸說學生停止遊行。警察攔阻的力度遠不如 4 月 27 日，基本上只是象徵性質，只是在攔阻東路的學生遊行隊伍時力度較大，發生較激烈衝突，因為東部的高校大都規模小、人數少。在衝突中，學生和警察都有人受傷，大都是因為擁擠而受傷。北京市公安局只提到警察受傷的情況：「據不完全統計，東路幹警在勸阻學生遊行隊伍時，有四十多人被打傷。」「有的學生這次遊行中表現得非常衝動，一些人把寫有『血戰宣言』的布條纏在頭上，組成『敢死隊』，衝擊公安幹警組成的勸阻線。」

在北路學生遊行隊伍突破學院南路警戒線時，曾擠倒一些警察。在西郊白石橋，警察為阻擋學生遊行隊伍，曾擠倒一些圍觀者。北大學生遊行隊伍經過人民大學時，攔阻線的警察自動退讓到路旁，學生們便唱起了電視劇《便衣警察》的主題曲：「幾度風雨幾度春秋，風霜雪雨搏激流，歷盡艱難癡心不改，少年壯志不言愁……」不少警察都會意地笑了。

3 時，趙紫陽在大會堂會見亞行年會的各代表團團長及亞行高級官員，發表了被稱之為不同於四二六社論的「第二種聲音」的講話。他說：「最近有一部份學生上街遊行。我想強調指出，學生遊行的基本口號是『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擁護改革』、『反對腐敗』。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他們要求糾正失誤，改進工作。有沒有人企圖利用並且正在利用學生的行動呢？中國這麼大，當然難免。這樣的人極少。我深信，事態將會逐漸平息，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我對此具有充分的信心。」「我想，應該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應該通過改革來解決。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有意見？兩條原因：一是由於法制不健全，缺乏民主監督；二是由於公開化不夠，透明度不夠。」「我認為，現在需要廣泛地進行協商對話，同學生對話，同工人對話，同知識分子對話，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人士對話。交換意見，增進理解，共同探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

趙紫陽的講話稿由鮑彤起草，未經中央政治局常委討論，也沒有請中央書記處審核。鮑彤在趙紫陽講話前將講話稿交給新華社，要求提前翻譯成外文。趙紫陽對講話稿比較滿意，會見結束後從口袋裏掏出講話稿交給在場的新華社記者，鄭重其事地交代，不管剛才我怎麼講的，你們照這個稿子發，一個字也不能改。鮑彤還怕不落實，打了三個電話，一是告訴新華社負責人要全文發表，不要刪節；二是告訴《人民日報》負責人第二天要在頭版顯著位置刊登，同時要大量刊登各方面的正面反映；三是告訴廣播電視部負責人，中央電台和中央電視台要在當晚立即全文播出，並且要連播三天。

亞行講話結束後，楊尚昆告訴趙紫陽他同各政治局常委談話的結果。胡啟立、喬石贊成新的方針，李鵬、姚依林反對。他同彭真談過，彭完全支持趙紫陽的意見，並對楊尚昆說，「如果將來鄧小平怪罪下來，不能怪趙紫陽一個人，還有你我，你算一個，我也算一個。」意思

是表示和趙紫陽站在一起。趙紫陽很高興，他曾直接找萬里談過，萬里完全同意新的方針。這樣，政治局常委和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議的人員，贊成他的意見的人占了多數。

5 時半，一支學生隊伍到新華社南門齊聲高喊：「新華社，不要怕，為人民，說真話！」

中顧委秘書長李力安給李鵬打電話，說中顧委委員開會討論了鄧小平 4 月 24 日的講話，認為當前形勢十分嚴峻、完全同意鄧小平的講話和 4 月 25 日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的意見。中顧委同志建議中央必須旗幟鮮明，鬥爭要講究策略，爭取團結絕大多數。會上有個別同志沒有表態，有兩三位同志不贊成把學潮定性為動亂，強調對學生要多疏導，但絕大多數中顧委委員是支持中央決策的。

李鵬去見姚依林，商討當前的局勢和政府工作。姚依林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動亂是不是趙紫陽發動的，目的是打鄧（小平）倒李（鵬）保趙（紫陽）。還質疑，胡耀邦的悼念活動調子定得那樣高，是否也是趙紫陽發動的。李鵬認為這兩點質疑確實發人深省。

晚上

李鵬到趙紫陽家，因為各方面普遍讚揚趙紫陽的亞行講話，也不得不當面說趙紫陽的亞行講話很好，說他隨後會見亞行會議代表講話時，也要呼應一下。但李鵬後來在《六四日記》一書中卻又說：「趙紫陽發表了一通與政治局常委決定、鄧小平講話、四二六社論精神完全對立的意見。」交談中，趙紫陽說到四二六社論有問題，李鵬立即表示反對。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面見楊尚昆，楊尚昆對他說，極為贊同趙紫陽的亞行講話。

7 時許，清華、北大、北京師院的五、六百名學生到中央彩電中心抗議報導不公，有不少圍觀民眾。與此同時，七、八百名學生到人民日報社抗議報導不公，圍觀者較多，交通受阻。

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播出趙紫陽亞行會議講話，引起社會各界的熱烈反響。5 月 5 日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向中央的報告中，普遍對趙紫陽的講話給予充分肯定，認為有利於儘快平息學潮。

8 時至 10 時，清華、北師大等校出現一批批中國記者，採訪黨政幹部和師生，收集對趙紫陽講話的反應。各高校師生普遍對趙紫陽的講話反應不錯。

9 時，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女學生蔣擁君到協和醫院治療，她是遊行隊伍在呼家樓遭遇警察攔阻線，發生衝擠時摔倒受傷。

11 時，北大籌委會廣播通知：「鑑於目前形勢，明天繼續罷課。明天下午開籌委會，將下一步安排告訴大家。」北師大自治會宣佈：「明天繼續罷課。」

中國官方稱，全國有三十個城市一百三十所高校約九萬名學生和一些教師舉行了空前規模的大遊行。除貴陽市發生少數人搞打、砸外，大部份地區遊行秩序較好，沒有發生重大治安問題。

上海市　凌晨，復旦貼出《新五四宣言》等大小字報、遊行罷課通知。上午 10 時，復旦、同濟等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口號、標語有「打倒官倒！清除腐敗！」、「反對專制、反對獨裁、還我民主、還我人權」、「還我導報」、「要求對話」等。學生遊行造成沿途交通受阻，警察沒有採取阻攔行動。遊行隊伍特意經過《世界經濟導報》以示聲援，下午 5 時許抵達市委、市政府前，隨後集會靜坐。有學生演講，號召「全中國知識分子聯合起來」，有學生宣讀「波士頓來電」。經各校做工作，學生們於次日凌晨返校。

繼昨天上海《青年報》之後，今天有《文學報》、《文匯報》、《新聞報》等三家上海報紙的記者編輯以個人簽名的形式向《世界經濟導報》致送慰問信。

武漢市　上午 8 時起，武漢大學、華中師大、武漢工業大學、武漢鋼鐵學院、武漢體育學院等十八所高校三萬多人從上午到下午分三批遊行，並到湖北省政府請願。標語、口號主要有：「紀念五四、興我中華」、「學生萬歲，遊行無罪」、「聲援北京學生，支持七點建議」、「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等。遊行造成交通嚴重阻塞，但未發生衝突。各校學生在湖北省政府前集聚後，組織者宣讀了《請願書》，主要內容：1.嚴懲官倒，打倒貪官。2.新聞要儘早立法，新聞自由。3.重視教育，提高知識分子待遇。4.抑制通貨膨脹，平抑物價。5.為勇於說真話的《科技日報》、《世界經濟導報》平反。6.禁止對愛國青年實施無理迫害，保障學生的正當權利。湖北省政府辦公廳、信訪辦公室人員接受了《請願書》。下午 5 時 20 分，遊行隊伍返校。遊行前學生們商議說，提口號要注意，不能提實行多黨制，這在中國的體制下行不通，不現實；不能提打倒共產黨，共產黨員有幾千萬，每個黨員還有許多家庭成員，這能打倒嗎？目前要提可行的口號，擬定的口號主要是「紀念五四，興我中華」、「打倒官僚，清除腐敗」、「學生萬歲，遊行無罪」等。

南京市　下午 1 時許，南京大學、南京師大等三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散發傳單《南京五四宣言—再造一個青春中國》，號召：「起來吧，中國青年！」，「所有中國的工人、農民、子弟兵、學生聯合起來，再造一個青春的中國」，「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中國！」，「我們要一個民主、科學的中國！，我們要一個自由、平等、享有人權的中國！」並到江蘇省政府遞交了《請願書》，內容是：1.集體失職應集體辭職；2.七十五歲以上黨政軍領導全部辭職；3.中共經費開支不應由國庫無限開支；4.由各界人士成立聯合廉政委員會，監督政府查官倒；5.公開領導人住房、收入及子女情況；6.取消報禁，新聞自由，要求民辦報紙；7.省電台要如實報導北京四二二、四二七遊行請願真相；8.保證遊行參加者、組織者人身安全，不搞秋後算賬；9.南京大學 85 級一學生患恐懼症，學校要向學生說明真相；10.取消市政府禁止遊行的規定。省政府信訪局人員接受請願書後，遊行學生於下午 5 時返校。

重慶市　上午，重慶大學、重慶建工學院、重慶師院、重慶醫科大學等校約四千多人遊行，從市政府到解放碑，橫幅有「擁護中國共產黨」、「五四精神萬歲」、「支持北京學生行動」、「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遊行造成交通阻塞，但未發生衝突。下午又有四千名學生遊

行，呼喊「聲援北京學生，反對貪官汙吏」、「半文盲、大富翁、中國特色」、「傻博士、窮教授、中國獨有」等口號。

成都市　下午，成都電子科技大學等校六百多名學生遊行，到市政府要求市長出來對話。

西安市　上午 9 時半起，西北工業大學、西安電子科技大學、西北大學等六所學校五千多學生匯合陝西師大、西安交大等校七千餘人，共計一萬二千餘人，舉著「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發揚五四精神，爭取民主自由」、「打倒官倒，反對腐敗」、「平抑物價」等橫幅，遊行抵達新城廣場，向陝西省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與省政府領導對話。副省長孫達人出面接待學生代表。遊行學生於下午 4 時許返校。

太原市　上午，山西大學、太原工業學院、山西財經學院逾千名學生遊行，橫幅和口號有「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要民主、要自由」等，在五一廣場匯合後到山西省政府靜坐，要求與省政府領導對話。經勸說工作，學生於中午 12 時 40 分返校。

長春市　上午 8 時半，吉林大學、吉林師大、長春地質學院、東北師大等校五千多人舉行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遊行，呼喊「擁護黨的領導」、「堅持四項基本原則」、「要民主、要自由」、「打倒官倒、打倒官僚」、「聲援北京學生」、「提高知識分子待遇」、「反誣衊、反政客、反滑頭」等口號。遊行於中午 12 時 20 分結束。

杭州市　下午 1 時許，以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為主，浙江工學院、浙江商學院等十所高校近萬名學生遊行，打出「要民主」、「要自由」、「要人權」、「欽本立，我們支持你」、「支持北大」、「打倒貪官汙吏」等標語，呼喊「擁護共產黨」、「反對動亂」、「剷除腐敗，打倒官倒」、「弘揚民主，愛國無罪」等口號。與前三次遊行不同，今天遊行學生的糾察線極為嚴密，隊伍兩旁由學生手挽手築起人牆，連記者採訪遊行學生都較困難。遊行學生最終在省政府前集會，大量民眾圍觀，交通一度堵塞。經勸說工作，學生於下午 4 時散去。市內警察大增，但未對遊行學生採取措施。

貴陽市　凌晨 1 時許，貴州師大、貴陽醫學院七百多名學生遊行，呼喊「紀念五四」、「要民主，要自由」、「反官僚、反腐敗」等口號，有人砸碎三輛汽車的玻璃。凌晨 3 時許，遊行學生抵達省政府，曾三次衝擊省政府大門，都被值勤警察攔住。個別人向值勤警察扔石塊，砸壞市公安局一錄相機照明燈。後經學校幹部、教師疏導，學生於凌晨 5 時許散去。

廣州市　晚 7 時許，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師大數千名學生從中山大學出發遊行，在校門口遇到警察攔阻，學生強調廣州市並無關於遊行示威的規定，衝破警察封鎖線。警察為維持交通秩序，不准遊行隊伍走快車道，只能沿慢車道和人行道行進。在中山大學門口有數萬民眾圍觀，沿途圍觀者數十萬人。遊行隊伍兩邊由學生組成的自行車隊保護，整個遊行過程沒有發生衝突。學生呼喊「聲援北京學生運動」、「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要求新聞自由」等口號，高唱《國際歌》，散發《七點要求》（內容包括：開放報禁、新聞自由；切實保障人民和知識分子參政議政的權利等）。遊行隊伍在珠海廣場與在此處等

候的學生匯合，一起向目的地廣東省委、省政府所在地進發。

長沙市　湖南師大、湖南大學、湖南財經學院、湖南醫科大學等八所高校三千多人遊行，口號有「擁護黨的改革開放」、「拯救農業危機」、「維護憲法尊嚴」、「反對貪汙，懲治官倒」、「新聞自由」、「民主萬歲，自由萬歲」、「收回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支持北京學生的正義行動」、「抑制通貨膨脹」、「鄧小平語錄：老的不下去，新的上不來」等。沿途有民眾放鞭炮、送茶水表示支持。

昆明市　晚 7 時半，雲南大學、昆明工學院、民族學院、雲南師大等校約二千多名學生遊行，並到雲南省政府請願。

福州市　福建師大、福州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冒雨遊行，打著「發揚五四精神，反對黨內腐敗」橫幅，呼喊「擁護中國共產黨」、「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聲援北京學生」等口號，先到福州市五一廣場匯合後，遊行到福建省委、省政府前，停留約半小時，經勸導後，學生返校。

廈門市　晚 6 時半，廈門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冒雨遊行，到市政府請願，要求查辦腐敗現象，查處浯嶼駐軍毆打廈門大學學生事件。由於雨越下越大，學生被各校派車接回。

蘭州市　蘭州大學、甘肅師大、甘肅工業大學、西北民族學院等四所學校六千多名學生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反對官僚，打倒官倒」、「聲援北京學生」、「貪官不除，國無寧日」等口號，遊行到東方紅廣場集會。下午 1 時許，學生返校。六名學生代表到甘肅省政府遞交了請願書，下午 3 時離去。官方稱，學生遊行過程中，有五名執勤的警察被打傷。

西寧市　青海師大、青海民族學院、教育學院等校約千名學生先後遊行，呼喊「發揚五四精神，爭取民主自由」、「打倒官倒，懲治腐敗」、「向首都大學生學習致敬」、「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等口號。青海民族學院逾三百名學生打著「和平解決西藏問題」標語，到青海省政府請願。

石家莊市　河北師大等校五、六百名學生遊行，抵達河北省政府前，停留十幾分鐘後返校。

大連市　大連理工學院等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到斯大林廣場，並到市政府請願。

天津市　晚 7 時許，南開、天津大學、天津紡織工學院、天津民航學院等十所高校五千多人遊行，打著「擁護共產黨的正確領導」、「要求平等對話」、「紀念五四」、「要民主、要自由」、「反對新聞封鎖」、「再造中華民族」等橫幅，沿途散發《告天津同胞書》、《四二九對話聲明》、《中國人民大學博士生宣言》等傳單。晚 11 時許，遊行學生陸續返校。

洛陽市　洛陽工學院逾八百名學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江西省　贛州市、上饒市各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

此外，成都、合肥、洛陽、寶雞、咸陽、湘潭、衡陽、婁底、保定

等市也發生了小規模的學生遊行。

香港　香港大學、中文大學、理工學院、浸會大學等十三所高校的三千名學生由各自的院校遊行到遮打花園，與二千多名市民匯合，舉行紀念五四運動七十週年集會，聲援北京學生。

有報紙報導，方勵之針對昨天上午袁木的有關指責表示，有人指他夫妻為此次學運的背後「黑手」，他要求那些人拿出證據來。他夫妻若被政府抓起來就更好，因為這樣可顯出政府的獨裁。

美國　中國留學生學者、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成員、以及少量的港臺學生，共約二百人從紐約聯合國廣場遊行到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隊伍中有人舉著楊巍、魏京生、徐文立等政治犯的照片和「魏京生無罪」、「李鵬下台」、「鄧小平退休回家抱孩子」、「結束中共專制統治」等標語牌，中國民主團結聯盟監察委員會主席薛偉帶領呼喊口號。遊行結束前，艾未未、倪育賢、蘭宜申等人要求面見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人員遞交請願信件，遭到拒絕。

中國留美學者學生聯誼會聯合會發表《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的公開信》，要求中國政府正面評價學運的積極作用，跟學生代表進行平等對話，確保憲法保障的遊行自由等公民權利。呼籲實現司法獨立和新聞自由，嚴懲貪腐和官倒時弊。

全美各地中國留學生學者以各種方式開展五四運動七十週年紀念活動，聲援中國國內的學運。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的中國留學生在校園舉行集會。中午 12 時至下午 1 時，哈佛大學逾百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及美國同學在校園靜坐，支持中國學運，劉賓雁作了簡短的講話。麻省理工學院也有類似的活動。休斯頓 RICE 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向中國駐休斯頓總領事館遞交了有一千人簽名的兩條綢布，綢布上寫有「聲援大陸學生，爭取民主自由人權」的大字。伊利諾州芝加哥大學等三所大學約四十名中國留學生召開討論會，支持中國國內的學運。美國匹茲堡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波士頓中國留學生（三十人簽名）、盧徹斯特大學部份中國留學生學者（博士研究生盛文欽署名）分別發出公開信，表示支持中國國內學運，要求中國政府考慮接受學生們的合理要求。

5 月 3 日、4 日、5 日，中國留美學生相繼在紐約、費城、波士頓、洛杉磯、休斯頓、亞特蘭大、芝加哥等地舉行集會遊行，地點大都在中國領事館前，人數少則幾十人，多則上百人。中共黨員王宏愷、周志嘉在集會上宣佈退黨。中國留美學生已陸續募捐一萬五千美元，希望中國國內學生能用這筆錢辦一份報紙。

美聯社華盛頓消息：布希總統首次公開評論最近數週的中國學生民主運動，表達了對中國學生許多要求的支持，但他並未特別批評壓制中國學生民主運動的中國政府。

下午，美國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舉行聽證會，討論最近中國學生的示威遊行，以及美國應採取何種措施支持中國學生的問題，出席作證的有美國國務院代理助理國務卿邦辦威廉姆斯、布魯金斯學會高級研究員哈里·哈丁和中國留學生、哈佛大學博士研究生裴敏欣。裴敏欣要求美國政府在中國政府鎮壓學運時採取制裁措施。

西德　五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在波恩集會，並在中國大使館前示威遊

行。集會通過了三封信，一是宣告成立西德中國學生聯盟；二是致信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呼籲政治改革；三是致中國國內學生的公開信，聲援中國國內學生運動。

法國　剛成立的「中國民主運動聲援會」組織三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在巴黎鐵塔廣場集會、遊行、募捐，部份學生到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前示威。

---

1 中國官方故意壓低了遊行學生的人數，即便根據中國官方內部統計資料，遊行學生的人數也絕對不會是「不足二萬人」。北京市公安局稱：「北師大和北京科技大學各有四千多人參加遊行，其他院校有的近千人，有的只有幾百人，有的甚至只有幾個學生參加。」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其中遊行學生人數在千人以上的有北大、北師大、北工大、經濟學院、北京農大等五所高校。」這裏未提及清華，清華是有一萬五千名學生的大學校，遊行學生的人數絕對不會少於北京科技大學。

由於趙紫陽的講話，北京學生們普遍情緒樂觀，四二六社論造成的緊張氣氛基本消失，準備對話，建立校園民主，實踐新聞自由。

北京市委教育部稱，北京高校已有 80%的罷課學生今天起復課。清華上課率達 80%；人民大學應有五十九個教室有課，其中五十四個教室有學生上課；北大、北師大復課情況較差，北大復課率 50%，北師大為 30 至 40%，原因是北大籌委會昨晚廣播緊急通知繼續罷課，北師大吾爾開希昨晚宣佈繼續罷課。其他各高校基本復課。

上午

《人民日報》在頭版顯著位置發表趙紫陽昨日在亞行會議的講話，並配有該報記者的報導《首都高校師生歡迎趙紫陽講話》。在《首都青年紀念「五四」七十週年》的新聞中正面報導了五四學生遊行，甚至刊出有高自聯會旗的大幅照片。北京其他一些報紙也作了類似的報導。李鵬、李錫銘、陳希同、何東昌等人對此非常不滿，認為《人民日報》的做法「使高校許多黨員幹部感到困惑和不滿」。

中國機電部負責人與北京理工大學、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皖、北京資訊工程大學的二十多位學生座談對話。

李鵬到趙紫陽處，要求召開政治局常委會再次研究形勢和對策。趙紫陽同意於下星期一、二召開。趙紫陽說，既然說大多數學生是擁護黨擁護社會主義的，那麼就不能說學潮的性質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領導的動亂。李鵬說那是鬧事學生改變了口號，不過是一種手法，即打著擁護黨的旗號反對黨，這使人懷疑在學生背後有長鬍子的人在指

揮。李鵬還說，現在各大學黨的組織已行動起來了，已有了一批擁護黨的正確路線的積極分子隊伍。這是我們黨依靠的力量，要對他們的積極性加以保護和支持，要依靠他們去向廣大中間學生做工作，決不能對他們潑冷水。趙紫陽說，四二七大遊行是四二六社論引起了學生情緒激化而發生的。李鵬說，四二七遊行是鬧事組織者在 4 月 23 日就確定了的，五四遊行也是蓄謀已久的，中央和北京市對這兩次遊行事先都作出佈置，不管有沒有四二六社論，遊行都會出現。趙紫陽說，不能因為有幾張大字報就給學潮定性為動亂。李鵬說，主要問題不是表現在學生零散大字報上，而是鬧事學生向黨和政府提出的「起跳綱領」，首先要為胡耀邦平反，要為自由化平反，矛盾是對準中央、鄧小平的。趙紫陽質問，北京市委傳達鄧小平 4 月 25 日的講話為什麼那麼快，面那麼寬。李鵬說：鄧小平是同意進行口頭傳達的，講話記錄稿是經他修改、圈批過的。我們應該充分估計到鄧小平這篇講話對穩定局勢的巨大作用。趙紫陽不同意李鵬這些話，但沒有與他爭辯。

趙紫陽約北大校長丁石孫、北師大副校長許嘉璐談話，請他們介紹兩校的學潮情況及他們的看法。丁、許對學運都持同情、支持態度。趙紫陽說，對當前學潮，我在亞行的講話有意減輕分量，現在不要去討論運動的性質，說實話，一小撮是誰，我們也不知道。

北大三角地貼出署名「遼寧一青年」的大字報《在專制統治下中國沒有未來》，稱「過去我們推翻了舊的皇帝，而今中南海住進了新的皇帝，他們打著民主共和的旗幟，吸吮著人民的血汗，把中國推向災難的深淵」。大字報《復課？豈有此理！》稱，「聽說市高聯宣佈即日復課，我們有些異議。衡諸目前形勢：（一）學運至今，除了政府的態度有所緩和外，我們沒取得任何實質性的進展；（二）目前的學運已正在全國範圍內蓬勃展開，上海、西安、天津、長沙等地的同學們紛紛行動起來支援北京（尤其是北大），這是這次運動的一面先鋒大旗，絕不能無緣無故的倒下；（三）參加這次遊行的同學對首都群眾夾道歡迎的熱烈場面記憶猶新，我們的要求道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心聲，並且他們對學運寄以深切的期望。……罷課、遊行、散發傳單和發表演講，是我們向廣大群眾進行宣傳，對政府施加壓力的手段，失去這些手段就失去了對政府的壓力。復課後產生的消極影響是致命的，全國支持我們的人民將大失所望，在他們的心中將產生『學生畢竟還是孩子，把學運當兒戲，想鬧就鬧，想收就收，看來永遠成不了氣候』的壞印象，以後要想再得到他們的支持也幾乎不可能。而復課後最得意的就可能是政府了。」

9 時 40 分，北大籌委會貼出《復課宣言》，同意復課，但又稱復課不是屈服。同時貼出的《近期工作計劃》稱：同意高自聯復課決定；籌備和組織對話代表團；組織各界人士參加五四討論會；組織演講團到基層宣傳；加強與全國各高校的聯繫；加緊籌建各系籌委會分會，準備大選。《復課宣言》剛貼出就被學生撕去。有學生認為學運的目的一個也沒達到，不同意復課。一份大字報說，「何人宣佈的復課，你能對得起你的良心和海內外關心支持我們的華人同胞嗎？」隨後，對復課持不同觀點的學生在籌委會廣播中進行辯論。一些武漢、長沙等地赴京的學生鼓動說，北大是學運領袖，你們要堅持罷課。

臨近中午，北大三角地貼出一份《緊急通知》：北大籌委會決定，5 月 5 日繼續罷課，準備於下午公佈下一階段的工作計劃。

北大籌委會印製民意測驗問卷，內容是：「同學，北大繼續罷課是否具有可行性和現實性？你是否願意繼續參加？原因？」

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組成的中央應急小組召集北京市委、國家教委、宣傳口三大家（人民日報、新華社、廣播電視部）負責人會議，就昨天發生的兩件大事（學生大遊行後宣佈復課和趙紫陽在亞行會議的講話）後會出現的新形勢進行討論。多數與會者說趙紫陽的講話經昨晚電台、電視台的播放，今天各大報的刊登，各界反應熱烈，普遍認為為平息學潮帶來一個大轉機，只要上上下下各方面真正按他提出的方針積極做工作，從緩和矛盾入手到化解矛盾，就會創造出解決學潮的新途經新經驗。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無視趙紫陽講話的積極意義和高校普遍復課的事實，強調要把主導思想統一到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上，堅持旗幟鮮明、毫不動搖地反對動亂。與會的穆青覺得，中央領導層的鬥爭實際上從趙紫陽出訪朝鮮，有人立即給學運定性已開始。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這樣公然與趙紫陽講話精神唱反調，不過是將中央領導層的分歧公開化而已。穆青認為，現在決定一切的是鄧小平的態度。

高自聯做出四項決定：1.復課。2.以後也不準備對話了。（對話交由北京高校學生對話團負責了）3.以後要組織活動就在校內，不出去了。4.用美國的中國留學生捐助的一萬美元購置一臺膠印機，辦一張反映首都高校學生動態的報紙。

下午

宋平到李鵬處，稱對當前局勢極為憂慮，認為目前的動亂是長期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氾濫的結果。

趙紫陽自行決定參加民盟中央主辦的北京地區部份高校中青年教師盟員座談會，聽取他們對學潮的意見。發言者大都對學潮持同情或支持態度，也都贊同趙紫陽在亞行的講話，不同意四二六社論。趙紫陽在座談結束時說：「大家講得很好，謝謝。」閻明復接著說了一句有含義的話：「趙紫陽同志感謝大家。」趙紫陽說：「通過瞭解情況，我更加感到這次學潮是得到社會各方面的廣泛同情的，四二六社論以及前一段中央對付學潮的方針是不得人心的。如果不以適當方式對四二六社論鬆一下口，學生對定性心有餘悸，怕秋後算帳，矛盾是緩和不下來的。我還感到，如果這次學潮以對話、疏導的方式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平息，可能進一步推動中國的改革事業，包括政治體制的改革。反之，如果以暴力鎮壓下去，接著肯定是一場更大規模的反自由化運動，保守勢力將乘機抬頭，改革事業將停止、倒退，中國歷史很可能出現一個時期的曲折。所以這兩種方針將會導致兩種完全不同的結果。但是，問題的關鍵在鄧（小平）身上。當時我想，只要他能夠稍微鬆下口，譬如說這麼一句話，『4 月 25 日聽李鵬匯報，看來當時把情況看得重了一些，遊行

也沒有出什麼了不起的問題嘛！』他能有這麼一句話，我就可以把局勢轉變過來，也不會把責任搞到鄧的頭上。我和政治局常委可以把責任擔起來。如果鄧一點不改口，那我也就沒辦法讓李鵬、姚依林這兩個死硬派分子改變態度。而他們不改變態度，常委就難以貫徹疏導、對話的方針。我也深深知道，鄧歷來在這樣問題上的態度比較強硬，加上聽了李鵬先入為主的匯報，要他改變是很難很難的。我當時急著想直接見鄧談一次我的看法，取得他的認可。我便打電話給王瑞林約鄧談話，王說鄧近來身體很不好，很擔心到時候見不了戈巴契夫，那問題就大了。所以現在什麼事都不要報給他，以免分心。我當時以至今天，都認為他講的當時鄧的情況是真實的。當時鄧的身體確實很不好。」[1]

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在政法大學召開首次正式會議，成立了三個小組，第一組負責討論此次學運，負責人是清華學生耿涼鵬；第二組負責討論深化改革，負責人是政法大學學生王志新；第三組負責討論憲法第三十五條中關於公民的三項基本權利—結社自由、言論自由、遊行示威自由的落實，負責人是政法大學學生項小吉。項小吉對香港記者表示，對話代表團是各校通過合法民主正常管道推選出來的，為各方所接受，是有廣泛代表性的學生組織，希望與政府進行對話。對話代表團在組織上與高自聯並無聯繫，成員絕大部份非高自聯成員，希望能經常與政府保持對話。第一次對話內容擬定為學運、深化改革、中國憲法問題等。周勇軍對香港記者說，今天有二十四名正式學生代表出席，一名遼寧學生、一名南開學生列席。

晚上

李鵬會見亞行會議各國代表團團長，發表簡短講話。他說：「我可以負責任地告訴大家，中國的政局是穩定的，政府將努力維護國家的安定，避免動亂，並將認真克服工作中的缺點，消除腐敗現象。」「政府果斷採取了正確、妥善、冷靜的方法加以處理，避免了事態進一步蔓延和擴大」。「現在大部份學校已復課」。「儘管我們對某些學生的做法並不贊成，但對他們的一些正當要求，可以通過對話加深雙方理解」。「中國政府將努力維護國家的安定」。

清華學生在西階教室召開大會，改組學生籌委會，周鋒鎖、張銘、李玉奇、李恒清等人再次成為籌委會骨幹。

7 時，近千名北大學生在三角地就復課與否進行辯論。大部份學生主張堅持罷課，中央給學生定性的「動亂」帽子不摘掉就要堅持罷課。丁小平、郭海峰等人發表演講，呼籲繼續罷課，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何東昌向李鵬反映高校情況，說趙紫陽在亞行講話發表後，北京市機關和高校都認為中央方針變了，已動員起來的高校政治思想工作隊伍已處於癱瘓狀態，鬧事骨幹受到鼓舞，正在蠢蠢欲動。北大散佈北京市領導人欺上瞞下、謊報軍情的流言。北京市委和高校的同志甚至擔心文化大革命初期的悲劇是不是又要重演。當時北京市委執行中央的指示派了工作隊，後來被毛主席打成「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從此之後他們的

身心都受到嚴重的迫害，至今尚心有餘悸。許多人在不斷地揣測是誰真正代表黨中央？

10 時，近千名北大學生在校內遊行，呼籲繼續罷課。

11 時 40 分，北大籌委會廣播站播出籌委會緊急通知：「（一）5 月 6 日繼續罷課；（二）明天上午各宿舍開展討論，三角地為主要討論場所。中午 12 時以各宿舍為單位進行投票，決定復課還是繼續罷課。下午 4 時公佈投票結果。晚上邀請人民大學、清華、政法大學、北師大四校商量下一步工作計劃。」

全國各地高校局勢比較平靜。

河北省　上午，河北師院二百五十名學生上街遊行。

青海省　中午 11 時，青海民族學院六百多名學生打著「民族自由萬歲」、「和平解決西藏問題」、「要民主、要自由」、「回應全國學生運動」等橫幅，遊行到省政府請願，要求同省領導對話，說明取消五四紀念活動的原因，如解釋不清，就於 5 月 6 日罷課。學生於下午 3 時半逐漸散去。

深圳市　來自於深圳特區報、深圳商報、深圳法制報、蛇口通訊報、深圳電視台、深圳廣播電台、光明日報駐深圳記者站、深圳青年雜誌、風采雜誌、特區經濟雜誌及中共深圳市委宣傳部的逾百名新聞從業者聯名致電北京和上海，向昨日參加遊行的北京新聞工作者和《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致敬，要求上海市委撤銷對《世界經濟導報》的錯誤處理。還要求有關部門不要將正在草擬中的新聞出版法作為國務院的一個行政法規，而應交給人民廣泛討論，使之成為保障新聞自由的基本法。他們指出，幾年前的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使《深圳青年報》、《特區工人報》停辦，有關編輯及記者人權受侵犯；此次欽本立被撤職，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都是違背中共十三大關於重大事情應該讓人民知道的原則的。他們強烈要求新聞自由，允許民間辦報和容忍多種聲音存在。一種聲音只能說明專制統治，對進行政治體制改革和深化經濟改革是相違背的。

香港　有報刊報導稱，中共高層處理四十年來最大規模學運的工作，已由趙紫陽主持。而「緩和、對話」四字基調則為趙紫陽所奉行的原則。自上星期六結束對朝鮮的訪問返回北京後，趙紫陽就開始主持處理學運的事務，此前，中共討論對付學運措施的會議都由李鵬主持，具體事務由胡啟立、喬石負責。趙紫陽對學運的看法，與部份領導人本來就不一樣，他並不認為此次學運是一次嚴重的政治動亂。故在他全面主持學運事務後，確定了一系列緩和緊張氣氛的措施，包括解除傳媒對學運報導的封鎖，由中央統戰部、中宣部、國家教委安排對話等。目前閻明復正在安排知識分子與中央領導的對話，芮杏文負責安排新聞界與中央領導的對話。

《明報》報導稱：北京學生有一連串爭取民辦傳播媒介的行動，北大學生自治會主辦的電台「民主廣播站」已開始無線廣播，高自聯主辦的《新聞導報》亦衝破當局的重重阻擾，順利出版第二期。《新聞導報》於《世界經濟導報》被停業整頓後次日創辦。北京學生對中國媒體

遭到當局嚴密控制，有些傳媒甚至製造顛倒黑白新聞之事非常氣憤，深感輿論工具的重要，決心創辦自己的報紙。當局指示任何印刷廠不得接受新聞導報的印刷業務；任何有影印機的單位、個人不得複印《新聞導報》，所有的新聞機構、單位機關都必須與中央保持一致，不得向《新聞導報》提供任何可利用的材料和任何複印傳播的機會。原先已答應承印《新聞導報》的一家印刷廠，在當局嚴禁下，只得放棄。

美國　海峽兩岸及香港民主運動討論會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舉行。五四以來的中國大陸民主運動，尤其是正在進行的中國大陸學生民主運動，成了會議討論的重點。劉賓雁在書面發言中討論了目前發生在中國大陸的學生民主運動，分析了這次學運的意義和原因，批駁中共當局關於「一小撮人」和「黑手」的說法。他說：「如果說支持和參加過這場學生運動的非學界人物就是『黑手』的話，那就遠遠不是『一小撮人』了。」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三十頁。

北大、北師大學生繼續罷課，北京其他高校復課情況進一步好轉。北京市公安局稱：各大院校均已復課，但北大因教師未來，沒有上成。

上午

《人民日報》在第一版刊登報導〈首都高校昨日起陸續復課 趙紫陽講話引起積極反響〉。北京各報刊登李鵬昨晚會見亞行會議各國代表團團長的講話。《中國青年報》社論稱：「指責學生運動就如文革一樣的說法毫無根據，知識分子有自己的觀點，他們就缺講臺。」

趙紫陽找楊尚昆商量，請他利用與鄧小平的特殊關係，說服鄧小平改變對學潮「動亂」的定性。楊尚昆說，依照鄧小平的性格，絕對不可能改變「動亂」的定性。趙紫陽退而求其次，說能否說服鄧小平淡化「動亂」的定性。楊尚昆也說不可能。楊尚昆與趙紫陽的私交一直不錯，傳說他其實也同意趙紫陽的一些看法，但不敢違背鄧小平的意志。

9 時，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回顧 4 月 25 日以來學潮的發展情況，總結市委所做的工作，分析當前形勢及面臨的問題。

共青團北京市委、北京市學聯召開為期兩天的部份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主席會議，引導與會者分析形勢，研究下一階段工作方針。會後，根據與會者意見寫出了《北京市高校學生幹部對當前形勢的一些看法》的報告，受到李鵬和北京市委的重視。

北大學生在三角地就復課與否進行討論，爭論激烈。

趙紫陽就當前的新聞工作與胡啟立、芮杏文談話。胡啟立說，這次

學潮中，學生們非常強烈的一點就是要求新聞界對他們的遊行等活動進行如實報導。學生們對新聞報導的不滿一開始主要是對 4 月 19 日、20 日晚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報導不滿，認為報導過於片面。接下來就是對四·二六社論的強烈不滿，認為對學生的定性是完全錯的。接著就是《世界經濟導報》被整頓一事傳得紛紛揚揚。新聞界在這次學潮中承受的壓力很大，學生們提出新聞要講真話的強烈呼籲在新聞記者中引起很大反響，一些記者對報社領導扣壓有關學潮的報導很有意見，連新華社、《人民日報》都出現這種情況。所以，在 4 月 27 日我們開了一個會，把幾大家新聞單位的負責人都召集來了。會上，他們強烈要求對這次學潮報導的分寸，中央要有一個明確意見。所以我在會上說了一條原則，就是在報導學潮這個問題上，報社主編有權決定可以報導什麼，或不報導什麼。不一定事事都要請示。趙紫陽說：對學潮的新聞放開一點，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這次運動不能歸結為一小撮人挑動，不能歸結為思想政治工作薄弱，不能歸結為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氾濫。不能違背潮流，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趙紫陽還提出制訂新的新聞法著眼點應當是適當放寬新聞報導和言論的尺度。趙紫陽的這番講話，當天就傳達到了主要新聞單位。隨後，又做了多次部署，傳達範圍更加擴大。趙紫陽的講話鼓舞了新聞界，迅速出現了支持學運的輿論導向。

11 時半，高自聯在北師大召開例會前，有學生來報告五四遊行時女學生被警察毆打情況。北京化工學院學生剛出校門，嚴陣以待的警察便圍上來，見學生勢單力薄便大打出手，一名女學生被打到骨折，有醫院的 X 光照片和診斷書為證。這名女學生是一年級學生，膽子小，來自農村，比一般人更珍惜上大學的機會，加上對學生自治會沒有信心，擔心將來被定為反革命組織，恐怕連上學機會都沒有了，於是寧願忍氣吞聲，也不願高自聯出面為她伸冤。

下午

胡啟立、芮杏文向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等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傳達了趙紫陽上午有關新聞報導的談話，與會者深受鼓舞。

1 時 20 分，北大籌委會將是否復課的問卷發到每個學生宿舍，進行民意投票。總共一千二百六十八張有效票，贊成繼續罷課的占 64·2%，反對罷課的占 24%，棄權票占 11·8%。北京市公安局稱：共發二千張票，九百九十張要求繼續罷課，五百三十張要求復課，五十餘張棄權，部份票未收上來。2 時，高自聯根據北大學生投票表決情況作出決定：1.先由北大、北師大聯合罷課，再號召全市罷課；2.活動以校園為主，辦講壇、出報紙、搞印刷，在校內遊行示威。王丹在高自聯會上透露，高自聯還有港臺和外國記者捐助的二萬多美元，準備找四通集團公司提供一些印刷設備。

李鵬邀請北大、清華、北師大、人民大學、理工大學和第二外語學院等校的黨委書記、校長到中南海座談，李鐵映、李錫銘、何東昌等在座。李鵬稱，學校領導們一致認為，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沒有錯，起到穩

定局勢作用，並使基層領導有了底。鄧小平講話傳達後，明確了中央政策，大家有了精神支柱。學校領導都很敏感，自行對照了趙紫陽、李鵬的亞行講話，發現有相同點，也有不同點。強烈要求中央的聲音要保持一致，希望黨中央在政治是非問題上要旗幟鮮明，不要把基層的同志賣了，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就發生過類似的情況，基層同志緊跟中央，中央政策一變，基層領導都執行了修正主義路線，又挨批，又挨鬥，好不冤枉，所以，至今心有餘悸。學校領導們估計，今後學校的鬥爭可能由街頭轉入校內，學生組織鬥爭焦點要爭取政府承認其合法性地位。李鵬自稱為了維護中央領導的團結，因此說：「中央沒有改變動亂的性質，只是有的同志講話調子低了點，那只是策略性的，為的是更好地爭取學生的大多數，保護和鞏固積極分子隊伍。但是，鬥爭還在繼續，搞自由化的人不會就此罷手，各學校要鞏固積極分子隊伍，揭發動亂本質，爭取更多學生站到黨的一邊來。」何東昌說，趙紫陽的講話只代表個人意見，不能代表中央。

3 時，項小吉、沈彤、徐國楝（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法學博士生）、李潔（北大物理系 87 級學生）以北大、清華、人民大學、政法大學、北師大、中國社科院、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農大、北方交大、中國藝術研究院研究生部、北京國際關係學院、北京語言學院、北京經濟學院、中國石油大學（北京校區）、中國戲曲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美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京機械工程學院、北京計算機學院、中國地質大學（北京校區）二十三所高校學生代表的名義，到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遞交《北京高校對話團請願書》。國務院信訪局局長鄭幼枚、全國人大信訪局局長陳文煒出面接待。學生代表要求將請願書轉交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稱這份請願書和 5 月 2 日的請願書沒有聯繫，希望能於 5 月 8 日得到有關方面的答覆。並稱組織了高校學生對話團，有二十四所高校參加（後來發展到四十所學校），對話代表是按照民主原則由各校推選，具有廣泛的代表性，與高自聯沒有關係。有二名外國記者在場採訪。

這份對話請願書說：「最近，北京及全國各地高校學生通過遊行請願等方式，反覆表達了同黨和政府對話的要求，黨和政府領導人也多次以不同方式表示願意同學生對話，共同商討解決大家共同關心的問題。我們作為北京高校民主選舉產生的代表，本著廣泛幫助黨和政府改進工作，推進我國改革開放和現代化進程的基本態度，急切請求儘快同黨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就當前的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深化政治經濟體制改革、改革的推進、民主法制建設等問題，進行真誠的建設性的公開對話。我們希望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代表儘快同我們確定時間、地點，就對話程序、事宜進行協商，以利對話的順利進行。我們請求，根據新聞自由的原則，允許新聞界對這次對話進行採訪，並向全國公開、準確地進行報導（我們準備 5 月 8 日下午 3 時左右前來聽取答覆）。」

晚上

楊尚昆向李鵬敘述了上午趙紫陽找他談話的情況，並表示擔心李鵬

與趙紫陽在政治局常委會上發生正面衝突，這不利於團結。李鵬說：實際上趙紫陽早已淡化了對「動亂」的定性，但我絕不能同意在淡化的口號下改變對「動亂」的定性。

高自聯召開記者會，解釋說，5 月 3 日決定全面復課是高自聯九名常委達成的「內部默契，並未形成決議」，周勇軍 5 月 4 日在廣場集會上擅自宣佈全面復課的做法是錯誤的，決定讓他退出高自聯常委會。同時宣讀了一份高自聯聲明，「為了保持對政府有一種壓力，北大、北師大暫不復課」，號召全市高校學生重新罷課。

西寧市　青海民族學院學生會宣佈，自今天起全體罷課，要求青海省主要領導出面與學生對話。

天津市　天津大學數十名學生在校內集會，有人在演講時說「中央內部有鬥爭」。天津民航學院一名從北京回校的學生說，「北京學生在 5 月 15 日戈巴契夫訪華時還要有行動」。

太原市　山西大學逾千名學生遊行，到山西省政府要求承認學生　5 月 4 日的遊行是合法的。

蘭州市　逾萬名穆斯林民眾繼續上街遊行，要求處理《性風俗》一書的作者和編輯。

安徽省　中新社北京消息：1986 年的學潮發源地安徽，此次五四前後卻異常平靜，何故？安徽省委書記盧榮景穩定有方，對話得當，維護了大局。他聞訊學生將準備遊行，當即召集有關負責人開會，定出三點意見：（一）先與學生對話，讓學生認清萬一有不法分子藉機打、砸、搶，將會造成嚴重後果，使學生認清厲害關係。（二）做好學生遊行的接待工作，打開省委大門，熱茶熱水迎送，歡迎學生對話，聽取學生意見。（三）不動用公安武警，不輕易抓人，嚴肅公安幹警紀律，做好保護學生的工作。

香港　香港記者協會聲援中國大陸的同行，分別致函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總理李鵬和新華社社長穆青，要求對遊行示威的中國大陸記者、編輯不要予以打擊報復。

《紐約時報》、美聯社、法新社今天不約而同都就中國新聞界的「大突破」作了專題報導，認為中國新聞界似乎已突破了「瓶頸」，「新聞要講真話」或即將在中國實現，同時也顯示了中國在控制輿論方面的政策可能有所改變。《紐約時報》稱：中國報紙在對學生民主示威運動故意漠視了兩週後，週五在北京學生大規模示威遊行的報導上顯示出一種新鮮的開放姿態。大多數報紙都在頭版刊登了無數學生揮舞旗幟湧上街頭示威的許多照片。如實報導示威活動是那些示威學生所提出的主要要求之一，中國報紙週五對示威活動的圖片及文字報導，看來是滿足學生這一要求的一個行動。雖然這些官方報紙的報導並未達到學生所希望的那種程度，但令人驚奇的是，這種報導終於出現了。美聯社稱：一向被嚴密控制的中國新聞媒介週五出現了一個缺口，官方報紙史無前例地，甚至帶著同情的語調報導了學生要求民主和自由的大規模示威活動。這一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因為示威學生的主要要求之一就是新聞自由。法新社稱：中國官方媒介週五空前地報導了學生五四大遊行，並在頭版刊登示威場面的照片及學生的「顛覆性」口號。這一個引人注目的

反常做法，顯然是由中共總書記趙紫陽週四會見亞銀會議代表時的講話所激發出來的。趙紫陽說，「我們缺乏透明度。」北京的外交界及其他觀察家都認為，趙紫陽至少已把「對話大門打開了一半。」

1989 年 5 月 7 日　星期日

北京很平靜，沒有學生遊行。中國官方稱，已有　80%高校學生復課。

知名學者蘇紹智、方勵之、老作家冰心等人發表談話，高度讚揚此次學運所取得的成果。

《世界經濟導報》事件繼續成為學運中爭取新聞自由的重要議題。《人民日報》前社長胡績偉接受香港《明報》採訪時表示，上海市委處理《世界經濟導報》的做法，無論如何解釋都是很不對的，既違反憲法，也違反中共中央黨政要分開的原則。胡績偉作為《世界經濟導報》主辦的胡耀邦逝世座談會參加者之一，強調指出，《世界經濟導報》所應負的責任只是客觀報導與會者的談話，至於談話會產生什麼社會效果，則應由談話者本人負責。除非《世界經濟導報》刪改別人的談話，即使這樣，稿件也只能由談話者本人審查，上海市委根本無權干預。胡績偉駁斥了袁木「中國沒有新聞檢查」的談話。曾擔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多年負責人的胡績偉說，中國存在新聞檢查。如果沒有新聞檢查，上海市委又怎能事先知道《世界經濟導報》的內容？

《科技日報》副總編輯孫長江在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表示，要求新聞自由是國內整個新聞界的一致心聲，而新聞改革也是政治體制改革的重要一環。這位有幾十年黨齡的中共老黨員認為，中國必須將民主寫成為法律法例，不能隨便破壞，才會有希望，而學生的行動肯定會促進國家改革。他指出，新聞界上街遊行簡直是不可思議的事，而此次不但記者們上了街，事後到目前為止，當局也沒有採取什麼整頓行動，這不僅是新聞界的進步，更是整個大陸社會的進步。他樂觀地預期，大陸很快會有民辦報紙出現。

上午

北師大貼出《北京高校對話團請願書》。北大籌委會貼出大字報，提出復課條件，「要求政府逐條答覆，否則將繼續罷課，積極行動，直至最後勝利」。

北大學生繼續罷課，第三教學樓牆壁上寫著「罷課」兩個大字，非常醒目，但有許多學生在自習，顯示學生「罷課不罷學」。

中國農業部部長何康與北京農大、北京農業工程大學二十多位學生就農業生產、農業教育和農民利益等問題座談對話。

中午，柴玲將正在北大參加學術會議的浙江湖州師專中文系副教授沈澤宜介紹給丈夫封從德。沈澤宜於 1953 年考入北大西語系，次年轉入中文系，在 1957 年反右派運動前夕的北大學運中，他和林昭、張元勳等人是著名的活躍學生，後來被打成右派。沈澤宜談了 1957 年北大學運的情況及他的遭遇，說那時的學運與今天的學運有無數相似之處，希望封從德這些學運領導人牢記歷史教訓，絕對不要相信共產黨。

下午

一些北大學生分別到大華襯衫廠和第一皮鞋廠進行串聯，被都這兩個廠的領導勸走。

北大三角地貼出〈首都部份記者致全國記協〉的一封信：5 月 9 日下午部份記者將向全國記者協會遞交請願書，號召同學們前去聲援。

北師大學生自治會貼出《公告》：「北京市高聯百人對話團正在籌建之中，要求 5 月 10 日前政府同學生代表對話。」

2 時，高自聯在北大召開常委會。北大為高自聯提供了辦公室，位於第 38 號樓 129 室。

晚上

6 時許，沈澤宜在北大第 28 號學生宿舍樓前演講，剛一開始就下起了雨，但逾千名學生堅持在場聆聽。沈澤宜敘述了 1957 年北大學運的情況，鼓勵學生堅持罷課。演講歷時一個多小時，情緒激動，內容動人，學生越聚越多。最後，沈澤宜朗誦了 1957 年北大學運時他與張元勳共同創作的一首詩〈是時候了〉：

是時候了，/年輕人/放開嗓子唱！/把我們的痛苦和愛情/一齊都瀉到紙上！/不要背地裏不平，/背地裏憤慨，/背地裏憂傷！/心中的甜、酸、苦、辣都抖出來，/見一見天光！/即使批評和指責急雨般落到頭上，/新生的草木從不怕太陽照耀！/我的詩是一支火炬，/燒毀一切人世的藩籬。/它的光芒無法遮攔，/因為它的火種/來自—「五四」！！！

是時候了，/向著我的今天，/我發言！/昨天，我還不敢彈響沉重的琴弦，/我只可用柔和的調子，/歌唱和風與花瓣！/今天，我要唱起心裏的歌，/作為一支巨鞭，/鞭笞死陽光下的一切黑暗。/為什麼，有人

說，集體沒有溫暖？/為什麼，有無數牆壁隔在我們中間？/為什麼，你和我不能坦率地交談？/為什麼？……？/我含著憤怒的淚，/向我輩呼喚：/歌唱真理的弟兄們/快將火炬舉起，/火葬陽光下的一切黑暗！！！

沈澤宜演講結束後，學生們通過籌委會廣播系統展開熱烈討論，發言者基本都主張堅持罷課，許多人激動地指責復課的學生「沒有良心」。有人認為罷課是自願，上課是權利，籌委會不能干涉。

6 時至 7 時半，王丹在北大三角地主持「民主沙龍」，有逾千名學生參與。王丹等人發表了鼓動學生繼續罷課的演說。王丹說，「5 月 9 日下午有部份記者將到中國記者協會去請願，為了配合這次行動，希望得到廣大同學的支持。現在，記者起來了，同學們不要停下來，我們一定要支持他們的行動！」

胡啟立主持中央宣傳口開會，芮杏文、閻明復及新華社、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中宣部、廣電部等單位的負責人參加。胡啟立傳達趙紫陽的指示：學潮以後，主要是推進改革，學生們擔心的是改革停頓，走回頭路，表層是反腐化。不僅是經濟改革，而且是政治改革，民主化。要積極推進改革進程，包括透明度、公開化。文革前，不透明，只向好處想，現在直向壞處想，有些人把問題看得過於嚴重。不能把學潮說成是政治思想薄弱，一小撮人挑動，這樣總結不行。這次輿論主要是要求改革，慢了不滿意，輿論要向改革這個方向引導。反自由化與四個堅持是同義語。關於民主自由，不要一聽就是自由化，民主自由人權是世界潮流，新聞自由成為焦點。違背潮流不行。要保證新聞自由，不能違背人民的意願。趙紫陽的指示歸結為三條：（一）自由民主和人權是世界性潮流；（二）對新聞要更開放一些；（三）表層是反腐敗，深層次是改革。

趙紫陽說：我當時一方面主張廣泛對話，一方面對學生提出的社會關心的熱點問題，如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民主與法制的問題以及輿論監督等等，要積極採取措施。建議人大建立一個有權威的廉政委員會，獨立接受對高幹子女違法行為的舉報及調查，加強輿論監督，加強透明度，加快新聞法、遊行法的制定。採用世界多數國家通用的做法，通過具體立法保障人民的民主權利。我還提出，專門召開一次人大常委會，聽取對幾大公司以及社會認為「官倒」嚴重的幾個大公司的審計情況，由人大進一步審查，或由人大直接組織審查。因為在人們心目中，人大的透明度比黨和政府還是要大一些。我當時總的想法，就是通過對一些社會上關心的熱點問題的改革，一方面來緩解社會上和學生中間的一些不滿，把學潮緩和下來，平息下去。並以此為契機啟動政治體制改革，通過這些問題使人大真正能發揮最高權力機構的作用，引導學生把注意力轉移到如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問題上來。[1]

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托人將中央宣傳口會議情況傳給李鵬。李鵬覺得，這兩天新聞報導本來就向動亂分子一邊倒，趙紫陽還嫌不足，還要新聞界把動亂再次煽動起來。

11 時 50 分，第 38 集團軍奉命離京返回河北省保定市駐地。

全國各地的高校都很平靜。

天津市　南開一些學生成立寬容雜誌社，出版《寬容雜誌》，雜誌「奉行自由民主科學法制」宗旨，對稿件「觀點不作要求」。

南開學生自治會在校內貼出《公告》稱：「自治會的宗旨是廣泛宣傳民主思想及一切有利於推動中國現代化進程的學術理論和成就，並通過各種形式的活動，探討和推進校園的民主化進程，最終推動全國的民主化進程。」

香港　香港大學校長王庚武公開稱讚北京學生有愛國精神，認為此次學運是中國歷史上很有意義的轉捩點。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三十三頁。

除北大有學生繼續罷課外，北京其他高校已基本復課。北大教務處稱：北大當天約有 50% 學生上課。

上午

中國監察部新任發言人薛木鋒宣佈，允許新聞媒體對正在查處的案件進行「動態報導」，即新聞界所說的「跟蹤報導」。薛木鋒說，允許「動態報導」有助於案件的審理，促進監察工作，使公眾及時瞭解重大違紀案件的查處情況。這是日前學生在示威遊行中強烈要求懲治貪汙腐敗，監察部著即決定加快重大違紀案件的查處，並將情況及時公之於眾。

北大三角地有很多標語、大小字報，呼籲繼續罷課，其中一張標語是「堅持十天，會會老戈」，即堅持罷課到 5 月 15 日蘇共總書記戈巴契夫訪華。7 時 40 分，北大籌委會廣播說，籌委會做出繼續罷課的決定。公佈籌委會關於復課的條件：1.要求《人民日報》就四二六社論公開糾正錯誤之處，對這次學運重新做出公正客觀的評價。2.要求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3.要求國務院立即公佈調查官倒的統計數字，成立審查官倒小組，著手懲治官倒。4.要求立即給《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復職。5.要求重新審議北京市關於遊行示威的十條。要求政府逐條答覆，否則將繼續罷課。

趙紫陽主持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喬石匯報中央制止動亂小組前一段的工作總結和下一段的工作佈置。喬石重點敘述了四二七學生大遊行前的情況，如學生兩次衝擊新華門，4 月 22 日胡耀邦追悼會後的請願，4 月 23 日後的串聯，在高校奪取合法學生會的權力，罷課活動。趙紫陽

說，那麼多學生在廣場請願，怎麼都不知道，說明中央的運行機制有問題。又說，如果北京高校進行改選，即使一些鬧事學生當選上臺，也沒有大的關係。李鵬認為趙紫陽的說法是變相承認非法學生組織，這與學生把今後訴求焦點放到承認學生自治組織的意圖不謀而合。李鵬認為學校黨委要加強領導，不能主動讓權。姚依林發言說，學生會不到改選期，在動亂氣氛下改選，實在不正常。趙紫陽又提出一個問題，認為中央與學生對話也不一定都由學聯或青聯類官方式的學生團體參加，學生自己產生的組織也可以參加，學生自願結合也可以。李鵬等人不同意，認為不能放棄學聯和青聯的領導權。趙紫陽說，現在關鍵是提高透明度，一切問題都是因為缺乏透明度而產生的。李鵬說，提高透明度也要在黨的領導下進行。趙紫陽又提出，由政治局公佈六點意見，《人民日報》和新華社同時向全國公佈，以緩和民眾的不滿和事態的發展，這六點意見是：（一）盡快公佈審查四大公司（中國國際信託投資公司，康華公司，光大實業公司和中國農業投資公司）的結果；（二）取消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的特殊供應，公佈副部長級別以上領導幹部的經歷和財產；（三）在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社會監督委員會，專門受理副部長以上領導幹部及其子女的違法亂紀的案件；（四）盡快制定新聞法，擴大新聞自由；（五）司法獨立審判，不能再搞聯合辦案；（六）一切問題的解決都要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進行。這六條意見已包括了學生提出的一些要求，這樣的宣告一定會緩和學生的情緒，也有助於社會各界說服學生。如果按照趙紫陽提出的辦法，不僅可以解決學生與政府之間的對立，也可以為未來的政治體制改革開啟道路，但是趙紫陽的建議當場就被李鵬否定了。喬石說，胡耀邦治喪已結束，中央制止動亂小組應該加以改組調整。李鵬說，喬石領導的中央制止動亂小組工作是得力的，為了保持工作的連續性，不宜改組，至少要保持到戈巴契夫訪華以後再議。常委們同意李鵬的意見。李錫銘不滿地提出，趙紫陽 5 月 4 日的談話與四二六社論的精神不一致，趙紫陽聲色俱厲地說：「我講錯了我負責任。」會議決定，中央各位領導下到基層去，多做群眾工作，主動與學生、工人和社會各階層人士對話，大力宣傳中央關於制止動亂的方針。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在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強烈要求下，趙紫陽勉強開了一次政治局常委會議，北京市委市政府準備就 4 月 24 日政治局常委會討論北京學潮問題前後的事態發展情況，北京市委市政府所做的工作，對當前形勢的分析，以及對今後工作的建議，向政治局常委匯報。趙紫陽根本不聽北京市的匯報。

下午

2　時半，新華社中共黨組召開擴大會議。黨組副書記郭超人說，今天的會議主要是總結回顧一下學潮以來的宣傳報導，請大家對黨組的組織指揮、指導思想，以致中央都可以提意見。黨組書記穆青說，這次學潮以來，新華社的隊伍經受了考驗，在這樣大的風浪中，大家都能以大局為重，我感到欣慰。大家辛辛苦苦工作，甚至忍受了很多的怨氣，我

表示慰問。

3　時半，項小吉、沈彤、徐國棟、李潔到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接待室詢問對話請願書的結果。鄭幼枚答覆說：「最近一個時期以來，國務院和北京市的有關領導同志已和部份學生對話。有些部的部長也去學校，到學生宿舍或辦公室，或邀請同學到部辦公地點和同學對話。對話的效果是比較好的。今後將繼續多管道、多層次與高校的同學進行對話。」「為了更好地與同學們對話，將繼續請各學校、北京市學聯收集同學們要求對話的問題和如何搞好對話的意見。」他還表示，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將廣泛地同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學生、教師、黨外人士接觸並進行對話。人大常委會領導同志歡迎同學生以及有關人士廣泛對話。

趙紫陽在中南海會見埃爾達爾·伊諾努率領的土耳其社會民主人民黨代表團時說：最近青年學生提出的要求中，許多是黨和政府要努力解決的問題，「我們將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這些問題，同時通過解決這些問題把中國的民主和法制建設推進一步。」他在介紹當前國內形勢時說，最近在北京等城市發生一些學生上街遊行和罷課的情況，由於黨和政府一直採取非常克制和容忍的態度，也由於大多數學生日益表現出理智，注意秩序和紀律，因而避免了事態的激化。現在大部份學生已復課。他說，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解決改革和發展問題，要想一點問題都不出是不可能的，總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問題，出現一點麻煩。但總的看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問題。他強調中國現行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改變，將繼續下去。

解放軍副總參謀長徐信、裝備部部長賀鵬飛主動對李鵬說，軍隊一直擁護四二六社論，沒有四二六社論，不能動員自己和打擊動亂者的氣焰，四二六社論對制止動亂起到了重大作用。

晚上

傍晚，封從德用廣播器材在北大三角地建立了「自由論壇」，學生們通過廣播系統發表意見，討論問題。

7　時半，北大貼出高自聯關於校園民主建設的聲明。聲明說，「要廣泛進行校園民主建設，如自治會的選舉、確認，保留校園自由講話，保留校園民主牆，絕不讓它輕易失去。要繼續對民眾進行宣傳，如進行普法，普及民主自由思想的基本常識，並可以文藝形式宣傳。總之，鬥爭尚在繼續，同學尚需努力。」

北師大貼出高自聯關於校園民主建設的聲明。

晚飯後，胡啟立打電話給穆青，說趙紫陽在今天常委會上提出，繞開學潮定性這個大難題，先從民主法制改革和廉政建設方面做幾件得人心的實事，打開新局面以平息事態。而做這些事都必須通過人大常委會做出決議來實施。司法方面的改革由喬石負責提出方案，新聞方面由他負責提出方案，總的要求是增加公開性、透明度。關鍵是當前的「度」定在哪裏？要穆青等人提出幾條措施。

穆青與張萬舒見面，拿出一本列印材料說：「這是個影本，搜集的

材料都是學潮之初出現的，主要是反鄧小平和四項原則的，現在突然集中印發，顯然是企圖激怒老人家。另外，聽《人民日報》的人說，他們的記者在一些高校發現，北京市委和國家教委派一些人以做學生思想工作為幌子，到處散佈說趙紫陽 5 月 4 日講話不代表黨中央，只有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才代表黨中央，還說趙紫陽的講話是對外國人說的，國內以四二六社論為準。這兩手是非常厲害的一個大陰謀，看來上層權力鬥爭已到白熱化階段，我們一定要清醒地認清形勢，一定要堅持客觀報導。」張萬舒閱讀這份列印材料後發現：（一）搜集學生言論的時間並非編者按所說「近日來」，而是 4 月 16 日以來；（二）多是從一些大字報裏挑出的隻言片語，看來是花了功夫的；（三）一些低級的謾罵語言，顯然不像大學生所為。搜集這些東西作為「絕密」材料上報高層，顯然是別有用心。

10　時半，北師大三百多名學生在校內三·一八紀念碑前集會，公佈了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的決定：明天繼續罷課一天。還公佈了高自聯的通知：「宣佈五四復課是周勇軍擅自做出的決定，高自聯要追究他的責任。在政府沒有答覆我們的對話要求前，為鞏固現有成果，同學們應繼續罷課。」

11 時許，北大約千名學生打著「堅持罷課，決不甘休」、「為民主忍痛罷課」、「爭民主求助恩師」等橫幅，高呼「堅持罷課，師生團結」等口號，到北大各教師住宿區遊行，希望教師罷教以支持學生罷課。首先到教師最多的蔚秀園，學生們高喊「學生罷課，老師罷教」、「師生團結，堅持罷課」、「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口號。許多教師樓亮了燈，但下樓的教師很少，只在窗口為學生助陣。學生離開蔚秀園時，一些青年教師在路邊歡迎，其中一位舉著臨時趕寫的橫幅：「我們的血是一樣的熱！」學生然後到未名湖北岸居住著青年教師的幾棟紅樓，以及朗潤園呼籲罷教。然後又到中關村教師住宿區呼籲罷教，此時只剩下了三百多名學生。最後到南校門住有大部份青年教師的教師樓呼籲罷教，受到比較熱烈的呼應。

全國各地高校的局勢平靜。

天津市　南開學生自治會在校內張貼《公告》：「全國各地的愛國民主運動已進入一個新時期，現就有關問題請教校內外關心學運的師生：1.在當前形勢下，愛國民主運動走向何處？2.各國民主運動進程及其對我們的教益。3.校園民主制度的形成途經。」

香港　《南華早報》報導：趙紫陽在如何處理學潮及自由派知識分子挑戰工作中，正在扮演著一個決定性的角色。由李鵬、喬石、胡啟立、李鐵映、王芳組成的、李鵬占支配地位的學生事務委員會，直到近來一直負責平息學潮的工作，堅持政府只與官方學生會代表進行對話，從而實際上阻止了與學生展開真正對話。

北京部份高校學生繼續散發傳單，張貼大小字報。

《工人日報》文章稱：耀邦同志突然逝世，舉國哀悼，情感之真摯，氣氛之悲壯，不亞於十三年前人民對周總理的悼念。在首都的記者，夜以繼日地奔波在編輯部和天安門之間，在現場採訪、錄音、拍照片。他們的眼睛熬紅了，嗓子乾啞了，依然不遺餘力地到處奔跑，力圖搜集多方面的資訊，客觀、公正地展示事實真相，一心一意想通過資訊交流，在大學生和政府領導人之間架起一座相互理解的橋樑。然而在報紙、廣播和電視的螢幕上，人們幾乎看不到民眾悼念活動的報導。與此同時，外國和港澳記者空前活躍，他們採寫的有關悼念活動的消息，借助電波，穿越大氣層，不斷射向中國大陸，「飛入尋常百姓家」。是真是假，人們無法辨別、比較、判斷。於是，小道消息像長上了翅膀，飛滿全城，擾亂人心。對於新聞的出口轉內銷，不少有識之士曾提出過嚴厲的批評，認為這種做法嚴重侵犯公民的知曉權，也降低了國內新聞媒介的威信。大道消息受阻，小道消息氾濫，歷史的教訓應認真記取。

上午

萬里到趙紫陽家，說他要出訪加拿大和美國，本來出國前要找鄧小平直接談一談，但時間來不及了。趙紫陽說：「（萬里）他去加拿大和美國後，幾次談到北京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萬里在學潮問題上所採取的態度不是偶然的，他一向主張開放民主，支持政治體制改革。1987　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他就不贊成。他曾對決策民主化問題做過專題講話。在中央領導人中間，他是堅定支持改革的人物。」[1]

北大學生在清華、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散發傳單《北大籌委會公告》：「北大學生 5 月 10 日上午 9 點組織自行車大遊行。」

北京市委分別召開首都高校和各區、縣、局、總公司黨政負責人會議，傳達政治局常委會議精神，通報動亂情況，佈置下一階段工作。

北大出現大字報《內幕花絮》，內容：1.前段某時間，中共高層人士在青島召開會議（趙紫陽沒參加），決定在今年某個時間逼趙紫陽下台；2.趙紫陽自訪問朝鮮回國後，拜訪了知名人士，立志改革，但目前局勢導致了頑固勢力的聯合與反對趙派，造成處境困難；3.高層人士目前對跳出者們仍堅持抓一批殺一批。另有一份大字報《籌委會機構設置（草案）》，內容：（一）秘書處；設主席一名，負責發佈智囊團計劃和決策等。下設智囊團、收集建議組、接待組、資料保管組、新聞發佈組、聯絡組；（二）宣傳部：下設資料整理組、理論工作組、公告組、印刷洗像組、廣播組、講演團、話筒組；（三）外聯部：下設外地各界人士接待組、市高校聯絡、各高校組及本校各系分籌委會聯絡組、北大籌委會各部聯絡組；（四）糾察隊：下設遊行糾察組、廣播糾察組、講演糾察組；（五）後勤部；（六）組織部。

北師大自治會用喇叭廣播，宣佈全校學生 5 月 9 日罷課，進行民意調查。廣播後，五百多名學生在校內遊行，高呼罷課。並說，5 月 4 日在廣場宣佈復課不是高自聯常委集體討論的結果，而是個別負責人草率決定的。北師大校園貼出五份大字報，支持北大繼續罷課。署名「歷史系熱血青年」的大字報說：「4 月 20 日的血、4 月 22 日的淚、4 月 27 日的汗換來的是一次又一次欺騙，給我們同學帶來了如下遭遇：一是中央美術學院三名同學被開除，二是北航自治會的財產被查抄，自治會領導人被軟禁；三是北師大的廣播器材被別有用心的人拆光。同學們不要再等待，唯有絕食。」

中午，北師大自治會貼出公告稱，香港學聯派人來與高自聯聯繫並捐款。5 月 7 日香港中文大學來人，稱 5 月 12 日將派代表團與高自聯聯繫，支持繼續罷課。

下午

趙紫陽、胡啟立、芮杏文會見初級階段理論研究會的代表，與會代表認為改革要過兩關，即市場關和民主關，過「民主關」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主題，還認為民主、自由、人權等都應提到理論研究的重要位置上來。趙紫陽發言時提到：「這次學生遊行，要吸取的主要教訓是必須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這是我們主要吸取的教訓，得出的結論。」李鵬認為，這是趙紫陽再次公開亮相，表示他支持學生搞西方式的民主。

北大三角地貼出《快訊》：5 月 13 日，天津高校將選出五百多名代表騎自行車來京，目的：一是聲援北大，二是歡迎戈巴契夫訪華。並說北師大、北京農大明天重新罷課。

1　時許，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約逾千名學生騎自行車遊行，聲援新聞記者到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請願。吾爾開希在隊伍出發前演講，呼籲繼續罷課，掀起紅五月高潮，現在只是開始，不是結束。表

示自己作為自治會主席，在任一天，就要為學生說話，準備坐牢。學生打著校旗和「要民主忍痛罷課，爭自由求助恩師」、「抗議干擾經濟導報」、「聲援欽本立—中國棟樑」等橫幅標語，呼喊「聲援《世界經濟導報》」、「新聞要自由、記者要解放」、「要民主、講真話、不要怕」等口號，先後在廣場紀念碑、大會堂東門和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聚集，向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提出三點要求：1.當前情況違反了新聞自由的原則；2.袁木所說的新聞自由、總編負責制與事實不符；3.對欽本立的處理是錯誤的。4　時，約五百多名學生騎車抵達人民日報社，呼喊「《人民日報》要實事求是」、「誰是一小撮，請你說出來」、「《人民日報》欺騙人民」、「支持新聞記者請願」等口號。數百名民眾圍觀，十幾名外國記者錄影採訪，約五十名武警在場監控。5　時許，學生離去。

1 時 50 分，北大學生在人民大學校門口散發油印傳單《北大籌委會公告》：內容是：為了促進民主進程，促進對話早日進行，北大學生於 5 月 10 日上午 10 時組織自行車大遊行。

中央民院學生食堂發現油印傳單《告穆斯林教胞書》，主要是對今年 3 月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的《性風俗》一書表示不滿，認為是「對伊斯蘭教義進行極端惡意的侮辱」，聲言「我們有義務維護自己崇高信仰的尊嚴」，呼籲抗議。

2　時許，二百多名新聞從業者到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遞交「就中國新聞界近期發生的事情，與黨中央主管宣傳工作的負責同志進行一次對話」的聯名請願信，《中國青年報》學校教育部兼科技部主任李大同、記者部主任郭家寬作為代表遞交請願書，全國新聞工作者協會書記處書記楊翎、龐飛接受請願書。請願書說，根據趙紫陽 5 月 4 日接見外賓時關於對話的談話精神，有必要與中央主管新聞工作的領導人就新聞界發生的不正常的事情對話。列舉了三項對話內容：1.引起海內外強烈反響的《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欽本立被停職。2.因為種種原因，新聞單位無法對最近發生的學潮做客觀、公正、全面的報導，在很大程度上加劇了事態的發展，違反了中共十三大提出的重大情況要讓人民知道的原則。3.袁木 4 月 29 日同首都大學生對話時關於「我國新聞是自由的，報社實行總編負責制」的說法與事實不符，這恰恰是新聞改革要解決的首要問題。李大同說，簽署請願書的一千零一十三人來自人民日報、新華社、經濟日報、中國青年報、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等三十多家首都新聞單位。郭家寬說，簽名是個人行為，不代表所在單位。作為新聞工作者，對新聞界關於這次學潮的報導感到尷尬。出於職業道德和對黨的事業的責任感，希望與中央主管宣傳的領導人對話，共同探討大家都很關心的問題。這符合趙紫陽最近講話的精神。

近千名騎車的學生在現場聲援，舉著「新聞自由，解除報禁」、「聲援新聞界之良心」、「向新聞工作者致敬」、「聲援欽本立先生—中國的脊樑」等橫幅，高呼「為民說話，事關重大，團結起來，振興中華」、「新聞記者，為民說話，爭取民主，不用害怕」等口號。

中央分工主管宣傳工作的胡啟立回應新聞工作者的請願行動，稱中央已作出與新聞工作者對話的決定，對話時間地點將於今天確定。胡啟立指示有關部門，今後釐定新聞報導的政策方針要按照趙紫陽日前講話

的調子，處理有關新聞的事務要按法律辦事。

4 時，北京師院教師馬春輝公開表示，5 月 15 日戈巴契夫訪華的時候，北大學生要遊行。

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選出與政府對話的八人籌備小組，制訂了對話提綱：「這次對話有二十九所高校參加，成立了對話代表團。對話的主要內容有以下幾個方面：1.這次學運的性質。2.由官倒、腐敗等現象所引起的政治體制改革。3.突出新聞自由、出版自由。4.人民大學負責政治體制改革的問題。代表團擬定問題思路是：首先從現象入手，然後引入問題，加以分析，最後提出建議。具體問題綜合為以下幾點：1.由胡耀邦的辭職所引出的黨內民主問題。2.由《人民日報》等報導失實引出的新聞、出版自由問題，這個問題要從體制方面論證。3.由官倒腐敗現象所引起的政治決策的科學化、民主化問題。4.由於黨和國家領導人不負責任、推卸責任所引出的國家權力結構問題。5.由經濟利益分配不公平所引出的利益分配機制問題。6.由掠奪性剪刀差導致農業危機引起的整體的政治體制改革問題。7.由國家四大機關運轉不正常所引出的政治、經濟、文化等綜合的政治、經濟一體化的問題。」

北師大貼出署名「一小撮良心未死的中國人」的大字報《目前形勢和任務》，提出：1.繼續罷課，直至實現平等對話，為這次學運平反。2.組織大量宣傳隊，到街道、工廠向工人進行宣傳，這是警察所無法制止的，印刷大量宣傳品散發到廣大市民中，並設法傳遞到全國各地，使人民知道事情真相。3.如果政府粗暴干涉學運，就遊行和靜坐，屆時工人也將一呼而起。4.集合全校同學，一起去北大、清華等校串聯。

清華貼出《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第一號簡報》，介紹 5 月 3 日北京部份高校學生代表舉行第一次聯繫會的情況；5 月 3 日至 8 日學生對話代表團的活動情況。並附有《北京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請願書》。

晚上

北京外語學院貼出以學生籌委會名義宣佈罷課的大字報，提出：1.改組學生會。2.要求和院領導對話。3.院領導給學生籌委會成員陳見興（中學教師，進修生）原單位打電話，對他及其家長造成了思想壓力。4.籌委會成員巫家紅等二人因參加遊行被取消分配合同，是有意打擊報復。5.聲援新聞記者請願。6.聲援北大、清華等校學生罷課。

6 時 10 分，北大二百多名學生騎自行車進入北航學生宿舍區，高呼「聲援北航繼續罷課」、「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等口號。

北大籌委會在校內舉行新聞發佈會。宣讀了高自聯聲明：5 月 4 日周勇軍以高自聯名義宣佈復課的決定作廢，將周勇軍開除出高自聯。宣讀了高自聯通知：5 月 10 日中午，北京各高校學生到政法大學集合，騎自行車環城遊行，遊行的目的是：「1.給政府施加壓力，儘快答應學生對話的條件。2.支持新聞記者的請願行動，聲援欽本立。3.向社會聲明學生沒有復課，仍在罷課。」

8 時許，北大籌委會廣播站播放北大物理系副教授李淑嫻的講話錄音，內容：中共文件指責方勵之夫婦是學運煽動者，李淑嫻非常憤怒，寫上訴書給物理系黨委，希望黨中央組織調查種種不實之詞。用中共文

件散發不實之詞是「有組織的造謠，是組織對一個黨員的迫害」。「說我們夫婦能把全國幾百萬大學生煽動起來遊行，簡直是把我們捧成神了，要真能煽動，才真是我們的光榮。你說能煽動，你怎麼不煽動煽動試試？」李淑嫻稱王丹是她「看著長大的好孩子」，但這並不能證明她給王丹出謀劃策煽動學運。她是海澱區人大代表，「與自己的選民接觸，瞭解民意，難道有錯誤嗎？！」。

王丹發表廣播演講，「我現在是從籌委會退出了，什麼都不幹了。有人說我害怕，壓力太大了。如果我害怕，早就退出了。當初我何必站出來呢？……進入下一階段，應進入一些新的人手，保持我們組織的活力。……如果還需要我的話，我還是要出來。」他提到，「下一階段主要任務是校園民主建設，校園民主主要包括：學生自己辦自己的報紙，辦自己的廣播，辦一些講座。邀請哪些學者，不經過黨委或校領導來批。我們應該有自己的民主牆，應該有與校方對話的機制。」他還澄清這次學運與方勵之夫婦沒有關係。

8 時，張萬舒聽取幾位新華社編輯到各高校採訪的情況匯報和對形勢的分析。他昨晚閱讀了穆青所給的北京市有關學運的「絕密」材料後，感到形勢複雜，鬥爭激烈，決定派幾名經驗豐富的編輯深入北大、清華、北師大、政法大學和國家教委，從探討當前形勢的角度，採訪持各種觀點的師生和黨團政工幹部對形勢的看法。這幾位編輯通過各自母校師長等多方面的採訪，得出了共同認識：當前形勢處於危險的僵持階段，而且是兩種僵持的交錯。第一種僵持是以高自聯為代表的學生與黨和政府的僵持，僵持的焦點就是如果學運是「動亂」，高自聯是非法組織這兩個「死結」不能解，連與高自聯對話都不可能，一對話就是承認其合法性。因此這個僵持已到了破裂的邊緣。第二種僵持在中央內部，許多被採訪者從不同角度明確指出就是李鵬和趙紫陽正處在僵持之中。一些高校領導和教師以親身經歷談了學潮以來的三個階段：現在的危險是：第一，北京市委上送的「絕密」材料很容易激怒鄧小平；第二，國家教委和北京市委派人到各高校，通過黨團學生骨幹大造趙紫陽五四講話不代表黨中央，只有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代表中央立場的輿論，更易激怒已經復課而害怕秋後算帳的大部份學生；第三，儘管高自聯選出對話代表團，強烈要求對話解決學運性質和高自聯合法性問題，李鵬肯定以不理不睬的拖延術迫使其採取過激行動；第四，儘管趙紫陽正積極從民主法制和廉政建設方面做實事，但需要有一個過程，就怕遠水不解近渴，被激怒的學生再次大鬧起來，那樣李鵬等就可藉機倒打一耙，置趙紫陽於走投無路的險境。高校一些專家、學者還認為：李鵬、趙紫陽現在的鬥爭不僅是權力之爭，而是 1987 年胡耀邦被逼下台後，中央高層保守派和改革派鬥爭的繼續和深化，甚至是最後一場大決戰。[2]

蘭州市　上午 8 時 30 分，甘肅省委書記盧本儉等人到蘭州大學與學生座談，逾五百名學生在會議室外請願。上午，蘭州大學、蘭州鐵道學院、西北師大、農業大學、工業大學、蘭州師範專科學校二千五百多名學生遊行，打著「取消新聞封鎖、要求民主對話」、「打倒貴族階層」、「要求政治透明」、「打倒官倒、打倒官僚」等橫幅，到甘肅省政府靜坐請願，先後十一次試圖進入省政府，都被武警攔住。官方稱：個別學生扔汽水瓶、石塊，二名武警受傷。下午 5 時許，學生大都離

去。6　時許，剩下的二百多名學生要求省政府派車送他們回校，省政府沒有派車，於晚 8 時 15 分步行回校。

太原市　清晨 6 時許，昨日滯留在山西省政府前的山西大學、山西礦業學院、太原工業大學、太原醫學院等七所高校約一千八百名學生打著「民主萬歲」、「懲治官倒」等橫幅在市區遊行，抵達五一廣場。遊行秩序良好，未發生治安問題。7 時半，學生陸續返校。下午 1 時 40 分，省財經學院五、六百名學生遊行，在省政府前靜坐了一個多小時後散去。晚 7 時許，省礦冶學院一千五百名學生遊行到省政府，要求省領導接見，呼喊「打倒官倒」、「要民主，要自由」等口號。遊行原因是對昨天省政府秘書長與學生對話不滿，認為規格太低，要求與省政府主要領導對話。

自 5 月 4 日凌晨以來，太原市每天都有學生遊行。

天津市　南開貼出大字報《5 月 8 日 17 點 20 分長途電信局與北大通話》，稱北大仍堅持罷課；要堅持到 5 月中旬戈巴契夫訪華。南開學生自治會貼出《公告》稱：「由於目前形勢需要，因此我們準備成立一個學生對話代表團。」另有一份《公告》鼓動學生「自由、廣泛地進行各種集會，並結社和辦報，首先在校內形成一種民主氣氛」。

香港　《明報》報導：上海市委已為結束《世界經濟導報》事件開出三項條件：1.欽本立必須做檢查。2.《世界經濟導報》遷離上海。3.《世界經濟導報》是上海科學院和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合辦的報紙，上海社科院撤出，《世界經濟導報》將完全歸屬於中國世界經濟學會。如果《世界經濟導報》答應這三項條件，上海市委工作組將撤出。《世界經濟導報》人員表示，這三項條件不能接受。事件的是非還沒有論斷，不會就此莫名其妙地讓事件不了了之。同時透露，上海市委已是第三次派工作組進駐《世界經濟導報》，第一次是 1983 年反精神汙染時期，第二次是 1987 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時期。該報人員對工作組極為反感，已多次提出，希望儘快結束此不正常局面。許多該報人員對前景均不表樂觀，上兩次工作組最後悄悄撤離，是因為欽本立沒有停職，而這次要上海市委收回決定讓欽本立復職不大可能。他們相信此次對《世界經濟導報》的處理是江澤民個人的企圖，並未通過中央政治局，所以寄希望正在召開的政治局會議能為《世界經濟導報》說句公道話。進駐《世界經濟導報》的工作組現在士氣低沉，除組長劉吉去了北京外，顧問馬達已稱病住院，副組長孫恒志據說也有病不大管事，另一成員張家駿也只例行公事地完成上海市委的指令。

美國　中國留美學生學者為中國學生民主運動募集的捐款已逾三萬美元，希望這筆捐款能用於北京學生出版自己的報刊。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三十四頁。
2 參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一書。

　　陳子明、王軍濤、張偉國、陳小平、程翔（香港《文匯報》副總編輯）、劉銳紹（香港《文匯報》駐北京辦事處主任）與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童屹在北京飯店聚會，討論時談到，如果學生與政府對話時，政府在結社自由和新聞自由兩個學生提出的要求中只能滿足其中一項時，學生該如何取捨？起先項小吉、童屹堅持結社自由優先，即確認學生獨立組織的合法性，後來經過交流切磋，才形成了初步的共識：沒有新聞自由，結社自由就爭取不到，即使政府可能從權宜之計考慮暫時允諾學生組織有某種合法地位，但等到認為時機合適時，學生組織被取締也是易如反掌的。陳子明認為：現在政府不大可能正式承認高自聯，只要政府承認現有學生會領導機構通過自由競選產生，就可以滿足了。

上午

　　趙紫陽主持政治局會議，這是胡耀邦逝世以來首次開政治局全會，外地的江澤民、李瑞環、楊汝岱都參加了，主要議題是討論對戈巴契夫訪華的方針。會議將結束時，趙紫陽提出處理學潮的四條意見：（一）非法學生組織雖不能承認，但學生會改選不可避免；（二）新聞開放勢在必行；（三）抓廉政措施：審計五大公司，並交全國人大審查；（四）取消對領導同志的特殊供應。並說這是他個人意見。接著萬里說，全國人大要組成廉政委員會。李鵬說，這四條意見常委沒有討論過，不能代表常委。會議決定：（一）政治局成員按現有分工與各口子負責人一道與各條戰線群眾進行對話和座談，傾聽群眾呼聲。首先安排：趙紫陽、李鵬與工人進行座談或深入工廠考察，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與新聞界人員進行對話，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與高校學生進

行對話，必要時李鵬出面。（二）將這次政治局會議中討論涉及需要全國人大立法或審議批准的問題，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儘快列入下次會議予以審議。（三）關於廉政和民主政治建設問題，政治局要再開會進行專題討論並定出具體措施。（四）要深入細緻地做好戈巴契夫來訪的安全保衛工作，確保中蘇首腦會晤成功。戈巴契夫訪問期間，要確保廣場的莊嚴，提前做好清場工作。（五）萬里對美國、加拿大的訪問如期進行。

江澤民向趙紫陽談了他們緩解因處理《世界經濟導報》事件所引起的矛盾的想法，趙紫陽表示由上海自己解決，中央不干預，以免外界猜測說上海是在中央的壓力下才這樣做的。江澤民對此不滿意，六四事件後，把這件事作為趙紫陽支持學潮的一個罪狀。

北京市委召開民主黨派會議，通報了最近學潮情況，交換了處理學潮的看法。

下午

趙紫陽在中南海會見了由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米·巴列夫率領的保加利亞共產黨訪華代表團。趙紫陽說，改革的一個問題是經濟體制改革和政治體制改革的關係問題。看來，如果沒有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遇到的困難很難克服。當然，像中國這樣一個發展中的大國，政治體制改革的步子要穩妥。所謂政治體制改革，中心是民主和法制建設。

萬里主持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會議決定：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於 6 月 20 日左右在北京舉行，會期一週。委員長會議建議本次常委會：（一）聽取關於清理整頓公司情況的匯報；（二）聽取學生遊行示威和罷課問題的匯報；（三）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中華人民共和國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的議案；（四）聽取關於新聞法起草情況的匯報。

新華社隨即發出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會議的新聞稿。人大會議預定的四個議程，是趙紫陽按民主與法治軌道解決問題的具體舉措，符合學生和民眾的期望，提前四十天公布人大會議議程，顯然是為了先安定人心。但是，李鵬卻十分不滿，認為：「本來按照正常的運作程序，人大常委會的議程應首先由人大常委的中共黨組提交政治局常委審議，通過後再由人大常委黨組作為議案提交委員長會議決定。這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地位，也合乎民主的原則。我在今天政治局會議上明確表態說，趙紫陽的四條意見不能代表常委的意見，當然也不能視為常委已同意召開人大常委會及其議程。特別是議程中竟然把中央已定性的動亂仍稱之為學潮，是重大原則問題，是不能接受的。」[1]

1　時許，北大、清華、北師大、政法大學、北方交大、北京經濟學院、北京農大、北京科技大學、北京郵電學院、北航、北京語言學院等十一所高校約一萬一千名學生騎自行車出發，到高自聯指定的地點薊門立交橋匯合，一起出發遊行，打著「聲援首都新聞工作者」、「新聞要說實話」、「打倒官倒」、「新聞自由」、「公正的心、自由的筆」、「謊言可恥」、「聲援欽本立」等橫幅、標語，呼喊「不要虛假的安定團結」、「打倒腐敗的官僚」、「不要無能的官僚」、「改革不能拖

延」、「民主不能拖延」、「聲援《世界經濟導報》」、「聲援記者」、「為正義而戰」、「革命尚未成功」、「要（欽）本立，不要（袁）立本」、「為人民說話」等口號。有的學生身穿寫著標語口號的白上衣，有的頭纏白、紅、黃布條。清華學生準備了五十件白 T 衫，分別寫上「新聞自由」、「公佈財產」、「平等對話」字樣。沿途散發二十九所高校簽署的《請願書》、《關於 5 月 10 日的遊行說明》等傳單。《請願書》要求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和國務院就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深化政治體制改革、推進民主法制建設進行對話，希望中央和國務院的代表按規定的時間、地點進行對話，允許新聞界採訪、準確進行報導。《關於 5 月 10 日的遊行說明》闡明遊行目的：（一）抗議政府就與學生對話採取的拖延態度，要求政府 5 月 11 日作出明確答覆；（二）聲援北航、中央工藝美術學院等校學生自治組織的艱難處境；（三）聲援 5 月 9 日的記者請願活動。

北大作家班聯繫了知名作家鄭義、趙瑜、蘇曉康、柯雲路等，每人胸前斜掛一道白布，寫上名字和作品，北大作家班學員張伯笠在三輪車上打著寫著「北大作家班」白布大旗，走在北大隊伍前列。作家出版社編輯部與鄭義等作家打著「中國作家，民族良心」橫幅，呼喊「新聞記者敢說真話」、「知識分子站出來」、「學習魯迅，繼承五四」、「言論自由，新聞自由」、「自由萬歲」等口號。

遊行學生分幾路先後到新華社、光明日報社、中國彩電中心、北京日報社、人民日報社請願示威，散發傳單。傳單的主要內容：（一）必須旗幟鮮明地駁斥《人民日報》社論。（二）讀《人民日報》話說安定團結。北大學生向政府提出四條復課條件：1.要求《人民日報》就四二六社論公開糾正錯誤，對學運作出公正評價。2.承認學生自治會的合法性。3.國務院公佈調查官倒的統計數字，成立審查小組，著手懲辦。4.立即恢復欽本立總編職務。一份題為《天安門事件說明了什麼》的傳單，把 1976 年 4 月 8 日、18 日《人民日報》的文章和社論，與今年 4 月 26 日的《人民日報》社論排在一起。

2 時，共青團北京市委召開全市高校團委書記、學生會主席、研究生會主席及各區、縣、局、總公司團委書記會議，通報了最近學潮情況，佈置了下一階段工作。李錫銘、李其炎、汪家鏐、袁立本、李志堅等到會講話。

4 時 40 分，清華四十多名學生到北京日報社抗議，說《北京日報》1976 年以來報導全不真實，呼喊「《北京日報》，胡說八道，顛倒黑白」等口號。4 時 45 分，北大三百多名學生抵達中國彩電中心抗議，呼喊「中國記者，民族良心」等口號，十分鐘後離開。5 時許，約三千多名遊行學生騎車來到人民日報社抗議，呼喊口號，大批步行的學生陸續抵達。人民日報社是學生遊行示威的最後一站。6 時半，遊行學生陸續離開人民日報社返校。

北京市公安局稱：由於遊行的學生騎自行車，十幾個人一排一起前進，占的路面很寬，加之群眾圍觀，嚴重堵塞交通。有十條道路交通中斷，三十條道路受影響，五條公共汽車運輸路線中斷，三十條公共汽車路線受阻。群眾對此頗有怨言。在整個遊行過程中，市公安局組織幹警疏導交通，維持秩序，沒有發生打砸搶燒事件。

晚上

項小吉對香港記者表示，對話團將在明早致電中央辦公廳，要求就對話作出明確答覆。如果政府拒絕對話，對話團明天下午會在政法大學召開會議，不排除各校學生繼續罷課和遊行爭取對話。對話團已初步整理好一份對話內容，問題不會超過十個，包括如何保障憲法賦予的言論、出版、結社自由，如何打擊官倒和進行反腐敗工作，加強教育，對學運的評價等。

傍晚，參加騎車遊行的三千多名北大、清華、語言學院等校學生臨時決定到北航聲援，因為北航校方最近對學生自治會施加了巨大壓力，學生自治會只能秘密活動，加上工科學校功課壓力很大，復課的學生很多。遊行學生們抵達北航圖書館，高唱《國際歌》、《國歌》，圖書館內許多北航學生開窗呼應，有的下來參加遊行。抵達學生宿舍區時，樓上樓下口號連成一片，樓下呼喊：「北大北大，聲援北航！」樓上呼應：「北航北航，罷免校長！」

人民大學工會青年部在容納八百人的大教室舉行報告會，邀請戴晴、包遵信演講。包遵信在講演中預言，四二七大遊行將會在歷史上被大書特書，標誌著中國的現代化和民主化進程進入重要階段。並希望大家盡快復課，然後考慮言論、結社自由等問題。戴晴在演講中說，四二七遊行，學生取得了勝利，「從 1989 年 4 月 27 日開始，我們國家統治了中國人上千年之久的威權統治，從此就要結束了。」

天津市　中午，南開出現署名「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南開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大字報《和平民主進京》，稱「學生運動正處在關鍵時刻。為了把本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推向新的高潮，天津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南開學生自治會決定組織和平民主請願團於 5 月 14 日（星期天）騎車進京。」「目的是：1.歡迎戈巴契夫訪華；2.聲援北大，敦促政府儘快與學生進行平等對話；3.要求深化政改，加快民主化進程。」晚上，天津高自聯在南開召開各高校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會議，宣佈：5 月 14 日天津赴京「和平民主請願團」共有 5 百人參加。南開學生自治會已向北京學生通報情況，北京學生表示歡迎。天津市有關部門和高校官方開展工作，勸阻學生請願團進京。

太原市　山西大學出現由五所高校組成的「學生聯合自治會」的緊急通告，宣佈各高校開始總罷課，組織學生遊行。上午 8 時 20 分，山西大學、山西財經學院、山西礦業學院、太原工業學院等七、八所高校四千多名學生打著「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省府大樓天下第一，人民生活倒數第二」等橫幅，分東西兩路遊行抵達山西省委、省政府。10 時許，遊行學生衝破了為「兩會一節」（山西省第二屆國際經濟技術洽談會、進出口及外地商品交易會、山西省第二屆民間藝術節）而設立的三道警戒線，阻斷了藝術節的文藝表演隊伍。12 時半，逾千名學生衝入「兩會一節」開幕式會場迎澤賓館院內，要求與省領導對話。剛開始不久的開幕式中斷。一些省委、省政府領導人脫下西服，換上其他衣服坐車逃走，把請來的外商、香港商人丟下不管，也不勸阻學生。下午 3 時許，遊行學生轉移到山西省委、省政府前示威，衝擊省委、省政府機關大院，下午 4 時，遊行學生陸續返校。

海口市　凌晨　2　時，海南大學五百多名學生遊行，呼喊「民主萬歲」、「爭取自由」、「清除腐敗」、「還我健康」等口號，於　3　時　40　分到達海南省委、省政府靜坐，要求省領導出來對話。經做工作，5 時許學生返校。海南大學部份學生因伙食問題曾於 5 月 6 日向校方提出抗議。昨晚 8 時，校方與學生進行對話，學生認為校方缺乏誠意，於是逾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抗議，隨後五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並宣佈今天罷食食堂飯菜一天。學生們正商討下一步抗議方式，並爭取與海南省省長梁湘對話。

晚　8　時，海南大學、海南醫學院約二千名學生遊行，抵達海南省委、省政府前，呼喊口號，要求與省政府領導對話，多次衝擊武警警戒線。

哈爾濱市　黑龍江省省委書記、省長在哈爾濱工業大學與四百名學生對話，答覆了學生們提出來的有關學生示威、政府廉潔及新聞自由等問題。對話持續五個小時，電視台實況轉播。

---

1 見於李鵬《六四日記》一書。

1989 年 5 月 11 日　星期四

　　北京各大報都在頭版刊登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屆第八次會議議程的新聞，各界反應極為熱烈，認為符合民眾的願望。高自聯一些成員認為，既然作為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要討論我們學生提出的一些最重要的合理要求，政府就應該首先承認這次學運是民主愛國運動，更應該儘快進行對話。

　　早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通過政法大學黨委書記向學生對話團團長項小吉轉述答覆：中央正在研究學生們要求對話的問題，暫時還沒有結論，不過，信訪局會在本週內隨時通知中央的有關決定。項小吉對香港記者表示，他很有信心此次對話將可得以進行，因為官方今天的答覆中並無排斥學生對話代表團。這是一個好的開始。對話團目前要做的工作就是就對話內容做充分準備，因為官方可能會隨時通知對話的時間。對話團現在有五十名成員，總部設在政法大學，現已成立專門小組，整理各高校的書面意見，以期訂出更具體的討論內容。在未實現對話前，對話團不會要求各高校採取任何行動支持，北大部份學生繼續罷課的決定與學生對話團無關。

上午

　　喬石主持中央制止動亂小組的辦公會議，討論並通過了戈巴契夫訪華期間維持社會秩序的措施，包括堅決維持校園的穩定，依照北京市法規加強對遊行示威的管理，進一步加強新聞輿論的導向作用，宣傳中央的方針。

　　胡啟立走訪《中國青年報》，與該報記者編輯就這次學潮的報導和新聞改革等問題座談對話，聽取意見。隨同出席的有共青團中央第一書

記宋德福、書記李源潮、《中國青年報》原社長余世光、原總編輯王石等。《中國青年報》社長兼總編輯徐志慶主持對話會。新聞從業者要求對話的請願書遞交僅兩天，胡啟立便來聽取意見，可謂罕見的迅速反應。按照計劃，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王忍之於 5 月 11 日至 13 日將分別到《中國青年報》、新華社、《人民日報》、《光明日報》，與記者編輯座談對話。胡啟立、芮杏文表示，新聞改革已到了非改革不可的時候了。李鵬認為，胡啟立、芮杏文的舉動，使輿論導向進一步傾斜，對學潮採取了充分肯定、積極支持的態度。

座談對話會一開始，胡啟立首先表示，什麼都可以說，特別歡迎聽到不同意見。記者部主任郭家寬發言說，新聞界對這次學潮沒有作出全面反映，是使學潮不斷擴大的原因。我們的新聞界就與國家的計劃經濟一樣。新聞界在 1958 年就起到幫兇作用，禍國殃民，文革中更是起著幫兇作用。改革開放以來新聞界已逐漸有了變化。不同意袁木所說的報社實行總編輯負責制，名義上報社實行總編輯負責制，一遇到重大問題時，這就不行了，黨對新聞界還是限制太多，希望逐步放鬆一下，按新聞規律辦事，這樣有利於民主氣氛下的安定團結。胡啟立對此回答說：「很好。」科教部主任李大同發言說，無論從今天的社會情況，無論是世界潮流，新聞業是有獨特功能的職業，而不是一個簡單的宣傳工具，但現在往往總是把新聞界簡單地等同於黨的宣傳幹部，進行管制—當然這個詞不太合適—進行約束。在重大的突發性事件的報導中，我們這些第一線的記者編輯感受到的是什麼？是刻骨銘心的恥辱感！為我們的職業規範、職業道德感到恥辱。這傷害了我們的職業自尊。這麼大的學生運動，我們的報紙竟然可以視而不見，隻字沒有！新聞是記錄事實的，將來翻開歷史，這會是怎樣呢？《中國青年報》一位副總編沒費勁就迅速整理出三十個中宣部下達的各種各樣的新聞禁令，都是近兩年下達的。請中央領導同志像學習法律一樣，學習當代新聞的基本東西。最重要的問題就是黨和國家領導人要樹立現代新聞觀念。王石發言說，我不贊同四二六社論，根據我聽到的同志們的意見，是不是起初對學潮有不科學的判斷？開追悼會，那麼多高級幹部面對廣場上那麼多學生，心裏究竟是什麼樣的複雜心情？一些同志看到那個場面都流淚了。我是抑制著，在大會堂沒掉淚。我問學生們是什麼時候來的，他們說是走了六個多小時。我就想，這麼多學生就站在那兒，是為了什麼？我想裏頭一定有很多共青團員，也有很多共產黨員的後代。最使我難受的是三個學生下跪。人民大會堂啊，他應該是反映民意的地方。究竟理解不理解學生？記者賀延光、劉揚、張岳庚、孫亞明也先後發言，內容包括對這次學潮的看法，群眾對學潮的反應，對《世界經濟導報》總編輯被停職一事的意見，對黨報與非黨報應該分類的建議，中央的決定在基層得到的回饋，對即將出臺的新聞法的意見等。

在與會者發言時，胡啟立較少插話，他在與會者發言結束後總結說，今天來不虛行，不僅是對話，今後在有些問題如新聞法等問題，都應當按法律程序辦，希望那時按規定程序，請有些同志參與決策。我理解，加強新聞法治建設，加速新聞改革，這是我們大家的共識，新聞改革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我的認識也不夠，我承擔責任。通過這次事件，要進行深刻的反思。他談到，除學生外，近期還有其他人到中南海

請願。去年國務院、中央辦公廳接待集體上訪一百八十批，不包括個人上訪，平均兩天接待一批，每一批背後都有較多人。他最後表示，這次對話是交流的開始，而不是終結。

王瑞林打電話給李鵬傳達鄧小平的意見：沒有四二六社論，就沒有今天形勢的緩和，要堅決頂住來自內外的壓力。王瑞林和李先念的秘書徐桂寶、陳雲的秘書許永躍列席了昨天的政治局會議，因此鄧小平、陳雲、李先念瞭解情況，鄧小平不同意趙紫陽想利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把「動亂」的定性淡化為「學潮」。

11 時，鄧小平會見伊朗總統哈梅內伊時說，中國要力爭一個和平的國際環境和穩定的國內環境，才能把自己發展起來。這是他在發生學潮以來首次公開會見外賓和講話。

11 時，李鵬在中南海會見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李潔明。李鵬說：「希望你為維護中美關係的正常發展作出新的貢獻，希望你比前任大使洛德幹得出色一些。」李鵬認為，洛德在任期間公開支持中國的自由化分子，他和他的華裔夫人包泊漪到北大參加「民主沙龍」活動，干涉中國內政，違背了外交人員應遵守的國際準則。

中午，王文（北京農大學生）、吾爾開希、王丹、馬少方、程真（北師大中文系 85 級學生）、楊朝輝（北師大職工子弟）等六人在人民大學門口附近的一家小飯館吃飯，商議以個人名義發起在廣場絕食請願，訴求是：1.摘掉學生「動亂」的帽子。2.平等對話。鑑於高自聯不同意發起絕食請願，王丹等人強調：「絕食是同學們自發組織的，誰也沒有權利阻止。」其實，在五四遊行剛結束不久，學運內部就有了絕食的討論。在北大作家班宿舍，作家鄭義就對王丹提過絕食，認為學生一旦絕食，救護車不斷進出廣場的景象，會立刻激發出全民的熱情和關注。

中午，高自聯召開每天例會，討論了對話問題、絕食請願問題。會議決定將高自聯的主席負責制改為常委負責制。

下午

楊尚昆到鄧小平家匯報情況，隨後談論了以下問題：（一）這次學潮為什麼結束不了。（二）為什麼有這麼多人支持學生。（三）中央政治局的態度。（四）部隊的情況。（五）北京和地方政府的態度。（六）下一步怎麼辦。

王丹到北大籌委會向王有才、柴玲談了絕食的設想，得到明確支持，王丹當場起草了《關於絕食的倡議》，王有才、柴玲都簽了名。王丹、柴玲到北大學生宿舍樓為絕食請願進行串聯。吾爾開希開始在北師大為絕食請願行動進行串聯。

學生對話團在政法大學教學樓開會，為對話做準備。首次參加會議的人民大學博士生江棋生覺得，從對話團的準備情況來看，學生方面雖然理直氣壯，但掌握的事實材料太少、太單薄了。

2 時許，北大三角地貼出署名「四十六樓部份研究生」的《緊急建議》：「鑑於目前的嚴峻形勢，我們建議破釜沉舟，採取如下緊急措

施：A.集體絕食，具體時間、地點可商量。B.竭盡北京高校之全力，於戈氏訪華之日遊行進駐天安門，作最後拼搏。成敗在此一舉，同胞們一起努力。」

3 時，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兼秘書長彭沖面見李鵬。他說，6 月 20 日要召開人大常委會，會議議程包括學潮問題，要國務院準備向會議作報告。李鵬表示這樣做不妥，立即打電話給趙紫陽，認為在目前情況下召開人大常委會，討論學潮問題是不合適的，只能使局勢更加複雜化，也不能體現黨領導一切的原則。趙紫陽說，由他與萬里商量一下，是否能更改人大常委會的議程。後來趙紫陽打電話告訴李鵬，昨天人大委員長會議已作了決定，不好改變了。李鵬懷疑這是趙紫陽他們早已商定好了的。

晚上

7 時，北大籌委會在第二教學樓 203 教室舉行新聞發佈會，有三十多名外國記者和近四百名學生在場。天津高自聯兩名代表介紹天津學運情況。北大籌委會宣佈：學生要求對話，政府在一個星期內答覆；高自聯總部從北師大移至北大；進行邀請戈巴契夫來北大演講的簽名活動，簽名信將於 5 月 13 日送往蘇聯大使館。

北大三角地貼出《快訊》稱，天津高校精選學生代表五百人將於 5 月 13 日騎自行車來京，目的是：1.歡迎戈巴契夫訪華。2.要求深化政治體制改革，加強民主進程。3.要求政府儘快與學生對話，聲援北京學生。

7 時半，李鵬應邀到王震家談話。王震強調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建議開一次類似 1960 年中央召開的六千人大會，統一黨內思想，解決動亂問題。李鵬覺得目前不具備開這樣大會的條件。

上海市　下午 5 時 35 分，復旦、同濟、華東師大學生聯合在復旦舉行中外記者會，約四百名學生和包括《世界經濟導報》、上海《青年報》、《中國婦女報》、上海電視台、上海電台在內的數十名中外記者在場。宣佈以上海高校聯合會名義組成七人請願團，當晚赴京，請願內容是：1.恢復《世界經濟導報》總編欽本立的職務，印發《世界經濟導報》439 期原版。2.修改上海市人大通過的遊行條例。3.就欽本立的問題同江澤民對話。4.要求新聞自由。同時質問國務院：《世界經濟導報》錯在哪裏？欽本立錯在哪裏？什麼叫總編負責制？什麼叫新聞自由？宣佈取消上海高校學生聯合會名稱，啟用上海遊行組織者新名稱。與會學生誓言：「不達目的絕不甘休。」記者會後，有關學校領導勸阻無效，七人請願團乘 162 次列車赴京。

上海《文匯報》在第一版刊登胡績偉發表在剛出版的第 441 期《世界經濟導報》上的文章摘要。胡績偉說，世界普遍認為新聞自由是一個很好的「出氣閥」，可以避免偏激情緒爆發，緩解矛盾，減少政府決策失誤，是一個民主國家能夠長治久安的重要因素。任何一個國家的政府都想建立自己的權威。問題在於，這種領導權威只有在新聞自由的環境下形成，才是真正受到人民擁護的民主權威。在新聞不自由的條件下所形成的權威，只能是專制的權威。民主的權威是最好的安定因素，專制

的權威是最不安定的因素。

太原市　上午 10 時許，山西經濟管理學院、太原工業大學、山西大學、太原中醫學院、山西醫學院、太原重型機械學院、太原電力專科學校等七所院校近萬名學生打著「黨啊，還讓不讓人民活」橫幅遊行，下午 2 時許抵達山西省委、省政府，要求與省長王森浩對話。學生宣讀了請願書，主要內容：聲援北京等地的學運，重新、正確評價學運，重新進行對話，要求新聞自由、新聞監督，增加教育經費，公佈省領導及子女親屬的工作和經濟情況，公開處理官倒，嚴懲腐敗貪汙，決定建新省委大樓的人應承擔責任。一些學生稱「兩會一節」是「官倒聚會」。有人摘掉省委、省政府的牌子，並衝擊省委、省政府大門，遭公安武警堅決勸阻，未能衝進去。山西省委、省政府辦公廳負責人出面與學生對話。下午 3 時許，學生陸續散去。公安局稱，抓獲 8 名鼓動學生衝擊省委、省政府大門的社會青年。至晚 8 時半，還有五、六百名學生在街上遊行。

青海省　上午，青海民族學院和青海教師進修學院少數民族班的二百多名學生赴蘭州市，聲援甘肅氣象學院的藏族學生。青海民族學院立即派幹部到蘭州市做學生的工作。

海口市　晚 8 時 50 分，海南大學二千多名學生打著「打倒官倒」、「自由萬歲」、「懲治貪官」等橫幅上街遊行。

1989 年 5 月 12 日　星期五

北京一些高校學生決定在廣場絕食請願，引起當局高度重視和嚴重不安。《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評論員文章〈共同維護穩定的大局〉。

上午

中國官方在中國記者協會舉行中外記者會，通報中國今年 1 至 4 月國民經濟情況。記者提問：「聽說學生們要在戈巴契夫訪華時遊行示威，並要求同他對話，請問政府對此有何反應？」袁木回答：「我相信，同學們會按照趙紫陽總書記提出的，更加理智，更加冷靜，遵守秩序，採取克制的態度，通過對話的辦法，依照合理的途徑，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使問題得到逐步解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說，「美國之音報導中國政府拒絕戈巴契夫想去北京一所大學發表講話的要求，是毫無根據的。中蘇雙方根本沒有談過這個問題。」約二百名北大學生頭纏白布條，騎自行車趕到中國記者協會，一位手持話筒的學生說，他們聽說袁木在這裏與首都新聞工作者進行對話，所以特意趕來。

10 時 50 分，中央民院、清華、北大、北師大、北京醫學院、北京外語學院、北京工業學院、北京語言學院、北京商學院、北京林業學院、伊斯蘭教經學院等校的二千餘名穆斯林學生在民族學院集合後，為抗議《性風俗》一書的出版而遊行，打著「嚴懲《性風俗》編輯」、「伊斯蘭主尊」、「安拉真主」、「聖教不可侮」、「民族大團結」等橫幅，呼喊「加強民族團結」、「民族尊嚴萬歲」、「反對侮辱伊斯蘭」、「打倒腐敗」、「打倒官僚」、「民族要立法」等口號，於下午 2 時 55 分抵達廣場東側路，到大會堂南門向全國人大常委會遞交了請願書。然後又到中央統戰部遞交了請願書。下午 4 時 40 分，各學校派

車將遊行學生接回。這次遊行事先得到公安機關批准，市公安局出動逾千名警察和武警維持交通秩序。

11 時半，李鵬、喬石應邀到趙紫陽處。趙紫陽提出在戈巴契夫訪華期間如出現學生夾道歡迎、請願的話，在國內外都將產生不利影響，因此提議由李鐵映出面與學生對話團對話。李鵬不同意，認為這實際上等於承認非法學生組織。趙紫陽做出讓步，同意由李鐵映出面與全國學聯、青聯代表對話，要求青年和學生為維護國家尊嚴，在戈巴契夫到訪期間自覺維護正常秩序。

中午，北大貼出王丹、柴玲等十幾人署名的絕食請願通知，明天到廣場絕食請願。與此同時，北師大貼出有吾爾開希等人署名的到廣場絕食請願通知。

下午

胡啟立在首都各新聞單位負責人座談會上傳達了趙紫陽 5 月 6 日與胡啟立、芮杏文的談話。此後，《人民日報》等許多中央報刊便對學生遊行、靜坐、絕食等採取充分肯定、積極支持的態度，作了大量的客觀報導，新聞界的遊行、請願、簽名等活動大量增加。

2　時半，王丹在北大塞萬提斯塑像草坪主辦民主沙龍，以五四為主題，圍繞當前學潮進行討論，逾四百名學生參加。包遵信應邀發表演講，回答學生的提問。包遵信說：「4 月 27 日這個日子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上將會大書特書」，「它的規模和影響都超過了五四」，「四二六社論應該推翻」，提出「社會上的知識分子應該與學生結合起來」。五、六名外國和港臺記者在場錄音、錄影。

北大三角地貼出《絕食倡議》：「為了促進政府儘快與同學達成真誠平等的對話，並要求對四二六社論、對學運進行重新評價，本市部份高校同學自動發起絕食活動。我們倡議，北大同學 13 日中午 12 時在北大三角地集合，下午 1 時在北師大大操場，各校自願絕食的同學集中，集體在廣場絕食。願意參加絕食活動的同學請在紙上簽名，並於明日集合。絕食的目的是：1.要求新聞自由，取消報禁；2.促使政府與學生對話；3.促進民主化進程。口號是：不是動亂，必須平反！立即對話，不許拖延！我雖愛米飯，但更愛真理！不達目的，誓不復餐！」

北大、北師大、清華、北航、中央民院等校貼出為絕食請願徵集報名的大字報，已有近百名學生在大字報上簽名參加。

晚上

蘇曉康、鄭義、包遵信、劉再復、遠志明、王魯湘、蘇煒、李陀、趙瑜、徐剛、夏駿、陳宣良、謝選駿等四十多人在北京紅廟一家旅館開會。先由蘇曉康介紹了組織者的設想，請眾人考慮知識界下一步的行動，然後由鄭義宣讀起草的一份文告，與會者議論了近一個小時。然後討論 5 月 15 日知識界大遊行，確定了聯繫方式、集合時間、地點，以

及遊行的組織者（趙瑜、徐星）。會後，大家分頭聯絡教育、科研、文化、新聞界人士。蘇曉康、鄭義帶著文告徵求嚴家其意見，嚴將文告定名為《五一六聲明》。

7 時至 10 時半，北大三角地的自由論壇就絕食請願展開討論，這是 4 月 19 日以來北大氣氛最熱烈的一夜。柴玲作了簡短的絕食倡議，聲情並茂。王丹傳達當晚在人民大學遠志明、于碩等學者的演講內容，作為對絕食請願的一種鼓舞。王超華代表高自聯對絕食請願表示「理解與支持」，希望絕食請願同學注意身體，高自聯承擔後援與糾察保衛工作。這次集會的效果很好，簽名參加絕食的學生人數激增。由於反對絕食的高自聯核心人物王超華公開聲明絕食不是高自聯的決定，高自聯常委馬少方拍桌子與她吵架。

北大二十一樓全體青年教師發表聲明，支持學生的絕食請願，將在北大燕春園餐廳為絕食請願學生餞行。

7 時 40 分，上海學生七人請願團抵達北京火車站，十多名北京學生高舉「熱烈歡迎上海學生首批請願團」橫幅到場迎接，隨後前往北大，受到北大籌委會的歡迎。七人請願團赴京途中，每當列車停靠車站，就把請願團的橫幅掛到窗口，進行宣傳。列車到達天津時，下車張貼傳單《黑狼擋道七十年》。

到 8 時 50 分，在絕食倡議書上簽名的有北大王丹、王池英等五十一人，北師大吾爾開希、柴玲等三百人。

9 時半，二百多名北大學生打著橫幅、旗幟到北京農大串聯，鼓動該校學生「罷課到底」。

呼和浩特市　下午 3 時許，清真寺三百多名伊斯蘭教徒遊行，抗議《性風俗》一書對伊斯蘭的污辱，在市政府前集體唸誦《古蘭經》，要求與市政府領導對話，圍觀者達二千餘人。

西寧市　下午 2 時半，四千多名伊斯蘭教徒遊行，其中有三百多名青海民族學院學生，要求嚴懲《性風俗》一書作者，打著「擁護共產黨」、「擁護憲法」、「擁護黨的民族政策」、「維護伊斯蘭在世界上的榮譽」等橫幅，呼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真主萬歲」等口號，於 3 時許到達青海省政府靜坐，要求與省政府領導對話。3 時半，十幾名代表進入省政府，提出三條要求：1.《性風俗》一書必須全部收繳；2.查封上海文化出版社；3.處死《性風俗》一書的作者和編輯。4 時 40 分，遊行隊伍散去。

蘭州市　下午 1 時許，一些伊斯蘭教徒遊行。3 時許，逾萬名伊斯蘭教徒聚集在東方紅廣場，參加由伊斯蘭協會召開的集會，省、市伊斯蘭協會的領導都講了話，焚燒了一百多本《性風俗》。焚書過程中，一些教徒將省出版局一輛運書的伏爾加牌小臥車推翻砸壞。6 時許，開始散場，經過甘肅省政府時，二百多人衝擊省政府，砸省政府的牌子。7 時許，衝開省政府大門，砸壞信訪室、值班室的門窗和玻璃，與警察、武警發生衝突，打傷武警一百一十四人（其中重傷三十九人）。公安機關當場扣留三十六名鬧事者（只有一名漢民，其餘都是回民）。晚 8 時許，事態基本平息。

1989 年 5 月 13 日　星期六

北京高校學生開始在廣場絕食請願。這是一個重大的轉捩點，社會各界普遍予以同情和支持，開始遊行聲援，學生民主運動轉變為全民民主運動。

《人民日報》刊登報導〈人大常委會八次會議議程深得人心〉。新華社連發三篇有關座談對話的新聞稿：〈趙紫陽希望每個有愛國心的公民不要做妨礙和損害中蘇高級會晤的事情〉、〈胡啟立等同首都新聞界座談對話〉、〈中共中央、國務院和有關部門負責人將於 15 日繼續同學生和各界人士座談對話〉。

凌晨 2 時，學生對話團再次向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提出與中共中央和政府領導人對話的要求。鄭幼枚於凌晨 4 時代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答覆表示同意。自 5 月 6 日接受學生對話請願書，鄭幼枚與學生代表就對話事宜於 5 月 8 日、11 日、12 日協商過三次，都是拒絕與學生對話。

上午

胡啟立、閻明復在中央統戰部與新聞工作者座談對話，聽取意見。胡啟立表示要增加新聞的公開化和透明度，並說新聞改革是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個重要組成部份，已到了非改不可的時候了。

北師大貼出一份《邀請書》：「鑑於戈巴契夫先生在蘇聯的一系列經濟政治體制改革，尤其是推進民主化進程的努力，引起全世界的廣泛關注，我們懇切希望戈巴契夫先生來訪期間能在百忙中到北師大來，就蘇聯以及世界的民主化發表演講」。又貼出《絕食注意事項》：「（一）服從統一指揮。（二）保持場地清潔，衣服等放於兩腿之間。

（三）絕食期間不准吃任何食物，但糾察人員可以強餵喂水。（四）上廁所統一安排，由糾察隊員保護。（五）絕食期間保持靜坐。（六）記者等人士未經允許，不得入內。以上規定如違反，請自動退出。」又貼出《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通知》：「為保護絕食同學的安全，保證絕食鬥爭的勝利，以實際行動聲援絕食同學，具體部署如下：（一）今晚 8 時 30 分組織同學在紀念碑前集合，加強糾察，加強組織紀律性，以校旗為標誌，集合隊伍，在絕食同學周圍靜坐，至 14 日早 8 時，陸續離去，爭取 14 日晚 8 時 30 分至 9 時再次聚集。（二）每天組織部份同學在絕食同學周圍保證安全。（三）白天組織好市民的宣傳工作，盡可能演講，散發傳單。（四）宣傳要點：1.強烈要求與學生代表團對話，說明代表團與學生的關係，代表團工作概況。2.強烈要求摘掉動亂的帽子，向市民說明學生面臨秋後算帳的局面和部份學生已受到壓力。3.歡迎政府近日的緩和態度（趙紫陽 5 月 4 日講話，李鵬 5 月 5 日講話以及人大常委會的議程），要求取得實質性進展。」

清華、北大、北師大都貼出了署名「清華大學籌委會」的通知：「13 日下午 6 時，在清華大學主樓前召開新聞發佈會，歡迎中外記者和各校同學參加。」

8 時，鄭幼枚通知遞交請願書的二名學生對話團代表：有關部門負責人將於 5 月 15 日繼續與部份學生及各界人士座談對話。學生代表表示同意，同時提議將原定的二十人對話名單擴大到二百人。鄭幼枚表示為難，說「對話是一件嚴肅的事情，已確定的事情最好不要輕易改變。」學生代表認為「政府對話毫無誠意」。

8 時半，北大三角地貼出署名「首都高校自願絕食者」的《絕食宣言》。北大、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相繼貼出《絕食宣言》和《絕食書》。

《絕食宣言》全文如下：

各位親愛的同胞，在繼前幾次聲勢浩大的遊行示威活動以後，今天，我們決定在天安門廣場進行絕食鬥爭。絕食原因：第一，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第二，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代表團的對話。第三，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及一系列歪曲的報導。絕食要求：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真誠平等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生運動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絕食時間：5 月 13 日下午 2 點出發。絕食地點：天安門廣場。口號：不是動亂，立即平反！馬上對話，不許拖延！為民絕食，實屬無奈！世界輿論，請聲援我們！各界民主力量，請支援我們！

《絕食書》全文如下：

在這陽光燦爛的五月裏，我們絕食了。在這最美好的青春時刻，我們卻不得不將一切生之美好絕然地留在身後了。但是，我們是多麼的不情願，多麼的不心甘啊！

然而，國家已經到了這樣的時刻：物價飛漲，官倒橫流，強權高懸，官僚腐敗，大批仁人志士流落海外，社會治安日趨混亂，在這民族

存亡的生死關頭，同胞們，一切有良心的同胞們，請聽一聽我們的呼聲吧！

國家，是我們的國家；人民，是我們的人民；政府是我們的政府。我們不喊，誰喊？我們不幹，誰幹？儘管我們的肩膀還很柔嫩，儘管死亡對於我們來說，還顯得很沉重，但是，我們去了，我們卻不得不去了，歷史這樣要求我們！

我們最真誠的愛國感情，我們最優秀的赤子心靈，卻被說成是「動亂」說成是「別有用心」，說成是「受一小撮人的利用」。

我們真誠請求所有正直的中國公民，請求每一個工人、農民、士兵、市民、知識分子、社會名流、政府官員、警察和那些給我們炮製罪名的人，把你的手，舉在你的心口上，問一問你的良心，我們有甚麼罪？我們是動亂嗎？我們罷課、我們遊行、我們絕食、我們獻身，到底是為了甚麼？

可是，我們的感情一再被玩弄，我們忍著飢餓追求真理，卻遭到軍警毒打，幾十萬民族精英跪求主，卻被視而不見，平等對話的要求經一再拖延，學生領袖身處危難……

我們怎麼辦？

民主是人生最崇高的生存感情，自由是人與生俱來的天賦人權，但這些卻需要我們這麼年輕的生命去換取，這難道是中華民族的自豪嗎？絕食乃不得以而為之，且不得不為之。我們以死的氣概，為了生而戰！

而我們還是孩子，我們還是孩子啊！中國母親，請認真看一看你的兒女吧，當飢餓無情地摧殘著他們的青春時，當死亡正向他們靠近時，你們難道無動於衷嗎？

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活著，因為我們正是人生最美好的年齡；我們不想死，我們想好好地學習，中國還是這樣的貧窮，我們似乎沒有權利留下中國就這樣去死，死亡絕不是我們的追求。但是，如果一個人的死，或一些人的死，能夠使更多的人活得更好，能夠使中國繁榮昌盛，我們就沒有權利去偷生！

當我們挨著餓時，爸爸媽媽你們不要悲哀；當我們告別生命時，叔叔阿姨們，請不要傷心。我們只有一個希望，那就是讓你們能更好地活著；我們只有一個請求—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因為民主不是幾個人的事情，民主事業也絕不是一代人能夠完成的。

死亡在期待著最廣泛而永久的回聲！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政府的面孔—是答覆、不理睬、還是鎮壓？

在生與死之間，我們想看看，人民的表情—我們想拍一拍民族的良心。

人將去矣，其言也善；鳥將去矣，其鳴也哀。

別了，同仁，保重！死者和生者一樣的忠誠。

別了，愛人，保重！捨不下你，也不得不告終。

別了，父母，請原諒，孩兒不能忠孝兩全。

別了，人民！請允許我們以這樣不得已的方式報效。

中國，母親！在這個自然的、嫵媚的五月，我們去絕食了。我們用生命寫成的誓言，必將晴朗共和國的天空。

9 時半，北大籌委會廣播了絕食行動方案：（一）11 時 30 分糾察隊在校南門集合。（二）絕食團中午 12 時出發，13 時到達北師大宣誓、誓師，通電中外記者、中外紅十字會和各國政府。（三）紀律：除水和飲料外，不進食任何食物，不准帶巧克力等食品，否則你不要參加。

北大二十一樓部份青年教師在南校門佈告欄貼出《緊急募捐》大字報，希望廣大師生踴躍捐款，中午在燕春園餐廳（北大伙食處培訓中心）為絕食學生餞行。

10 時，李鵬在首都鋼鐵公司與工人、幹部就治理整頓、深化改革、發展生產、當前形勢等問題座談。首鋼黨委書記、總經理和指定的五位工人代表發言，表示不贊成學生遊行。一位青年工人發言對學生表示同情，因為對政府官員腐敗現象，社會分配差距拉大也不滿意。發言者一致表示，首鐵工人關心生產，不會允許學生到首鋼串聯。在發言中，有人對治理整頓政策提出意見，認為中央把已下放給企業的權力又收回去了，首鋼雖然現在仍有權批准基建和改進工程專案，但因受到國家計委下達「籠子」的限制，實際上這種權力是空的。至於物價，大家認為最近還是比較穩定的。李鵬表示，感謝大家提了許多好的意見。廣大工人是發展生產的主力軍，也是維護安定團結的主力軍。要順利地進行四個現代化建設，在國內需要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黨和政府正在研究一系列有力的措施，通過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來解決目前社會上和我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

10 時，趙紫陽、楊尚昆到鄧小平家談有關戈巴契夫來訪問題。趙紫陽也談了學潮的近況，並談了他最近的一些設想，主張採取與學生對話，通過人大常委會討論，懲治腐敗，增加透明度來解決學潮問題。鄧小平原則上表示贊成趙紫陽的想法，說要抓住時機，把腐敗問題好好解決一下。鄧小平說：懲治腐敗，說了不少的話，但沒有認真貫徹。搞提高「透明度」，怎樣「透法」要研究，不要被人家利用了。非法學生組織不能承認。

李鵬、姚依林、李錫銘對趙紫陽的處理學潮的主張極力加以阻撓、抵制和拖延。對趙紫陽亞行講話，開始幾天不公開反對，甚至還讚揚幾句，但實際上是極力加以曲解、歪曲，說趙紫陽的講話同四二六社論是一致的，是不同的側面。至於對廉政問題，透明度問題，他們的態度更是消極，李鵬專門給趙紫陽打電話，不同意把這些問題列入人大議程。

10 時 40 分，在北大第 29 學生宿舍樓外的「民主與科學」雕像前，彭嶸用話筒召集約一百六十名頭紮白布條參加絕食的學生舉行宣誓儀式，趙體國帶領集體宣讀《絕食誓詞》：「我宣誓：為了促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我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甘休。」

11 時半，錢理群等部份北大青年教師在燕春園餐廳為絕食學生餞

行，擺了十幾桌，每桌有冷熱菜十幾道。一名青年教師手拿一瓶白酒說：「這是壯行酒。」絕食學生們頻頻舉杯宣誓，群情激昂。一位絕食學生對記者說：「這些菜非常好，但我們卻吃不出味，我們對老師的舉動非常感激。」期間，北大作家班幾名學員播放《送君送到大路旁》歌曲，打出「壯士一去盼歸來」橫幅，絕食學生一批批在橫幅前照相。

12 時 20 分，北大絕食團成員約四百人（其中約一百六十名絕食者，其他的是糾察隊、救護隊、宣傳隊、後勤隊成員）走出南校門，校門裏外擠滿送行的師生，有人鳴放鞭炮，許多師生熱淚盈眶，與絕食學生依依握手送別。一輛三輪車跟隨絕食團隊伍，滿載著為絕食學生捐助的棉大衣等防寒物品。

此時，有人將王丹拉到一邊，自稱是鄧小平女兒的朋友，表示希望學生不要與老頭子（鄧小平）鬧僵，並問王丹是否有意願與鄧的家人見面。王丹一口拒絕。當時學生們的原則很明確，就是拒絕任何政治力量介入學運。王丹在《王丹回憶錄》一書中說：「不過現在想起來，這也是當初學生天真的地方。一場社會運動要成功，必然要聯合各種可能的支持者，或者分化對方的陣營，而拒絕任何互動只能使得自己孤立。這是我們應當反省的地方之一。」

下午

胡啟立、芮杏文、閻明復等人與北京十五家新聞單位的主要負責人座談，傳達了趙紫陽關於新聞改革的談話精神。

清華召開學生班代表大會，經過激烈爭論，通過決議：（一）清華學生不參加絕食。（二）兄弟學校絕食，清華聲援守護。（三）（5 月 14 日星期天無課）如果 15 日絕食抗議繼續，清華全校罷課。

北京機械學院、北京工業大學二百多名學生打著「人民日報胡說八道」、「人民日報搞打砸搶」等橫幅，到人民日報社抗議示威。下午 1 時半，離開人民日報社前往廣場。

1 時許，政法大學浦志強、周勇軍、王利南、楚景來、李潤成等十三名首批參加絕食的學生在東校門出發，臨行前喝了青年教師吳仁華、劉斌奉上的壯行酒。浦志強對著校門磕了一個頭，此前他曾慷慨激揚地呼籲學生們參加絕食，因為回應者不多，悲憤地呼喊：「政法大學的男人都死絕了嗎？！」

2 時許，在北師大集合的各高校逾三千名學生（包括聲援的學生）舉行簡單的絕食宣誓儀式後，出發前往廣場。一些學生頭上纏著白布，白布上寫著「絕食」、「抗議政府不對話」、「媽媽，一去不復返」、「政府說話不算數」等。王丹、吾爾開希、馬少方、楊朝輝手挽手走在隊伍前列，幾名青年女工看見悲壯的學生絕食隊伍過來，激動地擁抱一團，跺著腳放聲哭泣。

3 時，鄭也夫到《經濟學週報》社，對王軍濤等人說，閻明復讓找你們出面斡旋，勸說絕食學生撤離廣場，請你們馬上就去。這時，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正在召開所務會議，主持會議的陳子明請鄭也夫先迴避一下，以便所務會議就此問題展開討論。陳子明反對參與斡旋，認

為社經所對學生的影響力有限，在目前情況下斡旋成功的機會很小，不如集中精力從事社經所已規劃好的各項工作。但多數人認為事關重大，只要有一線希望就應當嘗試一下。經過表決，所務會議批准王軍濤、陳小平、閔琦以個人名義參與中央統戰部組織的斡旋活動。

3 時許，逾百名北大學生手持「戈巴契夫，北大歡迎你」橫幅，騎車到蘇聯大使館遞交邀請戈巴契夫在訪華期間到北大演講的邀請信。該邀請信在一天半時間內徵集到三千多名北大師生的簽名。蘇聯大使館參贊接受邀請信，答應轉交戈巴契夫。10 分鐘前，吾爾開希率領北師大學生已將邀請戈巴契夫訪問北師大的聯名信送交蘇聯大使館。北師大在四天內徵集了六千名師生簽名。

3 時 25 分，東區高校約二百名絕食和聲援學生率先進入廣場，打著「維護法制，還我公道」、「尊重教育，還我校園」、「導報無罪，本立無罪」等橫幅，呼喊「要求對話」、「遊行自由」、「打倒官倒」、等口號，在紀念碑北側圍成一個大圈，糾察隊員阻止外人進入。

4 時許，北大三角地貼出通知：「今晚 9 時第一批聲援同學在校南門集合，去天安門，帶上水和禦寒衣服。明早 9 時第二批，明晚 9 時第三批，15 日早 9 時第四批。」

4 時 10 分，約二、三百名學生頭紮白布條騎自行車進入廣場，呼喊「立即對話，不得拖延」、「剷除官倒，從中央做起！從現在做起！」、「反對愚民政治」、「新聞自由」等口號。

4 時 20 分許，從北師大出發的北大、北師大、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理工大學、北航、北京醫科大學、北京農大、中央民院、北京經濟學院、北京機械工業管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十三所高校的三百多名絕食學生、上海學生七人請願團的三名學生，在二千多名學生的護送下到達廣場，打著上百幅橫幅、標語，主要有「絕食請願，實屬無奈」、「絕食，不吃油炸民主」、「絕食罷課，請求對話」、「饑餓可忍，民主不可忍」、「為民族悲，為絕食哀」等。學生隊伍中有約三十所大學的校旗，圍觀者達三、四萬人。

絕食學生在廣場紀念碑北側坐下，糾察隊在外圍建立了糾察線，沒有學生證不能進入。一名學生手持電喇叭宣讀了高自聯的簡短聲明。聲明提出：近來學生行動的主要目的是反對黨內和社會上的腐敗現象和裙帶關係，政府一再拖延與學生進行對話，北京高校的大學生自發到廣場絕食請願以示抗議。5 時 40 分，王丹宣佈絕食開始，宣讀了絕食宣言：「為了抗議政府對北京學生罷課採取的麻木冷淡態度，為了抗議政府拖延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的對話，為了抗議政府一直對這次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冠以動亂的帽子以及一系列歪曲報導，我們宣布絕食。我們的要求是：第一，要求政府迅速與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的、具體的、平等的對話；第二，要求政府為這次學運正名，並給予公正評價，肯定這是一場愛國的、民主的學生運動。」然後，帶領全體絕食學生宣誓三遍：「為了中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繁榮昌盛，我自願絕食。堅決服從絕食團的紀律，不達目的，誓不罷休！」響亮整齊的聲音在廣場上空引起迴響，許多學生眼含淚水。

趙紫陽、喬石、胡啟立、閻明復在大會堂與首都工人代表座談，座談會由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朱厚澤組織。因為得知學生已到廣場絕食，座

談會一開始，趙紫陽就說，即將舉行的中蘇高級會晤是舉世矚目的大事，大學生如果有什麼要求得不到滿足，就去干擾國際會談，損害中蘇高級會晤，那就沒有道理了，不會得到廣大人民的同情和支持。希望他們顧全大局，千萬不要做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又說，對學生和群眾的要求，將由 6 月下旬人大常委會議討論，這是依靠民主和法制解決學潮的一個步驟。

趙紫陽說：「學生決定乘戈巴契夫來華訪問期間發動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和絕食，認為這是向政府施加壓力的絕好時機，為了迎接國賓來訪，政府不能不讓步。但是學生們錯了，他們不知道，他們走得越遠，越給李鵬等人主張暴力鎮壓提供藉口。」[1]

趙紫陽、楊尚昆、李鵬等商定：（一）當晚由閻明復代表中央與高校師生座談。（二）如果座談沒有大的效果，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等到廣場勸說學生回校。（三）為防止事態擴大，將歡迎戈巴契夫的儀式由大會堂東門外改在首都機場舉行。

閻明復給李鵬打電話，希望對學潮持強硬態度的李鵬在動亂定性等問題上有所退讓，以便他今晚在與學生座談時有周旋的空間。李鵬依然絲毫不願退讓。

晚上

楊尚昆向李鵬通報了上午與趙紫陽在鄧小平家的談話情況。

數千名清華學生在清華東南門主樓前集合，在宣讀《校園民主宣言》後，由李玉奇等人帶領前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此後，在廣場的絕食請願期間，清華學生一直是守護、救助、糾察的主力。

6 時，高自聯常委王丹、王超華、馬少方在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舉行記者會。王丹宣讀了《絕食宣言》，然後由記者提問。王丹說：「這次絕食請願和高自聯沒有直接關係，是學生自發的。同學們已決定不達目的絕不甘休，目的是推動民主運動。有人說我們是動亂，我們不承認，要求《人民日報》和國家領導人公開向我們道歉。」有人問：這次絕食是否與戈巴契夫訪華有關係？王丹答：戈巴契夫訪問中國是國家之間進行的國際活動。我們請願活動是國內事務，沒有任何關係。至於是否影響戈的訪華，要取決於政府的態度。有人問：政府是否同意再次與學生對話？王超華答：政府已答應 5 月 15 日對話。政府限我們二十人，形式是座談對話，這種限制是沒有道理的。有人問：聽說今天有北大學生去蘇聯駐華使館，請戈巴契夫在訪華期間去北大演講？王丹答：我們希望這樣。希望政府向蘇聯學習，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加快民主化進程。有人問：是否有絕食的同學回校？王丹答：我們宣過誓，不達目的絕不甘休。有人問：政府就是不理睬，你們怎麼辦？馬少方答：我們相信政府是講人道主義的。有人問王丹：怕不怕被抓，像魏京生一樣坐牢？王丹答：以後答覆。

北大籌委會廣播不斷呼籲為絕食學生徵集禦寒衣物。一批批學生將棉被、大衣送到第 29 號學生宿舍樓前，堆得像小山，北大籌委會組織學生用三輪車趕送廣場。

8　時，閻明復邀請高校教師、高自聯、學生對話團、絕食學生代表共二十多人在中央統戰部座談。官員有閻明復、李鐵映、劉延東等人，學生有王超華、王丹、吾爾開希、柴玲、馬少方、程真等人，作為從中溝通、斡旋的知識分子有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王軍濤和閔琦、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李肅和鄭也夫、政法大學教師陳小平、北師大教師劉曉波、北大教師孫立平、四通公司綜合計劃部部長周舵等人。閻明復說：「黨中央對這次整個學運的主流是肯定的，黨和政府對同學們提出的合理要求正在認真研究許多實際措施和步驟，扎扎實實地加以解決。當然，我們的各項工作不可能在一夜之間得到圓滿解決。同學們應該知道，6　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將把群眾關心的若干熱點問題列為主要議題，這表明了黨和政府的一個決心，我們決心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儘管同學們有這樣那樣的意見，這是可以理解的，也是正常的。」隨後知識分子們作為調解方發言，表示希望政府能夠對學生的要求進行負責任的答覆，否則他們也不可能影響到學生的決策。絕食學生代表提出：「政府應該接受學生自治會提出的參加對話的四十名學生代表名單，並將這次對話現場直播。」閻明復回答說：「我現在不能答覆同學們，但我會儘快將同學們的要求如實報告中央。」絕食學生代表說：「政府不能給與答覆，絕食的廣大同學也就很難現在就結束絕食返回學校。」閻明復似乎要結束對話了，談了四點：「（一）首先感謝這麼多同學到統戰部來；（二）我今晚就向中央匯報；（三）推翻四二六社論有難度，希望給一定時間，但希望同學們在戈巴契夫來之前結束絕食；（四）沒有根據把中央分成保守和改革的兩派，但希望不至於造成全面的倒退，倒退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我作為跑龍套的，不能超出音樂的節拍，但我會盡力反映情況。」本來，這場對話到此該結束了，因為官方的底牌已亮出，在學運的定性問題和承認學生自治組織問題上不可能讓步。此時，一直沉默的王軍濤發了言，給對話引出了戲劇性的高潮。王軍濤說：「閻部長，坦率地說，你感動了上帝。幾位老師是被你們感動了。今天學生顯得比政府成熟，學生的要求已經降到最低了，降到幾乎沒有要求了。僅僅討論些技術性的東西，能度過　5　月　15　日嗎？……今天度過這一關不一定是好事……」閻明復反對說：「這是不對的，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王軍濤說：「閻部長感動了上帝，也感動了學生，但學生們再讓步，就不可能代表學生了。」聽了這些話，閻明復似乎很動感情，但也有些疲倦和失望，再次重複他的意見：「第一點，同學們回去只講今天是閻明復的意見。當然不一定同意我的意見。第二點，事態的發展不取決於我們的意志。我保證如實向中央匯報。我豁出去了，官也不當了！也就能起那麼點作用。第三點，我將盡力促成有關人員與學生們選出的代表團的對話。第四點，我完全同意剛才幾位老師的分析，深層的問題不是幾次對話所能解決的。我一定以最強硬的口氣把同學們的神態如實傳達。」他最後強調說：「不可能在短短幾天之內推翻四二六社論的結論，對此不要有任何誤解。不能把問題赤裸裸地攤開來。」因為閻明復無權答覆學生們有關改變動亂的定性、平等對話等要求，只是苦勸學生們停止絕食，座談會沒有取得任何成果。座談結束後，閻明復當即向趙紫陽作了匯報。

9　時，北京市政府安排的市紅十字會的醫務人員和市急救中心的兩

輛救護車抵達廣場，開始對絕食學生的救護工作。

陸續有學生到廣場加入絕食，至晚 10 時，絕食學生已接近二千人，圍觀民眾逾萬人。

10 時，北大貼出北大教授季羡林、嚴家炎等二百二十六名教師（其中大部份是青年教師）給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常委會和國務院的公開信：「黨中央、人大常委會、國務院：5 月 13 日，北京大學、師範大學的部份同學開始進行絕食請願活動，學潮事態進一步擴大，形勢更加嚴峻，引起社會各界及國內外的嚴重關注。對此，中央及北京市政府的態度和措施至關重要，其適當與否，對今後的事態發展影響甚大。在此，我們出於促進改革和維護社會穩定的目的，同時，從教員關心學生和愛護學生的身心健康和生命安全的角度考慮，特提出如下建議：第一，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人，應儘快與首都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進行實質性對話，以求儘早妥善解決問題。第二，應當儘早對這次學潮的性質做出客觀公正的評價，以安定民心、黨心，不應採取拖延政策。第三，應當高度重視這次絕食請願活動，以認真、謹慎和人道主義的態度，採取一切措施，保證學生的身心健康。」

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清華等校貼出嚴家其、劉再復、蘇紹智、包遵信等人署名的大字報《我們再也不能沉默》，要求中央儘快採取措施，妥善解決學潮問題，呼籲「15 日下午 2 點在復興門立交橋集合步行到天安門，舉行首都知識界大遊行，聲援在廣場絕食的學生。」人民大學貼出署名「人大教師」的大字報《再也不能沉默》，稱「嚴家其、劉再復、包遵信、蘇紹智等知名學者發起首都知識分子大遊行」，「人大的教師們、教授們，不能再沉默了，拿出我們的良心、勇氣和社會責任感吧！！讓我們書寫歷史！！！」

10 時半，北京市委辦公廳、北京市委市政府信訪辦公室、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負責人帶領二十多名幹部到廣場，以北京市政府名義帶去軟包裝飲料一千包。經與設置糾察線的北航學生協商，市委辦公廳主任進入絕食學生現場，對高自聯常委王超華說明來意，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學生表示不接受飲料和勸說。

在廣場絕食的學生成立了絕食請願團，柴玲任總指揮。高自聯開始在廣場辦公。

天津市 部份高校學生將於明晨騎自行車赴京，南開已有近五百名學生報名參加，還有近百名學生準備坐火車赴京，天津大學等校的二、三百名學生也將一起赴京。赴京目的：1.歡迎戈巴契夫，希望與他對話，瞭解蘇聯政治體制改革情況和他本人對政治體制改革的見解。2.支持並參加北京學生的絕食請願。3.進一步商討成立全國高校學生聯合自治會事宜。

太原市 上午 9 時半，高校學生開始在五一廣場集合。上午 11 時，太原機械學院、山西大學、經濟管理學院二千多名學生遊行，山西大學學生打出「可憐的山西人，你們有的是黑色的金子，為什麼這樣窮！」橫幅，沿途散發張貼《告全民書》：「曾記否，炎黃子孫的國恥，鴉片侵入，白銀流出，甲午慘敗，八年血洗，歷史說明：落後就要挨打，甚至開除球籍。……」遊行學生到山西省政府請願，省政府辦公

廳副秘書長出面對話，表示省領導將於 5 月 15 日與學生召開座談會。下午 2 時許，學生陸續返校。

長沙市　下午　4　時，湖南教育學院近三百名進修的中學教師打著「危機！教育危機！全民族危機！」橫幅，遊行到湖南省政府。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三十四頁。

1989 年 5 月 14 日　星期日

　　北京學生絕食請願第二天。北京已復課的各高校再次罷課，聲援絕食學生。高校師生的聲援隊伍從早到晚絡繹不絕地到廣場，吸引數萬名圍觀者。全天有三十多所高校約二萬師生到廣場聲援，呼喊聲援絕食學生的口號，舉著「媽媽我不想死」、「哭我祖國」、「忍忍忍到何時」、「蘇有戈氏，中國有誰」、「不達目的誓不甘休」、「專制不死，國無寧日」、「動亂之源在於腐敗」、「人民養不起寄生蟲」等橫幅。廣場上不時有人演講，呼喊口號，不時傳來《九一八》、《國際歌》、《國歌》、《血染的風采》等歌曲，不時有民眾為絕食學生送來開水、汽水、糖、藥品等。還有人散發《首都高校四月民運動真相》等傳單。到中午，廣場約有四、五萬人。至晚 10 時許，廣場上有約二十餘所院校的五萬名學生，圍觀民眾約十五萬人。

　　社會各界對學生絕食請願的看法與中共高層完全不同，更多地表現出同情和支持，北京知識界的反響尤其強烈。中國記者和到北京準備報導中蘇高級會晤的外國記者，都把更多的眼光投向絕食請願的學生，沖淡了對中蘇高級會晤的報導。

　　《人民日報》發表短評〈要珍惜國家聲譽〉，要求學生以大局為重，「誰要是做出有損國家聲譽的事情，都是極不得人心的。」

　　凌晨 2 時半，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國務院副秘書長安成信、北京市委副書記李其炎、汪家鏐、北京副市長張健民、陸宇澄、何魯麗、北京市委常委王光、李志堅到廣場勸說絕食學生返校。李鐵映、李錫銘、陳希同先後簡短講話，勸說學生停止絕食，卻對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學運不是動亂、平等對話）不置可否。一些學生怒吼：「太晚了！太晚了！」「早知今日，何必當初！」李鐵映等人停留十幾分鐘後便離去。

凌晨 2 時 40 分，新華社發出新聞稿《首都高校數百名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請願》。穆青昨晚堅決要求報導學生絕食，直到今天凌晨 1 時多，喬石才終於同意。

早晨，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蕭洪達應邀到趙紫陽住處談話。杜導正說：談話不到二十分鐘，當時廣場形勢異常緊張，趙紫陽屁股坐不定，一會兒秘書叫他去接電話，電話不斷。談話便斷斷續續，我談的要點是：（一）絕對維護鄧小平這面旗幟，否則後果不堪設想；（二）狠抓反腐敗，高幹帶頭。其餘來不及談，便告辭了。趙紫陽表示同意。[1]

上午

清華、北大、人民大學、北京商學院、北醫、北京語言學院、北京計算機學院、北京農大、中國農業工程大學等九所高校均發現以《通告》、《快訊》為題的大字報，內容是：嚴家其、劉再復、包遵信、蘇紹智等聯名倡議首都知識界大遊行，5 月 15 日下午 2 時在復興門立交橋集合，目的地廣場，聲援學生愛國民主運動。

封從德與幾名學生折騰了十來分鐘，才將四米高五米寬、上書「絕食」兩個大字的黑布大旗懸掛在紀念碑前旗杆。

陳子明、王軍濤、閔琦、劉衛華、劉曉波、王潤生、吳稼祥等十多人參加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組織的例行學術沙龍活動，討論了學運的最新動態。會議期間陳子明接了兩個電話，一個是劉剛打來的，他認為學運已經轉化為全民運動，建議立即著手籌建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以便對學生有所約束和指導，陳子明表示現在由社經所出面作此事並不適宜；另一個是遠志明、蘇曉康打來的，他們需要借用一輛汽車在知識分子中徵集簽名，陳子明同意派社經所的車聽從他們調遣。

8 時，上海高校進京請願團來到廣場。接著有北大、北師大、清華、北京商學院、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等校學生抵達廣場聲援。

9 時，趙紫陽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定由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與學生代表對話，由李鐵映主講，換取絕食學生撤離，以便在廣場為戈巴契夫舉行歡迎儀式。李鐵映想推諉，大家說他既是國家教委主任，又是政治局委員，理所當然，他才勉強接受任務。讓監察部部長尉健行出面，是為了向學生介紹反腐倡廉的情況，表明中央懲治腐敗的決心。會上發生一場爭論，趙紫陽很激動地說：「何東昌在北師大講話，說趙紫陽的話不能代表中央。何東昌沒有資格說這個話，如果何東昌沒有講過這樣的話，應該公開站出來闢謠。」李鵬覺得必須保護何東昌，於是說：「現在社會上謠傳多得很，傳說宣傳口傳達某位領導的指示，說學生鬧事表面是反腐敗，深層次是打倒保守派，促李鵬下台，這些傳言由誰來闢謠。」會場一陣沉默，何東昌的事也就不了了之。

10 時多，為了使下午的對話有效果，閻明復約請王丹、吾爾開希、王超華等人到中央統戰部小會議室談話。閻明復說：「我可以負責地告

訴大家，今天下午 4 時，在統戰部禮堂，李鐵映、我本人和尉健行等願意與學生指定的對話代表進行對話。我希望這次對話能解決一些實質性問題。」在座學生認為官方的級別還不夠，閻明復鄭重指出：「李鐵映是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我本人是中央書記處書記，尉健行是國家監察部部長。你們覺得哪個級別還不夠？」在座學生表示同意，但一直要求對話由中央電視台進行現場直播。學生們是擔憂官方事後歪曲報導。閻明復明確表示：「這不可能。統戰部禮堂沒有直播設備，電視台的轉播車又都去準備採訪戈巴契夫了。」為了打破僵局，閻明復提議：「我們可以進行現場錄影，由學生代表監督封存，送往中央電視台，保證當晚播出。」閻明復嚴肅地說：「現在廣場的形勢非常複雜，你們有沒有信心能勸說廣場的同學停止絕食？到底有多大的把握？」在座學生顯出畏難情緒，一位學生說：「要是有著名的知識分子出來進行勸說效果就好了。」王超華說：「今天下午有很多著名學者要在《光明日報》開會，我爭取把他們請來。我可以試試。」閻明復當即表示歡迎。

11 時許，兩名北大學生到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要求對話，在原先七條要求的基礎上增加五條新內容：1.中央領導人單獨與北京高校學生對話。2.現場直播對話。3.對這次學運作出評價，是愛國的，還是敵人操縱的。4.對改革的具體問題深入探討，如物價、教育經費等。5.對憲法第 35 條規定如何保證。

11 時多，在中央統戰部閻明復處開會，李鐵映、尉健行、《人民日報》錢李仁、新華社穆青、廣電部馬慶雄與會。閻明復介紹了與學生代表接觸的情況，他昨晚找北大、北師大、清華的學生代表談話，事先李鵬給定了個原則，就是這次學運的性質是動亂，不能後退，是一條底線。閻明復感到這樣就很難談，但在與學生談話時靈機一動地說：「4 月 26 日以前和以後的情況不一樣。4 月 26 日後大家都很克制、守秩序，中央是肯定的。學潮的性質主要看以後。」閻明復見學生代表聽得很認真也很平靜，就問他們有沒有能力影響在廣場絕食的同學？他們說可以影響三分之二，只要單獨與他們對話，就可以往回撤。學生代表們並未要求馬上承認他們組織合法化。閻明復將這情況報告胡啟立，胡認為情況很重要，馬上報告了趙紫陽。今天上午，趙紫陽召開常委會討論。胡啟立把閻明復的說法進一步完善為：四二六社論是根據 4 月 26 日以前的情況寫的，那時有西安、長沙的打砸搶。4 月 26 日以後情況不同，沒有西安、長沙那種情況。因此中央對學潮的態度是明確的，趙紫陽五四講話就表明了。常委都同意胡啟立的意見，認為這樣說，也與 4 月 29 日對話會上袁木轉達李鵬的話「四二六社論是針對極少數人的違法行為說的，並不是針對廣大同學說的」一致起來了。穆青回到新華社後說：「我看下午這場與學生的對話不會有好結果。」穆青知道李鵬等人不會接受學生的要求，不會改變對學潮「動亂」的定性，如今願意與學生代表對話，只是為了騙取學生停止絕食。

中午，北大、北師大等校部份教師貼出《倡議全體教師罷課》大字報，稱：「若在今晚 11 時以前政府不答覆學生的要求，5 月 15 日將罷教。」

下午

北京《十月》雜誌編輯、詩人駱一禾與正在北京大學中文系文學專業攻讀博士學位的妻子張芙一起到廣場聲援絕食請願的學生。他一直很興奮，情緒太激動了，竟然歡叫著癱倒了，很快被抬上一輛三輪車，在妻子的陪護下送醫。他是突發性腦血管破裂，導致腦部大面積出血，雖經醫務人員全力搶救，還是成了植物人，一直沒有蘇醒過來，終因器官衰竭，於 5 月 31 日下午 1 時 31 分在天壇醫院不幸去世，年僅二十八歲。中共當局極為擔憂駱一禾的死訊會引起社會震動，給學運火上加油，爆發更強烈的抗議浪潮，於是對他的家人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壓力，迫使他的家人不得不全力予以配合，嚴密封鎖了駱一禾的死訊。

外交部給李鵬送去接待戈巴契夫的新方案。由於絕食學生拒絕撤離，今晚廣場不能完成清場，歡迎儀式已不能按照慣例在大會堂東門外舉行，改在大會堂內舉行。李鵬批准了新方案。

北京市委市政府安排三輛救護車和醫務人員赴廣場。到了晚上，救護車增加到九輛。

北京語言學院貼出一張大字報，主要內容：（一）來自廣場的消息，絕食的同學們已經挨餓了一天一夜了，需要學生去聲援。（二）自願參加遊行的學生下午 6 時 45 分在學四樓前集合。（三）5 月 15 日罷課，下午 2 時到復興門立交橋集合，去廣場聲援絕食同學。

一些北大學生在廣場散發北大籌委會的「北大學生自治會憲章（徵求意見稿）」。憲章共分八條，第一條，凡在北大註冊的學生均有權利加入自治會，經批准註冊後可成為正式會員，享有會員的九項權利和義務。第二條，自治會憲章授予的全部權力，均屬於由學生團體大會（上院）及學生代表大會（下院）所組成的學生議會。規定了學生議會的產生程序和工作程序、議員的權利和義務。第三條，自治會決議的執行權屬於學生自治會主席，主席任期一年，不得連任。規定了主席、副主席的產生程序、主席的權利和義務。第四條，學生仲裁委員會的組成人員及權利和義務。第五條，規定自治會對各系、所、中心的學生有指導權並接受他們的監督。第六條，規定自治會將參加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北京市學生自治聯合會及全國的學生自治組織。第七條，該章程在經過全體學生表決通過、並獲得兩院四分之三的議員通過後，即成為有效的北大學生自治會決議。第八條，規定該章程由上院負責解釋。

學生對話團接到當局的緊急通知，晚飯後在中央統戰部禮堂舉行對話。由於未明確對話是否現場直播，對話團成員就是否前往對話發生了激烈論辯，最後達成共識：儘管當局是在學生絕食請願的強大壓力下才作出妥協，且很不到位，但畢竟是首次在事實上承認了民選的學生對話代表團，且願意「平等對話」，那麼，我們不妨也作些妥協，通過對話儘快尋求結束絕食請願的辦法。

新華社發出〈李鐵映、閻明復等與首都高校部份學生座談對話〉的新聞稿。官方在廣場廣播了與學生對話的決定，絕食學生們議論紛紛，有的說這是絕食請願的成果，不少學生覺得規格太低，要求趙紫陽、李鵬出來對話。部份學生說「對話歸對話，不答應條件就繼續絕食」。有人把官方廣播喇叭砸了。

政法大學、人民大學青年教師、北京理工大學博士生打著橫幅、旗幟到廣場聲援絕食學生，呼喊「教師與學生同在」等口號。

魯迅文學院作家研究班作家路遠向絕食學生宣讀了一些作家學者連署的《五·一六聲明》，稱已在全國展開廣泛的作家簽名活動，目前已有幾百名作家簽名。

2 時許，封從德用北大哲學系湯一介教授的四百元捐款和《香港時報》記者蔡詠梅的一千元捐款購買了廣播器材，安裝了廣場上第一個學生廣播系統。絕食請願的學生急需廣播系統，既能統一行動，又能發揮宣傳作用。

王超華趕到光明日報社，勸說正在參加座談會的學者作家站出來，在官方與學生之間斡旋，以便對話能夠成功進行。王超華在勸說時情緒激動，幾度落淚。經戴晴倡議，戴晴、原群眾出版社社長于浩成、福建省社科院院長李洪林、安徽省教委副主任溫元凱、中國社科院哲學研究所研究員李澤厚、文學評論家李陀、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所長嚴家其、中國社科院文學所所長劉再復、中國社科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包遵信、北京廣播學院講師蘇曉康、中國社科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蘇煒、作家麥天舒等十二人決定出面斡旋，到廣場勸導絕食學生。他們開始議論呼籲書的內容，意見有分歧，溫元凱、戴晴、李澤厚主張，在同情學運的前提下，希望顧全大局，給政府臉面。嚴家其堅持主張，政府如果不滿足學生提出的條件，則無理由勸學生撤退。溫元凱和蘇曉康根據大家的意見起草呼籲書。由於嚴家其堅持必須表明支持學生的立場，否則不簽名參與，大家同意在呼籲書加上一句：「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條的話，我們全體將站到學生運動一邊。」下午 5 時多，戴晴打電話到中央統戰部告知決定，閻明復表示歡迎。此前，在座談期間，閻明復曾給戴晴打電話，託她向各位轉達慰問與拜託之意，引起在座的有獨立意識的知識分子對戴晴的反感。

4 時 45 分，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在中央統戰部與學生代表開始非正式交談。安成信、楊景宇、劉延東、鄭幼枚等在場。閻明復首先介紹了這次對話的準備過程。學生代表要求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改變動亂的定性，堅持要電視現場直播對話。閻明復強調電視現場直播在技術上無法做到，只能事後播出錄影。閻明復內心其實是同情絕食學生的，王丹說：「當我步入會場時，看到程真正在唸《絕食書》。一位統戰部的幹部一邊聽，一邊趴在桌子上不斷抽泣，部長閻明復也不斷摘下眼鏡擦拭鏡片。」[2]

5 時後，有學生到廣場報信，說政府已與學生代表開始對話。絕食學生們感到意外，既著急又生氣，不清楚學生代表是誰，對話進行到何種程度，有沒有電視現場直播，非常擔憂官方再度導演四二九那樣的假對話。絕食學生們認為，絕食請願就是為了平等對話，如今未通知絕食學生便開始對話，實在不應該，讓人無法理解，紛紛要求派人前往對話現場觀察，對話如果未滿足《絕食宣言》關於對話要公正、公開的要求，應該暫停，並立即聲明不承認這次對話。絕食學生們派了一些學生前往中央統戰部探視情況，半個小時後沒有人回來報告情況，統戰部位於府右街，距離廣場不足二公里。絕食學生們更為焦慮，又派了第二批學生趕往對話現場，其中包括柴玲。終於有學生回來報告，說對話沒有

現場直播，官方稱沒有技術條件。絕食學生們本來就對官方缺乏信任，沒有技術條件的解釋更讓他們覺得是欺騙。後來又傳來消息，說官方答應在對話結束後四十分鐘內由中央電視台播放對話錄影。多數絕食學生們對此並不滿意，擔心官方對錄影動手腳，刪除關鍵部份，因此認為應該停止對話。也有從對話現場回來的學生試圖說服絕食學生們認可這場對話，因為參加對話的學生代表都是學運組織的成員。於是，學生們在絕食團廣播中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最後，在群情激奮中，絕食同學們派出了第三批學生前往對話現場，堅決要求終止對話。

晚上

北大等校貼出大字報，號召學生明天到復興門立交橋集合，參加首都知識界遊行。

6 時許，戴晴等十二人來到中央辦公廳、國務院信訪局接待室，與二十多名學生代表座談。

晚餐後，正式對話在中央統戰部小禮堂舉行，雙方代表面對面坐在長桌兩邊，官方代表有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等人，學生對話團代表有項小吉、沈彤、江棋生、熊焱、童屹、鄭成武、徐輝等人。對話開始前，學生代表仍一直與官方就現場直播問題進行磋商，官方代表強調因技術原因來不及做到，答應將實況錄像帶儘快送到中央電視台，並保證最遲於二小時之後播出。（事實上，晚 10 時中央電視台在晚間新聞節目中僅播出很少一部份。）對話過程中，迫於學生絕食請願、知識界廣泛聲援的危急情勢，官方態度有所收斂，主要表現在官方代表不敢再肯定四二六社論，不敢再稱學潮是「動亂」。學生代表在氣勢和情理上都占了上風，不僅明確宣稱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堅決否定四二六社論，還把 1949 年以來的《人民日報》社論都給否定了。面對學生代表的攻勢，官方代表採取守勢，貌似客觀公正。李鐵映說：「同學們別太著急麼，事情的解決有一個過程，我們對事情的認識和把握也需要一個過程。究竟是愛國民主運動還是別的什麼，我們還需要再看一看才能下結論麼。」閻明復說：「同學們的四二七遊行是很理性的，秩序很好。現在也應該理性地看待怎麼評價的問題。是不是等到下個月人大常委會開會時處理更好呢？」學生代表並不認同李鐵映的說法，既然現在說還要再看一看，還不能匆忙下結論，那麼 4 月 26 日為何就給學運下了動亂的結論？既然現在說動亂是針對西安、長沙的情況而言，不是針對北京學運，那是不是就應該推翻對學運的動亂定性？針對學生代表的一再要求和質問，有點惱羞成怒的李鐵映最後明確表示：「中央只能承認學生有愛國熱情，但學生的行動是錯誤的。」李鐵映內心的看法與李鵬一致：學運就是動亂。

6 時 10 分，中央統戰部門口聚集了逾千名學生，要求把現場直播作為對話的唯一前提條件。7 時許，一批情緒激動的絕食學生衝進中央統戰部小禮堂對話現場，要求學生代表停止對話，理由是官方沒有答應現場直播的要求，並不願改變對學運的動亂定性。對話於晚 7 時 20 分中止。

李鐵映返回中南海，向李鵬匯報對話情況。李鵬在《六四日記》一

書中稱：「經李鐵映報告才知道這次對話是經過李洪林、于浩成、包遵信等十二人在鬧事學生和統戰部之間當中間人，說服閻明復而後組織的。」李鵬這個說法顯然是造謠，李鐵映等人代表中央與學生對話是政治局常委會議的決定，李鵬是與會者，曾表示同意。

閻明復到李鵬辦公室，建議李鵬、趙紫陽到廣場與絕食學生見面，勸說停止絕食。李鵬說，如果趙紫陽去，我也去。

8 時 10 分，戴晴等十二人在中央統戰部禮堂向學生對話代表發表了剛起草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並與閻明復見面。

8 時半，在中央統戰部採訪對話的新華社記者回單位介紹情況說：閻明復主持對話會，一開始就說，今天的對話應該坦誠地進行，希望這是個良好的開端。學生代表也說，爭取到這次對話機會很不容易。提出希望在三個方面對話，一是學運的性質；二是怎樣保證憲法規定的民主權利；三是如何推進中國的改革。實際上主要圍繞第一個問題展開對話，無論學生代表怎麼講，主講人李鐵映總是反覆用「讓實踐來檢驗」這句話來兜圈子，不僅兜得毫無誠意，而且兜得大家疲倦厭煩，直到無法進行下去時，閻明復只好出來救場，他說：四二六社論是根據 4 月 26 日以前的情況寫的，那時有西安、長沙的打砸搶。4 月 26 日以後的情況不同，沒有西安、長沙那種情況。因此中央對學潮的態度是明確的，紫陽同志五四講話就表明了。現在最緊迫的問題是解決廣場上的絕食問題。他的講話給人以耳目一新之感，全場起死回生般活躍了起來。此時，閻明復去洗手間，李鐵映立即聲明說閻的發言不代表中央，只有鄧小平講話和四二六社論代表中央的立場。一下又把會場打悶了。這時已到晚 7 時，廣場絕食學生代表又來要求現場直播對話，閻明復回來說技術設備條件無法解決，只好宣佈休會。穆青聽完情況介紹，氣憤地說：「在重要的關頭對學生玩權術，太可怕，也太可鄙了！」

王丹被王超華叫到統戰部，被戴晴一把抓住說：我們這些知識分子接受政府委託，希望在學生與政府之間斡旋。要王丹保證，只要政府最高領導人到廣場，學生就撤退。王丹說我沒有辦法做這承諾，戴晴非常失望。

8 時半許，戴晴等十二人到廣場，在學生絕食團廣播站就座。戴晴代表十二人宣讀了他們的緊急呼籲，全文如下：

鑑於天安門廣場目前形勢，我們十二位學者、作家本著良知和責任心，發出以下緊急呼籲：（一）要求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宣佈這次學潮是愛國民主運動，反對以任何形式對參加運動的學生秋後算帳。（二）我們認為，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組織，政府應當承認。（三）反對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任何方法對靜坐絕食的學生採取暴力，誰這樣做，誰將成為歷史的罪人。

親愛的廣大同學們，自昨晚得知大家來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的消息，我們都非常難過，非常擔憂。從 4 月中旬以來，你們為推進中國民主、中國改革的進程，一次次走上街頭，以令人欽佩的無私精神和大無畏的氣概，開創中國歷史的新紀元。人民會永遠記住你們在一九八九年的今天作出的歷史功績。但是，民主是逐步成長的，不能期望它在一天實現，我們要徹底清醒，有人要極力挑起事端，激化矛盾，促使事態惡

化，以便破壞改革和民主化的事業。為了中國改革的長遠利益，為了避免發生親痛仇快的事情，為了中蘇最高級會晤能夠順利進行，我們懇請同學們發揚這次學潮中最可貴的精神，暫時撤離天安門廣場。

我們相信同學們是能夠做出明智的判斷的。我們鄭重重申：如果政府不能做到以上三點，我們將和同學們一道為實現上述三點堅定不移地奮鬥下去。

讀完緊急呼籲，戴晴向絕食學生建議：「趙紫陽、李鵬來看望大家，同學們從廣場撤出，哪怕暫時撤到中山公園，為明天的國事活動讓出地方。」絕食學生中出現一片反對聲：「光來看看有什麼用，必須對我們的要求做出明確答覆。」「我們不要求施捨。」「為什麼不能承認我們是愛國行動呢？」

溫元凱、戴晴、蘇曉康先後發表演講。溫元凱說：「今天下午我們十二位大學教授、學者憑著社會責任感，自動匯集在一起，商量了今天在廣場發生的事態，我們十二人在下午就已向新聞界表示了對學潮的整個看法，要點如下：1.我們認為 4 月 15 日以來的學運是一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而且它將開創中國政治體制改革、政治多元化、民主化潮流的新紀元。學生運動無罪。2.我們認為，通過大部份學生民主選舉程序選舉出來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政府應給予承認。3.我們反對以任何藉口、形式對學生採取暴力行動，而且應該保護任何一個參加學潮的學生，不得打擊報復。」「我們經過研究，如果政府不答應條件，我們將和同學一起行動。」戴晴說：「從 4 月 15 日到現在，你們取得了 1987 年甚至上百年都沒有取得的勝利。經過你們的行動，取得了社會進步。我們絕對不能有小小的技術上的閃失，而使同學們取得的成就付諸東流。如果沒有你們，全國人民就不會看到現在中國人民會這麼成熟，對民主要求是這麼迫切，這是你們取得的第一個成就。如果沒有你們，怎麼會有新聞記者要求新聞自由，也不會有這麼多報紙不再用新華社的專稿，而用他們自己的稿件，這也是你們的功勞。如果沒有你們，領導人也不會與你們對話，也不會來這裏看你們，這也是你們的勝利。」蘇曉康說：「你們已取得了非常偉大的勝利。你們第一次在中國教會、正在教會人民和政府如何進行現代政治運動、現代民主運動。你們比政府、比官員、比文化精英聰明得多。4 月 15 日以來，學生運動最值得稱讚的就是你們的理性精神。現在的政府和執政黨，正是民主政治表現得非常無能。我還想說，正因為如此，你們大家要講理性，要教會他們。我們還有沒有理性？（學生高喊：『有。』）那好，如果政府做出讓步之後，我們能用我們的理性回答他們。」嚴家其沒有發表講演，在學生領袖的陪同下走進絕食圈，頻頻向絕食學生們問好。

在溫元凱等人演講過程中，不時聽到學生的悄聲議論，「政府的說客來了，我們可千萬不要上當。」「我們受苦受累，他們卻想摘桃子。」「不要聽信他們的言行。」「想不到他們也沒有骨氣！」「我們不要說客！」「以為我們什麼都不懂，只會教訓人。」最後，封從德對著絕食學生大喊：「同學們，同學們，現在跟我唸三遍《絕食宣言》！」頓時，響起一片「絕不停止絕食」、「絕不撤離廣場」的呼喊。11 時半許，勸說無效的十二名學者、作家離開廣場回到統戰部。閻

明復、李鐵映對他們的努力表示感謝，派車送他們回家。

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稱：「《光明日報》原總編輯方恭溫召集于浩成等十二人與學生代表王超華商談，共同起草一份對時局的緊急呼籲，要點仍然是要求政府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承認非法的學生組織，嚴家其、溫元凱還跑到廣場為絕食學生打氣。」

到 10 時，已有十多名絕食學生暈倒或胃痙攣，被急救車送往北京急救中心。

10 時，數十人打著「市民聲援隊」橫幅到廣場聲援絕食學生，許多圍觀民眾紛紛加入。這是市民首次自發組織的遊行活動。

11 時，廣場上的人數逾十萬。數百名天津學生騎車抵達北京。午夜時分，空曠的廣場風大氣溫低，絕食學生們擠在一起禦寒。

午夜 12 時，新華社發出〈首都高校數百名學生的絕食請願活動繼續進行〉的新聞稿。

天津市　清晨 6 時，南開、天津大學、河北工學院、天津師大、天津紡織學院、天津商學院等校約七百多名學生，騎自行車從南開出發，赴京請願。學校和公安局做了勸阻工作，但學生執意不聽，公安局遂派出警察沿途維護秩序。途中，有的學生散發傳單，有的學生演講，部份學生先後攔截十幾輛卡車搭車進京。還有一些學生乘火車進京。

呼和浩特市　上午，爆發迄今規模最大的、有三千多名學生參加的遊行，口號有「人民需要一個廉潔的政府」、「打倒官倒，消除腐敗」、「擁護共產黨」、「警察愛人民，人民愛警察」、「人民萬歲」、「聲援北京學生的愛國行動」，橫幅標語有「撕破內蒙古裙帶關係」、「教師、教授除了良心一無所有」、「物價不能再漲了」、「賓士（汽車）獻總理，洋房獻部長，我拿？獻人民」、「為民主自由人權奮鬥」、「為民請願死而無憾！」

青島市　中午 12 時半，山東海洋大學約五百名學生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新聞自由」、「打倒官倒」等口號遊行，下午 1 時許到達市政府遞交請願書，提出三條要求：1.聲援北京學生絕食。2.政府拿出誠意和學生對話。3.要求新聞自由。獲得市政府答覆後，學生於下午 2 時半返校。

瀋陽市　晚 8 時 20 分，遼寧大學二千多名學生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絕食，呼喊「沒收官倒贓產，用來辦教育」、「《世界經濟導報》萬歲」等口號。10 時 20 分，市政府用二十輛大客車送學生回校。

---

1 見於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一書第二百八十一、二百八十三頁。
2 見於《王丹回憶錄》一書。

北京學生絕食請願第三天，絕食學生人數增至二千多人。前往廣場聲援的人從凌晨到深夜絡繹不絕，廣場上人數經常保持數萬人，多時達十幾萬人。從今天開始，在知識界帶動下，北京出現各界大遊行、大聲援的高潮。

法新社北京消息：蘇聯外交部發言人吉羅西莫夫週一（5 月 15 日）在此間說，正在中國進行訪問的戈巴契夫希望與中國學生會面。吉羅西莫夫稱學生「是中國公眾的代表」。

在天安門城樓西側觀禮臺，北京 3209 廠工人劉強、北京鐵路分局北京列車段列車員白東平等人開始籌組「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白東平擔任聯絡負責人。

凌晨，廣場上有三萬多人，多數是學生，官方預定的清場未能進行。北京公安局日前宣佈：自 5 月 15 日上午 8 時 30 分至下午 8 時 30 分，以及 5 月 16 日上午 8 時至中午，關閉廣場。

凌晨零時 40 分，逾百人打著「北京工人」橫幅，呼喊「聲援學生」、「提高工資，降低物價」等口號抵達廣場。

絕食學生展開激烈爭論，是否為官方歡迎戈巴契夫儀式而讓出廣場部份場地，絕大多數人不同意。凌晨 3 時多，吾爾開希在絕食團廣播中激動發言，論述讓出廣場部份場地的重要性，以個人名義請求絕食團東移。「讓出半個廣場，表示我們的誠意！我們要愛國呀！」一些學校的旗幟開始東移，但絕食學生並沒有移動。

凌晨 3 時 55 分，以青年為主的近千人打著「市民聲援隊」橫幅抵達廣場，呼喊「學生萬歲」的同時，還呼喊「取消國庫券」、「控制物價」等口號，格外引人注目。

上午

閻明復、胡啟立到李鵬辦公室，明確提出，只有承認四二六社論有錯誤，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才能緩和當前緊張局勢，並強調這是惟一的辦法。李鵬不同意，說四二六社論有什麼錯，難道現在還不是動亂嗎？認為惟一辦法是中央團結一致，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李鵬請他們向趙紫陽轉告他的意見。到晚上李鵬得到趙紫陽的回答：如果中央不肯認錯，那他也沒有什麼辦法了。

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紛紛貼出《緊急通知》或廣播宣傳，稱「廣場已到最危險的時候，同學們趕快去聲援」。

北大、清華、北師大等校學生繼續張貼大字報。清華一份大字報稱，「中國最大的官倒—康華公司四處活動，正在以重金收買各高校學動領袖及對話代表，望廣大同學警惕，不要在戰勝高壓之後倒在糖衣炮彈下」。北師大發現一份英文雜誌的影本，上有鄧小平的照片，下寫「他能平息這次學潮嗎？當學生反叛的時候」「我們不需要慈禧當政」。

劉再復、嚴家其等學者和新聞從業者約五、六百人到廣場聲援，劉再復等人表示，政府如再不答應學生的條件，也要絕食。

7　時多，高自聯、絕食團就是否為官方歡迎戈巴契夫儀式讓出廣場部份場地而發生分歧，一種意見是學生隊伍移向廣場東側，讓出西側；第二種意見是堅持原地不動；第三種意見是把學生隊伍拉到天安門城樓兩側，夾道歡迎戈巴契夫。直到中午，意見仍相持不下。有些學生隊伍已開始向廣場東側移動。

到 7 時半，已有四十一名絕食學生昏倒送醫救治。不少醫生站在救護車旁隨時準備救援，許多醫學院學生為絕食學生分發水、葡萄糖、藥片。有些絕食學生甚至拒絕喝水。

8　　時半，全國學聯、北京市學聯邀請各高校四十三名學生與李鐵映、閻明復、尉健行、杜導正、袁木、何東昌、安成信、孫琬鐘（國務院法制局局長）、陸宇澄在全國政協禮堂對話，其中有高自聯成員一人、校系自治會成員六人，一人中途退場抗議。北京石油大學、北航、北京外語學院、北師大、北京農大、北京經濟學院、北大、北京科技大學、中央民院、政法大學等校學生發表了意見，話題圍繞如何評價這次學運，要求對學潮做出正確評價。李鐵映發言說：「黨和政府的領導人已在多次講話中肯定了廣大同學的愛國熱情和善良願望。但是目前整個事態還在進一步發展，有些事情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希望廣大同學用自己冷靜理智的行動，讓實踐和時間對這次學潮做出評價。」閻明復發言說：「我除了對學生在四二七、五四遊行未向政府申請並得到批准這一點表示遺憾外，對整個學運的主流是肯定的，但對這期間出現的一些問題也感到憂慮。現在一些學生正在廣場絕食，已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我們國家的形象，我希望同學們用自己的行動證明自己是有理智

的。」對話持續近三個小時，由於未就評價這次學運達成共識，對話宣告失敗。

9 時 20 分，天安門廣場絕食指揮部宣告成立，柴玲任總指揮，統一領導絕食請願活動。

12　時，戈巴契夫乘專機抵達首都機場，楊尚昆在機場舉行歡迎儀式。由於臨時改變歡迎儀式地點，戈巴契夫檢閱陸海空三軍儀仗隊時沒有鋪紅地毯。

中午，高自聯發布聲明：（一）呼籲社會各界通過各種管道再次向政府施加壓力，維護和肯定同學的正義要求和行動，要求政府儘快正確客觀評價這次學潮。（二）希望全體教師充分配合同學的正義行動，實行全市總罷教。（三）希望全體師生及社會各界大力宣傳學生正義行動，聲援絕食。（四）絕食行動由絕食指揮部指揮，希望各校自治學生會積極配合。我們不是顯示威力，我們要解決問題。

中午，不時有社會各界人士到廣場聲援。一名幹部寫條子給絕食學生：「政府的腐敗最可怕，希望有良心的中國人參加今天下午知識界、工商界的遊行請願活動。」幾位年輕警察寫紙條給絕食學生：「同學們，人民警察支持你們，無論哪一級官僚下令鎮壓，我們決不會動手。」有人緊急建議高自聯派學生到工廠、街頭巷尾呼籲救救絕食同學。香港中文大學的五位學生也來聲援，在絕食團廣播中說：「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堅持下去，香港同學支持你們，希望你們堅持對政府的要求，繼續努力。」

北京市公安局稱：至中午 11 時，廣場上達十五萬人，東西長安街交通阻塞，致使戈巴契夫的國賓車隊改線繞道去釣魚臺國賓館，嚴重影響了國事活動的正常進行。

12 時 15 分，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的午間新聞節目播放了戴晴等十二名學者作家的《我們對今天局勢的緊急呼籲》。

12 時半許，北大約一千名教職員工到廣場聲援，許多教師與絕食學生相擁而泣。一些教師在遊行途中散發傳單，呼籲北大全體教師罷教，稱「學生已決意獻出生命，身為人師何能無動於衷」。

下午

封從德等學生將兩個高音喇叭安在廣場紀念碑附近的華燈柱上，建立了絕食團廣播站。通過廣播徵集了男女播音員各一人，北京廣播學院的王童和北師大的女播音員。許多專業播音員前來應徵，其中一名中央電台的播音員說：「白天我是政府的喉舌，晚上我要做人民的喉舌。」

清華學生在廣場紀念碑東南角建立了「清華人之聲」廣播站，隨即改名為「學運之聲」。廣播站成員主體來自於清華校內的自由廣播台，有李健雄、孫曉東、李東峰、張磊、許順等人，周鋒鎖任責任台長。學運之聲廣播站獨立於絕食團、高自聯，定位為「自由論壇」和「救護聲援協調中心」。清華學生具有技術和團隊協作的優勢，學運之聲廣播站的廣播效果和影響力很快超越絕食團廣播站，成為廣場學生的神經中樞。（5 月 23 日清華學生大部份撤離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移交給廣

場學生指揮部。）

一份《北京市民告全國同胞書》傳單提出：「每個有良心的市民都支持學生：1.要求政府承認學運是正義愛國行為。2.出於人道主義，政府應儘快與學生平等對話。3.開放報禁，新聞自由。4.廢除北京遊行十條。5.打倒官倒，公佈政府官員財產。6.穩定物價，防止通貨膨脹。」

全國人大代表黃順興（來自臺灣）發出公開信，呼籲北京市民快到天安門「救救孩子」。這是首位全國人大代表公開發出同情和支持學生的呼籲。

解放軍駐京部隊某部一百零八名官兵發表支持學生公開信，全文如下：「驚聞絕食勇士已絕食五十小時了，我們不禁淚如泉湧。你們不愧是中華民族的驕傲，民主自由的先驅。我們堅決支持你們—為自由勇於獻身的絕食英雄們！請記住：槍桿子裏面出政權，我們武裝力量永遠是你們的堅強後盾，我們決不會盲從任何有害於學生的命令，頭可斷，血可流，民主自由不可丟！戰友們，請你們保重身體，堅持到底就是勝利！儘管我們不能到現場為你們助威，但我們的心是相連的，我們時刻關注著你們。絕食戰友們萬歲！駐京部隊某部一百零八名官兵向絕食同學及聲援同學致以崇高的革命軍禮！1989 年 5 月 15 日 13 點」

1　時半，絕食指揮部在廣場舉行中外記者會，柴玲介紹了絕食的原因、經過、規模和學生的要求，「到現在為止，參加絕食請願的有北京三十一所大學的二千三百多位學生。經過 四十九個半小時，到中午 1 時 25 分，已有五十四位學生送醫。我們的行動受到首都各界的支持，但政府至今沒有做出能夠滿足廣大同學要求的表示和行動，希望記者真實全面地把情況告訴全國和全世界人民。」一位救護隊學生介紹了絕食學生健康情況，目前二千多名同學健康受到極大損害，一是中暑危險，一是低血糖休克痙攣，預計今晚將有大批同學倒下。目前急需大量開水，市民送的不夠，供應不上，防暑急救藥品告缺，同仁醫院送來二百七十箱葡萄糖。目前附近醫院也缺藥，感冒也在發生。呼籲全國人民、醫務人員行動起來，保護學生健康，幫助救護。有記者提問：絕食指揮部是組織決策機構嗎？柴玲回答：絕食指揮部不是決策機構，參加絕食指揮部的資格是，有決心用自己的生命來保護同學生命的人，目前已有十多名學生參加絕食指揮部。柴玲說：「絕食學生的要求很簡單，就是公正評價學運是愛國民主的，不是動亂，可沒有一個領導人敢來說這句話。絕食的目的一定要達到，否則將用生命來實現誓言。」柴玲激動地流淚表示：「如果政府再拖延對話，繼續對學生的要求置之不理，就在廣場自焚。」

「絕食學生將自焚」這一消息傳到各高校，引起許多師生關注，紛紛趕到廣場聲援，打出「孩子們沒有錯」、「動亂之源，在於腐敗」、「我們和絕食同學同在」等橫幅、標語。

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廣播說，38 軍的幹部拒絕執行廣場清場的命令；一百零八名駐京部隊官兵來信支持學生；幾十名警察同情學生運動，罵政府是「流氓政府」。

整個下午廣場一直處於沸騰狀態。從 2 時起，北京理工大學、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一些教職工前來聲援。中央美院青年教師打著五十米長的橫幅，上書「門前連日動地聲，千呼萬喚是民情，莫說學生不足論，滿

懷憂患九州同，健全法制唯民主，清除腐敗立新風，治國貴在誠以信，何患天下不太平。」北大三十多名教授、講師打著「北大教工誓與同學共存」橫幅，一位頭髮花白的老教授握著絕食學生的手說：「你們是中國的未來，辛苦了！」北京科技大學教師帶來十多件棉衣，讓絕食學生晚上禦寒。

從 2 時起，三萬多名知識界人士陸續從各單位出發，4 時許，在復興門立交橋匯合後沿長安街遊行前往廣場。作家趙瑜擔任遊行總指揮，嚴家其、包遵信、柯雲路、錢理群、王魯湘等人走在最前排，舉著寫有「中國知識界」大字的橫幅。學生糾察隊沿途維持秩序，街道兩側擠滿了圍觀民眾，歡呼助威。知識分子集體示威遊行，在中共建政四十年以來尚屬首次。

遊行的組織者們沒想到會來這麼多人，包遵信等人曾估計，最理想的能有近百人，最少只有幾十人。鄭義、趙瑜曾私下決定，就是幾十人也要將遊行進行到底。

參加遊行的單位約二百三十個，包括高校、科研機構、新聞機構、文化出版機構。北京的高校幾乎都參加了，科研機構有中國科學院、中國社科院、中國農業科學院、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北京市規劃設計院以及許多研究所，新聞機構有《人民日報》、新華社、《科技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國青年報》、《國際商報》、《亞太經濟時報》、《文藝報》、《中國音樂報》等，文化出版機構有《開拓文學》、作家出版社、《大學生》雜誌社、北京圖書館、魯迅博物館、魯迅文學院等。中國郵電部、中國核工業部、中國銀行等單位部份職工參加了遊行。

參加遊行的大部份是高校的青年教師、科研部門的青年科技工作者，還有相當一部份是高校和科研部門的碩士、博士生，少部份是中老年的教授、副教授和研究員、副研究員，著名老教授費孝通、馮友蘭出現在北大的遊行隊伍中。這些中老年知識分子幾乎都是第一次參加示威遊行，青年教師吳仁華在政法大學的隊伍中帶領呼喊「老九老九，一無所有，教授教授，越教越瘦」等口號，起初中老年教師大都不敢跟著呼喊，後來就跟著大聲呼喊了。

參加遊行的記者、編輯人數逾千人。《科技日報》記者走在新聞界隊伍前列，《文藝報》記者打出「新聞是人民的心聲，不是一人的喉舌」標語，《國際商報》打出「新聞不講真話有礙安定」橫幅，作家出版社、《大學生》雜誌、《報告文學》編輯部人員高呼「有錯就改」、「人民有知情權、議政權、監督權」等口號，《中國音樂報》記者高舉「讓世界充滿愛」橫幅。《人民日報》記者走在新聞界隊伍末尾，高舉「我們有良心」牌子。新華社員工是首次打著新華社橫幅遊行。

中國社科院的研究員、副研究員高呼「學術自由」。一向默默地從事科研工作、平常不過問政治的中國科學院的自然科學家們，喊出了政治性極強的口號：「衛星已上天堂，民主仍在地獄」、「我們要科學，也要民主」。聲學研究所、物理研究所的專家高呼「十年了，老九還是老九」，大氣研究所打出「自由不在，知識何用」標語，電腦研究所專家打出「中國不要太上皇」橫幅。北京圖書館、魯迅博物館的專家、國

家氣象局的專家打出「無法再沉默」標語。魯迅文學院的橫幅寫著：「良知和正氣，不能彎不能斷。」

大部份單位都打著「聲援學生」一類的標語，呼喊內容類似的口號，主要有：「學生的行動是正義的」、「孩子們沒有錯」、「政府儘快對話」、「憂國為民，學生怎是動亂」、「立即為學生平反是政府唯一的出路」、「摘掉動亂帽子，別再製造大冤案」、「黨要有勇氣為學生運動正名」。北京科技大學教師呼喊的口號有：「學生挨餓，教師難過；教書育人，首先救人；政府不救，人民難受。」

知識界大遊行不僅鼓舞了學生，也震動了市民。一位市民說：「秀才們都上街了，說明我國的政治改革非要進行不可。」一位五十歲蹬三輪車的人說：「這些有學問的人是不會胡鬧的，他們知書達理，他們遊行一定有道理。」一位參加遊行的青年作家說：「我們以今天的行動證明，中國的知識分子並不都是缺鈣的軟骨病患者。」中央政策研究室人員說：「5 月 15 日知識分子的遊行表明，在今後中國改革進程中，知識界是一個不容忽視的利益集團。」

5 時許，知識界大遊行的先頭部隊抵達廣場，在紀念碑西北角坐下。王魯湘宣讀了《五·一六聲明》。嚴家其、包遵信、徐剛（詩人）、鄭義對絕食學生發表演講。包遵信說：「我們的政府到現在還沒人出來講話，這是一個無能的政府，你們的肩上承擔著中國現代化的希望，今天首都二百多個單位、四萬知識分子參加遊行，對你們表示支持，向你們表示敬意，崇高的敬意！今天我們支援你們，同時我們也發表個聲明，我們向你們表示：我們四萬知識分子在你們的鼓舞和感召下也站起來了！為了全中國的自由，全中國的民主化，同你們戰鬥在一起！最後，我還是代表四萬知識分子向你們表示崇高的敬意！」鄭義說：「今天，首都的知識界代表整個中國知識界走到了街頭，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第一次站起來了！所有參加絕食的同學們，所有參加這次偉大愛國民主運動的同學們，你們是我們的老師。是你們教育了我們，使我們站起來了，我們跟著你們走！今天我們的遊行隊伍有好幾里地長，我們的隊伍有好幾萬人，這顯示了我們知識分子的一種獨立的力量。我們要繼承魯迅先生，要挺起脊樑做人，要和民主的先驅們，要和我們親愛的同學們戰鬥在一起。」嚴家其說：「我，我們願意和同學們一起。我們和同學們一起渡過困難時期。你們一定會勝利！希望你們會勝利！中國的民主一定會實現！同學們萬歲！」徐剛說：「我們不會忘記今天這個時候，我們相聚在天安門廣場，被人看不起的臭老九站起來了！站在同學們的面前，對學生說，你們是我們的老師。我們把眼淚灑在長安街上，為這個苦難的民族擔心。我相信我們的苦難將會結束，我們的明天將會到來。勝利是屬於大學生的！」他們的演講得到學生的熱烈歡迎，掌聲不斷。隨後，全場高唱《國歌》、《國際歌》。

5 時 10 分，三十多名《工人日報》、《北京週報》、《經濟日報》等報社的記者打著「首都青年記者聲援學生」牌子和「新聞自由」橫幅，手拿記者證、工作證，繞紀念碑遊行兩周。5 時 20 分，逾百名市民打著「聲援學生運動」橫幅，高喊「學生萬歲」、「聲援學生」等口號，通過絕食學生隊伍北側。一位坐在三輪車上的工人在身上寫著「我

是北京紅星機械廠的，叫石和平，我支持你們的行動」。

晚上

6　時許，北大副校長陳佳洱帶領教師聲援隊伍到廣場，並通過絕食團廣播站講了幾句話，對絕食學生表示慰問和支持。有人在長安街打著「全國萬民聲援學生」、「北京萬民請願團」橫幅，數百名工人、市民跟著遊行，其中一些人手揮工作證、工會會員證。

北師大合唱團學生在廣場為絕食學生慰問演出。

截止晚 7 時，暈厥、中暑、脫水的絕食學生逐漸增加，送醫院治療的八十一人，搶救治療的五十一人，尚未發現絕食學生中有臨危病人。北京市已給絕食學生送來葡萄糖生理鹽水五千袋（瓶）。北京市政府文教辦公室從北京市醫藥總公司調運葡萄糖生理鹽水六千袋（瓶）備用。北京市衛生局在友誼醫院、積水潭醫院、朝陽醫院、天壇醫院組織了二線搶救隊，每個搶救隊都做好了開赴廣場的準備。每個醫院都準備了接納 二十人的搶救場所和設備。

7　時，楊尚昆在大會堂為戈巴契夫夫婦舉行歡迎宴會。戈巴契夫夫婦與李鵬夫婦交談時情緒很高，談笑風生。戈巴契夫說：蘇聯處於一個大變革時期，各個方面都在變，變得太快了固然不行，變得太慢了更不行。外國評論，經濟改革中國走在前頭，而政治改革蘇聯走在前頭，你們以為如何？李鵬說：各國有各國的情況，各人走各人的路。宴會期間，有廣場上學生和打著工人旗幟的隊伍在大會堂外請願，呼喊口號。

9　時許，逾萬名學生和民眾站滿大會堂東門外的所有台階，齊聲呼喊：「對話！對話！」呼喊聲響徹整個廣場。9　時半許，由於人潮洶湧，與軍警發生推擠。學生絕食團派學生糾察隊前往維持秩序，有學生代表以揚聲器勸告人們不要前往大會堂，並說大會堂台階上的人身分不明、用意不明，勸告人們不要支持，以免破壞學運。

11 時，北大的學生攔截了十輛 332 路公共汽車和一輛卡車，組織二千多人到廣場聲援，行駛至動物園時，經　332　路車隊領導和司機勸說，學生下車散去。

至午夜，仍有四萬多名學生和民眾滯留在廣場。

全國各地許多地方出現遊行示威等活動，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上海、太原、杭州、成都、香港等地部份學生相繼絕食。

陝西省　上午 8 時，延安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呼喊「聲援北京學生行動」、「要民主、要自由」、「發揚延安民主精神」等口號，在延安市內主要街道遊行。11 時，遊行學生衝擊中共延安地委大院，遞交了請願書，並要求對話。下午　2　時，學生衝破武警的警戒線進入地委辦公樓內。經勸導，遊行學生於下午 4 時半返校。

下午 1 時半，陝西工學院八百多名學生在收看中央電視台關於北京學生絕食的報導後，打著「聲援絕食」橫幅，攔截車輛到漢中市遊行示威。

上午 9 時，西安市逾萬名穆斯林民眾遊行，抗議《性風俗》一書出版發行，其中有陝西師大、西北大學五百多名學生，還有西安公路學院的十幾名蘇丹、葉門等國的留學生。遊行民眾向陝西省政府遞交了一份請願書。下午 2 時許，遊行結束。

黑龍江　下午，黑龍江大學等十幾所院校三千名師生遊行，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打倒官倒」、「打倒腐敗」等口號。下午 3 時 50 分，遊行隊伍集聚黑龍江省政府前，一位青年教師宣讀《哈爾濱高校學生聲援請願書》，要求省長邵奇惠出來接收請願書。

安徽省　下午 6 時，安徽大學七百多名學生遊行到中國科技大學、安徽農學院，隨後，三所學校近千名學生遊行到安徽省政府。晚 9 時在合肥市政府前面廣場靜坐，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凌晨，蕪湖教育學院門口發現「民主萬歲、愛國無罪」大標語。安徽師大學生宿舍貼出「聲援北京大學生絕食靜坐行動」等標語。

河北省　晚 8 時，唐山工程技術學院四百多名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鄭州市　晚 6 時多，鄭州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在河南省委前遊行，隨後又遊行到河南省政府前，聲援北京絕食學生，要求與省委、省政府領導人對話。遊行學生於次日凌晨返校。晚 7 時，河南工學院、糧食學院逾千名學生遊行，至次日凌晨陸續返校。

四川省　晚 8 時半，重慶大學研究生第 12 宿舍樓掛出「聲援北京學生！同學們，積極行動起來，為自由、民主、科學而吶喊！」等標語。晚 7 時 50 分，四川美術學院、重慶師院、重慶大學約八、九百名學生遊行，到重慶市政府靜坐，經勸導，學生全部返校。

晚 9 時，成都教育學院、四川醫學院等校二千多名學生在成都市區遊行，要求實況轉播北京學生同中央領導的對話，要求同四川省委、省政府領導對話，否則將罷課、絕食。至次日凌晨 6 時，遊行學生散去。晚 10 時，四川大學、成都科技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等校逾二千名學生先後在成都市區遊行。遊行學生手挽手，糾察隊維持秩序，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打倒官倒」等口號。

湖北省　晚 10 時半，美國之音播送北京學生絕食消息後，武漢大學幾百名學生遊行到武漢水利電力學院，隨後兩校共約一千二百名學生打著橫幅，呼喊「打倒袁木」、「打倒官僚」、「打倒腐敗」等口號，遊行到湖北省政府前靜坐、演講，要求對話。圍觀民眾約二、三千人。另有五、六百名學生衝進省委、省政府領導住地，經勸說，於次日凌晨 4 時許離去。

天津市　晚 11 時，南開、天津大學四、五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上海市　晚上，從北京返回上海的七人請願團成員在復旦、華東師大發表演說，呼籲聲援北京絕食學生。隨後，五百多名學生在復旦校內遊行。

蘭州市　晚 11 時半，蘭州大學逾千名學生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消除腐敗」、「打倒官倒」等口號，遊行到市中心廣場。

南京市　南京部份高校貼出許多大小字報，介紹北京學生絕食請願情況。南京大學學生組織糾察隊，佔領了校廣播室，廣播了《罷課宣

言》，號召教師罷教、學生罷課。南京大學一百一十七名教師聯名發表聯合聲明，聲援北京學運。法律系一名青年教師公開聲明退黨。南京大學貼出一份《退團宣言》，已有七名學生簽名回應。部份教師貼出給校領導的公開信，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並拍電報給《中國青年報》、《科技日報》轉北京絕食學生及全國學界，以示聲援。

山西省　太原、臨汾、榆次、太谷等地的高校學生近八千人，分別步行、乘汽車和火車聚集到太原市遊行，前往山西省政府和五一廣場，呼喊「聲援北京學生」、「要求對話」等口號。

上午，山西大學等二十一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呼喊「打倒官倒、反官僚、反腐敗」、「強我中華、興我教育」、「強烈要求省委省政府主要領導同學生對話」、「黨指揮槍？槍指揮黨？」、「中國的戈巴契夫在哪裏？」、「還我資源，還我山西」、「除了良心，一無所有」、「媽媽我沒有錯」等口號。遊行於下午 5 時結束。

遼寧省　晚 8 時至 11 時許，遼寧大學、瀋陽航空學院、瀋陽師院、瀋陽體育學院等校約五千多名學生遊行，抵達省政府，衝擊武警排成的人牆，要求與省領導對話。市公安局出動二千多名警察維持秩序、疏導交通。至次日清晨 6 時許，學生返校。

西寧市　下午 3 時許，青海民族學院部份學生和湟中、大通、化隆三縣的穆斯林民眾二萬多人，參加由西寧市穆斯林捍衛聖教尊嚴聯合會組織的遊行，抗議出版《性風俗》一書，呼喊「擁護黨的民族宗教政策」、「世界穆斯林團結起來」、「伊斯蘭教不可辱」等口號，到青海省政府請願，省政府接待了遊行民眾推選的十七名代表。

海南省　晚 11 時，海南師院四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香港　為了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六十多名香港大專學生開始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前靜坐，其中十多人絕食。一名學生說，他們的絕食行動會進行到北京學生停止絕食為止。

北京學生絕食請願第四天，絕食人數增至三千一百多人，已有六百多人次暈倒。社會各界更加關注和支持絕食學生。

北京各高校陸續貼出大字報，或利用學生組織廣播，號召教師罷教，聲援絕食學生。人民大學的《罷教宣言》稱：「絕食學生未回校上課前，決定罷教。」水電學院的大字報說：「臭老九，如今又排行第幾呢？放下粉筆，高擎旗杆去抗爭吧。」北京語言學院六十多名教師簽名的大字報《語言學院教工強烈呼籲》，要求各界對絕食學生給予必要援助，呼籲新聞界客觀報導絕食事態，讓大家瞭解事實真相。北京語言學院師生已為絕食學生捐款二千餘元。北師大有七十名教師簽名的《呼籲書》稱：截至 5 月 16 日晨，已有一百多名學生因絕食而昏倒，我們心如刀割。黨和國家領導人應本著關心群眾、愛護學生的精神，深入到廣場絕食的學生中去，不拘形式，不講條件，和學運的實際領導人對話，接受學生的合理要求，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妥善結束學生的絕食行動。

越來越多的絕食學生送醫救治，而官方依然對學生的要求置之不顧，這讓許多學生感到悲憤，許多標語、橫幅反映了學生的情緒，主要有：「總理總理，總是不理，再當總理，人民不理」、「李鵬不敢出來是孬種，如果沒有這種能力就請下來」、「小平辛苦了，請退役」、「軍隊姓人民，不姓楊」、「腐敗影響人民形象，請願增添民族光彩」、「學生運動不是動亂」、「趙紫陽、李鵬到學生中來」。北大學生在甘家口打出「流氓政府、無恥下流」橫幅。

職業高中、普通高中的學生和民主黨派機關首次上街遊行，包括中國民盟中央機關及民盟北京市委機關、民主促進會、農工民主黨、臺灣民主同盟等中央機關的部份幹部。民革中央幹部打著「世界潮流浩浩蕩蕩，順之者存逆之者亡。」（孫中山語錄）標語牌，九三學社幹部呼喊

「李鵬下台」。一些工人遊行聲援學生，首都鋼鐵公司三十多名工人打著「首鋼能來廣場，何談不敢來」橫幅，三十多名環衛工人舉著「環衛工人和學生同心」橫幅騎車遊行，幾十人打著「石化職工聲援團」牌子，呼喊「石油工人一聲吼，地球也要抖三抖」口號。北京汽車製造廠一些工人也到廣場聲援。

從上午 9 時到下午 6 時，社會各界遊行聲援的人數總計達三十多萬。橫幅主要有：「政府：你打算讓學生餓多久？」、「孩子們沒有錯」、「拖延真誠對話，就是殘害學生」、「聲援學生，救救學生」、「接受條件，平等對話」。主要口號有：「不能坐視學生餓死」、「惜我學生，悲我政府」、「聲援學生有理，抗議政府無情，學生有好歹，人民不答應」、「廣場無水無食，學生危在旦夕」、「與學生共存亡」。

從打出的旗幟看，包括以下單位：1.新聞出版界：《人民日報》、《光明日報》、《北京日報》、《中國體育報》、《工人日報》、《法制日報》、《中國文化報》、《中國婦女報》、《北京晚報》、《中國機械報》、《中國食品報》、《消費時報》、《社會保障報》、《中國青年報》、《健康報》、《金融日報》、《團結報》、《華聲報》、《文摘報》、《中國青年》雜誌、《瞭望》雜誌、人民出版社、中華書局、商務印書館、《當代》雜誌、大百科出版社、作家出版社、《中國橋》雜誌、《世界知識》雜誌、《北京週報》、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2.文化藝術界：中國文化藝術聯合會、中國文聯、中國作家協會、中國戲曲協會。3.民主黨派：中國農工黨、國民黨北京委員會、九三學社、中國民主同盟會、旅歐同學會。4.醫院：積水潭醫院婦產科、中日友好醫院、北京醫院、協和醫院。5.其他單位：中國社科院法學研究會、中國科學院、中國化工部六百三十四所、國家地震局、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中國歷史博物館、故宮博物院、中國民航、首都鋼鐵公司、西苑飯店。另外還有：北京第 2 中學、北京第 5 中學、北京第 16 中學、北京第 27 中學、北京第 72 中學、北京第 101 中學、北京第 105 中學、北京第 190 中學、北京第 201 中學、北京地安門中學、北京育才中學的學生、北大附中。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全天，有數十萬人上街遊行，聲援學生。廣場人最多時達三十萬人左右。據不完全統計，參加今天遊行聲援的有報社、雜誌社約三十九家，科研單位二十家，中學、中專二十一所，工廠企業七家，民主黨派五家等，共一百二十多個單位。其中大部份是中央所屬單位。

劉強、白東平等人在天安門城樓西側觀禮臺宣告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成立，用高音喇叭反覆呼籲聲援學生，打倒「專制獨裁」。宣佈該會登記人員已有四百零一人。

據北京急救中心的醫生介紹，「絕食學生最大的問題是脫水，其次是腹瀉，因為不少學生喝了冷水或不潔水。」

凌晨零時 30 分，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向廣場絕食學生發表廣播講話：「近日來，北京一些高等學校的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要求與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對話。現在，黨中央和國務院領導

同志與同學們的對話已經開始，還將多層次、多管道繼續進行。廣大青年學生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黨和政府正在研究，採取切實措施和步驟加以解決。6　月下旬，全國人大常委會議將把群眾關心的若干熱點問題列入主要議程，通過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解決問題。這些都需要有一個穩定的局面，現在最需要的是冷靜、理智、克制、秩序。當前，中蘇高級會晤已經開始，這是舉世矚目的大事。會晤的成功符合中蘇兩國人民的利益，也有利於世界的和平和穩定。希望同學們以大局為重，不要做有損於國家尊嚴和利益的事情。現在，由於同學們靜坐絕食時間較長，夜間氣候較涼，有的同學已出現病情。黨中央、國務院領導同志對此十分關切，希望同學們儘快返回學校。我們也希望學校領導、老師、家長做好勸說工作，動員同學們回校。」該廣播講話後，絕食學生有增無減。

凌晨 1 時 10 分，柴玲等學生宣佈取消在廣場自焚的計劃。

凌晨　2　時，陳明遠在廣場發表演講：「學生的請願與十年動亂是毫無共同之處的。」「在我們的基本民主權利，在我們的人權，在我們的憲法得不到保證的情況下，我們迫不得已才罷課了。」「我們的基本要求，首先就是希望政府能夠理解我們。在全國人民都理解我們的情況下，希望政府能正式宣佈我們這次學運是一次正義的愛國的民主的和平請願，是一次民主運動，而絕不是動亂。」

上午

中國官方取消原定的戈巴契夫到廣場紀念碑獻花圈的活動。

清華、理工大學、科技大學、北師大、北京外語學院等校學生在東長安街、王府井大街、東單等地演講、募捐。不時有人往募捐箱裏扔錢，捐錢的有大人、小孩、工人、農民、機關幹部、知識分子，並有不少外地人。有人送來汽水、果汁、葡萄糖、保健藥品等。一位售貨員送來茶水說，「我有三十年工齡了，我很同情你們，但我不能去廣場，一去就要停獎金和工資。還要被開除，沒辦法。」

北京市委市政府指示北京市商業委員會緊急調運四千頂草帽，從北京醫藥總公司調出供千人服用的防感冒、防中暑、防腹瀉的中西藥送到廣場，交給北京市紅十字會負責發放。北京市環衛局調出兩輛灑水車，並預備了臉盆、毛巾供絕食學生使用。

鄧小平在大會堂會晤戈巴契夫。鄧小平說：我們這次會見的目的是八個字：「結束過去，開闢未來」。會晤雙方宣佈中蘇關係正常化。數以千計的學生、民眾集聚在大會堂外呼喊各種口號。據說大會堂內可以聽到外面的口號聲。

閻明復向趙紫陽匯報這兩天與學生代表的對話情況。閻明復說：「通過與學生的對話，我深深地感到現在學生的情緒特別容易波動，很多學生的心理素質脆弱，高自聯、對話團、絕食團這些學生組織的意見統一不起來，沒有一個能夠把絕食學生勸說回去，一些學者、教授去廣場勸說也沒有效果。所以，我建議，為了使這次學潮儘快得以平息、學生停止絕食，中央必須儘快拿出措施，最好是由你和李鵬同志出面見一下學生，這樣有利於事態的解決。」趙紫陽說：「晚上常委會就專門討

論這個問題，是到非解決不可的時候了。我們拖不起啊。」閻明復說：「我準備下午到廣場去看望絕食學生，再勸一勸學生。但是，我想實質性問題還得由中央來做出。」趙紫陽表示同意。趙紫陽、閻明復都願意在學潮的定性問題上讓步，明白只有在學潮定性的問題上讓步，才能平息學潮，無奈鄧小平、李鵬等人堅決不同意。

中顧委委員李昌到趙紫陽處談話。隨後，李昌動員中顧委委員在他起草的「要求中央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運動」的信上簽名，李銳、于光遠、杜潤生等人簽了名。

清華貼出一份無署名的《宣言》，提出：「堅決支持充分肯定學生愛國運動的紫陽同志」、「李鵬必須辭去總理職務」、「對江澤民撤職查辦」、「委託全國人大籌備成立參議兩院」、「限期結束老人政治」、「軍隊退出國家政治舞台」。

7 時，中央電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對學生絕食請願作了正面報導，比較客觀。

8 時半至 9 時半，絕食團指揮部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舉行新聞發佈會。首先介紹了絕食團總指揮柴玲、成員王丹、馬少方、李錄等，隨後柴玲講話：「從昨天下午 1 時半召開新聞發佈會至今，我們向政府提出的要求仍未滿足。因此我們絕食的決心也沒變。我們在這裏度過饑寒交迫的六十七小時，希望記者能夠把這裏發生的一切真實準確地告訴廣大群眾。」最後回答記者提問。《朝日新聞》社記者問：政府對學生的要求一直未答應，你們是否改變請願的方式？柴玲答：我們將永遠和平請願。香港無線電視台記者問：你們將絕食到何時？柴玲答：我們將一直堅持到昏倒最後一個人。有些事情使人感到困惑，即昨天下午 3 時左右有人要衝擊大會堂，我們的糾察隊員衝過去，手挽手攔住了要衝擊的人群，同時用沙啞的嗓子喊著「請尊重我們的請願活動，不要幹違法的事情。」到晚 7 時多，又有成千上萬激動的群眾匯集在大會堂前，我們的糾察隊員又去阻止衝擊。我在此只想說，如果以後再發生這樣的事情，請記者說句公平話，我們是在保護大會堂，是在維護和平的請願活動。路透社記者問：如果戈巴契夫到這裏來，你們對他說些什麼？王丹答：我們的愛國行動與戈訪華是個巧合，但我們歡迎他這個優秀的改革家。如果他上我們這來，我們要求他從人道主義立場出發勸勸中國政府，不要讓學生做更大的犧牲。問：如果政府一直不理睬你們怎麼辦？馬少方答：我們對三千一百六十名同學的生命負責，如果需要，我們先死。美聯社記者問：你們募捐了多少錢？答：約三萬元。《光明日報》記者問：你們是否向世界衛生組織、人權組織呼籲？有答覆嗎？答：我們向世界組織呼籲，請保護我們這些落後國家的難得人才！（四周熱烈鼓掌）但未答覆。（此時柴玲突然暈倒，被抬走，場內混亂一陣，繼續提問。）《北京晚報》記者問：據說你們中有失控現象？答：內部有分歧是無疑，但這是正常的，沒有失控現象。問：絕食同學們對今晨中央電台對學生絕食的報導有什麼看法，有什麼不符合事實的地方？答：報導說學生增加了一千多名，事實上我們自開始以來，絕食人員一直在二千名以上，到今天早上為止，我們絕食人員已增至三千一百多名。問：閻明復對你們全部活動都表示支持，你們有何評價？答：對他的講話，現在不能確定是否代表中央的精神。如果代表的話，我們從他的談話中

可以認為，中央對這次學運不再認為是動亂了。不代表的話，那只能是他個人的觀點，我們對他個人的觀點表示歡迎，但很遺憾，他不能代表政府。新聞發佈會宣佈結束之際，現場又有一名絕食學生暈倒。

9 時，北京市總工會職工大學教師二百多人、社科院教工近千人、清華三百名青年教師、北航職工等相繼打著橫幅，抵達廣場聲援。南開學生打著「繼承總理遺風，弘揚南開精神」橫幅繞廣場三周。一位天津學生說，天津大學、南開、天津師院、天津紡織工學院等校到京聲援的學生已有一千多人。

11 時許，中央戲劇學院已絕食三天的十二名學生開始在烈日下拒絕進水，蓋著白布單，躺在大會堂北門外，求見中央領導人。絕食又絕水是非常危險的，數輛救護車停在旁邊應付意外，醫生每隔一段時間便以聽診器檢視每一位學生。下午 3 時 15 分，一名學生休克送醫搶救。現場有許多關注的民眾，有的醫務人員眼中含淚。一位停留了好久的老太太哭紅了眼，新華社記者在她的離休證上看到，她叫曾希元，湖南衡陽地區人，今年五十九歲。她泣不成聲地說：「我來京走親戚，看到了這場面，我受不了，我曾是搞地下工作的，也是烈屬，我這輩子也沒怕過犧牲。可這些孩子們太可憐了，他們的愛國熱情我是支持的，但政府說一套做一套，太沒人格啦。」

11 時多，清華軍樂隊學生、北師大自由樂團學生為廣場絕食學生慰問演出。地質管理幹部學院七百多名進修生到廣場聲援。

中午，政法大學學生廣播站廣播了《北京市大遊行總指揮部告全體北京市民書》，要求「全體北京工人、農民、知識分子、解放軍戰士、人民警察、學生以及市民們快上天安門救救我們的孩子。我們的孩子已經絕食七十多個小時了，我們的孩子就要離開我們了。去吧！趕快去吧！為聲援學生絕食鬥爭，抗議政府可恥行為，17 日舉行全市人民大遊行。17 日下午 2 時，各路人馬到天安門匯合。路線：天安門—王府井—美術館—阜外—國賓館—木樨地—天安門，進行環城大遊行」。

中午，《人民日報》二百多名記者編輯舉著「旗幟鮮明反對四二六社論」、「徹底否定四二六社論」、「新聞必須改革」等橫幅，呼喊「為《人民日報》雪恥」口號，抵達廣場後繞場兩圈，受到熱烈歡迎。

中午，廣場學生廣播傳出消息，人民大學已有二十多個系（研究所）教師罷教，直到絕食學生返校。北大、中央民院等校部份教師發表罷教聲明。絕食團指揮部希望北京高校全體教師罷教。

下午

北大貼出包括馮友蘭、張岱年、張士英等著名教授在內的一百四十多人簽名的《北京大學教授支持南京大學教師來電聲明》，稱：「鑑於目前形勢發展嚴重，鑑於何東昌在這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中所表現的冷漠和無能，以及他對十年教育重大失誤所應付的主要責任，我們北大教授堅決聲援南京大學教師倡議，敦請何東昌先生馬上辭職。」有人將該聲明貼在國家教委汽車隊門柱。

中央黨校、中國民航、建築工人的聲援隊伍先後抵達廣場。

北京市衛生局召開在京部份醫院領導及城區衛生局局長緊急會議，要求各醫院不惜代價，全力搶救送醫的絕食學生。市衛生局成立了以副局長高壽征、李長明為指揮的搶救指揮中心，每天安排四個醫院的醫療隊到廣場搶救，同時組織　十二個醫院一百二十名醫務人員日夜輪流值班。

1 時過後，《工人日報》一些記者、編輯抵達廣場聲援。

1 時 40 分許，以中國工運學院師生為主的「工會請願團」到全國總工會遞交請願書。這些學生是來自全國二十五個省、市、自治區地區以上的工會幹部，有的是工會主席。在請願書上簽名的有全國總工會機關、工運學院、《工人日報》等五百多人，要求全國總工會以廣大職工代表者的身分向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共中央表達如下意願：肯定學運是民主的愛國的，真誠與學生及社會各界對話；保障新聞自由；追究以權代法、以言治罪者的責任；懲治腐敗、貪官，推進政治改革步伐；改造官辦工會，實現工會自治。全國總工會副主席朱厚澤出面接受請願書，答應向中央轉達請願書。他說，全國總工會與中央的消息是暢通的，希望大家採取冷靜理智克制的態度，以利於問題的解決。請願結束後，中國工運學院師生打著「工人工人，學生後盾」、「工人階級一聲吼，貪官汙吏抖三抖」、「中國的瓦文薩，你在哪裏」、「改造官辦工會」、「工學並存」、「工人學生，一母同生」、「工會不打麻將了」等標語，遊行前往廣場。

2　時，已在廣場絕食三天的七男一女政法大學學生來到新華門前宣佈絕食絕水。其中的女學生曾罹患肝炎，絕食三天後健康狀況極差。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劉蘇里、吳仁華聞訊從廣場趕至新華社，苦勸學生們不要絕水，學生們不聽勸告。

2　時，《經濟日報》、《體育報》、《光明日報》的聲援隊伍先後抵達廣場。3 時許，新華社聲援團抵達廣場，打著「新華社 5 月 16 日電：今日無新聞」、「解除報禁講真話」。中央電台記者舉著「救救孩子」、「本臺消息：學生們已經餓了三天，5 月 13—？」橫幅，抵達廣場。一些記者在廣場散發《首都新聞界聲援絕食學生的聲明》，並交由學生廣播站播出。

3 時，有三千人聚集在新華門前請願，長安街交通中斷。

4　時，中國知識界新聞發佈會在北大三角地舉行。先由鄭義宣讀由嚴家其、包遵信、李澤厚、劉再復、鄭義、溫元凱、蘇曉康等二百一十多名知識分子連署的《五·一六聲明》，內容：「面對當前的學運，黨和政府的某些領導人是不夠明智的」，「將極可能把一個很有希望的中國引向真正動亂的深淵」。「上海市委停止《世界經濟導報》主編欽本立職務是完全錯誤的做法，是對憲法的極大漠視。」「不實行新聞自由，不准民間辦報，一切關於改革開放的願望與允諾只能是一紙空文。」「把這次學運定性為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動亂是錯誤的。」「解放以來，歷次政治運動的實質就是壓制和打擊不同的政治見解。」隨後包遵信代表劉再復、嚴家其、李澤厚發言，從廣場回來的學生代表發言。北大籌委會宣佈 5 月 17 日下午全市聯合環城大遊行。最後回答了中外記者提出的問題。

5　時，中央民院約四十名青年教師打著「教師絕食隊」橫幅進入廣場學生絕食圈，宣佈絕食，與絕食學生共進退。

5　時許，閻明復在中央統戰部對王丹、吾爾開希說：「已經爭取到政府代表與學生代表的正式對話，而且是電視直播，不過希望學生能先撤出廣場。一旦撤離，立即安排對話。中央電視台的直播團隊已經待命。」他決定去廣場勸學生們撤離，問王丹、吾爾開希是否可以保證安全。王丹說：如果閻部長願意去，我們不敢保證安全，但是會陪同前往。閻明復立即下令備車。[1]5 時 25 分，閻明復乘坐一輛麵包車前往廣場，其司機和十幾名工作人員爭相擠上車同往，數百名統戰部人員夾道鼓掌送行。李鐵映突然出現，也要上車去廣場，閻明復帶著明顯的不耐煩的神情說「你去幹什麼，不要去了。」撥開他的手。長安街上到處都是聲援隊伍，為了節省時間，閻明復下令汽車開進中南海，從天安門城樓附近進入廣場。學生糾察隊拒絕任何人從急救通道進入絕食學生圈，經王丹講明情況，閻明復方被准許進入。王丹、吾爾開希護著閻明復在人山人海中好不容易擠到學生廣播站。

6　　時許，閻明復發表講話，他身穿駝色西裝，沒繫領帶，沒繫扣子，身邊只有一位手持步話機的警衛人員。學生領袖們費盡全力方使數萬名學生安靜下來。吾爾開希抓住麥克風，用嘶啞的嗓音激動地說：「我首先擔保閻明復同志，他是我們的朋友，是一個真正的共產黨員！」面對絕食學生，閻明復激動地搖動麥克風，用顫抖的聲音說：「我只是想說，你們沒有權利這樣自我摧殘，未來是你們的，黨的事業要你們繼續下去。你們沒有權利用生命換取你們的要求的達到！」現場響起一位絕食學生悲愴的聲音：「我們只能這樣！」閻明復說：「你們的精神，已經感動了全國，以這幾天的英勇行為，證明了你們的決心，我相信包括我們中共中央，包括人大常委會一定很快對整個局勢做出全面的公正的判斷。希望同學們這幾天內不要用自己的生命來作為代價，這是我想講的第一點，而且完全從人道主義的角度出發。第二點我想代表中央向同學們保證，同學們所擔心的秋後算帳，絕對不會有的，同學們的行動一定會得到大家的支持。」閻明復最後說：「同學們，特別是在廣場上絕食的同學能夠到醫院去，能夠回到學校；如果同學們對我講的，不相信的話，我願意做你們的人質跟你們回到學校去。我相信真理早晚會證實，這一天會很快到來。」[2]

閻明復的突然到來和講話內容，使絕大多數學生深受感動，他的講話數次博得學生們長時間的熱烈掌聲。但也有一些學生高聲反對閻明復的請求，甚至有十多名學生衝向他，企圖阻止他離去，在學生糾察隊的全力保護下，他才順利乘車離去。

閻明復離開後，王丹、吾爾開希發表講話。王丹呼籲同學們認真思考閻明復的講話，慎重考慮是否接受他的建議。吾爾開希懇求同學們同意閻明復的請求，結束絕食。講完後被抬上了救護車。柴玲、李錄召集各校絕食學生代表開緊急會議，討論是否接受閻明復停止絕食、撤離廣場的請求。緊急會議結束後，各校絕食代表回去統計絕食學生的意見，據說統計的結果是 90%的絕食學生不同意。絕食團指揮部決定：繼續絕食，直到中央接受公正評價學運和平等對話的要求為止。

5 時 40 分，趙紫陽在釣魚臺國賓館會晤戈巴契夫。趙紫陽在會見一開始就說：「經過中蘇雙方的共同努力，今天上午實現了你同鄧小平同志的高級會晤。從 1978 年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鄧小平同志一直是國內外公認的我們黨的領袖。在前年召開的黨的第十三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根據鄧小平同志本人的意願，他從中央委員會和政治局常委的崗位上退下來了。但是，全黨同志都認為，從黨的事業出發，我們黨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需要他的智慧和經驗，這對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仍然需要鄧小平同志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最重大的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同志匯報，向他請教；鄧小平同志也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做出的決策。我這是第一次公開透露我們黨的這個決定。這次高級會晤，也就意味著中蘇兩黨關係的自然恢復。」趙紫陽在會晤中還大談政治體制改革，說不搞政治體制改革，經濟體制改革也搞不下去。中國政治體制改革首先是黨政分開，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積極地推進。

趙紫陽有關鄧小平的談話，當晚經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播出後，在社會各界尤其是在中共高層引起軒然大波，並成為局勢驟變的一個重要原因。李鵬認為，這個談話發表後，局勢進一步惡化，遊行示威的人數和對鄧小平的攻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

趙紫陽說：「鄧對我 5 月 4 日在亞銀會議上的談話是很不滿意的。但他對我同戈巴契夫的談話恐怕不止是惱怒，而是真正傷了他的感情。認為我是推卸責任，關鍵時把他拋出來。這是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我在十三大以後會見外國領導人，特別是兄弟黨的領導人時，總是要把鄧雖退出政治局常委，但他在我們黨內主要決策者的地位並沒有改變這一情況通報他們，這差不多成了慣例。我為什麼這樣做？自從李鵬等人把鄧『四·二五』講話公開傳達後，在人民中引起很大議論，學生、青年對鄧極大地不滿。由於對他談話內容的不滿，進而對他目前所處特殊地位進行非議、攻擊。我聽到不少這樣的議論：政治局常委為什麼要向不是常委的鄧小平匯報？這是不符合組織原則的。甚至還流傳所謂垂簾聽政等等指責的話。因此我考慮，如果通過報導說明這個情況，對於維護鄧的形象會有好處。至少說明不是鄧要攬這個權，而是中央一中全會共同議定了這一條。因此我在會見戈巴契夫時便告訴他，我們黨的 十三屆一中全會鄭重做出決定，在重要的問題上，我們仍需要鄧來掌舵。十三大以來，我們在處理重大問題上總是向鄧通報，向他請教。鄧總是全力支持我們的工作，支持我們集體的決策。本來十三屆一中全會還議定，我們不僅是向他請教，向他通報，而且他還可以在家裏召集會議，重大問題可以由他來拍板。我考慮到群眾的接受程度，有意識沒有說第二點。當時促使我這麼說還有一個原因，這次戈巴契夫來訪是中蘇高級會晤，主要標誌是表現在戈同什麼人會晤。當然中外都知道，所謂中蘇高級會晤，應是戈巴契夫和鄧小平的會晤。但是戈是蘇聯蘇維埃主席和黨的總書記，而鄧不是國家主席又不是總書記，只是軍委主席。因而在我的內心就是想一定要明顯地表現出中蘇高級會晤是戈鄧會晤，不是戈與其他人的會晤。原來外交部的方案是主張淡化處理，既不能迴避，也不要太正式了。不上公報，不搞兩黨會談，要我在會見戈時說：『既然我們兩黨的總書記會晤了，兩黨的關係自然也就恢復了。』但在我會見戈的前

兩天，5 月 13 日我在鄧家裏談戈氏來訪的有關問題時，鄧說了一句話，說他和戈會晤後，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這和原來外交部的方案不同。我非常注意鄧的這句話。正因為上述這些考慮，在戈鄧會晤後，我同戈巴契夫會見的一開頭就說，他與鄧的會見，兩黨的關係就恢復了。接著很自然地我就講了鄧在我黨的地位以及中共十三屆一中全會的決定。我的這篇講話，一舉解決了兩個問題：為什麼鄧戈會晤是中蘇的高級會晤；鄧目前仍是中共最高決策者是中央全會決定的，組織上是合法的。我當時感到這次講得非常得體，既解決了問題，形式也很自然。講話以後，開始聽到的是正面的積極的反映，後來我才知道，鄧的家人及鄧本人對我的講話不僅不高興，甚而非常惱怒。這是我始料不及的。究竟鄧為什麼認為我是有意把他拋出來，推卸責任？是什麼人，如何在鄧面前挑撥的，我至今也不知道。我本來出於好心，在維護他，保護他的形象，而盡到自己應盡的一份責任，卻不料引起極大的誤會，感到我是有意傷害他，我確實對這件事感到很大的委屈。這件事我本來可以不做，何必多此一舉，實在有些懊悔！」[3]

晚上

　　李鵬與戈巴契夫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談。李鵬說，和平與發展是當代各國普遍的要求，對發展中國家尤其需要。中國搞現代化建設不但需要一個和平的外部環境，同時也需要一個安定的內部環境。這些話顯然是針對目前中國發生學潮而言的。

　　一支遊行隊伍舉著長兩米寬一米的標語牌，上寫：「小平辛苦了，你該退役了，人民軍隊姓人民，不姓鄧」。

　　6 時許（公開信落款時間是下午 3 時 45 分），北師大校長方福康教授、清華校長張孝文教授、北大副校長陳佳洱教授、北方交大校長萬明坤教授、北京外語學院院長王福祥教授、人民大學副校長黃達教授、北航校長沈士團教授、政法大學校長江平教授、北京科技大學校長王潤教授、北京農大校長石元春教授聯名發表呼籲書，「真誠地希望廣大同學、教師和社會各界人士，本著對參加絕食同學的生命健康負責，對國家前途負責的精神，共同努力，引導事態向著理智、秩序的方向發展，不要使同學們付出不必要的代價。」「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負責人儘快與同學們直接見面和對話」。中央電視台於晚 7 時半報導了此公開信。

　　絕食進入第四天，絕食學生體質下降，發病率大增，更引起人們極大關切。北京急救中心反映，今天暈倒的學生顯著增加，截止晚 6 時的統計，十九個醫療單位共收六百一十七人，留院觀察二百四十七人。據分析，發病率還將增加，病人出現電解質紊亂、中暑、昏迷和抽風等。有七人病情較重，一人血壓測不出來，已處於休克狀態。

　　在廣場救護的北京二十二所醫院的醫務人員和醫學院校的師生呼籲，要求北京市紅十字會迅速採取措施，以保證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全。有一千二百名絕食學生聯合簽名，對北京市紅十字會及各醫院的醫務人員表示崇高的敬意。

7　時，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高壽征以北京市紅十字會副會長的身分前往絕食團指揮部，與高自聯常委熊煒等人會面。熊煒拿出一份給國際紅十字會、中國紅十字會、北京市紅十字會的呼籲書，宣稱要請國際紅十字會進行干預。經過協商，北京市紅十字會與高自聯達成協議：從 5 月 17 日凌晨 1 時起，由北京市紅十字會全部接管對絕食學生的監護、搶救和治療工作。

8　時，北大部份教師在校圖書館前集會，由下午成立的北大教師後援團負責人張炳九、袁紅冰、陳坡主持，宣讀了《北大教師就目前局勢告全國同胞書》和朱德熙等十位教授簽名的《緊急呼籲書》，要求黨和政府「肯定這次學運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不是動亂」。

8　時許，封從德帶了幾個糾察隊員到大會堂東門，此處集聚了約四、五萬人，東門台階上卻只有一層軍警在把守，比平時少。封從德擔心這是政府製造鎮壓藉口的陰謀，勸說圍觀民眾散去。

10　時，政治局常委召開緊急會議。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及楊尚昆、薄一波、李錫銘等人與會。會議一開始氣氛就顯得緊張，一直爭論不休，至次日凌晨總算達成一項決定：由趙紫陽代表政治局常委向絕食學生公開發表書面談話，闡明中央的態度。與會者對講話內容意見不一，多數人主張只能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要求學生立即停止絕食，黨和政府保證不對學生秋後算帳。趙紫陽則堅持要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愛國熱情與愛國行動雖然只有一詞之差，但卻是爭論的核心。楊尚昆說，若肯定學生是愛國行動，那就與鄧小平講的「這是一場否定黨、否定社會主義的動亂」相違背了。趙紫陽不得不同意使用「愛國熱情」。其實趙紫陽當時就感到時至今日發這篇講話並不會結束學生絕食的，因為學生絕食，強烈的要求是改變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的定性。他感覺這個問題已到了沒辦法繞開的時候了，這個結子不解開，沒有辦法使學生停止絕食。而如果學生絕食的情況拖延下去，將會發生極為嚴重甚至無法預計的後果。因此趙紫陽在臨散會時提出了修改四二六社論定性的問題。這是他第一次在政治局常委的會議上提出這個問題。趙紫陽說，挽回局勢的出路何在？請大家思考。唯一出路在於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李鵬當即表示反對，說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是按鄧的原話寫的，不能動。趙紫陽反駁說，四二六社論是按 4 月 24 日常委會紀要的調子寫的，鄧只是支持了常委的意見。楊尚昆表示提出修改四二六社論將傷害鄧小平。趙紫陽說可以想辦法做到不傷害他，這件事應當由常委集體承擔。還說，我去朝鮮時曾發電報同意鄧的決策，所以我對四二六社論要負責，必要時，也可以說是由我批准的。李鵬竟然說，你這不是政治家的態度。因而修改四二六社論的討論沒有結果。

常委會議上，沒有人質疑趙紫陽在與戈巴契夫會晤時提及鄧小平的那段話。會議期間，從廣場傳來消息，暈倒的絕食學生已有六百多人，有的生命處於垂危狀態。與會者對此感到焦急。李錫銘提議，由北京紅十字會派負責人到廣場爭取與絕食學生達成協議，允許紅十字會運送危急病人去醫院搶救。

李鵬堅持要在政治局常委會開會前與趙紫陽個別談話，李鵬稱「將作出最後的努力，爭取趙紫陽回到黨的正確立場上來」。個別談話時，

李鵬說：我們必須以堅決的態度制止動亂，挽救國家。只有黨中央統一認識，一致團結行動，才能平息動亂，國家才有希望。趙紫陽說：現在已為時太晚了，工人、幹部、知識分子都不站在黨的一邊。我開了工人座談會，工人是同情學生的。（指朱厚澤為他在全國總工會安排的座談會）李鵬說：我也到首鋼開過座談會，工人是支持中央反對動亂的。兩人明顯談不到一起。

10 時半，在北京市高級法院前有幾百名上訪人員聯合簽名，計劃 5 月 17 日到廣場遊行。

11 時，北京市紅十字會組織的救護隊趕赴廣場，進入絕食學生圈，對絕食學生進行檢查，將病情嚴重者轉送醫院搶救，共轉送了四百八十五名絕食學生。救護車不停地穿梭於廣場與醫院之間，淒厲的汽笛聲在夜空中迴盪，使許多市民憂慮得徹夜難眠。

深夜，北京市學聯向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緊急遞交了一份請願書，懇切呼籲中央領導與同學對話。

全國各地出現遊行，波及二十多個城市、近百所高校。西安、吉林，南京、大連等地一些高校學生已派代表赴京。

南京市　凌晨 5 時，南京大學三十多名學生搶佔了校廣播站；早晨 7　時播出罷課宣言，校方隨即切斷廣播電源線。南京大學部份學生組成糾察隊，阻止師生上課。中午 12 時 50 分，南京大學逾千名學生遊行前往市區鼓樓廣場。

成都市　凌晨 2 時，逾千名警察武力驅逐在四川省政府前靜坐的二百多名學生，十多名學生受傷，一些學生被拘捕，一些女學生聲稱遭到警察侮辱。凌晨 3 時許，有學生向北大發電報稱，「成都有一萬名學生罷課、絕食支援你們」。四川大學學生及民眾共三百多人佔領校廣播站，上午 9 時散去。中午，成都科技大學等校三、四千名學生遊行，聚集人民南路廣場，一是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二是抗議警察毆打學生，要求嚴懲兇手。四川大學校長發表講話，表示立即向省市有關部門報告，要求立即追查警察毆打學生一事。下午　2　時，四川師大、成都科技大學、氣象學院、華西醫科大學等校六千多名學生遊行，在人民廣場集會。

重慶市　晚上，重慶大學逾千名學生在沙坪壩區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安徽省　上午，安徽大學、安徽教育學院、安徽醫科大學等六所高校逾千名學生在合肥市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遊行於中午　12　時結束。下午，安徽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等七所高校二千多名學生在合肥市遊行，至下午 4 時半陸續返校。有學生稱，中國科技大學、安徽大學、合肥工業大學明天將派學生代表與省政府聯繫對話問題。下午 3 時，蕪湖教育學院三十多名學生張貼了百餘張標語，並到安慶師大等校串聯，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下午 4 時許，安徽師院二百多名學生到合肥市人代會代表駐地靜坐四十分鐘，稱明天要到市人代會會場遞交請願書。有一教授和學生發表演講，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晚　8　時 40 分，安徽農學院逾千名學生在合肥市遊行。

新鄉市　上午 10 時，河南師大中文系 86 級九十多名學生罷課。中

午 12 時半，河南師大逾千名學生遊行，到市政府遞交請願書，提出河南省委、省政府發電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改組《河南日報》等八項要求，限 5 月 17 日 17 時前答覆。

鄭州市　鄭州大學、工學院、河南醫學院、河南民族學院等十餘所高校的九千多名學生陸續遊行，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打倒官倒、反對腐敗」、「鄭州人覺醒吧」等口號，到河南省委、省政府靜坐請願，要求與省領導對話。晚 8 時，學生全部返校。

河北省　凌晨 1 時半，河北大學、河北農大、華北電力學院、唐山醫學院、唐山工程技術學院等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打倒獨裁」等口號，到保定市政府請願。五百多名學生強行登上火車赴京聲援。晚 7 時，唐山工程技術學院、煤炭醫學院一千五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燕山大學、煤炭管理學院和部份民眾約二千人在秦皇島市遊行，到市委、市政府請願。

太原市　上午，山西財經學院、工業經濟學院、化工學院、電力學院等五所院校一千三百多名學生遊行，其中二百多名學生到市政府和山西省政府靜坐絕食。雁北師範專科學校逾千名學生罷餐。

上海市　上午，復旦部份教師發佈《教師呼籲書》，要求承認學運是愛國的；平等對話，解決學生所提出的一切問題；不對學生打擊報復；恢復欽立本的職務，撤出進駐《世界經濟導報》的工作組。下午 1 時，復旦三千多名學生冒雨遊行，沿途散發傳單《我們的請願》，呼喊「江澤民，你辭職吧，下台吧」、「解放解放，胡說八道」、「光明光明，無光不明」等口號。復旦部份教師、中層幹部參加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簽名。晚上，復旦、同濟、上海工業大學、華東師大、上海水產學院等校四、五千名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要求與市領導對話。晚 10 時，七十多名學生宣佈絕食。

下午，上海市委與知識界人士座談。與會知識界人士對目前事態十分憂慮，認為這是對中央駕馭形勢能力的考驗，如能順利平息學潮，將對中國民主政治進程起到推進作用，若採取強硬措施，將釀成更大動亂。劇作家宗福先說，大學生應理智克制，中央也應開明大度。中科院上海生理研究所所長楊雄里說，中央處理學潮的基本方法是正確的，建議能否採取一些和解態度，在不太重要的問題上退一步，比如學生與政治局常委對話的要求。市作家協會趙長天提出，中央主要領導與工人對話，為什麼不與學生對話，不能意氣用事。與會知識界人士認為，學潮的掀起與中國目前的社會現實是有關的。復旦教授王滬寧說，在舊的政治形態向新的政治形態發展中，學生要求變革是正常的。王新奎說，學潮將是一個長期存在的現象，千萬不可認為這次解決了就能一勞永逸。復旦姜義華認為，這次寒假學生回家看到了許多腐敗現象，這是引起學潮的重要原因。宗福先說，在目前人們普遍情緒冷漠的情況下，學潮是件好事，說明學生還是有政治熱情的。與會知識界人士對四二六社論普遍不滿，認為學潮中有個別壞分子參與，不應影響中央對學生愛國行動的總體評價，不能說成是動亂。姜義華認為，四二六社論導致了 4 月 27 日更大規模的遊行。如果還是用「絕大多數」和「一小撮」去評價這次學潮，對話恐怕難有基礎。上海社科院鄧偉志認為，袁木、何東昌與學生對話的結果很不理想，如官倒、反自由化等問題的回答是糊弄學

生。

武漢市　從凌晨起，武漢大學、華中師大、武漢工業大學等十幾所高校的三千多名學生到湖北省政府靜坐，聲援北京學生絕食。上午，中南財經大學、湖北醫學院、湖北教育學院等校逾千名學生遊行，到湖北省政府前與靜坐的學生匯合。下午 3 時許，華中師大等校二千多名學生加入靜坐隊伍。下午 3 時半，華中師大學生廖寶斌、武漢大學學生劉向陽等人向省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下午 4 時前與省政府對話，否則上長江大橋靜坐。4 時 45 分，靜坐學生離開省政府，前往長江大橋。晚 6 時半，二千多名學生在長江大橋武昌橋頭靜坐，長江大橋公路交通中斷。晚 9 時許，湖北大學、華中理工大學等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抵達武昌橋頭。

青島市　上午 8 時 55 分，山東紡織學院十七名教師和十一名學生打著「聲援北京十二名作家聲明」橫幅遊行，11 時許抵達市政府遞交請願書，隨後被學校派車接回。下午 1 時，青島海洋大學二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並鼓動青島醫學院學生一起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晚 9 時，青島建工學院三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西安市　下午，西北大學一些學生在西安交大校門口進行募捐、演講活動，呼籲罷課，號召赴京聲援。西北政法學院六百多名學生罷課。西安交大一些學生到工廠演講、募捐。

漢中市　下午 1 時半，陝西工學院一千二百多名學生再次到中共漢中地委、行署前遊行示威，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長春市　下午 1 時許，吉林大學、吉林醫科大學、吉林工業大學、東北師大等校三千七百多名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有學生說要到吉林日報社靜坐絕食。晚 10 時，遊行學生返校。晚 8 時，吉林大學首批赴京絕食請願團五十名學生乘火車赴京。

遼寧省　下午，遼寧大學、遼寧建築工程學院，瀋陽航空工業學院等二十所高校逾二萬名學生在瀋陽市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一部份學生聚集在省政府和瀋陽市政府前請願。遊行活動持續到次日凌晨 4 時多。鞍山鋼鐵學院逾千名學生在鞍山市遊行。

哈爾濱市　早晨，哈爾濱工業大學、黑龍江大學、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等十二所高校的近萬名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上午 10 時半抵達黑龍江省政府，遞交請願書。其中哈爾濱工業大學等幾所學校的遊行事先獲得哈爾濱市公安局批准。

杭州市　下午 1 時，浙江大學近三千名學生遊行，呼喊「聲援北京愛國學生絕食」、「反對終身制、世襲制」、「尊重人權、反對特權」、「無能者下台」等口號，遊行於晚 7 時結束。

蘭州市　凌晨 1 時許，蘭州大學四百多名學生打著「聲援北京」橫幅遊行，到火車站廣場集會、演講，於凌晨 2 時半返校。下午 1 時 40 分許，蘭州大學約三千名學生打著「聲援北京」、「自由萬歲」、「理解萬歲」、「新聞自由」等橫幅，呼喊「打倒官倒、剷除腐敗」、「團結萬歲」、「民主萬歲」、「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支持罷課、聲援北京」、「不惜生命，聲援北京學生絕食」等口號，唱著《國際歌》

遊行，下午 2 時 20 分在東方紅廣場集會，宣讀了《清華大學生告全國同胞書》。遊行途中學生曾向民眾募捐。

天津市　下午，由南開學生自治會組織的赴京請願團第二梯隊騎自行車出發。天津大學一千二百名學生乘火車赴京。南開、天津大學、天津師大等校一些學生陸續到天津東站廣場靜坐、演講。截至晚 7 時，共有一千五百多名天津高校學生乘火車抵達北京。

廣州市　晚上，華南師大、華南理工學院、暨南大學等校 2 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海南省　晚上，海南師院一千二百多名學生再次遊行。晚 11 時半後，海南醫學院、教育學院、電視大學等校學生陸續在省政府前聚集，多次試圖進入省政府大門，遭到武警和警察阻攔。官方稱：「有的學生向警察投瓶子、鞋子，雙方未發生衝突。」

呼和浩特市　內蒙古大學「學生愛國運動組委會」在校內公佈其綱領：聲援北京的絕食鬥爭，嚴格與北京學運保持步調一致，與呼和浩特市各大中專院校保持一致。內蒙古大學 四十多名學生高舉「學生愛國運動組委會」牌子，遊行到自治區人大和政府遞交請願書，要求新聞自由，准許民間辦報等。

長沙市　晚 11 時，長沙鐵道學院等近十所高校逾千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絕食，學生於次日清晨 6 時半散去。

江西省　晚 9 時，南昌航空學院二、三百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10 時 45 分，江西師大數百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香港　六十多名香港專上學聯學生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前靜坐。

《明報》報導：目前大陸學運的發展，已使中共高層之間由來已久的分歧加深，強硬派堅持認為，這次學運是一場政治動亂，必須採取強硬措施予以鎮壓；而以趙紫陽為首的一派則認為，學運是一場愛國行動，學生的要求是正當的，必須用推進中國民主政治，加快政治改革的方法來解決，七十五歲以上的老人應全部退下，重新回到中共十三大確定的政治路線。李鐵映、閻明復與學生對話失敗，未能結束學生絕食行動。一時受到壓抑的中共強硬派再度抬頭，趙紫陽為首的改革派嚴重受挫。目前，在中共採取強硬態度時，負責處理學運的喬石、胡啟立均表示再也不願管學運的事，但強硬派已明確指出，如果趙紫陽處理學運失敗，他們就將出面，以高壓措施制止學運。趙紫陽昨日曾登上天安門城樓，用高倍望遠鏡觀察學生遊行和絕食情況。自前日起，天安門城樓上就架起數部攝影機和高倍望遠鏡，不斷有中共領導人去觀察情況。

---

1 周舵說，是他建議閻明復去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

2 參見《北京青年報》1989 年 5 月 18 日報導《我的感情是屬於你們的》。

3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五十二頁。

北京學生絕食請願第五天。官方依然對絕食學生的要求置之不理，隨著絕食學生不斷送醫救治，民眾對政府的怨氣不斷上升，今天北京逾百萬各界民眾遊行，聲援活動達到高潮。參加聲援遊行的有高校和中小學師生、新聞、出版、科技、法律、公交、財貿、商業、郵電、市政、飲食、工廠、企業、醫療、宗教、民主黨派、國家機關幹部、解放軍文職人員等。從早晨開始，一支支聲援隊伍向廣場進發，至中午，二十四條主要街道交通完全中斷，廣場和長安街人聲鼎沸、水泄不通，靠學生糾察隊維持秩序。至下午 3 時，聲援遊行形成大高潮，廣場上擠滿約三十五萬人，人潮還不斷湧來。長安街兩側的一些機關大樓掛出聲援學生的橫幅。北京市委辦公廳稱：據不完全統計，今天，北京有一百二十萬左右的各界群眾遊行，聲援絕食學生。另有報導稱，今天聲援遊行的人數有二百多萬。

北京市公安局稱：據不完全統計，本市有六十餘所高校參加遊行，到廣場的單位還有：中央國家機關、北京市單位（四十六個）：外交部、財政部、國務院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中央宣傳部、中央組織部、航空航天部、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教委、中國銀行、中央電視台、國家地震局、北京畫院、化工部、煤炭部、中央黨校、中國國際電台、機電部 318 廠、中國新聞社、北京市科學委員會、北京電台、核工業部、中國石油化工總公司、建設銀行、中國專利局、中國船舶工業公司、中央編譯局、鐵道部、紡織部、中國對外友好協會、中央團校、臺灣同胞聯誼會、石油情報所、公用事業科研所、輕工部設計院、國家檔案局、新華社、郵電部、商業部、廣播影視部、北京市環衛局、北京電視台、中國雜技團、故宮博物院、工商銀行、全國政協。科研單位（十八個）：中科院地質所、中科院大氣所、國家地震局、地殼所、化工研

究所、計量研究院、煤炭研究院、鐵道科學院、北京建築設計院、中國農機科學研究院、中國藝術研究所、機電部雷達局、中科院計算所、中科院植物所、中國農業科學院、中科院管理幹部學院、中科院教學所、中科院化學所。北京市中專、中學、小學（六十個）：安貞里中學、無線電工業學校、將臺中學、新源里 2 中、光華路中學、朝陽中學有機化工廠學校中專班、第 35 中學、第 31 中學、北京幼師、第 7 中學、第 113 中學、第 77 中學、北師大 2 附中、第 26 中學、電力專科學校、北京護士學校、煤礦學校、第 57 中學、永定路中學、花園中學、二龍路中學、第 50 中學、人民大學附中、石油管道學校、鐵道部幹部管理學校、鐵路師範學校、鐵路第 3 中學、海澱中學、第 25 中學、第 190 中學、第 28 中學、第 39 中學、第 27 中學、第 63 中學、第 43 中學、第 103 中學、第 15 中學、第 40 中學、團結湖中學、北京師院附中、第 2 中學、經濟學院附中、八里莊 2 中、第 55 中學、第 21 中學、第 104 中學、第 70 中學、勁松職業高中、第 14 中學、第 166 中學、司法學校、三里屯 1 中、新源里中學、第 3 中學、第 80 中學、北京財校、王府井小學、東交民巷小學。新聞出版單位（十四個）：《中國日報》、《冶金報》、《團結報》、《中國美術報》、北京出版社、《消費時報》、《中國青年報》、中國新聞社、翻譯文學出版社、《北京日報》、《光明日報》、人民音樂出版社、人民衛生出版社、《北京青年報》。外地大學（二十二個）：吉林大學、吉林研究生院、長春大學、天津貿易學院、華北航天學院、華北電力學院、河北農大、南開、華北工學院、東北航天航空學院、天津民航大學、天津海運學院、天津紡織工學院、南京郵電學院、武漢大學、山東大學、廈門大學、河北大學、天津大學、南京大學、山西大學、臨汾師大。工廠、公司（七十八個）：北京汽車製造廠、第四製藥廠、北京印染廠、707 廠、北京捲煙廠、無線電元件三廠、北京造紙廠、北京水泵廠、605 廠、北京電機總廠、通縣電壓氣廠、北京製藥廠、北京吉普有限公司、中科院印刷廠、第二光學儀器廠技校、506 廠、738 廠、797 廠、北京內燃機總廠、北京電機廠、長空機械廠、北京塑膠三廠、718 廠、738 廠、774 廠、首都汽車出租公司、朝陽區環衛局、707 廠、700 廠、曙光電機廠造紙實驗廠、化工實驗廠、中信公司、環球公司、中國肉研中心、北京郵票廠、絲綢總公司、國際銀燕工程公司、中瑞公司、大華襯衫廠、北京廣播器材廠、元件五廠、電子儀器廠、醫藥器械廠、二機床廠、標準件五廠、塑膠十三廠、青雲儀器廠、北京第二製藥廠、北京輕型汽車有限公司、北京錶盤廠、首都鋼鐵公司、廣播器材廠、電子器材廠、二七車輛廠、北京電子集團公司、北京印鈔廠、第二棉紡廠、起重機械廠、華北石油管理局、管樂廠、新華印刷廠、東風機械廠、液壓件三廠、北京量具刃具廠、供銷社、星河公司、電子管廠、燕京服裝廠、復興服裝廠、北京毛紡廠、電影機廠、第六塑膠廠、新華字模廠、首都汽車公司、北京電子開發公司、北京鑄造廠、1201 廠。醫院（九個）：酒仙橋職工醫院、朝陽醫院、同仁醫院、腫瘤醫院、中日友好醫院、北京第六醫院、首都醫院、北京婦產醫院、豐臺鐵路醫院。民主黨派、群眾團體、宗教（十八個）：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致公黨、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北京市革命委員會、臺灣民主同盟、中國民主

促進會、九三學社、電影家協會、中國作家協會、北京作家協會、中國文化書院、中國旅遊協會、美術協會、中國文聯、東方書畫社、三自愛國會、天主教。農村（二個）：四季青農民、朝陽農民。文藝團體（六個）：中央樂團、中國兒童藝術劇院、中國電影資料館、北京電影製片廠、北京木偶劇團、東方歌舞團。體育界（三個）：中國男子排球隊、中國羽毛球隊、中國圍棋隊。飯店、財貿（七個）：御膳飯店、國際飯店、京都飯店、昆侖飯店、華都飯店、國際藝苑、北京百貨大樓。

今天針對鄧小平的標語、橫幅急劇增多。主要有：「小平你好狠心」、「鄧小平趕快認錯」、「不以一人治天下，豈能天下奉一人」、「重大事情人民知道，最高領袖今日方知」、「不要中國特色的攝政王」、「垂簾聽政，禍國殃民」、「聽小平的？聽人民的！」、「幾千人的生命不如一人的面子」、「不是不理，皇上不批」、「結束專制，還權於民」、「天塌下來，小個子也逃不掉」、「共和國不要西太后」等。一首順口溜說：「小平小平，舉世聞名，一本文選，功成名就，一個兒子，到處逞能，一本畫冊，全家光榮」。

民眾非常不滿北京市委市政府的所作所為，今天不時有遊行隊伍從位於台基廠的北京市委市政府經過，呼喊抗議口號。《人民日報》、北京理工大學研究生、中國化工部化學研究所的遊行隊伍經過時高喊「北京市委，謊報軍情，欺騙中央，罪責難逃！」中國旅行社北京分社、旅遊雜誌社的遊行隊伍在北京市委市政府前停留，呼喊抗議口號。晚上，中國航天部第一研究院的遊行隊伍向北京市委市政府信訪辦公室遞交了請願書，要求轉交國務院。

《人民日報》發表該報記者集體採訪的長篇通訊〈歷史，將記住這一天—首都各界五一七聲援絕食學生大遊行紀實〉，內容如下：

北京，千千萬萬顆心懸繫廣場。一天、二天、三天、四天、五天，近百個小時過去了，在饑渴與烈日的煎熬下，在悲憤的情緒中，絕食的學生已有一千多人暈倒。人體絕食的警戒線是三天，超過，就可能會以生命為代價。「救救孩子！」「救救國家！」萬萬千千的人從心底發出了沉重的呼喚。

一場浩大的、有上百萬人參加的聲援絕食學生的遊行，終於在 5 月 17 日爆發！整個首都都抖動了。

上午起，一支支遊行隊伍從四面八方湧向長安街。東迄建國門立交橋，西至復興門外，十里長街變成了人的潮湧、旗的海洋。中科院數學研究所的汽車上掛著顯目的條幅「陳景潤關心絕食學生」，它表達出知識界的一片愛心。遊行隊伍中，人大歷史系教授韓大成鄭重地說：「我相信這一天一定會記入中國史冊。」遊行隊伍中有鋼鐵工人、建築工人、郵電工人、電子工人、機電工人、汽車工人……打出的橫幅上書寫著「工人階級是學生愛國民主運動的堅強後盾！」農民也來了。北京密雲縣的農民劉大爺告訴同行者：「我今年六十七歲了，這幾天看電視，知道學生在遭罪，太可憐，我就出來了。」

佛教徒也舉著標語走進了廣場，他們上前慰問學生，更望各界「慈悲為懷」。「東北在吶喊！」—來自瀋陽的大學生打著橫幅出現了；「上海同北京同呼吸！」—上海的大學生代表走上了長安街。天津、河

北、河南、浙江……許許多多的外地學生加入到遊行隊伍中。香港學聯的代表攜帶著各校的捐款，也來到廣場中心絕食學生的面前。「救救學生，真誠對話」；「反對腐敗，剷除官倒」；「癌症不除，國無寧日」……遊行的人們大聲發出呼喊，也公開表達出對祖國前途與命運的憂慮與希冀。

「人道！」中國歷史博物館高大建築上飄揚著的寫有這兩個大字的旗幟，道出了廣場上人們的心聲。

從早到晚，數百萬人自發地湧上街頭，數不清的企事業單位的遊行隊伍，儘管必不可免地帶來某些街道的交通阻塞，但是，縱觀整個遊行活動，卻是隊伍整齊，秩序井然，幾乎沒有發生任何意外和事故。

下午 6 時 30 分，東長安街，工人隊伍仍然絡繹不絕向天安門進發。北京汽車製造廠、北京印染廠、北京起重機廠、北京內燃機總廠、首都鋼鐵公司……工人們亮出自己的廠名，高聲呼出自己的心聲：「我們工人來了！」「向學生致敬！」他們是剛剛下班，來不及脫下工作服，便加入了遊行聲援隊伍的行列。

今天報送中南海的來自社會各界的呼籲書中，引起最強烈反響的是《五一七宣言》、《黨員起來，抵制獨裁》、《他們的聲音顫抖，我們的靈魂顫抖》、民主黨派領導人致趙紫陽的公開信、共青團中央的緊急呼籲書。這些呼籲書要求中共中央領導人和政府主要負責人儘快與學生對話，也有的要求中央否定動亂的定性。

凌晨 1 時，北京市紅十字會的八十名會員、十六輛救護車、二輛大轎車，按照市紅十字會與高自聯達成的協議準時到達廣場。凌晨 3 時，廣場學生隊伍中傳出紅十字會是政府派來的，不能信任。凌晨 4 時許，高自聯宣佈北京市紅十字會不受歡迎，將醫務人員趕走。後在一些學生的質問下，才請回醫務人員。

凌晨，趙紫陽代表政治局常委向廣場絕食學生發表書面講話。全文如下：

同學們：現在，我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同志，向同學們講幾句話。

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熱情是非常可貴的，黨中央和國務院是肯定的，同時也希望同學們能夠保持冷靜、理智、克制、秩序，顧全大局，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

請同學們放心，黨和政府絕不會「秋後算帳」。

我還要告訴同學們，中央對大家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我們將進一步研究同學們和社會各界的意見和要求，提出和採取加強民主和法制建設，反對腐敗，推進廉政建設，增加透明度等實際措施。

同學們，建設四化、振興中華的擔子最終要落在青年一代身上，你們為國家和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中央希望同學們保重身體，停止絕食，儘快恢復健康。這樣，中央就放心了，你們的父母、教師和廣大群眾也就放心了。同學們回去以後，中央和國務院的同志還會繼續聽取同學們的意見，同各方面多層次多管道的座談對話都將深入進行下去。

我再次呼籲同學們，停止絕食，祝願同學們儘快恢復健康。

絕食學生普遍認為，趙紫陽這個講話僅表示一種安慰，與以前的說法相比，沒有實質性的新內容，沒有回應重新評價學運和平等對話的要求，因此，不能結束絕食。社會各界也對趙紫陽這個講話大失所望，同情絕食學生的人越來越多，普遍對中央領導人遲遲不與學生接觸很不滿意，要求中央領導人辭職的標語和口號越來越多，憎惡政府的情緒在不斷高漲，聲援絕食學生的隊伍不斷擴大，特別引人注目的是，一些軍人上街支持學生。幾位軍官在分別接受記者採訪時都說，現在軍內的一些校級軍官同情、支持學生。

上午

趙紫陽打電話要求見鄧小平。隨後，接到鄧小平辦公室通知，下午到鄧小平家開會，政治局常委和楊尚昆都到（當時萬里出國了，他每次列席政治局常委會）。趙紫陽本來是要求與鄧小平個別面談，陳述對修改四二六社論的意見。鄧決定到他家開常委會，趙紫陽就感到事情有些不好。

廣場上人數多達數十萬，不同以往的是，工人和其他階層的民眾人數明顯超過了學生人數。外地赴京聲援的高校學生眾多，僅南開、天津大學、河北大學、華北電力學院等校就來了逾萬人。

新聞出版署署長杜導正應邀代退休的六位中共省委老書記起草寫給中共中央的《緊急條陳八條》，建議中央就學運召開政治局全體會議，討論學生的要求，妥善處理。

人民大學貼出署名「中國科學院研究工作人員」（署名者包括著名數學家陳景潤等五十四人）的大字報《誰沒有父母，誰沒有子女》，表示堅持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呼籲中央領導人儘快答覆絕食學生的要求。

7 時 10 分，學生糾察隊在大會堂北側和中國歷史博物館北側設置了兩道封鎖線，理由是給運送絕食學生的救護車讓道，致使這兩處交通堵塞，後被上下班的騎車人群衝散。

10 時 15 分，紀念碑基座有七十多名上訪人員打著「上訪人員聲援學生」橫幅。

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嚴家其、包遵信發起簽署的《五一七宣言》，矛頭直指鄧小平，全文如下：

從 5 月 16 日下午 2 時起，三千餘名同學在天安門廣場進行一百小時的絕食，到現在已有七百多位同學暈倒。這是我們祖國歷史上空前悲壯的事件。同學們要求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要求現場直播和政府對話。面對我們祖國兒女一個又一個倒下去，同學們的正義要求遲遲得不到理睬，這就是絕食不能停止的根源。現在，我們祖國的問題已充分暴露在全中國和全世界人民面前，這就是，由於獨裁者掌握了無限權力，政府喪失了自己的責任，喪失了人性。這樣一個不負責任和喪失人性的政府，不是共和國的政府，而是在一個獨裁者權力下的政府。

清王朝已死亡七十六年了，但是，中國還有一位沒有皇帝頭銜的皇帝，一位年邁昏庸的獨裁者。昨天下午，趙紫陽總書記公開宣佈，中國的一切重大決策，都必須經過這位老朽的獨裁者。沒有這個獨裁者說

話，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就無法否定。在同學們進行了近一百小時的絕食鬥爭後，已別無選擇，中國人民再也不能等待獨裁者來承認錯誤，現在，只能靠同學們自己，靠人民自己。在今天，我們向全中國、全世界宣佈，從現在起，同學們一百小時的偉大絕食鬥爭已取得偉大的勝利。同學們已用自己的行動來宣佈，這次學潮不是動亂，而是一場在中國最後埋葬獨裁、埋葬帝制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

讓我們高呼絕食鬥爭的偉大勝利！非暴力抗議精神萬歲！

打倒個人獨裁！獨裁者沒有好下場！

推倒四二六社論！

老人政治必須結束！

獨裁者必須辭職！

大學生萬歲！人民萬歲！民主萬歲！自由萬歲！

北大貼出近百名北大教師簽署的〈致鄧小平同志的公開信〉，徵集簽名。要求鄧小平「公開承認四二五講話及四二六社論的重大失誤，以緩解當前的局勢」。清華署名「經四班部份學生」的大字報《他們的聲音顫抖，我們的靈魂顫抖》稱：「一個垂暮的老人，一個既非中央委員，亦非人大常委的人，卻代表著我們的黨和國家，去同一個年富力強的國家元首、黨的總書記舉行高級的首腦會晤。這就是中國的形象。這就是中國的現實。」

封從德到學運之聲廣播站，試圖協調學運之聲廣播站與絕食團廣播站的關係，因為廣場上出現了「兩個聲音」，有的絕食學生抱怨，有的絕食學生表示擔憂。封從德提議合併兩個廣播站，由絕食團指揮部統一主導。遭拒絕後，封從德建議兩個廣播站將播音的覆蓋範圍劃分一下，以免互相干擾。學運之聲人員還是不同意，稱「我們是中立的廣播站，不向任何組織負責。」封從德與高自聯常委王超華發生激烈爭論，學運之聲責任台長周鋒鎖勸說封從德離去。

中午 12 時，4 名民主黨派領導人聯名致函趙紫陽，全文如下：

中共中央趙紫陽總書記：

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靜坐絕食仍在繼續中，許多學生的健康和生命處於十分危急的狀態。這一嚴峻的形勢使我們憂心如焚。為了愛護學生，穩定大局，我們特此向您提出緊急呼籲：（一）我們認為，這次學生的行動是愛國運動，學生提出的合理要求與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張是一致的。對於學生的合理要求，我們希望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予以解決。（二）建議中共中央、國務院的主要領導人儘快會見學生，進行對話。

同時，我們也真誠地希望靜坐絕食的學生，為了國家民族的利益，愛護身體，停止絕食，返回學校。

此致敬禮！

中國民主同盟主席費孝通 中國民主建國會主席孫起孟

中國民主促進會主席雷潔瓊 九三學社主席周培源

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發出緊急呼籲書，全文如下：

我們代表全國文藝界對近日來同學們的愛國行動表示敬意！

同學們在廣場絕食請願已經第五天了，不少同學身體已經非常虛

弱，到今晨已有六百餘名學生暈倒。聽到這個消息，我們憂心如焚，寢食不安。我們對同學們的健康和生 命非常擔心。

一個月來，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愛國行動，是十分可貴的，人民已經做出了公正的評價。我們懇切地希望同學們儘快結束絕食，早日恢復身體健康，這是我們文藝工作者的心願，也是全國億萬善良人民的心願。

天安門廣場上的情況絕對不能再繼續下去了，正確的選擇只能是黨和政府與學生立即進行真正平等的對話。我們真誠地希望並呼籲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儘快與同學們直接會面。只要大家都坦誠相見，一定能找到積極解決問題的現實途經。

全國婦聯發出《致全體絕食同學書》，全文如下：

同學們：

你們知道，你們曾經和母親和姐妹一起共享天倫之樂。但是，今天你們絕食請願已經進入第五天了。死亡，威脅著你們的生命，也威脅著每一位做母親、做姐妹、做父兄的心。

我們多希望你們能多喝上一口水，多希望你們能夠早日和同學，和父母兄妹一起共進飲食，為了自己，為了母親，為了祖國。

同學們，你們身上所承負的已經太多，我們相信—你們的母親，你們的姐妹，你們的父兄，以及用不同方式表達同一願望的廣大同學，願意並且能夠為你們承擔你們不可能完全承擔的那一部份。

請相信我們，為了你們能早日進食，為了合理請願要求能夠實現，我們將盡自己的微薄之力，和各界一起去創造良好的環境。我們將以自己的方式，通過不同的管道，把你們，把每一位母親的聲音傳送給黨和政府。我們希望黨和政府能更為積極地去愛護同學，愛護他們的善良之心。

同學們，你們的主要目的其實已經達到，你們不是想和母親說說話嗎？母親已經聽到了。

同學們，熱愛生命吧，今後的路還很長。回來吧，孩子們！

中華全國婦女聯合會 1989 年 5 月 17 日

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發出緊急呼籲書，全文如下：

目前，北京部份大學生在天安門廣場的絕食已經進入第五天，許多學生的身體相當虛弱，情況日趨嚴重。對此，共青團中央、全國青聯、全國學聯感到深切的憂慮和極大地不安。為不使事態進一步惡化和確保學生的身心健康，為了切實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為了祖國和民族的前途和命運，我們緊急呼籲：（一）我們不願意看到學生的生命和健康受到危害，我們也不願意看到改革和建設的進程發生逆轉。我們希望黨和政府的主要領導人儘快到學生中去，充分瞭解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和合理要求，儘快緩解事態的發展。（二）我們認為，在黨的領導下，通過真誠對話，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的建設性對話。我們希望也相信黨和政府會認真吸收廣大同學和群眾的合理要求，痛下決心，克服腐敗現象，推動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健全民主和法制，推進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進程。

冰心、艾青、夏衍、錢鍾書、馮牧等三十多位作家向中共中央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中央負責人與學生直接對話、澄清事實，肯定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並把對話實況進行現場直播。

胡績偉、江平等二十四位全國人大常委寫信建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研究當前局勢。

下午

廣場傳出鄧小平已辭職的消息，頓時一片歡呼聲。一些人抬著棺材遊行，燒毀鄧小平的模擬像，放鞭炮慶賀勝利。

中國官方臨時決定，將戈巴契夫記者招待會地點由原定的人民大會堂改到釣魚臺國賓館的芳菲苑舉行。

陳子明和王軍濤商定，以王軍濤個人名義邀請各界人士組成一個聯席會議，再以聯席會議的名義來影響廣場上的絕食學生。他倆認為事態已十分清楚，如果學生的絕食再不停止，官方勢必要採取鎮壓措施。昨天趙紫陽在與戈巴契夫會晤時透露的「秘密」：在最重要的問題上，中共仍然由鄧小平掌舵。這暗示了他本人已失去影響時局進程的能力。昨天，國家體改委的石小敏和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劉力群轉達了吳敬璉等一批經濟學家的意見，認為改革已危在旦夕，現在是千鈞一髮的關頭，為了挽救改革事業，陳子明、王軍濤等人應當挺身而出，去說服和影響學生，放棄絕食。北京思創技術研究所所長嚴江征從老科學家葉篤正家給陳子明打電話，葉篤正本人也與陳子明通了話，葉拜託陳以前「四五英雄」及前中國科學院研究生會主席的身分，充分利用自己的影響力，來挽救廣場上絕食學生的生命。另有許多人（包括文革時期著名的反林彪的「伊林迪西」大字報的作者，以及張曉剛等一些記者朋友）找到王軍濤，希望比學生更成熟更有經驗的人出面幫助扭轉局面。

中國警官大學七百多名學生主動到廣場承擔維持秩序的工作。北大附中的一些學生在廣場搭起帳篷，掛出橫幅：「你們倒下，還有我們！」

1　時半，共青團北京市委發出《關於當前形勢和團組織任務的對下工作口徑》的電話通知，提出「各行業青年如果要求上街遊行，應當盡力做好勸說工作，要講清現在對學生的關心和愛護是促使事態向緩解的方向轉化，而不是到廣場去聲援學生，那樣做，只能更加有害於學生」等五項要求。

北京市公安局稱：應絕食學生請求，組織八百名幹警到廣場維持秩序。

2　時，廣場上人數約三十五萬人。八個民主黨派和全國工商聯一些成員在「中國的民主黨派」大紅橫幅引導下遊行到廣場。天主教、基督教一些成員打出聲援學生的大標語遊行。有人打著外交部、審計署的大標語遊行。首都汽車公司三十多名司機開著貼有標語的計程車遊行。北京起重機廠逾千名工人參加遊行，巨大橫幅上寫著：「學生挨餓，大哥心疼！」幾百名演藝界人士也上街聲援，著名電影演員姜文與電影《瘋狂的代價》的攝製組成員乘坐一輛大卡車，擊打著一面大鼓參加遊行。

遊行隊伍中還有「上訪人員聲援團」、「失足青年聲援團」、「個體戶聲援團」、「農民聲援團」、「失業的人聲援團」，出現了中央組織部、中央團校、北京市委黨校的旗幟，以及「中新社要當中國之音」的橫幅。

北大貼出大字報《黨員起來，抵制獨裁》，由北大中文系中共黨員曹文軒（副教授）、溫儒敏（副教授）、董洪利（在職博士生）、楊榮祥（碩士生）連署，宣稱「絕不承認鄧小平非組織的不經過政治局正式討論決議的任何個人指令！」北師大、北大、北航等校一些教授紛紛向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緊急呼籲，要求中央領導人直接出面，儘快妥善解決學生絕食問題。朱德熙、馮友蘭、王瑤、苗沐、金堯木、季羨林、聞家駟、段學復、洪謙等十位北大教授在緊急呼籲書中提出：（一）懇請中央負責人發表公開講話，肯定這次學運是愛國的民主的行動，不是動亂；絕不以任何形式對學生秋後算帳；同時承認由大多數學生經過民主程序選舉產生的學生組織是合法的；並承認不以任何藉口、任何名義、任何方式對靜坐學生採取暴力。（二）希望學生從大局出發，停止絕食，撤離廣場，通過和政府對話來解決問題。北師大貼出一份有七十名教師簽名的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緊急呼籲書：「黨和國家領導人應本著關心群眾、愛護學生的精神，深入到人民群眾中去，深入到廣場靜坐絕食的學生中去，不拘形式、不講條件和學運的實際領導人對話，實事求是地解決問題，接受學生的合理要求，以在最短的時間內妥善結束學生的絕食行動。我們的學生平日課程繁重，營養不良，已經經不起絕食的折磨了。我們懇求你們本著人道精神，迅速解決這一生死攸關的嚴重事件，則國家幸甚，學生幸甚。」北京語言學院貼出六十多位教授簽署的《緊急呼籲》，呼籲中央領導人正視絕食學生的要求。

北京外語學院教師、海澱區人大代表吳青在緊急呼籲書中呼籲趙紫陽、李鵬：「（一）親自和學生代表進行平等、真誠的對話；（二）正式肯定這次學運的性質是為了推進民主進程的愛國運動。」北航的海澱區人大代表吳守倫、趙典軍寫信給中共中央說：「全校師生員工及家屬二萬餘人，群情激奮，對中央處理此事的不滿情緒急速增長。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請中央體察民意，順應民心，採取積極措施，主動防止事態繼續擴大。不能把他們推到我們的對立面上去！」

很多基層幹部和職工反映，中央派去與學生對話的人不能做主，說要把學生的要求「轉告」領導人，一「轉告」就無消息，逼得學生不得不要求見總理、見總書記。有的說，對話請願書是學生遞交的，而中央領導卻與工人、新聞界進行對話，這對學生是一種刺激和藐視，給人以「安撫工人階級，孤立學生」之感。

九三學社北京市委發出緊急呼籲，指出「近一個月來，學生們的行動充分體現了他們高度的愛國熱情和鐵肩擔道義的偉大抱負，感動了華夏大地的每一位有良心的人」。

李鵬召集李鐵映、李錫銘、閻明復、陳希同、羅幹、袁木、何東昌等人開會。李鵬隱約透露了準備在北京實施戒嚴的訊息。會後，羅幹簽署了國務院辦公廳起草的《關於勸阻學生強行登乘進京列車的緊急通知》，以電報形式發往各省、自治區、直轄市政府，要求「盡一切努力，堅決阻止學生進京」。何東昌以國家教委名義發出緊急通知，要求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教育部門和高校盡力勸阻學生絕食、罷課、遊行等活動，要極力防止外地學生赴京串聯。

正在加拿大訪問的萬里在會見加拿大總督讓·索維和總理馬爾羅尼時發表對學潮的意見：「我離開中國已近一週。在此期間，北京成了國際新聞界關注的中心，發生了中蘇高級會晤和學生示威遊行罷課、絕食兩件事。」「學生示威遊行要求民主，反對政府某些官員的貪汙腐敗；記者要求新聞自由，黨和政府近來一直在研究如何解決這些問題。我們將發揚社會主義民主，加強社會主義法制，使新聞變得更加開放自由。」

4 時，政治局常委會在鄧小平家召開，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出席，楊尚昆列席，王瑞林擔任記錄。會議是鄧小平決定召開的。趙紫陽首先發言，大意是：現在學潮在發展，形勢在惡化，十分嚴重。學生、教師、記者、科研人員、機關幹部都有不少人上了街，今天估計有三十、四十萬人，工人農民有不少人同情，所以如此，除了腐敗、透明度等熱點問題之外，主要是各界責備黨和政府對學生絕食為何麻木不仁，見死不救。而同學生對話主要卡在四二六社論定性上。四二六社論引起這麼多人誤解，一直對立，總有說不清楚或不正確之處。現在唯一能夠立即見效的，就是必須對社論定性鬆一下口。這是關鍵，可以贏得社會同情。我們給學生脫了帽子，就比較主動了。如果絕食拖下去，死了人，勢必火上加油。如果採取和群眾對立的措施，很可能有全局失控的現實危險。在趙紫陽發言過程中，鄧小平的表情很不耐煩，不以為然。趙紫陽一講完，李鵬、姚依林立即站起來反駁，把學潮升級的責任全部歸結為趙紫陽的亞銀講話。這是趙紫陽第一次聽到他們指責他在亞銀的講話，其激烈程度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但他感覺到，從李、姚毫無顧忌的攻擊，可以看出他們事先與鄧之間已有了默契。胡啟立發言主張修改四二六社論。喬石沒有明確表態。楊尚昆不贊成修改四二六社論，並說廖漢生主張戒嚴，是不是可以考慮戒嚴？本來楊尚昆一直是反對戒嚴的，這時他轉述廖漢生的主張，實際上改變了主意。鄧小平最後講話，講話摘要如下：

形勢很嚴峻，問題出在黨內。全國出問題都是受到北京的影響，因此，要解決問題，先從北京解決起。繼續發展下去，肯定很快就蔓延到全國。如果我們按照四二六社論精神加強工作，進行對話，那麼，積極分子就已組織起來了，搞動亂的開始害怕了，形勢已向逐步穩定的方向發展。

這篇社論是正確的，轉捩點是趙紫陽 5 月 4 日的那篇講話，使人們看到了中央不一致，學生就鬧得更激烈了，很多人向學生靠近。因此，問題出在黨內，解決的辦法，黨內要一致，首先中央要一致，錯了大家負責。沒有這一點精神，還爭論幹什麼，自己宣佈垮臺算了。其實，問題看得一清二楚。現成的例子就是匈牙利，一鬧就讓，讓了一步再鬧，再讓第二步，還是不滿足，再讓第三步，永遠不會滿足，除非共產黨垮臺。中國搞自由化的人也一樣，不達到目的是不會甘休的。如果他們的目的達到了，那麼，要不要中華人民共和國，要不要社會主義制度，要不要共產黨。如果中央旗幟鮮明，不會發展到今天這個地步，發展到了很難收拾的地步。你越讓，他就越要鬧，事情還在發展。不採取緊急措

施，肯定是頂不住的。上海江澤民那裏現在還可以頂住，再發展下去，他們也頂不住了。現在沒有時間來爭論誰的缺點和誰的責任，這些問題可以慢一點解決。第一步是堅決制止動亂的發展，第二步逐漸加以消化。如果中央認識不一致，態度不堅決，採取什麼措施也是沒有什麼用的。

措施不堅決不行，不迅速不行。我想的辦法是戒嚴，只有這個辦法才能夠在較短時間內使動亂平定下來。在戒嚴期間要打擊壞蛋，不打擊這一部份人是不行的，但是人數不要多，少數幾個人。戒嚴就是要動用軍隊，軍隊也要教育好，只要不搞打砸搶，軍隊也不還手。如果衝突起來，碰傷一些人也是難免的。北京警力不夠，要恢復正常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學習秩序，只有宣佈戒嚴。動作要快，準備好了就立即實行戒嚴。目的是為了保護大多數，不要讓更多的人捲進去，陷進去。

戒嚴也是保護大多數，但有些人硬要鬧，而且讓它擴大，也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如果聽其自由發展，比如成為全國性動亂。要安定全國，必須首先安定北京。戒嚴首先要保護黨中央、國務院、重要的政府部門的安全，要保護公用事業的安全，要保護通訊部門和電台的安全。現在社會一片混亂，什麼壞人都出來了，搞打砸搶的也出來了。所以，我們的行動要越快越好。態度要比以前更加鮮明，戒嚴的風不能過早放出去，否則效果就差了。

鄧小平提出戒嚴後，會場氣氛變得十分嚴肅。李鵬首先表示：我完全同意實行戒嚴，這是不得已而為之。姚依林接著表態同意。喬石沒有說話，點頭表示同意。胡啟立沒有表態，還是重複那一句話：「對當前局勢感到憂慮。」趙紫陽表示反對戒嚴，說這個方針我執行不了，提出辭職。但在大家壓力下撤回了辭職請求。在各位常委表態後，鄧小平說：「戒嚴的事由李鵬、喬石、楊尚昆主持，但趙紫陽還是總書記。衛戍區、公安、武警參加外，還要調一些部隊進北京。」接著說：「實行戒嚴如果是個錯誤，我首先負責，不用他們打倒，我自己倒下來。我現在認識到，我在這個時候恰恰不能倒下來，文件我可以不看，但不要讓身體出了毛病，將來寫歷史，錯了寫在我帳上。已經不能考慮別的辦法了，不能再讓，再讓中國就完了，很快就發展成全國性動亂。」「北京變成全國性動亂，比文革還厲害，文革實際上是有領導的，是毛主席領導的。現在好像是來了第二次文化大革命，但共產黨放棄了領導。動亂的真正口號出來了，就是丟掉共產黨，丟掉社會主義。我們這一代人為之奮鬥了一生，這個責任我們是擔不起的，我們這兩代人都擔不起這個責任。許多老同志對現在的形勢很焦急，這是理所當然的，是一種對事業感情的表達。」這時，趙紫陽說：「有決斷比沒有決斷要好，但對現在這個決策我很擔心。」鄧小平強調：「政治局常委會只能少數服從多數，作出決定共同承擔責任，常委一致，政治局一致才是根本的保證。大家統一行動，說話一個口徑，錯了大家共同負責，這是關鍵所在。」趙紫陽說：「對常委大多數人的意見，我只能組織服從，但是我保留意見。」李鵬提出，常委會議經常有人把內容洩漏出去，內部有壞人，鮑彤就是一個。趙紫陽反問他：你這樣講要負責任，你有什麼根據？李鵬說：我有根據，以後告訴你。

6 時許，政治局常委結束。結束前，李鵬向政治局常委提出，晚 8

時常委再次開會，落實戒嚴措施。會議結束後，鄧小平親自打電話給陳雲、李先念、彭真，並由秘書通知鄧穎超、王震和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第二天上午開會，通報北京戒嚴部署情況。

趙紫陽說：「鄧召開的這次決定戒嚴、對學生鎮壓的會上，外電傳說常委開會是三票對兩票，其實根本沒有什麼三票二票的問題。參加會議的就那麼幾個人，作為常委來講，那天到的常委是二比二，一個中立。我和胡啟立主張修改社論，姚依林、李鵬堅決反對，喬石中立，沒有明確表態。根本沒有三比二的問題。當然，如果加上鄧、楊，他們不是常委，如果按到會的人算，他們當然算是多數。實在說，沒有什麼正式常委投票。」[1]

晚上

趙紫陽離開鄧小平家後立即找來鮑彤，說：「下午常委在鄧小平家作了決策，我保留了意見。」趙紫陽當時心情很不平靜，一直在思考：無論如何不能讓自己成為一個動用軍隊鎮壓學生的黨的總書記。他憤然讓鮑彤代他立即起草一封致政治局常委、政治局並報鄧小平的辭職信，內容為：「今天下午常委作出的決策，我服從。但我仍擔心事態難以平息，且有可能繼續擴大和惡化，由我來負責組織執行這一決策，將會是不得力的，因此，我請求解除我黨的總書記和軍委副主席之職。」[2]趙紫陽的辭職信送到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尚未分發出去，楊尚昆就知道了，打電話再三勸趙紫陽收回成命。楊尚昆說，這個消息一傳出去將使形勢更加激化，不能火上加油。趙紫陽接受勸告，次日通知中央辦公廳，「我的辭職信不要發出」，後由秘書把辭職信收回。

趙紫陽召開緊急家庭會議，對家人說：「我的緩和事態的方案沒有被接受，形勢會很嚴峻。如果矛盾激化，在歷史上是說不過去的。我既然在這個位置上，就不能同意這樣做。但是，這樣做我坐牢也是可能的，一定會牽連你們。你們要有這個思想準備。」其妻子梁伯琪和兒女們沒有絲毫猶豫，一致表示支持他的決定，願意與他一起承擔後果。[3]

8 時，政治局常委會議在中南海勤政殿召開，按照鄧小平的吩咐，對北京戒嚴進行具體部署。常委們對戒嚴依然意見不一，爭論激烈，趙紫陽、胡啟立反對戒嚴。李鵬情緒激動，哭著說：「我是烈士後代，北京必須戒嚴。」當談到要趙紫陽主持宣佈戒嚴的幹部大會時，趙紫陽不接受，說「看來我的歷史使命已經完成。」楊尚昆馬上說，現在不能提這樣的事，人事格局不能動。會議確定：5 月 19 日召開在京的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北京戒嚴時間初步定在從 5 月 21 日開始。軍隊的調動則由楊尚昆具體安排。

常委會後，李鵬分別找羅幹、溫家寶、閻明復到辦公室談話，就今天常委會關於戒嚴的決定向他們作了通報。李鵬認為，因為他們在第一線處理動亂，有必要立即把這個重要決定告訴他們。

8 時許，鮑彤在政治改革辦公室召開了一個有高山、顧雲昌等十三人參加的會議，其實是一個告別會，趙紫陽已提出辭職，鮑彤將與他共進退。鮑彤情緒低沉，會場氣氛緊張。鮑彤說有人說他有洩密行為，他

將被停止工作，受中央審查，表示向大家告別。並警示與會者不要當叛徒、做猶大。還慷慨激昂地唸了一首詩：「曾為大梁客，死報信陵君」。（趙紫陽是河南滑縣人，李鵬認為，鮑彤這是對趙紫陽表示忠心不二。）

北京軍區召開緊急會議，第 24、第 27、第 38、第 63、第 65 等集團軍的軍長與會。北京軍區副司令李來柱宣佈中央軍委調兵戒嚴的命令，要軍長們當即表態。第 38 集團軍軍長徐勤先表示：「口頭命令我無法執行，需要書面命令。」李來柱於是要他「給你的政委打電話傳達命令」，徐勤先打電話給第 38 集團軍政委王福義傳達了命令，對李來柱說：「命令我傳達了，我不參與，這事和我無關。」然後就回北京軍區總醫院。徐勤先因患腎結石在北京軍區總醫院就醫，親眼目睹了北京學運的整個過程，理解和支持學生的訴求。楊尚昆知道徐勤先抗命之事後說：「這件事可開不得玩笑！不執行軍令是要依軍法論處！」並將情況告知鄧小平，鄧小平說：「是軍人，誰都不能違抗命令。」徐勤先隨即被撤職、逮捕，後來被軍事法庭判刑 5 年、開除黨籍，在秦城監獄服刑。徐勤先刑滿出獄後對朋友談及此事件時說：「寧肯殺頭也不能做歷史的罪人！」[4]

一支由二百多輛摩托車組成的市民摩托車隊在市區主要街道疾駛，呼籲民眾支持絕食學生，曾到鄧小平住地呼喊「小平出來」。

北大、人民大學等校一些學生到首都鋼鐵公司家屬區呼喊「請首鋼工人支援我們」等口號，呼籲工人罷工。

9 時，政法大學吳仁華、許章潤等七、八名青年教師在中南海新華門前掛上「政法大學教師絕食團」橫幅，宣佈絕食請願。

10 時，中國公安大學逾百名學生打著「警察醒了，維護正義」標語遊行，許多學生身穿警服。

10 時，李鐵映到協和醫院、北京醫院、同仁醫院探視入院治療的絕食學生。李鐵映結束探視後打電話向趙紫陽、李鵬匯報。

10 時，北師大等十二所高校團委書記向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遞交聯名呼籲信，懇請黨和國家領導人正視絕食學生的要求，採取措施，防止事態進一步惡化。北京十四家新聞單位數千名新聞工作者發表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請趙紫陽總書記、李鵬總理到天安門廣場看望絕食學生，並當面答應學生的合理要求，請中央正式宣佈，這次學潮是一次愛國、民主、和平的請願，而不是動亂，請中央舉行有黨中央和國務院負責同志參加的真誠對話，對話的另一方應是絕食學生認可的代表，對話應現場直播。」

北京各高校盛傳：「38 軍從軍長到士兵都拒絕執行廣場清場任務。」當時將徐勤先誤傳為已逝世的徐海東大將之子。

全國二十七個城市的一百七十多所高校、近三十萬學生遊行，聲援北京絕食學生。其中，遊行人數逾萬人的城市有上海、哈爾濱、西安、武漢、長沙、南京、石家莊、蘭州等城市，聲勢浩大的城市還有鄭州、昆明、合肥、保定、南昌、福州、濟南、太原、杭州、桂林、成都、重慶、廣州、深圳、西寧、瀋陽、海口、長春、貴陽等城市。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等地的二萬多名學生到京聲援。

上海市　復旦、同濟、上海工業大學、華東師大、上海交大、中國紡織大學、上海醫科大學、上海師大等二十多所高校部份師生，《解放日報》、《世界經濟導報》、《文匯報》、上海電台、上海電視台等十六家新聞、出版單位及九三學社等單位部份人員，總共四萬多人遊行，橫幅、標語有「小平，誰下台？」、「為了憲法貞操」、「學生絕食垂危，政府人性何在」等。市中心交通癱瘓。

市政府前有一萬人靜坐，絕食學生增加到近二百人。華東師大由十二人組成的絕食請願團已在赴京途中。市委市政府領導就當前形勢和《世界經濟導報》問題與二十二所高校的五十三名學生座談對話。

武漢市　清晨，二十四所高校近萬名學生先後遊行，遊行隊伍中出現「工人聲援團」、「湖北社會科學院」、「華工教師聲援你們」、「《長江日報》支持你們」等橫幅。上午 7 時半，有四千多名遊行學生在武漢長江大橋靜坐，圍觀民眾有數萬人，致使長江大橋交通完全中斷。下午 3 時許，二百多名學生在黃鶴樓附近的京廣鐵路攔截了一列從武昌開往西安的客車和一列貨車，鐵路受阻達三十五分鐘。

江蘇省　上午 8 時，南京大學、南京教育學院等十五所高校的逾萬名學生，以及《南京日報》、《揚子晚報》、江蘇電視台、廣播電台等單位的部份新聞從業者，江蘇省作家協會和《雨花》、《鐘山》雜誌社的二百多人，中共江蘇省委黨校的一些教師，在南京市區遊行，最後在鼓樓廣場集聚，加上圍觀民眾，人數多達十萬人。

數百名學生在江蘇省政府前靜坐。南京大學作家班二十七名學員在校園躺在地上用身體組成「民主」字樣，引來許多人圍觀。下午 1 時，南京師大五十多名博士研究生在校內打出「李鵬、李鐵映、胡啟立、何東昌、楊尚昆、鄧小平必須辭職」橫幅。

鎮江醫學院學生貼出一張大字報，揚言要封鎖滬寧線鐵路，讓全國鐵路交通陷入混亂，使獨裁政府陷入混亂，聲援北京絕食學生。

長沙市　中午 12 時許，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中南工業大學等二十多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湖南日報》、湖南人民出版社等單位部份人員參與遊行。部份學生衝進湖南省委辦公樓請願。《湖南日報》聲援團在省委辦公樓前宣讀《呼籲書》，要求承認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會，保障新聞出版自由。晚上，在中央電視台播完新聞聯播節目後，又有逾萬名學生上街遊行。

太原市　三十二所高校的一萬二千名學生遊行。下午 4 時半，部份遊行學生衝擊市政府，要求與市領導對話。昨天在山西省政府前開始絕食的二百多名學生繼續絕食。已有八百名學生赴京聲援，今晚又有一千五百八十五名學生赴京。部份作家聯合發表聲明，聲援學生。

西安市　西北大學、陝西師大、西安礦業學院、西北政法學院等二十九所高校近四萬名學生遊行，陝西師大、西北大學等五所高校近千名教職工參加了遊行。政法學院、西北電訊工程學院、西北大學、西北工業大學等七所高校的二百五十多名學生先後宣佈絕食。西安交大逾百名學生不顧校方勸阻，乘火車赴京聲援。西安新聞界、社科院、科技界等單位部份人員參加了聲援學生的活動。社會上傳言，如果政府再不出面答覆學生，工人將出來聲援學生。

成都市　十九所高校的逾萬名學生遊行，先後到四川省委、省政府及成都市政府請願，要求與省委領導對話。

昆明市　下午 1 時許，昆明工學院、雲南大學、雲南師大、雲南民族學院、雲南中醫學院、雲南財貿學院、雲南工學院、昆明醫學院等八校約萬名學生打著「聲援北京愛國行動」、「堅決支持絕食鬥爭」、「打倒垂簾聽政」、「首腦更迭法律化」等橫幅，呼喊「打倒官倒、剷除腐敗」、「民主必興、專制必敗」等口號，遊行到東風廣場。下午 4 時 15 分，遊行學生到雲南省政府請願。學生越聚越多，將近二萬人，有的甚至爬上圍牆和房頂，為避免發生傷亡，省長決定讓學生進入省政府大院。經多方做工作，大部份學生陸續離去。晚飯後，雲南政法專科學校二百多名學生前往聲援在省政府院內靜坐的學生。同時，雲南農學院、教育學院、冶金工校等校約二千名學生到東風廣場靜坐。約三百名學生在雲南省政府通宵靜坐，至次日上午 8 時才離去。有六、七百名學生在東風廣場通宵靜坐。

哈爾濱市　二十一所高校的二萬多名學生先後遊行，有少數高校幹部、教師參加，打出「我們不要皇帝」、「鄧小平下台」、「打倒獨裁」等標語、橫幅，一些學生在遊行途中募捐。遊行隊伍聚集在黑龍江省政府前，呼喊口號，發表演講，宣佈成立「哈爾濱市高校學生聯合會」，推舉了臨時負責人，宣佈各高校舉行無限期罷課。

遼寧省　早晨 6 時，九所高校近萬名學生高舉聲援北京學生的橫幅、標語在瀋陽市區遊行，並擬派學生代表赴京聲援。瀋陽高校幾十名學生在省政府前絕食。大連、錦州、本溪、鞍山等市的近十所大專院校，總共有九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西寧市　青海師大、青海教育學院、青海醫學院等校逾萬名學生遊行，並到青海省政府前靜坐，靜坐學生串聯成立了「青海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

蘭州市　上午 8 時開始，蘭州大學、蘭州鐵道學院、甘肅師大、西北師大、西北民族學院、甘肅工業大學、甘肅教育學院等十二所高校一萬八千多名學生遊行，部份高校教師、新聞工作者、中科院蘭州分院科研人員，以及一些單位的職工參加了遊行，遊行於下午 5 時結束。逾百名高校學生絕食。

河北省　上午，河北大學、河北農業大學等校逾萬名學生在石家莊市遊行。八百五十名學生不顧官方勸阻，乘火車赴京聲援。河北師院、燕山大學一些學生組成赴京請願團，準備赴京。河北省各地赴京聲援的學生已有三千多人。

鄭州市　上午，河南大學、河南師大等十多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陸續上街遊行。中午 11 時 15 分，逾千名遊行學生到河南省政府請願。下午 3 時許，部份遊行學生衝入河南省政府大樓要求對話，一名副省長出面與學生對話。七名高校學生宣佈絕食。

天津市　中午 11 時許，二千多名高校學生乘坐長途公共汽車抵達北京，累計赴京聲援學生已達八千多人。

杭州市　上午 9 時，十一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一些高校教師、職工參加遊行，橫幅、標語有「什麼政府？毫無人性！」、「李鵬何在？誠意何在？」、「北京絕食五日，暈倒兩千，不知政府人性何

在？」、「向高級人民法院控訴五位常委無視人民生命的瀆職罪」、「鄧、趙、李快快出來」、「人民總理總不理，不知總理是何理？」、「政府的面子？學生的生命？」等。浙江大學十多名學生宣佈絕食。晚上，聚集在市區武林廣場的學生和圍觀民眾達數萬人。

山東省　上午 10 時許，青島化工學院、建工學院等校四千多名學生打著「打倒官僚，要民主、自由」等橫幅上街遊行。曲阜師大逾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下午 2 時，山東師大、山東大學、山東工學院、山東醫學院、中醫學院等校的八千多名遊行學生聚集在山東省委前，要求與省委領導對話。

廣東省　下午 1 時半，二十一所高校一萬二千多名學生在廣州市遊行，下午 5 時半，遊行隊伍集聚廣東省政府前，進行演講和募捐。上午 8 時，深圳大學三千多名學生遊行，到深圳市政府遞交請願書。孫文學院七名青年教師和四十多名學生在中山市遊行。

江西省　上午 7 時 45 分，南昌市十三所高校的八千多名學生在人民廣場和江西省政府前匯集後遊行，沿途散發了四十多份譴責官倒的油印傳單。下午 2 時 40 分，近三千名學生分批多次衝擊省政府，要求對話。省長吳官正、副省長張逢雨出面與學生對話，學生陸續返校。晚 6 時半，江西青年報部份人員打著「《江西青年報》聲援」橫幅遊行。贛州市、宜春市等地一些高校的學生上街遊行。

桂林市　下午 2 時，廣西師大等三所院校的近二千名學生呼喊「聲援北京學生絕食運動」、「打倒官倒」等口號上街遊行。

福州市　上午，各高校八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於下午 1 時聚集在福建省政府前，要求與省政府領導對話，與執勤的武警發生推擠。

貴陽市　上午 8 時，貴州師大、貴州大學等校一千五百多名學生遊行，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打倒官倒」、「要民主」等口號。隨後，貴州教育學院、民族學院、工學院的幾千名學生加入遊行隊伍。下午 2 時 40 分，二千五百名學生聚集郵電大樓，要求免費發電報聲援北京學運。《貴州日報》、《貴州晚報》、省電台五十多人上街遊行。

烏魯木齊市　新疆師大部份教師打著「聲援北京學生愛國運動，我們都有一腔熱血」橫幅上街遊行。

拉薩市　西藏大學貼出幾份大字報，主要內容是：聲援北京學生，諷刺和抨擊中央領導人。

香港　晚上，約七千名學生、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集會，隨後上街遊行，呼喊「學運不死，民眾萬歲」等口號，分批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請願。

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鄭耀棠、徐是雄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拍發急電給全國人大常委會，促請全國人大常委會督促中央負責人與學生展開對話。他們表示：若絕食學生情況更趨嚴重，或人大常委會不回答他們的要求，他們會採取進一步強烈行動，包括連同香港十多名全國人大代表，要求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有關事件。

美國　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政府避免對示威請願學生使用武力，否則，將嚴重損害中美關係。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四十頁。

2 李鵬認為，趙紫陽兩次對鮑彤談到下午常委的「決策」，這一「決策」很顯然是指北京戒嚴。六四事件後，鮑彤在法庭的辯詞中否認趙紫陽向他透露過戒嚴消息，他不知道戒嚴的決策。

3 參見杜導正《好在歷史是人民寫的—趙紫陽〈改革歷程〉序言》。《*Zhao, Prisoner of the State*》一書稱：趙紫陽在與家人吃晚飯時，告訴妻子梁伯琪和女兒王雁南他打算辭職，他的決定可能使全家人受連累。之後家人打電話告訴了趙紫陽在澳門和海南的兒子，他們都理解並接受父親的決定。

4 參見楊繼繩《中國改革年代的政治鬥爭（修訂版）》一書，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 2010 年 12 月出版。吳仁華《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真相出版社 2009 年 5 月出版。

北京學生絕食請願第六天，三千多名絕食學生的生命安全牽動著全國民眾的心。民主黨派、社會團體及知名人士或致信，或公開發出呼籲書，緊急呼籲中共中央、國務院領導人迅速與學生進行坦誠的對話，盡速解決問題，挽救學生生命。今天發公開信或呼籲書的有：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中國致公黨中央主席董寅初、中華全國歸國華僑聯合會和北京市歸國華僑聯合會、張友漁、王仲方等九名法學家、巴金、張光年等四十一位藝文界著名人士、胡繩、丁偉志、劉國光、任繼愈、呂叔湘等一百九十四名社會科學界知名人士、中國紅十字會，以及《人民日報》、《工人日報》、新華社、《中國青年報》、《農民日報》、《科技日報》、《經濟日報》、《光明日報》、《中國婦女報》、《北京日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國際廣播電台、《中國日報》等十四家新聞單位部份人員。《光明日報》稱：「今天，本報陸續收到一些政協常委、民主黨派、人民團體、文化出版機構和留學生的呼籲信。人民懇切地希望黨政最高領導人以國家民族的大局為重，肯定愛國民主的學生運動，以避免目前局勢的進一步惡化。其中有全國政協常委程思遠、賈亦斌、中國農工民主黨主席盧嘉錫、臺灣民主自治同盟中央委員會、中國作家協會書記處。」

聲援學生的遊行隊伍聲勢浩大，總人數逾百萬（有報導稱逾二百萬）。下午的瓢潑大雨也沒能澆滅人們的激情，大多數遊行隊伍冒雨前行。除教育界、科技界、國家機關外，一個顯著的特點是工人占很大比重，包括輕工、紡織、化工、建築、機電、冶金、儀器儀錶、電子、商貿、旅遊等系統。工人遊行有幾個特點：1.幾乎都是乘坐大小車輛。2.不像學生有統一的指揮，各單位自成一體，口號五花八門。3.捐錢送物數量數額較大。北京東風電視機廠捐款二萬並贈送電視機，北京紡織一

廠捐款一萬。給學生送的物品有飲料、營養品、被褥、餡餅，總之是生產吃的送吃的，生產用的送用的，幾乎沒有空著手來廣場的。據官方不完全統計，北京市工業系統約有一百四十七個單位的職工參加遊行，其中五個單位因職工遊行而停產：北京電視機廠、國營 618 廠（永定機械廠）、北京第一機床廠、菲力浦有限公司、北京無線電廠。

一位空軍中士和一位身著便衣的軍人騎自行車，舉著一面上書「軍人聲援」旗幟。他說，支持學生的軍人很多，不少人穿便衣加入遊行隊伍，主要原因是對黨和政府主要領導人不及時出面與學生對話不滿。逾百名北京警察學校學生身穿警服，分乘四輛大卡車遊行，口號是「人民警察愛人民」，人們報以歡呼。四季青、玉淵潭等地農民打著「農民來了」、「愛國無罪」標語遊行。中央黨校幾百名師生乘坐幾輛卡車、大客車，高舉「中共中央黨校師生聲援團」橫幅和一塊「緊急呼籲」標語牌。一些人打著「中共中央統戰部」、「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中央文獻研究室」、「中央農村問題研究室」、「國務院農村問題研究中心」的橫幅或旗幟遊行。

遊行的橫幅、標語、口號依然豐富多彩，許多針對鄧小平、李鵬，主要有：「一人退休，全國歡送」、「風雨兼程為民主」、「剷除上層垃圾」、「錢可扣，職可掉，聲援學生志不移」、「賣掉賓士降物價」、「退掉皇冠增工資」、「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不可沽名學霸王」、「共和國不會忘記」、「爭取民主在今天」、「主人靜坐絕食，僕人大吃大喝」、「獎金可以不拿，民主不可不要」、「要國家？要太子？」、「七十年天安門之魂不死」。

不少單位給絕食學生捐款，全國總工會向北京市紅十字會捐款十萬用於救治絕食學生，四通公司捐款五萬，農工民主黨捐款一萬多，中國殘疾人聯合會捐款十萬。

大遊行導致主要交通幹線的四十九條公交線路受阻。中國官方說：「長安街交通混亂，處於無政府狀態。」但有媒體報導稱：「遊行人數達二百萬以上，車輛有幾萬部之多，但秩序良好。所有的人員、車輛都聽學生指揮。遊行的車輛太多，影響廣場救護車的通行。廣場學生廣播站反覆呼籲大家幫助維持『生命線』（即救護絕食學生通道）的暢通，多次緊急調動糾察隊疏通。」學生糾察隊負責人對記者說，經過幾天的辛勞，糾察隊員的力氣都快用盡了。

凌晨，廣場絕食學生流傳「中央領導要到廣場來」，但等到早晨 7 時仍未見動靜，十分失望。高自聯一位成員對記者說：「目前要結束絕食的最好辦法，就是中央領導人走到學生中來，肯定學生的愛國熱情。有這一點學生就滿足了。」中央領導遲遲不到廣場看望學生，不與學生對話，使許多學生的心都涼了。

凌晨 5 時，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前往協和醫院、同仁醫院探視住院治療的部份絕食學生，芮杏文、羅幹陪同，希望學生早日恢復健康，儘快結束絕食，到醫院接受治療。住院的絕食學生已達三千五百零四人，其中三十二人病情嚴重。趙紫陽說，同學們要求民主和法制、反對腐敗、推進改革的熱情非常可貴。中央對同學們提出的合理意見和要求非常重視，一定會積極認真地研究大家的意見和要求，改進黨和政

府的各項工作。黨和政府與學生的目標是一致的，沒有根本的利害衝突，可以採取多種方式溝通思想，解決問題，不要採取絕食的方式。你們很年輕，為國家、為民族做貢獻的時間還很長，要愛惜身體。趙紫陽等人向為救護學生而不辭勞苦日夜工作的醫務人員致意，希望他們精心醫護，使同學們早日恢復健康。這次探視活動由中央辦公廳安排，李鵬開始說不去，當去醫院的車子開動時又趕來了，他聽說趙紫陽要去醫院才改變了主意。

凌晨 5 時 50 分，北京市公交總公司七十輛通道式公共汽車駛進廣場，提供給絕食學生用以避雨，天氣預報次日將有雷陣雨。

清晨，趙紫陽修改完成辭職信，全文如下：

中央政治局、常委並小平同志：我考慮很久，因為我的認識水準和思想狀況，我對小平同志和常委會議做出的關於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方針，沒有辦法執行。我還是保留我原來的意見。為此，我請求辭去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的職務。

趙紫陽 5 月 18 日

隨即將辭職信以特急件送交楊尚昆。楊尚昆一看到辭職信，立即打電話勸阻，趙紫陽同意暫不辭職，改為休病假。

上午

趙紫陽給鄧小平寫了一封信，再次陳述了他的意見，希望鄧重新考慮。並挑選、附上一些人的信件。最近幾天，一些知名人士和中共黨內老同志紛紛打電話、寫信給中共中央和趙紫陽，要求正確對待學運，承認學生的愛國行動，改正對學生的錯誤態度，其中有一些一向受鄧小平器重的像李一氓這樣的老同志。趙紫陽雖然明知希望不大，但仍願意作後一次努力。原信如下：

小平同志：

現送上幾位有影響的老同志的呼籲，望一閱。

現在形勢十分嚴重，最緊迫的事情是讓學生停止絕食（這是最受群眾同情的），避免死人。而學生答應停止絕食最關鍵的要求就是摘帽子，改變四·二六社論的定性，承認他們的行動是愛國運動。

我反覆考慮，覺得我們必須痛下決心做出這個讓步，只要我們主要領導人親自到群眾中去宣佈承認這一點，群眾的情緒就會大大緩解，其他問題才好解決。

即使我們需要採取維護秩序的堅決措施，也必須先走出這一步然後才好行動。不然，在眾多群眾嚴重對立的情況下採取強硬行動，可能引起威脅黨和國家命運的嚴重後果。

我懷著萬分憂慮的心情，再次請你考慮這個建議。

趙紫陽 5 月 18 日

如同趙紫陽所料，信發出後沒有任何回音。

7　時許，高自聯廣播了部份軍官給中央軍委的信、中宣部新聞局部份人員給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的信、首都新聞工作者給中共中央的信。部

份軍官在信中提出四條要求：絕不要鎮壓學生，像「三支兩軍」那樣幹出親痛仇快的事；敦促政府領導人放下架子，到絕食的學生中與學生對話；關心絕食學生的健康，命令在京的部隊醫務人員給絕食學生治療；促進軍隊改革，軍隊領導幹部帶頭退出進口轎車，軍隊是國家養的，國家經濟滑坡，軍隊應該削減經費。中宣部新聞局部份人員在信中緊急呼籲：不能滿足一般的勸說，要從全局出發，採取措施解決問題：1.趙紫陽、李鵬、習仲勳應立即與學生代表對話，對學潮性質做出明確結論，對全國廣播。2.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應召開會議，研究形勢。3.動員各界做絕食學生的工作，有關部門要發表講話，停止絕食。4.關心絕食學生健康，保護學生生命安全。5.緊急通知各地防止事態擴大。

從昨晚至今晨，一批批外地高校學生抵達北京。先是河北省各高校的二千多名學生打著「聲援首都絕食學生」橫幅來到廣場，接著有山西、天津、吉林、河南等地的學生來到廣場。來自西安的三百六十四次旅客列車，在北京站下車的幾乎全是赴京學生。赴京學生有的代替北京學生擔當糾察任務，有的在長安街來回遊行。鄭州大學學生打出「絕食絕水絕情絕義」橫幅。今天共有外地四十多個學校的二萬多人分乘四十一趟列車赴京聲援，天津、河北的人數最多。北京火車站負責人表示，如果廣場絕食的局面持續下去，赴京聲援的學生繼續增加，北京站的運輸將受到巨大衝擊，直至出現混亂狀態。現在國務院要求鐵道部保煤保糧食保物資運輸。大量學生進京後，要把他們送回去，增開一列旅客列車，要少開七列貨物列車，這就使得各地急需的糧食和物資不能及時運出去。

中共元老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軍委委員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等開會。會議決定：一、於 5 月 21 日零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施戒嚴。二、5 月 19 日晚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三、由楊尚昆負責，立即部署軍隊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行動計劃，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四、向徐向前、聶榮臻兩位老元帥通報北京當前的形勢及黨中央、中央軍委即將在北京市區實施戒嚴的決定。五、鑑於目前北京乃至全國的緊張局勢，立即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發出通報，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黨委要在中央召開黨政軍大會後對戒嚴表態。

萬里在溫哥華回答加拿大總督索維夫人有關中國學潮問題時說：中國十年改革開放取得很大成績，但政治體制改革的步伐慢了一些，民主發揚不夠。現在學生、知識界、工人要求民主、反對腐敗的行動是愛國行動，是督促加快改革的愛國行動。

北大部份教職員工決定組織第二批教師員工絕食團，接替第一批絕食學生，以此督促中央答應學生的基本要求。

9 時許，胡啟立到李鵬辦公室建議李鵬會見絕食學生代表。李鵬覺得已決定調動軍隊戒嚴，現在是向搞動亂學生公開表示中央態度的時候了，所以欣然同意。

包遵信、項小吉、楊濤、嚴勇、張炳九、張偉國、呂嘉民、楊浪、王捷、柯雲路、陳子明、閔琦、陳小平、楊百揆、鄭棣、畢宜民等人在薊門飯店召開各界聯席會議的首次籌備會議，王軍濤主持。陳子明首先

講話，說時局的發展要求知識分子把幕後的影響方式推到臺前，通過精英講話影響學生，學生講話影響全國民眾。並表示社經所將為會議提供後勤服務，說完先走了。王軍濤說明會議的宗旨是：現在廣場上學生和政府的對峙局面帶有很大的不確定性，可能會辜負大家的希望，現在需要籌備成立一個社會各界協商會議，屁股坐在學生方面影響運動進程；同時開展院外活動，推動全國人大用表決手段解決問題。包遵信說，做這項工作單靠我們這些人不行，建議動員一些社會賢達，像周谷城、費孝通這些老前輩，他們說話比較有份量。會後，陳子明、王軍濤、陳小平碰頭時，陳子明問為什麼會上沒有明確提出要學生停止絕食。王軍濤說，從會上的氣氛看，感覺提出來也不太可能通過，就把議題給修正了一下，先討論把廣場秩序化，防止意外發生、防止死人。三人商議後決定第二天的會議要明確提出停止絕食問題。

王丹被叫到中央統戰部，知識分子局局長陶斯亮告訴他，李鵬要跟學生代表對話。事發突然，臨時聯絡了吾爾開希、王超華、程真、熊炎、邵江等十幾人，出發前約好，為了避免七嘴八舌，統一由王丹、吾爾開希對李鵬講話，其他人補充。

一個自稱是吾爾開希秘書的北師大女學生到絕食團指揮部轉告吾爾開希的通知，很快可能與政府領導人對話，請絕食團指揮部也派人參加，車子已在廣場東南角等待。封從德認為，對話應是對話團的事，對話團更有準備。現在絕食團指揮部忙著將絕食學生轉移到車上避雨，根本沒時間顧及別的事，如果要對話也得安排別的時間，有些準備才行，單方面隨叫隨到在程序上更不對，沒有尊嚴，不該去參加對話。柴玲、李錄也持相同看法。因此，絕食團指揮部成員都沒有參加與李鵬的對話。

11 時至 12 時，李鵬、李鐵映、李錫銘、閻明復在大會堂會見王丹等學生代表。會見一開始，李鵬就「約法三章」：今天和大家見面只談一個題目，如何使絕食人員解除目前的困境。黨和政府對這件事很關心，也為此事深感不安，擔心這些同學的健康。先解決這個問題。李鵬這是表明不討論絕食學生的要求。

發言情況如下：吾爾開希說：李總理，你剛才說我們只談一個問題，而現在不是你請我們來談，而是我們廣場這麼多人請你出來，至於談幾個問題，應該由我們來決定。廣場上現在已有許多人暈倒了，你大概也清楚。我想重點是如何解決問題。昨天，中央常委的書面講話，我們都聽了。我們認為，這還不夠，很不夠，我們提出的條件你是知道的。王丹說：我們昨天對一百多個同學做了一次民意調查，調查結果是99·9%的同學投票表示不撤離廣場。在這裏，我把我們的要求再明確一下：（一）肯定這次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而不是所說的動亂。（二）儘快對話，並現場直播。這兩點如果政府現在能圓滿地回答的話，我們可以去現場向同學做工作，撤離廣場。吾爾開希說：我們提出：第一，要求肯定這次學運，全面地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是動亂。然後，可以有幾種辦法：（一）請趙紫陽或李鵬，最好是趙紫陽到廣場給同學直接講話。（二）《人民日報》發個社論否定四二六社論，向全國人民道歉，承認這次學運的偉大意義。只有這樣，我們可以儘量說服同學把絕食改成靜坐，我們可以儘量說服，但不敢說一定能夠做到。王丹說：我

們到這裏來，實際是代表廣場上絕食的同學，為他們的生命負責的態度來的。希望各位領導能對我們提出的兩個問題表態。作為絕食抗議的發起者和組織者，我們都為同學的生命安全擔心，希望各位領導能對這兩個問題儘快明確。政法大學學生甄頌育說：希望儘快答覆我們的兩個要求。熊焱說：我們認為，不管政府方面還是其他方面是否承認它是愛國的民主運動，歷史都會承認的。但是，為什麼還特別需要政府承認呢？這代表了人民的一種願望：想看看我們的政府到底是不是自己的政府。我們都是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的人，都是有良心的人，有人性的人，為了解決問題，什麼面子都應放下來。政府承認了自己的錯誤，人民是會擁護的。我們並不是對李鵬總理個人有什麼意見，因為你是共和國的總理。王超華說：我同意剛才同學們的想法，如果作出某種決議，但不代表廣大同學的話，決議也是沒有用處的。中共北大黨委書記王學珍說：有不少北大同學在廣場，對同學們的行動，我們作為師長心裏都很難過。我認為，廣大同學是愛國的，不是代表動亂，這一點，希望政府能肯定。第二，希望政府的領導人，也希望總書記能到廣場給同學們講一講，表示理解同學們的心情。政法大學學生、高自聯秘書長王志新說：世界上有一慣例，絕食七天的時候政府應該給予答覆，連南非這樣的國家都能做到，中國政府也應做到。王超華說：同學們是在自覺地搞一場民主運動，爭取憲法賦予的權利。如果僅僅說是愛國熱情，那麼，在這種熱情下，運動中什麼事也會幹出來的，無法使這次運動中做到理智。邵江說：學運可能已形成一個全民運動，學生現在還是比較理智的，但不能保證形成全民運動時都是理智的。王丹說：還有發言的沒有？沒有了。那麼，請領導表態。

李鵬說：「如果誰有意見，還可以講，充分的講。（無人表示要講話）請李鐵映講一講。」李鐵映說：這次學潮發展到這樣的規模，這是我們不願看到的。因為，實際上已形成了全國範圍內的政治事件，在社會上產生很大反響，事態還在發展。關於對這次學潮，我認為，廣大學生表現了愛國的精神和愛國的願望。但是事情不能完全憑自己主觀的想法和良好的願望，而要看事態的發展和經得起歷史的檢驗。在今天的中國，沒有一個穩定的局面，什麼事情都吹了，中華民族的振興只不過是一句空話。希望在座的同學能夠做工作，使在廣場絕食的同學儘快的回到學校裏去。閻明復說：這些天來，我和同學們有過多次接觸，現在關心的是要救救在廣場上絕食、體質非常虛弱、生命受到嚴重威脅的學生們。我想，問題的最終解決和絕食要分開。我相信問題是會最終解決的。現在，同學們自發產生的三個組織對局勢的影響力是越來越差了，事態的發展不是按你們的意願進行的。現在你們惟一可以產生影響的是，決定絕食的同學們離開現場。李錫銘說：這幾天事態的發展，使北京城市交通基本上癱瘓，生產受到極大的影響，多數市民希望安定下來，我向同學們轉達廣大市民的意見。不要讓絕食的同學的生命受到威脅，先解決這個刻不容緩的問題。

李鵬在聽完大家的發言後，談了幾點意見：第一點，發言的同學願意談實質性的問題，我就先談實質性問題，這就是立即停止絕食。我要求由中國紅十字會和北京市紅十字會，負責把參加絕食的同學安全的送到各個醫院去。我希望所有在廣場上的其他同學予以協助和支持。同

時，我要求北京市和中央所屬的醫療單位的醫務人員大力地搶救、護理參加絕食的同學們，以保證他們生命的絕對安全。不管我們之間有多少共同點，或者還有什麼不同點，現在救人是第一位的。在這方面，政府責無旁貸。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同學應該從關心絕食同學的生命安全出發，予以協助。我這個要求，並不是講等到絕食的同學生命垂危的時候再把他們送走，而是現在就把他們送到醫院去。第二點，無論是政府，還是黨中央，從來沒有說過廣大同學是在搞動亂。我們一致肯定大多數同學的愛國熱情，願望是好的。你們提出的有些意見也是政府希望解決的問題。在這一點上，我認為是積極的。但是，事態發展不以你們的善良的願望、良好的想像所決定。事實上，現在北京已出現秩序混亂，並且波及到全國。昨天京廣鐵路被堵塞了三個多小時，停止了鐵路動脈的運輸。現在有不少社會閒雜人員紛紛打著學生的旗號到北京來了，使局勢更加混亂，北京已陷入了無政府狀態。同學們想一想，這樣下去最後會導致什麼樣的結果。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是對全國人民負責的政府，不能對這種現象置之不理。我們要保護廣大同學的生命安全，要保護工廠，保護社會的正常秩序，保護我們的首都。這些話，你們願意聽也好，不願意聽也好，我都要利用這樣一個機會告訴大家，告訴全國人民。動亂，中國出現過多次，都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嚴重的傷害，我們絕不允許這種悲劇重演。第三點，現在是有一些市民、工人，甚至有國家機關的工作人員上街遊行，好像是對你們表示聲援。你們不要誤解他們的意思，他們出於對你們的關心，希望你們身體上不要受到傷害。但是這裏面也有許多人的做法，我是不完全贊成的，如果他們勸你們吃點東西，喝點水，能夠保持身體的健康；勸你們儘快的離開廣場，有話好好和政府商量，這是正確的。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在那裏鼓勵你們繼續絕食，這樣做，不是在幫助你們，而是把你們推向危險的深淵，我們是不贊成的。同志們提出了兩個問題，都是關於這場事件性質問題，我是理解的。我作為政府總理，作為一個共產黨員，不隱瞞自己的觀點，但是我在今天這個場合不講，我會專門講這個問題。如果今天在座的同學們一味要在性質上糾纏，我認為是不合適的，如果在座的同學，你們已不能夠左右在廣場絕食學生的行動，那我就直接向在廣場上絕食的同學傳達政府的呼籲，希望他們儘快結束絕食，儘快到醫院接受治療。我再次代表政府向他們表示親切的慰問，衷心希望他們能夠接受政府對他們這一簡單、而且很緊迫的要求。（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稱：在動亂性質上，今天我沒與這些人糾纏。因為不是講這個問題的時機和場合。但我也留下了一個伏筆。我說，我不隱瞞自己的觀點。我會在適當的機會全面說明政府的立場。這就是指明天要召開的黨政軍幹部大會。）

最後，閻明復說：「在今天這個對話中，大家的意見向黨中央、國務院提了出來。李鵬同志代表黨中央、國務院表示了我們對這些問題的看法。現在一個最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是如何儘快地使絕食的同學在紅十字會的協助下，到醫院裏去進行治療。其他的問題，我們都有時間來解決。」王志新說：「這不是對話，而是見面。」閻明復回答：「對，是見面。」

有評論稱：「這次對話的失敗，是因為李鵬對學生代表談話時態度強硬，完全漠視學生提出的要求，以近乎命令口吻要求學生立刻從廣場

解散，各自返回學校，造成在座的學生領袖不滿。」其實，這本來就不是對話，而是見面，李鵬也毫無誠意要與學生對話，只是在動用軍隊戒嚴、實行鎮壓之前藉機顯示政府的「仁至義盡」，在整個過程中始終沒有回答學生們的一再要求，而且明確表示堅持動亂的定性。王丹在《王丹回憶錄》一書中指出：「其實這根本不是真正的對話，而基本上是李鵬在訓話。他先是假惺惺地表示出來晚了，請大家原諒；還套近乎，說他的孩子的年齡跟在座各位差不多等等。這時他被吾爾開希不客氣地打斷，開希說『廣場上同學的生命在危險中，我們就不要說家常話』，他才轉而針對現在的形勢講話。他一個人講了一個多小時，而我們發言的時間少而又少。」

見面會後，北京高校對話代表團發出《第一號聲明》，要求：1.中央政治局、人大常委會立即召開非常會議，結束個人獨裁，正式承認這場運動是偉大、廣泛的人民民主愛國運動。2.追究炮製四二六社論的直接責任者和對人民的這一要求置之不理而導致事態不斷擴大的政府領導人的政治和法律責任。3.繼續與高校學生對話代表團平等地對話，並由中央電台和中央電視台現場直播。

這場李鵬見面會的實況錄影，中央主管宣傳的胡啟立不同意讓電視台全文轉播，顯示他不滿李鵬在見面會上的言行，不想為李鵬背書。廣播電視部部長艾知生根據李鵬旨意，指令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全文播出了這次見面會的錄影。李鵬對自己在見面會上的強硬頗為得意，在《六四日記》一書中說：「新疆自治區黨委書記宋漢良後來告訴我：5 月 18 日烏魯木齊學生衝擊黨委大樓，砸碎了玻璃，當時他們不知道如何處理才恰當。聽了廣播後，他們的腰桿子就硬起來了。」

國家教委通過電視、廣播和報紙發出通告，要求各地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

北京市總工會反映，北京企業職工對學生絕食及政府態度非常關注，議論紛紛，情緒激動。百貨大樓職工反映，總理怎麼就不能出來見學生？學生不就是要求對話嗎？聽說學生們以死來向政府表示內心的願望，政府無動於衷，我們不滿意。有職工說，如果四二六社論錯了，承認當時認識不足，估計錯誤，向學生道歉，並不損失黨和政府威信；如果還是「一句頂一萬句」，中國可真沒希望了。一些職工看到學生在百貨大樓前募捐，掉下了眼淚。他們說：「我們不敢捐錢，但眼看越來越多的學生倒下，作為中國公民不希望政府冷漠。」北京二七廠工會反映，職工普遍希望趙紫陽、李鵬與學生對話。學生行動是民心所向，政府對此不做出反應，證明政府不值得信賴，威信只會越來越低。今天上午，二七廠已有二百多人上街聲援學生，其他職工也正做準備，生產已基本停頓。北京第二棉紡織廠工會反映，職工希望中央立即與學生對話，否則將失去民心。一些工人說，學潮開始時，我們認為有政府處理，我們工人一心一意搞好生產就行了，但現在黨和政府的處理使人失望。該廠已有部份職工上街聲援學生。海澱區對兩個企業進行調查，職工同情支持學生的分別占 94%和 92%。北京市總工會昨日接到七十二個工廠工會打來的電話，要求上街遊行，同時對市總工會的沉默表示不滿，要求表態。市總工會常委會研究確定，工會不能組織遊行，全市三百二十多萬工人都上街，後果嚴重。對於企業職工要上街遊行，如果勸

阻不住，去的人又多，企業工會主席應當到工人當中去，既瞭解情況、做工作，又提供一些服務。

北京市政協反映，北京市各民主黨派負責人普遍同情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

中午 12 時 50 分，約七十人打著「北京市委市政府部份機關幹部聲援」、「宣傳要講真話，救救學生，立即對話」、「北京婦女工作者」等橫幅到廣場聲援。

中午，中國新聞社、華聲報、北京週報社、人民畫報社、中國建設雜誌社、人民中國雜誌社、中國報導雜誌社、中國文學出版社、外文出版社、新世界出版社、香港文匯報、香港大公報、香港新晚報、澳門日報、紐約美洲華僑日報、紐約蘋果電視台、華盛頓華府新聞報、華盛頓華美論壇、洛杉磯論壇報等海內外十九家新聞機構聯名致函趙紫陽、李鵬，籲請最高領導人儘快與學生平等對話。

下午

根據鄧小平的指示，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傳達北京戒嚴的決定，為北京戒嚴進行兵力部署，中央軍委組成人員除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主席第一副主席趙紫陽外，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洪學智、劉華清、中央軍委委員秦基偉（國防部部長）、楊白冰（總政治部主任）、遲浩田（總參謀長）、趙南起（總後勤部長）全都出席了會議。會議決定：調北京軍區五萬官兵進京執行戒嚴任務，要求其中三萬人於 5 月 19 日晚進京。另外調瀋陽軍區二萬官兵進京。先給進京戒嚴部隊下達預先命令，做好開動準備。會後，楊尚昆、劉華清、遲浩田立即面見鄧小平，報告會議情況。

李鵬約見李錫銘、陳希同，就即將在北京實施戒嚴進行詳細部署，要求儘快統一北京市黨政機關廣大工作人員的思想，尤其要統一領導幹部的思想，堅決穩住工人，積極做好高校黨政負責人的思想工作，爭取廣大師生的支持。

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和葉篤正、馮之浚、江平、許嘉璐、吳大琨、陳舜禮、林蘭英、楊紀珂、胡代光、陶大鏞、彭清源、楚莊 12 名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分別發出緊急呼籲，希望黨中央立即召開各黨派領導人會議，建議從速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

科技日報刊登學者代表曹思源等十二人、學生代表王丹等九人聯合提出的《四點建議》：「1.鑑於中央集體討論，取得一致意見之後處理問題的工作程序，對於處理當前學生絕食這樣的緊急情況已不適合，不利於迅速靈活地解決問題，必然坐失良機，造成局勢日益惡化，損失日益擴大，故建議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授權一名常委處理學生絕食問題。2.建議被授權處理問題的政治局常委迅速接受絕食學生提出的兩點要求，即肯定學運是愛國民主運動，不是動亂，中央領導與學生公開對話，電視、廣播作現場直播。3.在前兩條的基礎上學生結束絕食行動，

撤離廣場。4.對學生運動的直接參加者、組織者、支持者不以任何形式打擊報復。」

北大二百名身為中共黨員的青年教師召開黨員大會，醞釀草擬「致黨中央及全國基層黨支部的倡議或公開信」，隨後成立了北京大學後援團工作委員會。北大三角地貼出一份《黨員倡議》：「鑑於中共中央對目前學潮的態度，我們黨員深感羞辱，倡議北大黨員發表公開聲明集體退黨」。同時貼出一份《退團倡議》。大字報《警報一號》稱，「李鵬講話表明政治局和政府已處於無能為力的地步，並向學生傳遞了事件將要十分惡化的資訊，希望學生有思想準備。李鐵映的講話明確保留了將這次運動可能導致的混亂加罪於學生的態度，這反映了另一股勢力的立場。絕食僵局在這種情況下幾乎無法打破，可能導致鄧小平立即動用軍隊」。

軍隊詩人葉文福在學運之聲廣播站聲淚俱下地朗誦一首自己創作的長詩，當場宣佈退出共產黨。現場一片歡呼聲。

北京師院、北京林業大學、北京農大、中國地質大學等校教師罷教。北師大兩名中共黨員貼出退黨大字報。

3　時，李鵬、喬石，楊尚昆在中南海召開戒嚴工作會議。楊尚昆通報了中央軍委調動兵力情況。為了協調整個戒嚴工作，決定成立北京戒嚴指揮部。[1]

3　時，北京一所中學的學生會負責人自發召集全市二十多所中學學生會負責人開會，商議成立「北京市中學生自治聯合會」，發動全市中學生 5 月 19 日舉行大遊行。因遭到第 27 中學、第 80 中學等校學生會負責人抵制，加之國家教委已於今天上午發出勸阻中小學生上街遊行的通知，而未能實現。

3 時 20 分，下起大雨。廣場上不少學生和醫務人員拉起塑膠布避雨擋風。絕大多數絕食學生已在下雨前進入大轎車。

4 時 05 分，北京日報、北京晚報、北京法制報、北京科技報、首都經濟資訊報、北京電台、北京電視台等新聞單位逾百人到北京市委請願，宣讀了聯名信《北京市委、市政府要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強烈要求北京市委向人民交代『請戰』真相：（一）通過新聞媒介，公佈市委對 4 月學生運動的分析、匯報材料和『請戰』。要求中央授權的全過程，及四二六萬人大會上李錫銘、陳希同講話的全部內容、向各區、縣、局部署『反擊』的具體步驟。（二）公佈市委、市府在學潮中制訂及實施不准向學生供水、不准提供食品、不准募捐、不准接待學生、不准圍觀等措施的全過程。（三）市委、市府要對自己在學潮中的錯誤立場及重大責任問題明確表態。（四）要求李錫銘、陳希同儘快同市屬新聞單位代表直接對話，討論真正實行總編輯負責制、取消新聞管制等迫切問題。」隨後高呼「李錫銘、陳希同出來」、「反對四二五講話，反對四二六社論」、「不許強姦記者」等口號，北京市委宣傳部長李志堅到東門外接待。

晚上

戈巴契夫在回國途中給中共中央發了一份感謝電報，其中提到：「你們中共出現一個趙紫陽，這是你們中共的幸運。」六四事件後趙紫陽對友人說：「這個電報估計給我幫了大倒忙，惹惱了鄧小平，鄧小平極不滿。」[2]

絕食團指揮部在指揮車召開常委會，討論是否復食等問題。這時絕食團指揮部的七名常委是柴玲、李錄、張伯笠、郭海峰、王丹、王文、封從德。李錄和柴玲提出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和常委都應該復食，至少是內部秘密復食，王丹表示反對，說：「我覺得這樣對不起絕食的同學，我會沒有資格再對他們說什麼。」

政治局常委召開會議，趙紫陽已不再是主持會議的主角了，主持者是李鵬。會議主要是落實 5 月 19 日晚召開黨政軍幹部大會，通報在北京實施戒嚴的情況。會議決定：（一）5 月 19 日晚 10 時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趙紫陽、李鵬分別代表中共中央、國務院講話，李錫銘代表北京市委市政府介紹北京學潮的發生和發展情況。（二）5 月 19 日上午，以中共中央名義向中顧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中紀委的負責人通報北京戒嚴的決定。

全國各地發生較大規模遊行。據中國官方不完全統計，今天北京以外遊行的學生達五十多萬，波及三十多個主要城市、三百多個高校，十四個城市出現高校學生絕食請願，總人數約二千五百人。陝西、山西、吉林、安徽、青海等省部份高校有近萬名學生乘車赴京。

上海市　上午 8 時以後，社會各界十萬多人在人民廣場集合，遊行到市政府。王若望、白樺、黃宗英、宗福先、王安憶、程乃珊等作家斜掛寫有自己姓名、口號的條幅參加遊行。王若望胸前掛著「鐵石心腸，可歎可悲」牌子，背後條幅寫著「救國救民，先救孩子」。參加遊行的單位逾百個，包括大中專學校五十所（四萬四千人），紡織、船舶、輕工等系統二十多家工廠（二千多人），還有新聞、出版、科研、文化、民主黨派及機關幹部。下午，賀綠汀、于伶、張俊祥，杜宣、沈柔堅、夏征農、黃紹芬、吳貽弓等人到人民廣場聲援學生。三百五十名學生在市政府前絕食，四十八人送醫治療。民革、民盟、民進、農工、致公等五個民主黨派主任委員向江澤民、朱鎔基發了公開信，稱「這次學生的行動為愛國行動」。

天津市　逾五萬名工人、幹部、科研人員、新聞工作者、中學生遊行，其中有逾萬名高校師生，南開以五百名正副教授為先導，有的老教授由學生攙扶著昂首前行，氣氛悲壯。南開部份師生抬著骨灰盒和花圈遊行（盛傳北京有絕食學生死亡），高呼「學生絕食，政府絕情，人民絕望」、「學生愛國，我愛學生」、「老九與小九同在」、「救救孩子」、「我們再也不能容忍了」等口號，許多圍觀民眾感動流淚。標語和橫幅有「改組政府」、「家長專制，立即結束」、「老人政治，關停並轉」、「集體負責，集體辭職」、「解散中顧委」、「要廉政，不要簾政」、「拖延對話，等於屠殺」、「趙紫陽、李鵬出來」、「政府冷漠，是何居心」、「不自由，毋寧死」、「學生危機，國家危機」。有的學生高舉掛著一個小瓶的草簾，上寫「垂簾」兩字。

天津著名教育家、市人大常委會副主任楊堅白和天津大學校長吳詠

詩教授分別發表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呼籲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領導人立即與學生對話。

浙江省　杭州大學、商學院等十五所高校和省廣播電視廳等單位共約二萬人遊行到杭州市區武林廣場，遊行者以工人、幹部、中學生占多數，口號有「大義滅親，從太子開刀」、「捨得一身剮，敢把獨裁者拉下馬」、「廢除新的垂簾聽政」等。寧波、嘉興、臺州等城市近六千名學生上街遊行。

凌晨，省委書記、省長等人到武林廣場與昨日開始靜坐的二百五十名浙江大學、杭州大學學生對話，並致送食品。下午 1 時 40 分，一份署名「浙江大學博士生」的電報發往紐約聯合國總部，呼籲聯合國關注中國的學運。下午，浙江美術學院 4 名學生攜帶八千元捐款赴京。

蘭州市　各高校罷課。近十萬名工人、新聞工作者以及大、中、小學的師生游行，打出「反對垂簾聽政」、「廢除終身制」、「聲援北京」等橫幅、標語。三百多名高校學生絕食，十餘人暈倒送醫。

陝西省　全省十個地市中有九個地市出現靜坐、遊行，幾個地市發生衝擊黨政機關事件。咸陽、渭南、延安、漢中、商洛、榆林六個地、市的三十二所高校、四所中學、二家工廠共二萬多人上街遊行。《光明日報》報導稱，陝西省參與遊行的有數十萬人。

西安市逾十一萬人遊行，聚集新城廣場。參加遊行的單位和人數劇增，包括高校（三十八所）、中專、中學、新聞出版、文藝團體、工廠企業、民主黨派、政府部門。下午　1　時許，學生和民眾衝進省政府大院，靜坐集會、發表演講。下午 3 時，有的人在省政府辦公樓前焚燒了中央領導人的模擬像，有的人張貼諷刺中央領導人的漫畫。新城廣場聚集了十萬餘人，市區主要街道交通堵塞。五千多名學生湧進西安火車站，其中三千多人強行登上西安至北京的 280 次列車，列車誤點五個小時。許多學生和民眾揚言臥軌抗議。在新城廣場絕食的學生已增至一千五百多人，其中有三十八名中學生。

江蘇省　全省除個別城市外，各城市均有高校學生遊行。南京市社會各界逾十萬人遊行，其中有二十八所高校四萬多人，打出「結束老人政治」、「聲援北京」等橫幅、標語，呼喊「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捉老鼠」、「治國何必元老，掌舵無須垂簾」、「暈倒兩個，喚醒十億」、「李鵬下台」等口號。上午 8 時許，河海大學等校五十二名學生在南京鼓樓廣場絕食。下午 5 時，三千多名學生衝進省政府大院，省政府領導出面接受了學生的請願書。

黑龍江省　哈爾濱市逾三萬人遊行，包括高校師生、中專生、中學生及數千名科技界、新聞界人員。上午，哈爾濱工業大學包括二百多名教授、副教授在內的近千名教師遊行，七十多名學生在省政府前絕食，下午絕食學生增加到二百人。下午，約一千五百名學生乘坐五十八次、十八次火車赴京。齊齊哈爾市、佳木斯市出現大遊行。

遼寧省　全省共有十三個城市六十三所高校九萬五千多名學生遊行。瀋陽、大連、鞍山、撫順、本溪等市的遊行規模都很大，參與遊行的人數都逾三萬人。瀋陽市各界人士逾五萬人遊行，其中有三萬多名高校學生，呼喊「聲援北京學生」、「要人民領袖，不要封建君主」等口

號。瀋陽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已宣告成立，統一領導十所高校學生的聯合行動。約七百八十名學生已赴京聲援。七十多名瀋陽各高校學生組成「瀋陽高校聯合絕食團」，今晨開始絕食。

拉薩市　上午，西藏大學四百多名學生和青年教師在校內集會，要求上街遊行。（拉薩仍處於戒嚴期，禁止集會、遊行活動。）部份學生在離學校約三百米的市政府前發表演講，聲援北京絕食學生。上午 10 時 5 分，西藏大學約三百名學生不顧勸阻上街遊行，逾千名武警築起人牆阻攔，學生們被勸阻返校。

昆明市　十幾所高校全部罷課，部份中專罷課。上午，逾萬名高校學生和教師遊行，隨後在東風廣場集會靜坐，至中午 12 時，靜坐的學生有 2 萬多人。參加靜坐的還有銀行職員、公安學校等中專生。雲南省社科院有人打著橫幅遊行。

福州市　上午，福州師專、福建中醫學院、教育學院、農學院、醫學院等十多所學校二萬多名學生遊行，到福建省政府請願。福建日報、福建電台、中新社福建分社等十五家新聞單位的二百多名新聞工作者，於上午 10 時 20 分抵達福建省政府聲援學生。福建電力部門、省社科院、省文聯的近百名職工和作家，以及打著「中學教師」、「人大代表」、「農民代表」橫幅的隊伍，先後抵達福建省政府聲援學生。中午 11 時許，學生衝破警察的第一道防線，逼近省政府大門，高舉「罷免陳明義（主管教育的副省長）」標語。

貴州省　上午，貴陽市高校、中專學校和部份中小學生逾萬人遊行，向省政府大院匯集。社會各界民眾也紛紛遊行，四、五百名文化界人士斜佩著寫有自己名字、職業、職稱、單位的布帶遊行。中午，遊行達到高潮，人數約十萬，中華中路及市中心的中山西路交通中斷。遊行口號有「物價上漲，一百元等於一盒火柴」、「崇洋媚外可恥，追求物質享受可恥」等。有的遊行民眾抬著周恩來、胡耀邦的畫像。有的學生手提油漆桶，碰上進口小轎車即往上面書寫「賣掉汽車，賣掉皇冠，支持教育，打倒腐敗官倒」標語。下午 1 時半，省政府大院內已匯集了逾萬名學生。官方稱，部份學生衝擊省政府辦公大樓，向執勤武警扔石頭，打傷了幾個武警。上午，黔東南、黔西南、遵義市等地有六千多名學生遊行。

貴州省記者協會派專人乘飛機到北京，向全國記者協會和全國作家協會面交聯名請願書。

石家莊市　一早就出現高校師生和社會各界的遊行隊伍，有人抬著毛澤東、周恩來畫像，其中有十一所院校約萬名學生。省政協機關一些幹部在河北省委、省政府前散發《致中共中央緊急通電》，內容是：強烈要求中央政治局發表正式聲明，明確承認學生運動是愛國行動；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趙紫陽、李鵬立即到天安門廣場與絕食學生代表對話；儘快召開中央非常會議，速作決斷；呼籲中央政治局全體成員真正把真理、國家利益放在第一位，勿因任何個人的權力、威信所需而貽誤大局，為禍國家。

河北師大、定興師範學校各有五百名學生乘火車赴京。石家莊市已有五千名學生赴京。

吉林省　全省九十所高校、中專、中學近十萬名師生和新聞出版、

電影、作協、科研等二十多個單位逾千人遊行。
長春市二十五所高校、四所中專、二所中學逾三萬名師生遊行。中午，吉林大學約一百五十名學生在新發廣場絕食，至晚上絕食人數增加到三百多人。晚 8 時許，省委、省政府、省人大領導看望了絕食學生。下午 6 時，吉林大學、吉林農大等校七百名學生衝進省政府院內，要求與省領導對話。
江西省　上午 7 時半，二十六所高校、十三所中專學校近二萬名學生在南昌市遊行，呼喊「結束老人政治」、「反對獨裁」等口號。沿途圍觀民眾達五萬多人，許多人給學生遞茶送水，鳴放鞭炮，捐款捐物。中午，遊行學生輪番衝擊省政府大門和省廣播電視廳，均被武警、警察攔住。晚上，江西中醫學院、江西師大、商業學校部份學生遊行。華東交通大學一百五十名學生在南昌市中心廣場靜坐，江西師大、江西大學、江西醫學院二十五名學生宣佈絕食。九江、撫州、贛州、萍鄉、景德鎮、宜春等城市也有近萬人上街遊行。
烏魯木齊市　上午 10 時起，五所高校近萬名學生上街遊行，打著「各民族都要民主，民主不分民族」、「國恥民辱學生難，怎睹北京天下羞」、「雖說天高新疆遠，我心仍繫在北京」等橫幅。
山東省　濟南、青島、泰安、濟寧等城市有逾十萬人遊行，其中有近五萬名高校學生。濟南市逾五萬名高校學生和各界民眾遊行，秩序井然。一位北海艦隊驅逐艦軍人給新華社青島支社打電話，代表三百三十二名海軍官兵，要求中央領導人儘快與絕食學生見面。
呼和浩特市　十所高校、中專學校約萬名學生上街遊行。逾百名學生乘火車赴京。
鄭州市　上萬名高校學生、中專學校學生以及新聞、文藝、科技界的人員遊行，並到河南省政府請願，鄭州航空學院五百多名學生滯留在省政府大院內靜坐。
山西省　全省共有一百一十九所學校約五萬名學生及社會各界逾十萬民眾遊行。呂梁、雁北、臨汾、侯馬、長治、朔州、忻州、運城、陽泉、平定等地、市共有三十六所學校一萬五千多人遊行。太原市有二十多所院校一萬六千多名學生遊行，新聞界、文藝界、出版界、研究所、總工會、工廠等單位人員參加遊行，總人數近十萬。工人遊行隊伍中不時出現懷念毛澤東的場面，有人高呼「毛主席萬歲」。山西財經學院、太原師專等校二百多名學生在省政府前的絕食進入第三天，已有五十八名學生暈倒。下午 1 時 20 分，突降大雨，並有冰雹，絕食學生堅守，高呼「王森浩出來」。1 時 35 分，省長王森浩出來與學生對話。
安徽省　上午 8 時許，安徽農學院、合肥工業大學、安徽大學、安徽工學院等校逾九千名學生遊行，新聞、出版、文化等社會各界人士也遊行，遊行總人數約五萬人。下午，中國科技大學十三名學生在校內絕食。馬鞍山、銅陵、蕪湖、淮北、蚌埠等十二個地、市有兩萬五千多名學生遊行。
海口市　高校學生和社會各界近二萬人遊行，呼喊「鄧小平退休」、「誓與北京學生共存亡」等口號。
銀川市　上午，三十多所高校、中專、中學學生以及五十二個新聞、文化等單位的人員，總共三萬多人遊行，中午在南門廣場集會，發

表演講，靜坐一小時，宣佈即日起寧夏自治區高校總罷課，直到北京學生停止絕食。遊行於下午 5 時半結束。銀川、同心四千五多名回族民眾遊行請願，聲討《性風俗》一書。自治區政府領導會見了回族遊行民眾代表。

西寧市　上午，七所高校近萬名學生遊行，抵達青海省政府請願。上午 10 時許，五十多個單位近萬人上街遊行。下午 2 時，省法院、省檢察院、省政府辦公大樓都掛出聲援學生的巨幅標語。下午 5 時，遊行學生多次衝擊省委、省政府，要求與省領導對話。官方稱，少數執勤武警和個別學生被踩傷。

武漢市　逾十萬高校學生和社會各界民眾遊行，執勤警察跟著看熱鬧，學生糾察隊維持秩序，長江大橋交通中斷。許多學生乘火車赴京，開往北京的 38 次列車超員 80%。下午 3 時至 6 時，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等人與學生對話，但未取得任何結果。

長沙市　上午，成千上萬的高校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陸續上街遊行。下午，遊行人數逾十萬。口號有「鄧小平、趙紫陽、李鵬引咎辭職」、「教子無方，何以治國」、「反對垂簾聽政」等。市中心長達十里的五一大道上口號聲、鞭炮聲、鼓掌聲此起彼伏。全省八個地、市組成聲援團抵達長沙市。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等人與學生對話，未取得結果。學生聯合宣佈總罷課，一些學生絕食。

廣西自治區　南寧、桂林、柳州等地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上午，桂林市逾萬名高校學生遊行，約七百名教師與學生手挽手行進，逾十萬民眾沿途圍觀，許多民眾跟著學生呼喊「官倒打官倒，永遠打不倒」等口號。約一百五十名初中生參加遊行，呼喊「中考重要，國家前途更重要」等口號。不少外國遊客拍照。

甘肅省　全省八個地、市都有高校、中專、中學的學生和教師遊行。上午，蘭州大學、西北醫學院、政法學院等校逾萬人遊行。蘭州市總共有十多萬人參加遊行。在遊行隊伍中，一批工礦企業職工，以及《甘肅日報》、《蘭州晚報》、省電台、省電視台的數百人隊伍最為顯目。省政府第一次對遊行學生打開大門，學生隊伍秩序井然，在省政府大院內繞場一周後離去。

四川省　全省各地有數十萬學生。民眾上街遊行。

成都市爆發有數十萬人參加的大遊行，參與者以學生為主，另有幹部、作家、教授、工程技術人員、新聞從業者、醫務人員及少數文職軍人。昨晚成都廣傳已有幾名北京絕食學生死亡，許多遊行者情緒激動，有人抬著花圈。遊行的口號、標語、橫幅主要有：「打倒官倒」、「打倒專制」、「反貪官、反腐敗」、「為耀邦同志報仇」、「打倒鄧小平」、「楊尚昆、王震、薄一波是陷害耀邦的罪魁禍首」、「不稱職就辭職」、「反對垂簾聽政」、「揪出四二六社論的後臺」。

繼昨晚 9 時 55 分四川大學、華西醫科大學等校三十多名學生絕食，截止今天下午 5 時，又有電子科技大學、成都師專、成都氣象學院、成都科技大學、成都舞蹈學校等校三百多名學生絕食。絕食宣言書表示：北京絕食學生什麼時候勝利，我們就什麼時候停止絕食，誓與北京絕食同學共存亡。

在人民南路廣場，九三學社成員、副教授何春銀向數萬人發表演講，提出要鄧小平、趙紫陽、李鵬辭職。頓時一片譁然，有人說不那麼簡單，有人表示反對。

重慶市爆發逾十萬人參加的大遊行。除了高校學生，社會各界紛紛上街遊行，人數之多，範圍之廣，都是空前的。在以「山城工人聲援大軍」橫幅開道的浩蕩遊行隊伍中，有來自鐵路、交通、機械、鋼鐵、建築、儀錶等系統的數萬名職工。新聞、出版、教育、科技界，黨校、團委、工會、機關幹部和中學生，也都打著橫幅遊行。「重大教授、博士聲援團」尤其引人注目。各路遊行隊伍在市政府前匯合後，遊行前往向鬧市區（解放碑），沿途秩序良好。標語、口號有：「總書記、總理，不必怕人民」、「還我黨義」、「重樹黨威」、「共產黨回來吧」、「官倒＋獨裁＝中國特色」、「不能治家，焉能治國」、「反對新權貴」、「李鵬辭職」、「人到八十老來昏」、「反對垂簾聽政」、「反對終身制」、「小平，四川老鄉歡迎你回來」。上午，重慶十三名學生絕食，到下午 4 時，絕食學生已有三十多人。

河南省　上午 8 時，鄭州市十二所高校和十一所中專約二萬多名學生遊行。下午，各高校學生輪番到省政府請願、靜坐、演講。洛陽、新鄉、開封、焦作、安陽、平頂山、駐馬店、許昌、南陽、周口等地、市有近三萬人遊行。

南寧市　近五千名高校師生遊行，一些民眾免費為遊行學生提供食品。另有社會各界人士遊行。遊行人數總共近二萬人。

廣東省　廣州市有七所院校逾二千名學生遊行，汕頭、深圳、韶慶等地有三千多名學生遊行。

包括深圳大學校長、黨委書記羅征啟在內的深圳大學全體中共黨員緊急通電中共中央，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緊急通電稱，中共中央對待學運嚴重失誤，使國家真正地處在動亂的邊緣。在這關係到黨和國家命運的關鍵時刻，強烈要求政治局、書記處按照黨章行使權力。否則，請重新召開黨的中央和全國代表大會，決定黨的命運。深圳大學師生發起全市市民請願運動，要求鄧小平退出政治舞台，至今天上午 10 時，已有二萬人簽名。

廈門市　廈門大學數百名學生上街遊行，這是胡耀邦逝世以來第二次上街遊行，此次遊行基本由官方學生會主導。

香港　第七屆全國政協港澳地區政協委員會特別就中國學運事件召開會議，委員們都表示對此事件十分關注，希望向中央反映意見，促請領導人承認學運是愛國運動，以及切實、坦誠地與學生對話。不過，委員們在採用的表達方式上有不同意見。

臺灣　在中國國民黨中央常委會上，主席李登輝向中國大陸為爭取民主而舉行示威的學生表示「衷心同情與支持」，並說，大陸最近的局勢變化令「我們鼓舞，但亦值得我們深思」。中華民國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蔣緯國呼籲國人，正視成千上萬的大陸青年絕食爭取自由的偉大行動，以愛心付諸行動，關懷下一代的中國青年。他捐出新台幣十萬元，透過民間團體購買營養品，預定於明天火速送給天安門的學生們。趙少康等九名立法委員連署一份公開信，讚譽正在天安門廣場抗議絕食的大

陸青年學生是「億萬中國人的良心和正義」，且「歷史正在記錄著你們高貴的行為」，表達了臺灣另一群炎黃子孫的關懷與敬意。

美國　中國留美學者學生聯誼會聯合會九位理事召開緊急會議，緊急呼籲中共中央和政府主要領導人本著負責的人道的精神，立即與學生代表進行真誠的平等的直接的公開的對話，接受廣大學生和群眾的合理要求，以實際行動推進中國政治體制的改革。

來自中國的三十四位聯合國工作人員聯名致電中央政治局和全國人大常委會，表示對中國國內人民的支持和對局勢的憂慮，並呼籲中國領導人順應民心，革除弊病。

---

1 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稱：「決定成立戒嚴部隊指揮部，由北京市長和北京軍區司令員為正、副指揮。」時任北京市長的陳希同於 2011 年 1 月 6 日否定了李鵬的說法：「其實，最根本的事實是，我根本不知道我要擔任正指揮這件事。李鵬沒告訴過我，我也沒有擔任正指揮。副指揮周依冰也沒有向我請示報告過。」參見姚監復《陳希同親述—眾口鑠金難鑠真》一書第二十六頁。

2 參見《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一書第三百二十頁。

北京學生絕食請願第七天。北京醫療衛生系統累計收治絕食學生六千零三人次，其中留院觀察四千五百六十四人次，無人死亡。

到廣場聲援遊行的人仍然很多，至中午 12 時，已約有二十萬人，但人數比前兩天少，橫幅、標語、口號的內容也略為緩和。國家機關、北京市機關及文化界、科技界、新聞界、知識界的遊行隊伍明顯減少，工人隊伍中有首都鋼鐵公司模具廠、電車二廠、北京床單廠、北京機床廠、北京服裝五廠、豐臺機務段、國營 700 廠、北京電影字幕廠、北京包裝裝潢廠、北京革製品廠、南苑儀錶廠等。

據中國官方不完全統計，5 月 15 日至 5 月 19 日，北京共有七百多個單位參加聲援遊行，其中高校和成人高校近六十家，中專、技校三十多家，職業高中、中小學一百二十多家，新聞單位五十多家，文化部門四十多家，科研機構五十多家，中央、國家機關五十多家，北京市屬機關、單位二十多家，民主黨派九家，宗教界三家，工廠、企業、商店、飯店、公司一百六十多家，醫院十三家。

外地學生繼續赴京。從昨晚 6 時到今晨 8 時，東北、武漢、唐山、太原、天津等地一萬一千多名學生分乘十五趟列車進京。上午，北京火車站約有二千名學生下車集結。11 時 40 分，安徽蚌埠、天津逾千名學生乘一百二十次列車到京。據中國官方不完全統計，截止今天，有十五個省、市、自治區八十多所高校學生赴京。

在官方主導下，到廣場勸說學生停止絕食的高校幹部、教師增多，導致學生內部出現意見分歧，有的學生提出結束絕食，撤離廣場，但絕大多數學生不同意。

凌晨零時，廣場仍有近十萬人。

凌晨，為防止雨後天氣轉涼影響絕食學生健康，北京市政府與北京

衛戍區商量，調送一千條軍用棉被到廣場。

凌晨 4 時許，北京工人自治會宣告成立。由於發生當天凌晨趙紫陽到廣場以及當晚宣佈北京戒嚴這兩件大事件，工自聯成立的消息不太引人注目。北大法律系博士生李進進對工自聯的成立起了很大作用。昨晚，他與八名北大同學從復興門一邊演講一邊前往廣場，每次演講都有人提出罷工的問題，不少人抱怨廣場的學生對民眾態度有些冷淡或自傲。他產生一個強烈願望：到廣場說服學生熱情對待民眾，認識工運的重要意義，將這場學運擴大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他在廣場北大帳蓬對作家鄭義和幾個學生談了想法，學生似乎不太認真聽，只有鄭義表示認可和支持。今天凌晨 3 時許，白東平和山西陽泉鋁廠煉鐵分廠廠長岳武走進北大帳蓬，說在大會堂東面已聚集幾百工人要組織工會，希望得到學生的支持或某種認可。李進進自告奮勇地說：「我跟你們去。」到大會堂東面廣場發表演講，代表學生全力支持工人們組織起來。一些工人提出罷工權問題，詢問罷工是否合法，憲法取消了罷工權利是否意味著不能罷工。李進進回答說，憲法沒有規定罷工權利，並不等於憲法禁止罷工。工人的罷工權利可以從憲法規定的結社的自由權利中引申出來。工人們受到極大鼓舞。李進進回到廣場北大帳篷，起草了工自聯的第一個宣言《首都工人宣言》。全文如下：

我們認識到：四月以來的學生民主愛國運動已經發展成為與我們工人階級利益休戚相關的全民性的愛國運動。我們認識到：學生為整個民族的利益已經竭盡全力，參加絕食學生正面臨著危險。為了挽救數千學生的生命，為了我們工人階級利益，為了中華民族的振興，為此我們正式宣告：

中共中央、國務院必須在廿四小時之內無條件接受絕食同學的兩點要求。否則，我們將從 5 月 20 日上午 12 時開始，全市工人總罷工 24 小時，並根據事態的發展決定下一步的行動。

同時，我們向全國工人宣告：北京工人已經組織起來了。

北京工人自治會籌委會

李進進回到大會堂東面廣場宣讀了這份宣言，獲得一致通過。李進進建議選舉一個工作班子，暫時稱為籌委會，因為尚未得到政府的批准。工人們選出劉強、白東平、岳武、錢玉民、齊懷宇等五人組成籌委會。李進進自願擔任法律顧問。[1]

凌晨 4 時 45 分，在政治局常委會議結束後，趙紫陽由溫家寶陪同，李鵬由羅幹陪同，分乘兩輛救護車到廣場看望絕食學生。李鵬僅向絕食學生表示慰問，希望儘快結束絕食，和政府一起維護國家穩定。李鵬原來反對趙紫陽去廣場，並要中央辦公廳予以阻止。趙紫陽感到這麼多學生絕食將近七天了，中央領導人連看也不看一下，無論如何交代不了。表示一定要去，一個人也要去。李鵬眼看沒法阻止，才改變主意，決定一起去，但他非常害怕，到廣場不到一會兒就溜之大吉了。深感無力回天，已做好下台準備的趙紫陽站在學生中間，拿個話筒發表了一番催人淚下的講話。全文如下：

同學們，我們來得太晚了。對不起同學們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

們，都是應該的。我這次來不是請你們原諒。我想說的是，現在同學們身體已經非常虛弱，絕食已經到了第七天，不能再這樣下去了。絕食時間長了，對身體會造成難以彌補的損害，這是有生命危險的。現在最重要的是，希望儘快結束這次絕食。我知道，你們絕食是希望黨和政府對你們所提出的問題給以最滿意的答覆。我覺得，我們的對話管道是暢通的，有些問題需要一個過程才能解決。比如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終究可以取得一致的看法。但是，你們也應該知道，情況是很複雜的，需要有一個過程。你們不能在絕食已進入第七天的情況下，還堅持一定要得到滿意答覆才停止絕食。

　　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應該健康地活著，看到我們中國實現四化的那一天。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國家和你們的父母培養你們上大學不容易呀！現在十幾、二十幾歲，就這樣把生命犧牲掉哇？同學們能不能稍微理智地想一想。我今天來不是跟你們對話的。現在的情況已經非常嚴重，你們都知道，黨和國家非常著急，整個社會都憂心如焚。另外，北京是首都，各方面情況一天天嚴重，這種情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同學們都是好意，為了我們國家好，但是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失去控制，會造成各方面的嚴重影響。

　　總之，我就是這麼一個心意。如果你們停止絕食，政府不會因此把對話的門關起來，絕不會！你們所提的問題，我們可以繼續討論。慢是慢了一些，但一些問題的認識正在逐步接近。我今天主要是看望一下同學們，同時說一說我的心情，希望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這個問題。這件事情在不理智的情況下，是很難想清楚的。大家都這麼一股勁，年輕人嘛，我們都是從年輕人過來的，我們也遊過行，臥過軌，當時根本不想以後怎麼樣。最後，我再次懇請同學們冷靜地想一想今後的事。有很多事情總是可以解決的。希望你們早些結束絕食，謝謝同學們。

　　趙紫陽說完後向學生們鞠躬致意，學生們熱烈鼓掌，一些學生哭了，一些學生請趙紫陽簽字。趙紫陽這一番淒涼的講話，不能不使人想到政局有變，他是在向全國人民告別。這是趙紫陽離開政壇前的最後一次向公眾亮相，與三天前會見戈巴契夫時相比簡直是換了一個人，變得蒼老而神情疲憊。

　　趙紫陽說：「從 5 月 17 日在鄧家開會後，李鵬等人的行動有許多很不正常。無論是去醫院慰問還是去廣場看望學生，他一再阻止我去。我去了一起下車，他一反慣例搶先走在我的前面。他還讓人給攝影記者打招呼（事後有人告訴我），叫記者不要拍我的鏡頭，說以免人事變動後被動。從 5 月 17 日晚到 19 日，有關戒嚴的事什麼情況也沒告訴我。19 日李鵬和學生對話，我是看了電視才知道的。」[2]

上午

　　陳小平代替手部受傷的王軍濤在薊門飯店主持各界聯席會議的第二次籌備會議，除了昨天的與會者，增加了劉剛、劉力群、劉衛華、陳兆鋼、劉蘇里、時憲民、周舵、王丹、陳明遠、鄧正來、王克平、葉研、高超群等人，新成立的工人自治會、市民自治會等組織也有代表參加。王丹和絕食團顧問陳明遠介紹了絕食的情況並說明了發起和堅持絕食的

理由。與會者就停止絕食問題進行了激烈的爭論，未形成決議。會議做出兩項決定，（一）決定整頓廣場秩序；（二）通過了《告人民書》，宣稱形勢嚴峻，軍管迫在眉睫。

北大三角地貼出大字報《生》：「到今天，政府的態度已很明顯，我們覺得任何形式的民主自由也比不上已絕食七天的同學的生命更寶貴，政府不值得我們為它殉葬，強烈要求絕食團領導號召絕食同學改變鬥爭方式，接受救治，廣大聲援同學也必須以人道主義的良心負起責任，不管鬥爭結果如何，哪怕有一個同學死在我們身邊，除了政府應擔的罪責外，我們也會感到終生的愧疚，勝利是一定的，我們需要的是幾千兄弟姐妹活著，回到我們身邊！接受救治！」北大籌委會廣播稱：北京市工人 5 月 22 日將舉行全市大遊行。

政法大學校內標語、橫幅、大小字報很多，有的提出「開除鄧小平、李鵬、李鐵映、楊尚昆、何東昌的黨籍，給趙紫陽留黨察看兩天」。一份《全體教職工緊急呼籲書》說：「一個月來，學生運動的發展，特別是近兩天來數百萬人民示威已充分表明人心的向背，中華民族處於歷史轉折關頭。我們認為，在民主、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辦法，只有以權力制約權力，訴諸代表人民意志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為此，緊急呼籲：1.政府公開承認錯誤；2.追究政府高級領導應負的責任，撤銷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

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廣播說：「由五人組成的南下宣傳團，以武漢為中心，目的主要是串聯、演講，推動這場運動，堅持到底。」還號召北京其他高校成立此類組織。

北師大部份青年教師發起護憲活動，要爭取百萬人簽名。有人騎著三輪車，拉著寫有憲法第 35 條內容（結社、遊行、集會、言論等自由）的黑板，走出校門。

中央辦公廳發出通知：晚 10 時在解放軍總後勤部禮堂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通報實施北京戒嚴情況，參加會議的人員是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中央軍委、中顧委、中紀委、全國政協、北京市的副部長級以上幹部，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的司局長，以及主要新聞部門的司局級以上幹部。

鄧小平打電話讓楊尚昆到他家，一見面，鄧小平就非常激動，生氣地說：「趙紫陽到天安門去講話了，你看了吧？你聽他講了些什麼？哭喪著臉，一副很委屈的樣子。實在太不講組織原則了，太沒有紀律了。」

解放軍總政治部向各大軍區、各大兵種和駐京各機關下發了《緊急通知》，通報北京即將戒嚴，要求全軍務必正視這次學潮對部隊的某些思想影響，以強有力的政治工作保持部隊的高度穩定和思想統一。

中共中央政治體制改革辦公室副局長高山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向正在開會的該所所長陳一咨等二十多人通報 5 月初以來中央處理學潮的內部情況，並說趙紫陽已請病假。陳一咨說：「現在我們要做兩件事，一件是發表一個聲明，明確表示我們的態度；另一件是組織二十

個國務院部委的人到廣場靜坐示威。」在陳一咨倡議並主導下，以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發展研究所、中信公司國際問題研究所、北京青年經濟學會（三所一會）的名義起草了《關於時局的六點緊急聲明》。全文如下：

（一）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絕大多數社會階層廣泛參與的愛國民主運動，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二）事態演變到今天這樣的嚴重地步，完全是由於黨和政府在決策上的失誤和拖延所致。（三）建國以來，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脫離人民，違背良知，與人民群眾的意願直接對立。其原因在於傳統政治體制不能按法制軌道運行，沒有政治公開性，形成了只關心上層權力鬥爭，不以民族利益和國家前途為重的局面。（四）目前事態還在惡化。堅持已有的失誤而繼續失誤，以致採取極端舉動（如軍管），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民族分裂。這種黑暗的前景是經歷過十年文化革命的中國人民所無法接受的。（五）為此，我們呼籲公開高層領導的決策內幕和分歧，由全國人民共同做出判斷和選擇；我們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行使憲法賦予的最高權力，進行干預；我們呼籲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特別代表大會，對政治局最近一段時間的工作進行審議；我們呼籲各界聲援活動務必保持理性和秩序，珍惜這次學生運動已取得的成果；我們呼籲各階層人民組織起來，協助大學生做好維持秩序和後勤服務工作；我們呼籲絕食人員多多保重身體，爭取儘快結束絕食，你們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祖國需要你們以更新、更持久的方式去取得新的勝利！（六）國家是人民的國家，政府是人民的政府，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中國現代化的歷史潮流是任何力量都阻擋不了的。

（六四事件後，李鵬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上稱這份聲明是趙紫陽智囊「企圖把中央政治局和國務院推向被告席的傑作」。）

幾輛滿載警察、打著聲援學生旗幟的卡車在長安街由東向西駛過天安門城樓，引起學生們的陣陣歡呼。

10 時許，北大逾百名中共黨員教工組成絕食團，在天安門城樓東觀禮台絕食，打出中共黨旗和「誓與學生共存亡」橫幅。

10 時許，陳雲、李先念、楊尚昆、李鵬、姚依林、喬石、遲浩田、趙南起、楊白冰、秦基偉、洪學智、劉華清在鄧小平家開會。鄧小平講了六點意見：「（一）這次動亂，問題出在黨內。中央有兩個司令部，名義上看是李鵬和趙紫陽，實際上是我和趙紫陽。（二）動亂到今天，不能再退了。誰要退，誰就是逃兵。本來四二六社論發表後，情況已好轉，學生已決定復課。趙紫陽 5 月 4 日講話是一個轉捩點，學生鬧得更凶了。趙紫陽與戈巴契夫談話，把一切責任都推給我。天安門廣場放起鞭炮，打倒鄧小平。打，我也不退，要鬥到底。（三）扭轉動亂局勢，我提出戒嚴。只有戒嚴，才能保護人民，保護學生，把損失減到最小，最快恢復正常秩序。無政府主義任它發展，很快就會波及全國，不可收拾。戒嚴步驟要穩妥，要儘量減少損傷，但是要準備流點血。動亂分子搞打砸搶，也有暗藏武器，他們要反抗，阻撓戒嚴。如果我們提出『絕對不用殺傷性武器』，那是不行的，那等於捆住了自己的手足。我們這些人都搞過學運，也算有經驗。知道在前頭鬧的勇敢分子不是核心人物，真正的核心是那些搖羽毛扇的。要讓這些核心的人在戒嚴時期露出

頭來。趙紫陽周圍的人還要搞名堂，這很危險。鮑彤先隔離起來，切斷他的對外聯繫。（陳雲插話：『該隔離的，不只鮑彤一個，搞內外勾結的還有若干人。要立即採取措施，打亂學生的指揮系統。對頭，什麼高自聯、工自聯，都要宣佈非法，取締，絕不能手軟。逮捕的人不可免，開一個名單，儘量全一點。戒嚴要多久時間，現在定不下來。總之，要到一切恢復正常為止。臺灣不是戒嚴二十多年了，也沒有說哪一天解除。』）（四）開一次政治局擴大會議。問題出在中央內部，會議任務就是解決中央領導問題，決定總書記和常委補充人選。領導不能中斷，以後再開中央全會加以確認。參加的人範圍小一點，人少一點好。非常時期，開三百多人的會也不方便。政治局的人參加，還擴大到老同志和軍隊的人，不超過四十人，寧缺勿濫，不允許有裏通外面的人參加。會議的籌備工作由李鵬、喬石、宋平負責，參加會議的名單也由他們提出。我這個人錯誤也不少。選了兩個人都選得不妥。兩個人的問題都出在自由化上。兩個人都搞改革，胡耀邦比我還急，具體辦法不多。趙紫陽是說得多，做得少，歷來借我的名搞自己的一套，借改革開放搞自己名堂。這不能讓，改革的旗幟要由我們來舉。（五）新班子可基本定下來。李鵬繼續當總理。我提出江澤民當總書記，江澤民這個人有思想、有能力、也有魄力，可擔起這個責任。胡啟立不能留在常委了。宋平符合進常委的條件，熟悉黨務，熟悉人的情況，可以幫三年。中央領導要逐步年青化，老同志一年不如一年，就不再進常委了，在一邊幫忙更好些。常委還應該補充一兩名在地方工作、搞改革、有成效的人。新的常委要樹立新的形象，政治局應該是一個改革開放的政治局。（六）輿論不可小看，要讓絕對可靠的人掌管起來。中央要成立宣傳小組，常委直接管起來。要立刻派人進駐電台和電視台，對戒嚴要及時宣傳報導。十三大從理論到實踐是正確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是對的，不能因為動亂而發生動搖。動亂是壞事，壞事可以變成好事。解決好了，能保持十年，甚至二十年的穩定，中國就大有希望了。」與會者一致表示擁護鄧小平的講話。[3]

開會前，鄧小平把李鵬叫到書房，對他說：你繼續當總理。接著問：你看江澤民當總書記怎樣？李鵬說：在 1987 年學潮和這次動亂中，江澤民都經受了考驗和鍛鍊，立場堅定，旗幟鮮明。既有中央部委工作經驗，又有地方工作經歷，是總書記合適的人選。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區、縣委書記、市機關各部委辦負責人會議。李錫銘講話指出：（一）當前局勢完全失控，形勢嚴峻，重要的國事活動被衝，交通阻塞，超過了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中公共汽車沒停駛過，現在被迫停駛六十多路，地鐵爆滿，群眾生活必需品運不進來。（二）要從恢復安定團結大局出發做好工作，教育工人、市民、商店職工不要再上街聲援，這是在把絕食學生逼上絕路。（三）必須保證中小學正常的教學、生活秩序，警惕有人挑動中學生上街。（四）為維護首都社會治安秩序，防止傳染病流行，教育群眾不要去天安門廣場圍觀。

國務院辦公廳發通知指出，當前首要問題是，為了絕食學生的身體健康，應竭盡全力儘快結束學生的絕食活動。各部門、各單位的負責同志要親自出面勸阻本機關的工作人員，不要上街遊行，停止到天安門廣場聲援絕食學生的活動。

共青團北京市委緊急電話通知，傳達國務院辦公廳和北京市委、市政府會議精神，要求各單位團組織呼籲和勸說絕食學生從國家大局、民族利益和個人前途出發停止絕食，返回學校；同時要勸阻團員青年不要遊行，要堅守崗位，堅持生產，堅持學習，為迅速結束當前的混亂局面發揮作用。北京市副市長吳儀在經濟委員會會議上號召北京工業戰線百萬職工堅守崗位，搞好生產，保證供給，為穩定大局做出貢獻。北京市總工會呼籲全市職工要保持冷靜和克制，堅守崗位，搞好生產和工作，維護安定團結的大局。北京市教育局發出通知，要求中小學的幹部和教師一定要以對國家、對人民、對學生高度負責的態度，堅守崗位，保持正常的教學秩序。

整整一上午，絕食團指揮部主持召開的各校絕食學生代表會議一直在緊張地討論中，爭論很厲害。現在廣場上缺乏統一的指揮，秩序很亂，三個學生指揮機構：高自聯、絕食團指揮部、新成立的外地進京院校學生聯合會（簡稱外高聯），誰也很難控制得住、指揮得動了。特別是外地學生正源源不斷地湧入，外地學生的飲食、住宿比北京學生面臨更大的困難。

下午

趙紫陽給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寫信請病假三天：「我頭痛加劇，急需治療和臥床休息」，「在此期間，常委和政治局工作，建議李鵬同志主持」。

趙紫陽接到晚上召開宣佈戒嚴大會的通知和李鵬的講話稿，並要他主持會議並講話，但對這個會如何開，在哪裏開，什麼人參加，還有什麼內容等等，什麼也沒有告訴他。趙紫陽拒絕出席大會。

政治局常委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黨組關於請萬里中止出訪，提前回國並於 5 月提前召開本屆第八次常委會的報告，內容是：最近許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來信來電，要求召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或代表大會，採取穩妥措施緩和當前的嚴峻局勢。十一位黨外副委員長和不是黨組成員的副委員長都贊成將原定於 6 月 20 日召開的本屆常委第八次會議提前召開，並請萬里委員長中止出訪立即回國主持。為此，今天上午由彭沖主持召開了黨組會議。黨組同志考慮到，法律規定臨時召開人大常委會由委員長會議決定，一致認為提前召開常委會議，討論學生遊行示威、絕食請願問題，已勢在必行。接到該報告後，李鵬立即批示：「外事不變動為好。」姚依林批示：「同意不變動。」喬石在自己名字上圈閱，表示同意李鵬、姚依林的意見。（政治局常委趙紫陽、胡啟立此時已被非法停職）

李鵬一直擔心人身安全，又不好意思單獨搬進中南海居住，就動員楊尚昆一起搬家。楊尚昆起先堅持仍然住在柳蔭街，後來才同意搬進中南海。羅乾親自察看毛澤東住過的房舍並重新佈置了游泳池，騰出來讓李鵬和楊尚昆居住。

有人將三所一會《關於時局的六點緊急聲明》發到報社、各高校和廣場，並在街頭廣為張貼。2　時許，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這份聲

明。

新華社記者在廣場採訪了四名絕食學生，採訪記錄如下：

記者問清華工程力學系三年級學生王才岳為什麼要參加絕食？王才岳回答：「因為感到再沒什麼辦法可以使政府肯來和我們對話，聽聽我們的聲音了。」「你想，大會堂裏四千人開追悼會，廣場上數以萬計的學生和群眾也在悼念胡耀邦，可結果電視上連晃都沒給晃一下。請願又沒人搭理，那天還調出那麼多部隊，氣氛那麼緊張，讓人心裏很不是滋味。」「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社論，怎麼能說我們是動亂呢？」「此後，政府對了幾次話，但同學們很不滿意，主要是感到一涉及到實質問題，對話人便說個人無權代表黨和政府等等。同學們說，這還對什麼話呢？」北師大教育系 85 級女生張格說：我們之所以這麼幹，不是一時的衝動，實屬無奈，是被迫的，是政府對對話缺乏誠意，從 5 月 6 日一直拖到 13 日造成的。要說動亂，那麼就是政府煽動了動亂，由於身體難受，我大哭了一場就暈過去了。在醫院經過治療，喝了一點米湯，昨晚又回來了。在醫院看了李鵬接見的電視，態度強硬，缺乏人道主義，我們的態度也強硬了。北師大歷史系 85 級學生宋衛忠說，本來是幫助政府改正不足，推進國家的民主進程，可是政府卻說是動亂，這使同學們不能接受。我們採取了遊行、罷課等方式來催促政府與我們對話，肯定我們的愛國行動，可政府遲遲不理睬我們。出於無奈，才採取絕食的辦法。以為絕食一兩天，中央領導肯定會出來的，可是中央領導不僅不出來，也不答應我們要求不高的兩個條件，因此，學生的決心便越來越堅決，現在是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當記者提醒宋衛忠，李鵬已於 18 日會見了學生代表，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時，他說，李鵬會見學生時的態度生硬，用的是訓話口氣，一點沒有平等待人的樣子，而且李鵬並未肯定學生的愛國行動，只是承認學生有愛國之心，根本沒從實質上回答問題。記者問，你們現在對政府對黨是怎麼看的？黨員學生張軍回答說，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首先應該站出來幫助黨組織醫治病症，現在我們黨自身有那麼多毛病，就應該歡迎廣大黨員、群眾提出治療方案，對症下藥。然而，現在我們黨的領導人那麼沒有誠意，我的心都涼了。但是我仍然願意留在黨內，我希望黨能勇於承認錯誤，嚴懲那些違法亂紀的人和事，重新在人民中間樹立起廉潔的形象。

2 時過後，陳子明接到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楊冠三電話，通報了趙紫陽下台等內幕情況。陳子明立即召集和主持了下午的薊門飯店會議，介紹了剛聽到的消息。與會者均極為震驚與激憤，認為不能聽任第一次天安門事件的悲劇重演，必須開展公民非暴力抗爭，阻止歷史的倒退。陳子明根據電話記錄口授，其他與會者補充，周舵執筆起草，楊百揆謄清了一份《告人民書》，主要內容是：趙紫陽總書記已被罷免，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並決定今晚對絕食學生採取強制措施。鑑於以上極為嚴重的事態發展，我們呼籲社會各界：（一）絕對不採取暴力對抗，絕對避免流血。（二）社會各界團結起來，捍衛憲法。（三）實行全國性罷工、罷課、罷教、罷市。（四）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決不自相殘殺。我們強烈要求：（一）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罷免李鵬

的總理職務。（二）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特別代表大會，決定總書記人選。

3　時，在豐臺機務段的遊行卡車上有一個人高呼：「如果政府再不進入實質性對話，明天中午 12 時起全市工人大罷工！」

廣場、火車站廣場、東單等地出現很多《關於學運策略的幾點建議》的傳單，稱：「目前絕食對話已不是我們的手段和要求，應當改為和平靜坐，並旗幟鮮明地提出新的政治要求和口號。即：1.紫陽同志不能走。2.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3.立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對軍隊的到來不應採取惶惶不安、如驚弓之鳥的態度，這種對待軍隊的態度及方式，要在他們到來之前反覆向同學們解釋宣傳清楚。」

7　時，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廣播說，今天形勢嚴峻，馬上集合隊伍去天安門廣場，保護我們的絕食隊伍。

8　時，清華學生趙新和北航的幾個學生給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打電話；以學生聯合會、自治會、絕食團的名義，緊急要求找趙紫陽、李鵬和閻明復。說是經與廣場絕食的各代表團學生協商，舉手表決，今晚　10　時結束絕食，同時要求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播放消息，要求國家領導人到廣場慰問，同時放《國際歌》，允許民眾夾道歡送，允許其他聲援團繼續留在廣場。

8　時許，國家體制改革委員會的十多人在廣場用手提式喇叭演講：「我們懷著極為悲痛憤慨的心情，公佈一個絕對真實的消息，趙紫陽總書記已被罷免，現在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並決定今晚對學生採取強硬措施。」同時敘說了趙紫陽被罷免的簡略經過。他們呼籲社會各界「絕對不要採取暴力對抗，絕對避免流血」；「實行全國性的罷工、罷課、罷教、罷市」；「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我們絕不要自相殘殺」；「強烈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立即召開中共全國特別代表大會」。

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廣播說：「鑑於目前形勢嚴峻，決定成立義勇軍特別糾察隊。請參加者今晚做好隨時出動的準備。」清華學生張銘被推舉為糾察隊總指揮。

8　時許，絕食團指揮部宣佈緊急應變措施：（一）外地學生盡力保護正在絕食的北京學生。（二）呼籲在場聲援的學生保持冷靜理智，採取打不還手、罵不還口的容忍態度。（三）要求停留在廣場的中、小學生馬上離場。（四）在遇到緊急情況下，馬上在中國歷史博物館召開中外記者會。

9 時 15 分許，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高自聯緊急通知：「結束絕食，改為靜坐。」廣場上的學生和民眾都很緊張，充滿不安氣氛。中央電視台中斷正常節目，播出了學生停止絕食的消息。

剛從醫院返回廣場的封從德質問柴玲、張伯笠、李錄：為什麼停止絕食。李錄回答：這不是絕食團指揮部幾個人的決定，是各校絕食代表開會決定的。封從德繼續追問原因，李錄終於講了決策的背景：他得到絕對可靠人物的密報，李鵬很快就會宣佈戒嚴，很可能明天凌晨清場。

學生絕食是戒嚴的根據，如果我們宣佈停止絕食，而李鵬依然宣佈戒嚴，則能將李鵬政府毫無道理和人性的一面揭露於世人面前。封從德召集各校絕食學生代表重新投票，80%絕食學生代表決定繼續絕食。柴玲等人不讓使用絕食團指揮車的廣播，封從德就到絕食團廣播站播出了投票結果。

9 時 50 分，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說：「據可靠消息，中共總書記趙紫陽已下台，李鵬已主持政治局全面工作。今晚，中央決定出動軍隊進京戒嚴。同學們，市民們，立即行動起來，快到廣場去，到各個主要交通路口阻攔軍車。」在此前後，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學生廣播站反覆播放類似消息。許多學生和民眾對戒嚴很不理解，情緒激烈，湧向各主要路口堵截部隊。進京戒嚴部隊的汽車、裝甲車，在進京、進城的各個路口，分別被大批民眾阻截。

9　時半許，參加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會議的人員陸續抵達解放軍總後勤部，按照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國務院機關、北京市機關的隸屬系統，領取入場券進入禮堂。一些與會者在休息室聊天，人人都有大事件將要發生的沉重感。新華社採訪會議的記者拿來一張出席今晚會議的領導人名單，第一位是楊尚昆，接著是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王震及政治局委員、副總理、副委員長等一大串名單，唯獨沒有趙紫陽。張萬舒碰到杜導正、國務院農村研究室副主任王郁昭等人，個個都歎口氣說：「我們這個黨啊！」

禮堂前五排座位全空著，主席臺上只有六個位置。9 時 55 分，一陣鈴響，列於名單上的領導們從會場兩邊的休息室出來，依次在前五排就座，人人表情嚴肅，沒有人互相打招呼。身穿黑色上衣的楊尚昆領頭走上主席臺，全都穿著中山裝的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王震跟隨其後，一一就座。會場氣氛異常，未出現平常領導人登臺時的熱烈掌聲。10 時整，喬石宣佈開會，首先說：「趙紫陽同志由於生病，不能出席今天的會議。」然後由李錫銘介紹北京動亂情況，從胡耀邦逝世後，按時間順序羅列北京各高校大小字報的內容，說明這是一場有計劃有預謀的政治鬥爭，是一場動亂，幕後有一小撮別有用心的人在操縱指揮，點了一個方勵之，卻沒有事實，還點了任畹町到廣場演說過，甚至把臺灣的李登輝也算作幕後人，並露骨地影射了趙紫陽。當喬石宣佈：現在由李鵬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講話時，李鵬從座位上站起來，手握一疊講稿開始唸，每在要害處都提高嗓門，有一處還揮起右臂，像是要作歷史性的一擊。李鵬講話內容如下：

今天，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要求大家緊急動員起來，採取堅決有力的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恢復社會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以保證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順利進行。

當前首都形勢相當嚴峻。無政府狀態越來越嚴重，法制和紀律遭到破壞。本來，5　月初以前，經過大量的工作，形勢已趨於平穩，但進入 5　月以後，又更加動亂起來。捲入遊行示威的學生越來越多，公共交通到處堵塞，黨政領導機關受到衝擊，社會治安惡化，嚴重干擾和破壞了首都的正常秩序。

天安門廣場部份學生絕食請願的活動還在繼續。實際上這是少數人

拿絕食學生作為人質，要脅、強迫黨和政府答應他們的政治條件，連一點點起碼的人道主義都不講了。黨和政府一方面採取了一切可能採取的措施，對絕食學生進行治療和搶救，另一方面同絕食學生的代表進行對話，希望立即停止絕食，但都未能取得預期效果。

北京的事態還在發展，而且已波及到了全國許多城市。在不少地方，遊行示威的人越來越多。在有的地方也發生了多次衝擊當地黨政領導機關的事件，發生了打、砸、搶、燒等嚴重違法破壞活動。種種情況表明，如再不迅速扭轉局面，穩定局勢，就會導致全國範圍的大動亂。

現在已越來越清楚地看出，極少數極少數的人要通過動亂達到他們的政治目的，這就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他們公開打出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口號，把矛頭指向為我們改革開放事業做出了巨大貢獻的鄧小平同志，其目的就是要從組織上顛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推翻經過人民代表大會依法產生的人民政府，徹底否定人民民主專政，他們四處煽風點火，秘密串聯，鼓動成立各種非法組織，強迫黨和政府承認，就是要為他們在中國建立反對派、反對黨打下基礎。如果他們的目的得逞，中國將出現一次歷史的倒退。一個很有希望很有前途的中國就會變成沒有希望沒有前途的中國。

我們所以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揭露極少數人的政治陰謀，一個重要的目的，就是要把廣大青年學生同挑動動亂的極少數人區分開來。前一段，我們在處理學潮問題上所以採取極其寬容、克制的態度，也正是出於這樣的願望和目的，那些躲在背後策劃和煽動動亂的人，卻以為黨和政府軟弱可欺，不斷製造謠言，蠱惑群眾，擴大事態，導致形勢發展得越來越嚴峻。

必須強調，我們仍然要堅持保護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把他們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嚴格區別開來，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

為了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社會秩序，我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緊急呼籲：（一）目前還在天安門廣場絕食的學生，希望你們立即停止絕食，離開天安門廣場，接受治療，恢復健康。（二）廣大同學和社會各界，希望你們立即停止一切遊行活動，不要對絕食學生進行所謂的聲援了。再搞聲援就是把他們推向絕路。

我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號召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和衷共濟，團結一致，立即行動起來，在各自的崗位上為制止動亂和穩定局勢作出貢獻。

各級黨組織必須在穩定局勢中充分發揮戰鬥堡壘作用；全體共產黨員要在制止動亂中發揮先鋒模範作用；各級政府必須嚴肅政紀法紀，認真抓好穩定局勢以及各項改革和建設工作；全體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堅守崗位，忠於職守，維護正常的工作秩序；全體公安幹警和武裝警察要努力維護社會秩序，強化社會治安，堅決打擊各種違法犯罪活動；所有工商企業和事業單位都要堅持正常生產秩序；各類學校都要堅持正常的教學秩序，凡罷課的應一律無條件的復課。

我們的黨是執政黨，我們的政府是人民的政府，為了對神聖的祖國負責，對全體人民負責，我們必須採取堅決果斷的措施，迅速結束動亂。

李鵬在講話結束時，還為軍隊進城和即將宣佈的戒嚴留下一個伏筆。他說，希望廣大人民群眾對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公安幹警為維護首都安全所做的努力給予全力支持。會議最後由楊尚昆臨場發揮講了約 10 分鐘（原定由趙紫陽講話）。楊尚昆說：調來一部份解放軍是為了協助首都武警和警察維持社會秩序的，希望社會各界和廣大群眾給予理解和支持。解放軍進入北京，絕不是對付學生。11 時多，喬石宣佈會議結束。

臨開會前，楊尚昆要中央辦公廳再向趙紫陽辦公室通知一遍開會事宜，李鵬辦公室給趙紫陽秘書打電話詢問趙紫陽是否參加會議。李鵬曾讓胡啟立去請趙紫陽主持會議並講話，趙紫陽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李鵬又讓胡啟立再次去請趙紫陽主持會議，可以不講話，至少出席一下，以表示黨中央的團結一致。趙紫陽仍以身體不適為由拒絕，不為武力鎮壓背書，這成為他「分裂黨」的罪行。

楊尚昆、李鵬等人在開會前得悉北京戒嚴情況被洩露，為預防不測，原定由 5 月 21 日零時開始實施的戒嚴時間提前到 5 月 20 日 8 時實施。

中央電視台、中央電台隨即播出李鵬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絕食團指揮部立即採取了幾項措施：1.派糾察隊到各處阻攔軍隊。2.採取防暴措施，每人準備濕毛巾對付催淚瓦斯。3.帶領廣場全體學生宣誓。

數十萬的學生和市民或是成群結隊地湧向廣場，聲援絕食學生，或是衝到進入北京市區的交通要道和主要街道，阻攔戒嚴部隊。許多學生和民眾衝進北京火車站檢查列車，阻止戒嚴部隊軍列進站。許多學生和民眾堵住各地鐵站出站口，防止戒嚴部隊利用地鐵進入北京市區。

第 27 集團軍和第 38 集團軍進京部隊的三百二十七輛軍車途經保定市時，被河北大學五千多名學生阻截達三個多小時。

楊尚昆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會議，部署北京戒嚴行動。楊尚昆鄭重宣佈：「只有鄧小平和我可以調動軍隊。」時任中紀委副書記的蕭洪達 1990 年 1 月 28 日對友人說：「去年六四幾十萬大軍圍城，很顯然，不只是對付學生、百姓，而且擔心有的軍隊嘩變。（楊尚昆）言外之意很清楚了，怕趙紫陽搞政變。」[4]

這是一個不平靜的夜晚，「部隊將在凌晨兩點清場」的傳言如旋風刮在廣場上，逾十萬集聚在廣場的學生和民眾，每個人都在等待清場時刻的到來，既緊張又興奮，真正是眾志成城。

全國各地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遊行繼續進行，但人數減少。中央電視台播出北京學生宣佈停止絕食的消息後，各地絕食學生停止絕食請願。據中國官方不完全統計，今天有二十六個城市、二百多所學校、共約二十多萬學生遊行，上海、天津、南京、成都、昆明、南寧等地遊行人數在萬人以上。天津、保定、石家莊、濟南、大連、西安、鄭州、蘭州、太原、呼和浩特等二十多個城市都有大量學生乘坐火車赴京。濟南至北京的二百九十八次客車，因六百多名學生進入車庫登上列車，造成了車體不能出庫，列車被迫停開。三棵樹開往北京的 18 次特快列車因

逾千名學生上車，晚點六小時開車。
上海市　在市政府前絕食的學生增至約四百三十人，市紅十字會成立救護中心在現場開展救護工作。遊行隊伍絡繹不絕，包括二十多所中學、師範的師生和個別小學的師生，有人抬著花圈，播放哀樂（傳言北京有絕食學生死亡）。同濟、上海財經大學等校遊行隊伍打出「我們不要白癡總理」、「垂簾聽政何時休」、「打下傀儡，拆掉後臺」等橫幅。至下午 3 時，送醫治療的絕食學生累計一百八十八人次，仍在醫院接受治療的學生七十七人。江澤民、朱鎔基等人看望絕食學生。市委市政府發公開信對學生絕食表示關注和焦急，呼籲「社會各界不要一味聲援學生的錯誤行動」。

青島市　海洋大學等高校和中專近二萬名學生遊行，集聚匯泉廣場。中午 11 時半，海洋大學學生楊海在匯泉廣場召集各校學生自治會負責人開會，決定成立青島高校聯合自治會。各高校大字報增多，一些大字報、口號矛頭對著李鵬和共產黨，海洋大學學生呼喊「打倒李鵬」等口號。建工學院有大字報稱，要「加強各民主黨派的力量，並聯合起來在政治上與共產黨對抗」。
廈門市　廈門大學學生劉貴生發起聲援北京絕食學生的行動，上午 9 時許在工人文化宮絕食請願，許多教師前往探視。在得知北京戒嚴的消息後，絕食學生於次日凌晨撤離回校。
拉薩市　上午 8 時半，西藏大學約 4 百多名學生打著「西藏大學聲援團」、「堅決聲援北京各大高校的絕食請願運動」等橫幅遊行，武警逾千人分三路在自治區教體委、拉薩市委、河壩林十字路用人牆組成勸阻線，將遊行學生阻在教體委門前。學生向圍觀民眾散發傳單。11 時 20 分，遊行學生退到河壩林十字路口時，部份教師打著「西藏大學部份青年教師聲援團」橫幅到達，另有人打著「拉薩晚報部份新聞工作者聲援」橫幅，自治區體校二十多名學生和拉薩第一中學部份師生打著「聲援北京學生絕食請願」橫幅。下午 1 時 15 分，遊行隊伍衝擊武警勸阻線，圍觀者助威，和學生一道推搡武警，個別人向武警投擲石塊，有人叫嚷「武警打人」，頓時秩序大亂。混亂中，約二百多人衝破勸阻線，沿金珠路、青年路遊行至自治區黨委、政府前，高呼「打擊官僚」、「清除腐敗」、「反對以權謀私」、「擁護共產黨」、「維護祖國統一」、「多吉才讓出來」等口號。經官方廣播宣傳國務院戒嚴令和西藏自治區政府令，並經自治區黨政有關領導勸說，遊行者於下午 4 時 15 分返校。
公安部已告西藏自治區公安廳，戒嚴期間，一定要嚴格執行有關規定，堅決勸阻學生上街遊行，加強治安管理。
烏魯木齊市　凌晨 1 時，新疆大學三百多名學生在自治區政府前靜坐，另有 60 多名學生在人民大會堂前靜坐。
昆明市　上午，雲南民族學院、雲南藝術學院、雲南大學等校約一百二十名學生在東風廣場絕食。一些院校正在發起絕食簽名。
洛陽市　上午 10 時，六所中學、一所小學和一些科研部門約三萬人到市政府請願示威，有些人藉機衝擊市政府辦公大樓並砸壞門窗玻璃。有人呼喊「公安局抓人啦」，人群一下湧到市公安局門口，砸碎公

安局辦公樓部份玻璃。一些人鼓動往辦公樓裏衝，警察將三名肇事者帶離現場進行審查。

福州市　上午 11 時許，福州大學、福建師大、福建中醫學院約五千名學生到福建省政府請願，然後遊行到火車站，衝進月臺，三、四百名學生登上即將離站的 378 次客車，部份學生坐在鐵軌上，要求與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對話，致使 378 次客車無法發出，其他列車無法進站。至下午 4 時半，鐵路仍未開通，已影響了兩列客車和一列貨車的運行。省政府領導趕到現場，指揮處理此事。下午 7 時 45 分，學生才全部離去。

杭州市　七百多名學生靜坐絕食。

廣東省　廣州高校愛國聯合會宣佈成立，提出「以南國兒女的行動支持北京」。二百多名學生在深圳市政府前靜坐。

南京市　八名學生發起成立絕食團，在鼓樓廣場宣佈絕食，已有五十九名學生參加絕食。

太原市　山西財經學院、太原師專等校逾百名學生在山西省政府前絕食已進入第四天。凌晨 3 時許，逾百名民眾在省政府前攔截了二十二輛過往汽車和拖拉機，將車上的白菜、牛奶往絕食學生中扔，並砸壞一些車輛的玻璃。警察趕赴現場制止，抓獲六十七人。

香港　中午 11 時許，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在分社文教部部長翁心橋等人陪同下走出新華社，逐一走到絕食者身旁坐下，與之握手，囑咐保重身體。學聯代表表示，希望中央儘快與學生對話。許家屯表示，我們的願望一致。學聯代表詢問許家屯能否與學聯代表對話，許家屯一口答應，決定在下午 2 時對話，後因雙方對記者採訪問題有不同意見，對話臨時取消。

《新晚報》報導：據北京可靠消息稱，鄧小平已於 5 月 17 日南下，到湖北小休。[5]

---

1 參見李進進〈記 1989 年的工運組織—北京工自聯〉一文，原載《新聞自由導報》總第 289 期，1999 年 6 月 18 日出刊。

2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四十二頁。

3 參見李鵬《六四日記》一書。

4 參見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一書第二百五十九頁。

5 趙紫陽說，鄧小平在六四前沒有離開過北京。

北京戒嚴令頒佈，北京各界像炸開了鍋，絕大多數高校師生、機關幹部和市民予以譴責，認為實行戒嚴是政府無能的表現。一女青年說：「政府太無能了，心裏有鬼才動用軍隊，因為他們那些醜惡的東西馬上就要暴露了。」一位老年民眾說，對待學生不至於動用軍隊呀。有的群眾說，動用軍隊不是明智之舉，這麼做，怕是要激出百姓的火來。還有的人說，昨天政府還慰問學生，怎麼今天就變了，這樣搞不一定有好結果。《北京日報》一位編輯到報社車間鼓動罷工，說報紙不能登李鵬的講話。

北京出現全民截兵景象，數以十萬計的學生和民眾在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等進城路口阻攔戒嚴部隊軍車。被當作路障使用的公共汽車達二百二十多輛，全市交通癱瘓。一些老年婦女或坐或躺地擋在軍車前。有些學生在路口設置路障和檢查站，盤查過往車輛。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學生廣播站晝夜不停地發佈「部隊要進城鎮壓學生」、「高校要被軍管」、「萬里從國外打電報批評李鵬」等消息，呼籲圍堵軍車，到廣場保護靜坐學生。北大等校學生糾察隊在校門口設崗，檢查出入者證件。

戒嚴部隊雖然在北京戒嚴令頒佈前就已開進，但基本上都被民眾圍困於北京郊外，未能按計劃進入市區指定地點。今天抵京的戒嚴部隊有第 38 集團軍、空降兵第 15 軍、第 27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第 20 集團軍。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的坦克、裝甲車隊在與北京市通縣一河之隔的河北省三河縣燕郊鎮被大批民眾阻攔，奉命退至河北省三河縣李旗莊集結待命。[1]戒嚴部隊不能到位，戒嚴令形同虛設。

許多戒嚴部隊官兵在開進途中尚不知開進的目的地，不知執行什麼任務，也不大瞭解北京學運的情況。民眾不分男女老少紛紛向受阻的官

兵們述說北京學運的真相，流淚告誡：你們決不能去傷害學生。許多民眾表示，北京沒有動亂，不需要軍隊。人民軍隊不能鎮壓人民，如果你們今天是在對敵前線，我們老百姓會全力支持你們，北京是首都，不是老山前線。

凌晨

零時 45 分，中央電台播放李鵬在中央和北京市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廣場上官方廣播系統同時播出李鵬的講話摘要，並不斷重複播放，試圖威懾學生。絕食團廣播站一遍遍播放《國歌》、《國際歌》，學生們跟著齊聲高唱，壓倒官方廣播。

1 時 40 分，絕食團指揮部決定中止昨晚 9 時 15 分許公佈的結束絕食的決議，宣佈廣場二十萬學生全體絕食，以抗議北京戒嚴。廣場上學生組織和工自聯的廣播站不時播放「軍隊化裝進城了」、「今晚要空降五個師」等消息，引起陣陣騷動。

2 時 20 分，高自聯經召集各校學生代表討論，宣佈堅決反對李鵬的講話，號召學生發動民眾，在北京各主要路口設置障礙。

3 時，六、七個膀大腰圓的小伙子來到廣場北大學生隊伍，每個人頭上都紮了一條白布，上面用黑筆寫了一個「死」字。為首者又高又胖，對王丹說，他們是普通的市民，哥兒幾個聽了廣播才相約到廣場來，專門來保護學生的。我們沒什麼文化，講不出什麼大道理，但是我們知道學生是為了國家好，政府要鎮壓你們，我們不答應！你們是讀書人，以後對國家有用，我們不能看著你們死。今天要是坦克來了，不輾過我們，就別想傷害到你們一根毫毛。說完，幾個人自顧自就坐到了北大學生隊伍前面。本來坐在前列的是十多名為了保護學生的北大青年教師。

西長安街上，一輛輛卡車滿載著學生由東往西呼嘯而過，駛向廣場聲援，一輛輛卡車滿載民眾由西往東飛馳，去公主墳方向攔截戒嚴部隊，車上的人們不斷呼喊「反對暴力！反對軍管！」主要由個體戶自發組成的「飛虎隊」，駕駛數百輛摩托車，在市區各街道及廣場周圍來回行駛，傳遞消息，鼓舞士氣。

高自聯、對話團、外高聯舉行新聞發佈會，提出：鑑於目前形勢，將絕食改為靜坐。如果絕食的同學繼續絕食，我們將繼續聲援。我們的鬥爭目標絕不放棄。呼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全國各界人士配合北京高校學生維持秩序。中小學生不要上街遊行，外地學生不要進京，工人不要罷工。

清晨 6 時，北京市委、市政府發出緊急通知，要求緊急動員起來，採取一切辦法，配合軍隊制止動亂。

早晨，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各校數以千計的學生高喊「聲援學生」、「反對鎮壓學生」、「反對軍事獨裁」、反對李鵬講話」等口號，衝出校門，兵分兩路，一路前往廣場，一路前往公主墳方向，學生們情緒極其激動，有的高喊「跟他們拼了！」有的婦女痛哭流涕，拉著學生的手說：「你們一定要堅持到底！」

長安街上各主要路口都有成千上萬的學生、民眾騎車或步行湧向廣

場。廣場上學生一片緊張迎戰景象，前來聲援的各界遊行隊伍絡繹不絕。

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數百名學生仍在新華門靜坐，打出大字標語：「政府已自絕於人民，工農商學兵聯合起來鬥爭到底！」

清晨，李鵬覺得北京形勢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打電話與喬石、楊尚昆商量，決定原定今晨 8 時實施的北京戒嚴，因為準備工作跟不上，宣佈戒嚴開始時間推遲到上午 10 時。

從昨晚至今晨，五棵松附近有五十多輛戒嚴部隊軍車，呼家樓、雙井、大北窯、東大橋、西四、北太平莊等地共有六十多輛戒嚴部隊軍車，北京市房山縣有四十多輛戒嚴部隊裝甲車，遭到數萬名民眾圍堵。民眾們發現軍車上的官兵都是全副武裝，情緒更為激動，不斷高呼口號「軍隊是人民子弟兵，不能鎮壓學生」、「反對暴力」、「政府沒良心」、「市民們！快起來！救救學生」等口號。

上午

鄧小平在家中召集陳雲、李先念、彭真、楊尚昆、王震、李鵬、喬石、姚依林開會，以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決定，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政治局常委職務、撤銷胡啟立的政治局常委職務，於 4 月 22 日起停止工作，正式決定由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作出；同時提出新的中共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的醞釀人選，做出讓萬里回國不回京的決定。由於趙紫陽拒絕出席宣佈戒嚴的大會，大大地激怒了鄧小平和其他一些中共元老，王震大罵趙紫陽是反革命，李先念說趙紫陽是第二個司令部。這是一次非法的政治局常委會議，因為五名政治局常委中有兩人被非法剝奪了出席會議的權利。

9　時半許，李鵬簽署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命令》，全文如下：

鑑於北京市已發生了嚴重的動亂，破壞了社會安定，破壞了人民的正常生活和社會秩序，為了堅決制止動亂，維護北京市的社會安寧，保障公民的生命和財產安全，保障公共財產不受侵犯，保障中央國家機關和北京市政府正常執行公務，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89 條第 16 項的規定，國務院決定：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時起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由北京市人民政府組織實施，並根據實際需要採取具體戒嚴措施。

國務院總理李鵬 1989 年 5 月 20 日

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說：「為什麼只選擇北京市部份地區，而不是整個北京市，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動亂主要是發生在北京市區，而市屬十個縣相對比較平靜，沒有必要實行全市都戒嚴。二是憲法規定國務院只有在省、自治區、直轄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權力，在整個省區市實行戒嚴的權力屬於全國人大常委會。」

李鵬、楊尚昆等人原以為北京戒嚴計劃很周密，戒嚴部隊在戒嚴令公佈前已向北京市區開進，沒有料想到戒嚴部隊進城受到極大阻力。截止今天上午，西面來的戒嚴部隊被圍堵在八寶山，南面來的戒嚴部隊被圍堵在南苑，東面來的戒嚴部隊被圍堵在通縣，北面來的戒嚴部隊被圍

堵在北太平莊。戒嚴指揮部曾設想，西面的主力戒嚴部隊經地鐵運送到天安門，因為走漏消息，復興門地鐵施工洞口已被一大群民眾佔領，堵住了地鐵的通道。

根據國務院戒嚴令，陳希同簽署了《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一、二、三號）。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一號）：

根據李鵬總理簽署的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令，為迅速制止社會動亂，維護首都正常的工作、生產、教學、科研、社會生活秩序，北京市政府特發佈此令：（一）自 1989 年 5 月 20 日 10 時起對東城區、西城區、崇文區、宣武區、石景山區、海澱區、豐臺區、朝陽區實行戒嚴；（二）在戒嚴期間，嚴禁遊行、請願、罷課、罷工和其他聚眾妨礙正常秩序的活動；（三）嚴禁任何人以任何方式製造和散佈謠言，進行串聯、演講、散發傳單；煽動社會動亂；（四）嚴禁衝擊黨政軍領導機關，嚴禁衝擊廣播、電視、通訊等重要單位，嚴禁破壞重要公共設施，嚴禁打、砸、搶、燒等一切破壞活動；（五）嚴禁騷擾各國駐華使館和聯合國駐京機構；（六）在戒嚴期間，發生上述應予禁止的活動，公安幹警、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以上各項，望全體市民遵照執行。

市長陳希同 1989 年 5 月 20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二號）：

為了執行國務院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戒嚴令，維護首都的正常秩序，北京市人民政府特發佈此令：（一）外國人必須遵守北京市人民政府根據國務院李鵬總理簽署的戒嚴令所發佈的各項命令；（二）在戒嚴期間，外國人不准介入中國公民違反戒嚴令的活動；（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制止。

市長陳希同 1989 年 5 月 20 日

《北京市人民政府令》（第三號）：

在戒嚴期間，對記者採訪特作如下規定：（一）嚴禁中外記者利用採訪，進行挑唆，煽動性宣傳報導；（二）未經北京市人民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臺記者不得進入機關、團體、學校、廠礦、企業、街道進行採訪、拍照、錄影等活動。（三）違反以上規定的，執勤人員有權予以制止。

市長陳希同 1989 年 5 月 20 日

9　時半，電台、電視台開始播放戒嚴令。整個上午，電台、電視台反覆廣播李鵬的講話、國務院戒嚴令、北京市政府令。

新華社記者在廣場採訪了數十名師生、圍觀者。北京聯合大學某老師說，對李鵬講話和政府做法感情上接受不了，這樣做只會進一步激化矛盾，「如果年輕人流了血，與我們國家的根本宗旨是太不相符了。簡直不敢想像。」北京聯合大學一群師生七嘴八舌地說：「照這個思路搞下去，長不了一年」、「政府和人民本應是一條心」、「人民已做出了回答」、「你們新聞媒體應為人民講幾句話。要有社會責任感和歷史感。」

10 時，北京實施戒嚴的時間到了，仍有數以萬計的學生和民眾滯留在廣場，仍有遊行隊伍。廣場和長安街上，人數最多時達四十萬。在廣

場出現的遊行隊伍包括：中國社科院政治學所、文學所、哲學所、語言所，半月談雜誌社、瞭望雜誌社，一些企業單位，包頭、洛陽、鄭州、成都、天津、錦州、浙江、山西、河北、河南、湘潭、安陽等地高校學生。遊行者呼喊「還我紫陽」、「打倒鄧李楊」、「政府已走向歷史反面」等口號。廣場上組織了逾千人的敢死隊，不少學生寫了遺書；學生的印刷點在頻頻印刷傳單。絕食團指揮部廣播說：「目前，我們得到最新消息，以李鵬、薄一波、楊尚昆、王震為首成立偽政府，他們控制著宣傳、醫療、電台、軍隊。這是一個偽政府，是一次軍事政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鬥爭到底。」

各處圍堵的學生和民眾少則幾十人、幾百人，多則二萬人。市區地面交通全部癱瘓，地鐵於上午 10 時許停止運營。有民眾搶購，搶購的物品主要是鹽、雞蛋、糖、醬油、掛麵、速食麵、油、蔬菜、手電筒、電池、蠟燭等。

10 時，陳一諮到中南海鮑彤處，交談了一個多小時。陳一諮介紹了《關於時局六點緊急聲明》的內容，鮑彤說很好，並說戒嚴這一招肯定失敗，這件事肯定要翻過來。還說黨內已解決不了問題，要儘快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解決，罷免李鵬。鮑彤告訴陳一咨「以後你們不可能再從我這裏得到情況了。」

10 時許，先後有五架軍用直陞機在長安街、廣場上空盤旋，在廣場上空飛行了約十來分鐘。學生們用高音喇叭大聲吼：「請說明來意，請說明來意！」

10 時 50 分，第 38 集團軍一百多輛軍車被堵在豐臺區大井立交橋，圍堵的學生和民眾逾萬人。李錫銘電話指示豐臺區委、區政府由領導帶隊，全力以赴，不惜一切代價，為受阻部隊打開通道。豐臺公安分局將三百七十多名警察緊急調往大井立交橋，決定先集中力量打通大井立交橋南側道路至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北門的一段通道，將彈藥車疏導進入西倉庫。手執警棍的警察從西倉庫北門出動，前方有二百多名學生排成橫隊堵截，兩側有數百名民眾助威。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幹警在分隔堵截學生和排除圍觀民眾的過程中，有少數幹警持警棍追打投擲磚頭石塊的人。當時情況比較亂，為了避免誤傷學生，指揮人員調動警力將學生分隔到道路南側。圍觀群眾中有很多人向幹警投擲磚頭石塊。為避免引起更大的混亂，執勤幹警當即整隊按原計劃撤回西倉庫北門。學生和群眾約上萬人開始衝擊北門，用大量碎磚石塊將倉庫警衛室玻璃全部擊碎，將區長乘坐的臥車和部隊臥車砸壞，將警衛室點燃（後被撲滅），並一度將部份區委領導圍困，幹警全力保護區委領導脫離危險區，將隊伍集中，經請示市公安局，並與學生代表對話後，雙方於下午 2 時許撤出現場，脫離接觸。經初步清查，幹警重傷十人，其中三人住院治療，輕傷七十一人，其中有區政府辦公室副主任，暈厥及發病的十八人。學生方面受傷情況，據到豐臺醫院調查瞭解，有三名學生住院治療，有三十、四十名學生曾前往治傷。」

11 時許，陳一咨召集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層幹部開會。他說：「鮑彤對我說，體改委、體改所是改革的中堅力量，要保護這批力量。我認為，從現在起，大家不要再以體改所的名義鬧騰了，絕不要再以四個單位（三所一會）發表什麼宣言之類的東西了。上邊說以後不要

依靠上邊獲得消息了。今後主要通過每個人的關係、朋友，自己去獲得消息。鄧小平受到北京市委的欺騙，給他個台階下。」會議決定：（一）編《李鵬其人》，揭露李鵬在這次學潮中的險惡用心，目的是當中共總書記。（二）通過高幹子女做軍隊高級將領的工作，通過他們力爭取消戒嚴令。

中央美院中共黨委召開緊急擴大會議，發出致北京市委並即呈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的電報：「會議決議：以愛護黨、愛護人民的赤誠之心，呼籲和懇請立即撤回從外地調到北京的軍隊，以避免可能發生的流血事件和事態不可設想的惡化。我們建議，黨中央和北京市委緊急動員各級黨組織和共產黨員們站出來帶頭維護首都的秩序和保護學生的安全。」

按照中央要求，中央和國家機關、北京市機關、高校開始傳達、學習李鵬的五一九講話。除了要求支持戒嚴，並明確說明在北京實施戒嚴後不能再上街遊行，戒嚴以前的遊行可以不追究責任，戒嚴以後的遊行性質就不同了。

李進進與負責工自聯宣傳工作的頑鐵（周勇軍的化名）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臺設立工自聯廣播站，由於緊鄰長安街，許多來往的行人駐足聆聽，聽眾一撥又一撥，影響頗大。

高自聯、工自聯、絕食團聯合發表了《首都全體工人和學生的聯合聲明》，在廣場等地廣為傳播，內容是：「我們聲明如下：第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臨時大會，罷免國務院總理李鵬，罷免國家主席楊尚昆，以及追究其他一切與人們為敵的現政府官員的法律責任。同時，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應組織特別法庭，依法公審這些暴君。第二，反對軍管，呼籲北京市民抵制軍隊進城。如果軍隊進城，我們首都工人將同全市人民一道保護廣場上已絕食八天的幾千名學生。同時也呼籲絕食的同學迅速停止絕食，沒有必要為這些暴君作出不必要的犧牲。我們工人階級感謝這些值得中華民族驕傲的大學生，歷史將永遠記住他們。我們將以廣場為戰場，用我們的身體保護大學生及其他絕食者和靜坐者。我們將以我們的血再建一道巴黎公社牆。第三，反對獨裁者愚弄軍隊，呼籲解放軍全體官兵調轉槍口，對準這幾個暴君。我們的原則是，人民的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人民子弟兵是保護人民的。第四，我們不承認國務院總理簽發的關於對北京部份地區的戒嚴令。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 89 條第 16 款並沒有規定國務院可以授權北京市政府停止北京市公民行使言論、遊行、示威等憲法給予的權利。為此，我們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撤銷這個戒嚴令。第五，我們首都工人將利用一切和平且有效的手段，包括罷工，來達到我們的目的。」該聯合聲明是李進進起草的。北京鐵路局工人韓東方（後來擔任工自聯常委、發言人）當天到天安門城樓西側觀禮臺工自聯總部所在地，與李進進交談，兩人一致認為，目前有必要與學生組織發表聯合聲明，鼓舞士氣，向全世界宣告工人組織的存在和力量。郭海峰同意以學生組織的名義與工人組織發表聯合聲明。

一份署名「首都知識界三百餘人」的《緊急呼籲人大常委會提出彈劾李鵬案》傳單廣為散發。傳單稱：「鑑於目前的局勢，只有李鵬下台，才足以平民憤，拯救國家、民族的災難。為此，我們緊急呼籲人大

常委會委員，在國家民族危難之秋，不負全國人民的重托，召開緊急特別會議，行使憲法所賦予的最高權力，彈劾李鵬，以解國憂。」

共青團北京市委發出《關於目前形勢的原則意見》的電話通知，要求廣大團幹部、團員、青年要在思想上和行動上與黨保持一致，堅決服從各級黨組織的領導和指揮，帶頭堅守崗位，配合軍隊，維護全市和本單位正常的生產、工作和生活秩序。北京市總工會、市婦聯和市學聯分別發出呼籲和聲明，擁護李鵬的講話和國務院、市政府戒嚴令，號召全市人民為恢復首都正常社會秩序而努力。

政法大學學生宣講團向市民散發一份傳單，內容：昨晚，當局居然調來了大批裝甲車和軍隊。請問，這是想對手無寸鐵的學生下毒手嗎？我們怎麼辦？起來，親愛的市民們！起來，共和國的公民們！用我們的良知、鮮血，甚至生命保衛共和國、保衛人民、保衛自由、保衛人權、保衛法治。

北大英語系女教師朱荔貼出《退黨聲明》：「我鄭重宣佈退出由鄧小平、李鵬所把持的中國共產黨。他們強姦了廣大共產黨員的意願，違背了我入黨時的信仰和願望，我決定退黨，和人民站在一起。」

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包遵信、嚴家其、蘇曉康、王軍濤等人署名的《我們知識界的宣言》，宣稱：「絕不背叛愛國學生的生命和熱血所開拓的爭取民主的事業，絕不以任何藉口為自己的怯懦開脫，絕不再重複以往的屈辱，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絕不向專制屈服，絕不向八十年代中國的末代皇帝稱臣。」

廣場上出現三所一會《關於時局的再次聲明》傳單，稱：「由於少數高層領導堅持並擴大已有的決策失誤，對這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採取鎮壓措施，中國目前已面臨真正的社會大動亂和民族分裂的危險，處於歷史的緊急關頭。」「李鵬 5 月 19 日晚上的講話肆意歪曲事實，顛倒黑白，製造事端，激化矛盾，漠視各界人士的呼籲，排斥趙紫陽總書記 5 月 4 日以來的一系列正確講話的精神，嚴重惡化了局勢，致使社會面臨動亂。」「值此非常時刻，我們再次呼籲全國人大和中國共產黨召開緊急特別會議，行使憲法和黨章賦予的權力，對時局進行干預。」

胡啟立給政治局常委寫信，表示贊成楊尚昆在昨晚大會上所講的「解放軍絕對不是針對學生的。」希望不發生流血事件。姚依林在胡啟立的信上批示：「要盡可能做到不流血，但不能要求完全不流血。不動武，那將束縛自己的手足。」

下午

北京城區一片迎戰氣氛。數十萬學生和市民在通往北京城區的路口設置路障，截堵軍車，有的給戒嚴部隊官兵送報紙，講解北京目前的形勢。數萬名學生和市民繼續把守在豐臺、六里橋、沙子口、呼家樓、古城、清河、五棵松、復興路等進城路口。仍有六、七萬名學生和民眾在長安街和廣場遊行，凡經過新華門的遊行隊伍幾乎都呼喊「李鵬下台」的口號。

李鵬認為「新聞界思想混亂，輿論跟不上」，成立了中央宣傳工作指導小組，成員有丁關根、王忍之、曾建徽、袁木、何東昌、王維澄。

李鵬召集這些人開會，要求重點抓好人民日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和新華社四大新聞單位，保持正確的輿論導向。李鵬說：在前一段時間，《人民日報》對動亂起了不好的作用，因此，在戒嚴期間，必要時，中央可派代表進駐人民日報，加強新聞監督。

陳子明、王軍濤和畢宜民開了一個會，對形勢做出了一個基本判斷：和平解決已不可能，鎮壓不可避免。要保存北京社會經濟科學研究所這個團隊的實力，工作要有分工，分為一線、二線，尤其強調畢宜民絕不能介入運動，要把研究所這個家看好。

數百名編輯、記者舉著「人民日報」橫幅遊行，沿途散發「《人民日報》號外」。號外的主要內容是：「趙紫陽總書記主持工作權力已被剝奪，由李鵬主持政治局工作並決定今晚對絕食學生採取強制措施」。「5 月 13 日，趙紫陽總書記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主張立即否定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社論，被四比一多數票否決。5 月 15 日，趙決定去廣場向社會和公眾宣佈他個人的意見，被中央辦公廳以違反黨紀理由阻止。5 月 16 日，在鄧小平出席的政治局常委會上，趙提出五條意見：1.否定四二六《人民日報》社論；2.由他本人承擔發表社論的責任；3.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設立機構，審查高幹子弟（包括他的兩個兒子）的官倒行為；4.公佈全國副部級以上幹部行為背景；5.公佈高幹的收入和福利待遇，取消特權。以上意見又被四比一多數票否決。5 月 17 日，政治局召開會議，以微弱多數同意趙下台。總書記職務由李鵬兼任。軍管迫在眉睫。」「據悉，曾召集人大常委會議，幾乎全體副委員長決定拒絕接受政治局的以上決定。李鵬威脅要以黨紀處理他們。體改委等十部委決定開展靜坐、絕食鬥爭。」號外「呼籲社會各界：1.我們應儘量避免暴力對抗，絕對避免流血；2.社會各界團結起來，捍衛憲法；3.解放軍是十億人民的子弟，我們絕對不能自相殘殺；4.我們強烈要求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5.立即召開中共全國代表大會。共和國和中央面臨生死存亡關頭。讓我們立即行動起來，以一切有力的合法的非暴力的方式進行決死抗爭！我們堅決反對李鵬的講話，建議人大立即罷免李鵬總理職務！」（號外使用《人民日報》名義，影響很大，引起李鵬震怒，六四事件後，號外的主導者《人民日報》海外版編輯吳學燦、《人民日報》科教部體育記者張抒被捕，吳學燦判刑四年。）

楊尚昆主持軍委擴大會議，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楊白冰、遲浩田、趙南起以及戒嚴部隊指揮部成員參加，聽取關於戒嚴情況的匯報。

官方切斷了廣場周圍的所有自來水，學生們無水可用。民眾源源不斷地將水送到廣場，並痛罵政府真缺德。東長安街上發現一隊軍隊車牌的油罐車，有人說油罐車裝的是瓦斯。廣場學生開始發放消毒水、濕布、漂白粉以防瓦斯。

兩名空軍士官到廣場學生廣播站，宣佈與學生站在一邊，並介紹利用風箏和氫氣球來防止軍隊直升機空襲。

3 時多，打著北京內燃機總廠、北京汽車廠牌子的隊伍，各有幾百人騎自行車向廣場行進，呼喊「反對戒嚴」、「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等口號。

5 時許，一架軍用直升機在廣場上空拋撒戒嚴令傳單。

晚上

楊尚昆打電話向鄧小平匯報情況，鄧小平交代：目前情勢大家都很焦急，我想明天老同志開個會，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薄一波、王震和你參加，討論局勢，兩位老帥（徐向前、聶榮臻）身體不好就算了；陳雲同志建議，你、薄一波和李鵬、姚依林、喬石要立即安排分頭找各省、直轄市、自治區主要負責人進京談話，統一認識；儘快召開軍委擴大會議，把大軍區的司令、政委統統叫來，通報情況，認清當前形勢，維護全國穩定。

北大校方派人勸說王丹帶領學生撤離廣場，王丹表示，政府至今沒有答覆學生的要求，學生不能撤離。並說：「按國際慣例，戒嚴令如二十四小時未發生效力，政府是會倒台的。所以，我們要靜坐到底。」「今晚政府會強迫驅散。如果軍隊進入廣場，與同學發生衝突，即使發生流血事件，也不還手，而是有秩序地撤離，然後遊行到動物園。」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7 時，廣場東北部擴音器線路被破壞。人民日報社內軍隊的自動電話線全部被卡斷。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就部隊進京執行戒嚴任務答記者問，聲稱解放軍進入北京是為了恢復秩序，絕不是來鎮壓學生的。

10 時前後，廣場和長安街集聚了數十萬人。一隊隊自發組成的「工人敢死隊」、「市民敢死隊」、「工人糾察隊」、「市民糾察隊」源源不斷地湧入廣場，不少人說已留下遺書，決心與靜坐學生生死相依，不打算活著離開廣場。廣場氣氛緊張，因為傳說戒嚴通常必須在二十四小時內發生效力，今夜軍隊很可能會挺進廣場。

全國各地因北京戒嚴又出現遊行示威的高潮，橫幅和口號主要是「李鵬下台」、「鄧小平下台」、「反對獨裁」、「反對暴力」、「反對軍管」、「打倒軍閥」、「救救紫陽」等。隨著北京學生在北京戒嚴後將絕食改為靜坐，各地的學生絕食活動也宣佈停止。各地傳言四起，主要有「北京的工人罷工了」、「鄧小平已離開北京」、「38 軍旅以上軍官已經辭職」、「國務院部委許多工作人員宣佈脫離政府」、「北京二百多名武警拒絕執行命令」等。

因為中央要求各省、直轄市、自治區表態，首批搶先致電中央表態的有上海、陝西、湖南、河北、河南、福建的黨委和政府，表示堅決擁護中央制止動亂的決策，擁護李鵬的講話。

全國各地傳達、學習李鵬等人的講話。各地中共黨委和政府要求各高校認真組織廣大幹部、師生學習李鵬的講話，勸阻學生不要再遊行、罷課，迅速恢復教學秩序，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

杭州市　凌晨 1 時許，觀看了李鵬在黨政軍幹部大會講話的電視新聞後，浙江大學、浙江醫科大學、杭州大學等十多所高校一萬六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打倒鄧小平、李鵬」、「李鵬殺氣騰騰，鄧小平調兵遣將」、「不能一人說了算」、「抗議鎮壓」、「反對暴力」、「愛國無罪」等口號。清晨 6 時許，又有一些高校逾萬名學生上街遊行。中午，風傳北京絕食學生自焚死亡的消息，許多學生擡著花圈，佩戴黑紗

遊行，張貼《北京快訊》。數百名民眾打著「僅僅同情是不夠的」橫幅遊行。遊行學生聚集武林廣場，有學生呼籲絕食學生停止絕食，到工廠、街道進行演說，發動民眾起來支持學生行動。午夜 12 時，仍有二千多名學生在武林廣場靜坐。

西安市　上午，西安交大等十二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呼喊「打倒李鵬」、「取消戒嚴」等口號，在新城廣場聚集。解放軍二炮指揮學院約二百名學生也參加了遊行。陝西師大五、六名學生到公路學院靜坐，聲稱將到新城廣場集體自殺，抗議北京戒嚴。

四川省　凌晨零時 30 分，在成都市人民南路廣場絕食、靜坐學生看到四川電視台轉播李鵬、楊尚昆講話時，齊唱《國際歌》，高呼「學生無罪」、「人民軍隊不應鎮壓學生」。凌晨 2 時半，十二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前往人民南路廣場。學生們舉著「風雨政府必遭雷電」橫幅，高呼「反對暴力」、「反對鎮壓」、「打倒李鵬」、「打倒軍閥」等口號。當天，數萬名學生冒雨在人民南路廣場靜坐，不斷有市民送去茶水飯菜和禦寒用品。

凌晨，重慶市逾千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有的學生聽了李鵬的講話後很悲憤，有學生哭著說「李鵬欺騙了我們」。

天津市　凌晨 2 時許，南開等校逾六千名學生和部份教師遊行，呼喊「打倒李鵬」、「打倒腐敗政府」等口號，到天津站廣場靜坐。上午 9 時許，學生陸續返校。

中共天津市外經貿委工委書記、外經貿委主任張煒凌晨收聽了廣播中的李鵬講話後非常激動，隨即寫了辭職書，上午一上班就把辭職書分別遞交給天津市委市政府領導，並不聽勸阻，堅持辭職。張煒談到辭職原因時說：「目前形勢令人心痛。4 月 22 日中央領導人為什麼不同群眾對話？如果當時對話，就不會使學生民眾運動發展到目前的規模，可是中央一些決策人沒有這樣做。」「平息事態只能對話，運用民主的方法。在國與國間的事務都已經由對抗轉為對話，而我們對學生則採取對抗的辦法，這是不能平息動亂的。」張煒說他希望國家穩定，但這種穩定要使百姓心齊氣順，而不是四人幫時期那種白色恐怖的穩定。他抗議「動用軍隊對付手無寸鐵的示威群眾，更不同意把這場學潮定性為動亂」。「我作為一名公民和共產黨員，不能做違背民心的事。現在政府政策不順乎民心，與自己執行職務發生矛盾的時候，只有選擇辭職。」三十四歲的張煒於 1977 年考入北大經濟系，曾任北大學生會主席、北京市學聯副主席。1982 年大學畢業後分配到天津工作，先後任共青團天津市委書記、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主任，並當選為中共十三大代表。張煒才幹出眾，曾到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視察的鄧小平、趙紫陽等人都對他稱讚有加，當時已內定擔任天津市常務副市長。

南京市　當天共有十幾所高校的二、三萬名學生及部份教師遊行。遊行的還有《新華時報》等一些新聞單位的三十多名記者。凌晨，河海大學三千名學生首先遊行。緊接著，南京大學五千名學生、東南大學、南京師大各三、四千名學生也遊行。學生們高呼「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反對暴力」、「反對獨裁」、「反對軍管」、「人民警察熱愛人民」、「人民軍隊熱愛人民」、「人民衛士不是獨裁衛士」等口號，集聚鼓樓廣場，接連幾十次呼喊「李鵬下台！」

武漢市　上午，二十一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鎮壓」、「打倒獨裁」、「不怕流血」、「不怕犧牲，鬥爭到底」、「反對暴力，決一死戰」、「打倒李鵬」、「李鵬下台」、「打倒鄧小平」、「反對軍管」、「回來吧，紫陽」等口號。少數遊行學生到湖北省政府請願，多數遊行學生在武漢三鎮的幾條主要幹道和長江大橋靜坐、講演並散發傳單，長江大橋公路橋交通一度中斷。

武漢大學中文系學生、武漢學運主要組織者劉向陽在看了李鵬電視講話後揚言自殺，被學校幹部和學生團團圍住勸阻。

長沙市　凌晨，十一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呼喊「反對法西斯」、「打倒李鵬」等口號，遊行到市政府。眾多機關幹部、市民加入遊行，主要街道交通完全堵塞。有的遊行民眾計劃衝擊省廣播電台，省政府抽調警力採取措施加強防範。早晨，在湖南省政府前曾一度宣佈停止絕食的數百名學生、工人恢復絕食，絕食人數增加。

上海市　凌晨，江澤民發表廣播講話：「昨天晚上，北京絕食請願的同學已宣佈停止絕食。我衷心希望上海的絕食同學迅速停止絕食，接受治療，早日恢復健康。同時，我衷心地希望參加遊行、靜坐的同學有秩序地撤離現場，返回學校。」凌晨 2 時 45 分，在市政府前廣場已絕食五天的學生返校。凌晨，李鵬電視講話播放後，上海交大二千多名學生最先上街遊行，高歌《國際歌》，呼喊「人民起來，救救祖國」、「不是動亂」、「罷免李鵬」、「李鵬下台」等口號。上海音樂學院、工業大學、同濟、上海外語學院、上海醫科大學等六所高校逾五千名學生陸續遊行，呼喊「反對軍管」、「獻身民主」、「救救紫陽」、「團結起來，救救祖國」等口號。中午，復旦等十幾所高校約二萬名學生及部份教師遊行，呼喊「反對戒嚴」、「反對鎮壓」、「周總理，你做錯一件事」、「學生不畏死」等口號。華東師大四千名學生手挽手遊行，做好了發生衝突的準備，復旦六千名學生擡著自由女神像開道，上海機械學院二千名學生的遊行隊伍中有學生擡著加了黑框的李鵬畫像。晚 10 時許，遊行學生開始返校。中國公安部稱：上海有五萬名學生到人民廣場和外灘遊行。

山東省　下午，山東大學等校約五千多名學生在濟南市區遊行，二個學生擡著一個花圈，花圈輓聯上寫著「痛悼當代劉和珍」（稱北京一女生因絕食而死），呼喊「打倒獨裁」、「軍管政府不屬人民」等口號，前往省政府，靜坐示威 一小時。

東營市、泰安市有七千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

瀋陽市　上午 9 時半，瀋陽農業大學六十多名學生打著旗幟，攔截兩輛汽車到市區遊行，呼喊「反對專制，反對暴力」、「不懼強暴不怕流血」等口號。

長春市　上午　9　時許，吉林大學二千多名學生遊行，前往吉林省委、省政府抗議示威，在新發廣場集會、靜坐。

昆明市　逾千名高校學生呼喊「頭可斷，血可流，民主精神不可丟」等口號上街遊行。

蘭州市　上午，蘭州大學等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在市中心廣場聚

集，下午 5 時許返校。

石家莊市　下午 4 時多，河北師大等校一千五百名學生遊行，沿途張貼大小字報和《緊急呼籲書》。《緊急呼籲書》主要內容：聲援北京；告知大家做好流血的準備；抨擊鄧小平、李鵬。

太原市　下午　2　時半開始，山西大學三千多名學生和部份教師遊行，口號有「李鵬下台」、「李鵬講話，學生不服，老師不服，人民不服」、「北京在流血，我們怎麼辦？」等。

貴陽市　凌晨 2 時 25 分許，貴州教育學院等校五百多名學生看了李鵬電視講話後遊行，集聚市中心大十字路口，向圍觀民眾宣講北京已實行軍事管制，政府開始鎮壓學運，要「為民主而灑熱血」、「不怕犧牲」、「為民而死，死得其所」。

安徽省　上午，安徽大學、中國科技大學等校七千多名學生在合肥市區遊行。蕪湖、安慶等市也有學生遊行。

廣州市　上午，中山大學等校二萬多名學生遊行，沿途交通阻塞。有一、二千名學生準備乘火車赴京被勸回。

南寧市　凌晨，廣西大學、廣西師大逾千名學生遊行。

香港　逾四萬名各界民眾冒著颱風帶來的狂風暴雨，傍晚 6 時到維多利亞公園集會，然後遊行到新華社香港分社，抗議北京戒嚴，不少人高呼「打倒李鵬」。查良鏞（著名武俠小說作家金庸）宣佈向全國人大常委會提出辭呈，辭去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和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委員職務。三位香港行政局議員連同二十三位立法局議員罕有地連署發表聲明，向中國領導人發出「最堅決的呼籲」，「希望尊重表達意見的自由和取得資訊的自由，並採取和平方式解決其與人民之間的不同意見」。該聲明由立法局議員李柱銘起草。立法局議員黃宏發認為，中共中央和中國國務院「選擇以強硬方法解決事件發展，的確令人擔心」。

澳門　下午，逾萬名各界民眾舉行史無前例的全澳大遊行，聲援中國學運。澳門正遭颱風襲擊，風狂雨暴，但各界民眾在「澳門聲援中國學運聯委會」號召和組織下，仍如期舉行了大遊行。聯委會在大遊行開始前的集會上宣讀了一份宣言，提出兩項緊急呼籲，希望中國政府「千萬千萬不要鎮壓我們可愛的人民、偉大的人民」，「要求中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立即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當前全國的緊急形勢，公正地處理和評價中國學運」。

美國　中國留美學者學生聯誼會聯合會發表《告全國同胞書》，稱「我們代表全體留美學者學生緊急呼籲：堅決反對軍事管制，堅決反對鎮壓愛國民主運動。李鵬應立即引咎辭職，立即讓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政府立即和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進行公開的直接的平等的對話，接受學生和人民群眾的合理要求。」

上午，來自五十八所美國大學約五千名留美中國學生和學者在首都華盛頓的杜邦環形道公園集會，反對北京戒嚴。宣讀了中國留美學生學

者聯誼會聯合會的《告全國同胞書》。中午 12 時，由五星紅旗引路，舉著「打倒貪官汙吏」、「救救孩子」、「救救中國」、「實行新聞自由」等標語，高唱《國際歌》和《國歌》，遊行抵達中國駐美大使館，高呼「人民萬歲」、「中華民族萬歲」等口號，學生代表、耶魯大學學生黃振東向中國大使館遞交了《告全國同胞書》。參加遊行和集會的還有旅美臺灣學生聯合會代表及香港學生代表。許多留美中國學生從全美各地星夜開車趕來參加集會、遊行。

在洛杉磯、紐約、舊金山、休士頓等地的中國總領事館前，都有中國留學人員舉行抗議示威活動。

加拿大　上午 10 時，二百五十多名來自蒙特利爾市的中國留學生分坐 4 輛大客車來到溫哥華市中國大使館前，與等候的二百多名溫哥華中國留學生匯合，舉著橫幅、標語，高呼「反對軍管」、「反對專制，要求民主」、「堅決支持國內學生民主運動」等口號。學生代表向中國大使館遞交了致中國政府、全國人大的公開信。隨後，遊行隊伍步行五、六公里來到加拿大議會山集會。這是中國留學生在溫哥華舉行的最大規模的一次示威抗議。當地的電台、電視台、報社、通訊社的記者都到場採訪。晚上，溫哥華的中國留學生舉行演講會和募捐活動。

---

1 參見吳仁華《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允晨文化出版公司 2016 年 5 月出版。

1989 年 5 月 21 日　星期日

北京戒嚴第二天。戒嚴部隊由於遇阻，仍未抵達戒嚴地點。學生和民眾無視戒嚴令，繼續遊行示威。廣場上，整個白天約有十萬人，晚 7 時後人數激增至三十多萬人。許多人說：部隊總是在黑暗中行動，所以，我們要來保衛廣場，保衛已取得的成果。

北京形勢雖然嚴峻，但氣氛猶如節慶般，學生和民眾不僅沒有恐懼感，而且團結一致。警察不見蹤影，治安由學生維持並且維持得井然有序。市區的路障多在晚上出現，並有人負責看管，天一亮，學生和民眾則自動將路障清除。但中國官方卻聲稱北京秩序混亂，顯然是為戒嚴製造輿論。

根據國家教委嚴格控制外地學生來京聲援的通知精神，河北、天津等地一些高校的幹部、教師來京勸說學生返校。今天有七千多名高校學生離京，但仍不斷有學生來京。官方為了減少在京學生人數以利於實施戒嚴，指令北京火車站為外地來京學生返校提供一切方便，包括免費乘車。

一個引人注目的特點是，自今天起海外中國留學生的抗議活動達到了前所未有的規模。

中南海和中央領導人住地的安全保衛明顯加強。中共八老中，鄧小平、彭真、楊尚昆、王震四位住在中南海附近，陳雲、李先念、鄧穎超、薄一波住在中南海，楊尚昆經李鵬勸說已搬進中南海。中共元老們住宅的警戒兵力都比原先加強一倍，架設了機槍，放置了扎車胎的帶刺鋼板。中南海內沿南海和瀛臺一帶部署了部隊。

凌晨 2 時至上午 8 時，逾千名學生在清華園火車站攔截火車，查看有無軍人，先後有三列客車、四列貨車、一列單機被迫停車。

凌晨，一些學生衝進地鐵 52 號戰備站，試圖拆除地鐵設備，防止

戒嚴部隊通過地鐵進城。另有逾千名學生和民眾衝入地鐵太平湖總站，用磚頭堵住地鐵軌道。

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軍列在北京昌平火車站被近萬名政法大學等八所高校的學生和民眾圍困，直到 5 月 25 日凌晨 2 時才脫困。

早晨，傳出戒嚴部隊要進駐高校消息，學生紛紛在學校周圍路口設置路障，查驗過往車輛，在校門口設崗查驗進入者證件。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學生廣播站不停地發佈消息，轉播美國之音報導，主要有：「萬里、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支持學運」；「徐向前說，誰向老百姓開槍，我把誰槍斃」；「本來今晨 2 點戒嚴部隊要行動，由於老帥（徐向前、聶榮臻）和鄧大姐（鄧穎超）都反對，行動未成」；「上海市政府已聲明脫離現政府，十個省市已回應」；「部隊進駐高校後，要實行三光政策」；「中央辦公廳一個副主任在廣場對學生說，你們再堅持兩天，等萬里回來和趙紫陽一起打倒鄧小平、李鵬」；「首鋼工人給中央下了一個通令：如果二十四小時內不答覆學生的兩條要求，二十二萬工人就罷工，上街聲援學生」。

清晨 6 時 13 分，炮兵第 14 師二千名官兵乘坐代號「平 24」次敞篷運煤列車到達北京火車站，官兵們迅速集合前往廣場，剛出火車站大門即被學生發現圍住，近萬名學生和民眾趕來圍堵，被迫退回火車站內。很多學生淚流滿面向官兵們介紹北京情況，並送上香煙、食品、涼開水。學生反映，「戰士們只知道來北京是來執勤的。」截至晚 6 時，仍有約三千名學生圍住官兵們。使用敞篷運煤車運送炮兵第 14 師進京，是李鵬根據北京軍區司令員周依冰的請求，下令鐵道部部長李森茂執行的。

中央電台在早晨新聞節目的最後三十秒插播一條簡訊：「國務院昨天上午 10 點在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以來，天安門和主要街道上仍然聚集著學生、工人和市民。到今天早晨 6 點發稿為止，解放軍沒有進入城區。」該簡訊在重播時被高層下令撤銷。

上午

喬石到趙紫陽處談了一些情況。他說,不少人已感到有點騎虎難下了。如果不是鄧小平一再督促，並且決定調更多的軍隊來京，這場大悲劇也許可以避免。軍隊進不來，戒嚴令不起作用，成百萬學生、市民、工人、機關幹部湧在街上，湧在廣場。這樣下去，首都確有陷入癱瘓的危險。

趙紫陽考慮，只有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由人大這個權力機關以民主與法制的形式來扭轉這種局面。於是找閻明復談了他的這個想法，請閻明復轉告楊尚昆，看是否可行。此前，彭沖找趙紫陽談過，他說萬里在國外，他召開了人大副委員長會議，大家一致主張提前召開人大常委會，他還到玉泉山找了彭真，彭真也贊成。

新華社奉命播發上海、陝西、湖南、河北、河南、福建的黨委和政府致黨中央、國務院的表態電報。這令人想起文化大革命中的「致敬電」，例如上海市委的電報：「黨中央：上海市委常委全體同志以及其興奮的心情收看了中央召開的黨政軍負責幹部大會的實況轉播，聆聽了

李鵬同志和尚昆同志的重要講話。市委常委全體同志一致表示堅決擁護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常委所作的報告和提出的各項意見。市委常委並立即召集主要高校負責同志和公安、衛生部門負責同志，部署了有關工作。接著由江澤民、朱鎔基等市黨政負責同志去學生靜坐絕食現場，勸告他們停止絕食，接受治療。市委決心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號召全市共產黨員和全市人民，堅決貫徹中央政治局常委的各項決定，和黨中央保持一致，為維護社會的安定和經濟的穩定，為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為堅持改革開放而努力奮鬥！上海市委員會 1989 年 5 月 20 日凌晨 2 時」截止今天，全國已有二十二個省、直轄市的黨委和政府表態擁護中央決定，擁護 5 月 19 日李鵬的講話。

解放軍報發表社論《維護首都和全國穩定的重大措施》，稱：「李鵬總理簽署國務院命令，從 5 月 20 日 10 時起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這是制止正在蔓延的動亂，維護首都和全國穩定的果斷措施。充分反映了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的利益和願望，全軍同志對這一保衛四項基本原則和十年改革成果的英明決策熱烈擁護，堅決貫徹執行。」

《人民日報》刊出報導〈北京戒嚴第一天〉，稱「首都秩序一如往日，市民生活大體如常。」暗示北京沒有動亂，顯然是《人民日報》人員以打擦邊球的方式反對北京戒嚴。

嚴家其等五名學者緊急致電正在國外訪問的全國人大委員長萬里，稱北京戒嚴令是違憲的，應該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解除戒嚴令。

長安街上仍然人來人往，川流不息，每一個路口都有數十名民眾和學生把守，設置路障，為不時經過的遊行隊伍鼓掌或歡呼，顯得並不完全處於無政府狀態。軍隊進城的所有重要路口，包括德勝門、崇文門、大北窯、吳家場、八王墳、廣渠門、農業展覽館、東直門、東大橋、天橋、六里橋、宣武門、郎家園、蘋果園、紅廟、十里堡、明光村、霞光村、亮果廠、紫竹院、三元橋、打磨廠、右安門、長安街、東單、天寧寺、蓮花池等二十八個路口都被堵，共使用了二百二十七輛公共汽車作路障。有民眾舉著標語牌：「49 年解放軍進城，我們夾道歡迎；89 年解放軍進京，讓你寸步難行。」二千多名學生和民眾圍堵南苑機場（軍用機場），機場運油車隊被攔阻在外，機場汽油一度告急。南苑機場駐紮著空運進京的空降兵第 15 軍和第 26 集團軍步兵第 138 師。[1]在戒嚴部隊受阻的各個地方，學生和民眾向官兵們宣講學運情況。官兵們上廁所都以班為單位，民眾和學生主動讓道並為之引路，軍民的氣氛比較融洽。

廣場上學生準備了三百多個風箏，絕食團指揮部廣播呼籲，如果見到軍隊直升機，便升放風箏。

在天安門城樓西側的第 28 中學附近，拉著兩條醒目的橫幅：「北京市民自治聯合會」、「首都工人糾察隊」。北京市民自治會由政法大學法律古籍整理研究所青年教師萬新金、學生陳陽、隋顯斌等人參與組建，萬新金任主席，陳陽任秘書長。

北京市委召開城近郊區、市委機關部委辦負責人會議，部署建立首都群眾維護秩序工作隊，協助戒嚴部隊進城維護秩序。發出《對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各級領導幹部和全體國家公職人員的幾點要求》：

1.統一思想，大造輿論，形成強大的思想政治攻勢。2.組織起來，恢復秩序，保證生產，保障生活。3.每個人都要堅定立場，振奮精神，在這場政治鬥爭中經受鍛鍊和考驗。

四通集團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所長曹思源在四通集團公司總裁萬潤南的授意下，起草了《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建議書，徵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簽名。建議書稱：「提議在 5 月 24 日至 26 日左右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非常）緊急會議，研討當前的嚴峻局勢，並通過法制軌道謀求正確解決中國當前危機的方法。」先派人將建議書送到胡績偉家，胡績偉審閱後加上一句話：「如果暫時不能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建議召開在京常委會委員非正式緊急會議。」並同意由他出面，委託社會發展研究所徵集簽名。社會發展研究所或打電話，或發加急電報，徵集簽名。有的人大常委閱讀《建議書》後簽名，有的人大常委沒有見到《建議書》，由社會發展研究所代簽（委託簽名），共有三十八名人大常委簽名。加上北京戒嚴前表示過要求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的人大常委，總共五十七人，包括厲以寧、江平、許嘉璐、董建華、葉篤正、劉延東、馬萬祺、霍英東等。

8 時，吾爾開希在北師大學生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稱：「再堅持兩天，一個光明的共和國就會誕生了。」

8 時，北京市民聲援團逾百人手舉小旗，騎車到北京市委呼喊「打倒陳希同」、「打倒鄧小平」等口號，約十分鐘離去。

10 時，李鵬、喬石到楊尚昆處議事。決定讓受阻部隊原地休整三天，進行思想動員，同時調後續部隊進京，形成大軍壓境之勢。決定城區戒嚴部隊由周依冰指揮，整個戒嚴部隊由遲浩田指揮。

李鵬給王瑞林打電話，請他報告鄧小平，建議近日內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從組織上解決趙紫陽的問題。晚上，鄧小平指示：等大軍進入北京後再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這樣可以避免衝擊和干擾，才能開得更有把握。

10 時許，廣場出現二、三百人的自行車遊行隊伍，打著「市民自治會」旗幟，呼喊「打倒李鵬」、「打倒鄧小平」、「反對鎮壓」等口號。下午 5 時，這支隊伍再次出現在廣場時，已有上千人。

11 時許，外國衛星轉播與國際長途電話一度中斷，無線電話也受影響。這是中國官方在干擾外國及港臺記者的對外聯絡。

高自聯與絕食團指揮部的摩擦繼續加劇，各種糾察隊層出不窮，許多地方特別是學運之聲廣播站附近，絕食團指揮部的人都無法通過，因為糾察隊只認高自聯簽發的通行證。中午，封從德與李錄談起高自聯時都認為高自聯不能在廣場領導下去了。封從德到廣場北大營地，希望拉起一支糾察隊，佔領學運之聲廣播站和紀念碑，統一指揮權。北大學生都去堵軍車了，沒有什麼人，巧遇北師大楊朝輝正帶領上百名糾察隊員集結待命，就讓楊朝輝帶隊佔領學運之聲廣播站和紀念碑，楊朝輝答應了，但最終沒有執行。

下午

胡啟立到趙紫陽家，說人大常委要求萬里提前回國的報告現在沒有人批覆，擱在那裏。趙紫陽就讓胡啟立告訴彭沖，由全國人大中共黨組直接發電報給萬里，促他提前回國。胡啟立問可否說已經你同意，趙紫陽說可以。隨後趙紫陽給主管外交的副總理吳學謙打電話讓他設法把電報發出去。後來李鵬又給萬里發電報，不讓他提前回國，說是請示了鄧小平，所以萬里未能及時回國。

各處出現《軍方七位高級將領表態》傳單，簽署聯名信的七名 1955 年授銜的上將是：葉飛、張愛萍、蕭克、楊得志、陳再道、宋時輪、李聚奎。聯名信全文如下：「首都戒嚴部隊指揮部並轉中央軍委：鑑於當前事態極其嚴重，我們以老軍人的名義，向你們提出如下要求：人民軍隊是屬於人民的軍隊，不能同人民對立，更不能殺死人民，絕對不能向人民開槍，絕對不能製造流血事件。為了避免事態進一步發展，軍隊不要進城。1989 年 5 月 21 日」該聯名信引起社會極大反響，也震驚了中共高層。鄧小平、楊尚昆要求楊白冰、遲浩田等立即分頭登門拜訪七上將說明情況，楊尚昆專門給蕭克、楊得志等人打電話。[2]七上將發表聯名信，是經過《經濟學週報》總編輯何家棟、副總編輯羅點點和高瑜等人的動員。

針對戒嚴部隊被圍堵這一情況，根據楊尚昆、劉華清指示，戒嚴部隊指揮部發佈了《告北京市民書》：（一）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人民軍隊，是人民的子弟兵。部隊執行戒嚴任務，完全是為了維護首都治安，恢復正常秩序，絕不是對付愛國學生的。（二）戒嚴部隊在執行任務過程中，受到一些阻擋。部隊從大局出發，採取了最大的克制態度，廣大人民群眾也從各方面給予了配合。目前，首都的秩序仍然處於十分混亂的狀態，交通中斷，某些商品供應短缺，治安形勢有可能進一步惡化，人民群眾深感不安和憂慮。戒嚴部隊必須堅決執行政府的法令，我們有責任採取各種有效措施扭轉這種局面。對於極少數搞打砸搶燒的犯罪分子，我們將根據法律，按照首都人民包括愛國學生的意願，採取堅決措施予以處置。希望廣大愛國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能夠充分理解，並給與大力支持和協助。（三）廣大人民群眾關於懲治官倒，反對腐敗，推進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的要求，人民解放軍給予堅決的支持。我們相信黨和政府會代表人民的意志，採取有力措施，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各種現實問題。（四）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將嚴格遵守各項紀律，並在部隊中展開「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教育，發揚我軍勤政愛民的光榮傳統，反對任何有損軍民之間魚水感情之間的言行，以實際行動維護國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

官方稱：「陳子明、王軍濤等人在北師大召集有六個分指揮部的會議，與會者有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中國社科院、中信公司研究所等單位人員、北大和北師大等校學生自治組織成員。會議決定組織專門輿論工作班子，編輯《李鵬其人》材料，創辦民間報紙。」這完全是捏造，陳子明只是在北師大與從廣場來的張倫、邵江見了面。張倫、邵江向陳子明通報了廣場上的情況，認為形勢很危險，應當進一步加強力量，並作好各種必要的準備。

新成立的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召開首次會議。指導小組組長王忍之對宣傳報導提出 7 條要求：1.要反映各界擁護中央精神，中央精神的

實質是代表人民的。2.要報導戒嚴的必要性。3.報導各地貫徹中央精神的實際行動，包括怎麼貫徹及各地事態平息的情況。4.及時揭露各種謠言及時闢謠。5.一個多月以來攻擊黨的反動言論，要逐漸進行批判。6.對美國等干涉我國內政的要反駁。7.各報要有評論，爭取群眾，穩定形勢。並要求各報社要振作起來，社長在非常時期要負起責任來，不能消極怠工，更不能散佈與中央精神對抗的思想言論，否則要按黨紀國法處理。穆青當即質問：「你要把人抓起來嗎？」王忍之無言以對。

高自聯召集五十多所高校學生自治會負責人開會，研究下一步如何行動。在是否撤離廣場的問題上爭論得十分激烈，投票結果：三十二票贊成撤離，十四票反對撤離，2 票棄權。根據少數服從多數的原則決定撤離，撤離的口號：「擁護黨內改革派，打倒黨內保守派。」撤離的方式：「遊行、宣傳、回校後繼續罷課。」

高自聯與外高聯在廣場召開記者會，宣讀了致鄧小平的一封信，主要內容：現在的學運是一場民主運動，在您的晚年，為推動這次運動做一件大好事，對你們老一代的功績人民是不會忘記的。對這次運動如果使用暴力，李鵬必然倒台。民主運動推進不了，絕食就不會停止。政府宣佈戒嚴，但一直未實施，軍隊還在外邊，學生對待暴力的方法是打不還手，罵不還口。所有絕食人員在紀念碑周圍手拉手，集體抗衡。

北方交大一張大字報稱：政府發出通知，一是穩定二十年，鎮壓二十年；二是向外地轉移政治犯；三是 5 月 22 日凌晨 5 點開始鎮壓。新華門附近一份傳單稱：「昨夜 309 醫院附近，從石景山來的兩車解放軍和一車防暴警察被攔住，此為 65 軍。六里橋軍隊與學生發生衝突，少數人受傷，兩名女學生被送往 502 醫院。原在清河附近的六百名軍人受阻後回撤。南苑機場門口被 3 千多人所堵。在香格里拉飯店附近阻攔軍車的群眾、學生與士兵舉行聯歡。昨晚，清華西門，學生與市民阻止了軍隊向市區推進。」

1 時，在天安門城樓金水橋南側，北京市民自治會掛出橫幅成立指揮部，並組織了三千多人騎自行車沿二環路遊行。

1 時多，廣場學生廣播站宣佈成立由十五人組成的「廣場行動聯合委員會」。

3 時許，逾千名學生站在北京火車站第 6 月臺的鐵軌上，不讓列車通過。同一時間，滿載第 40 集團軍官兵的 9175 次軍列剛到沙河火車站，即被三、四千名學生包圍。

3 時 50 分，北大、人民大學三十多名學生聚集天壇公園西門，稱戒嚴部隊準備在天壇公園空降部隊，呼籲民眾行動起來，阻止空降。天壇公園、先農壇、工人體育場大門都被民眾用汽車堵住。

截止今天下午 5 時，各醫院自 5 月 13 日起，收治的絕食學生人數累計為：門診 8,258 人次，留院觀察 6,597 人次。今天門診為 636 人次，留院觀察 634 人次。

晚上

萬里在加拿大多倫多華人社團舉辦的晚宴上說：「我們要堅決地保

護廣大青年的愛國熱情，同時也要堅定地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他說，中國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他們希望促進民主和懲治腐敗，是同政府的主張和努力目標是一致的。

高自聯各校代表在紀念碑北側召開緊急會議，王丹主持，否決了今天下午高自聯撤離廣場的決議。隨後，高自聯宣傳部負責人在廣場舉行記者會，宣佈，知識界今天上午開會，一致決定堅決支持廣場上學生，堅決同李鵬偽政府鬥爭到底。學運之聲廣播了王丹講話，說：「隊伍堅決不撤，各校整理隊伍。」

6 時多，敢死隊在廣場舉行了集體宣誓。

6 時 35 分，北京火車站內外有二萬人參與圍堵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部隊，周邊路口都被用汽車堵住。

6 時 45 分，北京副市長張百發在北京電視台發表電視講話，聲稱由於社會動亂，群眾供應已到非常危急時刻，呼籲市民配合，保證交通運輸暢通。

7 時，中國科技大學朱忠之、羅志強等 11 名學生到聶榮臻住地請求接見，遞交了一封信：「敬愛的聶帥：今天下午李鵬主持會議做出 4 點決定：（一）這次學生愛國運動的定性為動亂；（二）不惜用二十天時間鎮壓廣場上的二十萬大學生；（三）騰出首都各大監獄；（四）明晨 5 點所有環衛工人上班清掃廣場。消息千真萬確，部隊已調署完畢，情況萬分危急。請求聶帥從廣場上二百萬市民、二十萬學生的性命著想，出來說句公道話、表態，並懇求聶帥立即回答。我們在門外等您。有可能的話請聶帥務必於今晚到廣場看望群眾與學生。」聶榮臻要秘書立即向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查證，隨後讓秘書向科大學生轉述以下意見：「（一）這四條純屬謠言，請同學們不要輕信。（二）軍隊到北京來，實施戒嚴，完全是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和安定。希望同學們協助解放軍做好這一工作。（三）希望同學們為了國家尊嚴、首都的秩序、市民的生活、自己的健康和學習，能儘快撤離廣場。希望科大同學帶個頭，返校復課。」

7 時，絕食團指揮部成員在一座小帳篷開秘密會議。李錄說，得到絕對可靠的情報，明天凌晨 1 點鐘部隊必定清場，鎮壓在所難免。在這樣局勢下，我們該做的就是避免無謂犧牲。指揮部骨幹分子肯定首當其衝要被逮捕，我們必須保存民運的火種，鎮壓一來，指揮部的人馬全部轉入地下活動，從現在起，指揮部常委就應分散化裝，混到學生堆中去，以防公安便衣跟蹤，「能多跑一個，就多一分力量」。李錄講完，柴玲、封從德、郭海峰、張伯笠沒有反對，每人分到一千元，李錄稱之為「保命費」或「逃亡費」。

柴玲安排了一場「廣場上的婚禮」，領著新郎李錄新娘趙敏（南京大學學生）到紀念碑周圍轉了一圈，受到狂歡節般的歡迎。李錄讓封從德、柴玲當伴郎伴娘，在廣場北部幾十輛大客車前舉行了結婚儀式。此後，柴玲、李錄、郭海峰、張伯笠、封從德各帶上一千元人民幣，先後離開廣場。[3]

7 時起，較平靜的廣場開始逐漸緊張起來，聚集了學生和民眾約三十萬人。由於傳出次日凌晨戒嚴部隊要清場的消息，一晚上都籠罩著緊

張氣氛，在是否撤離廣場的問題上出現爭論。

7 時 15 分，一支打著「市民敢死隊」橫幅的隊伍走進廣場。

7 時 20 分，廣場上北京和外地的百餘所高校學生代表舉行記者會，發表了《告全國人民書》，呼籲全國人大常委會派代表與學生直接對話，解決此次政府與人民嚴重對立的危機。

8 時，穆青在新華社傳達了下午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的會議情況。穆青說：「根據領導小組的要求，這種報導就非常難寫，而且記者的牴觸情緒很大，也不願寫。人民日報今天發表了《戒嚴第一天》，看來會繼續寫下去，完全採用打擦邊球的辦法。我們怎麼辦？我建議由我、郭超人、南振中、張萬舒和李尚志五人，每晚 8 時到我這裏集體商量寫出稿件。」

9 時許，中國科技大學七名學生來到徐向前元帥住地，工作人員出面接待。學生代表通報了與在聶榮臻元帥處相同的情況，請求徐向前表態。工作人員答覆說：「部隊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維護安定團結的局面，絕不是針對學生來的。部隊的同志絕不願意發生流血事件，並會採取一切措施來避免，請你們不要聽信謠言。希望同學們儘快返校復課，以理智態度協助政府平息事態。」工作人員將答覆意見報告徐向前，獲得同意。

11 時多，絕食團指揮部決定，凡軍車、武警車、警車等白色標牌車，帶天線的汽車，沒有標牌的汽車，均不准進入廣場。廣場學生廣播說：「葉飛、聶帥、徐帥表態支持學生運動，他們及鄧穎超要求召開軍委會議，罷免鄧小平。」廣場上有外省學生糾察隊、北京學生糾察隊、市民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廣場上空升起氣球，並用 27 路公共汽車堵住了臨近廣場的前門地鐵站出口

全國各地依然是一片抗議聲浪，學生和民眾普遍對李鵬講話表示不滿，牴觸情緒很大。上海、河南、浙江、遼寧、河北、四川、湖北、湖南、山東、廣西等地約七萬多人打著「反對獨裁」、「反對暴力」、「李鵬下台，鄧小平滾蛋」等橫幅、標語遊行。上海、江蘇、陝西、湖南、四川、甘肅、遼寧、貴州等地散發了各種各樣的傳單，多數省、自治區、直轄市都有學生遊行、罷課、絕食、串聯等活動。一些學生到工廠串聯，呼籲罷工。

上海市十五所高校的師生和工人共三萬人遊行，呼喊「打倒鄧小平、楊尚昆、李鵬」、「反對北京戒嚴」等口號，傳播「北京消息」。部份學生到工廠串聯，呼籲罷工，但得不到工人的呼應。《世界經濟導報》一些人員在報社外的閱報欄以《五．二○天安門廣場》為標題，貼出三十幅照片，宣揚北京學生和民眾阻攔戒嚴部隊進城，反對戒嚴，以及堅守廣場等情況，一時觀者如潮，道路堵塞。

市政府發出《告上海市民書》，希望青年學生以大局為重，立即停止一切遊行、示威、罷課、請願活動，回校復課，希望廣大市民不再上街尾隨圍觀。

各高校領導和教師深入學生中做疏導工作。但復旦、上海交大等校學生及部份中專學生繼續遊行，上海外語學院、復旦一些學生播放「美國之音」，同濟少數學生把持學校廣播站，鼓動六千多人遊行。上海高自聯散發傳單，呼籲市民支持學生行動。晚上，鐵道學院逾千名學生湧

到校門口，聲言要攔截軍車。

天津市 上午 10 時，十幾所高校約四萬名師生在南開集中後上街遊行，呼喊「鄧小平、李鵬下台」、「紫陽出來」等口號。圍觀民眾說，這是一個月以來所見的聲勢最大的遊行。高校廣泛流傳萬里、鄧穎超發表聲明反對李鵬政府的消息。

武漢市 從上午開始，十六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並到大型工礦企業和居民區演講，散發、張貼標語、傳單，呼籲工人罷工。一些標語、傳單抨擊「李鵬喪盡天良」、「鄧小平禍國殃民」，呼籲民眾起來反抗暴政。下午至晚上，武漢大學、華中理工大學、華中師大等二十五所高校學生代表在武漢大學開會，宣佈成立武漢高校自治聯合會。晚上，武漢大學四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宣佈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成立，發誓同李鵬政府鬥爭到底。九名主席團成員發表演講，宣讀章程，公佈宣言，與全體學生一起宣誓：「團結一致，不怕犧牲，毫不妥協，爭取勝利。」一名主席團成員演講說：「現實和歷史把我推到臺前，如果有刺刀擺在我面前，我願為武漢大學的學生們流下第一滴血。從早期的聲援北京到今日自己的鬥爭，反對專制政府，我們走出了鬆散、迷茫的狀態。」一位江西籍的主席團成員演講說：「我出生在六十二年前向國民黨反動派打響第一槍的南昌，我把在南昌繼承的和在珞珈山學到的毫不保留地獻給這次運動。從向李鵬下跪到打倒李鵬，頭可斷，血可流，不打倒李鵬不甘休！」負責宣傳的主席團成員說：「我們目前有四部印刷機和大喇叭，我們要用自己的機器喚起對流氓政府的反抗意識，用鮮血證明我們沒有錯。」學生自治會的最高綱領是：「共產黨必須領導全國人民實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化，拯救民族危機。」中級綱領是：「反對倒退，打擊保守派的復舊，穩定物價，剷除通貨膨脹。在政治上尊重民意，順應民心，整頓政治機構，保證建立一個人民信賴的政治團體；在文化思想上實現思想、言論、新聞自由，讓人民生活在自由民主的文化環境中。」最低綱領是：「馬上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討論國是，制定國策，讓人民代表評價運動，檢查李鵬的行動，罷免他的總理職務，取締李鵬政府對學運的污蔑，成立新的人民政府，敦促湖北省政府站在人民一邊，脫離李鵬政府，公開否定李鵬 5 月 19 日講話，支持民運。」學生自治會還宣讀了《告全校同學書》、《告江城市民書》等，宣佈從明天起無限期罷課，並派人深入居民和工廠，進行宣傳鼓動。

武漢大學、武漢工學院等十一所高校準備派學生到武漢鋼鐵公司號召罷工。晚 6 時半，約二萬名學生聚集武鋼門口，呼籲罷工。武鋼領導、保衛人員阻止學生進入廠區，學生返回市區遊行。

長沙市 各高校師生及社會各界民眾共約十萬人遊行，反對北京戒嚴，要求鄧小平、李鵬下台。長沙水利師範學院六十多名學生在湖南省政府前絕食。

哈爾濱市 十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軍管」、「抗議強權」、「李鵬下台」等口號，到黑龍江省政府遞交了抗議書。哈爾濱市高校學生聯合會宣告成立。

西安市 十五所高校約一萬五千名學生冒雨遊行，沿途演講，張貼傳

單，呼籲罷工。其中有西北政法學院二千多名學生。由於傳出二十一名西安赴京學生死亡的消息，遊行學生的情緒更加激烈。西北大學數千名師生擡著一口棺材，以「血祭大遊行」橫幅作前導，有一橫幅上書「西元 1989 年 5 月 20 日—國恥日」。

長春市 六所高校逾六千名學生遊行，呼喊「取消戒嚴」、「李鵬下台」等口號，高校流傳大量關於北京的消息。一些學生到工廠進行串聯，呼籲罷工。

廣州市　十多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呼喊「踐踏憲法絕沒有好下場」、「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等口號，有的橫幅寫有團支部、黨總支、學生會等字樣，出現一些長達十多米的大幅標語，如「戒嚴令，獨裁的宣言，民族的恥辱」、「人民罪人請自盡以謝天下」。遊行學生向民眾散佈香港電台的新聞報導內容。

四川省 成都市逾萬名高校學生遊行，呼喊「反對鎮壓」、「打倒李鵬」、「趙紫陽出來」等口號。仍有一些學生在人民南路廣場靜坐。重慶市逾二千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鎮壓」、「李鵬下台」、「鄧小平下台」等口號。

洛陽市 下午，洛陽工學院、洛陽師專學生和一些民眾堵住第 54 集團軍第 127 師營房大門，阻攔部隊進京。

桂林市 凌晨 1 時許，冶金地質學院一千二百多名學生遊行，在市區十字街靜坐。

昆明市 一些高校一萬五千多名學生遊行，反對北京戒嚴。雲南省愛國學生運動組委會宣佈成立。

合肥市 一些高校逾萬名學生和社會各界民眾總共數萬人遊行，呼喊「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紫陽出來」等口號。

海口市 晚 11 時，海南大學、南開大學海南分校數千名學生遊行，反對北京戒嚴，要求李鵬下台。

福州市 數千名高校學生在五一廣場靜坐，反對北京戒嚴。有人發表反對李鵬、楊尚昆的演講。

蘭州市　上午，六所高校七千名學生胸戴白花，擡著大花圈上街遊行。

濟南市 高校學生組織小分隊走向社會進行宣傳，爭取社會各界對學運的同情和支持。晚 11 時，山東大學、山東師大、山東醫科大學、山東工業大學等 9 所高校逾萬名學生湧進濟南火車站、白馬山火車站，堵截運送進京軍隊的列車。

廈門市 廈門大學約五千名學生上街遊行，首次打出廈門大學聲援團名號。此次遊行由電腦系學生帶頭，陳金標、劉貴生等學生開始合力領導學運。

香港 下午 2 時，約六十萬名各界民眾舉行環市大遊行，抗議北京戒嚴，這是香港二十年來規模最大的一次遊行，由香港市民聲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簡稱港支聯）發起，參加的各界團體包括學生、教師、社工、勞工、宗教等。天主教香港教區、十多個基督教團體、香港佛教學會等宗教團體呼籲全港教徒參加大遊行。遊行隊伍先在遮打花園集會，然後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遊行隊伍中有很多「打倒李鵬」、「李鵬下

台」的大標語。晚上，港支聯正式宣告成立，發佈宣言：呼籲全港市民立即加入聯合會，為中國的民主前途出力；呼籲解放軍及武警不可鎮壓北京學生，全國人大立即召開緊急會議罷免李鵬，軍隊立即撤離北京。一貫主張「民主抗共」的立法局議員司徒華、李柱銘擔任港支聯主席、副主席，公開表明港支聯的長期目標是爭取中國實現民主、自由、人權；短期目標是推翻北京的法西斯政權。

各界人士和許多社會團體繼續在報紙發表聲明、公開信等，聲援北京學運，反對北京戒嚴，並對香港的前途表示擔憂。新華社香港分社部份員工發表聲明，「這次學運是一次愛國民主運動」，表示「反對武力鎮壓，反對實行新聞封鎖，要求萬里委員長回國，立即召開全國人大緊急會議」。

全國人大代表吳康民、鄭耀棠、徐是雄、唐治安、陸達華、汪明荃聯名致電全國人大常委會，敦促萬里立即回國，召開人大特別會議處理北京學運事件。同時向內地五個省市的全國人大代表發出電報，呼籲集合滿五分之一的代表支持，按照憲法規定，緊急召開全國人大會議。多位全國政協委員及全國人大代表都認為中央採取強硬措施鎮壓學生，是極錯誤的決定，令中國聲譽大跌。全國政協委員徐四民稱中央這一決定「是中國人最大的不幸」，並要求「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全體會議」，因為「目前只有人大能起作用」。全國人大代表徐是雄說，中國政府此次的決定是「下下策，極度打擊港人信心」。廣東省人大代表劉佩瓊認為，「中央的做法是製造恐慌，令國家聲譽跌至零點，此間的投資及其他政治經濟支持都會轉離，使中國變得孤立無援。」全國政協委員劉迺強說，「強硬措施是錯誤的，是令人民與政府對立。」全國人大代表汪明荃表示，如果中國政府態度不變，她考慮辭去人大代表。

證券界、商界及其他經濟界人士連日紛紛發表了憂心忡忡的講話，普遍認為，「如中國政府採取高壓手段對付示威的學生和群眾將是不恰當的，會打擊香港及海外投資者的信心。」5 月 19 日，香港股市出現恐慌性拋售，恒生指數下跌 132 點，創 1987 年 10 月「股災」以來最大跌幅。

香港《文匯報》在原本頭版社論的位置刊登「痛心疾首」四個大字，表達對北京戒嚴的抗議。這項開天窗的大膽舉動引起廣泛注意，得到普遍的稱讚，因為該報是中國官方在香港的頭號報紙。香港《文匯報》社長李子誦、董事金堯如（前總編輯）於昨天商議決定社論開天窗，抗議北京戒嚴。李子誦是資深報人，全國政協常委。金堯如是中共資深黨員，一九四○年代末曾任中共臺灣省委宣傳部部長，1989 年時的真實身分是中共香港新聞戰線工作委員會書記。

美國　代表四萬多名中國留美學生學者的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聯合會向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遞交了致萬里的公開信，敦促萬里儘快回國，處理國事。在遞交公開信時，有三百多名中國留美學生學者在場抗議，反對北京戒嚴。陳省身、楊振寧、李遠哲、吳健雄等三十六名著名華裔科學家、學者緊急致函鄧小平，呼籲軍隊撤離北京，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和平解決問題。

日本　東京地區的中國學生聯合會發表了致中共中央、國務院的公開信，表示反對武力，主張尊重民意和保持理智。大阪、名古屋、神戶、

京都的三百五十多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在中國駐大阪領事館前集會，打著「撤銷戒嚴令」、「打倒腐敗政府」等標語，宣讀了支持北京學運的聲明書、抗議書，並向領事館遞交了致中共中央、全國人大的緊急呼籲書。下午 1 時許，來自日本各地的四千五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在東京都市中心的三河臺公園集會，學生代表在集會上宣讀了聲明，呼籲中國政府放棄武力，撤銷對北京的戒嚴行動。與會者舉著「要求民主」、「反對武力」等標語，高呼口號。集會後，舉行了示威遊行，並為北京學生募捐了三百萬日元。這次活動由中國留日學生團結聯合會發起。

法國　下午，三千多名中國留法學生在巴黎舉行集會，抗議北京戒嚴。集會上宣讀了聲援書，提出四項要求：1.立即撤銷戒嚴令。2.開放對外對內新聞。3.鄧小平、李鵬下台。4.立即肯定偉大的學生和人民的愛國民主運動。

英國　全英中國學聯主辦「支持中國民運」大遊行，參加者有來自英國十五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學者、香港和臺灣的留學生、一些華人和英國人，總共三千多人。下午 2 時，遊行隊伍從倫敦市海德公園出發，前往中國駐英大使館，4　時半向中國大使館遞交抗議信後遊行結束。口號、標語有：「鄧小平、李鵬辭職」、「反對武力鎮壓」、「民主救中國」、「不管白貓黑貓，不抓人就是好貓」。參加遊行的著名鋼琴家傅聰說：「多少年來，我為這個國家擔心。心裏很苦。幾次回國，越來越悲觀。現在證明我完全錯了，中國人民的智慧和勇氣顯露出來了。我可以堂而皇之地說，我作為中國人很驕傲。」上午，中國留學生鄧卓在中國駐英國大使館對面開始絕食，標語上寫著：「停止鎮壓學生運動，新聞自由，實行政治體制民主改革。」已有十名中國留英學生宣佈退出中國共產黨。

西德　下午，逾千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從各地匯集首都波恩，在中國大使館前集會，宣讀了聯邦德國中國留學人員聯合會關於目前中國局勢的聲明，要求取消北京戒嚴，進行對話，避免流血事件。還宣讀了致中國社會各界的公開信。中國在亞琛的留學生和科技進修人員散發了致聯邦德國議會的一封信，要求理解並支持中國學生爭取民主的努力，對中國政府施加影響，制止流血事件的發生，立即撤銷北京戒嚴。中國大使會見了學生代表，學生代表重複了上述要求。

瑞士　三百多名中國留學生、研究人員和實習生在日內瓦向聯合國秘書長和人權委員會遞交了一份請願書，要求聯合國進行有效的干預，使中國政府停止侵犯人權，避免流血事件。

澳大利亞　約一百五十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在悉尼市（台譯：雪黎）中國領事館前示威，抗議北京實施戒嚴。

瑞典　約七十名中國留學生在斯德哥爾摩市向中國駐瑞典大使館遞交請願書，反對北京戒嚴，「要求中國向民主和平過渡」。

蘇聯　莫斯科發生最大的示威集會，約十萬名示威者高聲指責蘇聯共產黨為「反動」，並為中國的學生民主運動歡呼不已。

---

1 參見吳仁華《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6 年 5 月出版。

2 杜導正《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一書：「1990 年 9 月 27 日，上午，蕭克一位秘書對杜導正說，去年六四前，蕭克等七位老上將上書中央，反對開槍鎮壓。那時我們在蕭克身邊，七上將上書後，仍有幾位上將來電話要簽名。我們答：你們自己上書吧。蕭克在旁補充說，王平也上書了，是單幹。他說，事後李先念給張愛萍打電話（或談話），說國家已到生死關頭，不開槍不行。張愛萍答：我沒感到什麼生死關頭。以後王震打電話給張愛萍批張上書事。張答：我是接受歷史教訓的。東北解放戰爭時期，老百姓哄搶我軍繳獲的軍用物資。我們急電中央，請中央指示能否開槍。毛主席答：你們這是要中央承擔開槍的責任。辦不到。要否開槍？你們自己決定。這位秘書說：蕭克上書後，心情非常沉重。6 月 3 日夜聽到大街上槍聲大作，蕭克難過地說：這下完了！以後兩餐飯吃不下去。」

3 絕食團指揮部廣播車廣播員石冬青說：廣播車裏的領袖們撤得悄無聲息，車上的我並不知道他們所謂轉入地下的決定。後來，他們回到廣播車，並無任何歉意，連一聲問候都沒有。李祿和張伯笠最先回到絕食廣播車。後來才聽柴玲說，兩套班子，一明一暗，保存有生力量，保留火種。

北京戒嚴第三天。學生和群眾繼續設置路障，檢查車輛，人數比昨日減少。中國官方聲稱，「對群眾的不理解，戒嚴部隊採取了克制的態度，一些受阻部隊仍在原地待命，一些部隊奉命向後移動。」其實，中共高層是擔憂官兵們在與民眾的接觸過程中瞭解真相，軍心動搖，因此決定讓戒嚴部隊退守臨時駐地，實行與外界隔絕的封閉式管理，進行所謂的政治思想教育。

廣場上學生約五萬人，大部份是外地學生，北京學生大都回校或回家休息。廣場出現兩份意見不同的傳單，一份是《北京高校學生五．二二緊急呼籲》，落款是「全體北京高校學生暨全國各地參加這次民主愛國運動的學生」，內容是：「為了避免學生和北京市民和人民子弟兵發生不必要的流血誤會，現在宣佈：通過這三十天艱苦卓絕的努力，我們已取得初步勝利。自 5 月 22 日上午 10 時起，廣場上的所有學生大規模地、有秩序地、迅速地撤離廣場，返回校園。重新調整，重新準備，把這場科學民主鬥爭繼續再深入、持久、廣泛地進行下去。」「呼籲：1.政府必須儘快取消戒嚴令。2.全國人大、政協應組成緊急調查小組，調查整個運動始末，做出正確評價。承認這場由學生發起的、全民回應的運動是一場偉大的愛國運動，而絕不是動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開除李鵬的黨籍。3.所有參加絕食絕水的同學的健康和社會的政治和經濟均受到了嚴重損害，我們向最高法院起訴，立即立案調查，上述一切後果的法律責任均應由李鵬負責。4.應該通過新聞媒介讓全國人民迅速知道這次運動的事實真相。5.我們希望在我們返校過程當中，政府和人民都來協助這一行動，保證我們安全地返回學校，並保障我們學校和生活環境的穩定。6.對於絕食絕水學生要給予良好的護理和治療。北京市政府必須繼續保障人民生活用品的供給。」另一份傳單落款是「首都高校

自治聯合會宣傳」，內容是：「現在我們需要的是堅持，堅持就是勝利。……如果我們在這個時候退讓，天安門廣場的人數減少，阻截軍車的力量減弱，他們就可能不惜流血，採用暴力鎮壓，北京乃至其他大城市的人民就會在軍事管制的專制恐怖中生活，中國改革開放的事業就會停滯不前。」

北京市公安局稱：廣場上靜坐的學生共打出九十九所高校的旗幟，其中外地的六十四所，北京的三十五所，約萬餘人。一些人在廣場演講，主要內容有：共產黨一貫搞秋後算帳，你們一定要堅持到底。現在政府有幾種選擇，一是感到自己要下台，要狗急跳牆，要殺一批。二是自己要求辭職。北京市委辦公廳稱：據不完全統計，今天在廣場豎起的校旗、橫幅，靜坐的北京和外地高校總數三百一十九所。北京企業職工出勤率繼續下降。經委系統半停產的企業有一百二十五個，占 18.5%；停產的企業十九個，占 2.8%。有些群眾搶購糧食、蔬菜和日用品。香山地區的糧店、菜店、百貨店開始脫銷，群眾排大隊搶購糧食、蔬菜和日用品。

一些高校繼續出現大小字報，北京農業工程大學大字報《請求鄧小平徹底退休》稱：「您說過不想退休，因為人民不讓您退休，現在人民懇求您辭去一切職務，並號召其他年過七十五的人辭去一切職務。」小字報《最新消息》稱：「徐向前、張愛萍、葉飛等高級將領反對軍隊進北京，軍隊不是鄧家軍、楊家將。」北醫大大字報稱：「這次學生是民主愛國運動。這次事件完全是四二六社論和五一九李鵬講話引起的，要求軍隊撤離北京，學生也撤離廣場；召開人民代表特別緊急會議。」中央財金學院等校出現傳單《趙紫陽同志近況紀實》，記述趙紫陽 4 月 30 日至 5 月 19 日的一些活動。高校中繼續流傳小道消息，主要有：「首鋼工人要上街遊行，聲援愛國民主運動」；「政府明天要組織工人糾察隊，歡迎解放軍進城」；「北京市國家安全局要組織人製造打砸搶事件，為鎮壓學生製造藉口」；「解放軍三總部的二千餘名官兵發表聲明，要求鄧小平辭去軍委主席職務，李鵬下台，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全國舉行大選，肯定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公共汽車準備收容學生，鎮壓學生要用農村兵和便衣」；「中央正開緊急會議，討論李鵬、鄧小平的有關問題」；「北京準備了三所監獄關押學生」。

各校學生廣播播放一些文章，稱李鵬、楊尚昆為「民族敗類」，呼籲「永遠開除他們的黨籍」。一些學生到街頭演講、傳播消息、募捐。北大、人民大學等校學生到首鋼工人宿舍區呼籲罷工。一些高校官方反映，宣佈戒嚴以來到閱覽室自習的學生開始增加。

北京街頭出現署名「首都各界聯合會籌委會」的《再告愛國同胞書》，主要內容：「目前形勢已經非常嚴峻，如果以李鵬為首的一小撮繼續執迷不悟，將會導致真正的動亂，甚至造成軍閥混戰和民族分裂。」「如果這次運動失敗，中國人民又將回到反動腐朽的封建專制時代，這是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們所絕對不能容忍的！」「以李鵬為首的一小撮為了他們的私利，肆意摧殘學生、迫害知識分子，妄想撲滅民主、自由的火花，斷送中國人民的希望，這是我們誓死不能答應的！」「我們呼籲：（一）首都各界聯合起來，利用一切方式，盡一切可能聲援學生、支持學生、幫助學生、保護學生！（二）首都人民、全國各階

層一定要保持清醒和理智，組織糾察隊、救護隊，維持社會秩序，保證市場供應，幫助學生做好後勤服務工作，促進這場民主運動深入、持久地進行下去。（三）立即召開全國人民大會，行使人民賦予的權利，儘快罷免李鵬等人的一切職務，以穩定目前的形勢。（四）立即召開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永遠開除李鵬等一小撮的黨籍。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加快政治體制和經濟體制改革，為中國的民主、自由、富強和現代化而奮鬥！（五）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人民養育了軍隊，人民軍隊熱愛人民。各界人士要利用各種方式使軍隊瞭解目前時局的真相，不受蒙蔽。各界人士要盡一切可能與人民軍隊聯合起來，保護學生，保衛民主，捍衛自由，徹底挫敗李鵬一小撮敗類的陰謀！」

凌晨

五道口鐵道口聚集了幾萬人，每當列車一到，便有人爬上車檢查，確定沒有軍隊才放行。

零時過後，新華社四百多名記者編輯不聽社長穆青、副社長郭超人勸阻，衝出機關大院，打出「新華社」旗幟，高舉「新華社無新聞」、「新華社以血抗暴」橫幅，沿西長安街遊行前往廣場。一路呼喊「新華社站起來！」「北京人，站出來！救學生！救國家！救民族！」，不斷有民眾呼應：「新華社，好樣的！」

1 時，第 64 集團軍進京部隊軍列在河北省遷安市火車站被學生和民眾圍堵，受阻兩天後才脫困。

1　時半許，北大、北師大、清華、政法大學、交通部警校等校三百多名學生衝開沙河機場油庫的鐵柵欄，圍困二輛軍車，向戒嚴部隊官兵作宣傳，圍觀民眾有五、六百人。

3 時半，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稱，「政府將於凌晨 5 時清場。」廣場上緊張氣氛達到頂點。4 時 15 分，吾爾開希在廣場廣播中急切地說，剛從與中央領導有直接聯繫的人那裏得知軍隊將不惜一切代價清理廣場，聲嘶力竭地喊道：「民主運動已失敗！有絕對可靠的消息要清場！鎮壓馬上就要來臨，流血的衝突即將發生！為了在場百萬市民和學生的生命安危，我們必須撤出廣場！」「現在我要同高自聯常委先商討一下，半個小時後宣佈我們的行動方案。」「我以個人身分，懇求大家相信我，相信我的每一句話都是確實的。為了避免大規模的流血，請大家撤到建國門去，撤到使館區去。我們不是撤退，只是轉移！」在場學生發出一片反對聲。隨後，高自聯常委王超華在廣播中說，吾爾開希不代表高自聯，高自聯沒有撤離廣場的決議。並要各校自治會負責人到廣播站開會研究。

北京軍區一輛軍車在北大南門外被攔住，車內載有李錫銘關於學潮情況的講話及解放軍總政治部的傳單。北京軍區派人與北大學生代表協商，上午 11 時許，軍車被放行。

4　時多，廣場學生廣播稱，學生指揮部已與戒嚴部隊達成協議。只要同學們維持廣場秩序，戒嚴部隊將不開進廣場。接著，一個自稱是部

隊指揮官的人通過廣播證實了這件事。直至清晨 5 時半，沒有出現戒嚴部隊，廣場上學生的緊張情緒開始緩解。

上午

官方開始為北京戒嚴製造輿論，發佈編造的民眾來信。《北京日報》刊登十一位市民的來信稱：現在正常的工作、生活和社會秩序已被打亂，出現了交通斷絕，不少人上不了班，病人去不了醫院。孩子沒有奶喝，蔬菜運不進來。煤氣罐運不進來，居民無法做飯。垃圾、糞便運不出去，衛生越來越差。這樣下去，人們怎麼生活？

鄧小平對穩定戒嚴部隊的軍心很重視，特意告誡楊尚昆、李鵬，穩定軍心是大局，必須妥善處理好。

請滿三天病假的趙紫陽照常到辦公室上班，發現已無事可做，除了一些無關緊要的材料，得不到任何重要的文件和資訊。趙紫陽不知道中共元老已對他做出停職決定，開始清算行動。但他從別的管道聽到，李鵬、楊尚昆、姚依林、宋平分別召開各部門會議，宣佈他的「罪行」，還組織班子起草文件，為召開中央全會宣佈他的問題做準備；同時還分批把各省、市、自治區的第一、二把手召到北京打招呼。所有這些重大部署，既沒有召開政治局會議，又不是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常委五人，趙紫陽和胡啟立被排斥在外，不會有合法的常委會議。應該說，這些部署都不具有合法的性質。因為中共《黨章》規定，中央委員全會閉會期間，由政治局代行職權，政治局會議由總書記主持。顯然，以上重大部署，既非政治局會議，更非由趙紫陽主持，不管是由另外什麼機構、什麼人主持，都是違反《黨章》的。在這種既沒有人向他宣佈已停職，又不能履行職權的情況下，趙紫陽產生一個顧慮，怕有人過後倒打一耙，說他自己撂了挑子，因此找溫家寶，建議召開一次政治局會議。溫家寶說，中央辦公廳實質上已被撇在一邊了，現在所有這些部署都沒有通過中央辦公廳，一切活動都是李鵬、楊尚昆另外安排的。如果你一定要開會，中央辦公廳也可以發通知，但感到後果會很不好，希望你慎重考慮。既然不能召開會議，趙紫陽便讓秘書打電話找楊尚昆，要求與楊尚昆談一次話，目的是要澄清一下自己是否已被停職的問題，另外想解釋一下 5 月 16 日與戈巴契夫會見時為什麼要講關於鄧小平在黨內地位的那段話。

鄧穎超的秘書趙煒到李鵬辦公室詢問情況，李鵬通報了動亂的經過和中央常委的決定。鄧穎超讓趙煒起草了《告全市市民書》，交給李鵬。李鵬的秘書姜雲寶電話通知《人民日報》於次日刊出。鄧穎超《告全市市民書》稱：「幾天來，我不斷接到各方面的來電、來信和電話，他們向我反映北京市出現的情況和他們的心願。我也對北京近一個月來出現的局面頗為關切，極為憂慮。我想大家誰也不願意這種局面再繼續下去了，大家都希望安定團結。這幾天，社會上謠言很多，對我的謠傳也不少，我希望大家不要相信。」「我懇切希望你們要相信黨，相信人民政府，相信人民解放軍。這次解放軍奉命進駐北京是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證大家有一個正常的工作、學習和生活環境。我希望廣大同學和市民給予大力支持。」

萬里從加拿大給中央發電報，他將按原定日程於今天訪美。這顯示萬里接受了李鵬以中央名義發給他的指令。

有朋友到北緯飯店告訴王軍濤，鄧樸方哭求鄧小平不要開槍鎮壓；鄧表示讓軍隊再與學生接觸，討論和平交接廣場控制權。[1]

嚴家其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會議室主持的「民主與新權威主義」學術研討會演變成了關於當前形勢的分析會議，王若水、龐樸、蘇紹智、張顯揚、李陀、柯雲路、包遵信、鄭義約百人與會。經討論，宣告成立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由徐良英、李洪林、于浩成等九十多位知識分子發起，總召集人為嚴家其、包遵信，張明澍起草了《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宣言》，宣言稱：「我們的意見是：1.取消戒嚴令，軍隊撤回原駐地；2.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罷免李鵬案；3.在解決上述兩問題的基礎上，切實推進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有人說，「李鵬政府毫無理性可言，採取戒嚴是他們最後的手段，面對荷槍實彈的軍隊，我們已沒有退路，必須與鄧小平、李鵬等進行殊死鬥爭。」有人說，「大家不要有僥倖心理，如果軍隊進城，我們誰也倖免不了，不坐牢至少也好過不了。」有人說，「現在是關鍵時刻，我們的行動一定要千萬謹慎，不要被抓住把柄，要注意鬥爭策略。」包遵信提議由他來負責創辦一份小報，以打破新聞封鎖，提供民運的重要資訊，支持學生的民主愛國運動。與會者表示同意。嚴家其說，小報創辦由包遵信負責，經費不成問題。小報暫定名為《新聞快訊》，以「首都新聞界、文化界、理論家」名義主辦，包遵信任主編。

國際廣播電台部份人員在《致全國人大及全國人民的公開信》中稱：鑑於目前局勢進一步惡化，我們建議人大常委會，依照憲法，通過正常法律程序，解除在首都的戒嚴令。儘快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緊急會議，討論解決全國人民提出的合理要求，使全國秩序迅速穩定下來。取消事實上存在的新聞檢查，允許新聞界客觀、真實、全面地報導事態發展，呼籲學生結束在廣場持續多日的靜坐、請願活動，通過其他方式和管道解決問題。

共青團北京市委電話通知，要求全市團組織堅決貫徹市委市政府 5 月 21 日作出的幾點要求，堅決與黨中央保持一致，聽從同級黨委的指揮，積極行動起來，為儘快結束動亂發揮作用。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佈《關於儘快恢復首都正常秩序的通告》，聲稱「首都生產和生活已相當混亂，少數不法分子藉機製造事端，阻攔車輛，扭打軍人，非法設立哨卡，對行人搜身。更有一夥社會上的流氓痞子組成的摩托車隊，號稱『飛虎隊』，在大街上橫衝直撞，耀武揚威。」並提出五點要求：「（一）現在社會上有不少謠言，是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故意製造的，企圖擾亂人心，激化矛盾。這是不能允許的。廣大人民群眾要明辨是非，謹防上當。（二）最近湧入北京市的外地人員明顯增多，希望這些人員儘快離開北京，返回原單位。各有關方面要積極做好工作。（三）各機關、團體、工廠、學校、商店和企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要堅守崗位，堅持生產，做好工作。所有學校都應堅持正常教學。（四）奉命執行北京部份地區戒嚴任務的部隊，要認真履行自己的職責。各有關方面和人民群眾要積極配合，盡力支援。

（五）交通警察應堅守崗位，盡職盡責。其他人員不得擅自設崗設卡，擾亂交通指揮。當前有些人攔阻車輛，強行檢查，設置障礙，必須立即停止。」

北京軍區政治部發出《關於做好戒嚴部隊休整階段政治工作的指示》，提出要求：（一）要廣泛深入地搞好部隊的思想教育。要按照總政和軍區的要求，組織幹部戰士認真學習李鵬和楊尚昆 5 月 19 日的重要講話，學習李鵬簽署的戒嚴令，務必做到人人皆知，人人明白。要使廣大指戰員認清當前北京面臨的嚴峻局勢，認清這場動亂的性質和嚴重危害，認清實行戒嚴的緊迫性和必要性，使廣大指戰員堅定自覺地貫徹執行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的英明決策，在思想上行動上與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二）要利用各種形式開展群眾工作。各部隊要發揚我軍的光榮傳統，積極主動地為人民群眾做好事。各部隊要根據所處的環境，盡力多做、做好這方面的工作。要嚴格遵守三大紀律八項注意，嚴守群眾紀律，嚴格管理部隊。（三）要高度警惕各種政治謠言，堅決抵制消極輿論的影響。最近，少數別有用心的人採取種種卑劣手段，製造謠言，矇騙視聽，蠱惑人心，渙散軍心。對此，各級領導要予以充分重視，要教育和組織部隊及時聆聽中央的聲音，對各種政治謠言堅決予以揭露；對各種小道消息不聽、不信、不予理睬；對誘騙官兵收聽美國之音等違反我軍紀律的做法，要堅決予以制止。（四）要積極向群眾開展宣傳工作，成立宣傳隊。（五）要關心部隊生活，大力加強官兵團結。

中國官方稱，截止中午，外地來京的學生七萬一千多人，已送走三萬六千多人。

下午

解放軍總參謀部、總政治部、總後勤部致信慰問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為受到民眾抵制及宣傳策動而士氣低落的官兵們鼓勁。

公安部發言人就執行國務院戒嚴令有關問題答記者問，聲稱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依法執行公務，絕不是針對學生的，對學生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

根據北京市委市政府部署，城近郊八個區共組織八萬多名民眾組成「首都群眾維護秩序工作隊」，配合二千六百名警察，開始清理主要街道、路口的路障，疏導交通，全市一百七十二條公共電汽車線路中有六十六條全程或區段恢復行駛。截止下午 5 時，共清理路障一百零三處。北京市委市政府名義上是為了恢復交通，實際上是配合戒嚴部隊的開進，因此遭到學生和民眾的抵制，許多地方清理工作受阻，不少清理人員受到譴責，有的地方剛清理完就又堵上。海澱區有官員估計，清除路障的工作可能形成「拉鋸戰」，短時間內很難完成。

2　時許，中國電影家協會、中央黨校、人民日報、工人日報、光明日報等二十六個單位的逾萬人不顧戒嚴令遊行，打著首都知識界、教育界、文藝界、新聞界，以及「反對軍管」、「李鵬下台」、「你有暴力，我有鮮血」等橫幅，呼喊「要求立即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恢復正常秩序」、「反對軍管」、「打倒李鵬反黨集團」、「李鵬不倒，我

們三班倒」等口號，於 3 時 15 分抵達廣場。一些遊行隊伍路過北京市委市政府時放慢步子，高呼「李鵬快下台」、「趙紫陽應立即主持工作」、「立即召開人大特別會議」、「李錫銘、陳希同，製造動亂的幫兇」等口號。遊行隊伍經過新華門時，集中呼喊「李鵬下台」口號。遊行持續四個小時。

3 時，李鵬約請喬石、姚依林研究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方案，形成大體上的設想：會議在一週後舉行，主要是等待戒嚴部隊進入市區，形成必要的威懾，保證會議有一個不被衝擊的局面，才能開成；擴大會議主旨是統一領導幹部的思想，討論如何堅決制止動亂，並解決趙紫陽的組織處理問題；擴大會議結束後，由中央立即向各省市傳達會議精神，促使中央和地方統一思想，保持行動一致。

中央辦公廳向李鵬報告：全國人大召開了委員長會議，彭沖主持，不少副委員長的發言情緒激昂。有的說：對學生還是疏通教育的辦法好，用強制辦法越搞越對立。一個月來香港對我們都是讚賞的，現在改變態度。當然，政府沒有鎮壓學生，但是，實際放棄了疏導。從共產黨的章程來看，怎樣才能撤換總書記，是不是五個常委中有四個人一反對就可以撤換？有的說：這麼大的事，我們人大是最高權力機關，卻沒有聲音，我很著急。一個戒嚴令，我非常痛心。只有民主黨派講話不行，現在只有請大學校長都出來講話了。我建議，以委員長會議名義邀請各大學校長來座談。第一、肯定學生愛國運動。第二、政府秋後不能算帳。現在，一言可以興邦，一言也可以喪邦。如果政府與人大對立，政府不能解散人大，人大有權罷免政府。（有人插話：不能以人大常委會名義邀請大學校長。）有的說：關鍵的一條，學生是愛國行動，不是動亂。（有人插話：中央沒有說過學生都在搞動亂，那是指少數人。）有的說：我主張召開緊急會議，由委員長會議做決定。我們呼籲學生停止示威遊行，給政府一個時間，也給我們最高權力機關一個時間。有的說：學生的要求已減到最低限度了，只要求承認是愛國運動，承認是合法組織。有的說：雙方都撤退，學生回校，軍隊也撤退。國務院頒佈的錯誤的戒嚴令，人大可以撤銷。有的說：憲法規定，副委員長受委員長的委託，可以代行委員長的部份職權。（有人插話：萬里出國沒有委託誰代理，是萬里的責任。）有的說：不必拘泥這些了，國務院已發佈了戒嚴令，人大應該立即開會。有的說：是部份戒嚴，北京還有十個縣，並沒有戒嚴。有的說：現在情況下，人大常委和國務院不一致可不得了。有的說：今天會議肯定學生是愛國運動，明天要公佈出去，不是要講透明度嘛！有的說：大家一致決定的，才能公佈。有的說：不是講透不透明的問題，而是要能妥善解決的問題。有的說：按慣例，還是由黨內副委員長先向中央通報一下吧！對此，與會者都同意。會上，有的人要求國務院派負責人出席委員長會議，對總理發佈戒嚴令作出解釋。

李鵬對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的情況感到震驚，覺得社會上已廣泛流傳「通過人大來限制政府」的議案，「彈劾總理，取消戒嚴」，民主黨派幾乎都發表了不同程度地支持學生是「愛國運動」的聲明，認為在關鍵時刻，必須發揮黨對人大的領導作用，向民主黨派通報情況，引導他們擁護中央的正確決策。在徵得喬石、姚依林、楊尚昆的同意後，李鵬讓中央辦公廳通知全國人大辦公廳，以黨中央名義先同全國人大中共黨

組成員和中共黨員副委員長交換意見。
3　時許，軍用直升機在長安街和廣場上空撒傳單，廣場上學生拿到傳單，不是撕掉就是燒毀，很少有認真看的。舉著「河南大學」、「瀋陽農業大學」等校旗的學生隊伍抵達廣場，有記者詢問其中約百名學生，沒有一人表示願意撤離廣場。
4　時許，萬潤南以個人名義在國際飯店召集七十五所院校的學生代表開會，四通公司兩位副總經理和曹思源在場。萬潤南首先表明「我們同你們完全站在一個立場上」，然後力勸學生撤出廣場。學生們紛紛表示反對。面對北京戒嚴的嚴峻形勢，各方面人士都在積極尋找化解學生與政府的對立、讓學生能有尊嚴地撤離廣場的方式。到廣場找學生領袖提供意見和建議的人應接不暇。

晚上

在紀念碑基座召開各界聯席會議最後一次籌備會議，陳子明、包遵信先後講了話。陳子明首先對廣場上學生們的勇氣和行為表示欽佩，然後指出：「現在的形勢是學運已發展成為全民性的愛國民主運動，我們感到廣場上的事不再是學生單方面的事，有必要各界進行協商。」包遵信簡單介紹了當天知識界百餘人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集會的情況。由於柴玲、李錄等廣場學生領袖當時不在場，陳子明、王軍濤、包遵信等人決定第二天再開正式會議。
廣場上靜坐的北航學生全部返校。
「飛虎隊」的眾多成員騎摩托車在北京市委大樓前的大街上往返四五趟，呼喊各種抗議口號。
8 時至 11 時，李鵬、喬石、姚依林、楊尚昆在中南海聽取全國人大中共黨組成員、中共黨員副委員長彭沖、廖漢生、葉飛、倪志福、陳慕華、王漢斌的意見。他們反映了人大副委員長主要的意見和要求：（一）在戒嚴過程中不發生流血，軍隊不進入北京市區；（二）由人大常委和學生談判，承認學生是愛國運動；（三）請萬里回國主持人大常委會，聽取國務院關於戒嚴的匯報。李鵬等人詳細介紹了發生「動亂」的過程，鄧小平和其他元老的意見，以及政治局常委的決定，強調只有堅決制止動亂，才能挽救中國。聽完李鵬等人的講話，彭沖等人知道大局已定，沒有迴旋餘地，表示執行黨中央決定，目前已不宜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也不宜要求萬里提前回國。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說：「這六位副委員長態度也不完全一致，陳慕華和王漢斌態度明朗。廖漢生不知情，有些牢騷，但態度正確。葉飛情緒比較激動，彭沖看來是同情學生的。」
9　時許，包遵信、陳子明、王軍濤等人到廣場與廣場指揮部柴玲等人、高自聯邵江、王志新等人互通情況。包遵信說：「為了支持你們的愛國行動，我們首都知識界已創辦了一份報紙，刊名就叫《新聞快訊》。」「希望同學們的愛國行動能得到社會各界的更有力支持。」並說「堅持就是勝利。」
10 時許，萬潤南在北京飯店的咖啡廳單獨約見了王丹，因為有學生代表在下午的會上告訴他，王丹在學生中較有威望，萬潤南試圖說服王

丹帶領學生撤離廣場。王丹處在一種極度疲勞的半昏睡狀態，對萬潤南的講話反應很慢。萬潤南告訴他流血鎮壓迫在眉睫，他說：「不會的。」萬潤南問：「你認為會是怎樣的？」他說：「最多是用棍棒把我們揍一頓，幾個人合力把我們一個個擡出去。」當時的學生都以為最多被軍警用棍棒打出廣場。王丹在《王丹回憶錄》中透露：「除了萬潤南之外，當時找過我的還有高瑜，她代表全國人大常委胡績偉專程到廣場上找到我，希望我引導學生撤離，還當場為我起草了撤離的計劃和宣言。時任安徽省教委副主任的溫元凱也曾經跟我進行過溝通。但是，此時廣場的形勢已經不是我可以左右的了，何況，戒嚴令剛開始，我自己對於是否應當撤出廣場，也沒有把握。」

10 時許，在豐臺區六里橋被圍的第 38 集團軍部隊奉命強行突圍，撤入解放軍總後勤部西倉庫，軍民發生流血衝突。中國官方稱：「有六十三名軍人受傷，其中十七名住院治療，四名受重傷；十一名大學生受輕傷；十二名群眾受輕傷，其中一名受重傷。當場抓住十人，並被扭送至豐臺公安分局，進行拘留審查。經初審，十人中有五人是外地人，五人是北京市人，沒有一人是大學生。」這是北京戒嚴後首次發生軍民流血衝突事件，有許多學生和民眾受傷，絕不是中國官方所說的只有「十一名大學生受輕傷」。受傷住院的武漢城建學院學生對新華社記者說，官兵也動手打了人。他當時站在最前面與官兵對峙，擊中他頭的石頭是從前面飛來的，因此，只能是官兵投的石塊。六里橋以外的地方也有學生受傷，在解放軍總醫院住院治療的一名北京化工學院學生對新華社記者說，下午 4 時，他從廣場去海澱區沙窩村，遇到幾名官兵和警察毆打一名青年，他上去解救，結果受傷住進醫院。

10 時，一些人步行或騎自行車、摩托車遊行，其中有人打著「北京市市民自治會」旗幟。

10 時半，穆青等人集體寫出了在新的嚴厲管制新聞的指令下達後的新華社第一篇稿子《北京城區氣氛趨於緩和》。這篇稿子讓穆青等人費盡心機，花費了許多時間，既不能違背上頭指令，又儘量保持客觀。

全國各地一些省市的聲援遊行仍在發生。天津、南京、上海等地一些高校的中共黨員以黨支部或個人名義張貼反對北京戒嚴的大字報。一些省市和高校奉命加強制止動亂的工作。湖南省教委發出第一號通告，要求各高校認真組織復課。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教委發出通知，要求各高校學生無條件復課。上海各高校召開黨員幹部會和民主黨派座談會，動員力量制止動亂，組織學生復課。青島海洋大學召開黨委擴大會，要求黨員把思想統一到李鵬五一九講話精神上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決制止當前高校的混亂局面。

上海市 凌晨 4 時，華東師大逾六千名學生佔領了蘇州河五個橋頭，市區南北五條主要幹道被堵塞。上海醫大數百名學生佔據西藏路橋。上海高自聯採取「輪番戰術」，安排各校輪流遊行，並呼籲無限期罷課。全天下雨，仍有二十多所高校的一萬四千多名學生及新聞、文化、出版、科研單位部份人員遊行，到市政府和人民廣場等處，呼喊「打倒李鵬」等口號。作家王若望、黃宗英、戴厚英、白樺等約二百名作家協會成員遊行，舉著「無話可說」標語牌。晚上，市長朱鎔基發表電視講

話，號召全市人民要立場堅定，態度鮮明，堅持生產，為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共同負起歷史責任。

杭州市　十所高校和六所中專約萬名學生冒雨遊行，呼喊「打倒專制」、「打倒獨裁」、「打倒李鵬」等口號。學生們到處散發和張貼傳單，對報紙沒有更多地報導北京真實情況感到不滿。還到民生藥廠、長征化工廠、杭州第一棉紡廠等單位串聯和演講。

南京市 近二萬名學生遊行，集聚鼓樓廣場。南京大學、河海大學幾百名教師騎自行車到鼓樓廣場聲援，有教師演講說：「我們本希望和平地在教室裏把知識傳授給學生，但現在國家危急，我們再也教不下去了。學生愛國，我愛學生！」引發學生們鼓掌歡呼。下午，三百多名新聞、出版工作者和作家遊行，《南京日報》、《新華日報》、電台、電視台的記者編輯高呼「新聞自由」、「反對新聞封鎖」、「人民萬歲」等口號。一批新聞工作者用十字形膠布將嘴封起來，將記者證掛在胸前參加遊行，圍觀者喝彩。

徐州市 因為聽說當地駐軍第 12 集團軍要參加北京戒嚴，從昨天深夜起，中國礦業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在徐州火車站逐一檢查了北去的二百多列火車，防止軍隊北上。徐州市黨政負責人前往勸阻無效。下午 3 時至 7 時，徐州礦業學院和師院逾千名學生在茅村火車站攔截北上的貨車，防止軍隊北上，十一趟列車因攔截而晚點。三百多名學生闖入徐州火車站貨場檢查。

福建省 上午 8 時許，福州市三所高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隊伍中有一塊醒目的標語牌「謹就五一九臥軌向全省人民道歉」，有學生代表到《福建日報》，要求通過報紙請人民諒解。遊行學生下午 2 時陸續散去。廈門大學逾百名學生在公共場所演講。泉州華僑大學五百多名學生遊行，要求市政府批判李鵬的五一九講話。

山東省 凌晨零時，逾千名山東大學學生坐在鐵道上，將 119 次、65 次列車堵截在濟南站內。上午，濟南、青島、煙臺、東營、泰安、濱州六市三十四所（其中二所中學）一千五百名學生上街遊行。濟南毛巾廠和濟南建築機械廠三十多名工人手持小旗到山東大學演講，聲援學生。下午，省司法學校逾百名學生身穿警服遊行，圍觀群眾上萬人。山東大學、山東輕工學院一百三十多名學生到濟南鋼鐵廠、捲煙廠演講，鼓動工人支援學運。青島海洋大學、建工學院逾百人乘坐 240 次列車赴京未成，臥軌堵車，晚 11 時許仍未發車。

武漢市 10 多所高校近二萬名學生先後遊行到武漢鋼鐵公司，與先前滯留的二千名學生會合，將武鋼附近道路全部堵塞。數百名學生衝進煉鋼廠、煉鐵廠等生產區遊行，以「武漢高校自治聯合會」的名義向工人散發呼籲罷工的傳單。

湖南省 上午 11 時 50 分，長沙市二名遊行學生代表說，有逾百名學生到省政府請願，省政府領導不予理睬，激怒了學生，所以要攔截火車臥軌。12 時 20 分，湖南師院、長沙鐵道學院、湖南大學、解放軍第二航空學院近二百名遊行學生奏著國歌，呼喊口號，衝破警察在火車站門口設立的防線進入站內。鐵路公安分局負責人和警察反覆勸說，學生停止了臥軌的計劃。湘潭市一些民眾衝擊公安派出所，焚燒市政府牌子，阻塞公共交通。部份學生與警察一道守護市政府大門，使民眾未能

衝進市政府大院。

蘭州市 一些高校近萬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軍管」、「鄧小平、李鵬辭職」、「李鵬製造動亂不得人心」、「打倒專制、獨裁」等口號。蘭州師專學生在甘肅省委前靜坐，演講一個多小時。

內蒙古自治區 包頭師專、包頭鋼院、包頭醫學院逾千名學生在包頭火車站試圖乘車赴京不果，逾百名學生躺滿所有鐵道線，造成列車全部停開，其他列車不能進站。呼和浩特市一些高校近萬名學生遊行，呼喊「李鵬下台」、「擁護紫陽」等口號。遊行結束後，內蒙古師大、工學院、農牧學院、內蒙古大學六百多名學生在火車站攔截列車赴京，導致 90 次列車不能正點發出。

貴陽市 上午 8 時至下午 2 時，貴州大學、貴州師大、貴州財經學院等十餘所高校四千二百多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鎮壓、反對獨裁」、「李鵬休息」、「紫陽回來」等口號，到人民廣場集合。沿途一些個體戶請學生免費吃東西。下午，貴州工學院、民族學院、農學院等校逾千名學生上街遊行。

廣東省 深圳大學成立了深圳大學聲援北京緊急協調委員會。下午，逾三萬名大中學生、記者、企業員工等各界民眾在深圳大劇院廣場舉行聲援北京學生的集會，然後沿主要街道遊行，口號有「人大人大，為民說話」等，標語有「結束老人政治」、「李鵬不倒，特區無望」等。深圳大學學生散發了《告深圳市民書》、《要求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致全國人大的呼籲書》等傳單。路透社消息稱，參與遊行的人數達十萬，占深圳市人口 20%。

清晨，廣州市一些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呼喊「鄧獨裁，李奴才，楊蠢才，快進棺材」等口號。另有約萬名各界人士遊行，呼喊「打倒李鵬！鄧小平下台！」等口號。市民和工人的比例明顯增多，遊行隊伍中首次打出「廣州市民示威志願團」橫幅。晚 8 時，廣州、香港、澳門、深圳數十萬學生和各界人士齊集廣州，冒雨參加由廣州高自聯組織的遊行，高呼「李鵬下台」、「支持紫陽」等口號。

中山大學一百三十名中共黨員幹部、教師和知名學者聯名發出《致中共中央公開信》，緊急呼籲中共中央「不要動用武力對付廣大學生和人民群眾」。

長春市 吉林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宣佈成立。上午 9 時許，吉林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在斯大林大街遊行，高呼「軍人拿出良心來」、「忍無可忍，背水一戰」、「不怕流血、不怕砍頭、不達目的決不甘休」等口號。

遼寧省 為了防止軍隊前往北京，凌晨，東北工學院三、四百名學生在瀋陽市皇姑屯車站攔截開往北京方向的 28 次列車，錦州高校學生在錦州市東站攔截開往北京的 40 次、80 次列車。

昆明市 一些高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並成立了雲南省愛國學生運動組委會。

海口市 晚 8 時，上千名高校師生和特區時報的編輯記者遊行，於次

日凌晨零時抵達海南省委，呼喊口號，遞交《呼籲書》。

鄭州市 上午 9 時至下午 1 時，鄭州大學、河南工學院、糧食學院等 8 所高校六千多人遊行，口號有：「反對鎮壓」、「打倒鄧、李、楊、薄，反對新四人幫」、「擁護趙紫陽」。二千多名高校學生企圖乘火車赴京，造成列車停開事件。一些學生和青年工人在市中心二七廣場呼籲罷工罷課，掀起更大規模的聲援北京的運動。

合肥市 上午，安徽大學、安徽農學院、安徽教育學院幾百名學生上街遊行。下午，安徽省電視台二十多人打著「聲援北京學生，公審李鵬」、「殺國賊以謝國人」、「我們被卡著脖子不能說話」、「壓制新聞自由是世界最大的醜聞」等標語上街遊行。聲援學生的工廠單位比前幾日有所增加，但人數並不多。一些高校逾千名學生企圖乘火車赴京，造成列車停開事件。

河北省 清晨，石家莊市各高校約六千名學生陸續遊行，呼喊「鄧小平、李鵬下台」口號，重要地段都有學生演講。石家莊市赴京的學生已達一千六百人，其中由四百名學生組成的「敢死隊」在臨行前都寫了遺書。凌晨零時 20 分，二千多名學生集聚保定車站鐵路兩側，幾百名學生集聚石家莊車站的鐵路線，企圖攔截進京的軍列。上午 11 時半，第 39 集團軍第 115 師乘坐的 9200 軍列在河北省大廠縣車站，被交通部管理幹部學院、煤炭部燕郊幹部學院三百多名學生和民眾攔截，受阻達十七個小時，與指揮部失去聯繫。

太原市 上午，太原市二十所高校二萬多名學生胸戴白花，擡著花圈遊行，在五一廣場舉行悼念絕食英烈大會（傳有北京絕食學生死亡）。標語、口號有「還我同學」、「還我長城」、「槍口不要對準人民」、「反對獨裁專制，反對垂簾聽政」、「不畏強暴」、「人民接受挑戰」、「民可載舟亦可覆舟」、「失民心者失天下」。部份遊行隊伍分別去了第 63 集團軍軍部、太原重型機械廠。中午 12 時 10 分許，約萬名學生圍住太原鋼鐵廠東門和南門，五百多名學生衝進廠區，高呼口號，進行演講，呼籲罷工。大多數工人不同意罷工，對學生說：「我們太鋼是承包企業，罷了工，老婆孩子吃什麼？」也有一些青年工人和近年畢業的大學生表示支持。有個工人對學生說：「你們用的喇叭太小，聲音低，換個大的。」當場組織捐款二百多元。太鋼的六個廠區大門被學生圍堵十小時之久，嚴重影響了職工上班和生產運輸車輛的運行。學生離去時，有人還說，今天不成功，明天分小股到工人中間去。找山西省委不行，只有把太鋼工人發動起來，山西省委才著急。晚 6 時半，太鋼公司黨委緊急召開二級廠領導和公司處長以上幹部會議，再次向全廠職工發出「遵守紀律、堅守崗位、集中精力、搞好生產」的號召。以二級廠為單位組織了有一千五百多名工人參加的護廠隊，日夜巡邏。

晚 7 時半，太原基建學院四百多名學生要乘坐 388 次列車赴京，因車站不讓上車，三十多人臥軌，不讓發車。經協商，學生停止臥軌，四百多名學生上車赴京。

西安市 各高校約二萬名學生遊行。西北大學等校學生開著廣播車進入鐘鼓樓廣場，播放美國之音和英國 BBC 廣播公司有關北京的新聞。一些學生說，國內封鎖新聞，我們只好聽國外的，現在很多人是從國外

和臺灣的廣播中瞭解北京的事態。

天津市 南開大學元素所的研究生以學生中共黨支部的名義貼出《致中共中央》大字報：「我們呼籲：（一）建議中央馬上免去李鵬同志政治局常委職務。（二）建議中央提請人大常委會免去李鵬同志國務院總理職務。（三）建議中央提請人大常委會任命趙紫陽同志臨時主持國務院工作。（四）建議立即撤銷北京的戒嚴令。」

香港 上午，三十五位全國人大代表和全國政協委員召開臨時會議，就中國當前局勢發表聲明：（一）肯定今次由學生及人民發動的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二）解放軍決不能用武力鎮壓學生和市民，應儘快撤銷戒嚴令。（三）中央領導人應儘快恢復與學生對話，全國恢復正常化，即市民及工人恢復工作，學生恢復上課，恢復新聞自由，立即解除新聞封鎖，維護人民的權利。（四）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和全國政協常委會議，討論目前嚴峻局勢，並立即做出相應決定。全國政協委員李子誦在會上促請萬里盡速回國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職務。全國政協委員簡福飴建議人大常委會設一個特別調查委員會，如果沒有查出李鵬所說的「黑手」，則李鵬要負全責。

香港基本法諮詢委員會執行委員會舉行特別會議，一致通過一項聲明：「對近日在中國內地發生的一連串事件，本會深表遺憾和關注，這些事件嚴重地影響本會就基本法的諮詢工作，並導致諮詢工作暫時無法按照原計劃進行。對此引起不便，本會深感歉意。本會認為，這些事件嚴重地打擊了香港人對基本法的信心。基本法的制定是落實《中英聯合聲明》的一項重要工作，而基本法對香港的將來有重大影響，本會的職責將不會因這一連串的事件而改變。」聲明表示，知悉查良鏞委員、鄺廣傑委員辭職事，議決對兩位委員盡力挽留。聲明宣佈，原定 6 月 3 日舉行的第七次全體會議延期舉行。查良鏞解釋辭職原因：李鵬稱學生民主愛國運動為動亂，並宣佈要調動軍隊進北京，這兩個決定使我極為不滿。在這樣的情況下擔任基本法委員的職位，是違背良心，所以用辭職表示抗議。

香港中華總商會通過決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出緊急呼籲，「應該肯定學生運動為愛國行動」，「政府千萬不能使用武力鎮壓」。「希望政府盡速解除戒嚴令，並與學生恢復對話」，「立即解除新聞採訪禁令，恢復新聞自由」。著名企業家李嘉誠表示，北京學生運動是愛國的，香港工商界應予支持。這是他首次公開評論北京學運。

全國人大代表劉佩瓊向全國人大常委會發出緊急呼籲，要求取消戒嚴令，召開全國人大討論學運處理問題，國家與政府領導人罷免問題，以及召開中共中央全會討論改組中共領導層問題。

下午，數萬名中學生到新華社香港分社示威，聲援北京學生。

各報均以大量篇幅，繼續刊登香港各界人士、團體發表的聲明、呼籲書、聲援北京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強烈譴責北京當局無視憲法實行戒嚴和新聞封鎖」。《成報》開闢專欄顯著刊登昨天香港「百萬人環市大遊行橫幅標語錄」共一百五十三條，其中矛頭指向李鵬的有三十八

條，最顯眼的是：「打倒李鵬」、「李鵬胡說八道」、「中國是中國人民的不是李鵬的」、「人民救國李鵬亡國」、「旗幟鮮明地反對李鵬製造動亂」、「李鵬令共和國蒙羞」等。另一部份標語的主要內容是反映香港人擔心「中國無民主香港無前途」的：「愛國運動不是動亂」、「今朝北京遭鎮壓，他朝香港也相同」、「今日中國，明日香港」、「有民主、有希望、手足情深、唇亡齒寒」、「中國有民主，香港有前途」等。還有部份標語是針對鄧小平的。

香港電台廣播，香港學生聯合會組織了一批學生，擬於明日上午 9 時到深圳，會同深圳大學生到廣州，與廣州學生一起遊行。

澳門 各階層民眾五萬人再度遊行，抗議中國政府用武力對付北京愛國學生和群眾，要求李鵬下台。

美國 下午 6 時，萬里在華盛頓中國駐美大使館接見全美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聯合會的代表黃正東（該會主席、耶魯大學）、王小勤（該會聯絡部長、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張小川（馬里蘭大學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主席）。學生代表們表達了廣大留美學生對國內形勢的焦慮心情，並充分陳述了留學生的想法和意見。萬里肯定了同學們的高度愛國熱情，並對青年一代寄予殷切的希望。在會見結束時，學生代表遞交了一份《告全國同胞書》。

據外電當天報導，在紐約、西雅圖、費城、華盛頓、達拉斯、休斯頓、芝加哥、勞倫斯等美國大城市，許多中國留學生集會對國內的學生進行聲援。一位在史丹福大學學習的北京學生說：「我們全體留學生頭上都籠罩著一層濃厚的陰影，但我們並不害怕。對我們來說，現在團結起來出來說話是極為重要的。」他對他們回國時可能受到迫害表示擔心。

蘇聯 中午，中國留學人員逾百人在中國駐蘇聯大使館前遊行集會，支持國內學運，向圍觀的蘇聯人散發俄文的支持國內學運的傳單，發表了署名「莫斯科科學院、莫斯科大學等十五個院校中國留學生」的《告全國同胞書》和《告解放軍指戰員同胞書》。

澳大利亞 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分別在墨爾本市和悉尼（雪黎）市集會，支持北京學生和抗議北京戒嚴。中國駐悉尼領事館官員答應把留學生的要求轉達給中國政府。

法國 法國社會黨發言人讓．雅克凱拉內說，如同在蘇聯出現的情況一樣，中國事態構成了「一場深刻運動」，這場運動「標誌著共產主義世界出現了深刻的危機，並表達了對自由和民主的渴求」。「還說明列寧的一黨制的老教條出現了根本性的問題，這種制度的基礎本身現在在中國和蘇聯這兩個共產主義的主要中心都引起了爭議。」

---

1 見於陳子華等《浴火重生—「天安門黑手」備忘錄》一書，明鏡出版社，2004 年出版。

北京戒嚴第四天。受阻的戒嚴部隊奉命撤到臨時駐地休整待命。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目前，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正在進行熱愛首都、熱愛首都人民、熱愛青年學生的教育和政策紀律教育。」民眾未放鬆警惕，一種以敲打街邊垃圾桶為信號的「消息樹」流傳開來，即使是深更半夜，只要有人猛敲垃圾桶，大喊「軍隊進城了！」周圍居民就會傾巢而出參與堵截。戒嚴部隊普遍不受歡迎，中國公安部稱：「5 月 21 日，六十餘名官兵化裝進駐新華社，引起全社不滿，牴觸情緒很大。他們不給部隊官兵騰房、做飯。」只有李錫銘、陳希同強力要求北京市黨政機關支持戒嚴部隊，北京市商業委員會及豐臺、海澱、通縣、石景山、順義、懷柔等區縣商業委員會已與大部份戒嚴部隊取得聯繫，送去大量食品和日用品。

一些學生繼續張貼大小字報，散發傳單和演講。電子工程學院學生自治會的大字報稱：「從 4 月中旬到 5 月 20 日反官僚、反官倒已取得初步勝利，從 5 月 20 日開始，堅守天安門已沒有意義，要進行戰略轉移。不作派系鬥爭的犧牲品。目前已給市民帶來不便，要進行無限期罷課。」人民大學校門口有學生散發傳單《告首都人民十萬火急呼籲書》，內容是：緊急號召北京市一千萬人民下午 1 時半大遊行，口號是「取消戒嚴令」、「李鵬、楊尚昆辭職」；加強對戒嚴部隊的宣傳攻勢，向戒嚴部隊車隊住地推進，逼其調轉槍口，倒戈反擊；緊急召開北京市人代會非常會議，罷免陳希同、宣告戒嚴令無效，選舉新政府；敦促有良心的政治家、軍事家公開表態，使處於觀望的大多數地方政府和軍隊支持首都人民；對即將發生的大規模流血衝突有清醒的認識。

針對各地學生聲援北京的活動越來越多，國家教委發出《緊急呼籲》，稱教學秩序無法維持的狀況「如果繼續下去，各年級學生課業的

損失是難以彌補的」。「如果大批畢業生不能按時離校，將影響到 1989 年的招生工作，使錄取的新生無法按期入學」。「目前事態的發展，已經不是單靠高等學校和教育部門所能解決」。為此，「鄭重地籲請社會各界，首先是教育界、新聞界以及所有的學生家長，以各種方式勸導沒有復課的學生立即上課」。

廣場上北京工業大學二百多名靜坐學生返校。

北京市公安局稱：今天共有二萬三千名外地學生分乘四趟列車進京，四千五百六十名外地學生離京。北京火車站統計，當天外地赴京學生人數逾萬人，比前兩天增多，主要來自河南、安徽、陝西、雲南、河北、山東、江蘇等地，河南學生最多。一些外地學生說，他們現在是分批進京，每批在廣場靜坐二天左右，再由新來的學生接替。這樣，一可保持體力，二可將北京的情況及時帶回去。共青團中央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團組織協助黨委和有關部門，做好要求赴京同學的勸導工作。

中國官方稱：北京公共交通人員努力排除路障，維修車輛和設備，停駛三天多的地鐵於上午 10 時 38 分開出第一趟列車。城近郊八個區組織群眾七萬五千人清理路障。全市街道基本暢通。截止晚 9 時 30 分，全市公共電汽車已通車 148 條線路，其中市區八十條，郊區六十六條，占線路總數的 86%。

新華社消息：今天，江蘇省、寧夏回族自治區、內蒙古自治區、吉林省、安徽省、西藏自治區、黑龍江省、空軍、海軍、蘭州軍區、濟南軍區黨委致電黨中央、國務院，表示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 5 月 19 日講話，堅決擁護中央重大決策。

由劉曉波執筆的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傳單《我們的建議》在街頭廣為張貼，稱現政府為「偽政府」，「偽政府必須辭職，李鵬必須下台」，稱北京戒嚴為「軍管」，呼籲全社會總動員，瓦解軍管。一些人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北京市市民請願團第一號令》，稱：「市民糾察隊、和平敢死隊對一切違反人民意志，違反憲法的行為，『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北京市政府戒嚴令中的要求）。我們全體市民重申堅決與愛國學生站在一起。」一些知識分子以「首都知識界」名義發表《告全國同胞書》，全文如下：

自 4 月 15 日以來，中國大地上正發生著一場以北京青年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引起了國內外的極大關注。目前，這場運動正受到李鵬等一小撮反動勢力的阻擾，面臨著中途夭折的嚴重危機。同胞們，這場運動的成敗，關係著我們每一個人的命運和前途，關係著中華民族的命運和前途。

為此，我們呼籲全國同胞們：1.緊急行動起來，為使中國人像真正的人一樣生活，為拯救祖國於危險之中，堅決把這場偉大運動進行到底，不達目的，誓不甘休。2.鑑於北京生產、生活、交通秩序處於正常狀態，北京根本無戒嚴的必要，呼籲立即取消戒嚴令，進京部隊迅速撤離。3.敦促立即召開全國人大或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對這場運動的性質作出肯定性的正確評價，否定《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4.鑑於李鵬在處理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中嚴重的瀆職違法行為，建議依法撤銷其黨內外一切職務，並改組本屆政府，以謝天下。5.敦促政府實行新聞開禁，允許民間辦報，切實推進政治公開化，還政於民。6.敦促政府繼續

深化改革，人民將與政府共同承擔改革中遇到的困難。

《人民日報》別出心裁地發表了《中央電視台記者現場採訪錄》：「據中央電視台 5 月 22 日晚間新聞，街頭一位推自行車的婦女對記者說：作為首都公民，我們能夠自己管理自己，自己完全能夠維持好秩序。一位男子說：過去街上車碰著車就要吵架，現在能互相理解，招招手就走了。一位五十來歲的男子說：我是外地出差來京的，從打戒嚴令發佈之前，據我觀察，街頭交通秩序是好的，雖然人多，走車也多，但秩序非常好，因為有學生在幫助警察維持秩序。記者問一位售貨員：現在副食品供應還暢通吧？售貨員：挺暢通的，而且也沒有什麼搶購的。」該報導其實是暗示北京不需要戒嚴。

凌晨 3 時，高自聯召開各校代表會議，做出決定：1.選舉廣場臨時指揮部成員，代理高自聯行使兩天權力。高自聯總部撤回北大，運籌全市鬥爭。2.堅決不撤離廣場。3.臨時指揮部在四十八小時內行使有效權力，並籌組長期的、穩固的學運廣場指揮部。4.臨時指揮部行使權力期間，廣場上其他任何組織機構均告無效。5.公告發佈後即生效。臨時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副總指揮張伯笠、連勝德（天津民航學院學生），秘書長郭海峰，宣傳部部長張伯笠，外聯部部長李錄（南京大學學生），後勤部部長王剛，糾察隊隊長楊朝輝，常委柴玲、張伯笠、李錄、王丹、王超華（很快就辭職了）、連勝德、郭海峰。臨時指揮部提出兩天內工作安排：對內：1、堅持把鬥爭堅持下去；2、溝通情況，協調領導；3、配合清潔工人做好廣場衛生，防止傳染病發生；4、暫停上街募捐，募捐僅限於廣場和校園，募捐用於救濟學生和印刷宣傳品，不得再買易開罐等奢侈品。對外：1.聯合首都新聞界，爭取輿論支持；宣傳交通不暢、人民生活受到影響的責任不在學生，是政府發佈戒嚴令所致；2.把這場鬥爭擴展為工農商學兵的民主大聯合運動；3.反對軍管，撤銷戒嚴令；4.派大批宣傳隊，深入市區大街小巷，宣傳反對軍隊鎮壓學生。鬥爭口號：1.迅速召開黨代會、人代會罷免李鵬；2.取消軍管，撤銷戒嚴令；3.繼續靜坐請願，豐富鬥爭內容，加快鬥爭節奏；4.協調一致反對不負責任的言論和行動。

上午

7　時許，廣場臨時指揮部廣播稱：「我們要決死抗爭，不獲全勝絕不收兵。」散發傳單《關於當前學運籌略的建議》，主旨是：堅持中心戰場的鬥爭，以支持高層鬥爭的勝利。要堅持一到兩周。

清晨，李鵬在公安部《關於近期外地進京學生驟增的報告》上批示：「森茂同志，對於外地學生強行乘車進京的要採取堅決措施予以制止，必要時列車可以停開。」鐵道部部長李森茂隨即向國務院辦公廳報告：李鵬總理已於 5 月 21 日做出過相同的指示，鐵道部據此已向各鐵路局發出緊急通知，對有大量進京學生的列車，採取停發列車的措施。」

楊尚昆、薄一波到李鵬辦公室，談到許多中顧委老同志對當前局勢十分關心，憂心忡忡，但苦於不瞭解政治局常委決定情況，中央有必要向他們通氣。經商量，決定中顧委召開一次會議，由李鵬代表中央通報

當前的局勢和政治局常委的決定。

李鵬先後約見副總理吳學謙和人民日報社長錢李仁，通報政治局常委的決定，要求外交系統和人民日報社予以貫徹。

陳子明、王軍濤在中國社科院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所會議室召集會議，有包遵信、鄭義、劉曉波、呂嘉民、甘陽、劉蘇里、陳小平、遠志明、王潤生、柯雲路、閔琦、萬新金、陳明遠、史天健、王丹、柴玲、吾爾開希、邵江等六十多人與會，王軍濤主持會議，商討「與廣場的學生真正站在一起，與鄧小平、李鵬等進行殊死的鬥爭」。經討論，決定成立「首都各界愛國維憲社會協商聯席會議」（陳子明建議的名稱），由當時的各個自治組織派代表參與組成，每天定期開會，主要功能是分析情勢，溝通策略，為廣場學生提供建議等。王軍濤提名，與會者通過，由包遵信、王丹擔任共同召集人，主持每天的會議。王軍濤強調，「各界」表明這是廣泛代表性的會議；「愛國維憲」是目的；「社會協商」是機制；「維憲」是維護憲政。王軍濤提出兩個議題，一是建立廣場指揮系統，二是明確政治訴求。陳子明建議聯席會議分設三個小組，分別就運動的戰略與策略，後勤保障聯絡，以及宣傳工作，進行更加細緻的研究。在討論建立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時，鄭義提出，經過這些天的考驗，柴玲是當之無愧的領袖，現在又是代理總指揮，應該出任總指揮。王軍濤、陳小平、劉剛、鄭棣等人本來商議提名王丹擔任廣場總指揮，王軍濤擔心一旦在這個問題上爭議起來，可能達不成一致意見，廣場上或許也會出現分裂，就同意了鄭義的提議。包遵信宣讀了《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文章，與會者同意將此文章作為聯席會議的聲明。甘陽稱，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與聯席會議既不是隸屬關係也不是平行關係。但包遵信認為，「一是進行協商（聯席會議），一是負責執行（廣場指揮部）。聯席會上討論決定的事，大都要由廣場指揮部去推行。」[1]

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稱，5 月 23 日上午，陳子明、王軍濤在中國社科院召開會議，成立首都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從 5 月 23 日至 6 月 3 日這個維憲會一共開了十一次會議，成為指揮動亂和暴亂的實際的司令部。陳小平、呂嘉民、老木（原名劉衛國，《文藝報》工作人員）、劉曉波、周舵、甘陽、劉蘇里、邱延亮（香港浸會大學講師），都參加了這個組織。主要學生頭目，如王丹、柴玲、吾爾開希、李錄、封從德等都參加維憲會的會議。維憲會主要口號是「保衛憲法」，維憲是針對戒嚴。

前天化裝成老百姓進駐新華社的軍人只能住在大禮堂的舞臺上。許多新華社人員湧進大禮堂責問，一位團長回答了三個問題：（一）為什麼來這裏？為了執行戒嚴令。（二）為什麼穿便衣？被迫的。我們本可以穿軍裝，但進不來。5 月 20 日我們來過一次，在復興門橋遭學生攔截。（三）來幹什麼？協助武警維持秩序，保衛新華社，新華社是重要機關。大家對他的回答不滿意，呼喊「反對軍管！」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所所長陳一諮捐款二萬五千元人民幣給高自聯，以示支持。

中國紅十字會通過廣播和傳單不斷發出《緊急呼籲書》：「鑑於天安門廣場目前環境惡劣，隨時可能發生大規模的疾病爆發流行，後果不

堪設想。」希望廣場上的學生儘快撤離，市民特別是老人、兒童不要前往廣場。撤離後政府要保證與學生對話管道暢通。

針對北京民眾對戒嚴的強烈抵制情況，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以答新華社記者問的形式，就執行戒嚴任務的有關問題作了說明，主要講軍隊參加戒嚴的合法性，聲稱戒嚴部隊的任務完全是為了保護人民利益，恢復首都生產、工作、生活、教學秩序。

廣場上學生人數比往日減少，約一萬多人。由於沒有戒嚴部隊進城的消息，學生情緒平靜，往日頻繁的演講和激烈的爭辯少見了，一些學生在唱歌跳舞，多數學生或躺在帳篷中休息，或聚在一起聊天。學生指揮部說，累計已有一百三十九所高校學生來廣場聲援。

8 時 25 分，第 65 集團軍進京部隊的一輛軍車在京張公路延慶縣張山營地段超車進入逆行線，與一輛拖拉機相撞，車上十名士兵死亡三人、重傷三人、輕傷四人。

8 時 40 分，高自聯在廣場廣播說，高自聯總部今日撤回北大辦公，廣場設立臨時指揮部，並號召下午舉行全市大遊行。絕食團指揮部原班人馬取代高自聯，接管廣場指揮，從今天中午開始有 48 小時指揮權。

第 65 集團軍三十多名官兵化裝成學生，頭戴絕食標誌，懷揣假學生證，提包裏裝著衝鋒槍，乘一輛大轎車進城，在石景山發電廠附近被逾千名民眾堵住，氣憤的民眾要打他們，被學生勸止了。

10 時 20 分，人民大學四十六名學生闖入首都機場候機室，在貴賓室外演講，被機場工作人員勸走。

10 時 38 分，地鐵發出自 5 月 20 日停駛以來的第一組列車。

在豐臺區六里橋，再次發生軍民衝突，第 38 集團軍部隊當場抓捕十人，送交公安機關審查。

11 時，第 65 集團軍宣傳幹事陳知平在部隊從石景山區八角西街向集結點開進時被擠倒在運輸車輪下軋成重傷，不治身亡。

下午

喬石代表政治局常委參加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有的副委員長很激動，認為他們提的要求，中央一條也沒有採納。副委員長們對局勢捉摸不定，怕出大問題，要求中央承認學生是愛國行動。喬石就「動亂」發生經過、政治局常委的戒嚴決定，做了耐心細緻的解釋。大部份副委員長表示接受，少數副委員長思想仍然不通。

在廣場靜坐的二十所高校的一批學生在四通公司開會，有報社等單位的人員參加。經萬潤南協調，與會學生發表《倡議書》，主要內容：「我們鄭重倡議：撤銷戒嚴令，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我們呼籲：迅速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央全會，安排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討論並接受愛國學生和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我們的撤離不是退卻，而是把民主運動推向一個新階段」；「我們認為，我們的合理要求沒有理由得不到滿足，如果要求不能實現，我們不答應，人民不答

應。」要求新聞單位對此進行公開報導。

趙寶煦、梁守德等六十名北大教師發出緊急呼籲，贊成在廣場靜坐的二十所高校部份學生提出的「撤銷戒嚴令，軍隊回去，學生撤離，恢復秩序」的倡議，並支持厲以寧等四十六位全國人大常委關於立即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的建議。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說：「什麼時候撤離，必須接到指揮部的命令。」廣場上學生則表示：「我們絕不撤離，直至取得最後的勝利。」

1　時許，各界人士逾百萬人遊行，這是戒嚴令發佈以來規模最大的一次，參加者除高校師生外，主要是文化、金融、科技、工業、新聞界、民主黨派人士、機關幹部和外地學生，總共有一百多個單位、團體，包括外交部、化工部、中國專利局、國務院農村研究中心、中央編譯局、共青團中央、國家地震局、中央黨校、中科院、新華社、中央電視台、中國致公黨、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新聞社、中國作家協會、中國舞蹈家協會、文化出版社、團結報和一些科研單位、醫療衛生部門、工廠企業。標語、口號、橫幅主要針對戒嚴和李鵬，有「反對軍管」、「打倒法西斯、勝利屬於人民」、「罷免李鵬」、「戒嚴軍管、動亂根源」、「小平引退、李鵬下台」、「新聞自由」、「愛國民主運動萬歲」、「軍管引起動亂，戒嚴引起癱瘓」、「不許槍指揮黨」、「維護憲法」、「保障人權」等。呼喊最多的口號是「李鵬下台」、「反對軍管」、「撤銷戒嚴令」、「維護憲法，保障人權」等，有些口號針對鄧小平、楊尚昆。2　時以後，受遊行影響，東長安街建國門至西長安街工會大樓、景山以南至天橋以北區域交通受阻，部份公共汽車被迫分段行駛。到 6 時 10 分，長安街交通恢復正常。

3　時，湖南瀏陽大湖鎮灘頭小學教師余志堅、《瀏陽日報》美術編輯喻東岳、湖南省長途汽車公司瀏陽分公司司機魯德成，投擲灌滿墨汁的雞蛋，沾汙了天安門城樓上懸掛的巨幅毛澤東畫像，當場被學生糾察隊抓住，送到廣場學生指揮部。學生們擔心他們是公安便衣，製造事端嫁禍於學運，將他們詢問了兩個小時。下午　5　時，學生組織召開記者會，宣佈此事與學生無關，余志堅等三人也在記者會上表示是個人行為，與學運無關，並藉機表明追求民主的政治立場。晚 7 時，學生組織將余志堅等三人移交給公安局。[2]

3 時 40 分，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等單位四百多名參加遊行者坐在北京市委前馬路上，高喊「李錫銘出來」、「討還血債」等口號，20 分鐘後離去。4 時至 4 時 55 分，先後又有科技日報、北師大等十二個單位約四百多人，到北京市委遊行示威。

4　時許，風雨大作，不少遊行隊伍繼續行進。中央戲劇學院學生在一輛卡車上高舉一副李鵬舉手投降的漫畫，擂響大鼓，齊聲高呼：「東風吹，戰鼓擂，現在他媽的誰怕誰。不是人民怕李鵬，而是李鵬怕人民。」南開學生有節奏地呼喊：「周總理，在哪裏？你的兒子不講理。鄧媽媽，少講話，快把兒子領回家，給他三個大嘴巴，啪！啪！啪！」（李鵬說是周恩來夫婦的養子。今天鄧穎超發表《告全市市民書》，要市民相信政府和解放軍。）

4　時，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電話通知新華社：「一切報導都要同中央常委關於制止動亂、穩定局勢的決定和李鵬、楊尚昆 5 月 19 日的講話精神保持一致。一切黨政軍機關及其幹部，所有社會團體及社會知名人士要求發表的呼籲書、建議書、公開信等，如同中央精神不符的，一律不得在報刊、廣播、電視上發表。把握不準的，需立即報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轉呈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全國人大、全國政協、戒嚴指揮部審批，在未經批准前，一律不得擅自發表。」

晚上

雨後氣溫驟降，靜坐學生的衣服被褥遭淋濕，很多民眾和單位送來大批衣物和薑糖水，有一單位捐了四千多件衣服。許多單位和民眾給廣場學生送來熱水、稀飯。在掛著「體育館居民大院」橫標的送飯汽車旁邊，許多學生在吃著熱稀飯。但由於外地赴京學生眾多，生活條件還是艱苦，天安門城樓與廣場之間的地下人行過道，躺滿了數千名外地學生，擠得像沙丁魚罐頭，空氣混濁。

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央軍委負責人、政治局常委報告：「經過深入細緻的思想工作和北京市有關方面的積極配合，各部隊已基本安定下來，其中北京衛戍區已全部進駐戒嚴執勤地點」「截止 5 月 23 日晚，北京衛戍區已有二千五百多名官兵分別進駐首都機場、北京站、電報大樓等十個重點警衛目標。」

北京知識界聯合會號召其成員到廣場參加靜坐示威。

6 時 45 分，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在北京電視台發表電視講話，支持中國紅十字會的緊急呼籲，籲請廣場上學生迅速撤離，並保證學生代表與政府對話管道暢通。

8　時半，李鵬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研究這幾天的形勢，決定向各省市領導通氣，並確定了各政治局常委的分工。

鄧小平同意就當前形勢和中央決定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國務院各部委領導作通報，並要楊尚昆召開軍委擴大會議，向軍隊領導幹部作通報。李鵬與宋平一起商量向老同志和各省市、各部委通報的問題，共同擬定了由李鵬、喬石、姚依林、楊尚昆、宋平分別向各省市、各老同志談話的分工名單。

9　時，廣場學生廣播站廣播高自聯和外高聯的聯合聲明，稱：「自胡耀邦逝世後，學生掀起的愛國民主運動已發展到全民愛國民主運動，為了使這場運動深入發展，特此聲明，一定要堅持到底，決不後退。」

11 時，李鵬向丁關根、王維澄、袁木、曾建微通報今天政治局常委會的決定，讓他們起草李鵬向中顧委委員通報的講話稿。

11 時半，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在京豐賓館舉行中外記者會，介紹 5 月 22 日豐臺區大井附近軍民流血衝突的情況，回答中外記者提出的問題。該發言人歪曲事實，誇大戒嚴部隊軍人受傷人數。

全國有八十七個城市的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進行遊行、靜坐等示威活動。西安、銀川、湖南一些學生臥軌阻攔火車。

上海市 四十多所高校逾四萬名學生以及上海社科院等單位的研究人員、企業工人、機關幹部遊行，呼喊「反對戒嚴」、「反對專制」、「上海人民不能沉默」等口號。市區隨處可見長短不一的遊行隊伍，最保守的估計逾三十萬人，圍觀及自願追隨遊行隊伍的市民數以百萬計。一整天全城都處於一種亢奮狀態之中。

數百名中共黨員簽署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指出李鵬五一九講話可能將黨引向極其危險的境地。提出三點要求：（一）收回李鵬的五一九講話，儘快恢復北京市的正常秩序，決不允許發生鎮壓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流血事件。（二）否定四二六社論，與學生進行認真平等的對話。（三）立即解除新聞封鎖，讓全國人民和全體黨員瞭解事實真相。簽署者有欽本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譚其驤、上海市作家協會主席徐中玉、上海市作家協會副主席白樺和趙長天、老報人夏其言、劇作家沙葉新和宗福先，還有黨政幹部、企業家、知識分子和普通工人。一些非中共黨員的知名人士隨後也簽了名，包括著名作家巴金、老報人馮英子、學者趙鑫珊、楊魯軍等。部份學生到一些大型企業演講，鼓動工人罷工。上海交大有學生貼出大字報，要把一位校黨委副書記趕出上海交大，並逐個抨擊校黨委書記為首的校領導。各高校官方的學生會基本癱瘓，各式各樣的學生自治會先後成立。上海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針對空校罷課商議對策。

南京市 各校紛紛出現學生自治會。一些學生到工廠呼籲罷工，一些學生在鐵路公路設卡檢查，防止軍隊通過。有些學生在繁華商業區設立廣播站，傳播消息。下午，南京大學等校約五千多名學生遊行到江蘇省政府和南京軍區遞交請願書，提出要求：1.省政府致電北京，結束北京軍管，同時要求不對南京實行軍管。2.要求李鵬下台。3.省政府要公開表態，承認學運是愛國行動。

武漢市 十所高校的二千名學生攔截車輛，搭乘到達武漢鋼鐵公司前，散發傳單、靜坐演講，要求武漢鋼鐵公司通電全國：不承認李鵬政府，號召工人罷工。晚 6 時 35 分，武漢大學等五所高校三千名學生到長江大橋和漢陽立交橋靜坐，要求公安機關無條件釋放被捕人士。交通中斷逾二小時。

哈爾濱市 上午 8 時起，十七所高校的一萬三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軍管」、「李鵬下台」等口號，沿途演講並散發傳單，在黑龍江省委前呼喊「省委支持李鵬是全省黨員的恥辱」。下午 4 時許，遊行學生返校。哈爾濱高校愛國運動委員會宣佈成立。

長春市 一些高校四千多名學生在省高自聯指揮下遊行，呼喊「軍民一心、警民一心、全民一心，共救國難」、「政府腐敗，人人受害，工農學商，行動起來」等口號，先抵達吉林省政府，後又遊行到一些工廠進行宣傳。約一千五百多名學生強行乘車赴京。

瀋陽市 東北工學院等校逾二千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軍事政變」、「李鵬偽政權下台」等口號。大批學生到工廠、街道演講。

天津市 多數高校的學生未復課。學生三五成群到各工廠演講，呼籲罷工。一些下崗工人與學生聯繫密切。

西安市 五千多名高校學生和工人遊行，呼喊「萬眾一心，罷免李鵬」等口號。二十所高校三千五百多名學生陸續進入火車站，欲乘車赴

京，36 次、280 次列車停駛。一些學生組成「赴京敢死隊」，宣讀誓詞：「我們將赴國難，準備好了一切，為共和國的民主做最後的犧牲。」

河南省 赴京聲援熱潮繼續升溫，二千多名學生分別從汲縣、安陽、焦作、信陽車站乘車赴京，赴京學生總數已逾七千人。

南昌市 三所高校逾千名學生遊行，呼喊「聲援北京學生」、「新聞自由」、「反對強權」等口號。一些高校出現學生自治會。

銀川市 在一些赴京聲援回來學生的呼籲下，二所高校的二百多名學生乘坐 170 次列車赴京。

廣州市 約五十萬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其中有三百多名香港十一所院校的學生，冒雨遊行。晚 8 時許，遊行隊伍從廣東省政府前出發，以配置高音喇叭的小汽車開道，前頭打著國旗和「省港澳大遊行」橫幅，高呼「省港學生心連心」、「要求民主自由」、「反對封鎖新聞」、「打倒李鵬」、「聲援北京學生」、「還政於民」、「打倒獨裁」、「結束老人政治」、「調兵是動亂之舉」、「逆民者亡」、「鎮壓學運的人絕沒有好下場」、「反對軍管」等口號，最後抵達海珠廣場。大批市民沿途歡迎遊行隊伍，最受歡迎的是新聞單位，包括省港澳新聞出版界、廣州日報、亞太經濟時報、羊城晚報、中國金報、新華社廣東分社，香港學生也很受歡迎。

四川省 成都市一些高校的數萬名學生和數百名教師遊行，呼喊「反對戒嚴」、「打倒李鵬」等口號。一些學生到工廠串聯，呼籲工人組織起來、罷工。成都市從 5 月 20 日以來每天都有成千上萬的人遊行，農民也組隊遊行。口號有「李鵬下台」、「小平養老」、「楊尚昆下台」、「人民命運不能由幾個人主宰」、「十億人的命運，不能幾個人決定」、「中國四千七百萬黨員，幾個人就代表他們的意願，是違反黨的原則的」。一些學生乘火車在省內一些城市串聯。

重慶市數千人遊行，呼喊「打倒李鵬」等口號

貴陽市 一些高校逾千名學生遊行，呼喊「李鵬下台」、「不要垂簾聽政」、「捨得一身剮，敢把李、鄧拉下馬」等口號。

杭州市 逾千名學生仍在武林廣場靜坐。學生們深入大街小巷和大中型工廠演講，發動工人、市民，已有杭州鋼鐵廠、杭州重機廠、浙江麻紡廠等工廠逾千名工人遊行，打出「工人階級氣不順」等標語。浙江大學等校近三百名共青團員宣佈退團，焚燒團證。

福州市 上千名學生遊行，高呼「打倒李鵬」等口號。

合肥市 上萬名學生、工人上街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濟南市 逾千名工人遊行，打出「工人來了，聲援學生」、「我們不流血，難道讓我們的孩子流血嗎」、「李鵬下台」等橫幅。

長沙市 數萬名學生和各界人士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鄭州市 二千多名「阻軍車敢死隊」的學生到京廣鐵路幹道攔截開往北京的軍車。下午，有五百名學生乘火車進京。

蘭州市 大批學生上街遊行。

太原市　大批學生改靜坐、遊行為到工廠演講、散發傳單，期望「喚起民眾」。

香港　逾百所中學的中學生發起遊行集會，聲援北京學生及反對北京戒嚴。數千名中學生從維多利亞公園出發，遊行前往新華社香港分社集會，途中不斷有學生、市民加入，最多時有一萬二千人。支持北京學運的請願書獲得七萬五千個簽名，並為北京學運籌到四十一萬九千餘元港幣。這是香港中學生歷來舉行的最大規模遊行。

二千多名計程車司機舉行聲援北京民主運動的遊行。

各報繼續刊登香港許多團體和個人發表的聲援內地學運和反對武力鎮壓的聲明、呼籲書、公開信等。

澳門　爆發開埠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聲援北京學運和抗議北京戒嚴，有逾十萬社會各界人士參加，占全澳人口五分之一，使大半個澳門交通一度停頓。遊行由澳門教育協會組織，遊行開始前宣讀了一份聲明，「抗議實行戒嚴，敦促中國政府不要對示威遊行者使用武力」。澳門總督文禮治表示，澳門居民聲援北京學生是自然的反應。

美國　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教授陳若曦向香港媒體透露，美國四位獲得過諾貝爾獎的華裔科學家李政道、楊振寧、李遠哲、丁肇中已聯名上書中國人大常委會，要求召開緊急會議，說明這次北京戒嚴「是違反憲法的」。一道上書的還有數學家豫武忠、豫武文兄弟。這些華裔科學家是首次公開聲明支持北京學運，他們曾嘗試與訪美的萬里取得聯絡。

---

1 見於包遵信回憶錄《六四的內情—未完成的涅槃》。

2 六四事件後，余志堅被判處無期徒刑，喻東岳被判刑二十年，魯德成被判刑十六年，罪名都是「反革命破壞」和「反革命煽動」。

1989 年 5 月 24 日　星期三

北京戒嚴第五天。戒嚴部隊仍未進城，廣場較平靜，學生仍堅持靜坐，但北京各校只剩幾個或十幾個留守人員。北京市委辦公廳稱，廣場靜坐的高校，據不完全統計，外地八十九所，北京二十八所。為了凝聚人氣，高自聯和工自聯在廣場的廣播站不時播放消息和文章。政法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仍在新華門前靜坐。

外地學生依然不斷湧入北京，昨夜就來了六所外地高校的學生。今天外地高校學生乘火車到京約一萬四千人，離京約 八千二百九十人。

高校學生和部份單位人員繼續遊行，但人數銳減，圍觀者仍然很多。廣場上下午約有六、七萬人，晚上增至約十萬人。

一些高校學生繼續張貼大小字報，進行廣播宣傳。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南開、吉林大學等二十所高校部份學生和市民代表聯署了一份倡議書，主要內容：這場愛國民主運動已歷時三十六天，為了把這次運動推向一個新的階段，我們呼籲召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全會，按民主和法制的程序討論和接受愛國學生及全國人民的正義要求。如果軍隊回去，撤銷戒嚴令，廣大同學會同意撤離廣場。北京語言學院學生自治會一份傳單提出：愛國民主運動的近期目標是迫使李鵬下台，成立在中共領導下的真正能夠代表民意的臨時政府，社會各界，包括高自聯共同參政；剷除官倒；實行新聞自由；建立專門的廉政制度和機構。其發展方向是消除一些滋生獨裁和腐敗的土壤，建立民主自由法制的政治秩序。北京化工學院部份教師的呼籲書稱：近些天來，經過廣大人民群眾和公安幹警、武警的共同努力，北京的交通事故、刑事犯罪率及火災事故比去年同期都有所減少，社會秩序正在迅速恢復正常。鑑於此種情況，我們特發出兩點呼籲：1.軍隊的戒嚴目的是為了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而這個目的已基本達到，故不存在軍隊進城實行戒嚴的必要性。籲

請中央撤銷戒嚴令，將軍隊撤回。2.由於首都社會秩序的迅速恢復正常，北京市政府的三條通令已沒有必要，如繼續下去，必然在廣大群眾心理上造成不必要的壓力，呼籲將三條通令撤銷。北大教師後援團、學生自治會廣播站宣傳說：要繼續派學生募捐，取得民眾的支持，準備打持久戰。要深入到工廠、農村、機關去。同時在校園開展各種活動，利用外地赴京學生傳遞情況，開展全國學運和群眾民主運動。學生自治會廣播繼續抨擊李鵬等人，稱美、英、法、日等國華人要求李鵬下台，結束軍閥統治。

有四份傳單在廣場、高校、鬧市區廣為流傳，主要內容針對李鵬和戒嚴，一份是《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嚴正聲明》，一份署名「北大部份教師」，兩份署名「首都社會各界協商聯席會議」。

《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嚴正聲明》的主要內容是：「北京高校學生愛國民主運動已經轉變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一個多月來，這場偉大的運動得到了首都和全國各階層人民以及全世界愛好民主自由的人民的廣泛聲援和支持，這是中國歷史上空前的壯舉，是世界民主史上的奇觀，無數最優秀的中華兒女為了民主和自由不惜付出熱血、青春和生命。然而，李鵬逆世界潮流而動，依靠各種卑鄙惡劣的手段，陰謀策劃，準備對這場運動進行血腥鎮壓，並以此為契機，陰謀發動反革命政變。」「北京高校學生自治會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常委會嚴正聲明如下：（一）李鵬已暴露出他反黨反人民的真面目，應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堅決罷免李鵬，立即召開黨中央會議，清除李鵬死黨，李鵬本人準備接受人民的審判。（二）立即取消戒嚴令，撤出進入北京的部隊，以粉碎李鵬反革命政變的陰謀，首都是人民的首都，人民首都由人民管理。（三）在『動亂』的帽子越扣越大的情況下，廣大人民和青年學生已經忍無可忍，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為了保護人民的利益，進一步推動愛國民主運動，在適當時候舉行包括北京在內的全國性的更大規模的絕食鬥爭，直至最後的勝利。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李鵬，反對軍管，粉碎軍事政變，這是當前的首要任務。」

北大部份教師的傳單《是李鵬在製造動亂》的主要內容是：「據中央電台介紹，5　月份以來，北京地區的交通事故、火警及刑事發案率比以往都有所下降，人民生活穩定，商品供應充足，李鵬一夥胡謅的所謂『動亂』真不知道到底發生在何處。從另一個方面講，近一段時間，北京一千萬人民，萬眾一心，眾志成城，互相協助，互相支持，互相諒解，緊密團結起來反對李鵬一夥的倒行逆施。人們感到似乎一下子彼此接近了，一下子振奮起來了，主人翁精神一下子重新恢復了，首都人民在與李鵬一夥的殊死鬥爭中顯出了極高的政治素養，不愧是偉大的公民，是中國的希望。事實證明，恰恰是李鵬一夥在製造動亂，天上軍用直升機呼嘯，地上兵車、裝甲車及坦克裝載的大兵壓境，以致民心恐慌，被迫抵抗，為此市民們正常的工作、生活作息時間被完全打亂，公交系統自戒嚴令發佈時起也陷入癱瘓狀態，目前剛剛有所恢復。」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致北京市民的公開信》的主要內容是：「北京的全體市民們，在這場國內外各界人士稱為『偉大的四月民主愛國運動』的學生運動中，你們表現了非凡的勇氣和力量，凝聚著你們心血的幾十萬元捐款、廣場上源源不斷的食品供應、實行軍管的部隊

阻滯郊外，這一切，都將深深刻在共和國的歷史上！」「從戒嚴令下達那天起，全市公共汽車突然停駛，地鐵無緣無故不予開通，各加油站不再供油，糧油告急，蔬菜食品告急！這一切使人民生活陷於混亂的事件，都是北京市政府一手操縱的。是他們下令公交公司停發一切車輛，卻要求職工必須上班報到；是他們撤走指揮路口交通的交通警察，卻宣佈北京市處於無政府狀態；是他們四處派出便衣，挑起事端，並在六里橋指使防暴警察打傷市民和學生，卻說社會治安惡化；是他們不讓環衛工人打掃道路，卻將可能引發傳染病的責任推在學生身上……李鵬政府與北京市政府必須對此負一切責任！全市人民緊密團結起來，堅決抵制戒嚴令！」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致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公開信》的主要內容是：「幾天來，人民解放軍官兵駐紮在郊外，風吹日曬，缺吃少蓋，人民心疼你們，你們的父母妻兒心疼你們。我們謹向你們轉達首都人民、全國人民的親切慰問和深切同情！你們已經看到，國內外公眾也都知道，北京根本沒有動亂，根本沒有理由戒嚴。李鵬、陳希同和李錫銘等人製造假情況，欺騙軍隊矇騙中央。他們才是極少數製造動亂、製造流血的陰謀家！」「最近，他們又力圖挑起群眾與武裝警察的衝突，逼迫軍隊干預，造成動亂事實。這是一起嫁禍軍隊的大陰謀。解放軍官兵們千萬警惕，絕不要受一小撮陰謀家的利用，做出親者痛仇者快的事情來！」「現在，北京的群眾和學生們正在設法為你們送糧送水，正在組織擁軍慰問。人民深深知道，沒有人民的軍隊，便沒有人民的一切。」

公安部當天呈送高層的《公安資訊簡報》稱：「5 月 1 日至 21 日，北京市治安案件發案數一百八十二起，與以往沒有明顯變化。期間，共發生重大交通事故十三起，死亡十五人，是今年以來較少的三週；共接到火警一百三十八起，比去年同期下降 33%。」

今天開始，李鵬、喬石、姚依林、楊尚昆、宋平分別和各省市領導談話，通報「動亂」發生的經過和中央的決定，並徵詢對中央決定的意見。總計談話共五十餘人次，各省市領導表示，回去要堅決站在中央的立場上多做工作。姚依林分批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談話，要求回去向部委中共黨組傳達。

各高校奉命召開幹部會議，學習李鵬、楊尚昆的五一九講話，統一思想認識，認清鬥爭性質，制定措施，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

上午

溫元凱向美國傳遞有二十多人簽署的《再告全國人民書》，呼籲立即取消戒嚴令，撤回進京戒嚴軍隊。希望海外人士用各種力量進一步推動學運。

國家教委向各省、市、自治區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要求堅決貫徹 5 月 22 日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聯合發出的關於嚴格控制進京人員的通知，旗幟鮮明地制止臥軌、攔截火車、強行登車等做

法，制止學生赴京串聯，促使赴京學生儘快離京。

《人民日報》發表文章《當今北京人的公德意識》（作者羅盤），文章中說：「連日來，北京人的公德意識卻像持續上升的水銀柱，越升越高，令人感歎不已！正如一位外地進京出差的人所說：『北京人以前給我的印象是政治覺悟高。這幾天來，我又有了一個明顯的感覺：北京人的公德回來了！』」

新華社播發解放軍三總部致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的慰問信。慰問信要求：「在這場大是大非的鬥爭面前，我們必須保持清醒的頭腦，堅定革命的立場，無論在任何嚴峻的情況下，無論在任何複雜的鬥爭面前，都要堅定不移地執行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命令，毫不動搖地聽從首都戒嚴指揮部的指揮，保護人民群眾的根本利益，旗幟鮮明地同極少數人的陰謀作堅決的鬥爭。」

湖北省、廣西壯族自治區、浙江省、貴州省的黨委和政府致電黨中央、國務院，表示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 5 月 19 日講話和恢復首都秩序的決策。

工自聯宣佈，明天下午全市大罷工，「反對老人政權」，沿二環路搞全市逆時針大遊行。

10 時 10 分，廣場上數萬學生召開「保衛首都誓師大會」，宣佈成立「保衛天安門廣場總指揮部」。王丹主持，柴玲帶領學生宣誓：「為了推進祖國民主化進程，為了維護憲法的尊嚴，為了保衛偉大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欺負，為了 11 億同胞不在軍管恐怖中流血犧牲，為了中華民族不淪落為法西斯的專制統治，為了千千萬萬的兒童能夠享受自由、民主的空氣，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誠，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排除萬難，鬥爭到底！」誓師大會上，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宣告成立，下設聯絡部（負責人劉蘇里）、宣傳部（負責人老木）、後勤供給部（負責人王剛）、參謀部（負責人劉剛）、糾察總部（負責人張倫）。王丹代表聯席會議宣讀聲明《光明與黑暗的最後決戰》，稱：「1989 年 4 月，中國歷史進入了一個嶄新時代。中國歷史上的革命向來都是為求溫飽、為求最低的生存條件，而這次鬥爭則是為了民主、為了人權」，「當前北京以及中國的民主運動是一次人民的革命，其意義超過五四運動，也超過了四五運動。」聲明最後說：「同胞們，我們已沒有退路了。如果讓李鵬一小撮堅持倒退、堅持反人民的人得逞，他們就會秋後算帳。他們就會從所謂『清汙』，所謂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一直算到這次運動的積極參與者」，「我們只能背水一戰，堅持就是勝利」。

有人在廣場散發第一期《新聞快訊》。本期《新聞快訊》有發刊詞和社論〈保衛廣場！保衛首都！保衛共和國！〉。發刊詞稱：「鑑於目前政府嚴密封鎖新聞報導，造成新聞惡性失實的嚴重狀況，我們全體富於正義和良知的首都新聞工作者和理論工作者商定，從現在起義務承辦《新聞快訊》。」

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廣播宣佈，下午要舉行十萬人大遊行。

全市四千多所中小學基本保持正常教學。副市長陸宇澄到北京第二實驗小學、北京第二中學慰問教職員工，副市長吳儀到十二家企業慰問

堅持生產的職工。

下午

五、六千名學生和民眾包圍北京市大興縣公安局，要求釋放昨天因阻攔軍車被拘捕的一名臨時工。

全市一百七十四條公共電汽車線路全部開通，地鐵也恢復運營，交警上崗，交通基本暢通，市民的生活秩序基本趨於正常，但在一些已拆除路障的交通道口仍聚集著不少學生和市民。

杜導正到八寶山公墓參加《光明日報》總編輯楊西光遺體告別儀式，在貴賓室對閻明復建議說「萬萬萬萬不能開槍」，情緒很激動，流下了兩行熱淚，又說「如開槍，我退黨！」。閻明復拍著他的肩膀誠懇地說：「老杜，放心，不會的！不會的！我們怎麼會開槍呢？」

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將《提議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的簽名信送交全國人大常委會。

2　時，北京高校學生、中國文化部、中國航空航天部、中國機電部設計院、中國民主同盟、民盟北京市委員會、中國民主促進會、文化界等單位部份職工和安徽、河南等地的學生共二千多人在廣場周圍遊行，主要訴求是「維護憲法尊嚴、立即召開人大會議」。民盟所持的標語有「李鵬治理國家無方，製造動亂有術」、「人民萬歲」、「民主萬歲」等。中國民主促進會和文化界的遊行者激昂地高唱《團結就是力量》。遊行於 4 時許結束。

為了防止疾病蔓延，不少醫務人員在廣場忙著噴灑消毒藥水，靜坐學生組織慰問團表示感謝。

2　時，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開會，包遵信主持，逾百名知識界、新聞界人士參加。包遵信、王潤生、蘇煒、遠志明、鄧正來等十多人發言。包遵信說：這個組織從 5 月 15 日起就開始醞釀了，好多知識分子做了準備。5 月 22 日上午，嚴家其召開的那個會議，主要就是討論決定成立知識界聯合會。「我們這個組織是一個鬆散的政治性組織，不是搞學術研究的，應該有長期打算，也要有近期目標。現在的近期目標是，一是要解除戒嚴令；二是要把李鵬趕下台；三是這次運動必須實現推進民主化的進程。」遠志明說：「發起人名單如果被政府掌握，政府可能馬上採取鎮壓。所以，應該馬上把發起人名單向全世界公佈出去，凡是參加知識界聯合會的，這樣才能得到保護，名單越快搞出來越好。」會議決定：由嚴家其（未出席會議）、包遵信擔任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總召集人，下設秘書組、宣傳組、聯絡組，在廣場設立一個工作點，服從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和廣場指揮部領導；5 月 25 日下午，以北京知識界聯合會名義組織一次知識分子大遊行。

楊尚昆根據鄧小平授意，主持召開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目的是通報趙紫陽問題，統一軍隊高級將領的認識，以防軍隊高層產生思想分歧。與會者有七十多人，包括劉華清、秦基偉、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以及解放軍三總部負責人、各大軍區、各兵種、國防大學的政委、司令員、政治部主任。楊尚昆發表長篇講話，談到趙紫陽問題，軍隊必須統一思想，堅決服從鄧小平的指揮，最後強調：「特別是軍隊，不執行命

令，我要以軍法論處。」與會者一致表示堅決擁護黨中央的決定，堅決服從軍委鄧小平主席的命令。

5　時，北京郵電局再度關閉電傳機，終止衛星傳送電視圖像。中國官方這項措施主要是針對外國及港臺記者。

晚上

羅幹受李鵬委託前往中央電台、國際廣播電台、中央電視台、北京電報大樓，看望並慰問執行戒嚴任務的北京衛戍區和武警官兵。同時慰問上述部門的工作人員。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與會者認為，對幕後指揮動亂的那些壞人目前不宜馬上採取行動，重要的是掌握確鑿證據。

新華社社長穆青等人在聽取新華社解放軍分社人員介紹戒嚴部隊進城情況後，感到事態越來越嚴重。有人說，本來就是一場學潮，用個「動亂」大帽子壓成了全國性的學運，進而轉化為黨內高層的權力鬥爭，忽而又升級為對全民的軍事專政，這到底要把國家推向何處？有人指出，5 月 20 日上午李鵬才發佈戒嚴令，而在 5 月 19 日就調動各路大軍來包圍首都北京，完全是對全國人民搞了突然襲擊，實質就是一場軍事政變。

針對外地流傳北京有絕食學生死亡，北京市急救中心發佈消息說，從 5 月 13 日學生絕食以來的十一天裏，首都醫務界廣大醫務人員全力救治學生，至今沒有人死亡。到今晚 6 時，全市三十二所醫院共救治學生九千一百五十八人次、留院觀察八千二佰零五人次。如今在各醫院繼續觀察的只有六十六人。在絕食學生改為靜坐請願後，醫療站仍堅持在廣場工作。一些學生患感冒、發燒、腹瀉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防治，截至今日，學生中沒有烈性傳染病流行。

6 時半，人民大學學生廣播站說：「5 月 25 日上午緊急舉行由社會各界參加的大遊行，歡迎萬里委員長回國，由萬里主持召開人大非常會議，並作出英明決策，奠定更深厚的人民基礎。遊行中心口號是：歡迎萬里主持人大，罷免李鵬，聲張正義。」

7 時 40 分，廣場學生廣播站廣播「趙紫陽下台內幕」。

9　時半，首都知識界聯合會二名成員在廣場紀念碑基座舉行新聞發佈會，宣告首都知識界聯合會成立，宣佈 5 月 25 日下午 1 時半組織北京知識界大遊行，並稱其他各界同時參加，歡迎萬里回國。同時公佈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的三項要求：一是取消戒嚴令，軍隊撤回原駐地；二是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罷免李鵬案；三是切實保障公民能享有憲法賦予的各種權利。

全國各地學生繼續遊行，抗議北京戒嚴。外地學生攔截列車赴京聲援現象仍很突出。由於部份學生強行登車，蘭州至北京的 44 次列車、武昌至北京的 264 次列車、合肥至北京的 128 次列車、銀川至北京的 170 次列車均不能正點發出。

天津市　各高校三百多名學生遊行，多數學生在校內張貼大字報並集

會演講。晚 7 時許，南開、紡織學院、醫學院、技工師範學院三百多名學生到天津火車站廣場靜坐。晚 10 時至次日凌晨 2 時，天津民眾聲援團二百多人騎自行車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呼喊口號，並幾次進入天津火車站廣場聲援學生。天津市高校自治聯合會決定，今天派一萬名學生赴京聲援。

武漢市　各高校基本停課。一些高校的逾萬名師生遊行，呼喊「反對鎮壓學生運動」等口號，隨後到武漢鋼鐵公司等大型企業呼籲罷工。武漢大學等十多所院校的三千多名青年教師騎自行車在武漢大學集結，遊行到市政府請願。十多所高校的二千多名學生衝進火車站，要乘車赴京，致使 38 次列車停開，246 次列車晚點七個小時，二百多名學生乘坐路過的十六次、146 次列車赴京。

上海市　清晨，一些復旦學生在邯鄲路五條馬路上席地而坐，阻擋車輛，使五角場交通一度中斷。各高校約三萬名學生輪番上街遊行。華東師大一些中共黨員召開全校黨員大會，有黨員和非黨員逾千人參加，反對北京戒嚴。校內出現大字報《華東師大共產黨員聲明》，稱：「以李鵬為代表的黨和國家領導人已經喪失了對黨心、民心的感應能力和判斷能力，其倒行逆施已經把我們的黨、我們的人民軍隊、我們的國家又一次推到了動亂、分裂和內亂的邊緣。」

江蘇省　　南京二十五所高校近二萬名學生遊行，用廣播喇叭沿途演說，「歷史是人民主宰的，不能由幾個人說了算！」後來在鼓樓廣場集會。三百多名新聞從業者舉著「國務院組織法第四條不容踐踏」橫幅參加遊行。這次遊行是南京市近幾天規模最大的一次，也是為了呼應 5 月 23 日北京大遊行。下午 2 時 25 分，由福州開往北京的 46 次列車抵達南京火車站，三百多名學生登上列車赴京。徐州、常州、無錫、蘇州、揚州等市十五所高校四千名學生遊行。

杭州市　十八所高校、四個新聞機構及部份企事業單位共一萬多人遊行，遊行隊伍先後到浙江省政府、杭州市政府遞交了請願書，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罷免李鵬。

昆明市　八所高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戒嚴」、「李鵬下台」等口號。昆明高校愛國學生運動組委會宣佈成立。上午 10 時半，十多所高校和中專約四千名學生陸續到東風廣場靜坐。晚上 9 時，約三百人打著「昆明市民愛國聲援團」橫幅遊行。雲南重機廠約八十名工人打著「聲援團」橫幅到東風廣場聲援。在東風廣場的學生組委會表示，他們不到工廠串聯、演講，不鼓動罷工，不廣播否定四項基本原則、違反憲法法律以及有人身攻擊內容的稿件，但要堅持罷課。

西安市　西安交大、西北工業大學、陝西工學院等十二所院校約七千名學生以及少數青年教師、科技人員、一些工廠工人遊行。西安交大署名「西交大數學系學生黨支部」的大字報《致學校黨委的公開信》稱：「學生運動是一場廣泛的民主愛國運動，決不是所謂動亂。」「要求立即召開全校黨員大會，收集全體黨員關於目前局勢的意見，通過黨內管道立即向上級黨委直至中央反映」。

四川省　　成都市共有十七所高校和四所中專三千多名學生遊行。重慶、綿陽、內江等地七、八百人到成都聲援。逾千人繼續在成都人民廣

場靜坐。四川大學、四川師大約七百多名學生在都江堰市街頭演講、散發傳單。重慶約一萬名學生和各界民眾遊行，遊行的工人明顯增多。上午 11 時，重慶高校學生自治會召開成立大會，七千多人參加，會後組織了遊行。西南財經大學學生自治會廣播站稱：「鑑於共產黨已腐敗，現已成立改組中國共產黨促進委員會。」

廣東省 廣州市仍有二十多名學生在省政府前靜坐，不時發表演講。下午 4 時許，香港婦女協進會八名成員舉著「香港婦女聲援愛國民主運動」的牌子在省政府前發表聲明，支持北京學運，呼籲撤銷戒嚴令，圍觀民眾五百多人。汕頭、珠海、陽江、惠州等市九所高校和一些中學的三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山東省 青島、煙臺、東營、濟寧、聊城五個城市八所院校二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蘭州市 下午 1 時許，蘭州大學、甘肅工業大學等十三所高校上萬人在東方紅廣場集會，宣讀《告全國同胞書》，並向全國人大和甘肅省人大發出《緊急呼籲書》，要求緊急召開全國人代會罷免李鵬。集會結束後，在市區四條主要街道遊行。

合肥市 上午，合肥工業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和逾百名文學藝術界人士上街遊行。下午，逾百名新聞從業者在安徽日報社集中後上街遊行。晚上，二百多名工人和逾百名退伍軍人上街遊行。

湖南省 長沙市二十六所高校和十多個工廠、機關、社會團體二萬多人遊行，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官方稱：衡陽市區二輛小車被一些民眾推翻砸爛，一些水果攤點被搶；湘潭市四輛過路汽車被推翻；岳陽市南區公安分局一輛三輪摩托車被推翻燒毀。這三個市的公安機關均抓獲一些打砸搶燒犯罪分子。

河北省 上午，石家莊、保定、邯鄲、張家口等市十多所高校及一些工廠約五千人遊行。張家口市、承德等市一些學生強行乘車進京，造成多班列車晚點。石家莊市已有一萬名學生赴京。

太原市 山西大學、太原工業大學、醫學院等校逾百名學生到太原鋼鐵公司、太原化肥廠等工廠活動，未能進入廠區，只好在農貿市場、十字路口演講。山西省委黨校、山西大學教職工組成五百人的自行車隊遊行，呼喊「維護憲法，罷免李鵬」、「人民政府快快覺醒」等口號，進入山西省人大機關院內演講。

南昌市 江西大學、江西師大約六百名學生上街遊行，有的進行演講。

福州市 兩所院校四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銀川市 下午，寧夏教育學院六十多名學生在寧夏自治區政府前靜坐。

貴陽市 約千名高校學生上街遊行，反對北京戒嚴。

香港 約二十萬市民參加民促會發起的「徹底打倒李鵬，反對中國內戰」大遊行，參與者有學生、宗教團體、演藝界、壓力團體、社工等。橫幅、標語有「打倒李鵬」、「小平不要戒嚴，只要戒煙」、「皇帝時代已過，請您下來！」有人用竹枝吊起「小瓶」以示抗議。教師協會會長司徒華表示：北京學生為中國民主前途不惜獻出寶貴青春和生命，而

少數人將個人的特權利益建築在國運存亡之上，打倒李鵬是所有中國人的希望。立法局議員李柱銘說：鄧小平曾說過，如有好的制度，即使壞人也不能做壞事，如沒有好制度，即使好人也可能被迫做壞事。質疑為何鄧小平講一套做一套？

臺北市 約五千名各界民眾集會，支持大陸學生民主運動。

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呼籲全臺灣各界人士捐款一日所得，支援大陸民運。大同盟秘書長馬樹禮稱，大同盟自即日起開設支援大陸民運捐款專戶，凡響應捐款的團體或個人，可將捐款存匯該帳戶。馬樹禮表示，在中共政權的高壓統治下，大陸民運風起雲湧，是不可抵擋的洪流，這種為爭取民主自由的力量今後仍會不斷出現。因此，即使這次天安門事件告一段落，後續的行動仍將繼續擴大延伸，各界的捐款當可充作支援大陸民運長期基金，以供大陸民主鬥士隨時適當運用，表達國人支持大陸同胞的熱忱與心聲。

國民黨召開中央常委會討論大陸學運，主席李登輝指示，臺灣對大陸學潮不能只予精神上的支持，要迅速採取有效措拖。

美國 總統布希在講話中稱：「全世界都在關注天安門廣場發生的富有戲劇性的事件，自由的思想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吸引著具有想像力的全世界男女」，「美國將做它能做的一切來鼓勵中國」。深夜，美國眾議院通過決議，要求中國撤銷戒嚴令。

北京戒嚴第六天。戒嚴部隊繼續對官兵們進行思想政治工作。中共當政者認為，有些戒嚴部隊來的匆忙，缺乏思想動員，需要對官兵們傳達和宣傳中央的決定，使每個官兵對執行戒嚴的光榮而堅巨的任務有充分的理解。

多數高校雖未復課，但在教室、閱覽室自習的學生進一步增多，有的高校已占學生總數的三分之一左右。

今天有河南、山西、山東、上海、安徽二十多所高校的一萬四千名高校、中專學生到京，一萬一千四百萬名外地學生離京。自 5 月 19 日以來，累計已有外地學生進京十一萬四千人，離京六萬五千三百人。

街頭出現兩份傳單《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簡介》、《目前的時局與我們的方針》，比較詳細地說明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的基本情況。簡介稱：「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是以這次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為基礎，由各界中國公民自發組織，以廣大工人、知識分子、國家機關幹部、青年學生、愛國民主人士、農民、企業界人士為主體的群眾性組織。宗旨是：團結首都各界、全國各界愛國人士及各黨派、各團體，行動起來，建立最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不斷壯大民主力量，不斷推動共和國走向民主、自由、法制、文明的道路。近期目標是：發動各界愛國人士，積極主動地配合、協助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及各大專院校自治組織，將當前的愛國民主運動堅持到底。近期的工作有：1.辦一份真正代表人民心聲的民間報刊《人民之聲報》。2.組織市民糾察隊、工人糾察隊，協助學生保護首都治安，保證首都正常的民主生活秩序、社會平穩。3.發動各界群眾，盡一切可能堅決抵制軍管，徹底挫敗一小撮專制者的軍管陰謀。4.進行愛國民主運動的戰略、對策研究，即時向各界愛國人士、愛國團體提供準確可靠的資訊、實質性理論及解決問題

的辦法，供各界參考。5.協調各界愛國人士，形成有目的、有準備、有組織、有力量的統一行動，給一小撮專制勢力以盡可能大的打擊，給廣大學生盡可能多的聲援和支持。6.廣泛徵求各界愛國人士的意見和建議，不斷成熟和完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

《目前的時局與我們的方針》全文如下：

目前的時局：這次以大學生為先鋒，中國社會各階層廣泛參加的愛國民主運動已歷時一個多月，有力地喚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愛國熱情和民主意識，極大地推進了整個中國的覺醒與進步，譜寫了中國民主運動史乃至世界民主運動史上最輝煌的篇章！

隨著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深入，廣大學生日益成熟，參加運動和推動運動的各階層更加廣泛、更加自覺，運動的近期目標和長遠方向日趨明確。

這場運動不僅是要把李鵬一夥專制者徹底趕下台，從實質上說，這場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是一場改革與保守、民主與專制、前進與倒退、光明與黑暗的歷史性決戰！

這是迄今為止歷史賦予中華民族的一次最寶貴的機會。如果運動能夠深入持久地堅持下去，中國人民從此將真正踏上民主、自由、法制、文明的道路。事實上，人們已經呼吸到了由這次運動帶來的民主自由的清新空氣。

這次愛國民主運動已經將中國人民的愛國熱情極大地喚醒，並推向一個空前的高潮。中國人民的道德水準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高。人民群眾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團結。即使是先前對於中國失去希望和信心的人們也重新看到了希望，並充滿信心地投身於愛國民主運動的時代大潮之中！

廣大愛國華僑乃至臺灣愛國同胞正以空前的愛國熱情，用各種方式聲援和支持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世界各國的進步力量也越來越多地予以各種幫助。

李鵬一夥已經越來越不得人心。儘快使李鵬一夥下台，這是黨心所向、軍心所向、民心所向！

我們也應該看到，李鵬一夥雖是極少數，但他們輕易不會甘心失敗，他們還將糾集一部份保守、專制勢力，拉攏受蒙蔽的人們，甚至迫使一部份軍隊繼續與廣大愛國人民對抗。

目前，這場改革與保守、民主與專制、前進與倒退、光明與黑暗的歷史性大決戰已進入相持階段。

我們的方針：我們呼籲首都各界、全國各界為了一個共同的愛國民主目標，團結起來，行動起來，建立最廣泛的愛國民主統一戰線，不斷壯大愛國民主力量。

我們呼籲中國四千萬共產黨員在這民族危急的時刻，挺身而出，領導全國人民堅持這場愛國民主運動，這是中國共產黨重振雄風的最難得的歷史性機會。我們呼籲各民主黨派繼續努力，更加堅定的站在這場運動的前列，使各民主黨派成為名符其實的民主黨派。中國的文明與進步不能缺少民主黨派！我們強烈呼籲絕大多數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以民

族大義為重，保持共產黨人的光榮稱號，保持革命晚節，用各種方式堅決制止李鵬一夥可能採取的極端非人道措施！我們呼籲解放軍珍惜「人民子弟兵」的光榮歷史和光榮稱號，堅決地站在人民一邊，不要受李鵬一夥的蒙蔽。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全國人民的共同心願就是軍人最高的命令！軍隊是人民的軍隊！人民養育了軍隊，人民軍隊熱愛人民。我們相信，人民軍隊一定會支持這場民心所向的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我們呼籲儘快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特別會議和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大會特別會議，按照人民的意願，公正地處理李鵬一夥。選舉新的中央委員會，領導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加速改革步伐，推進愛國民主運動。我們希望全體共產黨員和每一位人民代表共同為此做出不懈的努力！我們呼籲首都各界和全國人民保持清醒和理智，珍惜和保護這次愛國民主運動已經取得的寶貴成果，不要給李鵬一夥造成任何採取極端非人道措施的機會和藉口。我們呼籲各界堅決抵制軍管。目前，北京根本沒有發生什麼動亂，外地也沒有。一旦軍隊進入市區實行軍管，將發生真正的動亂。並將產生難以想像的惡果。我們必須全力挫敗李鵬一夥的軍管陰謀！

我們衷心希望：首都的市民、工人及各界愛國人士有目的、有秩序地組織糾察隊、後援隊、救護團、宣傳隊，做好愛國學生的後勤服務工作，保持社會秩序和社會平穩。我們希望廣大農民以實際行動支持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保證提供給市民充足的食物和蔬菜。工人和農民要充分發揮愛國民主運動的主力軍作用！

我們呼籲各省市的學生、工人、農民及其他各界人士除組織精幹力量到北京聲援外，主要應在當地堅持這場愛國民主運動，並盡可能從物質上支持首都的學生和人民，將運動堅持到底。

同胞們，中國正處於緊要的歷史關頭。民主與自由、法制與文明正向我們熱切召喚！歷史在加速前進，千百萬中國人民形成的民主與自由的歷史洪流是任何反動力量也阻擋不了的！

人民大學貼出《致中共黨員倡議書》：（一）國家面臨改革，共產黨也應改革，倡議成立共產黨改革促進會，制訂改革綱領；（二）四項基本原則是黨章的最高原則，不是憲法的最高原則；（三）競爭執政；（四）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則，公開平等競爭。同時，有人貼出一張要求成立知識分子代表黨的《知代黨宣言》。

有人以「首都知識界」的名義散發《告全國同胞書》傳單，稱：「以北京青年學生為先導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正受到一小撮反動勢力的阻撓，面臨夭折的危險」。呼籲各界人士以「冷靜的理智、久遠的韌性和堅強的意志投身其中」。有兩份傳單在各高校和廣場流傳較廣，一份是清華學生自治會的傳單，一份是北師大學生自治會的傳單。

清華學生自治會傳單《關於李鵬政府鎮壓學運的聲明》內容如下：

5 月 19 日李鵬公然宣佈和平請願的學生運動為政治動亂，調重兵戒嚴北京，並嚴密封鎖新聞媒介，以利為所欲為，這是共和國歷史上最黑暗、最醜惡的一頁。

學生請願，要求打倒貪官污吏，實行民主政治，推進政治改革，反

映了人民的願望，得到了全國各界的聲援。李鵬政府以武力對付學生，是對中華民族的挑戰，表明了他們與人民不共戴天。

李鵬之流，已經親手埋葬了我們對他們的最後一線期望。國賊橫行，國難當頭。我們謹通電如下：（一）全國人民、各民主黨派、海外同胞動員起來，同聲譴責李鵬之流的倒行逆施，李鵬政府必須立即停止鎮壓學生，軍隊撤出北京。（二）中國人民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不是李鵬之流的護院家丁。軍隊要保護人民，保護學生。（三）李鵬政府鎮壓學生，比北洋軍閥、「四人幫」走得更遠，這個堅決與人民為敵的政府應予解散。

任何人對人民犯罪，一定會在不久的將來受到審判，76 年四五天安門事件就是最好的例證。

北師大學生自治會傳單《堅持就是勝利》內容如下：

同學們一定很疲倦了！是的，我們已經被迫多少個晚上沒有睡覺了！但是，我們還不能睡。我們如果睡下，也許將永難醒來！......我們一定要戰鬥到李鵬政府倒台的那一天，這絕不是遙遠的事。別說他們調動幾十萬軍隊，這些軍隊都是被騙來的，一旦覺醒也不會聽他支配的。就說對幾十萬軍隊，我們有著十億人民，有著不可戰勝的正義和真理！只要我們堅持就一定會勝利！

目前的形勢，最需要堅持，幾十萬軍隊開到郊外，遲遲不進城內，其中雖然有市民和學生阻擋的結果，但更重要的是他們確在待命。這待命其實就是想以武力威脅學生，使之解散。在這一目的達到時，待命就是等待學生憤怒，幹出一些為他們提供藉口的事，待命就是拖延時間，瓦解學生鬥志，折困學生身體，趁大家鬆懈時開刀。因此，這一待命就是待學生難以堅持之命。由此可見，我們太需要堅持了。只有堅持才不中計！只有堅持才是勝利！

同學們，為了我們追求的真理，為了中華民族的興盛，讓我們攜起手來，堅持戰鬥，直到取得最後勝利！

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告北京市民書》，稱解放軍是人民的子弟兵，來北京維護首都治安，恢復正常秩序，希望廣大愛國學生和社會各界人士能充分理解，給予協助和支持。

北京市委市政府致函中共中央、國務院，表示堅決擁護 5 月 19 日李鵬、楊尚昆的講話。解放軍三總部、北京市領導分別到醫院看望受傷的解放軍和武警官兵。共青團北京市委、北京市青年聯合會、北京市學聯負責人從今天開始，連續兩天到解放軍 304 醫院和武警總醫院，看望在執行戒嚴任務中負傷的官兵。

觀望多日的駐北京眾多國外商業機構決定暫時撤離北京。外商在接受訪問時均表示對形勢感到悲觀。

昨天和今天，姚依林連續給國務院三十五個部委、十九個直屬機構、五個辦事機構和四個大公司的主要負責人打招呼，傳達中央精神。事後羅幹受姚依林委託給其中的二十九個人打電話瞭解情況，表態及反映情況如下：外交部長錢其琛表示，對於中央的決定，我沒有什麼意見。在部機關傳達後，也沒有人提出不同意見。只提到：（一）不要衝突流血；（二）對外表態的口徑外交部有些不好辦，最好由國務院發言

人出面談一下。體改委副主任賀光輝表示：我本人態度明朗，堅決站在中央一邊。現在下面也有些顧慮，希望要實事求是，不要搞「劃線」、「站隊」等。安全部長賈春旺表示：我非常擁護中央的精神，各位副部長也表示擁護中央的決策，積極下去做工作。監察部長尉健行表示：開始我就認為四二六社論是對的，隨著時間的發展，更感到鄧小平高瞻遠矚。我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這是一場動亂，同時是黨內的一場鬥爭。趙紫陽不顧大局，把黨內矛盾暴露在黨外，在學生中表白自己，他的看法和做法是錯誤的。航空航天部長林宗棠表示：我堅決擁護、貫徹執行中央的決策。部裏的同志們也都是這個意見。建設部長林漢雄表示：我對中央的決定沒有意見，相信組織。在部裏傳達後，六家表示相信黨和政府能夠妥善處理這件事，都希望不要流血。也有的同志講，如果京外不來人，是不是就可以不戒嚴了。紡織部長吳文英表示：我向部裏提出：堅決擁護中央、國務院的決定，反對動亂；堅守崗位，穩定市場和社會；做好機關人員及所屬院校學生工作。國家科委副主任阮崇武表示：對於中央的決定，我堅決擁護，科委比較穩定，無人遊行。經貿部長鄭拓彬表示：李鵬講話以後，我們已表態贊成。現在我感到更加明朗了，也好辦了。我們堅決支持和擁護中央的決定，經貿部不會有問題。國家體委主任伍紹祖表示：中央的措施非常正確，不如此不能制止動亂，是穩定大局所必須的。體委機關一致擁護中央的果斷措施。冶金部長戚元靖表示：我完全擁護中央的決定，在重大原則問題上不能退步。無數先烈用生命奪取的政權決不能在我們手中丟掉。化工部長秦仲達表示：中央的決策英明及時，我完全擁護，堅決貫徹執行。資產階級自由化氾濫，結果就是和平演變。我堅信黨和政府有能力制止動亂。人事部長趙東宛表示：我堅決擁護中央的決策，決不能退讓，否則四項基本原則要丟，十年改革成果也要丟。趙紫陽對於動亂的擴大要負主要責任。水利部長楊振懷表示：在部裏傳達後，大家一致表示擁護中央的決定。地礦部長朱訓表示：我堅決擁護中央的決策。大家行動起來，旗幟鮮明地制止動亂。能源部長黃毅誠表示：對於中央的決定，大家一致表示擁護。趙紫陽見學生時的講話違反黨的原則，在國家困難時分裂黨，是非常錯誤的。輕工部長曾憲林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採取的措施。目前部裏主要動員大家不要遊行搞聲援。林業部長高德占表示：中央的決策完全正確，擁護李鵬、楊尚昆的講話。對趙紫陽要抓緊處理，一小撮人還把希望寄託在黨內一些人的身上，及時處理，可以更有效地制止動亂。商業部長胡平表示：我堅決擁護中央的決策。中央的果斷措施非常及時，非常必要，我們一定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精神傳達後，內部的思想趨於平穩，但不一定都通。物資部長柳隨年表示：傳達中央精神後，大家感到問題清楚了。中央的措施非常正確，如果不採取果斷措施，必將產生連鎖反應，我們的黨也要分裂，退讓是沒有盡頭的，退讓的結果是國無寧日。廣播影視部長艾知生表示：我堅決擁護中央的決定。這是一次嚴重的動亂，這與新聞界的作用有關，是同胡啟立根據趙紫陽的意思，在新聞界搞了一系列對話有關。我們部一定以實際行動堅決貫徹執行中央的決策。石油天然氣總公司總經理王濤表示：我們一直擁護中央的決定，採取戒嚴措施是必要的。大家都不贊成在黨內搞分裂，都表示一定與中央保持一致。審計署審計長呂培儉表示：我完全擁護中央的決策。

審計署一直擁護中央所採取的措施，早解決比晚解決好。統配煤礦總公司總經理于淇恩表示：中央的決策是一件大事，我完全擁護。現在看來，亂首先亂在黨內，先解決常委會內的問題是正確的。國家旅遊局局長劉毅表示：我非常贊成李鵬、楊尚昆的講話。我的態度很明朗，動亂不制止，黨和國家的前途都成問題。趙紫陽所做的，是削弱黨的領導，這是實質。國家氣象局局長鄒競蒙表示：我完全贊成中央的精神。過去有些情況不清楚，現在清楚了，就應該堅定不移，堅決擁護中央，相信黨、政府、解放軍能夠妥善處理。交通部長錢永昌表示：完全擁護中央的決定和部署。我們一方面抓緊做好思想工作，另一方面抓緊做好本職工作。國務院僑務辦公室主任廖暉表示：完全贊成和擁護中央決策。建議人事的變動最好按照黨內的正常程序進行，按照黨章的規定辦。人民銀行副行長劉鴻儒表示：傳達後，大家的認識加深了，態度堅決了。過去一些不清楚的問題明確了。大家都信心增強了，表示擁護中央決策。

凌晨 3 時，萬里乘專機抵達上海虹橋機場，中央代表丁關根和江澤民、朱鎔基到場迎接。學生組隊到虹橋機場迎接萬里，希望他表態支持學生的愛國行動。江澤民、丁關根商量了一個掉包計，讓萬里從機場側門出去，不按常規去西郊賓館，而住在市內賓館，避開了學生隊伍。丁關根、江澤民陪同萬里前往賓館，呈交了中共中央有關材料，傳達 5 月 17 日在鄧小平家召開的政治局常委會議情況，特別是鄧小平的講話。李鵬稱「萬里的態度是很重要的，因為趙紫陽垮了，他們把希望寄託在人大常委會身上。」新華社奉命發佈虛假消息：「萬里委員長因身體不適，經醫生檢查，留滬治療。」其實萬里是被軟禁在上海，他眼前有兩條路：一是支持鄧小平、李鵬，擁護戒嚴；一是支持趙紫陽，反對戒嚴。萬里不能回北京，顯然是他在國外的言行已令鄧小平等人不悅。

上午

廣場上氣氛平靜，學生的情緒沒有早幾天那麼緊張，有些學生更聚在一起彈吉他唱歌和跳起輕鬆的舞步。紀念碑基座成為中外記者的活動中心。外國和港臺記者日夜目不轉睛地巡視廣場，時刻期待出現世界性新聞。中國記者則聚在一起，交流學運的資訊。

李鵬聽取羅幹慰問戒嚴部隊的情況匯報，簽署了致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的慰問信和《國務院關於堅決制止各地學生衝擊鐵路、強行乘車進京的緊急通知》。緊急通知稱：「5 月 16 日以來，一些城市和地區的學生衝擊車站，強行乘車進京。有的甚至臥軌攔車，嚴重干擾了鐵路運輸的正常進行。不僅給國民經濟造成重大損失，而且大批外地學生湧進北京，不利於首都制止動亂和局勢的穩定，也不利於各高等院校儘快復課。」「各地人民政府及公安廳（局）、鐵路局的主要負責同志要親自到現場，組織力量，採取切實有力的措施，堅決勸阻強行乘車來京的學生。各大專院校負責人及共青團和學生會組織要認真做好在校學生的工作，勸說他們不要來京。」「對無票強行乘車、衝擊車站、攔截列車、臥軌斷道等違法行為在勸阻無效時，要迅速採取強硬措施，對為首骨幹分子要儘快依法處理，並及時予以公開報導，以正視聽。」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研究戒嚴部隊進城受阻的問題。確定

近期要大力宣傳解放軍形象，取得廣大市民的理解和支持，使戒嚴部隊能夠順利進城。

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開碰頭會，確定近期的宣傳方針，主要是宣傳解放軍形象。

前全國人大委員長彭真邀見中共黨員副委員長習仲勳、彭沖、 廖漢生、耿飆、陳慕華、王漢斌，做思想工作，統一對學潮的看法。彭真說，搞資產階級自由化是違憲的，這次學潮就是動亂。全國人大是代表十一億人民的，不能服從搞遊行示威的那一小部份人。

8 時至 11 時，高自聯的宣傳車在一些高校和市區巡迴宣傳：「今天下午將舉行全市環城大遊行，迎接萬里委員長回國，敦促早日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李鵬。」

10 時，廣場學生指揮部廣播稱，準備召開會議，宣佈絕食勝利，而後撤離廣場，轉入地下活動。要求外地學生迅速返回當地到廠礦企業發動群眾，繼續開展遊行示威，以強有力的行動聲援北京，開展全國性的學運。

11 時 20 分，柴玲在廣場發表廣播講話，要求外地學生留一部份繼續聲援，其餘回當地發動民眾，並宣佈下午大遊行的目的是督促召開人大會議，罷免李鵬。在部份北京區縣和高校，出現與柴玲講話內容相同的《通告》或《海報》。

中午，仍有不少市民、機關職工開車給廣場學生送食物，其中北京 603 廠職工送來二百斤饅頭、三百斤番茄及一些鹹菜。

中午 12 時，廣場臨時指揮部行使廣場指揮權的四十八小時期限到期，過渡為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繼續行使廣場指揮權。高自聯未能重回廣場行使指揮權，廣場上再無其他力量能夠取代以柴玲、李錄、封從德為首的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下午

李鵬在中南海會見奈及利亞、墨西哥、緬甸三國的新任大使，介紹中國局勢時說：「目前中國發生了一些不正常的情況，有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動亂。但中國政府是穩定的，有能力履行自己的職責，有能力妥善地解決當前的問題。」針對趙紫陽下台，李鵬说：「中國改革開放政策不會變，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而不是別的什麼人。」針對北京戒嚴，李鵬說：「中國政府是根據憲法第 89 條第 16 款的規定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毛主席曾決定在全國實行過軍事管制措施。戒嚴不同於軍事管制。軍管是在政府不能有效行使國家行政管理職能時，由軍事當局來接管政府全部或部份職能的一種措施。中國政府現在還沒有到這個地步。中國政府是穩定的，有能力解決當前存在的問題。」

李鵬等領導人從 5 月 19 日黨政軍大會後就沒有在公開場合出現過，中國國內及港臺傳言紛紛，說「鄧小平已死」，「李鵬被他的警衛員開槍擊傷」。今天，人們殷切期盼的萬里終於回國卻回不了北京，人

們強烈要求罷免的李鵬卻在會見三國大使時宣稱中國政府有能力妥善地解決當前所發生的問題。這兩條新聞是向全世界宣告，中國上層權力鬥爭已結束，李鵬大權在握。

喬石在中南海主持會議，傳達 5 月 22 日李鵬、楊尚昆、喬石與中共黨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的談話，就是通報趙紫陽的錯誤。中央辦公廳人員說，有關趙紫陽問題的正式文件明天下發。

李鵬以政治局常委會的名義建議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黨組調查人大常委簽名事件。全國人大辦公廳開始向有關常委瞭解情況。

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面見李鵬，沒有針對當前局勢談什麼意見，而提出想在福建搞新的經濟開發區。李鵬認為他有點不識時務，言不及意，是來摸中央底的。

高自聯召開會議，決定立即派出五個宣傳團到全國各地串聯，在全國搞統一行動。吾爾開希、程真等十五名北師大學生已於今晨乘火車去天津，並計劃南下上海。

王丹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講話，建議「組成四支隊伍，每支二百人，輪流去廣場值班，每班兩天。」他的建議沒有被採納。王丹覺得廣場上已開始呈現人困馬乏的現象，讓他有點擔憂，感到需要考慮學生是否撤出廣場的問題了。

2 時許，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發起的大遊行開始，主要標語、口號有「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罷免李鵬總理職務」、「萬里回國，人民期待」、「撤銷戒嚴令」等。相比前幾次遊行，這次遊行隊伍比較鬆散，組織得不如前幾次有秩序。參加者逾十萬，有高校、科研、衛生、文化、出版、藝術、新聞、國家機關的人員，部份企業工人、市民。外地學生不少，主要來自濟南、青島、曲阜、包頭、呼和浩特、鄭州、洛陽、焦作、長春、合肥、石家莊、唐山、承德、長沙、武漢、南昌、南京等地。外高聯一名學生說，目前已有二十七個省、市、自治區的二百一十六所高校的學生來京，人數逾十萬人。

著名作家、《人民文學》主編劉心武在遊行隊伍中接受香港《明報》記者採訪時說：「我激動地喊出思想自由、言論自由、創作自由、新聞自由、學術自由口號，反對戒嚴，要求李鵬下台。這是我們編輯部同仁共同心聲，希望全世界都支持我們爭取應有的最基本權利。」

2 時 25 分許，天安門城樓西觀禮臺出口處出現一支約二、三百人的遊行隊伍，七、八個佩戴紅袖章的糾察隊員手挽手開路，一人手舉電喇叭指揮，接著是一排人打著「犧牲我們以喚起民族魂」橫幅和「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大旗，後面緊隨一輛裝有高音喇叭的宣傳車，播發《工人自治會宣言》，再往後是「歡迎萬里回國」、「要求李鵬下台」、「取消戒嚴令」等五條橫幅標語。

晚上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會議決定把與各省市、國務院部委領導通氣講話內容發下去，以便統一思想，統一行動。原則上確定在 6 月 5 日左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6 月 10 日左右召開中央委員會議，對趙

紫陽的問題作出組織處理決定。

高自聯一名負責人透露，這幾天廣場的學生圍繞撤不撤的問題爭論得很激烈，支持學運的知識分子也存在不同意見。本來今晚要宣佈撤離方案，因柴玲等人以「知識分子試圖控制廣場的學生運動」的理由予以反對，而再次擱置。

截止 6 時，廣場周邊人數比昨天有所增加，大多數是圍觀民眾和外地學生，在廣場靜坐的主要也是外地學生。

9 時，廣場指揮部召集全國各高校的三百多名學生代表在紀念碑基座召開營地聯席會議，持續五個多小時。會議前重發了學生代表證，並在紀念碑基座設置了雙重糾察線，以確保學生代表們的合法身分，防止便衣混入。柴玲首先代表廣場指揮部簡短說明召集這次會議的緣由：營地聯席會議是廣場上的最高權力機構，各校代表需研究決定學運的戰略方向：下一步怎麼辦，是撤還是留。然後將話筒交給李錄主持會議，封從德、張伯笠、郭海峰協助維持會議秩序。李錄介紹目前形勢說，現在政府在進行激烈的兩條路線鬥爭，一方以趙紫陽為代表，另一方以李鵬為代表。據可靠消息，趙紫陽已沒有希望了。有些人寄希望於萬里實現罷免李鵬，據剛得到的消息，這種想法也不可能了。廣場指揮部現在提出四種方案，交大家討論決定：（一）堅持廣場，主動出擊。根據絕食行動的經驗，採取主動出擊措施，就能把學運推向新高潮。新行動，如環繞中南海靜坐，動員全市總罷工等。（二）繼續保持與政府對話的方式。這要提出條件，暫時撤離廣場，回到學校建立合法組織，進行長期鬥爭。（三）保持學運的純潔性，拒絕參加任何黨派之爭。不管政府採取什麼態度，我們就是堅持在廣場靜坐，不達目的決不甘休。這種做法的危險是，如果官方採取強硬手段，就會出現流血事件。四、維持現狀，自生自滅。原因是：從心理上講運動拖了這麼久，拖得有些學生疲塌了，但到現在沒有取得任何實質性東西，而廣場變成了學生夏令營，不少外地學生免費吃喝，而物資供應和財力是有限的。另據衛生部講，廣場很可能流行瘟疫。柴玲說，請大家回去廣泛徵求同學們意見，各校拿出初步意見，5 月 26 日早上 9 點交到紀念碑北側武漢水電學院李放同學處。廣場指揮部將根據絕大部份同學的意見，做出今後行動的決定。封從德在會議上透露了當天下午楊濤告訴他的北大籌委會的「空校運動」計劃，即全國高校徹底罷課，發動同學回家宣傳，讓校園成為空地，迫使政府對學生的訴求讓步。廣場大部份學生可以撤走，只留下數量有限的學生象徵性地看守各校旗幟。學生代表們十分懷疑空校計劃的可行性。

上海市 上午，二十七所高校的約二萬五千名學生遊行，公開打出了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的旗幟，華東師大三千多人的隊伍作前導，有些教授乘坐麵包車在前面開道。10 時半，各路遊行隊伍在人民廣場集會，打出一些矛頭直指鄧小平、李鵬的橫幅、標語。集會從下午 1 時到 2 時半，十幾個人發言，宣讀了《請願書》、《公開信》，向停留上海的萬里請願，「要求召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李鵬，解除戒嚴令」。上海工人聲援團參加了集會。華東師大部份黨員教師不聽校黨委的再三勸阻，打出「華東師大共產黨員旗幟鮮明地反對專制政府」的標語參加遊

行。華東師大二十多位教授聯合發表看法，稱「當前的學生運動是愛國民主運動」。

各高校傳達上海市委《致全市共產黨員的一封信》、李錫銘《關於北京學潮情況的通報》，不少高校發出復課通知。

天津市　上午，知識界發起自戒嚴令發佈以來最大規模的遊行，文藝界、教育界、科技界、新聞界及高校學生共三萬多人參加，高級知識分子、知名人士、上年紀的人較多。市政協副主席、南開教授陳茹玉，市政協常委、中科院學部委員陳榮悌，中科院學部委員何炳林，著名作家馮驥才、蔣子龍、柳溪，打著「天津作家協會」、「南開大學教授」橫幅走在最前面，格外引人注目。沿途約五萬名民眾不斷為遊行隊伍鼓掌，許多人請馮驥才、蔣子龍簽名。標語、口號主要有「民心不可侮，民意不可欺」、「召開人大會議，維護憲法尊嚴」、「解除戒嚴，罷免李鵬」等，遊行從上午 9 時持續到下午 2 時許，穿越了最繁華的鬧市區。下午 3 時許，天津大學機電分校、南開、天津醫學院等十四個院校和單位的三百多人在天津廣場靜坐。一些學生到工廠、街道演講。

長沙市　二十七所高校中的二十五所停課。高校學生和工人共約一萬多人遊行，到湖南省政府提出對話要求，主要訴求是：承認學運是愛國的，承認北京戒嚴是錯誤的，提出清理官倒的措施。

成都市　逾萬名高校學生遊行，呼喊「人大開會，罷免李鵬」、「粉碎李鵬搞政變」等口號。上千學生聚集在成都火車站，要求乘車赴京。

西安市　西安光學儀器廠、東方機械廠、礦山機械廠、華山機械廠等八家工廠五千多名工人和一些學生遊行。下午 3 時許，西安交大、西北大學、電子科技大學等校一千二百多名學生衝進火車站，其中二百多名學生強行登上 36 次列車，赴京聲援。逾二百名學生在新城廣場靜坐，逾百名學生在鐘樓廣場靜坐。有些學生說：「北京不解決，我們不復課。」

哈爾濱市　多數高校已復課，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學生上課。商學院等校逾百名學生上街遊行。

湖北省　華中理工大學、湖北工學院等校三百多名學生遊行，到漢陽立交橋靜坐，漢陽至漢口的交通一度堵塞。同濟醫科大學等校有少數學生遊行，要求召開人大特別會議。

太原市 晚 6 時許，太原鋼鐵公司逾千名工人打著「支持學生的愛國運動」橫幅遊行。這是工人首次遊行，反響很大，走到哪裏都有人鼓掌歡呼。在山西大學、山西經濟管理學院、山西農大、山西醫學院數百名學生簇擁下，工人遊行隊伍來到五一廣場，發表了聲援宣言，內容：支持學生愛國運動，反對李鵬 5 月 19 日講話；我們要遊行，但不罷工，保留罷工的權利；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緊急會議，罷免李鵬的總理職務等。圍觀者逾萬人。

吉林省　各高校學生主要集中在校內活動，一是設立「民主牆」；二是安裝高音喇叭，進行宣傳。

杭州市　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省電力學校三所院校和杭州第一棉紡廠共二千多人上街遊行。

桂林市 廣西師大、桂林工學院等校逾二千名學生遊行。

遼寧省 瀋陽、大連共有十五所高校學生和省文聯的人員約五千人上街遊行。

臺灣 臺灣表演藝術聯盟發起為大陸學運募捐，以表示臺灣民眾的關懷，到下午 3 時已收到捐款新台幣 1,252,799 元。這筆捐款將由港九文藝界人士帶到北京，作為絕食學生療傷養息之用。

歐洲 歐洲議會呼籲中國官員與示威學生公開對話，並對北京實施戒嚴表示關切。議會成員一致投票通過一項決議，稱公開對話是唯一「可以避免出現破壞目前局勢情況的途經」。決議讚揚了參加示威的中國學生和各界民眾，稱讚他們在支持自由與民主的價值中所表現出來的決心與勇氣。決議還專門對趙紫陽處理學運的方法表示讚揚。

北京戒嚴第七天。戒嚴部隊在臨時駐地開始接待官方組織的慰問。李錫銘、陳希同、公安部部長王芳、民政部副部長范寶俊分別看望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官兵和公安幹警。北京市委市政府分別發出給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全體指戰員、全體公安幹警和全市工人、農民、商業職工、教師、街道幹部，黨政機關幹部的慰問信。為了改善軍民關係，一些戒嚴部隊與當地民眾聯歡。官方稱，不少戒嚴部隊官兵表示，希望以嚴整的軍容軍姿出現在首都人民面前。

由於高校幹部、教師奉命反覆勸說，廣場上學生明顯減少。北京市公安局稱：「約二千多名學生繼續在廣場靜坐，主要是外地學生。」不少疲憊不堪的北京學生已返校，有些學生清晨回校，傍晚重返廣場。北京市提供給廣場學生使用的公共汽車只留下了四輛，其餘的已開走。新華門前仍有學生在靜坐。

北京火車站前，大量外地學生排隊等待離京，新來北京的外地學生已不多。中國鐵道部有關負責人說，已準備了一些專列或車廂，供離京的學生使用。

高自聯組織學生到各大主要城市宣傳，使全國各地民眾瞭解這次愛國民主運動的真正意義。北大、清華、北航、人民大學已有逾千名學生到上海、天津、濟南、武漢等城市宣傳。

北京軍區、成都軍區、空軍分別向中央軍委和中央政治局報告了傳達貫徹中央軍委擴大會議等情況。

廣場和各高校出現《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會常委會決議》：「為將本次愛國民主運動推向另一個新的高潮，回應全世界華人倡議」，決定「於 5 月 28 日晨 10 時，參加全世界華人大遊行」，「請各校擬定口

號、傳單，組織遊行」。

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整理了李鵬、 喬石、楊尚昆、宋平、姚依林分別同各方面負責人談話的情況。

李鵬談話情況：5 月 24 日，江澤民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方針，中央方針也是對上海市委的支持。回去抓緊做工作，確保上海局勢的穩定。廣東省長葉選平表示：估計廣東省委常委擁護中央方針問題不大，但廣東情況複雜，可能在幹部群眾中波動較大。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方針，可以控制天津局勢。遼寧省委書記全樹仁、省長李長春表示：擁護中央方針，來時怕中央在戒嚴受阻後要後退，現在放心了。河南省委書記楊析宗表示：對社論和戒嚴堅決擁護，但對趙紫陽的問題顧慮很大，希望中央不要急於處理。5 月 26 日上午，田紀雲表示：他一直認為是一場動亂，他與趙紫陽只是工作關係，無其他關係。他提出調大批軍隊進京是否有必要。黑龍江省委書記孫維本表示：完全擁護中央決策，黑龍江可以控制局勢。山西省委書記李立功、省長王森浩表示：山西的情況也說明是一場動亂，對中央決策表示堅決擁護，山西沒有問題。吉林省委書記何竹康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策，堅信吉林的中央委員及老同志都是一致擁護的。新疆自治區委書記宋漢良、主席鐵木爾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策，新疆領導班子沒有問題。5 月 19 日新疆已發生過較大的動亂，還有發生新的動亂的可能，因警力不足，希望中央軍委能及時批准動用解放軍協助維持秩序。5 月 26 日下午，雲南省委書記普朝柱、省長和志強，貴州省委書記劉正威、省長王朝文，廣西自治區書記陳輝光、主席韋純束都表示：擁護中央決定，回去以後做好本省、區的工作。

楊尚昆談話情況：5 月 24 日上午，廣東省委書記林若表示：擁護中央決定，擔心廣東開放政策會變，對港澳影響大，做幹部的工作有一定難度。5 月 25 日上午，河南省委書記楊析宗、省長程維高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但希望能將趙紫陽挽救過來。四川省委書記楊汝岱、省長張皓若表示：堅決按中央的精神做工作。5 月 25 日下午，新華社香港分社社長許家屯表示：擁護中央決定。但擔心國內不穩，會影響在香港實行一國兩制的方針。5 月 26 日，海南省委書記許士傑表示：堅決按中央精神做好工作，希望中央文件早點發下去。

喬石談話情況：5 月 24 日，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表示：擁護中央方針，擁護鄧小平決定，堅守崗位，努力工作，積極完成中央交給中辦的各項任務。中央書記處書記芮杏文態度不夠明朗，感到問題太大了。中央統戰部長閻明復表示：事情經過他都清楚，約時間再談。中紀委副書記陳作霖、中央政法委書記任建新、最高檢察院檢察長劉復之表示：完全贊成中央方針。河北省委書記邢崇智表示：擁護中央決定，回去後在省委做工作。5 月 25 日上午，湖南省委書記熊清泉表示：擁護中央方針和決定，回去做好湖南的工作。

宋平談話情況：5 月 24 日上午，北京市委書記李錫銘表示：完全贊成中央的分析和決策，態度非常堅決。山東省委書記蔣春雲表示：對問題的性質認識明確，堅決擁護中央決策，認為四二六社論的立場不能退，回去做好在山東的中央委員、中顧委委員、中紀委委員的工作。陝西省委書記張勃興表示：完全擁護中央決定。早就覺察到中央在對這次

事件處理上前後的差異。認為事態發展到這樣嚴重的地步，趙紫陽應負主要責任。福建省委書記陳光毅表示：擁護四二六社論和李鵬講話的立場。江蘇省委書記韓培信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回去做好工作。浙江省委書記李澤民表示：擁護中央方針，回去做好工作。5 月 26 日下午，甘肅省委書記李子奇、省長賈志傑，青海省委書記尹克陞、省長宋瑞祥都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策，回去做好工作。

姚依林談話情況：5 月 24 日，湖北省委書記關廣富表示：堅決擁護中央，請放心。江西省委書記毛致用表示：完全擁護中央決定，回去後要把江西工作做好。江西省省長吳官正表示：同意中央決定，否則是國無寧日，民無寧日。5 月 25 日上午，安徽省委書記盧榮景表示：擁護中央決策，否則，拖下去黨要拖垮，不能夠再讓步了。5 月 25 日下午，國務委員陳俊生表示：你介紹的情況很詳細，主要情況都瞭解。我一定堅守崗位，做好工作。

凌晨，逾百名民眾駕駛摩托車和麵包車在東單加油站舉行飛行集會，他們對請來的一位北師大學生說，以後你們和政府談判時應把我們的事提一下，我們是為了聲援學生，是愛國行動。

上午

王軍濤、包遵信、王丹等四十多人在中國社科院經濟研究所禮堂召集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成員開會，形成四條決議：1.要求李鵬下台；2.軍隊撤離北京；3.廣場靜坐堅持到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開會的那一天；4.組織動員工人罷工。

高自聯在北大召開例會決定，5 月 28 日世界華人大遊行後學生全部撤離廣場。周鋒鎖起草了《撤退宣言》，楊濤起草了《空校宣揚民主聲明》。楊濤、王超華代表高自聯到廣場促使廣場指揮部撤離。高自聯從 5 月 23 日開始每天在北大開會討論廣場形勢。

中共中央直屬機關工作委員會、中央國家機關工作委員會分別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堅決貫徹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迅速結束動亂的指示。今天是中共高層通過各系統管道，貫徹中共元老和政治局常委決定，公開趙紫陽問題並力圖排除趙紫陽影響的行動最為廣泛的一天。這一系列動作，預示著鎮壓學運的行動即將展開。

9 時，柴玲在廣場學生廣播中公佈凌晨 5 時的投票結果：廣場上最高決策機構—各校代表營地聯席會議投票確定的是「堅守廣場，主動出擊」方案。三百多所高校出席會議的學生代表有 288 人投了票：甲方案，即「堅守廣場，主動出擊」方案獲 162 票，占 56%；乙方案，即「積極對話，堅守廣場」方案獲 80 票，占 27%；丙方案，即「保持純潔，不作談判」方案獲 38 票，占 13%；丁方案，即「維持現狀，自生自滅」方案獲 8 票，占 3%。（合眾社消息：一百六十二人贊成繼續靜坐示威和採取更為積極的行動，如舉行大規模的示威遊行。八十人贊成繼續在廣場靜坐示威的同時與政府對話。三十八人贊成就結束靜坐示威的條件向政府發出最後通牒。八人贊成以政府保證以後不對示威者採取行動為前提結束靜坐示威。）

10 時許，北大三角地大字報《地震》稱：「鄧小平、李鵬、王震、

薄一波在西山開會，正式罷免趙紫陽的總書記職務，罪行是反黨、反社會主義。萬里委員長記大過處分。」北大籌委會廣播站說，要爭取溫和派，不要提「打倒鄧小平」口號，仍要提「李鵬下台，撤出軍隊」口號；要宣傳、發動群眾；需要組建一個最高組織，提出行動方案。

工自聯發言人韓東方發布工自聯《告海外同胞書》，稱正尋求途徑將工自聯合法化，透露目前工自聯在天安門城樓西門內設有總部，官方已對他們的行動進行干預，上午 8 時半，一名自稱為天安門管理人警告工自聯明天必須撤離，否則會有後果，經盤問後證實此人是北京市政府官員。二小時後，工自聯總部的電源被截斷。目前工自聯總部前經常聚集一批公安便衣。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區、縣、局、總公司及大專院校負責人會議，李錫銘傳達李鵬等人講話。對下一步工作做了部署：（一）放手發動群眾，做好輿論宣傳。（二）組織群眾，維護首都秩序。（三）在鬥爭中加強黨的建設。（四）廣泛開展慰問解放軍、公安幹警、武警、交通民警的活動。

佔領天安門城樓東觀禮臺的市民敢死隊在天安門管理處工作人員的勸說下離去。

中紀委就學習討論李鵬、楊尚昆講話的情況向中共中央寫了一份匯報材斜，表示堅決擁護中共中央、國務院為制止動亂採取的正確決策和措施。

共青團北京市委召開各系統部份團委書記座談會，強衛代表團市委向各級團組織提出要求：（一）認真學習中央和市委有關領導的講話和文件，將思想統一到四二六社論和李鵬 5 月 19 日講話的精神上來；（二）深入基層開展調查研究，廣泛瞭解青年的心態、意見、呼聲、建議；（三）高舉「堅守崗位、堅持生產」的工作旗幟，協助有關部門維護好首都的生產、生活和工作秩序；（四）積極搞好與戒嚴部隊的聯誼活動，盡可能幫助戒嚴部隊解決一些實際問題。

下午

彭真邀請七名非中共黨員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民革中央主席朱學範、民盟中央主席費孝通、民建中央主席孫起孟、民進名譽中央主席雷潔瓊、農工黨中央名譽主席周谷城、九三學社名譽主席嚴濟慈、全國工商聯主席榮毅仁在大會堂座談，說服他們支持鄧小平制止動亂的決策。丁關根、閻明復在場。

喬石向中央直屬機關、各部委、事業單位和群眾團體負責人共十九人傳達了中央制止動亂的決定及趙紫陽問題。

新華社收到《中共中央辦公廳關於傳達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的通知》，根據要求，新華社國內部立即召開全體人員大會，傳達了李鵬、楊尚昆、喬石、姚依林講話要點。傳達後，會場一片譁然。大家斥之為「顛倒黑白、嫁禍於人」。

北大三角地貼出《告北京市全體人民公開信》，號召熱愛自由的公民走出工廠、機關、鄉鎮，到街上去集會、遊行、散發傳單，去宣傳，

到進城的主要路口去阻擋軍車。

北大客座教授陳鼓應（來自臺灣）的大字報《就目前局勢談幾點看法》稱，「學生自發的愛國民主運動已發展為全民運動，李鵬應順應民意，以大局為重。」「北京多少年來未實行戒嚴，臺灣是長期實行戒嚴，後果慘不可言。北京戒嚴將在臺灣人民心目中造成很深刻的影響。」

4 時，北大出現王丹的大字報《來自廣場緊急呼籲》：「鑑於促使李鵬下台的目的，以及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的遠大目標，我們決定在廣場打一場持久戰，但我們不能打消耗戰。現在廣場上的同學生活比較艱苦，白天烈日暴曬，晚上寒氣逼人，很不利於持久。為此，我們廣大師生呼籲：（一）組成 4 支隊伍，每支二百人，輪流去廣場值班，每班兩天，這樣可保證隊伍的士氣旺盛和精力充沛，這支隊伍應登記註冊，以保證組織嚴密性，定期按時替換，自願報名。（二）準備後援力量，尤其是需要帳篷等物資，以後在廣場的隊伍可不在人多，而必須在精，而且只要旗子不走，聲勢就可以，騰出地方讓更為艱苦的外地學生住進去。我以個人名義和廣場全體同學名義呼籲，請在校同學重視我們的緊急建議，敦促籌委會達成以上希望。情況緊急，事不宜遲。」

6 時，高自聯與外高聯開碰頭會，主要議題：鑑於民眾前來捐款、送飯的越來越少，商定各校開銷由各校自行解決，建議外地學生回當地募捐，有可能的話，人員可以交替來京。外地學生白天分散，晚上在廣場集中。下一步，統一印刷宣傳資料，恢復繁華地區的廣播；儘快組織好智囊團，任務是提供資訊，定期分析形勢。

6 時許，加拿大廣播公司記者喬治．肯特與美國人安妮．彭乘計程車到南苑機場，準備對軍用帳篷錄影時，被機場警衛發現並扣留。中國官方稱，經談話教育，他們承認違反了北京市政府關於戒嚴的第三號令，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晚上

北高聯召開常委會議，一位常委缺席，在場八名常委一致通過一項決議：5 月 28 日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

8 時許，北大籌委會廣播透露了下一步鬥爭的某些打算：「籌委會要改組，成立東北組、西北組、華東組、華南組、西南組。理由是：1.同學老鄉之間聯繫方便。2.將來撤離時回老家。籌委會要軍事化。」「愛國民主運動已到危急關頭，不能倒退，只能進步。1.到全國人民中做宣傳工作，喚起民眾。2.到軍隊中做宣傳工作，爭取進步力量，促使當前政府賴以鎮壓人民的軍隊消失。3.現在政府是一個昏庸、反動、流氓的政客組成的政府，必須予以清理。4.結束老人統治，讓真正有才幹、主持正義的人來組成政府。」

9 時，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籌委會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外召開記者會，宣佈籌委會正式成立。記者會主持者韓東方介紹了籌委會的四名常委：韓東方、沈銀漢（首都機場工會宣傳幹事）、張晉力（北京設備安裝公司工人）、李進進。[1]宣讀了《告海外同胞書》。張晉力宣佈了籌委會的綱領。他說，4 月以來，以學生為先導的愛國民主運動蓬勃發

展，許多工人表現出參政意識，希望有一個真正代表工人意願的組織。為此，我們通過民主程序，建立一個工人自己的組織。我們的綱領是：1.該組織由工人自願參加，不受其他組織限制；2.根據工人意願，提出工人政治、經濟上的要求，不是福利組織；3.具有監督中國共產黨的權力；4.採取合法手段，保障工人權益；5.在法律範圍內，保證會員的合法權益；6.該組織由自願參加的個人和各企業分會組成。

廣場學生指揮部為了讓靜坐學生的心情輕鬆一些，邀請中央音樂學院、搖滾樂隊「五月天」和中國音樂學院學生在廣場舉行通宵音樂會。中央音樂學院數百名學生以悠揚美妙的歌聲，唱了《我的祖國》、《血染的風采》和電影《英雄兒女》的主題曲。由五人組成的「五月天」搖滾樂隊把音樂會帶入高潮，唱了《大約在冬季》、《跟著感覺走》、《不是我不明白》等歌曲。「五月天」樂隊吉他手、著名搖滾歌手何勇說：「我們感到非常滿足，我們終於能夠給這次民主運動作一些事情。」演唱會嘉賓侯德健於次日凌晨 3 時前來演唱，先唱其成名曲《龍的傳人》，再唱新歌《下去吧》。演唱會於次日清晨 5 時結束時，逾萬學生放聲齊唱《國際歌》。這是廣場上學生度過的最輕鬆、最快樂的一個晚上。

11 時 20 分，北大籌委會廣播站播出署名「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請願團」的《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絕食請願書》，稱「全國各族人民、社會各界知名人士自願組織絕食團，替代現在廣場上正在絕食的學生。發起人：國家各部委領導和工作人員、社會各界知名人士。報名地點：天安門廣場人民紀念碑第二台階。時間：5 月 27 日、28 日。人數：一至五千人。憑證件自願報名。聯繫人：華夏子。截止時間：根據事態發展而定。」[2]人民大學學生廣播站號召人們報名這場「大絕食」。

全國各地仍有許多遊行、集會等活動。中國公安部稱，福建、江西、昆明部份高校開始復課。

上海市 校園演講活動明顯增多。上海交大、復旦、華東師大等校出現各種形式的集會演講活動，演講人有學生，有教師，還有校外人員。上海教育學院政教系一中共黨員教師在復旦對七百名學生發表演講，「學運要堅持下去，現在是該拿出勇氣的時候了。要進一步喚起民眾，不管任何高壓，都要堅持鬥爭，堅持宣傳，直到全國人大召開。」「學生應該到工廠去，到各地去。」上海交大學生自治會貼出《關於時局的聲明》，稱「權力鬥爭結束，李鵬腳跟站穩。」呼籲學生「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將革命進行到底！」

西安市 下午，西北大學等二十三所院校五千多名學生和東方機械廠等工廠逾千名工人遊行。下午 6 時，五千多名學生在新城廣場參加陝西高校民主愛國運動聯合會成立大會，並聲討「政府踐踏學生」，要求李鵬辭職。數千名民眾圍觀。晚 8 時 15 分，西安交大等校逾千名學生湧到火車站，要乘火車進京，遭拒絕後，推倒車站圍牆，強行進站，市公安局立即出動警察勸阻，晚 10 時半，大部份學生離去。

武漢市 上午 9 時許，武漢大學、華中理工大學、華中師大等十一所院校的逾千名學生遊行，到洪山禮堂前靜坐。他們說：「萬里回國要求

召開人代會罷免李鵬，但被困在上海了」，「中央把趙紫陽等人定為反黨集團」。有人演講，呼籲要打持久戰。

二十所高校的四十多名學生代表在武漢大學開會，宣佈成立武漢地區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決定將洪山禮堂一帶建成像天安門廣場那樣的根據地。

江蘇省 上午，揚州市四所院校逾千名學生遊行。下午，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等校二千多學生遊行。近日來，江蘇各地高校學生紛紛到工廠、農村演講，呼籲各界聲援。

成都市 三百多名高校學生在火車站要強行乘車赴京，遭勸阻未能成行。

昆明市 連日來上街遊行的學生逐漸減少，今天只有雲南師大 4 百多名學生遊行，要求解除北京戒嚴。從昨日起各高校已開始復課，其中中醫學院復課率達 90%。

天津市 十四所高校的二百多名學生在車站廣場靜坐。

太原市 上午，山西大學等十所院校的八百多名學生和太原鋼鐵廠的二十多名工人在五一廣場集會，隨後遊行。山西大學學生開著兩部宣傳車，用高音喇叭沿街宣傳，呼籲各界人士聲援學生。還有許多學生在工廠、企業動員工人罷工。

杭州市 上午，杭州建材學校等三所院校的學生和杭州絲綢聯合廠部份工人約一千多人遊行。下午四時許，浙江大學、浙江農大、浙江醫科大學等二十多所學校的四千多名學生在武林廣場參加由浙江高校改革促進會組織的誓師大會，通過三項倡議：1.從 5 月 27 日起不提倡罷工罷市；2.希望中小學生不要罷課；3.外地學生不要來杭州聲援。學生們最後宣誓：「頭可斷、血可流、自由民主不可丟。」會後進行了遊行。

長沙市 上午，全市共有三十多個單位二千多人上街遊行、靜坐。官方稱，有三個值得注意的動向：一是學生們到工廠、農村進行宣傳，呼籲工人、農民聲援；二是學生將視線轉向人大，試圖通過人大給政府施加壓力；三是強行乘車進京。湘潭大學等校的五百五十多名學生要強行登車進京，經勸阻，只有四十多名學生進京。

吉林省 長春市一些學生在街頭或到工廠演講。吉林大學、工業大學等校學生召開會議，研究此次學運的宗旨和綱領、今後的措施、策略等。全省又有三百多名學生乘火車進京。

福建省 沒有學生上街遊行。多數高校已開始復課，廈門市本科生復課率約 30%，非本科生復課率約 70%。

遼寧省 部份學生到工廠演講，呼籲工人遊行、罷工。東北工學院學生自治會組織大型演講團，準備到工廠、農村、街道宣傳。

江西省 全省比較平靜，江西師大有二百多名學生打著「江西師大團結會」旗幟在南昌市區遊行。

銀川市 逾百名學生繼續在寧夏自治區政府前靜坐，經自治區政府秘書長出面做工作，於次日凌晨 4 時半全部離去。

鄭州市 鄭州糧食學院等校部份學生在綠城廣場靜坐，鄭州大學逾百名學生在綠城廣場演講，準備將廣場作為學運中心。鄭州十七所高校中，半數以上學生復課的有八所，尚未復課的有五所。

香港 傍晚，逾二十萬市民在維多利亞公園參加由突破機構及香港基督徒學生福音團契合辦的「中港青年一條心」集會。一些親眼目睹了北京學運的人發表演講。集會持續了三個小時。

民眾紛紛捐款給北京學生。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稱，通過銀行帳戶募集到了六百萬港幣，捐款還在源源不斷進來。計程車司機已捐款五十萬港幣，請香港紅十字會轉交中國紅十字會，向在天安門廣場上的學生提供醫療幫助。

港支聯計劃於下週註冊為有限公司，發言人司徒華表示，註冊為有限公司，令處理及監管捐款的工作更有系統。較早時籌得的款項，部份已經由不同途徑送交中國國內學生。

《明報》發表嚴家其、包遵信的文章〈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當前中國的問題—兼告李鵬書〉，稱李鵬簽署的戒嚴令是極為嚴重的違憲行為，提出對策和步驟：第一步，必須立即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決定廢除戒嚴令；第二步，近期召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罷免總理。總理最好主動辭職，這樣可以不予追究，否則，他們將以鮮血和生命來實現他們的政治綱領。

---

1 另有報導稱，記者會上宣佈了籌委會六名常委名單。李進進只是擔任工自聯法律顧問，並未擔任工自聯常委。

2 其實這個所謂的大絕食活動只是華夏子的個人行為，並不存在其他的發起人。

北京戒嚴第八天。戒嚴部隊在郊區臨時駐地為廣場清場行動做準備。全天沒有人遊行，廣場上學生和圍觀民眾明顯減少，總數約萬餘人，基本聽不到學生的廣播，許多外地學生在各自學校幹部、教師的勸導下離京，但在撤除豎在廣場的旗幟問題上遇到阻力，一些外地學生表示「人可以走，旗幟不能撤」。全天外地進京學生一千零八十人，離京一萬零七百人。新華門前的學生仍在靜坐。

香港專上學生聯會在廣場設立了物資聯絡站，並緊急呼籲全香港市民儘快捐助各類物資，包括毛毯、睡袋、通訊器材等。

各高校普遍加強工作，動員學生復課，少數北京市屬院校已部份復課。

當天致電中央表態支持李鵬、楊尚昆講話和北京戒嚴的有天津市、浙江省、福建省、江西省和解放軍濟南軍區。

曾任高自聯常委的馬少方接受香港記者採訪時說，現時撤出廣場是錯誤的，因為廣場已成為全民愛國民主運動的象徵，廣場是一個精神的凝聚點，如果廣場的旗幟撤走，這次愛國民主運動就垮了，在廣場只要有學生在，人民都會以積極的態度爭取民主。

凌晨 1 時，李鵬將中央宣傳小組為萬里起草的對外發表的書面講話稿發到上海，讓江澤民當面轉交萬里。

凌晨 1 時許，西城區環衛局清潔工人奉命在新街口北大街清除街面上的標語、傳單，北師大學生聞訊趕到，沒收了清掃工具，質問受誰指使，目的是什麼，並錄了音。

清晨，廣場學生廣播說發現有公安便衣在廣場活動，提醒學生看好

自己的衣物，以免被拿去用作化裝。同時呼籲在發現公安便衣後保持冷靜、克制的態度，將他們送出糾察線外。稍後，播發了《告便衣警察書》：「負責特殊使命的警察們，你們辛苦了！在你們當中，許多人年紀與我們相若，或是我們的老大哥，有些走出校門不久，說不定在廣場有不少校友，你們與我們共同戰鬥了十四天，在此再說一句辛苦了。十年前，你們的一些人在四五運動中大打出手，有些人後來十分懊悔，相信你們是不會忘記這個歷史教訓的。我們都是新中國的主人，讓我們團結起來，為民主自由新中國而鬥爭，到時，我們會由衷地說一句：便衣警察，謝謝你們！」

上午

《北京日報》報導稱：從 5 月 16 日到 26 日早上，乘火車進京外地學生達十七萬二千人次，離京學生八萬六千多人次。目前每天仍有一萬六千名學生乘火車進京。這種狀況給鐵路客運造成嚴重困難，致使列車運行秩序混亂。這一期間北京地區共停駛客、貨車二十二列，客車始發晚點八十五列，到達晚點三百五十三列。這幾天，幾乎每天有五萬旅客滯留北京。

萬里在上海發表書面談話，全文如下：

由於健康原因，我提前結束了對美國的國事訪問，現在上海治療。出訪期間，我一直密切注視著國內局勢的發展，回國後，又從多方面進一步瞭解國內的情況。

我一貫認為，廣大青年學生真誠地希望促進民主，整治腐敗，這種愛國熱情難能可貴，黨和政府給予了充分肯定。青年學生提出了社會生活和政府工作中存在的一些問題，迫切要求儘快解決，這同人大常委會和政府要努力實現的目標是一致的，已經並將繼續對人大常委會和政府改進工作產生推動和促進作用。但是，事態的發展已走向廣大青年學生良好願望的反面。種種情況表明，確實有極少數人在搞政治陰謀，利用學潮，蓄意製造動亂，嚴重干擾了北京乃至全國許多地方正常的社會、生產、工作、生活和教學、科研秩序。他們的目的就是要推翻共產黨的領導，改變社會主義制度。這是嚴重的違反憲法的行為。對此，廣大公民包括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要高度警覺。我認為，對於青年學生和廣大群眾的愛國熱情必須加以保護，對他們在學潮中的過激言行不予追究。對於煽動和製造動亂的極少數人必須予以揭露。

我堅決擁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的重要決定，完全同意李鵬同志和楊尚昆同志 5 月 19 日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重要講話。國務院根據憲法第 89 條賦予的權力，決定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是符合和維護憲法的，這對堅決制止動亂，迅速恢復秩序，是完全必要的。我完全支持國務院採取的這一堅定措施。我相信政府能夠妥善地解決問題。我們的人民要信任自己的政府，支持政府，支持人民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做好維護首都正常秩序的工作。

我認為，青年學生提出的加速民主和法制建設、消除腐敗、懲治官倒、克服官僚主義等問題，只能在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在民主和法制的

軌道上逐步解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 6 月 20 日左右召開會議，討論人民群眾普遍關心的問題，以督促政府改進工作。要開好這次會議，必須增強民主和法制的觀念，必須有一個安定和有秩序的環境，不然的話，預期的目的就難以實現。

目前，北京和一些地區的事態尚未完全平息。我殷切希望，全體有覺悟有愛國心的共和國公民團結起來，社會各界人士團結起來，在共產黨和人民政府的領導下，為迅速結束混亂狀態，恢復正常秩序，作出應有的努力。我堅信，由鄧小平同志開創和親自指導的、並被實踐證明是正確的改革開放事業，一定會更加健康地向前發展。

最後，我願借此機會，向加拿大、美國的議會和政府，對我訪問期間的友好接待，表示感謝！對在那裏的華僑、華人和留學生對我的關心和熱情，也一併表示謝意。

1989 年 5 月 27 日

萬里不滿意這份由李鵬主導起草的發言稿，要求修改，但最終僅修改了一些措辭，基本調子沒有改動。萬里曾意識到人民的期待，想動用人民代表大會的權力來解決危機，這從他在國外的幾次講話中就能體現，但他一抵達上海即被控制，不表態支持戒嚴，顯然不可能獲得自由，左思右想，最終背離了初衷，背離了趙紫陽。

李錫銘、陳希同看望首都鋼鐵公司職工。王芳到醫院看望負傷的公安幹警和武警官兵。張建民、陸宇澄看望北京市紅十字會、北京市急救中心醫務人員。

中顧委常委會第 11 次會議在中南海召開，陳雲主持，傳達學習中央制止動亂的一系列指示精神。薄一波（副主任）、宋任窮（副主任）、王平、王守道、伍修權、劉瀾濤、江華、楊得志、蕭克、余秋里、宋時輪、張勁夫、陸定一、陳丕顯、陳錫聯、胡喬木、段君毅、耿飆、姬鵬飛、黃鎮、康世恩、黃火青二十七位常委與會，張愛萍、李德生、黃華、李一氓、程子華「因事因病」請假。張愛萍是因為對北京戒嚴有意見。經陳雲提議，與會者舉手擁護中央制止動亂的決策。這次會議顯示已退居第二線的中共元老集體支持北京戒嚴和處理趙紫陽。從與會者的發言看，看法不盡一致，但正統的觀點還是占了多數，持不同意見者往往不敢直接表達。

陳雲簡短講話：「關於反對動亂問題，我講兩點意見：第一，現在是關鍵時刻，不能後退。如果後退，兩千萬革命先烈用人頭換來的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會變成資本主義的共和國。第二，我們作為老同志，現在就是要堅決擁護以鄧小平為核心的中國共產黨，堅決擁護李鵬代表政治局常委會在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上的講話。同時，要主動地多做幹部和群眾的工作。」宋任窮簡要通報了最近一個時期中央為反對動亂所採取的措施以及黨內鬥爭的一些情況。部份與會者發了言。薄一波：在這關鍵時刻，陳雲同志親自出席並主持今天的中顧委常委會議。陳雲同志剛才的重要講話，我完全贊成。現在出現的這場動亂是極少數人有計劃有預謀地製造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我們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我們一定要有明確的認識，不能有絲毫含糊。對於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要給予肯定，對於他們提出的懲治官倒、消除腐敗等正確

意見，要認真傾聽和採納。對於那些極少數搞動亂的人，必須堅決鬥爭，徹底揭露他們的政治陰謀。宋任窮：我 4 月 25 日到外地，起初學生都比較平靜。後來學生也鬧起來了，一個重要原因是趙紫陽在接見亞行會議代表時的講話，根本不提四二六社論，完全另講一套。學生們看到中央的意見不一致，加上中央新聞媒介的傾向不好，便上街聲援學生，實際上是被煽動起來的。趙紫陽與戈巴契夫會談時把一切責任都推到鄧小平身上。第二天，學生們遊行喊的口號便集中到打倒鄧小平，限期解散中顧委、結束老人政治等。說明他們背後是有人在操縱。余秋里：陳雲同志講話言簡意賅，非常重要。關係到我們黨生死存亡的時刻，在大是大非面前，我們共產黨員不起來講話，那就等著讓人家砍頭！這是一場尖銳的鬥爭。鬧動亂的人喊的口號是打倒鄧小平、打倒楊尚昆、打倒李鵬。一個是軍委主席，一個是國家主席，一個是國務院總理，統統打倒就等於職權被他們奪去了。我建議把趙紫陽的問題挑開，他是個陰謀家。如果不挑開，他們的組織派別活動就會不斷。陳錫聯：我們國家到了一個關鍵時刻，到了要不要黨，要不要國家，要不要社會主義的時候了。他們攻擊矛頭集中指向鄧小平和李鵬，還喊出了限期解散中顧委的口號。目的就是要否定黨和政府，不要社會主義。這無論如何是不能允許的！耿飆：現在是個非常時期，也是非常危險的時候。在這個時候，我們這些老同志為了黨的事業，為了二千萬人頭換來的天下，應振作起來，堅決鬥爭。黃火青：我們要團結起來，堅決鬥爭到底。現在雖然宣佈了戒嚴，但軍隊在外邊，不能進城。一旦繼續搗亂，軍隊就必須進來。劉瀾濤：最近國內外消息報導，有顛倒是非的趨勢。天安門不是我們的，是方勵之的舞臺，美國之音是搞動亂人的指導思想，政治動亂是放鬆思想教育的結果。段君毅：學生鬧動亂，不是一下子能解決的。首先要解決黨內問題，把背後的極少數壞人揭露出來，讓他亮相。黃鎮：在這次動亂中，宣傳輿論機構大大暴露了，他們不是黨的喉舌。我建議徹底整頓新聞輿論機構，把那些搞自由化的分子清除出去，把這些輿論機構牢牢掌握在黨手中。陳丕顯：克制是有限度的。如果戒嚴八、九天了，軍隊也進不了城，也可能產生副作用。我想，製造動亂的那些人，其策略是想利用我們避免流血的方針，把我們拖垮。胡喬木：在中顧委中確實有極少數人是支持動亂。現在是關鍵時刻，我們要挺身而出，繼續履行我們的誓言，為保衛黨的事業而鬥爭。要特別注意和中央保持一致。蕭克：我同意陳雲的講話，擁護以鄧小平為首的領導集體。我相信公安幹警和武警是可以維持秩序的。我對軍隊進京有保留，擔心發生流血事件，所以我在七人聯名信上簽了名。伍修權：鄧小平是我們黨的領袖，這是內部決定，但趙紫陽把這一點拋出來，是違紀行為。我建議，先禮後兵，先發一個通告，學生應該趕緊自動回校，如果再不識大體，那麼我們要採取強制措施了。流血恐怕難以避免。問題是流血多少。楊得志：外邊所傳七人寫信是這樣的：那幾天情況非常緊張，軍隊受阻，一旦出現流血事件，恐怕更不好辦。因此我們七人聯名給戒嚴部隊寫了封信，請他們轉給中央。這封信本是寫給中央的，不知怎麼搞到社會上去了。王平：擁護以鄧小平為首的中央，這是毫無疑問的。我只是擔心流血死人。我沒有在七人聯名信上簽名，我擁護中央、國務院為制止動亂而採取的措施，也贊成中顧委表態。康世恩：前一段

我一直蒙在鼓裏，今天陳雲同志講清楚了：學生鬧事，口號不斷變化，背後有人操縱，要儘快查一查趙紫陽手下的黑幹將，並把他們的惡劣做法加以揭露。陸定一堅持不發言。宋任窮提議：「關於今天的常委會，可發一個消息，內容是堅決擁護陳雲講話，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 5 月 19 日講話，堅決擁護黨中央、國務院作出的制止動亂的重大決策和措施。大家同意不同意？」與會者一致舉手通過。

李鵬在中顧委會議上詳細介紹了動亂的經過以及趙紫陽違反黨的原則支持動亂的經過，還介紹了鄧小平和政治局常委關於戒嚴的決定。內容如下：

四二六社論把這次事件定性為有計劃、有組織的，目的在於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共產黨領導的一次動亂。現在，越來越多的事實證明這個判斷是正確的。這件事情的根子是出在黨內，之所以有許多的人捲入到這一場動亂，不明真相是一個重要的原因。

從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到今天，趙紫陽反對中央常委大多數人對於制止這場動亂所製定的方針和措施。胡耀邦逝世以後，中央決定進行治喪活動，一定要把這次治喪活動辦好。當時在大學中已出現了一些大小字報，中央就定了一條，如果在治喪活動中，群眾中間出現了一些過激的行為，黨和政府將採取克制的態度。到 4 月 22 日，治喪活動結束了。但是在治喪活動中已出現了一些極不正常的情況，一是開始了遊行活動，出現了一系列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口號。他們的綱領，主要表現在七條要求上。最核心的就是兩條，一是正確評價胡耀邦；二是要為 1987 年反資產階級自由化平反。

第二件事，就是發生了一系列的打砸搶事件，在首都兩次衝新華門。在湖南長沙發生了打砸搶事件，有二十多家商店被洗劫。在西安遊行的人也衝了省政府，搞打砸搶，燒了傳達室。

在這個過程中，趙紫陽只強調克制，而對已經出格的事情沒有採取任何的措施。常委的同志幾次給他提出意見，現在問題的性質變了，矛頭指向了鄧小平，要為 1987 年反自由化翻案。趙紫陽總是說要克制，要避免衝突。這樣，黨中央就放棄了領導，以致於事態一天一天地發展。

到了 4 月 22 日上午，悼念活動總算結束了。看到形勢還在繼續發展，趙紫陽就要到朝鮮去了，我向他提出應再開一次常委會，討論一下中央應該採取什麼樣的方針與對策？趙紫陽很不耐煩地說，方針都很明確嘛！一條叫做一切恢復正常；第二條叫加強對話；第三條是避免流血。但是對這個事件的性質他一直不講。我們心急如焚，他卻一不開會研究，二不對性質表態。

4 月 22 日學生回去後就開始罷課，到 4 月 24 日罷課的人數達到了六萬人。成立非法的學生組織，原來的名字叫團結學生會，後來改叫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到 4 月 24 日，高自聯在北京街頭巷尾張貼了很多標語，並派遣了大批學生南下北上，進行串聯，醞釀更大的遊行示威。

由於趙紫陽沒有明確這個事情的性質，北京市感到工作非常難做。我和喬石、胡啟立一起開了一個會，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發了一個電報，大意是對青年學生要注意疏導，要開展多層次、多管道的對話，但絕不能搞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對打砸搶等不法行為要採取果斷措

施，迅速加以制止。

4 月 24 日，萬里聽取了北京市的匯報以後給我打電話，建議馬上召開常委會，研究當前的局勢。當晚，我就召集了在京的常委碰頭會，吸收了有關部門負責同志參加。大家一致認為當前不是一般的遊行、示威，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鬥爭，必須旗幟鮮明地表明態度。會議作出幾條決定：第一，中央成立制止動亂領導小組，由喬石、胡啟立、李鐵映三個人組成。第二，就是要寫一篇社論，表明中央的態度，由胡啟立負責組織起草。第三，就是要爭取廣大的青年學生，指明搞動亂的是極少數人。大家認為，能不能取得這場鬥爭的勝利，關鍵在於爭取廣大群眾。

4 月 25 日上午，我和楊尚昆到鄧小平那裏，把常委碰頭會作了介紹。鄧小平作了重要的講話，說這不是一般的學潮，而是極少數人製造的一場動亂，應該迅速加以制止。認為動亂已出現，就是全國性的，必須採取堅決的措施加以制止。事態的發展與鄧小平的估計和分析完全吻合。

到 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了一篇社論。現在的焦點就是如何評價這篇社論。社論指出了這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旨在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否定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一場動亂，定了性。但是同時指出，搞動亂的是極少數人，廣大青年學生是愛國的。4 月 24 日常委碰頭會的紀要和鄧小平的講話，我們用密電發到平壤，送給了趙紫陽。他回電：「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話雖很短，但當時他是明確表了態的。

中央給各地發了通知，社論就是中央精神，要求各級組織按社論處理各地的混亂。社論產生了強大力量，學生積極分子行動起來了，黨團員開始做工作，並醞釀復課。搞動亂的人面臨了一場危機。於是他們又組織了 4 月 27 日的大遊行。口號也作了改變，原來是喊打倒政府，打倒共產黨。而遊行口號一下子降調了，出現了反對動亂，擁護中國共產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再就是打倒官倒，打倒腐敗。調子降下來以後，也得到了一部份群眾的同情。政府對遊行採取了極為克制的態度，沒有發生流血事件。以後政府和學生開展的對話過程就非常曲折了，但基本上是成功的。澄清了很多問題和謠言，也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對話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形勢總的趨向平穩。

五四遊行以後，絕大多數高校都宣佈復課。總的趨勢是緩和的。

趙紫陽從朝鮮回來以後，在 5 月 1 日的常委會上還完全肯定四二六社論，肯定在他出國期間常委會對學生遊行處理是好的。但是，趙紫陽很快就違背了他在朝鮮時給中央的回電，對鄧小平談話表示擁護的態度。他說，有這麼多人參加遊行，得到北京這麼多人的支持，四二六社論對學生性質的判斷是錯的，要加以糾正，採取淡化的方法加以處理。

紀念五四運動的會議是 5 月 3 日在人民大會堂開的。趙紫陽有一篇講話，徵求政治局同志的意見。好幾位同志提出，要他在講話中強調反對動亂，強調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楊尚昆、喬石、姚依林、李錫銘，還有我都提了意見。但是，他對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隻字不提，對同志們的意見完全置之不理。

5 月 4 日，趙紫陽接見亞行會議代表又發表了一篇講話，與四二六

社論的基調完全不一樣。社論講的是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動亂。他說，我們中國不會發生大的動亂，他把講話稿交給了記者，要求全文發表。鮑彤要求連續三天重複播送。因為他發表了這麼一個講話，動亂者受到鼓舞，事情越鬧越大，直至發展到學生到天安門廣場絕食這種嚴重的地步。

絕食開始時，趙紫陽還說沒什麼了不起。後來隨著絕食的人越來越多，他又驚慌得不得了。在這段時間裏，各級黨組織的工作很難做。誰都看得出來，趙紫陽五四一講話，分歧就公開了。總書記是代表中央的嘛，是不是中央的方針變了？許多學校的黨組織又陷入癱瘓。動亂已經發展，不僅是在北京，許多城市學生都發生了遊行、示威、請願活動。

在上海，江澤民態度很堅決，一開始他們就發了一個通告，旗幟鮮明的反對學生上街遊行。《世界經濟導報》組織了整版悼念胡耀邦的文章，否定那次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江澤民就找欽本立談話，說你們在這時候發表這樣的文章是很不合適的，很可能起煽動作用。欽本立一邊答應修改稿子，一邊就已出版，發送出去了。上海市委就採取了果斷措施，停刊整頓。做得非常堅決。江澤民到北京找趙紫陽談了一次，卻沒有得到應有支持。

接待戈巴契夫是在非常困難情況下進行的。按照慣例，是要在人民大會堂前為外國元首舉行歡迎儀式，但當時學生絕食和遊行，沒有辦法在那裏舉行，因此臨時改到飛機場進行。鄧小平舉行會晤是在人民大會堂北門裏的福建廳。學生襲擊了北門，把玻璃都打破了。到下午我同戈巴契夫舉行會談，只好改在釣魚臺舉行。那幾天的活動都要繞道而行，我們簡直成了地下政府、地下黨了。甚至在一些街道上，學生糾察隊還要檢查車裏面坐的是什麼人。

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時講了一段話，說是十三屆一中全會作了一個決定，雖然鄧小平退出了政治局，但我們在一切重大問題上都要請示他，他是我們黨公認的領袖。他這樣講就是要把鄧小平向世界拋出去。在他這個講話後，第二天學生口號就集中攻擊鄧小平了。

5 月 16 日晚上 10 點鐘，召開常委會，討論應該怎麼辦，會上的分歧就非常明顯了。趙紫陽堅持不是動亂。大多數同志認為是動亂。採取什麼方針，多數同志認為只有動員全黨全國人民起來制止動亂。但是，趙紫陽說，現在惟一的辦法，就是要承認四二六社論是錯誤的。楊尚昆說，動亂分子肯定不會甘休嘛，最後就要追到鄧小平的頭上。這時，趙紫陽又提出一個方案，就是採取一種既保護鄧小平，又否定這個社論的辦法。他講，你們可以說，四二六社論發到了平壤，是我簽發的。大家說，這符合黨的實事求是的原則嗎？就連一個誠實的資產階級政治家也不能做這種事情。問題就這樣尖銳地擺在政治局常委面前。

到了 5 月 17 日，在鄧小平那裏，全體常委，加楊尚昆開了一次會議。以後，到 5 月 19 日又開了一次會，除了常委外，還有陳雲、李先念、彭真，加上軍委委員。前後開了這兩次會。大多數常委和老同志的意見都是一致的。

第一點，4 月 26 日社論是正確的。事態的發展完全符合社論所預計的情況。社論提出的方針是正確的，在這個根本問題上不能退。許多老

同志講，要退，就是中國共產黨不執政了，社會主義也不要了，多少人流血犧牲創建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就完了。第二點，指出問題是出在黨內。表面看起來是學生運動，那麼多人參加，可實際上是黨內的鬥爭。4 月 26 日以後，形勢在開始向正確的方面轉化。到 5 月 4 日，趙紫陽講了那篇話之後，就發生了一個轉折，學生就越鬧越凶。為什麼鬧，就是學生看到在黨內有兩種不同的意見，兩種不同的聲音。所以，問題出在黨內，要首先解決黨內的問題。第三點，採取什麼具體措施，由於事情已鬧到這樣一種程度，只有採取戒嚴。憲法上講的戒嚴在英文翻譯上與軍管是一個詞。戒嚴是一種維持秩序的緊急措施，軍事管制是由軍事部門來行使政府全部或部份職能。當時，單靠北京的警力已不能維持北京的秩序了。憲法規定國務院總理有權決定宣佈在一個省、一個直轄市部份範圍內實行戒嚴。學生要求人大常委會出面取消戒嚴令。彭真講，人大常委會只有當政府違憲時才能進行糾正。按黨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少數服從多數，常委作出了戒嚴決定。趙紫陽不贊成，他說，有決斷比沒有決斷好，黨的原則是少數服從多數，我服從。

回來後，我們繼續開會，作具體部署。召開黨政軍幹部動員大會，宣佈戒嚴令。當時大家想，這個大會由趙紫陽、李鵬去講，以顯示黨的團結。趙紫陽卻說，我這個總書記到此就為止了，我明天就寫出辭職書。由於他不出席，在那天會議上把黨內的分歧進一步暴露出來了。另外一次公開暴露分歧是 5 月 19 日早晨看望天安門的學生。趙紫陽拿著喇叭講了一篇話。他說，你們提到的性質、責任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終究可以得到解決。又說我們這些人都老了，無所謂了，這個問題很複雜，現在做不到，終究可以做到。他再一次公開地把黨內的分歧暴露在全國全世界面前。

人大在 5 月 22 日這一天下午，在京人大副委員長們開了一次會，對當前的形勢表示了看法，並提出了一些建議。當晚，楊尚昆、喬石、姚依林和我就先與人大常委的黨組成員們一起交換了意見。我們就把黨內分歧的真實情況講一講。大家瞭解了事情的真相，看法就比較統一了。所以，第二天中央常委決定把黨內鬥爭的真實情況向在京的高級幹部通報，向各省市的領導同志通報。這兩天各地同志陸續從外地來了，我們正在做這項工作。老同志也親自出面做工作。昨天陳雲親自主持中顧委常委會並做了重要講話。彭真也在做人大副委員長們的工作，他主要是從法律的角度來講這個問題。

我相信，我們在座的老同志都是幾十年來經過風風雨雨，浴血奮鬥，好不容易打下了江山，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誰也不想把社會主義制度丟掉了，誰也不想把中華人民共和國丟掉了，誰也不想把改革開放的路線丟掉了。

現在大家關心的一個問題，就是國際影響問題。這幾年趙紫陽似乎成了改革開放的代表。現在，西方也向我們施加壓力，有幾個國際銀行暫時停止了對中國撥款，還向香港的中資銀行提款。有的國家還企圖干涉中國的內政。我黨積極宣導改革開放的，把握改革開放大方向的，是鄧小平，而不是什麼別的人，我們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是鄧小平，不會因為趙紫陽有什麼變化而丟掉改革開放的旗幟。在鄧小平領導之下，在其他老同志的支持下，黨中央和國務院有決心把改革開放政策堅決執行

下去，而且會貫徹得更好。

彭真將他對人大副委員長們的講話稿送交李鵬。彭真認為從法律的角度講，人大本身也不能違反憲法。人大無權撤銷總理按照憲法規定行使的戒嚴權力。搞遊行示威、寫大小字報妨礙了公共秩序和誹謗他人，也是違反憲法的。

10 時，北大籌委會廣播高自聯的通知：「5 月 28 日將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北大隊伍將於 28 日上午 9 時半在南校門集合。遊行口號是：『打倒李鵬』、『罷免李鵬』、『要民主，要自由』、『肯定學生愛國民主運動』」。人民大學、語言學院等校和廣場上學生，相繼通過廣播宣佈高自聯通知，號召學生準備標語、旗幟。

11 時，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在中國社科院政治學研究所會議室召開會議，包遵信、王丹、吾爾開希、劉曉波、劉蘇里、老木、張倫、邵江、梁擎暾、柴玲、封從德、王軍濤、劉剛、甘陽、劉煥文等數十人與會。會議持續到下午 5 時過後才結束。會議大部份時間都用來討論甘陽、包遵信起草的《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昨天甘陽對王軍濤說，在政局複雜的情形下，運動需要一個明確的政治聲明，表明自己的獨立的立場。高自聯、北京知識界聯合會的代表都提出了廣場秩序混亂的問題。在王軍濤的建議下，與會者討論了撤出廣場的可能性，最後決定，向廣場的學生建議撤出。廣場總指揮柴玲也同意撤出的決定。決定作出後，與會者很興奮。

下午

李鵬委託袁木、王忍之起草他在即將召開的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的內容，李鵬談了一些要求。

李鵬請來監察部部長尉健行、審計署署長呂培儉，佈置查清趙紫陽兩個兒子所謂的倒買倒賣問題，尉健行到廣東核查趙大軍的問題，呂培儉到海南島核查趙二軍的問題。

中共西藏自治區委書記胡錦濤對李鵬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決定，回去做工作，估計西藏的問題不大。

第七屆全國政協第十八次主席會議在中南海召開，第一副主席王任重主持，馬文瑞、屈武、方毅、孫曉村、司馬義．艾買提、程思遠、侯鏡如、閻明復、錢正英、錢學森等人發言，李先念作了總結講話，內容如下：

我已經八十歲了，作為一個征戰半生的老戰士，作為一個為創建新中國和建設新中國的參加者，對於無數革命先烈用生命換來的共產黨領導的人民共和國，是無限忠誠的。我願意同大家一道，為迅速扭轉這種局面共同努力。

廣大青年學生提出反對官倒，懲治腐敗，促進民主，希望社會進步，願望是好的。但是，採取罷課、遊行、示威、絕食、靜坐請願的方式，是不妥當的。因為這些方式於國、於民、於他們自己都不利，也無助於問題的解決，而且會被極少數人利用，造成動亂，走向善良願望的反面。

長期以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正確方針，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執行，造成了一定程度的思想混亂。最近，極少數人幕後策劃，製造謠言，挑撥煽動，恣意擴大事態，企圖通過動亂，達到他們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政治目的。一切愛國的、有良知的各界人士是不願意看到，也是絕對不會容許的。

李鵬代表黨中央和國務院宣佈的制止動亂、穩定局勢的決策和一系列措施，楊尚昆的重要講話是完全正確的，我們應當堅決擁護。解放軍為制止動亂，維護首都的社會安定，保衛首都人民，包括廣大青年學生的利益，執行神聖的戒嚴任務，是完全必要的，我們應當堅決支持。

政協在這場大是大非的政治鬥爭中，在團結各界人士協助黨和政府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工作中，有義不容辭的責任。幾十年來，共產黨同各民主黨派和各界愛國人士，一直是風雨同舟、患難與共的。我完全相信，在他們瞭解了事實的真相後，一定會更加堅決地擁護黨和政府作出的決策。

安全部向李鵬報送了一份關於鮑彤洩露北京戒嚴這一最高機密的密碼機要件。李鵬閱後批示：「請小平、先念、陳雲同志閱。這份材料說明，鮑彤洩露了戒嚴的最高國家機密，蠱惑人心。建議立即予以法辦。」

1　時半，在北郊的馬甸，戒嚴部隊七輛軍車試圖駛入市區，車上官兵全副武裝，被民眾發現攔阻，有三輛軍車強行闖過。

3 時，第 38 集團軍第 112 師第 334 團官兵開始穿便衣、分批向西長安街的軍事博物館開進，5　時半，十八輛軍車及所有官兵全部抵達軍事博物館。軍事博物館後來成為第　38　集團軍向廣場開進的集結地，也是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的所在地。

4　時許，王丹代表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在廣場指揮部廣播站發表十點聲明，建議廣場學生在 5 月 30 日結束靜坐，同時舉行全市大遊行，廣場學生隨遊行隊伍一起撤出廣場，回到學校。「廣場保衛戰暫告一個段落後，我們將轉而以校園民主、全國巡迴演講等方式繼續民主運動。」柴玲緊接著發表廣播講話，表示聯席會議只是建議，廣場上的全體同學才是最後的決定者。隨後召集三百多所高校學生代表表決，否決了撤離廣場的建議。柴玲後來在回憶錄中用了相當大的篇幅談到了這一次關鍵性的決定，她說本來同意撤離廣場的建議，但遭到李錄的強烈反對，使她改變了想法。

晚上

政治局常委開碰頭會，會議決定：由喬石、宋平籌備政治局擴大會議和中央全會；要求把李鵬今天在中顧委的講話以通報形式發下去；要求北京市在三四天內清理廣場，以維護社會正常秩序和保證會議的順利召開；對有重大洩密嫌疑的鮑彤進行審查。

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楊尚昆、王震、薄一波在鄧小平家聚會，商議中共總書記和政治局常委人選、戒嚴部隊進城恢復秩序等事宜，同意李鵬立即逮捕鮑彤的建議。會議持續了約五個小時，

確認了最高層人事方案：江澤民進常委並擔任總書記，宋平、李瑞環進常委。就這樣，中共八老凌駕於中共黨章、中央委員會之上，欽定了新的政治局常委班子，欽定江澤民為新一任中共總書記。5 月 19 日中央黨政軍幹部大會後，鄧小平、陳雲、李先念就開始密商最高層人事變動，對拿掉趙紫陽、胡啟立常委職務沒有分歧，需要博弈的是由誰填補空出的位置？誰當新的總書記？鄧小平居於守勢，原因在於他提上去的兩任總書記胡耀邦、趙紫陽都「犯錯誤」下台，為了表示與陳雲、李先念一樣堅決反自由化，以退為進，主動提出讓陳雲的得意門生宋平進常委。江澤民封殺《世界經濟導報》之舉頗得保守派賞識，加上陳雲、李先念每年在上海過冬，得到江澤民精心伺候，李先念提出江澤民進常委，擔任總書記。陳雲不持異議。鄧小平幾經考慮後表示同意。為了使新班子給國際上、給人民一個改革開放的形象，鄧小平力主李瑞環進常委，認為他改革開放形象比較突出，在天津也辦了不少實事。陳雲、李先念不以為然，尤其是陳雲強烈反對。鄧小平以攻為守，甩下一句話：「你們不同意李瑞環，那好，趙紫陽留在政治局。」陳雲、李先念權衡利弊，只得鬆口贊成李瑞環進常委。

7 時，日本讀賣新聞社攝影記者大島則之、文字記者藤野彰在廣場對靜坐學生進行拍照後，又到南苑機場門口拍攝學生圍堵的場面，被機場警衛發現，扣留了膠卷。

8 時許，吾爾開希、柴玲、王丹以保衛天安門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名義召開記者會，學運的重要骨幹幾乎都在場。王丹首先向一百多位中外記者宣讀《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然後宣佈 5 月 30 日舉行勝利大遊行，學生撤出廣場。等到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時再組織遊行、集會。柴玲、王超華分別介紹廣場指揮部和高自聯的近況，封從德介紹廣場財務情況。

《關於時局的十點聲明》全文如下：

偉大的「四月學潮」迄今已持續了四十餘天，並已發展成聲勢浩大的全民「五月民主月運動」。由於政府方面一系列不明智以致非理性的行為，致使目前中國政治局勢已出現了極其嚴重而又複雜的狀態。為重申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基本出發點和原則立場，具有廣泛代表性的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特發表關於目前局勢的聲明如下：

（一）這次學運和民運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純粹自發的群眾性的偉大愛國民主運動。它之超出五四運動以來歷次學運和民運的偉大之處就在於：它在過去、現在和將來都是一場獨立不倚、根本不以執政黨內部鬥爭形勢為轉移的人民民主運動。執政黨和政府的任何領導人或政治集團都不可能也沒有力量來左右這場民主運動，恰恰相反，這場民主運動的目標正是迫使任何人或利益集團都必須順應這場民主運動所體現出來的人民意志。順之者昌，逆之者亡。

（二）這次學運和民運的基本出發點是「推進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加快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進程。因為只有這樣，才能有效地清除執政黨和政府中嚴重存在的腐敗現象，才能真正杜絕萬民痛恨的『官倒』等現象。」顯而易見，這些要求充分體現了全國人民的迫切願望，正因為如此，這場運動才能得到全國各地、港澳地區、以及全世界人民群眾如此廣泛而強烈的回應和支持，也才能從最初的首都高校的學生運動發

展成如此浩大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

（三）由此，對於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究竟抱什麼態度，已經成為衡量每個中國人特別是政治領導人的政治意識和政治態度的分水嶺。肯定、順應這場民主運動，就是肯定、順應中國民主化的進程，否定和反對這場民主運動，就是否定和反對中國民主化的進程，一切政治黨派和領導人都將在這場運動面前經受嚴峻的考驗，並將由此得到人民群眾的公正評判。

（四）李鵬總理以及何東昌、李錫銘、陳希同等領導人之所以在這場運動中如此不得人心，根本的原因恰恰在於：他們一開始就完全無視人民群眾的心願，對這場運動採取了否定、反對，甚至鎮壓的完全錯誤的態度，從「四．二六社論」到頑固拒絕平等對話，使人民群眾已有充分的理由相信，這樣的領導人是不可能推動中國政治民主化進程，不可能領導中國走向現代化之路的。而 5 月 20 日李鵬簽發的極端非理性的戒嚴令，更是破壞民主與法制的法西斯恐嚇手段，它使全體人民深切感受到：只要李鵬等人在臺上，所有參加過聲援過這場民主運動的學生、工人、市民、幹部、黨員、知識分子的人身安全就有嚴重的危險。正因為如此，在頒佈戒嚴令以後，各界人民群眾才一致提出：罷免李鵬、罷免何東昌等人是完全正當合法的要求。

（五）作為執政黨的總書記，趙紫陽對於執政黨和政府中的腐敗以及官倒現象，無疑負有重大責任。但是，在訪朝歸國後，他發表的「冷靜、理智、克制、秩序，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解決問題」的講話，表明了一個政治領導人對於這場運動應有的正確態度，同時也確實一度創造了在民主與法制軌道上解決問題的可能性和條件。因此，這一講話精神得到了社會各界普遍的良好反映，也使人民群眾對趙紫陽採取了比較肯定的態度，並期望事態能在趙紫陽講話精神的基礎上得到解決。

（六）由此可見，人民群眾對任何政治領導人的態度完全取決於他對這場運動的態度。如果以為這場偉大的學運和民運在一開始就以擁護誰、打倒誰為目的，那就大大低估了這場運動的水準和人民群眾的民主和法制意識，同時也完全不符合事實。根本的問題在於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對立面，誰就是站在人民的對立面，必將受到人民群眾的唾棄；誰站在這場民主運動的順應面，誰就和人民站在一起，就會受到人民群眾的歡迎和支持。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

（七）遺憾的是，目前中國的一些政治領導人恰恰依然在用傳統的思維方式看問題。他們總是習慣把人民群眾的民主運動看成僅僅是黨內鬥爭的反映和工具，總是想當然地認定這場民運幕後一定有黨內高層人士做後盾，因此極端錯誤地認為只要解決了黨內鬥爭也就解決了問題，只要找出所謂的後台，這場運動也就自然而然地煙消雲散了，這種看法未免太落後於時代，也太低估了廣大學生和人民的政治素質，我們在此嚴正指出，試圖用解決黨內鬥爭的過時方式來解決這次運動的任何企圖，都是幼稚可笑、枉費心機的，黨內鬥爭的結束並不意味著這次偉大民運的結束。說到底不是黨內鬥爭決定這場民主運動，而是民主運動必將最後決定黨內鬥爭的最後結果。正如人們所看到的，這次學運和民運一開始就得到了廣大共產黨員的堅決支持，因此不管黨內誰上台，就應首先站在這場學運一邊，才能得到廣大黨員的信任，如若一味站在這場

運動的對立面，那麼必將在黨內失去合法性基礎，其最後的不光彩下台也就只是時間問題。

（八）不管黨內鬥爭如何，這次學運和民運都將始終不渝地堅持自己的目標。我們重申，最近的具體目標如下：1.解除戒嚴令，撤回部隊。2.否定「四．二六社論」，否定李鵬「五．一九講話」。公開肯定這次運動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承認學生自治組織以及其他具有真正代表性的民間自治組織的合法性。3.立即召開人大緊急會議，討論全體人民一致發出的罷免李鵬的呼籲，從而創造在民主和法制的程序上解決問題的良好氣氛，毫無疑問這是一場長期的、艱難的鬥爭，為使政府方面對廣大學生和人民堅定的決心有一個清醒的認識，首都各界聯席會議特在此向全國和全世界鄭重宣告，如果近期內不召開人大緊急會議，那麼天安門廣場的大規模和平請願活動將至少堅持到 6 月 20 日人大八次會議召開。

（九）這次學生運動和民主運動的偉大之處還在於，它從開始到現在，一直是一場高度理智、冷靜、克制、秩序的和平請願活動，我們正告某些政治領導人，一味採取高壓和恐嚇的非民主和非法制手段來解決問題是不會奏效的，企圖以武裝力量軍事解決問題更只能玩火自焚，誰膽敢下令軍隊鎮壓學生運動和全民愛國民主運動，誰就是在把執政黨、政府和軍隊推向絕路，因為一旦發生這種情況，那就意味著執政黨、政府和軍隊的性質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後果是不堪設想的。

（十）偉大的「四．二七」和平請願大遊行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光輝的一頁，值此「四．二七」遊行一個月之際，我們特發表以上聲明，以紀念這一偉大的日子，並向全國人民倡議，將 4 月 27 日定為「中國自由民主節」。

偉大的四月學潮和五月民主月萬歲！人民必勝！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 北京市高校自治聯合會

外地赴京高自聯 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

知識界聯合會 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

北京市民自治會 北京工人敢死隊

北京工人糾察隊 北京市民敢死隊

北京工自聯籌委會五名常委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舉行記者會，發表《告海外同胞書》，呼籲同胞們團結起來，打倒貪官剷除腐敗。並號召全市工人一同要求廢除軍管。籌委會一名負責人說，目前籌委會仍在籌備，但主要希望團結全市工人和各界推進民主化進程。

全國各地部份高校學生準備在明天組織全球華人大遊行。

上海市　有十所高校基本恢復正常上課，復旦開始有少數學生上課。但在復旦、上海交大、同濟等十幾所高校中出現了海報、公告、通告一類的大字報：5 月 28 日舉行全球華人大遊行。下午 4 時，一支十多人的「北京高校赴上海宣傳隊」在外灘演講。中國紡織大學出現大字報《評小平》、《再講小平》，抨擊鄧小平從專制獨裁走上軍事專制。

南京市　　數萬名高校學生情緒激烈地擡著「國殤」大看板，播送哀樂，佩戴白花遊行，呼喊「與人民為敵，自取滅亡」等口號。

長沙市　中午，中南工業大學、湖南大學、湖南師大二千名學生上街遊行，聲言要同北京學生罷課行動相一致。

西安市　西安交大、西北建築工業學院等校貼出大字報，通知學生 5 月 28 日上午 10 時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下午 2 時，陝西財經學院統計系破格提拔的一青年副教授在西安交大以《當前形勢發展的經濟背景》為題演講，稱「中國最大的官倒是鄧樸方」，認為本次學運比五四運動更偉大，揭開了中國歷史上新的一頁。

西北大學、西北工大、西北政法學院等八所院校的三百多名學生繼續在新城廣場靜坐。市區秩序已恢復正常。部份院校少數學生已復課，但受到學生糾察隊的阻撓。一些院校學生接到北京的通知，準備 5 月 28 日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

長春市　各高校復課情況明顯好轉。在官方壓力下，已有五所高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宣佈解散；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開始解體，一些常委發表退出聲明。吉林大學六百多名學生擡著花圈，舉著「哀我中華」橫幅，披著寫有「順民意而死，雖死猶生；逆民意而行，雖生猶死」字句的緞帶，呼喊「捨生取義，頭可斷，血可流，民心民意不可丟」等口號，遊行到市委前靜坐、演講。

武漢市　各高校比較平靜，但大部份學生沒有復課。一些大小字報繼續呼籲罷課、遊行。武漢高校自治聯合會收到北京高自聯的電報，要求武漢高校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

昆明市　九所高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白天睡覺晚上遊，晚上睡覺白天遊，李鵬不倒天天遊」等口號。各高校復課情況明顯好轉。雲南省愛國學生組委會部份成員認為，可以復課，但不能停止聲援。在校方強大壓力下，晚 8 時，雲南工學院學生組委會宣佈：1.全體同學於 5 月 29 日復課；2.因罷課而耽誤的課程請院教務處設法解決；3.從發佈此公告起，學生組委會自行解散。

杭州市　繼昨夜數千名學生舉行「國殤」遊行後，今天有四千多名學生舉行「無聲」遊行，打著「民主必勝，未來屬於我們」、「民主自由埋葬老朽」等橫幅。在武林廣場靜坐的學生有二百多人返校，五十多人仍在堅持。一百二十多名學生試圖乘車進京，被勸阻。

合肥市　四千多名學生、教師遊行，呼喊「李鵬不下台，我們天天來」、「小平不退休，我們天天遊」等口號。

瀋陽市 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要求李鵬下台。

哈爾濱市　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李鵬不滾蛋，我們搞動亂」等口號。

河南省　省教委派了七十七名高校幹部赴京做勸導學生返校工作。據統計，河南赴京學生總數二千一百五十人，現已返回二百三十人。高校中出現兩個動向，一是大小字報、傳單、漫畫增多，有些言詞激烈，矛頭直接指向中共領導人；二是成立「河南學運中心」，貼出了 5 月 28 日大遊行的通知。

山東省　全省沒有學生上街遊行，但不少學生尚未復課，仍有一些學

生到社會上講演，呼籲繼續行動。

福建省 廈門大學、福州師大分別遊行，人數共有七、八百人。

江西省 高校較平靜。南昌有少數學生要乘車進京，被勸阻。

美國　下午，首都華盛頓市華人各界聯合會及美國東部約二十所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學者約五百人，到中國駐美大使館前示威，抗議中國政府鎮壓學運，要求立即解除戒嚴，召開全國人大會議，用民主法制解決中國的危機。華人各界聯合會會長、馬里蘭教授吳京生，副會長、美國航天部歌達空間飛行中心研究員黃鶚、幹事長、美東旅行社經理胡文聲參加了集會。

加州大學「愛華社」和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中國學生學者聯誼會共同組織了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前的示威，有五、六所大學四百多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參加。下午，舊金山僑界在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前舉行有四千多人參加的示威，支持中國民主運動。這種規模的抗議活動在舊金山僑界罕見。下午，逾千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在中國駐洛杉磯總領事館前舉行示威活動。

香港　由港支聯主辦、持續十二小時的「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在快活谷馬場舉行，逾三百名來自港澳臺的歌星和電視電影明星登臺演唱，在場觀眾人數經常維持在近三十萬，估計入場人數總計達五十萬人，籌得捐款逾一千三百萬港幣。這是香港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演唱會。港支聯發言人李偉健說，主辦演唱會的目的是為了表達對北京學運的支持；號召世界各地同胞關心支持中國的民主改革和北京學生；籌款支持北京學運；呼籲全港市民關心國家，爭取民主法制自由；反對暴力鎮壓和新聞封鎖。他指出，關心中國即關心香港，關心香港即關心自己，呼籲香港市民盡力參與。

1989 年 5 月 28 日　星期日

北京戒嚴第九天。今天是星期天，北京民眾似乎已消除剛發佈戒嚴令時的疑慮，街上秩序井然，商店出現一派熙熙攘攘的景象。市公安局派出一千四百多名交通警維持秩序，疏導交通，市區交通秩序基本正常。戒嚴部隊已由原地待命改為準備進城執行清場任務。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代表戒嚴部隊感謝首都和全國各界人士連日來給予的大力支持。

今天外地來京學生三百零六人，離京一萬零六百多人。

內蒙古自治區和解放軍廣州軍區致電中央，表態支持。

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信訪局將各地民眾來信來電所反映的意見轉告中央後，李鵬叮囑再次告訴廣大學生，黨中央、國務院充分肯定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對一些有過激言行的同學不追究責任，並為學生撤離廣場提供方便，同時繼續進行對話。

北京部份高校學生和新聞從業者發起「百萬人簽名請願書」，提出否定四二六社論、取消戒嚴令、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討論罷免國務院和中央軍委負責人、承認高自聯合法等五項要求，並預定在簽名人數達到百萬人時將請願書遞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各界民眾反應不積極，簽名請願活動無疾而終。

凌晨，廣場學生指揮部開會，副總指揮張伯笠表示，已計劃開辦天安門廣場民主大學。

上午

中央辦公廳副主任徐瑞新以「政治局常委開會」的名義，召鮑彤到中南海，中央組織部部長宋平與鮑彤簡短談話之後，鮑彤被秘密逮捕，

送往秦城監獄，同時對鮑彤的辦公室進行搜查。趙紫陽當時就叫秘書給宋平打電話表示反對。

趙紫陽寫信給鄧小平，說明對戈巴契夫提到鄧小平還是中共決策者的講話是好意，並表示「無論到什麼時候，我都不會反對小平同志」。但此時，鄧小平不再信任趙紫陽，看法與李鵬等人一樣，認為趙紫陽的講話是故意出賣。

10 時，34 所北京高校和二百三十九所外地高校的部份學生，以及《人民日報》、中央電視台、首都鋼鐵公司、中國銀行、中科院等單位的一些人員，共有數萬人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1]工自聯的廣播車隨隊遊行，播放《國際歌》。遊行路線主要在長安街，部份隊伍繞二環路到朝陽門、東四、美術館。橫幅和口號主要針對李鵬、楊尚昆，反對北京戒嚴，橫幅有「全國如火如荼，領導人視而不見」、「沒有民主、自由和人權，我寧願去死」、「我們不會讓人民失望」、「我們不是極少數」、「不達目的誓不休」等，口號有「解除戒嚴」、「罷免李鵬」、「召開人大」、「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央顧問委員會」、「槍指揮黨」、「堅決反對李鵬、楊尚昆的法西斯專政」、「國產車不如進口車；國產希特勒比進口希特勒更可悲」、「總書記您哪裏去了」等。《人民日報》的遊行者呼喊「不要垂簾聽政，不要老年政治，堅決反對四二六社論」等口號。整個遊行隊伍比較鬆散，氣勢明顯減弱，圍觀民眾銳減，但還是有不少民眾鼓勵學生「不要停止」、「堅持到底」。

此次遊行基本未獲得機關幹部、工人的回應的原因，是官方一方面下了通知，參加遊行就扣工資，另一方面警告，再參加遊行會予以嚴厲處置。北大學生的傳單稱，此次遊行由留法中國學生聯合會發起、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決定回應。遊行主要目的：解除戒嚴，打倒專制，李鵬下台，鄧小平引退，新聞自由，打倒官倒，清除腐敗，軍隊不做政治鬥爭的工具。

下午

新華門前的政法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學生仍在靜坐。

中央戲劇學院讀報欄的一張大字報稱：明天傍晚在廣場舉行民主女神塑像落成典禮。

兩名澳門東亞大學學生將三十七萬五千元捐款送到廣場學生指揮部，封從德讓他們將捐款交給香港物資聯絡站。香港聲援團約三十名成員到京，帶有六十五萬美元、二百萬港幣捐款及一批帳篷等物資。人民大學學生廣播站廣播稱：香港聲援團帶來五十頂帳篷，一千萬港幣，五車皮的物資，包括藥品和食品。

柴玲接受美國自由撰稿人飛利浦．康寧漢(Philip Cunningham,中文名字金培力)的採訪，談參加學運的經歷和心路歷程。柴玲說：「現在廣場是我們唯一陣地，」「有人一再主張撤，」「我是總指揮，要抵抗這種妥協，這種投降派。」「我想最終目的就是推翻這個沒有人性的、不再代表人民利益的反動的政府，而建立一個人民自由的政府。」柴玲流

淚說了一段後來引起極大爭論的話，「有時候我想，中國人我不值得為你奮鬥，不值得為你獻身。」「昨天我跟我愛人說，我再也不願在中國待下去了，我說我想到國外去，我們不是為死而戰，而是為了生而戰。」「下一步作為我個人，我願意求生下去。廣場上的同學，我想只能是堅持到底，等待政府狗急跳牆的時候血洗。不過我相信一場大革命很快就會到來—要是它採取下策的話。即使不採取下策，保存一些火種和力量，在下一次運動中我們一定會站出來。」「其實我們期待的就是流血，只有廣場血流成河的時候，全中國的人才能真正擦亮眼睛。」採訪持續一個多小時。柴玲託康寧漢去廣場找封從德，希望在離京前見上一面。康寧漢陪著封從德到達約定的見面地點前門肯德基炸雞店，卻未等到柴玲。[2]

2　時許，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北京農大、北方工業大學等校共約六千多人的遊行隊伍陸續抵達廣場，與各界遊行隊伍匯合。人數最多時約五萬人。

北京市公安局稱，北大一個講師在廣場上演講：「中央準備把下台的領導人和學生聯繫起來」，學生們說：「我們要和他們分開，不參與他們之間的鬥爭，我們的目的是要民主，要自由。」

5　時，柴玲對封從德說，她準備轉入地下，離開廣場南下，去發動各地「聯省自治」，以便更好地配合北京的運動。封從德認為此舉偏離學生「不參與黨派之爭」、「不政治化」的基本原則，加上廣場上也脫不開身，予以勸止。後來柴玲改變主意，留守廣場。

6　時，遊行隊伍陸續散去。外電報導稱，這次遊行與過去六週的遊行一樣，秩序井然，在和平的氣氛中結束。來自美國德州的旅遊者墨菲說，這是他一生中所見到過的「最和平的示威」。

晚上

包遵信、王軍濤、吾爾開希、王丹等人在北大開會，討論在新形勢和新條件下，包括在當局動用軍隊時繼續鬥爭的策略，要求將學運的工作轉移到對工人、職員、農民等社會各界人士、解放軍官兵的宣傳鼓動上來。

堅守廣場的學生，特別是剛來京的外地學生普遍反對撤離廣場。學生代表們再次討論是否撤離廣場，經舉手表決，決定繼續靜坐。廣場學生指揮部宣佈拒絕首都各界聯席會議關於 5 月 30 日撤離廣場的決定，堅持到底，至少堅持到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會議召開。同時決定把 4 月 27 日定為「中國民主自由紀念日」。

李鵬約丁關根談話。丁關根是鄧小平的橋牌牌友，瞭解鄧的想法，他說：「去年在大會堂舉行全國工會代表大會時，李先念找鄧小平談了趙紫陽的一些問題。鄧當時已看清楚，趙是搞自由化的人，遲早非下台不可，但由於影響太大，一時又找不到合適人選，所以下不了這個決心。今年一月份鄧同你談話，講了『格局不變』，就是還不要動趙的意思。胡耀邦逝世，學潮起來，4 月 25 日鄧與你們談話，為動亂定性，

態度明朗。但有人頗有怨言，鄧為此發了脾氣，說關鍵時刻我不能不出來講話。5 月 17 日上午，李先念去鄧家談話，鄧雖然已有讓趙下台的意思，但還未下最後決心。下午開會時聽了你們的發言，看你們態度堅定明朗，鄧才作了戒嚴決定，批評了趙，但還未說格局要變，要趙下台。到 5 月 19 日，因趙主動辭職，要撂挑子，鄧和陳雲、李先念、彭真等人商量，才下了最後決心，讓趙下台，並建議由江澤民任總書記。」李鵬表示，這一重大人事決策過程，陳雲、李先念也對他講過。陳雲、李先念連續幾年冬季在上海休息，經過長期考察，先後向鄧小平推薦江澤民任總書記。同時還先後對李鵬說過，「國務院任務十分繁重，你已開始熟悉這一工作，比較之下，由你繼續擔任總理更合適一些。」

李鵬收到李鐵映轉來國家經濟體制改革委員會的一份報告，內容是關於喬治．索羅斯和陳一諮於 1986 年 10 月成立中國改革開放基金會一事，喬治．索羅斯是美方主席，陳一諮是中方主席，中方委員有梁恒（留美學生、《知識份子》雜誌主編）、李湘魯（曾任趙紫陽秘書，留美學者）、朱嘉明等人。索羅斯於 1987 年向基金會贈款一百萬美元，1988 年贈款二十五萬美元。李鵬說：「陳一諮及其體改所的一些人是製造支持這次動亂的骨幹力量，他們又用了美國人索羅斯的錢。」[3]

8 時，王丹通過北大籌委會廣播站發表講話，呼籲「沒有事的同學去廣場堅持。」

全國各地及海外都有人響應呼籲，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

上海市 上午 9 時半，二十多所高校和中科院、市社科院等單位約二萬人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打著「我們沒有話說」、「有心報國，無門伸冤」、「為民主、為自由，不達目的絕不甘休」、「一息尚存，我們要吶喊」、「我們敢於頂著壓力幹」、「絕不出賣自己的良知」等橫幅、標語，遊行到人民廣場，又到市政府前靜坐、演講，圍觀者逾三萬人。有遊行組織者稱，「此次學潮失敗了，被政治鬥爭取代了」，呼籲學生「明天全部回老家，6 月 24 日全國人大開會後聽消息，6 月 26 日返校。」

南京市 一些高校近萬名學生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

天津市 上午 10 時，南開、河北工學院等校逾千名學生遊行，打著「世界華人大遊行」橫幅，呼喊「打倒獨裁政府」、「結束老人政治」等口號，經過車站廣場時，原在廣場靜坐的 2 百多名學生隨隊撤離。下午 2 時，遊行學生陸續返校。下午，天津大學、南開等八所院校六千多名學生遊行，聚集海河廣場後散去。

武漢市 武漢大學、武漢工業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學院、華中師大、中南財經大學等校逾二千名學生遊行，呼喊「全球華人同步大遊行」、「打倒偽政府」、「為鄧小平送行」等口號。

哈爾濱市 哈爾濱工業大學、黑龍江大學等校四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打倒李鵬」、「反對戒嚴」、「全國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獨裁、反對人治」、「還我總書記」等口號。

成都市 八所高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李鵬下台」、「鄧小平下台」等口號。有人擡著花圈，說是為北師大死去的絕食學生致哀。

杭州市 浙江大學等七所高校五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召開人大」、「罷免李鵬」等口號。

西安市 上午 11 時許，十所高校五千五百多名學生遊行，呼喊「罷免李鵬」、「完了？沒完！」、「我們不是權力鬥爭的工具」、「為捍衛人權而戰」等口號，最終抵達新城廣場。下午 3 時許，除二、三百學生在新城廣場靜坐外，其他學生陸續離去。西安高校學生民主愛國聯合會設在新城廣場的廣播站稱，「經過一個月的靜坐、絕食、遊行，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喚起了民眾。現在決定改變鬥爭策略，靜坐學生撤回學校，以罷課方式繼續鬥爭。」在新城廣場靜坐的數百名學生絕大多數撤離。

石家莊市 河北師大等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並到河北省委前靜坐，遞交請願書後散去。

蘭州市 下午 1 時許，六所高校近三千名學生遊行，還有二百多人組成的「市民聲援團」遊行，聲援學生。

合肥市 中國科技大學、合肥工業大學等七所高校四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昆明市 下午 3 時 20 分，雲南學生組委會在東風廣場宣佈遊行告一段落，從 5 月 29 日起昆明地區高校學生全面復課。4 時 20 分，廣場上近百名靜坐學生陸續散去。

香港 下午，約一百五十萬名各界民眾遊行，參加的團體眾多，包括各大專院校學生會、大學畢業同學會、伊斯蘭青年會、香港作聯作協、香港演藝界、各中學、各宗教團體、街坊會居民團體等，還有一些左派機構，如《大公報》、《新晚報》的員工、香港工會聯合會的數千名員。遊行規模之大，被主辦單位港支聯形容為全球之冠，「由港人一齊寫下香港有史以來最光輝的一頁」。遊行在播放《為自由》的歌聲中宣告開始，由司徒華、李柱銘、何俊仁、劉千石、李華明、鄭經瀚及香港專上學聯代表帶領，從遮打花園出發，在終點站銅鑼灣興發街結束，歷時八小時。港支聯宣佈的口號有：「解除戒嚴」、「反對暴力」、「新聞自由」、「解除報禁」、「捍衛憲法」、「捍衛人權」、「打倒專制」、「打倒李鵬」。有民眾打出「重寫基本法，實現真民主」、「九七行政長官直選產生」等標語。遊行主持人之一張文光在遊行開始前宣佈，「港支聯昨天已將第二批捐款送交北京學生，在爭取民主、自由的道路上，我們無愧做個中國人。」全場歡呼。

澳門 社會各界數萬人參加全球華人大遊行。

臺灣 上午，臺北市中學生和藝文界人士約萬人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呼籲，以「超越黨派聲援大陸民主學運」為號召，在中正紀念堂集會並遊行。陳映真、虞勘平、孫越、王曉波和唐山樂集參與了集會和遊行。高雄市多所大專院校師生逾百人從中正文化中心遊行到中華體育場，投入這場以「血脈相連、民主萬歲」為宗旨的遊行活動。

美國 美國國務卿貝克說：「美國仍然贊成並支持中國學生們的目標

—言論自由、集會自由和民主化。」

法國 近千名中國留法學生學者在巴黎集會遊行。

澳大利亞 三千多名中國留學生、華僑在悉尼（雪黎）市遊行示威。

---

1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上午 10 時，三十四所北京高校和二百三十九所外地高校，共近二萬人上街遊行。北京市公安局稱：二十六所北京高校、一百七十八所外地高校，共二萬人上街遊行。法新社與美聯社稱「數以萬計，其中來自外地的學生約八萬人。」

2 雖然柴玲後來堅守廣場，直至 1989 年 6 月 4 日清晨被戒嚴部隊武力驅逐，但至今仍有人因為她對金培力所說的話，譴責她「讓別人流血，自己逃生」。

3 六四事件後，中共當局將投資家索羅斯資助的資金說成是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資金，以此栽贓趙紫陽、鮑彤勾結海外敵對勢力。

北京戒嚴第十天。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仍無復課的跡象，北京市屬的少數高校開始復課。大字報、傳單仍不時在各高校出現。清潔工人奉命清洗了一些街道貼在燈桿、牆角的傳單，而另一些街道又出現新貼的傳單，圍觀者、議論者仍然眾多。

由於沒有遊行隊伍，儘管廣場上插滿了三百多面各高校校旗，但靜坐的學生還是顯得孤單，白天顯得很鬆散，睡覺的、打撲克的、看書的、說笑話的，甚至個別跳舞的。一些學生在探討下一步打算，時有學生在爭論「非暴力不合作」的話題。

凌晨零時，廣場學生指揮部召集各高校約三百名學生代表參加營地聯席會議，持續到凌晨 2 時以後才結束。會議主要內容：（一）柴玲分析形勢。她說，為大多數同學著想，堅持下去可能要流血犧牲，還喚不起民眾。目前困難很多，主要是外地和北京的學生不團結，意見不統一，經費也很困難。自己能力有限，身體不適，要求辭去總指揮職務，選舉新的總指揮。糾察隊負責人也提出辭職，原因除了體力不支，還有廣場上發號施令的人多，發通行證的人多，無所適從。柴玲講得語無倫次，在場學生代表們譁然。李錄趕緊接過話筒解圍，說柴玲從絕食一開始就擔任總指揮，如今累得快崩潰了，又說了幾句安定情緒的話，會場氣氛緩和下來。（二）與會者一致同意由高自聯、外高聯、絕食團聯合組成全國高聯。決定廣場靜坐堅持到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召開之後，用香港支援的帳篷以廣場為根據地，辦成黃埔軍校式的大課堂。（三）有關下一步學運的建議：1.建立一個統一的決策機構；2.加強宣傳，發動群眾；3.爭取工人、市民的同情和理解；4.繼續採取上街募捐的方式籌集經費；5.在廣場留下少數代表，其他人作為火種回到原學校。會議決定，今天對廣場秩序予以整頓。楊濤代表北大籌委會對廣場秩序提了許

多批評，大家選他出任整頓廣場總指揮。與會者都認為需要改善廣場的秩序，存在的問題有：（一）廣場指揮部以北京學生為骨幹組成，現在外地學生占了多數，指揮就不那麼靈了，高自聯、外高聯、絕食團三者要協調好關係並不容易。（二）糾察隊組織同樣混亂。糾察隊在外圍消失了，而內圍即紀念碑基座卻出現特別糾察隊，說是保衛指揮部各部門的。（三）學生的廣播系統混亂。絕食團的播音和指揮部的播音各自為戰，互相干擾。（四）財務的情況複雜。曾有人拿著十幾萬人民幣的捐款在廣場上轉來轉去，找不到可接受捐款的人。廣場指揮部負責財政的學生知道沒有完善的財務管理方法，不敢接受大筆捐款。昨天香港專上學聯赴京聲援團瞭解現況後，表示不放心把捐款交給廣場學生，決定暫時凍結逾百萬港幣的捐款。香港專上學聯副秘書長奚小英解釋說，由於廣場指揮部的財政結構過於鬆散，學運本身出現嚴重分裂，暫時沒有一個值得信賴的機構。

北大中文系馮仲雲、趙齊平等八名教授、副教授寫信給北大中共黨委，稱：「一個多月的事實，清楚地表明，採用罷課、遊行和絕食等手段，能充分表現群情激奮和希望的殷切，不能切切實實地解決具體問題，並且容易形成僵持不下的局面，曠日持久，於事無補。」「從長遠考慮，當機立斷。一面復課，一面在民主與法制的軌道上，通過多種管道、多種層次，與黨和政府各級領導人進行對話，謀求問題的妥善解決。」官方媒體發表這封信後，許多北大師生非常不滿馮仲雲等人，認為是奉命行事的溜鬚拍馬行為。

《人民日報》、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奉命繼續為廣場清場製造輿論，發佈消息稱，近幾天來，各地群眾對仍在廣場靜坐的學生甚為關切，不斷給黨中央、國務院來電來信，要求轉告這些學生儘快撤離廣場，回校復課。

《人民日報》報導稱，近期進出北京的學生達三十七萬人次。現在，赴京學生大量減少，離京學生日逾三萬。今天來京學生僅一百人。據鐵道部提供的數字，截止 5 月 28 日，外地來京學生累計達二十萬人，絕大多數已運送出京。鐵路運輸秩序恢復正常。鐵道部副部長羅雲光說，來京學生驟增給原本已超負荷運轉的鐵路增加了新的壓力，少數客車因此受阻或晚點。但由於鐵路各級職工的努力和採取各種緊急措施，鐵路運輸基本暢通，煤炭、糧食等重點物資的運輸任務仍超額完成。為了妥善安排學生離京，鐵道部臨時加開了六列客車，目前來京學生已大多數輸送出京。

包遵信對香港《明報》記者說，現時的民主運動缺乏理論指導，他有一個構想，呼籲有心人在香港辦一份理論性刊物（最好是半月刊），內容以推進中國的民主化為主。希望中港臺和海外知識分子聯合撰文，研究這次大型運動下一步應如何走。

全國人大常委秦川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時表示，他將在 6 月下旬舉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上提出追究在這次學運中誰提供錯誤及片面資料，導致中央作出不適當決策的責任。他認為，在這次學運中，中央決策層顯然是把問題看得太嚴重，才會採取目前這樣強烈的反

應。在中央決策前，各方面提供的資料是否片面甚或錯誤，都會影響中央的決策。

國家教委發通知給各省市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要求根據中央辦公廳下達的《關於傳達中央領導同志講話的通知》，做好傳達通氣工作。「要通過通氣交底把絕大多數黨員和思想政治工作幹部團結起來，堅定地站在黨的立場上，參加這場鬥爭」；「團結廣大教師和民主黨派人士」；「對學生中立場基本堅定的黨員和積極分子要十分重視，充分放手讓他們去做爭取大多數同學的工作」；「對出現的非法組織的頭頭要區別對待，加以爭取、分化」；「對不少學生和少數教師中的思想扣子要加以解除」。

王軍濤主持召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員開會，決定支持劉曉波、周舵到廣場絕食，以重振廣場學生士氣，向政府施壓。

上午

北大學生張智勇帶領一些學生在毛主席紀念堂與紀念碑之間搭設了幾十頂香港民眾捐助的新豔整潔的小帳篷。凌晨剛被推舉為廣場整頓總指揮的楊濤辭職回北大，原因是「廣場太亂了」，整頓所需的帳篷也沒有到位。

李鵬找來王忍之、艾知生，佈置編輯一部電視紀錄片，讓全國民眾知道西方國家是怎樣支持中國的動亂的。李鵬觀看了由國務院錄影室編輯的關於動亂的錄影資料。

廣場學生廣播站廣播了高自聯的近期目標：1.撤走軍隊，解除戒嚴令。2.否定四二六社論，承認高自聯、工人自治會、工人敢死隊、市民自治會、市民敢死隊等組織合法。3.召開人代會，罷免李鵬。如上述目標不能實現，廣場的靜坐活動將至少堅持到 6 月 20 日人代會召開。並要將 4 月 27 日定為「中國民主節」。

公安部給公安幹警、武警部隊發慰問電；陳希同慰問郊區農民；李其炎、蘇仲祥慰問街道治安積極分子和派出所警察；李志堅、何魯麗看望守衛北京電視台、北京電台的武警。共青團北京市委、北京制藥廠雙鶴藝術團、首都鋼鐵公司藝術團聯合組成慰問團，到石景山區、大興縣慰問戒嚴部隊。

第 65 集團軍舉行集會，為在執行戒嚴任務中因車禍死亡的陳知平上尉追記一等功。

北大署名「生物系研究所彭嶸等十人」的《倡議書》稱：「為了抗議李鵬等一小撮野心家、陰謀家無法無天愚弄人民，強姦民意等一系列劣性，我們號召北大以及全社會每一個熱愛民主自由的熱血男兒用各種特殊方式來表達我們極端的憤慨和絕望。這種特殊方式就是剃光頭。昔日反清義士以剪辮子表示他們追隨革命，推翻帝制的決心。今天，我們毅然削去滿頭烏髮，顯示我們追求民主、反對獨裁專制之充分信念。」

清華學生廣播站播出評論員文章〈掀起非暴力不合作運動〉，稱：「中國正面臨前進還是後退、光明還是黑暗的歷史關頭」、「我們應該

做好以下幾項工作：第一，廣泛發動群眾，特別是到全國各地宣傳；第二，天安門的旗幟決不能倒下；第三，經常舉行遊行示威活動；第四，掀起全國範圍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不合作的方式可以是多層次、多管道的。既可以表現為罷工、罷市、罷課、罷教、示威、遊行等激烈的行為，也可以表現為怠工、躲避、敷衍等消極抵抗，可以表現在拒買國庫券、提取存款等具體手段上。一句話，只要每個人都千方百計地和偽政府過不去，每個人都一點一滴地破壞、瓦解這個本來就很虛弱的紙老虎。那麼，李鵬、楊尚昆垮台必指日可待。」

中午，清華貼出高自聯決議，開展全面罷課、全部離校、全民宣傳的「空校運動」。北大籌委會廣播站也播出「空校運動」建議，提出「在一週之內撤出學校，回家鬧革命」。

下午

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黨組就學習貫徹中央領導重要講話向中共中央匯報情況，稱「政治局常委為制止動亂、穩定局勢所做出的重大決策，體現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表示堅決擁護」。

人民大學、北師大、政法大學等校的學生廣播站都發出了開展「非暴力不合作運動」，進行「空校」的呼籲。

廣場指揮部後勤部部長王剛抱怨，香港運來了大批物資，但不信任廣場指揮部後勤部，另設了物資聯絡站。封從德到廣場東北角香港支援大陸民運物資聯絡站，與潘毅等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達成共識：香港物資聯絡站有必要以獨立形式存在，但供應的物質首先要通過廣場指揮部後勤部，以便統一分配。香港學生答應，以後廣場上的食品供應由他們負責撥用專款和採購，廣場指揮部只需組織人馬接收和分配即可。此後，廣場指揮部財務部開銷銳減。

3　時許，中央美院報亭貼出署名「中央美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中央舞蹈學院」的通知：晚飯後到廣場舉行「民主之神」落成儀式，歡迎各界人士參加。

4　時許，海澱區副區長及中關村街道幹部十多人到北大籌委會廣播站，要求立即中止廣播，拆除喇叭，講了三條理由：（一）廣播站未經批准建立，不合法；（二）很多居民反映，廣播已影響他們的正常生活；（三）廣播造成交通阻塞。經北大籌委會內部商量，決定廣播照舊，保留學校南門的喇叭，拆除學校西南門的喇叭。

晚上

傍晚，工自聯兩位常委錢玉民、白東平在北京鐵路局下班時被警察帶走。

廣場學生廣播站播放了高自聯、外高聯和工自聯聲明，宣佈將 4 月 27 日定為「民主自由紀念日」，並呼籲學生繼續在廣場靜坐，堅持到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召開。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再次明確由喬石分管戒嚴指揮部；同意向全黨傳達李鵬在中顧委的講話；重點討論了如何清理被學生佔領的

廣場，戒嚴部隊既要進來，又要儘量避免發生流血衝突，這是當前最難處理的事。議論了新的常委人事問題，提出江澤民進常委，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保留常委。對趙紫陽的錯誤的定性，與會者認為不僅是縱容支持資產階級自由化，還有分裂黨。

廣場上靜坐的學生約有四、五千人，圍觀民眾很少。

傍晚，廣場學生指揮部召開記者會，有逾百名中外記者在場。封從德介紹廣場財務情況：5 月 24 日中午至 28 日中午，共收到捐款一萬零五千三百八十四元人民幣、一千日元、五百四十美元、五千多元外匯券。高自聯答應轉來十萬元人民幣，其中三萬已到帳。由於沒有銀行帳號，下午有香港社團送來十五萬港元的捐款還未入帳。本打算借用同情者的公司或私人帳號，但恐怕政府凍結而未實行。有記者問，廣場財務是否存在貪汙現象？封從德承認有此跡象，指揮部得到投訴，但目前沒有力量組織深入調查，因此至今沒有確鑿的證據。最後，封從德宣佈，針對財務問題，今晚將召開第三次財務後勤大會，初步考慮在財務部設立捐款、出納、監督三個小組。封從德承認由於自己沒有管理財務的經驗和專門知識，5 月 24 日接管廣場財務時，沒有同時設立一套監察機構來監督財務的運作，這是自己的錯誤和失職。

8 時 50 分，中央美院聚集了數百名學生，準備將「民主之神」塑像分塊用三輛三輪車運到廣場。有法新社、日本 PAL 廣播公司的五、六名記者在場。「民主之神」塑像以中央美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京舞蹈學院、北京戲曲學院、中國電影音樂學院等八所藝術院校的名義制作，由中央美院雕塑系二十多名學生經過四天三夜製作完成。10 時 20 分，「民主之神」塑像運抵廣場北端、國旗杆南邊的場地上。午夜 12 時許，幾十名學生開始搭建腳手架（鷹架），準備安裝塑像。安裝現場拉起了一道學生糾察線，有上千人圍觀。高自聯原來的意圖是要在廣場豎起一尊「自由女神」像，後改為「民主之神」像，期望用民主、自由作為精神支柱，讓更多的學生在廣場堅持下去。

9 時半，廣場工人自治會廣播站廣播了「李鵬、楊尚昆在軍委擴大會議上的講話」。

11 時 15 分許，何維淩到包遵信家，一見面就說，「你能不能跟王軍濤他們說說，動員廣場學生在月底撤離？」包問：「你打算怎麼個撤法？」何說：「可以確定一個時間撤離，撤離後將廣場打掃乾淨，表示歡迎解放軍進城，然後在廣場或什麼地方開個聯歡會，軍隊領導和學生代表都講幾句話，造成一個團結和解的氣氛。」又說：「我到這兒來，包括剛剛講的撤退辦法，都跟鄧樸方（鄧小平長子）說了，而且還得到老人家（指鄧小平）的首肯。這件事楊家（指楊尚昆）也知道，撤的辦法就是得到他家的默許。」何維淩是鄧樸方北大物理系睡上下舖的同學、摯友，又在鄧樸方創辦的康華公司工作，曾與許多學運領袖和活躍的知識分子聯絡、溝通，自稱代表鄧樸方。鄧樸方的中國殘疾人基金會曾於 5 月 18 日給絕食學生捐款十萬。包遵信覺得他既然把學生撤離的步驟考慮得這麼具體，肯定不是隨意說的，於是與他談到次日凌晨 4 時多。何維淩剛一走，包遵信就用傳呼機傳呼王軍濤，讓他次日上午派車來接。

全國許多高校受到北京高自聯發起的「空校運動」的波及。

上海市 上海高自聯在復旦開會決定，當天起舉行空校運動。上午，上海交大、華東師大等校出現《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通告》：「從今日起，開展空校運動。」並提出四條具體要求：「（一）立即解除新聞封鎖，解除戒嚴，撤出軍隊。（二）否定四二六社論及李鵬五一九講話，承認這次運動為愛國民主運動。（三）政府立刻同學生及群眾代表進行實質性對話。（四）全國人大立即開始進行《新聞法》的立法工作。若政府不能滿足這些要求的話，學生將堅持空校運動這一鬥爭形式直至最後勝利。」上午 10 時，華東師大近千名學生在校內集會，對是否應該搞空校運動進行辯論。上海工業大學學生自治會一些負責人發起「赴京簽名」活動，簽名人數已有四百多人。校方立即出面勸阻學生不要再搞「赴京簽名」活動。

南京市 一些高校發現有北大、人民大學、北航、北師大等校二十多名學生前來串聯活動，他們與各校學生自治會取得聯繫後，在學生中發表演講，呼籲學生參加空校運動。

湖北省 北京高自聯的「民主自由宣傳團」近二十人到達武漢。晚 7 時 40 分至 9 時 40 分，武漢市十五所高校學生自治組織的負責人開會，「民主自由宣傳團」七名成員與會，介紹北京情況。

長沙市 一些高校學生自治會宣佈：「由於官僚們把學生運動引入權力鬥爭的管道，鬥爭告一段落。」「準備在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期間、法國大革命二百週年期間、國慶四十週年期間再搞新的行動。」

成都市 成都市學生自治會發表《告別宣言》：「運動已取得勝利，要轉入校內罷課。」

哈爾濱市 多數高校已正常上課。林業大學、電力工業學院、東北農業大學等校的學生自治會宣佈解散，同時又宣稱，「爭取民主的鬥爭將長期堅持下去」。

太原市 上午，山西大學學生自治會在校內主樓前召開「反思與定向辯論會」，學生們意見不一。年齡大的認為，現在到了運動低潮，在策略上應講究點，應該由明轉暗，積蓄力量，待機再起；年輕的認為，現在不是低潮而是高潮，應繼續堅持下去。學生自治會宣傳部廣播了省高聯的決定：5 月 30 日下午 2 時半，在學校主樓前舉行光榮撤離告別儀式。5 月 31 日正式復課。

石家莊市 上午，河北師大、河北師院、機電學院等 5 所院校 2 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下午，河北大學、河北農業大學、華北電力學院等校約 2 千名學生上街遊行，至晚 8 時許散去。

西安市 18 所高校開始復課。下午 5 時半，在新城廣場靜坐的十幾名學生全部撤離，西安市高自聯設置的廣播站已拆除。

河南省 高校學生赴京聲援的勢頭銳減，赴京的學生已陸續返回。多數學校開始復課。少數學校仍有學生遊行、演講。

呼和浩特市 上午 9 時，7 所高校一千五百名學生遊行，在新華廣場發表演講，11 時許學生陸續返校。

安徽省 上午，淮南煤礦學院近百名學生上街遊行。舒城縣師範學校和省公路學校逾百名學生在縣城遊行，並散發《告全縣人民書》等傳單。

吉林省 長春地質學院逾千名學生舉行「治喪大遊行」，頭紮白帶，胸戴白花，播放哀樂，擡著花圈到省委前示威。沿途有民眾對治喪提出疑問，學生用喇叭回答說：「北京有人死了」。吉林大學逾千名學生上街遊行。

香港 《東方日報》報導，全國人大常委霍英東表示，對不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討論北京局勢表示失望。他說，目前有關北京的情況只能通過傳媒的報導才可知道。由於無法做親身的瞭解，所以他希望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能在 6 月 20 日前召開，目前情況相當混亂，人大常委會應聽取更多意見。他認為中國當局現時的態度對近日曾表態的中資機構職員、新華社香港分社職員及工聯會，是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他不希望這些人員需要接受思想再教育等對待。他還表示，北京政局不明朗已影響到中外投資者的信心，他在大陸投資步伐也受影響，要做出重新部署。

逾五十名傷殘人士遊行到新華社香港分社請願，並慰問在新華社香港分社前靜坐的學生。

1989 年 5 月 30 日　星期二

北京戒嚴第十一天。廣場仍有數千名學生靜坐，大都是外地學生。各高校普遍貼出高自聯的通知，呼籲學生實行「空校戰略」，離校回家搞宣傳，「利用天時、地利、人和的優勢推進民主愛國運動」。在校學生數目明顯減少，北京市教育部門初步統計，各高校已有約三分之一的學生離校。

中國鐵道部負責人稱，截止 5 月 30 日晚 10 時，外地進出京學生已超過四十萬人次。現在，進京學生大量減少，離京學生日逾二萬。自戒嚴以來，已有十八萬人次外地學生離京，5 月 29 日就走了三萬人。進京學生銳減，5 月 29 日約一百八十八人，5 月 30 日約一百六十人。為了保證學生順利離京，北京鐵路局決定每日臨時增開六列臨時客車，並每天為學生留出 70%的客車票。在北京火車站廣場，每天仍有近百名學生在輪流進行演講，聽眾始終保持在三、四百人左右。一些準備買票返回的學生表示：他們已太疲憊了，這幾天他們的吃用都是北京市民供給的，希望學生的請願能真正促使 6 月 20 日的人大常委會議解決一些實質性的問題。

官方繼續為廣場清場製造輿論。北京市少先隊聯合會致函在廣場靜坐的學生，呼籲迅速撤離廣場，讓少先隊員六一兒童節時在廣場舉行活動。北京環衛工人發出呼籲，廣場的髒亂狀況不能再繼續下去了。《人民日報》在頭版發表七名中年知識分子的公開信，稱：「中外歷史沉痛告訴我們，無政府狀態下的混亂，必然導致一場全面的動亂。」「建設一個繁榮富強的中國一百年也許不多，而毀掉一個大有希望的中國一天就足夠了。」

中央軍委副秘書長洪學智、劉華清代表中央軍委，全國政協副主席錢正英代表全國政協主席李先念，分別慰問戒嚴部隊。

凌晨 1 時多，在東長安街北京飯店西側，二名警察從一輛裝有警燈的北京吉普車上衝出來，綁架了工自聯執委沈銀漢。沈銀漢在被塞進警車時奮力掙扎，丟下兩個筆記本。有人撿到了筆記本，得知是工自聯成員，立即到廣場學生指揮部報告。

上午

在首都各界聯席會議上，包遵信敘說了昨晚與何維淩談話內容，確定了由王丹、劉蘇里負責與何維淩聯繫，進一步探討對話的方案。但此時與何維淩已聯繫不上，事後得知，何維淩離開包遵信家後即被秘密逮捕。李鵬等人決定逮捕何維淩，旨在破壞和平解決的努力。[1]會議討論了劉曉波等人的絕食問題，大家的意見是:絕食一事，聯席會議不做什麼決定，由劉曉波去組織發動，聯席會議採取支持態度。

自 5 月 16 日起在新華門已靜坐十三天的三十多名政法大學和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表示會繼續靜坐，直至廣場的學生撤退為止。一位學生代表表示，他們連日來的飲食主要靠市民和捐款維持。

國務院常務會議討論遊行示威集會法草案，沒有通過這一草案。決定由公安部牽頭進行修改，拿出新草案，國務院常務會議再進行討論。李鵬認為草案的指導思想不對頭，以強調維護公民權利為由，實際上對反黨反社會主義這類活動採取放任自流。

新華社消息：外交部新聞司已向各國新聞機構駐華記者發出通知，內容是：1989 年 5 月 20 日北京市政府發佈了第二號和第三號令，就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期間外國人應注意的事項和記者採訪問題作出決定，請遵照執行。在此期間，記者在北京市進行採訪活動有關事宜，請徑與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聯繫。

北京市公安局負責人介紹：一支擾亂首都正常社會秩序的號稱「飛虎隊」的摩托車隊組織已被摧垮，其中十一名帶頭鬧事分子已被拘留審查。這支摩托車隊從 5 月 15 日開始在北京街頭出現。打著「鐵騎衛隊」、「飛虎隊」等旗幟，少則幾十輛，多則三、四百輛，成群結隊地橫衝直撞，擾亂了首都的社會秩序。這些人四處呼喊煽動人心的口號，並散發傳單，造謠「軍隊鎮壓學生」以蠱惑人心。這支摩托車隊在大街上超速行駛，機動車、自行車和行人無不驚慌躲避。5 月 22 日他們闖入正義路南口，停在市政府門前的馬路上狂喊亂叫。這些人往往在深夜竄出，大聲地叫嚷「市民們別睡了，快起來呀」，使群眾深受驚嚇之苦。他們還衝擊工廠，攔截軍車。5 月 20 日，百餘輛摩托車開到首鋼東大門附近，煽動罷工，甚至衝入廠內（被扣留）。他們一聽哪裏有戒嚴部隊的軍車，馬上就分撥趕去。在豐臺六里橋、大興縣黃村，他們圍著軍車，朝解放軍戰士扔石頭和汽水瓶。在大興縣，他們圍攻公安機關，砸交通隊辦公室。5 月 23 日夜，大興縣公安局抓獲一名從四川來京的毆打戰士的刑滿釋放人員，摩托車隊聞訊後開去圍攻縣公安局，硬逼著幹警把人交出來。他們還到縣公安交通隊辦公樓，砸碎玻璃，打傷交通隊長的臉部。他們衝闖汽車加油站，公然搶油或強行加油。摩托車隊的骨幹分子主要有三種人：一是刑滿釋放、解除勞教的人員。二是流

裏流氣的痞子。三是閒散人員和個體從業者。
在官方壓力下，高登榜、王厚德、宋汝棼、李琦、顧明、劉大年等六名全國人大常委發表聲明，稱未在呼籲召開全國人大常委緊急會議的簽名信上簽名，要求追究「編造假情況」的四通公司社會發展研究所的法律責任。

工自聯廣播站廣播稱，工自聯將於上午 9 時到市公安局交涉，要求放人。工自聯的一名成員介紹說：5 月 28 日下午，戒嚴以後成立的「飛虎隊」隊長王藏起被抓，一些成員被傳訊。市民糾察隊一些成員受到恐嚇和傳訊，其中兩人被抓。王藏起的母親已來廣場尋求幫助。廣場學生廣播站號召學生、工人、民眾到市公安局要求釋放沈銀漢、白東平等人。
7 時，高八米、直徑二米多的民主女神塑像在廣場北部安裝完畢。現場圍觀民眾達六、七萬人。

10 時，廣場指揮部在紀念碑北側召開記者會，宣佈柴玲、王丹將回北大休息，廣場指揮部由封從德、李錄全權負責。李錄代表廣場指揮部介紹下一步打算：「現在局面已到了一個緊急關頭，學運發展處於一種十分悲哀的境地。我們認為目前的政府已失去了對話的資格。我們希望恢復對話，但政府必須答應四點：1.撤銷戒嚴令；2.撤回軍隊；3.保證不秋後算帳；4.實現新聞自由，公開報導。只有答應以上要求，我們才與政府對話。今後我們仍堅守廣場，進行各種和平方式的鬥爭，同時發動更廣大的同學參加到這場運動中來。」學生發言人姚立說，政府已拒絕四點要求。封從德介紹昨晚財務會議情況，強調了監察組的作用和新的財務制度。
10 時 45 分，韓東方、李進進和十多名工自聯成員與廣場上約二百名學生打著「秘密抓人暴露嘴臉」等橫幅，到市公安局請願，要求釋放工自聯成員。陸續又趕來約四百多名學生和工人，高喊「放人！放人！」11 時許，近千名外地學生從廣場來到市公安局要求放人，圍觀者數千人。學生和工人要求市公安局澄清被捕的工自聯常委錢玉民、沈銀漢、白東平和失蹤的工自聯成員劉強的情況。市公安局部署大批軍警警備，通過廣播警告：圍攻公安機關是違法行為，勸說學生和民眾離開，同時與工人、學生代表會談，未獲得解決。下午 5 時許，請願者和圍觀民眾相繼散去，其中一部份人轉到公安部請願，6 時許離去。
12 時，舉行民主女神塑像揭幕儀式，中央美院、中央工藝美術學院、中央戲劇學院、中央音樂學院、北京電影學院、北京舞蹈學院、中國戲曲學院、中國音樂學院等八所藝術院校的學生代表、學生自治組織負責人和一些中外記者參加了揭幕儀式。主持人宣佈把這座民主女神塑像獻給絕食靜坐的勇士。高自聯一名負責人宣讀了《民主之神宣言》，接著，學生代表、藝術家和市民代表一起給民主女神塑像揭幕，並施放了氣球。中央音樂學院學生現場演唱《血染的風采》、《歡樂頌》等歌曲。最後，在場者合唱《國際歌》，呼喊「民主萬歲」、「自由萬歲」、「人民萬歲」等口號。民主女神塑像引來眾多圍觀者，到晚 9 時，圍觀者累計約四十多萬。

《民主之神宣言》內容如下：

親愛的同學們、戰友們、同胞們：

今天在人民的廣場，高聳起一尊人民的神像，她就是「民主之神」，我們把她獻給絕食團的勇士們，奉獻給廣場上的戰友們，奉獻給全國百萬大學生們，奉獻給全北京、全中國、全世界支持我們這次民主鬥爭的人民。

久違了，民主之神。七十年前，我們的前輩曾高高呼喚過你的名字。為了你，難道我們還要等七十年嗎？民主之神，一切專制壓迫下人民的渴望。民主之神，已是廣場大學生和億萬人民民主的象徵。民主之神，你是挽救中華民族的希望。民主之神，你是 1989 年中國民主潮的靈魂。今天你莊嚴地站在廣場上，向全世界宣告，中華民族民主運動的大崛起已開始了一個新紀元。……我們堅信真正民主到來之日，我們一定會再來廣場，樹立起一座雄偉、高大、永遠的民主之神像。這一天會到來的。中國人把民主之神永遠掛在我們每個人的心中。

天安門管理處發表聲明：「天安門廣場是我國舉行政治性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是非常莊嚴肅穆的地方。現在有人把什麼『女神』像搭設在廣場，是極不嚴肅的，也是違反北京市政府 1981 年 11 月 1 日通告的。我們天安門管理處的重要職責之一，就是保護好廣場，所以，我們堅決反對一些人這樣做。我們相信，全國人民也會堅決反對的，請一些人立即停止這種活動。」

下午

王震來見李鵬，對當前局勢很著急，聲稱自己要帶領隨身警衛人員到廣場和動亂分子硬拼一場。

李鵬接到通知，明天鄧小平要找他和姚依林談話。

李鵬找吳學謙、錢其琛談當前對外方針問題。

江澤民抵京，他對這次進京頗感突然，不知何事，有些緊張。上午他正在主持上海市委會議，接到中央辦公廳的緊急電話通知，要他下午乘專機到北京。

北大以大字報形式貼出溫元凱的文章《對當前時局之十條基本估計》。清華、北航分別出現大字報《如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當今中國時局可能性預測與分析》，主要內容是：現在一小部份掌握共產黨、中國最高權力的領導人如果不順從民意，不聽人民的呼聲，而一意孤行，動用軍隊來壓制人民的吶喊，這就極有可能導致這場全民愛國民主運動在形式上和內容上的巨變。人民不惜拋頭顱，灑熱血，旗幟鮮明地反對共產黨和他的政府，人民將自願組織起來，組成以學生、知識分子、工人、農民、以及社會各界愛國力量為主導力量，將可能被稱為人民軍的武裝力量（並有可能包括有血性、有良知、有理性、向人民投誠的共產黨軍隊）來與共產黨的腐朽力量相鬥爭，相抗衡，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愛國力量，去團結包括臺灣國民黨在內的各種力量來進行鬥爭。臺灣國民黨李登輝主席已經宣佈，臺灣不但要從思想上、道義上支持大陸的民主愛國運動，而且還要從其他方面給與支持、援助。據有關人士

分析，共產黨高層領導人如果一再地不明事理，就有可能導致人民組成能夠順應民意、並獲得美國在內的世界上許多尊重人權要求民主國家的支持，可能被稱為民主黨的反對黨派。以共產黨開明人士組成的改革派，以民聯為機構，以要求民主的人民為主體，民主黨和中國國民黨聯合起來，組成以三個黨為主體的多黨制，進而過渡到正式的議會制，從而完成大陸和臺灣的真正和好，完成中國統一大業。中國人民必須特別珍惜並且堅定地、徹底地把目前這場聲勢浩大的全民愛國民主運動進行到底。

3 時，美聯社記者莫爾、美國全國廣播公司記者柯爾在市公安局前對請願的學生和工人進行採訪、拍照、錄影時被警察扣留，經談話，他們表示願意遵守北京市政府令後離去。

晚上

傍晚，江澤民分別受到陳雲、李先念的接見。這是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根據楊尚昆的指示作出的安排。中共超級元老分別接見江澤民，至少確認了江澤民作為新一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身分，是江澤民進入中共最高政治權力核心的第一道手續。

李鵬主持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李錫銘代表北京市委提出組織百萬工人大遊行的方案，顯示工人反對動亂、支持戒嚴，以結束當前僵持的局面。並表示對組織這樣一場遊行有把握。但李鵬等人都覺得北京市沒有這個把握，沒有對此方案作出決定，要聽取遊行具體方案的匯報後再做決定。

工自聯召開會議，通過了章程，準備全面開展組織工作。中國鐵道部行政管理局房產建築工程處職工趙品潞被增選為常委。

張萬舒等幾位新華社編輯記者對形勢作分析，認為有兩大動向值得注意：一是從 5 月 25 日李鵬簽署國務院給戒嚴部隊全體官兵的慰問信，開始掀起大慰問高潮，從中央辦公廳、全國政協、全國婦聯、中央軍委，到北京市委市政府，直至首都各界大搞慰問活動，對戒嚴部隊進行安撫鼓勁。二是從 5 月 26 日陳雲出面主持召開中顧委會議開始，接著就是萬里發表書面講話、李先念主持召開全國政協會議、彭真與全國人大黨外副委員長座談，到全國各省、市、自治區黨委紛紛致電，以及工會、共青團、婦聯各組織，鋪天蓋地發表支持擁護黨中央反動亂的重大決策。看來快要動手鎮壓了。

共青團北京市委發出電話通知，要求全市各級團組織積極行動起來，發動共青團員和廣大青年，就搭設民主女神像的違法行為和敦促學生儘快撤離廣場發表呼籲和看法。

7 時 20 分，王丹在北大籌委會廣播站發表廣播演講：北大在廣場靜坐的學生將全部撤回，但這並不標誌學運的結束，「今後，要把鬥爭的注意力放在校園民主建設上，要使學生自治會組織合法化，繼續辦好民主沙龍，還要成立新的社團。」「各界都要成立自己的組織，要成立知識分子同盟、工會、農會，要尋找瓦文薩式的人物。」「今後國家的前

途不由共產黨決定，要由人民來決定。」

10 時許，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今天凌晨，公安部門在廣場附近抓走了工自聯執委沈銀漢。籌委會號召同學們立即行動起來，到北京市公安局進行抗議，展開營救活動，支持工自聯。」11 時許，近三百名北大學生打著「打倒暴政」、「抗議政府綁架工人」等橫幅到人民大學等校呼籲一起到市公安局抗議，回應者不多。次日凌晨 2 時，北大遊行學生多數返回學校。

11 時許，人民大學學生廣播站呼籲學生前往市公安局聲援工自聯，要求放人。

全國各地高校復課情況有新的進展，浙江、河北、湖北、山東、黑龍江、四川、安徽、陝西等地大多數高校基本復課，上海、天津等地有部份高校部份學生復課。各地赴京學生大部份已返校。但受空校運動影響，上海、天津、江蘇等地一些高校在校學生開始減少。高自聯派遣的「南下民主宣傳團」繼續在江蘇、上海、湖北等一些地區的高校中活動。

河南省 全省各高校大部份已復課，赴京的學生絕大部份已返回。掛在鄭州市綠城廣場的「河南學運中心」橫幅和旗幟已拆掉，學運領導者已宣佈學運到此結束，但個別高校仍有少數學生上街遊行，張貼大小字報，散發傳單，傳播消息。

吉林省 除吉林大學外，全省其他高校已開始復課，但學生情緒並不穩定。吉林大學學生協委會就復課問題開展民意測驗，90%以上的學生表示「直到北京學生復課，我們才能復課」。協委會便決定繼續罷課。

太原市 下午 3 時許，山西大學、晉中師專、山西礦業學院、山西煤大、山西經管學院等八所高校近千名學生聚在太原市五一廣場演講後，遊行到山西省政府，呼喊「紀念五卅」、「抗議太鋼公安處逮捕參加遊行的工人」等口號。經管學院學生將高音喇叭安放在一計程車上沿途廣播。5 時半許，遊行學生離開省政府去太原鋼鐵公司，尾隨圍觀民眾逾千人，7 時許分頭攔截汽車返校。

濟南市 凌晨零時許，山東工業大學四、五百名學生因對 5 月 29 日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報導該校復課不滿，認為是造謠，到山東省電視台示威，有的學生企圖衝進大院，砸掉電視台的牌子。經反覆勸說疏導，2 時許全部返校。

杭州市 浙江大學、杭州大學等高校受上海一些高校的影響，有些人策動學生離開學校，使學校成為「空校」。10 時 20 分，杭州大學學生貼出佈告，聲稱要搞「空校運動」。

上海市 市政府發出《關於恢復和維護高校正常教學秩序的通知》，各高校傳達該通知，學校負責人紛紛呼籲學生復課。

南京市 南京高自聯在南京大學貼出通告，發起學生徒步赴京請願活動，目前已有二百多名學生報名參加。該活動是南京高自聯昨晚開會決定的，南京各高校都已貼出通告，分頭組織報名，並定於 6 月 1 日上午 9 時在鼓樓廣場集合出發。該行動已通知沿途各大城市的學生，打算通

過沿途宣傳，把學運推向一個新的高潮。

臺灣 中國青年反共救國團發起百萬人「手牽手，心連心」活動，聲援大陸學運。同時，國民會議聯誼會做出決議，全體代表各捐一日所得，支持大陸學運。

---

1 何維淩獲釋後赴美留學，1991 年 6 月與新婚妻子在墨西哥旅遊時車禍逝世，時年四十六歲。盛傳這場車禍是殺人滅口的謀殺，何維淩知道太多的內情。

1989 年 5 月 31 日　星期三

北京戒嚴第十二天。進駐首都重點警衛目標區的戒嚴部隊官兵近日開始著裝上哨，進駐的單位包括首都機場、北京火車站、電報大樓、中國彩電中心、新華社等十多個單位。

鑑於廣場清場在即，為了鼓舞士氣，在前幾日總參、副總參謀長、總政副主任、總後副部長慰問的基礎上，總參謀長遲浩田、總政治部主任楊白冰、總後勤部部長趙南起今天代表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看望了戒嚴部隊官兵。

官方繼續為廣場清場製造輿論，北京市建築工程總公司等 6 家建築企業負責人發出《致社會各界呼籲書》，稱廣場凝聚著建設者的心血，必須把女神像清除出去，恢復其莊嚴優美。北京市規劃局和首都城市雕塑委員會稱女神像係違章建築，應無條件拆除。北京四十家企業負責人強烈要求政府取締非法組織工自聯。

北師大大字報《李鵬下台的意義》稱：推倒李鵬是目前運動的一個明確目標。

新華社今天所發稿件都符合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的要求，但多數是編發通訊員來稿，並非「自己的新聞」，主要有〈京郊數以萬計的農民、職工集會遊行反對動亂〉、〈首都四十家企業負責人要求取締盜用工人名義搞的非法組織〉、〈北京大學八名教授副教授呼籲：同學們，快復課吧！〉、〈國家教委召開辦公會議要求高等學校儘快復課〉、〈國務院辦公廳發言人就極少數學生在新華門前靜坐一事發表談話〉、〈戒嚴部隊近日開始在首都重點警衛目標區上哨執勤〉。

萬潤南緊急召開四通集團公司全體職工大會，就部份人大常委會委員對四通集團公司研究所徵集召開人大常委會緊急會議簽名的指責，發

表了三點意見：「一是血要熱，二是頭腦要冷，三是骨頭要硬。」公開給當事者曹思源以支持。

柴玲復出，繼續擔任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

凌晨

廣場學生廣播站廣播稱：「現有工人老哥被綁架，我們要讓市公安局放人。」

1　時，人民大學逾千名學生聚集到校門口，北大二、三百名學生到人民大學遊行，呼籲「全北京市要大遊行，聲援工人聯合會被抓的三個負責人」。

1　　時許，港支聯代表岑建勳、李偉傑到廣場指揮部，與柴玲、李錄、封從德見面。

3　時，國務院辦公廳、航空航天工業部、司法部（副部長魯堅）、冶金部（副部長徐大銓）、北航、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的領導和老師到新華門勸說靜坐學生返校。北航學生全部撤離，政法大學、北京科技大學的三十多名學生表示「絕不撤離」。新華門自 5 月 16 日以來每天都有學生靜坐，並不時有遊行隊伍經過，高呼「打倒李鵬」、「李鵬下台」等口號，這對李鵬是莫大的刺激，李鵬昨日批示：「在新華門前靜坐，是不顧大局、違犯法紀的行為。要奉勸其儘快撤離。」羅幹於是對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進行摸底後報告稱：「目前在新華門前靜坐的學生主要是政法大學、北航、北京科技大學的學生，約有六、七十人。」立即打電話通知這幾所院校的上級單位司法部、冶金部，派人到新華門前做學生的工作。

政法大學青年教師陳小平、吳仁華得知 4 月 17 日共同率領師生遊行的一位青年教師也與司法部、政法大學領導一起到新華門勸說學生撤離，不以為然。戒嚴的形勢的確讓許多人感到緊張害怕，有的重要參與者甚至已經逃離北京。

4　時許，一些北大、清華的學生打著「要抓就一起抓」、「還我工人老大哥」橫幅，到市公安局要求釋放工自聯成員。

早晨，廣場學生指揮部通過廣播表示，廣場上各種簡陋帳篷將分批拆除，代之以香港捐助的新式帳篷。按計劃，新帳篷組成十個方陣，分列於紀念碑南北兩側，北側八個方陣，搭設一百二十多個帳篷，每個帳篷可容納二十人，南側二個方陣，將搭設二百個帳篷，每個可容納五人，總共可容納約三千五百人。

上午

大會堂東門前的廣場欄杆上掛著一幅大標語：「中華脊樑寧折不彎—一批有正義感的官兵」。

李鵬修改完畢在中顧委的講話記錄稿，並簽發給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和國務院各部委。

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中央民院等校學生自治會在校內廣播和張貼《緊急通告》、《緊急呼籲》等，呼籲晚 7 時半在廣場集合，到北京市委、市政府、市公安局、公安部抗議抓人。

鄧小平、楊尚昆批准了戒嚴指揮部關於部隊進入北京市區執行戒嚴任務的實施方案。戒嚴指揮部將實施方案以命令形式下達到有進京部隊的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和空軍。

共青團北京市委即日起連續兩天召開全市高校團委書記會議，全市各區、縣、局、總公司團委書記列席旁聽，北京市委教育部領導介紹情況，何東昌講話。與會者就當前局勢和下一步工作進行了深入討論和廣泛交流，「堅定了信念，明確了工作方向」。

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稱，「目前中國毫無民主可言，讀書也沒有用處」，呼籲學生「無限期罷課」。「以後，籌委會應以兵團建制，還要通電全國統一行動」。

北京知識界聯合會主辦的《新聞快訊》刊載特約評論員文章〈紅旗不倒，正義必勝〉：「現在最重要的問題是，牢牢地守住廣場，繼續把這個最重要的政治中心掌握在我們手裏，這樣我們就可以掌握運動的主動權。……天安門已成為全國民主運動的中心和象徵，是我們最重要的陣地，是民主革命的聖地。只要廣場的紅旗不倒，人民心中的希望之火就不會熄滅，我們就會繼續對李鵬政府施加更大的壓力，迫使其垮臺。」

北京順義縣逾萬名農民、工人、商業職工、教師奉命在縣第一中學廣場召開「堅決反對動亂群眾大會」，以群眾大會的名義給北京市委市政府發出一封公開信說：「廣大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寶貴的，他們要求整治腐敗、懲治官倒、克服官僚主義、推進民主進程的願望是好的，同黨和政府的主張是一致的，也是我們農民的願望。但是，我們不贊成他們任意採取遊行、示威、靜坐、絕食的做法，這樣做不但無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容易擴大事態，給極少數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製造動亂提供可乘之機。我們希望青年學生冷靜下來，儘快復課，學好本領，成為四化建設的有用之才，不辜負黨和人民的期望。」

鄧小平等元老一致認為，萬里 5 月 27 日在上海的表態有助於儘快結束動亂，在確認了新一任中共總書記人選，確定即將召開新一屆中共中央全會的同時，也確定了對廣場進行清場的計劃。經請示鄧小平、李先念、楊尚昆，中央辦公廳通知萬里於今天中午乘專機回北京。

8　時起，一批北京和外地的學生在市公安局前靜坐示威，加上圍觀民眾有近千人。學生們舉著「要抓一起抓」、「還我工人大哥」、「打倒法西斯」等橫幅，高喊「還我同胞，還我人權」等口號，要求立即釋放沈銀漢等人。市公安局做了大量解釋說服工作。下午 4 時多，學生陸續離去。

鄧小平在家中接見江澤民，兩人閉門談話，談話內容沒有任何文字記錄，至今不為外人所知。據說江澤民不敢也不願接任中共總書記一職，一再推辭，並提出李鵬、姚依林更為合適。最後鄧小平一錘定音：「你幹也得幹，不幹也得幹！」李鵬、姚依林一貫保守，並不符合鄧小平的心意。[1]

鄧小平專門把李鵬、姚依林叫到家中談話，當面正告他們：新的政

治局常委必須堅持改革開放路線，必須維護江澤民，不要不服氣，搞小圈子，鬧不團結。鄧小平說，動亂平息以後，十三大的方針不能變，不能提「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新的常委應該有一個改革開放的形象。還說，胡耀邦、趙紫陽在使用人上都有自己的小圈子，你們新的一代領導集體要搞五湖四海，有博大的胸懷，能團結各類人。還要求新的常委在反腐敗上有所作為，以取信於民。李鵬問，治理整頓是否還要繼續進行下去。鄧小平說，肯定要繼續搞下去，但在開放方面也應邁出更大的步子，如海南洋浦開發區，應抓緊搞，不要失去機會。李鵬解釋說，這些年洋浦開發區之所以搞不起來，主要是開發思路不對頭，專案不落實。姚依林說，趙紫陽搞了這幾年，經濟上隱藏著很大的危機，內外債快到歸還期，中央財政尤為緊張。鄧小平談到常委人事安排問題，建議李瑞環進常委，說他在天津改革開放搞得不錯，雖然文化水準不高，但讀了很多書，今後在常委中可以分工管意識形態和宣傳工作。「總之在人事安排中應有改革開放形象的人，我也不一定堅持要哪一個人進常委，你們常委同志去考慮吧。」並委託李鵬向李先念、陳雲、彭真等人轉達他的具體建議，徵求意見。李鵬問，對趙紫陽如何處理。鄧小平說，不能保留在政治局，趙紫陽與胡耀邦不一樣，胡耀邦守紀律，趙紫陽不守紀律。

鄧小平刻意讓中央辦公廳將他與李鵬、姚依林的談話內容馬上向政治局委員做傳達，以後又逐漸傳達到省部一級。鄧小平的意圖很明顯，就是不能容許思想保守的李鵬、姚依林結盟以架空江澤民，背離改革開放路線。

10 時半，李鵬接到陳雲處通知，要他立即趕去。11 時，李鵬趕到陳雲處，李先念、彭真、王震、宋任窮都在，後來楊尚昆也來了。李鵬轉達了鄧小平的談話內容，特別是對政治局常委人事安排的意見。元老們一致同意趙紫陽不能保留在政治局，但對能否保留中央委員看法不同。李鵬說，趙紫陽的問題還沒有充分揭發出來，深淺尚難料定，所以處理上宜寬一些，暫時保留中央委員為好。有的元老不同意胡啟立仍保留在政治局。李鵬解釋，胡啟立遇事沒有主見，但為人品質還是好的，為團結大多數同志，特別是為了團結胡耀邦提拔的一批年輕幹部，保留胡啟立在政治局比較有利。有的元老不同意李鵬的解釋，手拿兩本宣傳自由化的雜誌說，胡啟立主持宣傳工作，對這樣壞的刊物為什麼開綠燈。元老們對鄧小平說的常委人事安排中要有改革開放形象的人表示理解，對新進常委的人選還有一些看法，未能達成共識，尚須進一步醞釀。

下午

萬里聽取彭沖關於近期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的匯報。

李鵬找北京市經濟委員會、首都鋼鐵公司、燕山石化公司和內燃機廠負責人談話，瞭解生產情況。他們對李鵬表示，組織工人遊行、組織工人糾察隊，維持社會持續，都很有把握。同時希望中央要狠狠整治官倒，以順民願。

北京大興縣、懷柔縣各有逾萬名農民、職工、教師和機關幹部奉命

參加經公安部門批准的集會、遊行，「抗議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很多參加者說是領導要求他們參加的，參加者有獎金，不參加者扣工資。橫幅和口號主要有：「堅決反對動亂」、「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同志的講話」、「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人民解放軍萬歲」、「打好三夏這一仗」。

順義縣、大興縣、懷柔縣所舉行的集會遊行，是北京市委市政府有組織、有計劃、有預謀的行動，由李錫銘、陳希同幕後操縱。當晚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報導這些集會遊行活動後，起到的恰恰是相反的社會效果，不僅學生和民眾說它假，就是中南海的一些高級幹部也認為這樣做「沒有什麼意思」。

2 時，柴玲、李錄、封從德到北京飯店與岑建勳等人商議如何處理香港龐大的捐款。封從德堅持暫不要送現款到廣場，目前廣場上學生已不多，物資供應已有香港物資聯絡站提供，花不了多少錢，廣場指揮部財政部還有六萬元人民幣，可維持一段時間。

北京市紅十字會通知廣場指揮部財政部，說收到的各界八十萬元人民幣捐款已用於救護絕食學生和廣場清潔衛生防疫，因此不會將捐款轉交，並說沒有轉交的義務。此外，海外電匯的捐款遭到凍結而無法提取，廣場指揮部財務部正與官方有關部門交涉。

5 時，學運之聲廣播站呼籲學生們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釋放被捕的工人領袖。

5 時半，萬里到李鵬處。李鵬透露了江澤民將任中共總書記的方案。萬里說，「我原來估計你會上。」萬里後來私下對一位好友說，他從來沒想到江澤民會擔任總書記。

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在國務院第三會議室召開首都主要新聞單位負責人會議，回顧總結近十天來的新聞報導、報紙版面情況，研究下一步怎麼辦。會議主持者王忍之首先傳達李鵬 5 月 27 日對在京的中顧委委員的講話，內容與李鵬 5 月 22 日對全國人大黨員副委員長講的基本相同，只有一點是新的，李鵬說在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趙紫陽、胡啟立都說這次學潮得到廣大市民、工人和幹部的同情。趙紫陽說，連他的警衛員都同情學生，所以他認為四二六社論對學潮的定性是不對的。會議一直冷場，無人發言。王忍之只好指定《北京日報》總編輯劉虎山帶個頭。劉虎山說，《北京日報》每天的版面都是在市委的具體指導下安排的，現在最大的困難是編輯記者都不願寫稿。《經濟日報》總編輯范敬宜說，今天按李鵬講話調子發了一篇社論，給學運定了性，報社內部貼出大字報批他「出賣良心」、「出賣靈魂」。他認為現在是趕快轉變立場，緊跟中央部署的時候。廣電部部長艾知生跟得很緊，現在就對有牴觸情緒的幹部進行處理，已開始搞停職檢查。《人民日報》副總編輯陸超祺、新華社社長穆青都沒有發言。王忍之最後總結講話，要求各主要新聞單位：1.要儘快增加自己的新聞、評論、文章。2.大力反映工、農、知識界擁護中央決策，反對動亂的要求和聲音。3.充分報導各地學生復課的情況。4.多發一些群眾要求恢復廣場原來面貌的意見。

晚上

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與軍司令部成員、空降兵第 43 旅、44 旅主官進一步修改完善了向廣場開進與清場的預案。

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反覆廣播一則《佈告》，呼籲學生「晚 9 時在三角地集合，去市公安局靜坐，抗議公安局逮捕工人」。9 時 50 分，三十多名學生打著一條橫幅，騎自行車前往市公安局。

8 時，廣場周圍有北京和外地學生逾千人遊行，抗議北京市公安局拘捕 3 名工自聯常委及一些「飛虎隊」成員。

9 時，廣場上的北京和外地學生數千人在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集合，然後分頭去市公安局和公安部，抗議拘捕工自聯三名常委和一些飛虎隊成員。

10 時，香港學生出面在北京飯店舉辦一個協調會議，請來高自聯、外高聯、廣場學生指揮部的一些骨幹成員，希望通過溝通交流，消除學生組織之間的矛盾、紛爭。在座者有來自香港的浸會大學教師邱延亮、岑建勳、香港專上學聯主席林耀強、浸會大學學生李蘭菊，廣場指揮部的柴玲、李錄、封從德，高自聯的王超華、梁擎暾、王正雲、程真等。會議主題除了協調三個組織的關係外，與會者一致同意明晚舉行記者會，由三方學生領袖共同露面，以平息外界關於學生組織內鬥的傳言。由於擔心在一個地方開會久了被官方監聽，後來轉移到王府飯店開會。

10 時許，在市公安局前抗議示威的學生和圍觀民眾達二萬多人。高自聯代表向公安局遞交了一份聲明。市公安局表示，明天上午 10 時與學生代表談判。

11 時許，北大籌委會廣播站說，「臺灣十萬人民遊行示威，聲援大陸學運。李登輝總統說除聲援外，其他方面也要支持。」「政府說，我們學運中臺灣特務也來了。如果這個人是搞人權的，是搞民主的，就是特務，我們也歡迎。」

上海市 大多數高校堅持上課，復旦、同濟、華東師大等幾所高校一些學運組織者反對復課，有的撕毀校方張貼的恢復和維護正常教學秩序的通告，有的譴責上課的學生為「蛀蟲」、「學賊」。復旦一些學生揚言要組織敢死隊，阻止學生上課。同濟的民主協會逐日到各學生寢室瞭解不上課學生的人數，予以公佈，給上課的學生造成很大壓力。有些學生離校回家或外出旅遊。加上空校運動的影響，復旦、同濟、華東師大都有二千到三千名學生離校。

天津市 多數高校已復課。一些高校受空校運動影響，大批學生離校回家。下午，南開學生自治會主席在校內貼出《辭職聲明》，稱：「學運取得初步勝利，樹立了大學生形象，喚起了民眾意識；改革派之所以在鬥爭中慘敗，是由於其力量弱，保守派以四項基本原則為武器戰勝了改革派；學生運動發展到今天，應主動撤退，整頓組織，搞好宣傳。」

湖北省 各高校均已復課，上課率有明顯提高，三分之一的高校上課率在 90%以上。北京高自聯組織的「南下民主宣傳團」已離開武漢前往廣州。

吉林省 全省四十二所高校已全部復課，其中三十六所已恢復正常，復課情況最差的吉林大學上課率僅為 10%，先後赴京的二千多名學生已有 95%返校。吉林工業大學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宣佈退出學生自治會。不少高校的學生自治組織已解散。

河南省　全省高校已全面復課，近半數高校上課率在　90%以上。河南大學、鄭州大學上課率為 30%。洛陽師專三百多名師生騎自行車或步行舉行「沉默遊行」，沿途用擴音器播放《國際歌》，進行募捐，打出「沉默不是屈服」、「壓抑愈狠，反抗愈強」、「於無聲處聽驚雷」等標語。

江蘇省　絕大多數高校上課率超過 50%，南京大學上課率為 20%。不少高校開始清理校內的大字報。北京高自聯派遣的「南下民主宣傳團」仍在一些高校頻繁活動。

蘇州市鐵道師範學院、城建環保學院、絲綢工學院相繼出現「空校罷課」的通告，呼籲學生從 6 月 1 日到 9 月 1 日罷課。一些院校部份學生已購買了火車票準備回家。

江西省　各高校學生基本復課。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院校收到一些從香港投寄來的宣傳品，外省仍有一些學生到江西串聯。

浙江省　　各高校均已復課。受空校運動影響，一些高校學生離校回家，上課率有較大回落。5 月　30　日以來，浙江醫科大學、浙江工學院等校不斷出現要搞「空校運動」的大字報、標語。今天中午，浙江醫科大學部份學生不聽校領導的勸說，由「空校組織委員會」召開了逾百名學生參加的「空校討論會」，對「空校」問題進行投票表決，結果以七十三票對一票通過，同時通過了《空校宣言》和《空校紀律》，聲稱：「我們空校，因為我們別無選擇，因為我們忍無可忍，因為我們知道我們的責任。為把鬥爭堅持下去，為把這場民主運動推向前進，我們空校罷課，以我們付出的代價來喚醒民眾，不達目的，絕不甘休。從　5　月 31 日起，空校罷課，直到人大開會罷免李鵬。」

山西省　多數高校已復課，但學生自治組織仍在繼續鼓動學生搞「華東師大倡議的非暴力空校運動」。太原工業大學學生自治會舉行「民主法制如何進行下去」系列講座。

貴陽市　上午　11　時許，八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遊行，到贵州省政府示威，又到市中心廣場演講。下午 5 時散去。

山東省　全省高校復課學生繼續增多，少數學生揚言繼續罷課。山東大學貼出的大字報鼓動學生罷課，稱「赴京同學不返校，山大決不復課！否則愧對同學、愧對良心！」山東師大少數人認為 5 月　29 日中央電視台報導該校部份學生復課的消息是最大的「恥辱」，說「正當全國千萬青年走向死亡的時侯，我們卻退卻了，成了死亡線上的叛徒」，並貼出大字報鼓動學生繼續罷課。

臺灣　約百萬名大中學生冒雨手牽手連成二百四十英里長的人鏈，以示支持中國大陸的民主運動。學生們揮舞旗幟，唱著愛國歌曲，由臺灣北部的基隆市沿著公路連續至南部的高雄市。該活動籌劃人說，這條名為「手牽手，心連心」的人鏈，象徵臺灣中國青年的「血肉長城」。該活動由三民主義統一中國大同盟發起。

香港　香港工會聯合會理事長鄭耀棠以全國人大代表身分與其他五名人大代表舉行記者會，要求全國人大召開特別會議。

---

1 李鵬《六四日記》一書稱：次日上午，江澤民到鄧小平家。鄧把常委和元老推薦他接任總書記的事告訴了他。後來江澤民告訴我，他感到十分意外，希望中央選擇更為合適的同志來擔任

這個重要的職務。他還說，小平同志對他說，李鵬繼續當總理，他已開始熟悉這項工作。小平同志鼓勵他，要在國家危難的時刻勇敢地挑起這副重擔，並說，李鵬和常委同志會全力支持你的。江澤民說，既然組織已作出決定，我作為一個共產黨員只能服從，並竭盡全力去做好工作，以不辜負黨的重託。江澤民提出，要合乎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選舉產生他任總書記。在此之前，他不能以總書記名義對外，可先在中央擔負一部份工作，熟悉中央的情況。

北京戒嚴第十三天。戒嚴部隊指揮部向中央政治局、中央軍委報告：戒嚴部隊全體官兵已做好從精神到物質的全面準備，只待中央軍委的命令，即可開赴廣場，進行清場。

廣場比較平靜，有各種旗幟五百多面，其中有旗、有人、有校名的約二百三十多面，共有帳篷五百三十多頂，還有一些正在搭建。留守廣場的學生逾九成來自外地。高自聯楊濤對香港《快報》記者表示，北京學生數目減少，並不表示學生撤離，而是部份院校認為留守廣場的人數應精簡一些，保持實力，每所院校最多派數十名學生已足夠，其他學生進行其他工作。高自聯對這種做法並沒有任何決議，是各校自行決定的。不過，他表示，他們不像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所說的決定，起碼堅持到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召開會議，因為形勢不易估計，很難確定何時撤離。

北京鐵路分局發表公告，外地來京學生免費乘車返校時間延至 6 月 3 日。

今天是國際兒童節，官方預定的少先隊員在廣場舉行主題隊會的活動沒有舉行。學運之聲廣播站播出給少年兒童的信，表示節日的祝賀，希望他們好好學習，為社會更美好的未來而努力，稱「廣場上的學生們正在為孩子們的明天在奮鬥」。廣場指揮部決定，今天凡是帶孩子的，可以出入廣場所有的地方，包括紀念碑基座。有不少家長帶著孩子在民主女神塑像前拍照留念，天津工業大學學生在民主女神塑像南側與一些孩子聯歡，氣氛顯得輕鬆而愉快。學生們給到紀念碑基座的孩子每人送一瓶汽水，有的家長抱小孩到廣場指揮部捐錢，學生便發給紀念品（印有高自聯圖章的手絹）。

廣場上學生的狀態顯得很疲勞，學生組織各搞各的，很難統一，難以再有進一步的大規模行動。一名高自聯負責人對記者說：「面對這種情況，廣場上學生組織上午又開會研究，確定一是要堅持鬥爭，這就要搞好組織，不打疲勞戰，並要與工人自治會緊密結合，互相支援，抗議政府的一切打擊行動。二是堅持靜坐，繼續宣傳。現在的目的已不在於得到政府的讓步和承認了，而在於表達學生的聲音。政府召開人大會議，學生就在外面表達人民的聲音，要讓全世界知道，所謂代表人民的政府和全國人大會議，並未得到學生和廣大人民的一致擁護；三是伺機撤出廣場，改用長期的、日常的方式進行不合作運動。但鑑於目前狀況，要撤就要北京學生、外地學生、工自聯一起撤，不能單獨行動。撤離後應由社會各界著名人士成立後援會予以監督，一旦秋後算帳，立即發起號召，再次進行大規模的請願和抗議。」

凌晨 1 時，逾千名學生進入新華社，呼喊「新聞自由」、「新華社，不要怕，為人民，說真話」、「反對軍管，取消戒嚴」，二十多分鐘後離去。進駐新華社的戒嚴部隊沒有干涉學生的行動。

凌晨，外高聯總指揮連勝德通過廣場廣播站發出撤退宣言。外高聯隨即召開緊急會議，罷免了連勝德職務，並成功地阻止了他召開記者會的企圖。

上午

李鵬授意，李錫銘、陳希同以北京市委市政府的名義向中央政治局提交了《關於動亂的實質》的報告，當天由中央辦公廳送給全體政治局委員。該報告對事態的判斷和估計脫離實際，把手無寸鐵的學生和民眾描繪成試圖武裝奪權的暴徒，「為此，建議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迅速果斷措施，立即平息在北京的反革命動亂。」國家安全部提交了《關於美國等國際政治勢力對我國的思想與政治滲透的報告》，當天送給全體政治局委員。這兩份報告是為即將實施的武力鎮壓提供藉口和依據。

各單位傳達中央辦公廳和國務院辦公廳的通知：（一）動員學生回校，學期考試按規定進行，對不及格者按規定處理。（二）對幕後策劃的極少數人要揭露，採取果斷的措施加以制止。（三）維護社會治安，對打砸搶分子絕不手軟。（四）加強輿論導向。（五）共產黨員在穩定局勢中要發揮作用。

首都各界聯席會議轉至北大，王軍濤將聯席會議所有工作交給王丹。周舵找到王軍濤，請王軍濤主持他與劉曉波、侯德健、高新明天開始的絕食。他們曾提出以聯席會議的名義絕食，但沒有被接受。他們絕食的理由是，知識分子應當承擔責任，而唯一可被學生接受的方式是站在他們的前面，絕食就是這樣的姿態。

《人民日報》刊登北大中文系馮鐘芸等八位教授、副教授呼籲學生復課的聯名信。《北京日報》刊登「某省師範大學三年級學生」的文章〈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並配發了編者按，該文章作者聲稱一個月內曾兩次來京，「廣場上事態發展已走向與原來願望背離的方面，

確有少數人在煽風點火。作為受著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不應受到蒙蔽。廣場上流短飛（蜚）長，令人目不暇接，可經過冷靜一想，純屬子虛烏有」。「我們外地大學生可不要被人當成槍桿使！」「請大學生們ー我同齡人自尊自重自愛，不要再做那些有損於國格、有損於自己的事了」應儘快「離京返校」。這兩篇文章在北京乃至全國高校中引起反彈，引發抗議。

近兩日，北京的報紙、電台、電視台大量發表「呼籲制止動亂」的來信或來電，這些來信來電有一共同特點：均不署真實姓名。例如，呼籲廣場上學生儘快返校的有「北京七名中年知識分子」、「北京十名市民」、「四川一黨支部」、「湖南四十四名中學生」、「北京部份少先隊員」等；呼籲儘快拆除民主女神塑像的有「北京一中年知識分子」、「東城區部份勞動模範」、「北京二十五萬建築職工」、「共和國公民（三男二女）」。這些來信來電，其實都是官方編造的，為即將實施的鎮壓製造輿論。人們對這種現象頗有微詞：既是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為何不光明正大地署上真名？目前報紙的輿論已趨「一律」。《北京日報》、《北京晚報》今天連續組織座談會，公交、城建、財貿、環衛、公安的勞動模範發言表態，堅決反對動亂。

高自聯發佈聲明：近日來，北京連續發生工人、市民被突然綁架的事件，致使參加聲援學生的愛國民主人士相繼失蹤的消息四處傳播。我們希望北京市的執法機關，特別是法院，立即著手立案偵查有關北京工自聯三人的失蹤真相，摩托車隊十一人被扣、四人失蹤，也應立即查明。要求及時、堅決地制止一切私設公堂。

在中國外交部新聞發佈會上，北京市政府發言人丁維峻提出：1.在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期間，外國記者、港澳臺記者如要在北京進行採訪，必須事先向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提出申請，經批准後才能進行。2.北京市政府令第二號第二條和第三號第二條的規定也包括不得在天安門廣場、大會堂周圍、新華門前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對北京市政府令所禁止的活動進行採訪、變相採訪、拍照、錄影，包括不得約中國公民到外國記者、港澳臺記者駐地、寓所、飯店等場所進行北京市政府令所禁止的活動內容的採訪。3.未經北京市政府批准，外國記者、港澳臺記者不得對戒嚴部隊進行採訪、拍照、錄影。4.外國記者、港澳臺記者不得通過不正當途經獲取戒嚴期間嚴禁進行的挑唆、煽動性活動的材料。5.在戒嚴期間，如其它規定與北京市政府令相牴觸的，以北京市政府令為準。6.違反北京市政府令的，由北京市政府有關部門視情節予以處理。7.對北京市政府令的解釋權在北京市政府。

英國廣播公司駐京記者麥傑思、日本《讀賣新聞》社記者大島則之在戒嚴期間進行採訪活動，受到北京市公安機關警告。

李鵬在國務院第四會議室召集三十七名北京高校校長、知識界代表、教授專家座談。在場官員有李鐵映、羅幹、王忍之、杜潤生、何東昌、曾建徽、汪家鏐、吳文昌。國務院辦公廳人員宣讀了《黨中央、國務院關於處理學潮和動亂的十條政策》，然後請與會者發表意見。這十條政策是：（一）廣大青年學生參加學潮，同極少數利用學潮之機製造動亂，在性質上是不同的。青年學生是出於愛國熱情，動機和願望是純

潔的、善良的。極少數人製造動亂，是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他們的目的是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二）廣大青年學生提出推進民主和法制建設、懲治官倒、清除腐敗、反對官僚主義，這些要求是合理的，同黨和政府的願望和目標是一致的，對黨和政府糾正失誤、改進工作起到了促進作用。青年學生的愛國熱情一定要充分肯定和堅決保護。對他們提出的合理要求和批評建議，一定要認真聽取，積極採納。（三）在學潮中，未經法定程序就上街遊行示威，乃至採取罷課、靜坐、絕食等行動，即使動機和願望是好的，但也是缺乏法制觀念的表現。黨和政府也不贊成。這樣做不利於問題的解決，反而會使事態擴大，激化矛盾，影響學校以至社會的正常生產、工作、學習、生活秩序，形成無政府狀態，給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製造政治動亂以可乘之機，使事態的發展走向廣大青年學生良好願望的反面。（四）對於在學潮中有過一些過激甚至錯誤言行的青年學生，黨和政府是能夠諒解的，不予追究。（五）在學潮中通過各種方式聲援過學生行動的各界人士和群眾，絕大多數人的動機和願望也是好的，他們不瞭解事實的真相。黨和政府是諒解的，絕不會事後加以追究。（六）對於懷有否定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的目的，蓄意利用學潮，策劃、組織、煽動動亂的極少數首要分子，對於同國外敵對勢力相勾結的極少數人，對於向非法組織有意提供黨和國家的核心機密的極少數人，必須徹底揭露，堅決依法制裁。（七）對於在動亂中趁機進行打砸搶燒等違法活動的刑事犯罪分子，在動亂中滋擾生事的流氓政治團夥，必須依法嚴加懲處，以維護社會秩序，保護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安全。（八）各界群眾和青年學生應當積極支持和協助解放軍在首都部份地區執行戒嚴任務，迅速恢復首都正常秩序，對於繼續聚眾妨礙和干擾戒嚴部隊、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執行戒嚴任務，屢經教育拒不改正的首要分子，應依照戒嚴令加以處置。（九）黨和政府將繼續同青年學生和各界人士積極進行多層次、多管道、多種形式的對話，廣泛聽取意見，交流看法，增進理解，在民主和法制的軌道上妥善解決各種問題。（十）黨和政府將堅定不移地依靠廣大人民群眾，迅速平息動亂，維護安定團結；堅定不移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和改革開放的方針，認真搞好治理整頓、深化改革，搞好黨的建設，克服腐敗現象，加強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繼續執行黨的知識分子政策和統一戰線政策，改進和加強教育工作，把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不斷推向前進。

北京市少先隊工作委員會在龍潭湖舉行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聯歡會。陳希同到會講話，稱「天安門廣場是全國人民的廣場，也是全國少先隊員、少年兒童的廣場，我們在不久的一段時間後，一定要滿足你們的願望，在廣場舉行有意義的活動。」

北京市高教局召開市屬高校校長會議，要求高校儘快復課。

北京市委決定抽調立場堅定、善於做群眾工作的黨員領導幹部組成北京市天安門廣場工作團，對在廣場靜坐的學生開展耐心細緻的思想工作，瓦解和孤立極少數製造動亂的壞人，儘快解決廣場問題。工作團辦公室設在共青團北京市委。

8　時，北大一份大字報稱北大中文系馮鐘芸等八位教授、副教授「是李鵬的寵兒」。一些人貼出聯名公開信，要求中文系主任立即解聘

這八位教授、副教授。

10 時 20 分，高自聯常委致遠（人民大學學生馬少華）等三名高自聯代表和韓東方等二名工自聯代表由數十名人民大學、北京農大、復旦等校學生陪同到北京市公安局，要求澄清日前三名工自聯常委被拘捕的真相，追究肇事者責任，釋放十一名「摩托車隊」人員。公安局表示，事先說好只與學生代表會面。韓東方等工人代表只好暫時退出。

三十多名學生打著北大敢死隊的旗子和「擁抱你勇士」、「中國政府言而無信，出爾反爾」、「反對秋後算帳」等橫幅，到石景山區法院，抗議法院審判摩托車隊成員，法院領導出面對話。

12 時，李錄、柴玲、封從德在紀念碑基座召開臨時記者會，稱「今天凌晨發生了一起試圖綁架指揮部總指揮柴玲、封從德事件」。柴玲講述經過：凌晨 4 時左右，她正在廣場帳篷入睡，旁邊有封從德。忽然衝進數名便衣，二話不說，就用毛巾緊掩住她和封從德的鼻嘴，強力捏住她的腮，幾乎使她窒息。幾經掙扎，她才有機會喊出：「你們究竟要幹什麼？就算不贊成做法，也不能用這種方式對付！」對方不予理會，強行拉扯，並威脅：「快跟我們走，可別把我們逼急了，做出後悔的事！」柴玲提出要先換件衣服，才掙脫挾持，大喊：「有人綁架！」旁邊帳篷的李錄等人趕來，不少學生被驚醒。綁架者見情勢不妙趕緊撤離。柴玲說，她認識其中一些綁架者，都是外地學生，有王文、陳偉、陳來，他們現在都下落不明。李錄說，指揮部認為這是一次有預謀有組織的綁架，由於遭到柴、封兩人的奮力抵抗和同學們的及時援助，才沒有得逞。各指揮者在廣場的住址是非常秘密的，一般人根本不知道，懷疑有學生領袖已被當局收買。被指認是綁架行動策劃者之一的王文，是絕食請願的發起人之一，他否認綁架行動有官方背景，只是不滿柴玲等人的做法，想將他們趕出廣場。

工自聯舉行新聞發佈會。韓東方說：「昨晚 10 點工自聯組織了大規模的請願，向市公安局遞交了嚴正聲明，當時市公安局回答說今天上午 10 點去聽答覆，並要求有學生代表在場。今天我們到了市公安局，卻不讓工人代表在場，只與學生代表談。」一位學生代表通報了市公安局的答覆情況。

下午

王軍濤在北大召集首都各界聯席會議成員開會，認為知識界要走到廣場絕食第一線，以鼓舞士氣。決定為帶頭到廣場絕食的劉曉波等人提供醫療、新聞發佈等幫助，動員知識分子分批接力絕食，目的是：（一）考慮到既然學生無法撤出廣場，就要想辦法維持廣場上學生的熱情，讓廣場上的行動始終有熱點，繼續維持全國民眾的關注。（二）考慮到劉曉波等都是廣受學生歡迎的知識分子，一旦加入絕食隊伍，將在學生中獲得極大發言權，這樣或許可以逐漸有機會慢慢引導學生們思考繼續留在廣場的必要性。

北京市委策劃五個遠郊區、縣的農民、幹部、職工舉行「反對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集會遊行，堅決擁護黨中央、國務院制止動亂的決策，擁護北京市委市政府為貫徹戒嚴令而採取的措施。官方統計參加

的人數是，門頭溝區十萬，通縣二萬多，房山區一萬多，延慶縣十萬多，昌平縣二萬五千人。

昌平縣官方集會遊行時，政法大學、中國石油大學、北京農學院二百五十名學生聞訊趕到縣政府示威抗議，後又到集會會場堵住北門，不讓民眾進場。官方號稱有二萬五千人參加，實際只有約六千人，進場者只有千餘人，被堵在場外的五千多人分頭聽學生們演講，造成場內開小會，場外開大會的局面，最後連遊行也無法舉行。

有人給新華社打電話揭發說，順義縣參加集會遊行的農民、職工不到五千人，卻虛報成一萬多人。參加者都是被強迫來的，農民不來扣工分，職工不來扣當月獎金；凡參加的每人發 9.9 元。橫幅、口號都由北京市委統一規定。到通縣採訪的新華社記者說，集會遊行是北京市委精心統一部署組織的，是當前開展的輿論大戰的重要組成部份，要求規模大、聲勢大，每個區縣起碼要有萬人以上參加。縣裏對各鄉各企業分配人數，由第一把手領隊；農民派車接送，每人記兩個工，工人、幹部每人發五至十元，有的單位還發毛巾、草帽等。會上會下無論幹部、農民講話統一規定要掌握三個要點：一是搞動亂的是極少數；二是廣大學生的愛國熱情是可貴的；三是廣大學生的合理要求同黨和政府是一致的。口號也規定一定要喊：「堅決反對動亂」、「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今天的集會遊行號稱二萬人，實際一萬人都不到。到昌平縣採訪的新華社記者說，昌平縣集會遊行的情況與通縣基本一樣。昌平縣民眾從 5 月 21 日就開始阻攔第 65 集團軍的進京軍列，與學生接觸也多，很多人寧願被扣工分和獎金也不參加集會遊行。

3 時，李鵬主持的北京高校校長、知識界代表、教授專家座談會繼續開會，與會者陸續發言，國務院辦公廳人員做了記錄，摘要如下：北京農大教授裘維蕃：十條政策內容很好，很必要。極少數人能發動這麼大的事使人震驚，建議由全國人大緊急制定社會治安法，非常時期應有非常法律。對官倒等不能按刑法那樣慢騰騰地處理，對動亂問題要儘快平息。中共黨員、北大無線電系主任王楚教授：原則上同意十條。有幾點意見：參加學潮和動亂的人不是廣大學生，只能說是部份學生，不能迎合那種「參加學潮才是愛國熱情」的錯誤概念。領導應與學生和各界人士對話，而不只是因為鬧學潮才去對話。學生對「一小撮」無什麼顧忌，他們主要是想保護所謂的學生領袖。一些人幾下子就把事煽起來了，其中必有文章。民盟中央副主席、北師大教授陶大庸：十條基調可以。另寫一篇社論，充分肯定學生動機是好的。第一條可以對學生多肯定一點。絕大多數不是鬧事，少部份人是胡鬧。第四、五條「不追究」很重要，大家最怕的是追究。第六條提法要慎重，界限要劃清，不要形成誤解。因為有的組織者也往往是受挑唆，上當受騙的。十條中應對反腐敗反官倒提出幾點措施，表明這次學運對政府有推動作用。中共黨員、人民大學副校長吳樹青教授：說這次動亂是背後有人挑動、指使，多數人能接受這一看法，認為動亂違背了學生的初衷，現在不知道怎麼下台。建議：第一條，對廣大青年學生不必區分「參加的」和「不參加的」。第五條，很多群眾不瞭解，擔心戒嚴是針對學生的，也不瞭解是中央內部有人支持煽動。第六條，那些背後煽動策劃的人破壞作用很大，對於參與動亂的人起來從內部揭發的人應表示歡迎。中共黨員、中

科院學部委員、清華教授張維：這次學潮一開始就鬧得很兇，不久就形成社會動亂。有些現象令人懷疑，如胡耀邦逝世後學生遊行，要求重新評價胡耀邦。按說，提出這些事情應該去找黨中央，找總書記趙紫陽，可是學生一上來就把矛頭對著政府，還指名道姓要讓李鵬總理出來接見，這就令人奇怪了。這次動亂難道能叫愛國運動？一些人不知愛的是什麼國？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所長、中共黨員、全國人大常委劉大年：這個十條對平息動亂非常重要，這場動亂超過文化大革命。第一條要坦誠地講，自我批評。黨的領導對黨風、工作存在不少失誤，腐敗現象未消除。這些問題只有李鵬同志講最合適，因為這不是今年的事，是多少年來的事。一些學生希望黨好，憂國憂民。這是這些人捲進去的原因。要專門有一條講怎麼懲治腐敗，使大多數人覺得有希望。九三學社成員、中國社科院文學所副研究員何新：這次的動亂形勢嚴峻，後果嚴重，還在發展。既有自發性，也有政治力量、海外勢力的支持。形勢這樣動亂下去，給了學生鬧事的特權。霸佔廣場是違法的，政府還要一再去勸說和解釋，法失於寬，鬧事的人反而會拿政府取笑。政府必須有一系列有力措施，否則，必然是無政府狀態。中共黨員、中科院學部委員、北大教授徐光憲：現在是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頭。教育失誤是趙紫陽造成的，政治思想亂了，學生在學校不唸書，打麻將。學生們開始是要求反腐敗、反官倒，矛頭是對趙紫陽的，黨內的根子在趙紫陽那裏。但後來鬧起事來，卻把矛頭指向鄧小平、李鵬，令人奇怪。中共黨員、北京外語學院教授許國璋：李鵬同志作為國家總理一直以穩健著稱。這一個半月以來政府樹立了一個克制典型，對使用武力可能造成的後果早就估計到了。使用武力並不困難，解放軍並不是不能進城，現在的問題是要把大多數學生爭取過來。北京工業大學副校長王以銘教授：十條政策發表時機應在廣大人民瞭解事實真相後，當前條件不成熟。懲治官倒和腐敗只能點到為止。這個十條主要是解除顧慮，建議把「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話加進去。對參加了學潮的學生在畢業分配時不受歧視，對一些過激言行不予追究等，還要要求基層也不要追究。中共黨員、人民大學教授張大力：目前急需解決的是平息動亂。不然，給什麼樣的定心丸也不起作用。現在一些學生越陷越深。每個人都應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我們誘導，人家煽動；我們勸說，人家去發動。不平息這次北京動亂，還會出現新的大動亂。一旦形成全國性動亂，那就是犯罪。十條政策是我們的善良願望，不進行揭露，動亂平息不了。似乎只要一說要愛國，就什麼壞事也可去幹了。中共黨員、北京理工大學教授秦有方：十條有利於爭取廣大學生。當前學生猶豫觀望，多數學生有個拐彎的問題。共產黨員沒有戰鬥力，在第一線的人說話腰不硬，都是帶病戰鬥。宣傳報導方面，正道消息慢，小道消息快。某些表面形式上的活動不要搞，郊區遊行沒有什麼效果。中共黨員、全國政協委員、中央歌舞劇院陳愛蓮：光區分多數少數還不行，因為老百姓不知道少數人是誰，應把少數人幹壞事的事實告訴大家，應有過硬材料。多數人是觀望的，捲進去的人也不少，實際上都是盲從。學潮發生後，領導也是拖拖拉拉，上邊什麼精神也沒有，下面無所適從。十條出來後，馬上把具體事做好，措施應是有力的。中共黨員、北大研究生院副院長趙光武教授：十條儘量不傷好人，應肯定。學生動不動搞學潮，不贊成，

正當的表達方式應該贊成。發表十條時要有揭露予以配合，對極少數人要揭露他們的實質目的。中共黨員、北京師院教授儲亞平：很多學生已變了，不是在反腐敗反官倒了，而是要打倒這個打倒那個，還要打倒政府，打倒共產黨。像這些人還要一律不予追究？黨政幹部也去遊行，還為鬧事的人出謀劃策，也說既往不咎，他們就更加肆無忌憚了。有人說什麼不是政府算我們的帳，而是我們要算政府的賬。挑動鬧事的暢通無阻，不能對他們手軟。

李鵬在聽取與會者發言後講話，根據記錄摘要如下：

少數人一再煽動、製造動亂，還矇騙一些學生搞絕食、靜坐、長時期霸佔廣場。這些人的舉動使當前情況非常複雜，非常緊急。主要有三方面的矛盾：一是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之間的矛盾，人民對一些腐敗現象有意見；二是黨內的矛盾，不僅表現在對鬧事學生的態度上，而主要是表現在要不要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要不要堅持黨的領導，要不要堅持社會主義的基本問題上；三是國外敵對勢力或明或暗地插手中國內政，煽風點火，企圖趁機使中國西化。三者矛盾交織在一起，使學潮反覆了幾次，如「四．二六」前後；「五．四」前後。當前有的人又以反對戒嚴為藉口發動少數學生絕食，繼續佔領廣場，製造了一個新的大反覆，使問題更加複雜化，捲進去的人也更多。情況錯綜複雜，處理起來難度也很大。

有的同志要求儘快平息動亂，這是有道理的。戒嚴十多天了，解放軍還到不了天安門。這種情況也只有在現在的中國才可能出現。有人說，既然已克制了十好幾天，再忍耐幾天又有何不可？要避免流血。其實，決定戒嚴，目的就是要儘快平息動亂，避免發生更大衝突，避免使更多的人捲進去，避免流血。但是少數動亂骨幹分子不是這樣想的。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要看到，關鍵還是要靠黨，黨的團結一致，黨必須發揮領導核心作用。黨內不解決問題，不但解決不了社會上問題，還會使問題更加複雜化，出現更大混亂。

黨和政府的工作，需要廣大群眾支持，黨和政府不能站在群眾的對立面。各項政策和措施，如對於打擊官倒，反對腐敗等等，執行要有一個過程，對於個別腐敗分子或案件，要堅決查辦，但一定要依法辦事，經得起歷史檢驗。

根據當前動亂情況和已經揭露出來的問題來看，有點政治鬥爭經驗的人都明白，這場動亂的後面是有組織的，有計劃的，是有人背地裏秘密謀劃的。只有黨內將矛盾徹底解決，這場動亂的實質和來龍去脈才會水落石出，讓廣大群眾看清楚。所以，當前最首要的問題是解決黨內高層領導的問題。

關於今天討論的這個文件，大家發表了不少看法和意見。總之，大家的看法和意見反映了社會上廣大群眾希望儘快平息動亂的願望。至於這幾條政策什麼時候、以什麼方式拿出來，還要經黨中央研究決定。現在在北京發生的這場動亂是建國以來最大的一次動亂，從失控情況看超過了文化大革命。執行戒嚴的部隊為了盡可能避免流血衝突，現在沒有硬進長安街。但是，為了平息這場動亂，最終是要進去的。希望大家回去繼續做好學生和群眾工作，為儘快平息動亂發揮作用。

5 時，張萬舒到新華社二編室徵求大家對目前局勢的看法。大家認

為，按照「階級鬥爭」的定向思維和政治鬥爭的一貫策略來看，眼下卻是似曾相識的老一套：大造輿論聲勢。一是由陳雲、李先念、彭真等老人講話掀起的層層大表態高潮，集中表示的是「三堅決」：堅決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堅決擁護中央決策，堅決反對動亂。二是近幾天由黨政軍領導機關、領導人帶頭掀起的各階層各單位對戒嚴部隊慰問高潮，集中鼓勵部隊為粉碎極少數人的陰謀，在制止動亂中盡到神聖的職責。在充滿報紙、廣播的這兩股輿論高潮掩護下，大批戒嚴部隊已化裝進入城區的一些重要據點。昨天播發的〈戒嚴部隊近日開始在首都重點警衛目標區著裝上崗執勤〉一稿，就是一顆信號彈；前天，公安局抓捕工自聯三名常委和飛虎隊成員，就是小試牛刀；今天播發的〈兩名外國記者違反北京市政府令受到警告〉和〈北京市政府發言人就限制外國記者採訪一事發表談話〉兩稿，又是一個信號。總之，一場大鎮壓已迫在眉睫。

晚上

北京市公安局一名負責人向約十多名工自聯代表表示，下午已釋放三名工自聯常委。

北大一張大字報提議，為了抗議《北京日報》刊登〈一位外地大學生離京時的反思〉文章，明天到《北京日報》社焚燒 6 月 1 日的《北京日報》。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廣播說：提議焚燒《北京日報》的大字報是幾個同學所寫，北大籌委會完全支持。

政治局常委召開碰頭會，原則上同意北京市和戒嚴部隊提出的清理廣場的方案。時不我待，再不清理實在不行了。但又認為，由工人糾察隊出面清場比戒嚴部隊直接清場要好，會議確定北京市和戒嚴指揮部以工人糾察隊為先導，戒嚴部隊為後盾的方式清理廣場。會議還討論了李鵬代表常委向政治局擴大會議的報告稿。

劉曉波在北師大門口發表絕食演講，「現在政府一再強調極少數極少數人，所謂的一小撮，它的所指，看來就是類似我這樣不是學生身分的人。但我想說，我是一個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我做的一切都是合理合法的。我不怕當黑手，我反而以當黑手為自豪，為驕傲，為榮光！」「我明天下午要去絕食，是由我發起的，有著名歌星侯德健」。「我們抗議以李鵬為代表的政府用非理性的、專制的軍事管制去鎮壓學生的愛國民主運動」。「我想藉這次絕食，告訴國內外的輿論，所謂的一小撮就是這樣一類人，他們不是學生，但是他們是公民，他們有權利、有義務推動中國的民主進程。」劉曉波等人將到廣場絕食的消息立即被北大、清華等校學生廣播站播出。

8　時半，又有一些學生到北京市公安局請願示威，加上圍觀民眾有幾千人，到深夜還未散去。

8　時半，高自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的負責人在紀念碑基座集體亮相，以示團結，向逾百名中外記者宣讀「三方聯合聲明」，實際上就是前天上午李錄在記者會上宣讀的撤離廣場的四項前提條件，即解除戒

嚴、撤軍、保證不秋後算帳、解除新聞封鎖，加上王超華補充的一些內容。姚曉燕介紹了廣場財務情況。封從德代表廣場指揮部倡議設立「絕食團員基金」。柴玲介紹了絕食學生的身體損傷情況，已知至少有一名學生需要換腎。王超華代表高自聯宣佈了調整後的高自聯組織結構，吾爾開希、王丹不再是常委，新的常委由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航、政法大學、北師大、中央民院、北京經濟學院、中國社科院等九所院校的代表組成。

10 時 50 分，有人在北大南門外等處散發署名「北大宣傳部」的鉛印傳單《無恥的政府》，「據悉，政府 6 月 2 日將組織各部門、各單位黨團員七十萬人大遊行，擁護李鵬、楊尚昆講話，支持戒嚴令。……這次政府搞的遊行，純屬強姦民意。……我們呼籲廣大人民團結起來，不要被政府的威脅嚇倒，堅決抵制這次遊行」。

全國各地高校復課情況繼續好轉。國家教委就「空校運動」向各地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發出通知，強調要動員各方面力量，勸導學生儘快復課，並堅決制止學生的串聯活動。

長沙市　上午，湖南工業大學、湖南師大、水電師範學院等高校七百多名學生到湖南省政府靜坐，其中二百人絕食。他們說，「省政府領導欺騙了學生，學生撤離後沒有和學生平等對話。『五色盤餐館』因聲援學生被吊銷了營業執照，四名工人自治會領袖被抓」等。聲稱抗議學校復課，只要有人上課就要絕食，學生輪換到省政府靜坐絕食一百天。有人鼓動衝擊省市公安機關，解救被抓的工人自治會領袖，製造大的影響。北京一些學生到靜坐現場演講，傳播北京最新消息。

廈門市　上午，廈門大學八百名學生打著「拋頭顱，灑熱血」、「罷課、罷考，堅持鬥爭」、「與北京同步，掀起第二個五四」等橫幅遊行。受「空校運動」影響，廈門大學　90%的學生罷課，少數離校回家。

廣州市　上午 11 時許，十多名北京學生和一名中山大學學生打著「民主自由演講團」旗幟，在廣州美術學院演講，主要介紹北京學運情況，抨擊中共領導人，圍觀民眾約二百多人。

鄭州市　河南大學學生中有兩種意見，一是堅持罷課，直到全國人大會議召開；二是再堅持一兩天就復課。上午，鄭州大學幾百名學生準備上街遊行，經勸說後放棄。下午，有幾名學生到鄭州國棉第三廠門口演講，鼓動工人和學生一起上街遊行。

長春市　晚 6 時半，吉林大學「民主倡議團」在校內召開有 6 百名學生參加的會議，十幾名學生演講，鼓動學生堅持罷課，聲援北京，把學運堅持下去。

上海市　下午，華東師大、復旦、上海交大近百名學生打著「空校回鄉團」橫幅，乘火車回南昌組織演講、遊行。

南京市　上午 9 時，由南京大學、南京師大、河海大學、華東工學院、南京農學院等十幾所院校逾八百名學生組成的「南京高校聯合赴京民主長征隊」從鼓樓廣場出發，六千多名學生送行，圍觀民眾達二、三萬人。民主長征隊成員稱，徒步赴京的目的是：沿途宣傳民主，喚起民眾；6 月 18 日抵京，掀起新的高潮，對即將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

議施加壓力。

四川省　凌晨 1 時許，四川工業學院逾百名學生在成灌公路攔車到市區時發生車禍，一名學生死亡，五人受傷。工業學院學生聞訊在校內遊行，要求與校領導對話。上午　8　時，七、八百名學生在出事現場靜坐，封鎖交通長達十小時。工業學院學生自治組織召集成都各高校學生自治組織的代表，就此事商議對策。

重慶大學等高校五、六百名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

天津市　上午，南開、天津大學等校有學生呼籲搞「不合作運動」。南開一份大字報稱：「1.抵制購買今年的國庫券；2.把銀行存款取出，摧毀李鵬賴以生存的經濟基礎；3.開展空校運動，師生都回家。口號是『李鵬不下台，我們不回來』。」大字報《激進同盟會宣言》稱：「學運到了關鍵時刻，一切願為民主自由而奮鬥的仁人志士應該站出來，團結在一起，將這次愛國民主運動進行到底。」「激進同盟會的綱領是：實現國家的真正民主化；真正實現確定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關；實行多黨制；實現新聞自由。」「當前的主要任務是將學運從低潮引向高潮。」

合肥市　晚上，安徽大學等四所高校近千名學生在市政府廣場為離京返回合肥途中墜車死亡的安徽大學學生劉玉根開追悼會。當晚，安徽電視台新聞節目播放省教委大學生管理處負責人就劉玉根死亡問題答記者問。

武漢市　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在校內舉行紀念「六．一」慘案四十二週年的集會遊行活動，有人在會上做鼓動性演講。晚上，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二百多名學生舉著「抗議中央電視台播放武漢高校復課報導」橫幅上街遊行。

杭州市　部份高校一些學生回應「空校運動」的呼籲，陸續離校外出或返鄉。浙江大學、杭州大學、杭州師範學院約四千名學生已離校外出或回鄉。

北京戒嚴第十四天。戒嚴部隊接到命令，實施廣場清場行動。

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指定新華社以通稿方式播發署名「北京市委宣傳部」的文章《認清動亂的實質和戒嚴的必要性》，各主要報紙都必須刊登。該文章稱，極少數人製造動亂早有預謀；目的就是要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和社會主義制度；極少數人製造這場動亂是周密策劃的，有國內各種政治勢力插手；極少數人採取造謠煽動等極其卑劣的手段，使事態不斷惡化；並從極少數人肆意踐踏民主法制，造成社會秩序的嚴重混亂等方面，回答了為什麼說北京發生了嚴重動亂。其實，這篇長達萬言的文章是北京市委辦公廳炮製的，卻署名北京市委宣傳部，在新華社播發通稿前，已由中宣部轉發全國各地。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這是大鎮壓的信號彈。

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的逾千名官兵頭戴鋼盔，以出操方式跑步經過北京火車站周圍的街道。這是他們首次跨出臨時駐紮地北京火車站，顯然是向距此兩公里的廣場上的學生顯示力量。美聯社報導稱：「戒嚴部隊連續第三天向學生示威，可能是一切部署就緒，準備進入廣場驅逐學生的一個跡象。軍隊上街操練是至目前為止當局發出的明顯訊號，表示政府預備鎮壓學生。」

高自聯倡導的「空校運動」對北京一些高校產生影響，不少學生離校，有的高校估計至少有二分之一的學生離校，其中有一些學生受高自聯委派到外地去宣傳。

凌晨 1 時許，第 27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分別接到進城的命令，目的地是廣場西側的大會堂。為了避開民眾的攔截，採取穿便裝、化整為零、多批次、小批量、大間隔的方式，空手徒步向大會堂行進，槍支彈藥等裝備用經過化裝的車輛運進大會堂。

凌晨 5 時許，在市公安局答應釋放三位工自聯常委後，請願示威的學生們離開市公安局門前。這些學生的請願示威已持續 8 小時之久，加上圍觀民眾，最多時人數達數千人。

上午

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等元老、政治局常委李鵬、喬石、姚依林開會，對廣場清場做出決定，戒嚴部隊指揮部今晚開始實施清場計劃，兩天完成。

北京日報刊登北京市總工會昨日的聲明。聲明稱，工自聯的所作所為，是「企圖分裂工人階級隊伍，公然破壞正在恢復的首都正常秩序的非法活動，從根本上違背工人階級的意願。」「我們強烈要求政府有關部門立即採取措施，取締上述非法組織。」

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北京科技大學等校相繼有大字報呼籲學生們到北京日報社抗議。

李鵬約胡啟立談話，動員他改變態度、立場。胡啟立比較悲觀，希望在平息學潮後離開中央，到國務院一個專業部門工作。

封從德回北大搬救兵，決定組織一批高素質的北大學生成立特別糾察隊，因為廣場秩序越來越難以維持。廣場上外地學生占八、九成，北京學生幾乎都回校休整了，只留下一些學生看護旗幟。成為廣場主體的外地學生不僅通過營地聯席會議參與決策，也要求參與運作，但由於流動性太大，許多人到京幾天後又走了，因而組織過於鬆散。北大校園都快空了，一是空校運動走了許多，二是許多學生組成糾察隊阻攔軍車、宣傳市民、到工廠發動罷工了。在北大主導召集糾察隊的羅凱雄說，已派出第 27 支糾察分隊，目前最多還能調一百人去廣場。

北京五十四所中央部委所屬高校校長奉命呼籲學生迅速返校，恢復正常的教學秩序。

下午

王任重、丁關根到趙紫陽家，說因他要求見楊尚昆談話，中央決定委託他們來談話，說中央決定最近要召開政治局和中央全會解決他的問題，要他好好考慮做個檢討。談話持續兩個多小時，趙紫陽講的比較多，他首先解釋了與戈巴契夫談話問題，接著提出不知現在中央機構是怎樣運作的？五個常委，除他之外，另一個也靠邊站了，現在開會是哪些人參加？王任重說，常委沒有改選，最近也沒有開常委會。趙紫陽說，我三天病假以後，不讓我參加工作，可以理解，讓我靠邊站也沒意見，就是將來不要說我不管事、撂挑子。我找楊尚昆也是要談這個問題。關於準備寫檢查問題，我現在什麼也不知道，到處批我，不和我核對事實，批判材料根本不與我見面就到處發。在這種情況下，檢討怎麼寫？如果將來我還有講話的機會，我認識到的問題會做自我批評的。他還講了對四二六社論的看法，5 月 3 日對青年代表的講話，5 月 4 日在亞銀的講話，以及 5 月 19 日不出席戒嚴大會的有關情況及看法。後來

強烈地提出拘禁鮑彤的事，如果認為鮑彤有什麼問題，組織上可以審查，但應按《黨章》和法律手續處理，黨組織沒有權力剝奪他的人身自由，組織部長更沒有這個權力。現在八○年代了，不能用過去搞運動的辦法了，要求王任重、丁關根向中央反映。王任重說，鄧小平對他們說了：上次處理胡耀邦的問題，國內外有些議論，這次處理趙紫陽的問題，要合乎手續，要好好準備文件，文件準備好就開會。趙紫陽認為，這簡直是很大的諷刺！其實，我早已被他們沒有任何根據地非法軟禁起來了，非法隔離起來了，早已非法剝奪了我的總書記職務，還說要合乎手續。這說明他們心虛，怕外界議論。

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在全國產業工會主席座談會上強調，維護社會穩定，是當前的緊迫任務，是大局。

李鵬邀約江澤民，共同審查他代表政治局常委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稿。

楊尚昆主持中央軍委組成人員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會議，根據政治局常委和鄧小平、李先念等元老的決定，命令一部份尚在北京郊外的戒嚴部隊於今天午夜進入市區，向警戒目標開進。

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稱：「中央軍委批准北京軍區提出戒嚴部隊以隱蔽方式進人天安門的方案。截至 6 月 2 日凌晨 3 時，已有二萬五千人進入廣場東側的大會堂、西側的公安部大院、北側天安門與午門之間，南面的北京火車站有先期從沙河到達的三千兵力，已形成四面包圍天安門之勢。」

2　時，以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北京科技大學為主的二千多名學生舉行「幽默」遊行，諷刺官方在北京郊區花錢舉辦支持戒嚴的遊行集會。呼喊「貪汙光榮，腐敗有理」、「支持腐敗，擁護鎮壓」、「鄧小平萬歲」、「李鵬萬歲」、「楊尚昆萬歲」、「恢復帝制，垂簾聽政」、「擁護李鵬，獨裁萬歲」、「戒嚴期間，奉命遊行，每人十塊，擁護李鵬」、「大戒嚴帶來大安定，大遊行帶來大戒嚴」、「跟著李鵬走，每人九塊九」、「每人九塊九，良心去餵狗」、「擁護倒退，反對前進」、「反腐敗有罪，反官倒有罪，要自由有罪」、「消滅民主，反對自由」、「擁護軍管，要求鎮壓學生」等口號，打著「問題就出在黨內ー李鵬、楊尚昆」、「《北京日報》，胡說八道」、「狗又叫了」等橫幅。4　時許到達北京日報社，焚燒刊登《天安門廣場啊，我為你哭泣》一文的《北京日報》。一名學生領呼口號：「《北京日報》，胡說八道；顛倒黑白，死路一條」、「《北京日報》，到處亂咬；與民作對，瘋狗一條」、「《北京日報》，誣陷造謠；長此下去，人民不要」。

從 2 時起，第 27 集團軍官兵身穿各式便服從駐地分批出發，沿著豐臺、蓮花池、廣安門外大街、宣武門、和平門、虎坊橋、珠市口路線，向大會堂開進。第 65 集團軍官兵扮作遊客、民工、待業青年，從駐地分批出發，沿著香山、動物園、西四、北海公園等路線，先潛入中南海，再通過地下通道進入大會堂。在沿途的公共汽車站、轉彎路口，都有人手拿報紙或扇子、香煙等做標誌引路；軍官組成的收攏組開著掛地方牌照的車子，穿梭於行進路線，收攏走散或迷失方向的官兵。有不

少官兵被民眾識破，遭到圍堵。

4　時，劉曉波、周舵、侯德健（來自臺灣的歌曲作詞家）、高新（北師大週報前主編）在廣場紀念碑基座北側宣佈開始四十八至七十二小時絕食，王軍濤主持絕食儀式及新聞發佈會。圍觀者近二萬人。他們發表了約三千字的《六．二絕食宣言》，宣稱：「我們絕食，我們抗議，我們呼籲，我們懺悔。我們不是尋找死亡，我們是尋找真的生命。在李鵬政府非理性的軍事暴力高壓下，中國知識界必須結束只動口不動手的軟骨症，以行動抗議軍管，以行動呼籲一種新的政治文化的誕生。」絕食目的是「為了抗議戒嚴和軍管」；「呼籲學生和政府以和平談判協商來解除雙方的對立」；「呼籲全社會應及時地放棄旁觀者和單純的同情態度」；推進「逐步形成民間的政治力量和對政府決策的制衡」；呼籲「政府和學生都要進行冷靜的自我反省」；「告訴國內外的輿論界，所謂的『一小撮』是有政治責任感的公民」；等等。他們在侯德健家會合準備前往廣場時，在場的李雙江（解放軍總政治部歌舞團獨唱演員）強烈要求參加絕食。周舵勸阻說，你是軍人，要殺頭的。

5　時許，王軍濤、甘陽到包遵信家，說劉曉波等人絕食引起很大震動，現在打算組織第二批、第三批知識分子絕食，接力式地把絕食進行下去，直到政府退讓，取消戒嚴令。他倆動員包遵信參加第二批，甘陽說他也參加第二批。

劉蘇里、吳仁華受王軍濤委託，調查詩人駱一禾的死亡情況。

晚上

江澤民、李鵬聽取丁關根匯報他和王任重下午與趙紫陽的談話情況，趙紫陽否認所有對他的指控，包括分裂黨等。李鵬、江澤民認為趙紫陽此次談話的態度非常惡劣。

6　時半，廣場學生廣播站廣播，要學生將廣場上不規則的帳篷拆除，到香港物資處領竹竿、帳篷，搭成統一的帳篷。

10　時　55　分，武警一輛三菱牌吉普車在西長安街木樨地衝上人行道，造成行人三死一傷。[1]一名險被撞倒的市民責問司機為何超速行駛，司機兇蠻答道：「沒有你的事！我要趕去執行任務。」目擊者說意外發生前已有多輛吉普車高速駛過。雖是午夜，出事地點很快聚集了五、六百人。不到十分鐘，多輛警車趕到，立即以繩索隔離人群與肇事車輛，肇事司機被警車帶走。不少民眾議論紛紛，說其中有文章：這輛車沒有牌照怎麼可以行駛？警察不待勘明肇事經過，就將肇事者帶離現場也不合交通事故處理規則，肯定是戒嚴部隊要進城了。於是，一些民眾不顧警察阻攔，從肇事車內翻出軍裝、地圖、報話機。這使人們意識到，軍隊正在化裝進城，真正的戒嚴將來臨。消息迅速傳開，數千名學生和民眾自發集聚，遊行前往廣場，恰好遇上一部份戒嚴部隊官兵企圖進入大會堂，立即予以堵截。中國官方事後稱，這輛武警吉普車是被中央電視台「建國四十週年攝製組」借用。

成都市　四川工學院一位學生在成灌公路上被汽車軋死，引發二百多

名學生遊行，中午抵達成都晚報社，十多名學生代表與報社對話，要求報導這一學生死亡事件是「一次有預謀、有政治背景的政治事件」，並報導學生代表與報社對話的內容。成都人民南路廣場仍有三十多名學生靜坐。一些高校出現署名「成都高校自治聯合會」的《空校運動》傳單：「1989 年 6 月 2 日，成都高校自治聯合會集體表決，全數通過了空校決議，『提前回家，提前開學』。」「就空校對這場愛國民主運動的作用來說，是為了表示堅決罷課，是對北京學運的強大支援。」

武漢市　武漢各高校　60%的學生已復課，但仍有一些學生串聯、演講。武漢鋼鐵學院四十多名學生在青山公園門口演講，呼籲武漢鋼鐵公司工人罷工，經公安機關反覆宣傳，學生陸續返校。

長沙市　各高校大部份學生未復課。在湖南省政府前靜坐的學生有三十多人，其中二十多人絕食。晚 7 時，平江縣的三十三名退伍軍人因工作安置問題，加入學生靜坐隊伍。晚 7 時至 9 時，在湖南大學廣場，湖南大學、湖南工業大學及北京、上海「空校返鄉」的學生約一千人集會演講，呼籲繼續罷課到 6 月 20 日。

長春市 晚 7 時至 10 時，吉林大學約八百名學生到鳴放宮集會，以繼續罷課和復課為主要議題進行討論，主張復課和罷課的各占半數。

鄭州市　鄭州大學逾千名學生在校內遊行，包圍校辦公樓。起因是，學生組織的「民主之聲」廣播站播出楊尚昆在軍以上幹部會上的講話，校方將廣播器材沒收。

福建省　全省除廈門大學外，其餘高校均已復課，但仍有大小字報出現。

天津市 晚 8 時半，天津大學「自由之聲廣播電台」開播，聚集了約三千名聽眾，交通阻塞。廣播的主要內容有：為廣場民主女神像進行宣傳；《北京日報》總編輯是鎮壓學運的急先鋒；于光遠支持學運。隨後有學生在校內遊行，人數最多時達二千人。南開、紡織工學院貼出公告，呼籲學生「空校」。

江蘇省 南京高校聯合民主長征隊於晚 8 時 40 分到達安徽省滁州市師範學校，江蘇省政府、教委及有關高校的幹部隨隊做勸阻工作，一百八十多名學生同意返校，七百多名學生堅持北上。南京鐵道醫學院二十多名學生組成救護隊，南京航運專科學校三十多名學生組成聲援隊，趕到滁州市，支持南京高校聯合民主長征隊。

廣東省　上午 12 時半，十八名北京學生舉著「北京南下演講團」橫幅，先後到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大演講，呼籲繼續罷課。

江西省　上海交大、復旦、同濟等六所院校約二百名江西籍學生分別到南昌市、上饒市串聯，打著「空校還鄉團」橫幅遊行，並到省政府靜坐。晚　7　時，上海交大、華東師大二名學生在江西大學演講，介紹北京、上海情況，鼓動學生爭民主、爭人權。有五、六百人參加。演講後有逾百人在校園遊行，並試圖衝占校廣播室。江西師大貼出三十多份大字報，抨擊李鵬等人，鼓動學生靜坐罷課。下午，江西財經學院十五名學生在校內宣佈絕食。

美國　美國參議院通過一項議案，警告中國政府對學生運動不得採取

暴力鎮壓。

據中國官方不完全統計，自 5 月 20 日至 6 月 2 日，中國留學生先後參加遊行、集會的約二萬多人次。其中，美國、加拿大、法國、英國、日本等國各有數千人，聯邦德國、挪威、瑞典、愛爾蘭、丹麥、荷蘭、義大利等國各有幾百人。泰國、孟加拉的五十多名留學人員也曾到使館前遊行。

---

1 香港《天天日報》1989 年 6 月 4 日報導：兩名死者身分是：王新明，女，三十六歲；田永林，男，三十七歲。傷者二十七歲，山西大學畢業生，英語教師。肇事司機係武警北京總隊五支隊司機陳福玉，男，二十七歲。車牌為：31WJ1525，WJ 即武警的拼音。

戒嚴部隊實施清場行動，當晚發生震驚世界的屠殺事件。參與的部隊包括：北京軍區的第 24、第 27、第 28、第 38、第 63、第 65 集團軍，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1 師和警衛第 3 師，炮兵第 14 師；瀋陽軍區的第 39、第 40、第 64 集團軍；濟南軍區的第 20、第 26、第 54、第 67 集團軍；直屬中央軍委的空降兵第 15 軍；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總人數逾二十萬。

上述各戒嚴部隊的進軍路線及目的地如下：空降兵第 15 軍：由南向北。該軍的第 43 旅（旅長李家洪、旅政委趙金奎）、第 44 旅(旅長武運平），在副軍長左印生、軍副政委田瑞昌指揮下，於下午 5 時從北京南郊的南苑機場出發，向廣場進發。第 26 集團軍：由南向北。該集團軍的第 138 師，在軍長佟寶存、軍政委劉書田指揮下，下午從南苑機場出發，向廣場進發。第 38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的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第 113 師（師長于承海、師政委陳錦彪），在代軍長張美遠、軍政委王福義指揮下，晚 8 時後開始在軍事博物館集結，沿著西長安街向廣場推進。第 39 集團軍：由東向西。該集團軍在軍長傅秉耀、軍政委馬盛林指揮下，第 115 師由師長張作禮率領，向東長安街上的建國門立交橋挺進；第 116 師由師長許峰率領，向廣場進發。第 40 集團軍：由東北向西南。該集團軍的第 118 師（師長郝柏棟、師政委郭景全）、直屬炮兵旅，在軍長吳家民、軍副政委高雲江指揮下，下午 3 時 35 分從首都機場出發，向東直門立交橋開進。第 64 集團軍：由北向南。該集團軍的第 190 師在副軍長劉書明、軍副政委張傳苗指揮下，從昌平縣沙河機場出發，向德勝門開進。第 24 集團軍：該集團軍的第 70 師、第 72 師和守備第 7 旅，在軍長周玉書、軍政委尹文聲指揮下，已於 6 月 2 日提前進駐廣場東側的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第 54 集團軍：

由西南向東北。該集團軍的第 127 師（師長鍾聲琴）、第 162 師（師長黃棟甲、師政委胡永柱），在軍長朱超、軍副政委張堃指揮下，從豐臺區出發，向廣場開進。 第 28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的第 82 師、第 83 師，在軍長何燕然、軍政委張明春指揮下，下午從北京延慶縣出發，向廣場開進。第 63 集團軍：由西向東。該集團軍的第 188 師(師長黃伯誠、師政委邵松高)，在軍長刁從洲、軍政委曲繼寧指揮下，6 月 3 日晚 10 時半，沿著第 38 集團軍所開闢的路線向廣場開進。該集團軍的第 187 師（師長高宗武）已於 6 月 2 日提前進駐大會堂。第 20 集團軍：由南向北。該集團軍的第 58 師、第 60 師，在軍長梁光烈指揮下，從北京大興縣出發，向廣場開進。第 27 集團軍：該集團軍的第 79 師（師長黃高成、師政委刁九建）、第 80 師（師長林壽山）、直屬高射炮兵旅（旅長車成德）、直屬工兵團（團長高永德）、直屬通信團（團長程德舟），在軍長錢國梁、副軍長黃信生指揮下，已於 6 月 2 日提前進駐大會堂。第 65 集團軍：該集團軍的第 193 師（師長王勤、師政委張常青）、守備第 3 師，在軍長臧文清、軍政委曹和慶指揮下，已於 6 月 2 日通過地下通道提前進駐大會堂。第 67 集團軍：由東向西。該集團軍的第 199 師（師長李鳳龍、師政委楊玉文），在軍長吳玉謙、軍政委杜鐵環指揮下，從北京通縣出發，向廣場開進。[1]

凌晨

戒嚴部隊按既定的清場計劃向警戒目標開進，由於昨晚武警吉普車在長安街軋人事件已引起人們警覺，大批學生和民眾在通往廣場的各路口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戒嚴部隊行動受到阻礙。

零時至 1 時許，廣場上高自聯、工自聯廣播站，以及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等校學生廣播站先後發出緊急呼籲：戒嚴部隊開始大批進城，或乘坐軍車，或乘坐其他車輛，或著便服，或列隊跑步，以多種方式廣場進發。現在事態萬分緊急，請師生們、市民們立即行動起來，到各主要交通路口設置路障攔截。

3 時，第 27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進入大會堂的官兵近兩萬人，還有數千名官兵散落在沿途各處，被民眾包圍無法脫身。

3 時 40 分，第 24 集團軍數千名官兵在東長安街王府井路口一帶遭到逾萬名民眾攔截，強行突進數次未成功，只好就地坐下休息待命。軍民雙方未發生流血衝突，只是互相推擠。民眾很友善，只是勸說官兵們後退，不要前往廣場鎮壓學生，並不時提醒官兵們不要著涼。官兵們說，軍隊入城只是保護市民，但民眾稱市民很安全，無需軍隊保護，並解說學生爭取民主是愛國行動。

這些第 24 集團軍官兵均上著白恤衫，下著軍褲，沒有攜帶武器。大約十人一橫列，手挽手向前推進。起初，由於阻截的民眾較少，推進得相當快，後來民眾越聚越多，推進速度逐漸減慢，以致完全停止。民眾高呼「反對！反對！」，有的高唱《國際歌》，有的含淚質問：「你們來幹什麼？」「你們上前線，我們全力支持，但不能去鎮壓學生！」「人民的軍隊，要站在人民的一邊！」民眾將路過的公共汽車全部截停作為路障，齊聲大呼「回去！」「回去！」在民眾規勸下，官兵有的面

無表情，也有的情緒激動，表示「絕對不打群眾」。

拂曉前後，一批批學生和民眾呼喊著奔赴建國門、復興門、朝陽門、永定門、宣武門、木樨地、曹各莊、車道溝、公主墳、新街口、西單、王府井、南河沿、六部口等幾十個路口，設置路障，攔截軍車。朝陽門約五百名軍人被包圍；曹各莊附近十二輛軍車被攔截；永定門橋頭有軍車被攔截。西長安街上，燕京飯店前有軍人被盤查；木樨地有軍車車胎被扎穿；六部口、橫二條一帶有軍車被攔截，軍人被圍困；電報大樓前軍車輪胎被扎穿，被隔離墩圍住。在新街口，一輛電車斜橫在馬路上，堵住了一輛由北向南開的、坐著數十名戒嚴部隊官兵的大客車，官兵們清一色平頭、身穿白襯衫、綠褲子。大客車兩邊圍滿了民眾，一片憤怒的抗議聲，官兵們不敢下車進行解釋。

清晨 5 時許，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宣稱，「我們勝利了！瞧，學生和市民連成一體！」

清晨 6 時 15 分，約六十名學生在新華門前展示戒嚴部隊官兵的軍帽、軍靴等物品。

清晨 6 時半，中央電台播放了全國人大常委會辦公廳發言人的談話，稱在目前混亂情況下，6 月 20 日左右如期召開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完成預期任務是很困難的。

上午

7 時，數萬名學生和民眾集聚在西長安街上，在首都電影院附近，三輛大客車被圍困，輪胎被放了氣，車中坐著穿便裝的軍人。在前方不遠處，有四輛大客車，輪胎也被放了氣，車中坐著穿便裝的軍人。在西單路口，一輛大客車被圍困，車中坐著數十名官兵。有兩輛裝載槍支彈藥的大轎車被圍困，一輛在六部口東南的北新華街路口，車輪被扎破，窗玻璃被砸碎，機槍被架在車頂上展覽。另一輛在西單路口以東二百米處，車後貼著一副標語：「這就是李鵬鎮壓人民的新式武器」，車頂上架著一支衝鋒槍。這些戒嚴部隊的車輛都是在凌晨零時左右被攔截的。

7 時過後，一大堆軍械堆到廣場學運之聲廣播站帳篷外展覽，包括鋼盔、菜刀、匕首、槍支彈藥。北大學生張華傑跑到絕食團廣播站，說他帶領的糾察隊也搜集了一大堆槍支彈藥，擔憂是軍人故意丟棄的，因為民眾並沒有怎麼衝擊軍人。封從德囑咐他儘快將武器彈藥交給公安局，不讓政府找到鎮壓的藉口。後來張華傑回到廣場指揮部，說公安局起初不接收武器彈藥，經再三要求終於收了，開具了一張收據，列了清單，蓋上北京市公安局的大紅印章。

從虎坊橋到陶然亭，有二十一輛軍車被民眾包圍。民眾問官兵屬於哪個部隊，官兵都不說；問進城幹什麼，官兵也不說。民眾指著車上的衝鋒槍詢問是不是裝著子彈準備對付老百姓，一名軍人拉開槍栓，槍膛是空的。從建國門到東單沿線，數千名戒嚴部隊官兵被學生和民眾分割包圍，一些民眾譴責官兵不該與人民對抗。直至中午，被攔截在府右街南口、正義路北口、宣武門、虎坊橋、木樨地、東四等處的戒嚴部隊官兵仍未能脫困。

9 時，《經濟學週報》副總編輯高瑜出家門後，被秘密逮捕，原因是她參與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的聯名信一事。高瑜的家人以為她在六四屠殺事件中遇難，曾到每一家醫院尋找，沒有結果。一直到後來在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文件中發現有多處印有「據高瑜」字樣，才知道她被秘密逮捕了。[2]

王軍濤、劉蘇里、吳仁華乘車去北大，特意到新華門一帶觀察，看到了被攔截的軍人和彈藥車，但並沒有意識到當晚會出現開槍鎮壓的情況。

香港專上學聯主席林耀強到廣場指揮部，建議廣場指揮部以增設副總指揮的名義，吸收高自聯、外高聯成員加入廣場運作。

中午，廣場指揮部成員召開例會。李錄說，各路傳來的消息都很緊張，都說戒嚴部隊已開始行動。他為了安定廣場上學生的情緒，守著廣播站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貝多芬的第九交響樂《歡樂頌》。

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議部份成員王軍濤、王丹、老木、甘陽、劉蘇里、邵江、楊濤在北大二十九樓聚會，另有吳仁華、邱延亮等在場。與會者沒有提到當天會發生武力清場的事情，只是覺得廣場有些失序，必須派遣一支特別糾察隊。吳仁華主動表示立即回政法大學組建特別糾察隊。

下午

高自聯在北大賽萬提斯塑像所在的草坪開會，針對急劇惡化的局勢，做出一項決議，要求各高校學生自治會各自動員二千名學生趕赴廣場增援。北大籌委會特意準備了八百件印有「北京大學」字樣的白色 T 恤，提供給趕赴廣場增援的北大學生使用。

北京市委市政府發出緊急通知，要求各單位立即行動起來，支持、配合解放軍、公安、武警執行戒嚴任務。

1 時許，在六部口被圍困的槍支彈藥車周圍聚集著數千人，幾名學生站在展示著一挺機槍的車頂上，不時打著「V」型手勢，用帶刺刀的步槍挑著鋼盔向人們展示。

2 時，中共當局考慮到六部口的槍支彈藥車直接威脅到中南海黨和國家首腦機關的安全，決定出動軍警驅散民眾，搶奪槍支彈藥車。2 時 10 分許，逾千名部隊官兵和防暴警察封住六部口十字路口，向人群連續施放十多枚催淚彈，並用橡皮子彈、電警棍、射釘槍驅散數千名民眾。學生們打著旗幟向前衝，阻止軍警的行動，民眾高呼「法西斯」、「李鵬流氓」等口號跟隨學生。防暴警察組成人牆掩護，兩輛大客車內的槍支彈藥被轉移到警用麵包車，在警笛呼嘯聲中突圍而去。不少民眾在軍警搶奪槍支彈藥的過程中受傷。北京第二醫院外科急診室有十一名傷者，一名十九歲女學生右腿被炸傷十多處，幹部王長剛的左膝被射釘槍的釘子扎入五釐米深，一名北京第二建築公司的工人被橡皮子彈擊昏，一名婦女被打得下身大出血，商業部幹部寧火炬頭部縫了五針。北京急救中心有八名傷者，外科主治醫生聶星對新華社記者說，這次防暴警察打人的手段太狠，一般使用電警棍只能擊打臀部、胳膊等處，這次多數是擊傷頭部，幾名受傷者顱骨破損，一人神志不清。

參加搶奪彈藥車的軍警來自於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西城區公安分局、警衛第 1 師陸海空三軍儀仗大隊。另有約三千名第 65 集團軍官兵從大會堂西門出來，準備參與搶奪彈藥車的行動，但遭到逾萬名民眾的阻攔，就地坐下待命。在場維持秩序的山東大學學生潘強遇到一對裝扮成年輕夫婦的公安便衣，自稱是校友，看了他的學生證，導致他後來成為北京市公安局在山東內部通緝的兩名學生之一，被捕後關押在秦城監獄。

3 時 15 分，北京測繪出版社職員鄭魯濱在大會堂南側看見一群戒嚴部隊軍人用武裝帶猛力抽打學生和市民，便衝上去搶救一位被擊倒在地的老人，因此也遭到毒打，頭部被軍用鋼盔擊破，血流如注，白色襯衣幾乎全被鮮血染成了紅色。

4 時，喬石在中南海召集緊急會議，研究廣場清場問題，李鵬、楊尚昆、李錫銘、秦基偉、洪學智、劉華清、陳希同、遲浩田、楊白冰、趙南起、周依冰、羅幹與會。與會者一致認為，當前形勢十分緊急，軍隊已與暴徒發生了正面衝突，不能再給他們以喘息的機會。今天如不及時採取行動，明天是星期日，將有更多的人進入廣場，清場將更加困難。會議決定：（一）今晚 9 時起，戒嚴部隊、武警部隊開始平息反革命暴亂，公安幹警配合。（二）戒嚴部隊於明天凌晨 1 時抵達廣場，6 時完成全部清場任務。（三）戒嚴部隊一定要堅決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決不能耽誤或拖延時間。（四）部隊開進途中，任何人不得阻攔。如遇阻攔，戒嚴部隊可以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五）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特別是北京電視台、北京電台要向全市人民作不間斷廣播，發佈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同時，在廣場進行重點廣播。

會議結束後，李鵬把今晚清場的決定通報了江澤民、姚依林、宋平、萬里等人。他們都一致表示同意。楊尚昆向鄧小平匯報今晚的清場方案，獲得批准。

5 時，戒嚴部隊指揮部下達緊急命令，各戒嚴部隊按清理廣場的行動方案立即組織部隊在晚上 9 時開始向天安門開進；要與地方政府、公安、武警密切協同，共同執行戒嚴任務；採取一切手段及時排除障礙，如遇到阻攔，採取堅決措施。

5 時許，新華社接到《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要求立即播發，中央電台、中央電視台要在當晚 6 時準時播出。

《戒嚴部隊指揮部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中國人民解放軍奉命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執行戒嚴任務，履行制止動亂，維護首都社會安寧的神聖使命，得到了各級政府和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但是，近日來，極少數人製造謠言，惡意醜化、攻擊戒嚴部隊，用極其惡劣的手段，挑撥人民群眾和戒嚴部隊之間的關係，煽動一些人砸堵軍車、搶奪武器，毆打幹部戰士，盤查、圍攻軍人，阻攔戒嚴部隊的行動，蓄意製造事端，擴大動亂。極少數人的這種嚴重違法行為，引起了各大人民群眾和部隊官兵的極大憤慨，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

我們鄭重宣告：任何人不得以任何藉口非法攔截軍車，阻攔、圍攻

解放軍，妨礙戒嚴部隊執行勤務。軍隊行動時間、方式、著裝均屬軍務，任何人不得干預。我們堅決執行國務院戒嚴令和北京市政府一、二、三號令，如果有人不聽勸告，一意孤行，以身試法，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強行處置，一切後果由組織者、肇事者負責。希望北京市的廣大人民群眾嚴守戒嚴令的規定，支持軍隊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的行動。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5 時許，在豐臺區集結待命的第 27 集團軍高炮旅奉命經鐵路輸送到北京火車站。傍晚，全旅八百餘人全部運抵北京火車站，隨後向公安部徒步行進，晚 8 時在東單一帶受阻，次日凌晨奉命在東單體校集結待機，配合兄弟部隊對廣場進行清場。

陳希同受國務院委託，在第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上所做的《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中稱：「(1989 年 6 月 3 日)下午 5 時許，非法組織高自聯和工自聯的頭頭在天安門廣場分發了菜刀、匕首、鐵棍、鐵鏈子和帶尖的竹竿，聲言抓住軍警就要往死裏打。」這番話純屬編造。當時政法大學青年教師吳仁華帶領的特別糾察隊擔負著保衛劉曉波等四位絕食請願者和保衛廣場學生指揮部的重任，都是赤手空拳的。晚 6 時許，一群民眾給特別糾察隊送來一名身穿便衣進入廣場的戒嚴部隊軍人，後來被安排用救護車送出廣場。北京衛戍區警衛第 3 師副團長黃小平中校穿便裝到廣場和長安街實地勘察部隊開進路線，被民眾識破身分抓獲，也被廣場學生指揮部安排送出廣場。

晚上

由於絕食者侯德健的高知名度，引來成千上萬的慕名者，集聚在紀念碑基座北側，不時地形成一波波洶湧的人潮。

6 時許，下班時刻，長安街上擠滿了人，大家都心照不宣地來觀察動靜。廣大民眾、學生顯然不能理解戒嚴部隊進城的行動，瀰漫著一股強烈的對抗情緒。到了傍晚，氣氛越來越緊張，廣場上學生組織和工自聯的廣播站不斷廣播軍民發生衝突的消息。

6 時半，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聯合發出《緊急通告》：「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要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自己負責。」該通告通過電台、電視台和廣場上官方廣播系統，進行了持續數小時的反覆廣播。與此同時，北大、人民大學、北師大、清華、北航等校學生廣播紛紛緊急呼籲人們趕往各路口和廣場支援。

許多民眾在聽到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後，知道情況緊急，趕往廣場及各路口聲援。在木樨地一帶聚集了幾千人，都是聽到緊急通告後自發而來，不是有組織的隊伍。

6　時半許，大會堂西側的道路上擠滿人群，一支頭戴鋼盔的戒嚴部隊被圍坐在地上，許多民眾向士兵講述北京近況，說明根本不是動亂。只有十八、九歲，多是來自農村的士兵雖然一聲不吭，但顯然都在用心地聽。一男學生用手提喇叭呼喊：「誰需要仁丹？」一女學生提著一包仁丹走到士兵群中，一一分發。

7　時許，廣場學生指揮部舉行記者會，李錄主持。柴玲發言譴責軍警使用武力傷害學生和民眾，號召大家要不畏強暴，繼續堅持以和平方式抗爭到底。吾爾開希號召所有的北京民眾在這個關鍵的時刻要堅持像以往一樣，與廣場上和平請願的學生站在一起，共同接受歷史性的嚴峻考驗。同時希望記者要履行自己的神聖職責，堅守工作崗位，為歷史留下真實的記錄。

7　時半，廣場學生廣播播出高自聯的兩項通知：一是為抗議軍警打傷許多學生和民眾，晚 9 時舉行全市大遊行，希望各校組織好隊伍；二是天安門民主大學明天正式開學。這時，一架軍用直升機從毛主席紀念堂上空經過。從民眾的情緒和高自聯的兩項通知，可見學生和民眾都未意識到今晚要發生屠殺，沒有思想準備。

7　時半許，在前門地鐵站出口處陸續走出一批穿白襯衫、綠褲子的年輕人，三三兩兩混入人群，每人提著一個統一式樣的行李包。這些官兵奉命以分散的形式進入大會堂，並沒有引起注意，沒有發生圍堵的情況。

8　時許，長安街上華燈齊放，除了那幾輛被堵的軍隊車輛外，並沒有其他車輛，湧向廣場的人流卻更多了，廣場上人山人海。同時，在大會堂西側待命的戒嚴部隊官兵全部撤回大會堂，學生和民眾興奮高呼：「這是我們的勝利！」

8 時 10 分，穆青、郭超人、南振中為羅幹、曾建徽批示發來的一篇新聞〈一輛被圍困的武器裝備車安全轉移〉而發愁，他們認為這篇新聞稿已經片面到說假話的程度，根本沒提發射催淚彈使一些民眾受傷的情況。

8　時半許，軍用直升機在長安街和廣場進行空中偵察，為戒嚴部隊的開進作準備。一名學生氣喘吁吁跑到廣場學生指揮部報告：西邊軍隊大院人滿為患，正在整裝待發。柴玲立即讓廣播站通知學生回校召集人馬來保衛廣場。

8　時半，新華社前線記者打電話回新華社說，各路大軍向廣場挺近的行動已開始，西路　38　軍先頭車隊到達公主墳，遭到人山人海的阻攔，雙方正展開磚頭石塊的大決戰。穆青長歎了一口氣說：「最不願意看到的情景還是出現了，但願不要動槍。」

9　時，柴玲帶領廣場上學生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

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真正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受一小撮陰謀家的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中喪生，我宣誓：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保衛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生命戰鬥到只有一個人。」

9 時許，北大籌委會貼出《公告》稱：「學運處於低潮，要組織民眾宣傳車去宣傳。」人民大學等校學生廣播站反覆呼籲學生和市民去圍堵軍車。

9 時，第 38 集團軍部隊在公主墳遇到了民眾用汽車、交通隔離墩等組成的第一道防線。開路的武警防暴隊，面對成千上萬不退卻的群眾，發射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以示警告。

9 時 10 分，北京軍區前進指揮部由軍區司令周衣冰、軍區政委劉振華率領，由武警北京總隊五支隊八中隊（防暴中隊）二十七名防暴武警護送，從西山的軍區機關大院出發。9 時 55 分許，行至五棵松路口，遭到逾萬名民眾圍堵，強行突圍。10 時 10 分，抵達目的地–西長安街上的軍事博物館。

9 時半，在軍事博物館前集結完畢的第 38 集團軍開始沿著西長安街向廣場挺進。第 112、113 師和炮兵旅並肩前進。數以千計的學生和民眾頑強阻攔，武警防暴隊發射催淚瓦斯，揮舞警棍驅趕，部隊數次朝天鳴槍示警，但學生和民眾毫無懼意，堅持不退。軍民相互投擲石頭、汽水瓶子。

9 時 55 分，第 38 集團軍第 112 師的裝甲車隊從南郊的東高地出發。東高地位於豐臺區，是北京軍區裝甲兵部隊的基地，處在空軍的南苑機場附近。第 112 師裝甲車隊擔負著為主力部隊破障開路的任務, 並將在廣場清場行動中發揮裝甲車的威懾作用。第 112 師副師長佟喜剛擔任裝甲車隊的最高指揮官，北京軍區裝甲兵部副部長解雙喜作為上級機關派遣的「監軍」，與佟喜剛乘坐同一輛裝甲指揮車，共同負起指揮的責任。

9 時 55 分許，北京市政府和戒嚴指揮部發佈第二份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當前北京的事態已十分嚴峻。極少數暴徒大肆製造謠言，煽動群眾，公然污蔑、圍攻、毆打和綁架解放軍戰士，搶奪軍火武器，圍堵中南海，衝擊人民大會堂，並企圖糾集各種勢力，隨時可能製造嚴重的暴亂。為了維護首都的社會秩序，保護廣大人民群眾，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決不能置之不理。為此，全體市民要提高警惕。從現在起，請你們不要到街上去，不用到天安門廣場去。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以保證你們的生命安全，避免遭受不必要的損失。如有違背者，一切後果自負。特此通告。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1989 年 6 月 3 日

這項緊急通告明白無誤地發出了鎮壓行動即將開始的訊號，但廣場上依然人山人海，數以萬計的民眾像往常一樣，開心自在，歡度著盛大的節日。自從 1949 年以來，整整四十年了，民眾深受獨裁專制統治的

壓抑，難得有一個公開而盡情地釋放情緒的機會。此時，人們或是興致勃勃地觀賞民主女神塑像，或是簇擁在紀念碑基座北側，有節奏地呼喊著：「侯德健，出來！侯德健，出來！」渴望一睹著名作曲作詞家侯德健之風采。

10 時，天安門民主大學按計劃在民主女神塑像下舉行開幕典禮，柴玲剪綵，張伯笠宣佈開幕，馬少方、老木、趙瑜致賀詞。11 時半，最後由名譽校長嚴家其演講。

10 時，新華社軍分社社長劉回年到穆青辦公室說：「最高層已下命令，鳴槍示警，鎮壓暴徒。」穆青等人一聽，面面相覷。

10 時許，第 38 集團軍車隊經過五棵松路口，向街道旁民眾開槍，行走在路口西南方人行道上的中國航天部二院 283 廠工人宋曉明中彈，送到解放軍 301 醫院不治死亡，年僅三十二歲。他是已知的第一個六四遇難者。解放軍 301 醫院外科主任蔣彥永在 2004 年 2 月 24 日致全國人大全國政協兩會的公開信中透露，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從 10 時到半夜 12 時，301 醫院急診室接收了八、九位槍傷的民眾，其中七位因搶救無效而死亡。醫生們發現軍隊使用了國際公法禁止的開花彈。

一名北師大學生乘坐市民騎摩托車從木樨地回校，一進學校西北樓就痛哭著說軍隊開槍殺人了，市民與學生在冒死阻擋軍隊前行。北師大學生王德邦決定帶北師大學生去廣場聲援，通過學生自治會廣播呼籲學生集合，去廣場聲援。很快聚集了逾千名學生，王德邦帶領出發。

10 時 16 分，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布措辭更為嚴厲的第三項緊急通告，全文如下：

6 月 3 日凌晨，部份解放軍戒嚴部隊奉命進城，保衛重要目標。由於極少數人造謠煽動，挑動一些不明真相的人在市內多處路口設置障礙，使部份進城部隊受阻，解放軍戰士保持了極大的克制。在混亂中，一些暴徒、流氓地痞、打砸搶分子乘機擴大事態，他們公然毆打、侮辱、綁架解放軍戰士，不僅打傷一些戰士，毀壞一些軍車，甚至肆無忌憚地搶奪軍用物資、武器。由於一些路口設障，還造成市內多處交通堵塞。這種公然違反戒嚴令的無法無天行徑，引起了廣大市民的憤慨，強烈要求採取強有力措施，絕不能讓他們認為政府軟弱可欺，對極少數暴徒絕不能手軟。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

（一）解放軍奉命到北京執行戒嚴任務，是為了制止動亂，維護首都安定，恢復正常秩序，完全是為了保護人民群眾利益，決不是針對廣大群眾和學生的。廣大市民對此已經越來越理解。請各界人士和群眾積極支持解放軍部隊執行戒嚴任務。（二）在這場關係到國家和民族前途命運的嚴重政治鬥爭中，解放軍部隊一定按計劃執行戒嚴任務，任何人不得阻擋。如遇阻擋，戒嚴部隊將採取各種自衛措施和一切手段予以排除。（三）全市人民要顧全大局、堅守崗位，遵守戒嚴要求，不要聽信謠言，不要圍觀，自覺維護首都治安和社會秩序。（四）對於打、砸、搶、燒、破壞治安等一切違法犯罪活動，對於所有暴徒，一定要堅決打擊，嚴加懲處。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1989 年 6 月 3 日

這項緊急通告儘管殺氣騰騰，但並沒有嚇唬住所有的民眾，反而將許多原先不知局勢急劇惡化的民眾從家中或工作單位召喚到了廣場，決心與學生生死相依。

晚 10 時起，廣場及長安街的形勢遽變。10 時半許，很多學生聚在廣場西北側的一個帳篷前，說是從木樨地剛剛運下來被部隊開槍打傷的傷患，廣場不時聽到人們喊有傷員送來，北京急救中心的救護車出現在廣場，拉上傷員就往廣場西南方開，也不鳴笛。

在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後不久，大批警察和武警嚴密封鎖了居住著大量港臺和外國記者的北京飯店，只許進不許出，警告所有的住客只能待在房間，不許到陽臺觀看、拍攝，否則，人身安全無法保障，一切後果自負。中共當局是擔心戒嚴部隊屠殺的真相暴露。

電報大樓西邊，兩輛公共汽車橫排在長安街上熊熊燃燒，封住了整個機動車道。一名新華社記者說，他從萬壽路一直尾隨戒嚴部隊推進，只要一槍響，就立即臥地，每次槍響後，總有流血，其中木樨地的傷亡人數最多，部隊開進也最困難。過了木樨地，開路的武警防暴隊挨石塊最多，受傷程度最嚴重。

約八十名頭戴鋼盔的官兵手中橫持著一根金屬棍棒，排成人牆擋在新華門前。幾十位市民在憤怒地斥責，有的還扔小石塊。官兵們一言不發，臉上毫無表情。一位市民說，剛才有學生將一名受傷軍人送到新華門，想將其送入新華門內，官兵們即刻子彈上膛，大聲制止，將他們轟了出來。

10 時 10 分許，成千上萬民眾在北蜂窩一帶組成人牆阻擋部隊，雙方相隔約二十、三十米對峙。最先，部隊官兵用衝鋒槍、步槍對天鳴放，隨後，前面兩排士兵半蹲半跪，後面幾排士兵站立，槍口直接對向民眾隊伍。在持續對峙中，人群中不斷有人扔石塊，部隊有人在人群面前開了槍。槍聲響起，上萬名市民開始像潮水般地退向木墀地橋。退卻中，擁擠的人群被自己設的路障阻隔，一些人被踏傷．擠傷。這時時間是 10 時 30 分許。上萬名市民意識到是真槍實彈，開始潮水般地退向木樨地橋。

10 時半，新華社前線記者打電話回新華社說：38 軍先頭部隊到了木樨地，受到人山人海和各種路障的阻攔，開槍了。此後，家住皇亭子和中央電視台的新華社職工不斷來電話說，在木樨地一帶，軍人端槍向手無寸鐵的群眾掃射，傷亡慘重，新華社職工家屬中就有九人受傷，有的是在路邊觀看，有的是下夜班路過，沒有一人參與攔堵軍隊。穆青神情痛苦地說：「今夜，是中國歷史上最黑暗的一夜！」郭超人接著說：「歷史將不會忘記這一夜！」

10 時半許，第 38 集團軍抵達木樨地。從 9 時半開始，民眾就已經把三輛無軌電車橫著攔住木墀地橋，路邊堆了許多被砸成碎塊的水泥磚。幾十名武警防暴隊員手持盾牌、木棒衝上橋頭，遭遇民眾投擲的雨點般的碎磚頭，難以招架。士兵們一排排衝上橋，呼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對著人群開槍，不少人中彈倒下。槍聲響時，民眾趴下，槍聲停止，民眾起立；部隊前進一段，民眾後退一段，高喊「法西斯！」「流氓政府！」「殺人犯！」

約十分鐘，第 38 集團軍通過了木樨地橋，抵達第 22 號部長樓和 27 號樓之間的木樨地地鐵站一帶。民眾退到大街兩側的街心公園和樓房之間，以樹叢、建築物為掩體，不停叫罵「法西斯」、「殺人犯」、「土匪」，有人扔石塊。官兵們一邊推開燃燒的電車、清除路障，一邊用密集的槍聲向抗議者射擊。哪裏有叫罵聲，就向哪裏掃射。這一刻，約上百名民眾倒在血泊中，大部份立刻被其他人用各種方法送往附近的復興醫院、郵電醫院。

第 38 集團軍殺紅了眼，不僅射殺街道上攔阻者，射殺躲在路旁高聲抗議者，甚至端槍向居民住宅樓掃射。凡是有人投擲什物或呼喊抗議口號的居民樓，甚至連只要亮著燈的居民樓，都遭到開槍掃射，居住著大量中共高級幹部和中共元老遺孀、素有「部長樓」之稱的第 22 號樓也未能倖免，從木樨地到全國總工會約五百米路段的兩旁建築物火星四濺。目前已知第 22 號樓有兩人被打死，多人被打傷。住在該樓八層的最高人民檢察院副檢察長關山復的女婿尹敬，當時去廚房喝水，剛打開燈，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部身亡。住在該樓十三層的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離休副部長李初梨家的老保姆，被子彈擊中腹部死亡。在第 22 號樓對面的一排居民樓裏，中彈者更多。

木樨地是民眾傷亡最慘重的地點。北京醫科大學應屆畢業生王衛萍從家中趕赴木樨地，在密集的槍彈中奮不顧身地搶救受傷者，給一個個倒在血泊中的受傷者包紮傷口，被戒嚴部隊開槍射殺，年僅二十五歲。許多醫務人員和民眾在屠殺發生後，在槍林彈雨中自發地搶救受傷者，付出了血的代價。

從木樨地橋頭開始，槍聲再也沒有停過。為了保護廣場上的學生，民眾們仍然不願散去，總是與戒嚴部隊保持二、三十米距離，不肯退得更多。11 時許，裝甲車、軍用卡車成列通過木樨地，向廣場方向駛去。其中兩輛裝甲車掛著紅布橫幅：「熱愛青年學生！」「向首都人民致敬！」用子彈對青年學生表示熱愛、向首都人民致敬，夠諷刺的。軍隊車隊過去後，民眾將被官兵們推開的三輛電車推回來堵住木樨地橋，並放火點燃，阻截後續部隊。

人民大學工業經濟管理系 1986 級學生吳國鋒的肩、肋骨、手臂中彈倒地，一位戒嚴部隊軍人殘忍地用刺刀捅進他的腹部，用力拉下來，刀口有七、八公分長，腸子都被攪碎了。吳國鋒痛極掙扎，本能地用雙手緊攥住刺刀不放，一位戒嚴部隊軍官用手槍在他的後腦勺上補射了一槍。吳國鋒被民眾送醫途中死亡。

一群學生和民眾從木樨地開始，一直尾隨軍車抗議屠殺，快到全國總工會大樓時，人數增加到三、四百人，呼喊「不准傷害廣場上的學生！」、「人民軍隊愛人民」等口號，當距離軍車七、八米遠時，軍車上一個士兵向人們的腳下射擊，子彈反彈擊傷一些人。人們高呼口號「打倒法西斯！」、「人民要審判你們！」槍聲又響了，又有人受傷。就這樣，軍車每行進十米，需要五分鐘，這五分鐘內至少要倒下四、五個人。快到西單路口時，人們被激怒了，挽起了手，高唱《國際歌》，不再理會軍人繼續射擊。一個少女被反彈的子彈射中了一條腿，鮮血淋漓，雙手緊挽著旁邊兩個人的手臂，一步一跳地繼續跟隨軍車抗議。這是悲壯的一幕，手無寸鐵的少女、小伙子、白髮蒼蒼的老人從容地迎著

子彈，無所畏懼地向前。士兵們被驚駭住了，直楞楞地看著這些不啻於「集體自殺」的人們，看著人群一步步逼近，竟不知所措。突然，一個軍官喊了聲：「開槍啊！」十幾個士兵一齊抬高了槍口直接向人群射擊。一個高高胖胖的小伙子大喊著「操你媽！」，甩出一塊磚頭，直接衝向軍車，沒跑幾步，就中彈仆倒在地。槍聲停歇後，一個小伙子猛地撕裂襯衣，拍著胸膛，帶著哭腔吼道：「你們打死我吧，你們打死我吧！」一位大學生大聲說：「告訴你們，這裏不是老山前線，這裏是首都北京；站在你們面前的不是越南兵，他們是中國人，他們與你們一樣熱愛生命！請你們放下槍，停止屠殺！」官兵們繼續開槍，一位女學生手臂和腹部中彈，鮮血染紅了衣服。

至 11 時，從翠微路、公主墳到西單一線，有十二輛軍車被燒。11 時前後，在虎坊橋有三輛軍車被砸，一輛吉普車被推翻；在安定門立交橋有軍車被圍堵；在崇文門大街有一個團的官兵被圍堵；在建國門立交橋有三十輛軍車被圍堵，在北京煤炭工業學校以西有三百多輛軍車被圍堵。在南苑三營門受阻的第 26 集團軍的軍車往東繞行，在天壇南門再次被堵，許多軍車被砸、被燒。

11 時，官方關掉西長安街上的路燈，其他街道上像平常一樣開著路燈。在距離木樨地約一百米處的科學院大樓前，子彈呼嘯而過，一輛救人的公共汽車停下裝了兩名受傷民眾開走了。

11 時，第一個死訊傳到廣場學生指揮部，死者是北師大女生，在西長安街中彈死亡。接著，屠殺的訊息紛至遝來。北大籌委會成員姬軍滿身是血對柴玲敘說西長安街的屠殺情況，一個九歲的小孩死在他的懷裏。封從德對姚曉燕、郝建江交代轉移財務部財物，給學生指揮部留下五千元，其餘錢帶走。財務部尚有七萬多人民幣、約三十萬港幣。封從德指定兩個人護送姚、郝帶著帳本和現金乘坐救護車離開廣場，並交代，危急時，現金可以燒毀，但帳本要盡力保存。

第 40 集團軍軍長吳家民在回憶文章《再度京華》中寫道：「6 月 3 日 23 時 10 分，有個穿便衣的人說什麼也要見我，說有重要指示傳達。我見了他，他掏出工作證，是某領導機關的副部長，來傳達上級首長指示，命令部隊當晚一定要到達指定位置。必要時可以果斷處置。」[3]這位傳達開槍命令的副部長，應該是解放軍總參謀部作戰部副部長。

11 時半，新華社解放軍分社一名記者回新華社激動地說：從軍事博物館到木樨地僅一公里左右，38 軍先頭部隊走了兩個多小時，而且是前有防暴隊施放催淚彈，兩側有排障隊搬移路障，後來有士兵高呼「鎮壓暴徒，堅決反擊！」端槍掃射，踏血挺進。手無寸鐵的民眾就像大海的怒潮，前一個浪頭被擊退，後一個浪頭又猛撲上來。呼天震地，驚心動魄！這種既無組織又無指揮的純自發的抵抗場面，史無前例！這時，值夜班的新華社編輯突然跑來驚叫：「軍隊已進宣武門西大街了！」張萬舒到現場一看，一個車隊開到新華社辦公大樓南邊的大街，許多車窗均被砸碎，車內坐滿士兵。有些軍官站在車旁，民眾爭相向他們解說北京學運真相和調動大軍進城的目的。此前有一個連的武警在指揮官帶領下脫掉警服不幹了，要求到新華社大院休息一下。指揮官說：「我寧願回去上軍事法庭也不幹了，太喪失人心了。」新華社保衛處處長弄不清真假，沒敢讓進新華社大院，他們只好走了。[4]

11 時半許，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首車─322 號裝甲車，在與車隊失去聯絡後單獨抵達廣場。該車指揮官是第 112 師技術部修理科助理員、助理工程師李勃上尉，選擇一名技術人員作為裝甲車隊首車的指揮官，是經過精心考慮的，原因是李勃根紅苗正，政治可靠，其父曾任北京軍區裝甲兵部負責人，而且他生長於北京，熟悉北京的交通道路情況，又操一口地道的京腔。322 號裝甲車進入廣場後，遭到民眾的強力攔截，差一點被燒毀。李勃利用一口京腔，以北京鄉親的身分緩和緊張氣氛，後來又聽從一位學生的建議，到廣場學生指揮部求救，一名學生領袖指派糾察隊前往保護。第 38 集團軍主力部隊抵達廣場後，322 號裝甲車歸隊，參與廣場清場。事後，李勃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

正在北京國際廣播電台現場直播英語新聞的李丹勇敢地脫稿播音，向全世界英語聽眾報導了戒嚴部隊開槍屠殺的暴行。廣播內容如下：

這裏是北京國際廣播電台。請記住 1989 年 6 月 3 日這一天，在中國的首都北京發生了最駭人聽聞的悲劇。

成千上萬的群眾，其中大多是無辜的市民，被強行入城的全副武裝的士兵殺害。遇害的同胞也包括我們國際廣播電台的工作人員。

士兵駕駛著坦克、裝甲車，用機關槍向無數試圖阻攔裝甲車的市民和學生掃射。即使在坦克打開通路後，士兵們仍繼續不分青紅皂白地向街上的人群開槍射擊。目擊者說有些裝甲車甚至軋死那些面對反抗的群眾而猶豫不前的步兵。

北京國際電台英語部深深地哀悼在這次悲劇中死難的人們，並且向我們所有的聽眾呼籲：和我們一起來譴責這種無恥地踐踏人權及最野蠻的鎮壓人民的行徑。

鑑於目前北京這種不尋常的形勢，我們沒有其他新聞可以告訴你們。我們懇請聽眾諒解，並感謝你們在這最沉痛的時刻收聽我們的廣播。

李丹播完上述廣播內容，北京國際廣播電台馬上換成另一名播音員的聲音。但這歷史性的一瞬間，已被英國國家廣播公司（BBC）及時地捕捉到了，全程錄了音，並在播放相關新聞時，把這一段來自於北京的「最真實的聲音」重播了一遍。[5]

屠殺事件發生後，人民日報社的電話鈴聲一直響個不停，都是讀者詢問戒嚴部隊開槍情況的，他們說美國之音已報導戒嚴部隊開槍的消息。《人民日報》人員開始不予回答。將近午夜 12 時，人民日報社的電話鈴聲繼續響個不停，其中一個是從香港打來的，詢問北京發生的屠殺情況，接電話者正猶豫如何作答，一位編輯主任怒不可遏地喊道：「告訴他，已經殺人了，全世界都知道了！」於是，從這時起，凡是有人來電話詢問北京屠殺情況，一律如實證實。這種做法是《人民日報》歷史上第一次。

12 時許，梁擎暾、馬少方趕到廣場指揮部，建議李錄帶領學生撤離廣場。李錄說，現在無法撤離，準備將廣場上的學生集中到紀念碑周圍堅守。

一位學生通過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發表講話，自我介紹說是「學生堵截團」的成員，在西長安街，戒嚴部隊已向民眾開槍，他們那一組已死傷很多成員，他的雙手沾滿了其他同學的鮮血。說到這兒，廣播中的聲音突然停頓了，因為悲傷而無法繼續說下去。緊接著，廣播中傳出了吾爾開希的聲音：「他們已經拿起了屠刀，我們要團結起來，嚴懲殺人犯李鵬！用我們的血淚，誓與廣場共存亡！」說著說著就暈倒了，被救護車送走。

在廣場學生指揮部，集聚了幾十個被屠殺激怒的人，有人拿槍對著柴玲說，「如果你敢在這個時候撤，我先斃了你。這麼多人已經為你們學生死了，你要是再敢撤，我先斃了你，宣佈我當總指揮。」也有人主張撤退，避免更大的流血犧牲。楊朝輝對柴玲說，「這麼多人已經都死在那兒了，你要是還讓人死在這兒，你就要做歷史的罪人。我要為這些人的生命負責，如果你還不下令撤退，我先宰了你，然後我下令。」[6]

直至午夜，不願執行鎮壓命令的第 39 集團軍第 116 師師長許峰仍帶領部隊車隊在北京郊區轉悠，說是收不到上級指示。實際上，他們部隊的電台一再收到中央軍委的焦急呼叫：「116 師，你們在哪裏，請回答！請回答！」當晚，許峰曾帶領一些參謀人員身穿便裝到北京市區察看情況，也許聽到和看到了一些情況。6 月 5 日清晨 6 時許，許峰率領的部隊車隊在第 38 集團軍作戰處處長乘車引導下，才進入北京市區。六四事件後，許峰被撤職，並離開軍隊。

整個晚上，李鵬、喬石、楊尚昆在中南海游泳池大廳，密切觀察戒嚴部隊和廣場的動態，坐鎮指揮；周依冰、羅幹等人在大會堂負責清場指揮部；遲浩田在西山中央軍委指揮所指揮各路部隊的行動；鄧小平則在秘密地點進行遙控。陳希同在《陳希同親述》一書中稱：當天晚上「很多領導人都在人民大會堂，包括萬里都去了。由羅幹、李錫銘負責，北京市的領導人也在場。」「我和其他領導同志一起，在人民大會堂。」

上海市 上午 9 時，高自聯的南下演講團到復旦展覽北京學運圖片，圍觀者不少。中午，南下演講團召集復旦絕食團同學開會，鼓動他們堅持到底。晚 7 時，南下演講團到上海鐵道醫學院演講，介紹北京學運情況。近午夜 12 時，復旦學生自治會廣播站廣播《緊急通告》，稱「北京形勢緊急。同學們要保持警惕，注意事態發展」。「要以遊行集會來反對政府用催淚瓦斯鎮壓學生。」「如果政府製造流血事件，我們要有組織地全面堵塞上海交通來向政府施加壓力。」

南京市 民主長征隊在滁州師專住下，開會討論下一步行動方案。經官方勸阻工作，長征隊已有二百多名學生返校。

太原市 凌晨 1 時許，太原重機學院二百多名學生在校園遊行，呼喊「反對復課」、「回家、回家」等口號，鼓動空校運動。山西農業大學自治會宣佈解散。

昆明市 15 所高校已全部復課。

臺灣 國民黨主席李登輝在國民黨第十三屆三中全會上表態，誓做大陸民運人士的後盾，「並盡一切力量，給予最大的支持，不達目的，絕

不中止。」

美國　舊金山市華僑各界慶祝中國十一國慶四十週年籌備委員會宣佈：由於中共當局全面封鎖新聞，派兵入京，宣佈戒嚴，取消一切籌備慶祝工作，並將已籌集的經費匯往中國，支持北京學生愛國運動。

---

1 參見吳仁華《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6年 5 月出版。

2 在 6 月 3 日晚開槍鎮壓前，中共當局秘密逮捕了四個重要人物：鮑彤、何維淩、高瑜、曹思源。

3 見於《戒嚴一日》一書。

4 參見張萬舒《歷史的大爆炸》一書。

5 近年來，越來越多的人懷疑這段新聞的播音員不是李丹，而是吳曉鏞（國務院副總理吳學謙之子），因為吳曉鏞六四事件後曾被捕，而李丹在六四事件後一路升官，1992 年 3 月升任國際廣播電台副臺長，1996 年 12 月調任中央電視台副臺長，2000 年 11 月升任國際廣播電台臺長。

6 參見《回顧與反思》一書中李錄的回憶。

1989 年 6 月 4 日　星期日

北京屠殺在繼續，一些被屠殺所激怒的民眾以死抗爭，當天是軍民情緒極端對抗的日子。

凌晨

北京市急救中心已經接收了四百多名受傷民眾。

在緊鄰廣場的大會堂西側路，戒嚴部隊開槍掃射，王力雄身旁有兩人中彈，他幫其中一人堵胸前彈孔湧出的血，中彈者已說不出話。

零時許，清場指揮部成員抵達大會堂，包括北京軍區司令員周衣冰、政委劉振華、羅幹、李錫銘、陳希同等人。

零時，第 38 集團軍殺過去後，民眾在木樨地橋東設置新的路障。橋東地鐵站附近有十多灘血漿。不時有民眾將死傷者送入復興醫院，有的用平板三輪車，有的用門板，有的用摩托車。一張門板上躺著一位血肉模糊、看不清臉的死難者。醫院中的人都在咒罵「法西斯」、「畜生」、「大屠殺」等。

零時許，海澱區四季青鄉農民路洪澤和朋友李延華在六部口十字路口，向已被點燃的 339 號裝甲車投擲空的汽水瓶。六四事件後，路洪澤、李延華被指控投擲燃燒瓶，以放火罪分別判刑十四年和十五年。同獄的政治犯孫立勇問路洪澤：「被誣告，你為什麼不上訴？」路洪澤回答：「誰敢上訴呀？！當時形勢多恐怖呀！法院說了，不槍斃我們就算便宜我們了。」路洪澤在北京第二監獄因過度勞累而罹患高血壓，高壓 220，低壓 110，得不到休息又得不到醫療，1998 年 4 月 21 日上午逝

世。已知另有「六四暴徒」王稼祥於 1997 年在北京市第二監獄病逝，時年八十多歲。王稼祥出於對屠殺的義憤，七十多歲的他參與焚燒軍車，六四事件後被以反革命破壞罪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

零時 5 分，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十八輛裝甲車從南面衝上復興門立交橋，掀翻數輛燃燒的公共汽車，衝開了火障，為主力部隊開道。此後，在挺進廣場的過程中，兩輛一左一右開道的裝甲車的指揮官分別是第 112 師第 334 團副團長黃光雄和軍醫穆瑞祥。主力部隊過去後，一輛停在復興門橋頭的裝甲車突然向東移動並向人行道開槍掃射，人們往胡同裏瘋跑。

在復興門立交橋，凌晨零時 10 分，一個騎摩托車的民眾帶著一個肚子中彈流血的人經過。幾分鐘後，一輛平板三輪車上躺著一個胳膊上的肌肉被打得翻開一大塊的人過去。又過了一會，一輛平板三輪車拉著兩個躺著不動的中彈者過去。

零時 15 分許，第 112 師裝甲車隊的 339 號裝甲車抵達廣場，遭到民眾圍堵，被燃燒瓶擊中，帶著火苗駛向西長安街，稍後在新華門西側一百餘米處燒毀。連長韓開印中尉等 11 名官兵下車，遭到一批憤怒民眾的追打，不同程度受傷，被學生護送到新華門，但警衛部隊拒絕收留，將護送學生打跑。

清華化學工程系應用化學專業 1989 年應屆畢業生段昌隆，推著自行車在西單路口民族宮附近遇上第 38 集團軍部隊與民眾對峙，手無寸鐵的民眾群情激憤，全副武裝的軍人虎視眈眈，情勢極為緊張，一場殺戮隨時可能發生。段昌隆跑步上前勸解，來到部隊前排像是指揮員的一位軍官跟前，沒想到軍官二話不說，舉起手槍朝他當胸就是一槍。段昌隆左側心臟大動脈中彈，不幸身亡。

零時 30 分，第 38 集團軍抵達西單路口，先是武警防暴隊用催淚彈驅散人海，又以兩輛裝甲車並排撞開以公共汽車和電車組成的火障，打開一條通道，官兵們一路吶喊挺進。在西單路口一帶，為了阻止戒嚴部隊，民眾傷亡慘重。很多小伙子爬上長安街南面的平房，將瓦片揭下來砸向戒嚴部隊。但這種抵抗很快就被一排排槍彈壓下去，很多民眾中彈倒下。一些民眾一直尾隨戒嚴部隊推進，只要槍聲一響，就立即臥地，每次槍響後，總有人傷亡，但槍聲一停，又會有人呼喊著「打倒法西斯」，奮不顧身地衝上去。軍民雙方都拼紅了眼，上演了一場手無寸鐵的民眾用血肉之軀阻擋槍林彈雨、鐵甲戰車的人間慘劇。

一名解放軍 301 醫院的女研究生（化名星光）和三名北京醫科大學的男學生在西單路口的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設立了簡易救護站。受傷者源源不斷送來，他們用繃帶為受傷者作簡單的止血固定包紮，再由民眾用平板車或三輪車送往醫院。有的受傷者已沒有生命跡象，有的受傷者傷勢太重，讓他們根本無從下手救治。星光雖然具有急診室搶救危急病人的經驗，但從未經過戰地槍傷救護的訓練，面對這麼多傷勢不一的槍傷者，感到力不從心。其中一個學生左胳膊動脈被子彈打穿，幾個護送者使勁壓著傷口，但鮮血還是噴泉似地外冒，一般的止血方法根本就止不住，只好用一個墨水瓶反過來蓋住傷口，再使勁用紗布層層纏住，但鮮血還是很快就滲透了層層紗布。星光明白，如果耽誤下去，僅是大量

的失血就會要了這位學生的性命，趕緊叫人送到最近的醫院救治。讓星光印象深刻的是，街道上到處奔馳著平板三輪車，許多民眾奮不顧身地在救人。有民眾問：「大夫，這傷是被橡皮子彈打的嗎？」星光注視著他們帶有困惑的眼睛不知道該講什麼才好，大量被真槍實彈打死打傷的民眾就鮮血淋漓地躺在眼前，他們卻仍然對政府抱著希望，仍然不願相信號稱「人民子弟兵」的解放軍會對手無寸鐵的人民開槍。身為軍人的星光看著自己滿身滿手的鮮血，只想向蒼天呼喚：天底下怎麼會有這樣的政府？怎麼會有這樣的「人民子弟兵」？

1 時，廣場上尚有學生和民眾數萬人。

1 時，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接到電話命令：「即刻派人去北京飯店收繳外國記者非法攝製的錄像帶、膠卷，並對他們違反戒嚴令的行為提出警告。」北京市公安局外國人管理處副科長劉建華帶領六人於 1 時 40 分抵達北京飯店大廳，開始檢查每一個進入的外國人，一直到上午 7 時半，才結束收繳外國記者和港臺記者錄像帶、膠卷的行動。許多從各屠殺現場回到北京飯店的港臺和外國記者均遭到強制搜身，被沒收了所有的錄像帶和照片膠卷。

1 時許，北大數學系 1987 級學生閻文在木樨地用私人攝像機拍攝屠殺情景，遭戒嚴部隊開槍掃射，右腿主動脈中彈，被民眾送到海軍總醫院搶救，因流血過多而身亡，年僅二十二歲。戒嚴部隊十分忌諱留下殺人記錄，凡發現攝影者，就毫不留情地開槍。人民大學新聞系新華社代培攝影班 1989 年應屆畢業生陳來順在得知屠殺消息後，趕到廣場，自覺承擔起記錄歷史的責任，凌晨 2 時許，他在大會堂西側的平房屋頂上照相，閃光燈引來戒嚴部隊的一陣掃射，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部，當場遇難，年僅二十三歲。

1 時許，廣場學生指揮部知道最後時刻即將來臨，做出一項決定，由李錄通過廣播發出緊急通告，號召廣場上學生集結到紀念碑基座，團結一致，以非暴力方式進行最後抗爭。集結到紀念碑基座的學生近萬人，北側人數最多，約五、六千，南側次之，約一、二千，東西兩側人數不多，各有數百。

戒嚴部隊肆意屠殺，四處槍聲臨近，廣場上越來越多的學生要求拿起一切可能的武器殊死抵抗，尤其是來自屠殺現場的學生和民眾，情緒極為激烈，對著依然靜坐在紀念碑基座的學生破口大罵：「你們難道就坐在這裏等死嗎？你們難道還對那群野獸抱有幻想嗎？那群野獸見人就殺！根本就不分青紅皂白！都到了什麼時候了，還不衝上去拼了！為了保衛廣場，保護你們，犧牲了多少人，你們知道嗎？！」甚至有一些人揮舞棍棒威嚇端坐不動的學生。

在紀念碑基座最高層，有一支三十來人的工人糾察隊與學生糾察隊共同維護秩序，當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後，他們隨即一批批奔赴西長安街。凌晨 1 時許，一位渾身是血的青年工人跑回來泣不成聲地說，他是唯一的生存者，與他同行的工人弟兄們都犧牲了……。這支工人糾察隊僅存的兩位女青年猛然甩掉披在身上的舊軍大衣，情緒極為衝動地就要跟著這位青年工人一起衝向西長安街。她倆那麼年輕，又是女性，去阻擋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實在令人無法接受。吳仁華和幾位特別糾察隊

員流淚苦勸，不放她倆前行。她倆跪倒在地，泣不成聲地說：「同行的弟兄們都死了，我們不能貪生不去呀……」最終走了，再也沒有回來。在面臨生死考驗時，他們的勇敢程度遠超過知識分子，充分表現了人性的高貴。北京民眾的正義感和捨生取義的精神，是 1989 年民主運動留給歷史和後人最寶貴的精神遺產之一。[1]

1 時許，一輛高速行駛的裝甲車撞翻占領建國門立交橋的第 39 集團軍第 115 師的一輛軍用卡車，不少官兵受傷。士兵們紛紛衝著繼續前行的裝甲車破口大罵，有的大叫：「老子不幹了！」一位基層軍官怒不可遏，揮舞手槍，帶領一群士兵追趕裝甲車。官兵們群情激憤，有的把槍都摔了，有的說要為戰友復仇。其他軍車上的士兵也都先後棄械下車，與圍堵的民眾一起站在路邊。參與圍堵的民眾成千上萬，乘機鼓動官兵們站在人民一邊。第 115 師指揮官一看局勢快要失控，急忙召開中共黨委會商議對策，指令部隊政工幹部份頭安撫官兵，好不容易才平息了一場可能爆發的兵變。

1 時許，003 號裝甲車在天安門城樓東觀禮臺處因故熄火。憤怒的民眾蜂擁而上，破壞了通訊天線和潛望鏡，蒙上棉被燒烤，大火騰空而起。約十分鐘，兩名頭戴鋼盔的中年軍人耐不住高溫而鑽出了裝甲車，隨後又出來了駕駛員。這三名軍人甫出車門，立即遭到圍毆，有人吆喝著要把一名中年軍人拋到護城河裏。一個中年民眾在人群背後著急地呼喊：「不要動武！不要給人製造鎮壓藉口！」十多個學生將三位軍人圍在當中，多位學生抱住一位已頭破血流的軍人，以身體護住，苦勸民眾冷靜，他們只是奉命行事而已。一時間，許多拳頭和什物誤落到這些學生的身上。學生們將這三位軍人送到廣場臨時救護站救治，隨後副師長佟喜剛被送到協和醫院。003 號裝甲車上的另外五名軍人也得到學生們救助，通信參謀邱成受傷後，先是由兩位學生架著他猛跑，後來由一名學生背著他奔跑。邱成回憶說：「背著我的人哭著，喘著粗氣，速度一點不慢，手一點也不鬆。來到一輛救護車旁，他一個轉身，把我從後門扔進車裏，迅速關上車門。外面有人喊：『拉出來，打死這個當兵的！』就聽他哭著求人說：『別打了，別打了，他已經不行了！』他始終在車門護著。在背我的途中，我頭上的血染紅了他的上衣，他頭部也挨了棍子，額頭也出了血，後來他挨沒挨打我不知道了。跑的途中，恍惚聽他說是吉林長春人。」[2]

西單路口，一個中年人一路走過去，用一件浸透鮮血的襯衣在每一個臨街商店的櫥窗玻璃上寫下大大的兩個字：「人血」。

六部口，一輛輛軍車由西向東駛向廣場，車上的軍人對著路邊的民眾開槍掃射。施繩的肩部和背部各中一彈，身負重傷。他說：每隔三至四分鐘，總有一人倒下。如果倒在距長安街邊較近的地方因為子彈太密集，眾人無法就近搶救，生死未卜。如果倒在距路邊稍遠的地方，便會有人自動圍到那人的四周，以防子彈再次擊中受傷者，並實施緊急搶救。三輪車，擔架隨呼叫而至，將受傷者送往附近的醫院。眾多民眾在屠殺發生後冒著生命危險，加入救援行列，挽救了許多傷員的生命。

幾個學生鮮血淋漓地躺在六部口中央音樂廳前邊路口地上，一個學生以手支地半躺半坐、腿上汩汩地流著血，向圍觀者講述剛發生的事，軍隊過來時，他們往胡同裏跑，幾個女學生跑得慢被士兵攔住了，他們

幾個想衝過去救，被一陣掃射打倒了。北師大學生王德邦背起這位學生送醫院，他一個勁地說謝謝，不過聲音越來越微弱，到了音樂廳後的胡同深處，有不少三輪車裝著一個個流血的受傷者，許多人禁不住失聲痛哭。王德邦返回六部口音樂廳前，看到許多人圍著一座雕塑邊議論紛紛，雕塑的大理石座基被打掉一個大角，肯定不是一般的槍打的。此時，又過來一批軍隊，中間是坦克和滿載軍人的軍用卡車，兩邊走著荷槍實彈的士兵。一個青年拄著根棍子，一條流血的腿拖拉著，跟著軍車質問：「你們看看，你們槍殺的是些什麼人？這些都是你們的父母兄弟啊!他們所追求的不正是你們所需要的嗎？人民解放軍怎麼能屠殺人民？你們的槍是用來鎮壓人民的嗎？你們還是人嗎？你們有種就再給我一槍！……」路邊的人群中有人大呼了一聲「打倒法西斯！」軍人立即開槍掃射。

1 時 10 分許，一名渾身是血的學生衝進廣場學生絕食團廣播站，神情悲憤，情緒激動，說在醫院至少已親眼目睹十名學生死亡，強烈要求立即改變播報方針和內容，呼籲廣場上學生放棄非暴力抗爭，拿起一切可以用作武器的東西，與戒嚴部隊作殊死的戰鬥。但絕食團廣播站仍然繼續呼籲學生們放下手中的石塊、汽水瓶子、棍棒等「武器」，以和平方式在紀念碑基座一帶堅守到底。

廣場學生指揮部裏的人對是否武力反抗爭論不休。柴玲曾一度衝動地奪過廣播員的話筒，大聲疾呼：「無恥的政府已大開殺戒，同學們，我的同學們，你們一切有能力抵抗的人拿起任何可以用來做抵抗的東西，到廣場邊緣去準備自衛！準備反抗！」當即遭有幾位高校青年教師勸止。在最後關口，柴玲這些歷來被認定為激進派的學生代表人物，決定繼續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呼籲廣場上學生放下手中的任何可被視為武器的東西，包括石塊、汽水瓶子、棍棒之類。青年教師吳仁華帶領幾名特別糾察隊員，將石塊、汽水瓶子、棍棒等不能算是武器的武器全收集到一起。經過大家的共同努力，紀念碑基座一帶學生手中已沒有任何可以稱作武器的東西，戒嚴部隊所面對的將是一群赤手空拳的和平請願者。

四周的密集槍聲越響越近，犧牲的氣氛籠罩了每一個人。廣場學生指揮部提議，全體人員起立，跟隨柴玲宣誓：「我宣誓，為了推進祖國的民主化進程，為了祖國的真正的繁榮昌盛，為了偉大的祖國不為一小撮陰謀家所顛覆，為了十一億人民不在白色恐怖下喪生，我要用年輕的生命誓死保衛天安門廣場，保衛人民共和國。頭可斷，血可流，人民廣場不可丟。我們願用年輕的生命，戰鬥到最後一個人。」緊接著，一陣悲壯的《國際歌》歌聲響起，蓋過了四周密集的槍聲，也驅走了人們心中殘存的一絲恐懼和猶豫。這是驚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1 時過後，開始有記者從屠殺現場回到人民日報社，最早回來的是海外版版面主編張寶林，在報社總編室敘述了在木樨地一帶所見到的屠殺慘景，當他撩起褲腿，讓大家看上面沾滿的血跡時已泣不成聲。聚集在總編室的人們再也忍不住悲憤，起先是低聲抽泣，接著放聲嚎啕大哭。此後，記者一個接一個從屠殺現場歸來，歸來一個，大家痛哭一場。

木樨地一帶死一般寂靜。在木樨地道路交叉口處有八大灘血漿，每

灘血漿直徑一米左右，血漿是血和肉的混合物，稠糊糊的像肉醬，不凝固，像開花彈炸出來的。從路口向西有一條約三十米長的血道，在路口處約三米寬，向西逐漸變窄，血液已凝固變黑。

1 時半，第 38 集團軍部隊抵達廣場北面，集結在天安門城樓前金水橋一帶。抵達之初，即大肆開槍，數分鐘內，即將數千名民眾驅散。槍聲密集，不時有子彈射中路旁的鐵欄杆或燈柱，閃爍著耀眼的火花。一群又一群的學生和民眾抵擋不住槍彈，退入廣場。不斷有中彈者被用三輪車、自行車運載著，或被幾個人抬著、背著撤離現場。兩位學生找來一輛三輪平板車，齊心協力把受傷者拉到廣場臨時救護站，至少拉了十二趟，從傷勢看，其中最多只有二、三位受傷者可能存活。一位勇敢的市民蹬著三輪平板車，獨自在槍林彈雨中至少拉了二十一趟受傷者，一一送往廣場臨時救護站。

香港《百姓》半月刊女記者張結鳳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臺處，發現官兵端槍衝過來，撒腿逃跑，在金水橋南面橋頭，右邊腦袋開始劇烈疼痛，一股血液滑下臉頰，剛一趴到地上，背上一陣劇痛，又中了一槍。官兵沒有發出任何警告，即對著四處奔逃的民眾開槍掃射。張結鳳猶豫不決，起身逃跑，有可能再遭到掃射；臥地躲避，傷口在不斷流血。幸虧有幾位學生冒險跑回來救助，將她送醫救治，脫離了生命危險。

英國《泰晤士報》東亞編輯梅兆贊（Jonathan Mirsky）正站在金水橋上觀望，身旁的年輕人突然倒向金水橋欄杆，拉他起來，見他胸膛中了一槍，已經死亡。半小時前，梅兆贊曾親眼目睹一輛裝甲車快速輾過一個人，死難者的鮮血在路燈的映照下非常顯目。他感覺到死亡的危險，準備動身離開，十多名武警從紫禁城闕門衝出來，兇狠地把民眾打倒在地，然後用手槍近距離射擊。梅兆贊加快步伐，見一位武警已快步走過來，連忙舉起雙手，用中文表明身分：「我是外國記者。」武警破口大罵：「外國記者？去你媽的！」用長長的警棍使勁毆打他。還好，他畢竟是高鼻樑、藍眼睛、金頭髮的外國人，武警沒有開槍殺他，在打掉他的一顆牙齒和打斷他的左臂後揚長而去。一名外國報社記者和一位義大利駐中國大使館的副領事曾挺身而出，喝止武警的毆打，將負傷的梅兆贊帶離現場。分手時，義大利副領事把撿到的一些子彈殼放入梅兆贊的口袋，告訴他：「你是記者，不要丟失這些子彈殼，這是證據，明天他們一定會否認曾經開槍殺人。」

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抵達廣場南面，最先抵達的是空降兵第 43 旅第 2 營，時間是凌晨 1 時 25 分，該營營長周家柱事後被中央軍委授予「共和國衛士」的榮譽稱號。伴隨著一密集槍聲，大批學生和市民退向紀念碑基座一帶。或死或傷者都被志願救護者送往廣場臨時救護站。北京農大園藝系 1986 級碩士研究生戴金平在廣場南部的毛主席紀念堂附近遇難，年僅二十七歲。天津師大中文系 1988 級乙班學生、共青團支部書記李浩成在廣場東南角拍照，閃光燈亮起時，連中兩彈，射中肝部的子彈要了他的命，年僅十九歲。

空降兵第 15 軍是解放軍唯一的空降軍，是解放軍中最精銳的部隊。在挺進過程中以班為戰鬥單位，形成一個個方陣，幾乎人手一支衝鋒槍，個個像兇神惡煞，不斷高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一路開槍挺進，下手毫不留情。從珠市口到前門，在這個

民居密集、道路複雜的區域，雖然遭遇到成千上萬民眾的頑強阻攔，但由於毫不留情地開槍，僅花了十五分鐘。第 38 集團軍部隊在西長安街的挺進行動花了 4 個小時。

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 1987 級女學生張向紅回家途中在前門遇到戒嚴部隊開槍，與嫂子躲在樹叢後，被一顆子彈擊中左胸主動脈，死亡。北京第 95 中學高中二年級學生張建到前門看望叔嬸，回家途中被戒嚴部隊開槍擊中心臟，死亡。他的家人尋找多時，最終在協和醫院通過查閱遇難者遺照，才找到他的遺體。協和醫院共有三本遇難者相冊，每本約有十七至十八名遇難者。

第 26 集團軍數千名官兵跟隨空降兵第 15 軍抵達廣場南端。該部隊在涼水橋南側與受阻的空降兵第 15 軍部隊會合，接受空降兵第 15 軍副軍長左印生的統一指揮。

第 54 集團軍部隊陸續抵達廣場南端的正陽門，最先抵達的是第 127 師第 379 團（葉挺獨立團）。第 54 集團軍沒有接到開槍命令，是傷亡最多的部隊，集團軍副政委張堃少將也身負重傷，被一位婦女背著送醫。該集團軍在抵達廣場後，對民眾的態度比較友善。

第 24 集團軍、第 39 集團軍第 115 師和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的近萬名官兵在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一帶集結。

1 時 40 分許，第 27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第 63 集團軍第 188 師的逾萬名官兵從緊鄰廣場的大會堂東門湧出。至此，至少四、五萬名戒嚴部隊官兵已嚴密包圍了廣場，開始將槍口直接瞄準仍堅守在紀念碑基座一帶的數千名學生。

1 時半，官方通過廣場廣播系統廣播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通告：「首都今晚發生了嚴重的反革命暴亂。暴徒們猖狂襲擊解放軍指戰員，搶軍火，燒軍車，設路障，綁架解放軍官兵，妄圖顛覆中華人民共和國，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人民解放軍多日來保持了高度克制，現在必須堅決反擊反革命暴亂。首都公民要遵守戒嚴令規定，並同解放軍密切配合，堅決捍衛憲法，捍衛偉大的社會主義祖國和首都的安全。凡在天安門廣場的公民和學生，應立即離開，以保證戒嚴部隊執行任務。凡不聽勸告的，將無法保證其安全，一切後果完全由自己負責。」許多民眾和極少部份學生開始離開廣場。

部份市民和學生在槍林彈雨中來不及撤入廣場，帶著部份受傷者撤到中國公安部大院西北門前，志願醫務人員為受傷者處理傷口。此時，從東面開來一輛大通道式的公共汽車，插有紅十字旗幟，一些受傷者迅速被抬上車去。車上約有十幾名志願救護者，原先互不相識，都不是醫務人員。自願救護者想搭載更多的受傷者，繼續向西行駛，尚未接近金水橋，就被密集的槍彈所包圍，車子前後的窗玻璃全被打碎。槍聲暫停之際，一個小伙子爬到車子前面，奮不顧身地取下插在車頭、印有紅十字的白旗，向戒嚴部隊使勁搖晃，表明救護受傷者的目的。一名志願救護者勇敢地從車窗探出身子，向不遠處的戒嚴部隊大聲呼喊：「請你們不要開槍，我們是救護受傷者的！」汽車重新啟動，猛烈的槍聲再次籠罩了車子，車廂前部份有人中彈倒下。槍聲停止後，志願救護者放棄了

前往西長安街搶救受傷者的目標，車子掉頭開往協和醫院。

第 38 集團軍按照北京軍區的統一部署，派第 112 師、第 113 師分別堵住東、西長安街進入廣場的路口，牢牢控制住警戒線；派坦克第 6 師兩個團對金水橋至午門地段進行了清理，並堵住東、西闕門，阻止民眾從故宮方向進入廣場；從而切斷了廣場北部的內外聯繫，使廣場上學生陷於孤立的境地。

在大會堂北門對面的南長街南口，北京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王楠對著挺進過來的第 38 集團軍照相，一陣密集的槍聲響起，被一顆子彈從左上額射入、左耳後穿出，傷重倒地。一些民眾想衝上去搶救，軍人端槍威脅不准接近，並粗野地將王楠拖到路邊。一位老太太跪著哭求「那是個孩子，求求你們讓大家去救他吧！」軍人將槍口指著老太太威脅說：「他是暴徒，誰敢上前一步，我就斃了誰！你再廢話，我也斃了你！」先後有兩輛救護車抵達南長街南口，遭到軍人截堵。一位醫生下車交涉，要求將王楠和倒地的其他受傷者送醫搶救，被軍人斷然拒絕。凌晨 2 時多，由三名北京醫學院學生和幾名東升醫療器械門市部職工組成的臨時醫療救護隊沿長安街搶救受傷者，到達南長街南口，向軍人提出要求：他是一位中學生，傷重流血過多，必須馬上送醫搶救。一位上校軍官看了王楠的學生證後，看樣子很同情，但面現難色地說：「送醫不可能，你們就地盡量搶救吧！」或許上級機關有統一規定，這位上校軍官做不了主。醫學院學生攜帶的醫療用品都已用完，僅剩一點繃帶，於是給王楠及另兩名受傷民眾包紮了傷口，做人工呼吸，沒有別的搶救手段和條件。王楠受傷已久，流血太多，簡單的治療無濟於事，於凌晨 3 時半身亡。另兩個民眾也陸續身亡。醫學院學生收起王楠的學生證，寫好死亡證明書，記錄了身分、年齡、中彈部位及死亡時間，也為另兩位遇難者寫好了死亡證明書。他們再次找軍人交涉，希望將王楠他們的遺體送往醫院，以便家人尋找。一位少校態度非常蠻橫：「誰都不准抬出去，你們也趕快走，否則都抓起來。」[3]

數十名受傷者陸續被送往廣場臨時急救站，其中一些受傷者途中已身亡。另有一些遇難者遺體遺棄在廣場北端和長安街上。

人民大學蘇聯東歐研究所 1987 級雙學士班學生程仁興在廣場北端升國旗處被子彈擊中腹部，在北京醫院不治身亡，年僅二十五歲。他是第一個為外界所知的在廣場遇難的學生，他的班主任范琦勇在 1995 年寫了〈程仁興：「六．四」凌晨死在天安門廣場〉的署名文章，最先公開他的遇難情況。

1 時半過後，不時有流彈或曳光彈在廣場上空呼嘯而過，《中國青年報》及幾家中國報社的記者還在廣場採訪。《中國青年報》一位年輕記者冒著橫飛的流彈，在廣場西北角記錄現場情況。1 時 50 分許，軍人胡亂開槍，槍聲不絕於耳，民眾紛紛逃跑，有人中彈倒地，這位《中國青年報》年輕記者仍留守原地，躲在崗亭後繼續記錄。

1 時 45 分，坦克第 6 師前進指揮部帶領坦克 21 團和高炮團到達廣場，坦克第 6 師基本指揮部和直屬分隊及坦克 24 團分別於凌晨 4 時半、7 時 20 分趕到廣場。

2 時，第 20 集團軍第 58 師第 173 團逾 8 百名官兵在天壇公園東門

外遭到 6 萬多名民眾圍堵，動彈不得。

2　　時始，廣場上氣氛越發緊張，四周數以萬計的軍人端槍蠢蠢欲動，不時發出一陣陣吼叫聲，時而有子彈從空中呼嘯而過。學運之聲廣播站不斷地向四周的軍人們發出呼籲：「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了祖國的民主和自由，為了中華民族的富強，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請你們不要將槍口對準人民，不要對和平請願的學生採取武力行動……」「愛國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官兵們，你們是人民的子弟兵，請你們順從人民的意願，不要與人民為敵，不要向人民開槍！我們是和平請願，是為人民請願……」。學生們在做和平抗爭到底的準備，一些廣場學生指揮部指派的學生，兩人一組抬著大袋子在學生隊伍中挨個分發口罩、毛巾，一位學生提著一桶水，讓大家將手中的口罩、毛巾浸透水，以防護瓦斯彈。直到此時，學生們似乎仍抱有一絲幻想：戒嚴部隊在最後的清場行動中或許只動用棍棒和催淚瓦斯，而不是動用真槍實彈。

2　時許，高自聯秘書長郭海峰帶領北京教育學院學生陳萊、北京體育學院學生姚軍嶺等人攜帶塑膠桶、空瓶子，乘坐一輛公共汽車到東長安街灌取了汽油，返回廣場時在金水橋東側的長安街上遭到第　38　集團軍軍人的猛烈槍擊，司機中彈死亡，郭海峰等六人被捕，有人遭毒打。六四事件後，中國官方誣告郭海峰等人企圖駕車燒毀天安門城樓，以此作為北京發生了「反革命暴亂」的主要證據之一。事實是，北京市中級檢察院的起訴書和北京市中級法院的判決書都沒有提到燒毀天安門城樓，只是稱郭海峰等人企圖焚燒進入廣場的裝甲車。

廣場學生指揮部糾察總隊長張健在廣場東北端，被一位中校軍官用手槍近距離連開三槍，右膝蓋負傷，右大腿肱骨粉碎性骨折。

從建國門、東單方向傳來密集槍聲。位於廣場西北角的工自聯指揮部開始撤離。2　時後，廣場學生指揮部從紀念碑基座下層的絕食團廣播站，撤到紀念碑基座最高層（第三層）西南角。

2 時 22 分，香港《星島日報》女記者蔡淑芳親眼目睹了一名中彈的學生被送到廣場臨時急救站。這位學生血流如注，受傷極重，經醫護人員包紮傷口後，馬上就被救護車送離廣場。

2　時半許，廣場學生指揮部副總指揮封從德發表廣播講話：「同學們，這是最後的鬥爭，我們必須以我們的勇氣和策略堅持到最後！此時，如果我們搞一些武力抵抗，勢必被法西斯政府找到鎮壓的口實，那麼，他們就可以欺騙世界，而我們就要付出慘痛的代價。如果我們堅持和平請願，也許也要犧牲一部份人，但是，全世界都會徹底看穿這個政府的真實面目！」

幾名年輕工人將一挺機槍架設在紀念碑基座最高層西南角的漢白玉護欄上，槍口朝西對準大會堂。他們兩眼通紅，滿面怒容，手持鋼管，不時敲打槍身，警告誰都不許靠近，否則將自衛。見侯德健、劉曉波、周舵及吳仁華率領幾名特別糾察隊員過來，他們即刻戒備起來，虎視眈眈的。正當大家猶豫不決之時，侯德健已搶先一步緊緊抱住一位約二十歲的小青年，自我介紹說：「我是侯德健。」也許是他的知名度和影響力，這幫工人並未動武。被抱住的小青年剛張口喊了一聲「侯哥」，便

忍不住失聲痛哭起來，哭訴他們是一群最早、也最堅決支持學生的人，為了阻擋軍車，保護學生，他們的許多夥伴都被軍人槍殺了，他自己也被打得遍體鱗傷。大家聞言都忍不住落淚。侯德健一邊安慰一邊把他拉走了。其他工人也開始痛哭，怒斥戒嚴部隊全都是野獸，根本不是人，「夥伴們死的死，傷的傷，回去怎麼向他們的父母交代？」「我也不想活了，拼了！殺一個夠本，殺兩個賺一個！」劉曉波等人繼續說服他們交出機槍，強調面對全副武裝的戒嚴部隊，暴力反抗不僅保護不了靜坐學生，反而會遭到更血腥的殺戮。劉曉波在勸說中無意提到了堅守廣場的大學生都是寶貴財富，我們大家都應該替這些大學生的生命安全負責。工人們一聽這話就火了，忍不住大聲吼叫：「只有你們這些大學生是人？我們就不是人？我們為了誰？還不是為了保護你們這些人？我們本來在家待著好好的，為什麼要往戒嚴部隊的槍口上撞？你們待在這裏倒是沒事，可我們的人死了那麼多，難道就白死了不成？」這段話不無道理，說的也是事實，頗具震撼力。經再三勸說，工人們終於交出了機槍，又主動交出藏在附近一頂帳篷中的一支步槍，沒有子彈。在紀念碑基座最高層北面，劉曉波當著幾位中外記者的面，將槍支在護欄上砸毀。以毀槍行動，重申了堅持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即使面對血腥鎮壓及死亡的威脅，也要將和平、理性和非暴力的宗旨堅持到底。

此前，曾有幾名年輕人攜帶幾支衝鋒槍來到紀念碑基座，說是堅守到底，與戒嚴部隊殊死抗爭。他們不聽學生們的勸說，說是反正已不打算活了，與那些見人就殺的畜生拼了，怒吼著回應學生：「你們不使用暴力，當兵的可不管你這一套！你不殺他們，他們照樣要殺你！」劉曉波等人聞訊趕來，好話說盡，總算把他們請走了，但就是不肯交出槍支。臨走時，其中一人說：「你們不抵抗，坐在這裏等死，到時候死了，都沒有地方可以後悔！」

2 時半過後，一位讀者打電話告知《人民日報》，木樨地第 22 號樓有一位老太太在十幾層樓的廚房裏被子彈擊中身亡。一些醫院、紅十字會人員也打電話報告民眾的傷亡情況。他們提出一個問題：你們《人民日報》準備不準備報導這件事？在場的記者和編輯紛紛把目光轉向主持工作的第一副總編輯陸超琪。一些記者哭著說：「《人民日報》在歷史上犯過多少次錯誤，大躍進、文革大字報、批林批孔、四二六社論，哪一次不給整個社會、國家帶來災難？今天，《人民日報》還要欺騙人民嗎？《人民日報》的編輯、記者還要背黑鍋到什麼時候？」陸超琪含淚吩咐：「記者可以把有關的稿子先寫出來，至於稿子如何安排處理，我們馬上商量決定。」要報導屠殺事件，關鍵是核對民眾的傷亡數字。當兩位最先從西長安街屠殺現場回來的記者動筆寫稿時，其他人分別電話採訪北京各醫院和市紅十字會，瞭解傷亡情況。友誼醫院、北京市紅十字會急救中心、鐵道醫院、復興醫院、協和醫院和廣安門醫院等醫院主動不斷來電話，告知收治傷亡者情況。有些電話是陪送傷亡者到醫院的民眾打來的。在電話中，有的破口大罵，有的泣不成聲，大多數是邊哭邊說。記者們一一記錄下來。不到半小時，那兩位記者已寫好一千多字的稿子，題目是〈北京這一夜〉。不斷有人往稿子添加文字。陸超琪動手修改稿子，壓縮成一則電訊新聞，言簡意賅，告訴版面編輯預留六百字的地方，加花邊上版。4 時許，陸超琪辦公桌上的紅色電話機響起了

鈴聲。紅色電話機俗稱「紅機子」，是中央國家機關的專用保密電話，可以直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最高領導層。負責與《人民日報》保持聯繫的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唯純在電話中告訴陸超琪，《解放軍報》要發表一篇社論，讓新華社給你們傳送過去，一定要刊登。陸超琪表示疑問說：新華社早已關機了。（通常負責向各報社發通稿的新華社此時已不發任何電訊稿，保持沉默。）王唯純蠻不講理地說：「這不關你們的事。」又通知說：有關今天戒嚴部隊廣場清場的消息，各報一律不准報導，誰報導誰負責。陸超琪反問：此事全世界都知道了，不作報導恐怕影響不好吧？王唯純沉思了一會，沒說什麼，把電話掛了。陸超琪與另一位年輕的副總編輯商量了一下，決定〈北京這一夜〉的稿子照上不誤。不過，他又慎重地刪掉了一些文字。《解放軍報》社論傳真過來了，大家一看，頓時驚住，標題赫然是〈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此時，廣場還在戒嚴部隊的包圍之中，數千名學生仍堅守在紀念碑基座，清場尚未結束，但《解放軍報》社論中已有這樣的字句：「（戒嚴部隊官兵）以勇往直前、勇敢無畏的精神，迅速平息了這場暴亂，取得了偉大勝利。」顯然，包括「反革命暴亂」的定性，包括《解放軍報》社論，這一切都是事先策劃好的。《解放軍報》一位人員事後透露說，早在 6 月 4 日前好多天，這篇《解放軍報》社論就已寫好，並且嚴令《解放軍報》的編輯、記者和家屬 6 月 3 日不要上街。

接近 3 時，香港專上學生聯合會主席林耀強、黎洪等幾位香港學生到廣場學生指揮部，與柴玲、李錄、封從德、馬少方、梁擎暾等人會面，頗有最後告別的意味。柴玲等人懇求他們離開廣場，爭取安全地回到香港，好將北京屠殺真相告訴全天下的人。林耀強堅決表示，他雖然是香港學生，但也是中國人，這時候決不能離開廣場。就這樣，林耀強他們最終與廣場上學生一起堅持到最後一刻。

3 時 10 分，第 38 集團軍在天安門城樓東側南池子南口繼續向民眾開槍掃射。一個身穿白色連衣裙的姑娘悲憤之極，大步衝向警戒線，長髮飄揚，人們呼嘯著跟隨向前。很快，響起一陣密集的槍聲，六、七個人中彈，其餘人都趴在地上或後退。姑娘獨自繼續向前衝，在距離軍人僅幾米處被子彈擊中倒地。

南池子街南口是軍民對抗時間最久、對抗程度激烈、民眾傷亡慘重的地方。軍民對抗行動一直持續到清晨 7 時以後，軍人一次次掃射試圖進入廣場援救靜坐學生的民眾，開槍殺人就像近距離射擊活動靶子一樣。一名目擊者說：「在這短短的幾個小時裏，就在這南池子，我親眼目睹的就有四十幾個人中彈倒下，他們中有五十幾歲的婦人（腹部中彈），也有一個七、八歲小男孩（左臂中彈）。」「這幾百人（多時上千人），因大學生都被催著回校報信去了，留下的基本上是北京市民，其中有不少婦女兒童，有的還穿著拖鞋拿著扇子，顯然是南池子附近的居民。整個夜晚，令我震撼的不是戒嚴部隊的奪命槍聲，而是那些自發聚起的人們心繫廣場，臨危不懼，誓死抗議戒嚴部隊的暴行的那股英雄正氣。他們用血肉之軀在南池子拉出一條『血牆』。」這些民眾呼喊「解放軍不打老百姓！」、「學生無罪！」、「放了學生，不許清場！」、「天理何在？良心何在？人性何在？」等。當有人中彈時，口號就變成「戒嚴部隊是殺人兇手」，並唱起悲壯的《國際歌》，與從廣

場不時傳出的陣陣歌聲和口號聲遙相呼應著。[4]

戒嚴部隊嚴密封鎖了廣場，甚至攔住急救車，不許將受傷者運送醫院搶救。一名在場的女性老醫生說，現場氣氛十分緊張，志願醫務人員反覆交涉，稱作為紅十字會組織的成員有責任搶救任何身分的受傷者，而軍人堅持說受傷者都是暴徒，不能帶走，有的軍人準備向急救車開槍，幸虧一位戒嚴部隊隨軍女醫生及時趕來，厲聲制止：「不能向紅十字會人員開槍！就是紅十字會人員在戰場上搶救敵方的受傷者，也不能開槍！你們可以檢查救護車，只要裏面是受傷者，就應當放他們過去。」這才解除了志願醫務人員所面臨的危險。[5]

《中國體育報》電腦室職員楊燕聲騎自行車經過與東長安街相交的正義路，迎面開來一輛戒嚴部隊軍用卡車，車上士兵向路邊的人群開槍掃射，他趕緊趴在地上。前面中彈者淒厲地呼喊救命，他站起來要去搶救，一顆子彈擊中他的肝部。一位北京醫院的醫生和民眾將他送到北京醫院，開花彈將他的肝部幾乎炸爛了，不治身亡。在六四事件後的大清查運動中，清查人員企圖將楊燕聲打成「反革命暴徒」，逼迫那位北京醫院醫生作偽證，醫生堅決不做偽證，結果有半年多時間不准他給病人看病。

3 時許，周舵建議：動員廣場學生指揮部的學生領袖帶領學生撤離廣場，避開戒嚴部隊鎮壓的鋒芒。劉曉波表示反對，認為局勢發展至此，該犧牲的已犧牲，現在別無選擇和退路，在槍口下不能退縮，退縮就意味著背叛，對不起那些為了保衛廣場和學生而已經流血犧牲的人。但在周舵、高新、侯德健勸說下，劉曉波最終同意了。周舵提出具體方案：（一）說服學生領袖，由柴玲、李錄負責指揮撤退。（二）在廣場學生廣播站發表講話，呼籲廣場上全體人員放下手裏的一切「武器」，準備撤離。（三）從絕食請願的四個人中派出兩個代表去尋找戒嚴部隊談判，要求予以配合，給學生留出撤退通道。兩名醫生建議，由他們陪同，搭乘救護車出去與戒嚴部隊接觸談判。

周舵撤離廣場的建議其實是因高自聯常委邵江的懇求而提出的。邵江曾兩次到西長安街，親眼目睹了屠殺的慘狀，非常震驚，兩次回廣場向周舵匯報所看到的屠殺情況。邵江感覺，戒嚴部隊殺人都已殺得瘋狂了，毫無理性可言，學生們再怎麼和平理性也沒有什麼作用了。為了避免更多的流血犧牲，沒有別的辦法，只有說服廣場學生指揮部帶領學生撤離。凌晨 3 時許，邵江第二次回到廣場，首先找柴玲，建議她帶領學生撤離廣場。柴玲不同意，身旁的幾位年輕市民都是從屠殺現場回來的，情緒十分激動，柴玲受到他們很大的影響，情緒也已失控。邵江知道自己無法說服柴玲，轉而尋找周舵等人的支持和幫助。

3 時過後，劉曉波等人走進廣場學生指揮部帳篷，迫不及待地向柴玲、李錄、封從德全盤托出撤離廣場的建議、理由和具體設想，希望得到認同。堅守廣場的主體是學生，廣場的控制權在學生手裏，沒有學生領袖的參與，與戒嚴部隊的接觸談判就沒有代表性，也不會有什麼結果。柴玲等人予以拒絕，理由主要有兩點：一是帶領學生撤離廣場有違學運的初衷，等於將先前數以百萬計的學生和民眾的吶喊，以及三千名學生絕食請願的成果，全都付諸流水，這樣做，對不起已流血犧牲的市民和學生；二是即使現在帶領學生撤離廣場，也還存在著秋後算帳的問

題。與其以後束手待斃遭受秋後算帳，倒不如現在堅持到底，放手一搏。封從德說：「你們願意做什麼是你們的自由，你們若希望以第三方的姿態去與戒嚴部隊交涉，我個人表示欽佩，但你們絕不能說是代表學生指揮部去談判。交涉結果也必須經過同學們的表決才能生效。」

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稱， 凌晨 3 時半左右天安門清場準備工作完全就緒。

3 時半過後，侯德健、周舵在兩位醫生陪同下，乘坐救護車，前往與戒嚴部隊接觸談判。3 時 40 分許，在廣場東北角位置與第 112 師第 336 團政委季新國等人接觸。季新國得知侯德健等人的來意後，緊急請示第 112 師師長劉興貴。劉興貴無權做主，馬上趕到金水橋面見北京軍區副司令員齊連運，又請示了戒嚴部隊指揮部。最後由季新國出面告訴侯德健等人：學生可以從廣場東南角撤離，那裏是唯一的通道。並說，如果你們能夠說服學生撤離廣場，將立下一個大功。[6]

幾千名抗議屠殺的民眾向北京市公安局投擲石塊、燃燒瓶，門口崗樓被燒，十多處起火。他們開來一輛大汽車頂在大門口處，後又將汽車點燃。市公安局大樓幾十塊玻璃被打碎，院內、大門外的石塊有近萬塊。公安局用喇叭警告，民眾們仍不離去，辱罵聲、叫喊聲不絕。警察出動，抓獲十三人。

接近 4 時，廣場志願急救隊一位負責人讓志願醫務人員選擇是跟著學生撤離，還是繼續冒著危險留在廣場搶救受傷者。近百名志願醫務人員選擇留下，聚集在廣場東側的中國歷史博物館西門前，打起了紅十字會的會旗，等待最後時刻的到來。廣場臨時急救站還有一些受傷者，志願醫務人員的口號是：「人在受傷者在，將不惜一切代價保護及救治受傷者。」4 時半過後，幾個學生在大批戒嚴部隊軍人的夾擊下無路可退，進入志願醫務人員手挽手形成的保護圈。一些打紅了眼的士兵揮舞棍棒，兇狠地撲來。志願醫務人員大叫「我們是紅十字會成員，應當受到國際慣例的保護。」同時把手挽得更緊，用身體擋在士兵和學生之間。看到志願醫務人員身穿的白大褂和紅十字會旗幟，追打學生的士兵極不情願地停住腳步，但堅持說那些人是學生領袖，是鬧事的暴徒，必須交出來。志願醫務人員堅決表示，凡是進入了我們保護圈的人員，就受到我們的保護。我們絕不會交出任何人，與士兵形成對峙，陷入僵局。大約過了一個小時，廣場清場行動已基本結束，才有一名軍官來處理這批志願醫務人員。這名軍官提出的條件是：醫務人員可以離開，但要把學生和受傷者留下來，這些學生和受傷者都是暴徒。志願醫務人員表示：要抓，就把我們一起抓起來；要放，我們將帶著學生和受傷者一起走。同時正告，我們是醫務工作者，屬於紅十字會人員，應當受到國際慣例的保護，如果對我們處理不當將會面臨嚴重的後果。同時要求：清場行動已結束，我們紅十字會應該派人到廣場巡查，看看有無需要救治的受傷者。怎樣處理這些志願醫務人員，對戒嚴部隊軍人是一個棘手的難題，幾經商討，最後同意讓志願醫務人員帶著學生和受傷者一起撤離，但拒絕了巡查廣場的要求。

4 時許，第 112 師第 336 團第 5 連連長張東旭奉命推倒女神像，4 時 11 分，率領八名士兵攜帶衝鋒槍和木棒進入廣場，4 時半許動手拆除民主女神塑像支架。

4 時整，廣場上的燈全部熄滅，黑暗瞬間籠罩了整個廣場，造成極其恐怖的氣氛。人們共同心理感受是：最後的時刻終於到了！於是，悲壯的《國際歌》再次響起。數千人在生死之際放聲高唱《國際歌》的那種悲壯，那種震撼，無法用筆墨來形容。所剩不多的市民基本都離開了，部份學生也離開了。最後堅守的人，除了為數不多的高校青年教師外，幾乎是清一色的學生，人數約有五、六千人。北京農大的隊伍中也有不少學生離開了，只剩下逾百人。北京農大學生林青回憶說：「我們這群『亡命徒』們仍然互相鼓勵著。此時此刻，我們已不抱任何幻想，想到的只是需要留下什麼給父母。同學們紛紛尋找紙筆準備寫遺書。宋文清遞來本子，讓大家記下姓名、班級。空氣頓時凝固了，手中的筆也越加沉重，年輕的臉上也寫滿了莊嚴的神情。就在這一刻，我體會到了『捨生取義』的莊嚴，想到了『我自橫刀向天笑』的豪爽。」[7]

4 時許，邵江在周舵建議下，要求高自聯常委周鋒鎖和他以高自聯名義宣佈撤離，被拒絕。堅守不走的學生領袖除了廣場學生指揮部的柴玲、李錄、封從德，還有高自聯常委邵江、周鋒鎖、梁擎暾、馬少方、張志清（政法大學 1987 級雙學士班學生）等人。

4 時 25 分許，一群民眾從廣場東南角走向紀念碑基座，邊走邊齊聲呼喊：「中國人，站起來！中國人，站起來！」悲壯的呼喊聲在漆黑的夜空中迴蕩，像驚雷般炸響，如浪潮般捲過，撼動人心，那一副慷慨赴難的景象，不能不令人動容。

早已列陣於金水橋前的第 38 集團軍的裝甲車、坦克開始向廣場推進，實施最後階段的清場行動。民主女神塑像首當其衝，轟然傾倒，然後是一座座帳篷被輾倒。

一些當事人以親身經歷證明，儘管情勢已相當緊張，但仍有疲憊已極的學生在帳篷裏休息睡覺。香港《星島日報》女記者蔡淑芳在廣場熄燈之際摸黑到一個帳篷寫遺書，帳篷內還有學生在休息。[8]中國官方在六四事件後所攝製、播放的紀錄影片《北京風波真相》提到：在學生撤離廣場後，有一個名叫吳斌的學生仍在帳篷裏睡覺，被戒嚴部隊軍人喚醒。

許多局外人不相信在那樣緊張的氣氛下還會有學生在帳篷裏睡覺休息，是因為沒有親身經歷過廣場上那一段艱難困苦的日子，許多學生已疲憊得不能再疲憊了。香港《虎報》一名記者在文章中提到：「在北京採訪的時候已知道學生不止一日處於緊張狀態，戒嚴令下達之後，隨時準備軍隊衝進廣場，因此，他們已習慣於在吵鬧中入睡。6 月 1 日以後，晚晚都有敵情，但誰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會真的『狼來了』。」[9]

紀念碑基座北側不遠處豎立著一排高逾十公尺的鐵旗杆，一輛坦克撞倒了位於最西側的一根鐵旗杆。在鋼鐵龐然大物坦克面前，粗大而結實的鐵旗杆猶如弱不禁風的嫩芽，輕易就被折斷了。動用坦克參加清場行動，顯然是為了威嚇學生和民眾，事實上也起到了威嚇的作用。在鋼鐵龐然大物坦克面前，血肉之軀是多麼地渺小。中共當局事後卻一再掩蓋坦克參加清場的事實。

4 時 10 分許，侯德健一行人急如星火般地趕回廣場學生指揮部，向柴玲等人介紹與戒嚴部隊接觸情況，繼續勸說帶領學生撤離。4 時 32、

33 分，侯德健在學運之聲廣播站發表廣播講話，大意是：在沒有經過廣大同學們同意前，我擅自作主，去與戒嚴部隊接觸談判，讓學生隊伍主動撤離廣場，希望大家諒解。血已流得夠多的了，不能再流血了。我相信現在依然堅守在廣場的人沒有一個是怕死的，都是中華民族的精英，為了中華民族，為了民主事業，我們要珍惜生命，保持有生力量，準備為民主事業作長期的鬥爭。現在我們少流一滴血，將來民主事業就多了一份希望。這次學生運動，這次全民民主運動已經取得了很大的勝利，我們已經勝利了。

侯德健的講話激起學生們的強烈反響，發出一陣又一陣怒罵聲，幾乎是侯德健每講一句就被罵一句。許多學生怒不可遏，斥責侯德健是叛徒、怕死鬼、軟骨頭。這些學生原來一直對侯德健充滿著敬意，甚至有點崇拜。一些學生衝進廣場學生指揮部（即學運之聲廣播站帳篷），或搶奪話筒，或要打侯德健。廣場學生指揮部一度陷於混亂，李錄指令糾察隊員們將無關人員一一清出指揮部。

劉曉波、周舵、高新相繼發表廣播講話，中心話題都是呼籲學生們撤離廣場，一方面可以避免發生更大的流血，另一方面可以保存民主的力量。在劉曉波與周舵發言之間，邵江宣讀了一份高自聯宣言，號召學生撤離廣場，避免更大的流血犧牲。該宣言由邵江臨時起草，徵得梁擎暾等人的同意，目的是配合侯德健等人撤離廣場的呼籲。一位自稱是北京工自聯常委的人也發表廣播講話，表示贊同侯德健等人的意見，呼籲學生撤離廣場，為民主運動保存有生力量。在上述這些人廣播講話的過程中，學生隊伍中不斷發出「不撤」、「不能撤」的呼喊。

4 時半，廣場上的重新亮燈。官方在廣場廣播了戒嚴部隊指揮部只有一句話的通告：「現在開始清場，同意同學們撤離廣場的呼籲。」通告如此簡短，與此前的幾個緊急通告相比，就可發現該通告是臨時起草並播放的，似乎對數千名堅守不撤的學生網開一面，讓他們和平而安全地撤離了廣場，以掩蓋血腥清場的真相。中國官方事後一直有意將清場行動的時間說成是 6 月 4 日凌晨 4 時半至 5 時 30 分。其實，整個清場過程歷時 4 個小時左右，開始於 6 月 4 日凌晨 1 時半許，即第 38 集團軍和空降兵第 15 軍分別抵達廣場南北兩側之時，結束於 6 月 4 日清晨 5 時半許，即學生大隊人馬從東南角撤離廣場之時。

與此同時，播放了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關於迅速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的通告》，全文如下：

天安門廣場是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的中心，我國舉行政治集會和迎賓活動的重要場所，新中國的象徵。但是，現在，天安門廣場已經成了極少數人製造動亂、傳播謠言的市場。為了盡快恢復天安門廣場的正常秩序，根據首都和全國人民的共同願望和北京市人民政府關於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的第一號令，決定立即對天安門廣場執行清場。

（一）凡在廣場上的所有人員聽到廣播後必須立即離開廣場。（二）如果有人違抗和拒不執行此通告，仍繼續滯留廣場，戒嚴部隊有權採取一切手段予以強行處置。（三）清場後，天安門廣場由戒嚴部隊嚴格管理。（四）希望一切有愛國之心，不願意國家動亂的廣大學生和群眾，要積極配合戒嚴部隊執行好清場任務。

北京市人民政府

中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指揮部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

燈亮之際，數以萬計的戒嚴部隊軍人和武警部隊官兵，已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潮水般地逼近紀念碑基座。從北面推進的主要是第 38 集團軍，從南面推進的主要是空降兵第 15 軍，按照清場指揮部的命令，各部隊同時於凌晨 4 時半開始推進，於 5 時半在紀念碑基座會師。第 54 集團軍、北京軍區炮兵第 14 師在南側擔任警戒，第 63 集團軍在北側擔任警戒，第 39 集團軍、第 24 集團軍在東側擔任警戒，第 27 集團軍、第 65 集團軍在西側擔任警戒。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的裝甲車、坦克部隊本應參加清場行動，但開進途中一再受阻，第一輛裝甲車抵達廣場已是凌晨 4 時 50 分，清場行動已開始，先頭部隊抵達廣場已是凌晨 5 時 18 分。

面對步步逼近的軍警，數千名學生沒有慌亂，不約而同地做出 V 字形手勢，使勁揮動著，悲壯的《國際歌》歌聲響起。唱完《國際歌》，許多學生一遍又一遍地齊聲高呼：「團結起來，不怕犧牲！團結起來，不怕流血！」

柴玲等人堅守不撤的決心有所動搖。廣播中傳出封從德的聲音，呼籲學生們立刻用口頭表決的方式決定是堅守還是撤離。在目前危急的情況下，已經不可能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決定，只能採用最簡單的口頭表決方式，具體做法是，我在廣播中喊叫「一、二、三」後，主張撤離的同學就喊「撤離」兩字，主張堅守的同學就喊「堅守」兩字，少數服從多數，以聲音強弱來決定。封從德反覆解釋幾遍後，開始了口頭表決。結果是「堅守」的聲音遠超過「撤離」的聲音，在紀念碑基座北面的學生隊伍中幾乎聽不到「撤離」的聲音，但封從德宣佈「撤離」的聲音大，宣佈「現在就少數服從多數，分批撤出廣場。」周鋒鎖與封從德爭論，認為「堅守」聲音大。在紀念碑基座北側，一個學生站起來憤怒叫喊：「你們才是少數，我們堅決不撤！」一位學生站起來呼籲：「我們不能撤離，我們一定要堅持到底，否則，支持我們的北京市民一定會非常傷心。我們只要堅持到天亮，北京市民每人一塊磚頭，就可以將戒嚴部隊砸跑。」

4 時 50 分許，在紀念碑基座北側、南側、西側，各有數十名軍人身穿迷彩軍服，頭戴鋼盔，端著槍，緊貼著紀念碑基座兩側的漢白玉欄杆，跨過坐滿各級台階的學生人群，衝上紀念碑基座最高層。其中第 79 師直屬偵察連的士兵肖緒明端著機關槍。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將這批軍人稱為「偵察分隊」、「特緝分隊」或「出擊分隊」，由第 27 集團軍的三個偵察連和一個步兵連的二百零五名官兵組成，指揮官是第 27 集團軍司令部偵察參謀趙勇明少校。這批軍人不斷喝斥學生：「別動！別動！」「坐下！坐下！」搶奪學生手中的答錄機、照相機。學生們沒有任何反抗行為，只有個別學生站起來拍照，引來軍人的吼叫：「不許拍照！」並揮動槍托一陣亂砸。學生沒有任何反抗行動，這正是這批軍人能夠迅速跨過數千名學生的密集隊伍，衝上紀念碑基座最高層的原因。

事後，中國官方矢口否認戒嚴部隊曾在清場過程中開槍，但中國軍方的宣傳資料卻透露了開槍的事實：剛衝上紀念碑基座時，「一名戰士

朝天鳴了槍，槍聲劃破了夜空。緊接著又有兩人開槍把碑上的喇叭打啞了。槍聲一響，碑座上、台階上的學生，本來都是有坐有站的，現在全都趴下了。」[10]

這批軍人迅速占據了紀念碑基座最高層的四角，首先端槍對準綁在紀念碑上的兩組喇叭射擊，兩組喇叭當即被打爛了，廣播中呼籲撤退的聲音消失了。隨後，扯下懸掛在紀念碑上的橫幅標語，拆除絕食棚，動作粗野，雜物四處紛飛，落到周圍學生的身上。

這些軍人不久前經歷過雲南省中越邊境老山地區對越作戰，兇狠勇猛，動作敏捷，槍法奇準。射擊學生喇叭的命令，直接由清場指揮部下達, 交由第 27 集團軍直屬偵察營副營長兼偵察第 1 連連長劉建軍執行，士兵孫濤、朱躍青舉槍點射，命中懸掛在紀念碑東南角高處的一個喇叭的芯上；士兵許團輝又是一個點射，西南角的喇叭也當即作啞。」[11]

5　時前後，軍警開始暴力驅趕紀念碑基座一帶的學生，許多學生被棍棒打傷。數以千計的軍警湧向端坐的學生隊伍，發生踐踏，學生隊伍中發出慘叫聲。

軍人衝進學生指揮部，強力驅趕學生，槍托砸在周鋒鎖身上。兩位女士（人民大學教師于碩和劉曉波妻子）想走向紀念碑基座最高層，被軍人圍住，周鋒鎖護在她們前面詢問，竟然是想拿劉曉波遺失的書稿。幾分鐘後，周鋒鎖等人都被軍人推打下來。第　27　集團軍軍史記錄：「到 5 時 25 分，集團軍出擊分隊完成了占領高自聯指揮部的任務，繳獲 861 電台一部，發電機三台，收錄機一台，擴音機八台，高音喇叭五個，高自聯指揮部記錄本三個以及大量傳單、標語。」這批軍人本來還有逮捕廣場指揮部學生領袖的任務，但因為柴玲等人已隱入學生隊伍，怕強行逮捕引發混亂，臨時放棄了逮捕任務。

在軍警持續使用暴力驅逐的過程中，從學生隊伍中不斷傳出許多學生委屈而憤怒的抗議聲音：「你們打我們？！……」「你打呀！讓你打呀！……」「……我們……打不死呀！……你們真打啊？……你們，這些當兵的，真有能耐哪！……」最讓人揪心的是女學生痛不欲生的哭泣呼喚聲。一個被軍警的暴力驚呆了的女學生呼喊著：「媽媽！……」淒厲的聲音撕裂了拂曉的天空。

5　時許，紀念碑基座西側和南側的學生開始撤離，隨後是東側的學生開始撤離。這三個方向的學生人數不多，人數總和還不如北側的學生人數多。5 時 20 分許，北側的學生隊伍在軍警的持續暴力驅逐下，終於也開始撤離。侯德健、周舵拉一些仍坐在地上不願撤離的學生，帶動學生撤離。

在中國官方所謂的撤離通道—紀念碑基座東南角，大批軍警揮舞棍棒、銅條繼續驅趕學生，一些學生頭破血流。學生隊伍擁擠不堪，不時有人被擠倒。學生領袖楊朝輝被擠倒在地，差點被踩死。周舵被第　65　集團軍高炮旅的軍人用銅條捅傷肋部。

5　時半許，學生隊伍基本撤離了紀念碑基座，但有一些學生堅持不撤。中國官方稱，「有二百餘名學生堅持不走，武警按照通告的要求，強制他們離開了廣場。5　時半，清場全部完成。整個清場過程，廣場沒有死一個人，包括最後強制離開的。」事實上，軍隊後來曾開槍驅逐堅

持不走的學生。

中國社會學學者朱曉陽在他的《6 月 3 日晚上 10 時至 6 月 4 日凌晨 6 時天安門廣場錄音》中有這麼一段錄音：「錄音者：你是受什麼傷？男學生：頭打破了。錄音者：是被警棍打的？男學生：是警棍，大木頭棍打的。錄音者：在哪裏打的？男學生：就是那邊旗杆下頭。錄音者：就是這裏？男學生：對。錄音者：就是剛才這會兒打的？男學生：對。她被人家擠倒了，我去把她扶起來。扶起來……我就倒地下了。錄音者：你們是不是最後撤離的？男學生：我是最後撤離的。錄音者：紀念碑上面還有人嗎？男學生：已經沒有人了。好多女孩，不是踩死了就是重傷，這些兵真他媽厲害。真是慘啊，真是，這政府真是世界上獨一無二的。這樣的政府還怎麼（不清楚）。說好了撤，還要打。（過一會兒）錄音者：受傷的人被拉到板車上。眾人喊：快拉上車！快上車！」

西北大學哲學系 1987 級學生王磊在撤離廣場時，親眼目睹兩名學生在他的身旁中彈受傷。[12]

在毛主席紀念堂與前門箭樓之間的開闊地，逾千名空降兵第 15 軍官兵列隊坐在地上待命，只要有撤離的學生忍不住叫罵「法西斯！劊子手！」，他們就集體起立，兇狠叫喊「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對著學生隊伍上空開槍。雖然抬高槍口開槍，但難免有失誤。絕食的知識分子高新親眼看到一個面對著自己的安徽煤炭師範學院學生被一顆流彈擦到頭皮，受傷流血了。正好有一位憤怒的北京市民駕駛著一輛 130 輕型卡車準備冒死衝撞不遠處的一輛坦克，高新急忙攔阻，勸導司機說：「你現在的任務是運送受傷者。」隨後將受傷的學生送上車。

數千名民眾在前門箭樓附近迎接撤離廣場的學生，見到學生們悲憤的神態和淒慘的形象，民眾們強忍悲傷，反過來勸慰學生說：「你們沒有失敗，你們總有一天會重新回到廣場上來的！歷史不會忘記你們！人民感謝你們！」學生們壓抑已久的悲憤情緒一下子迸發出來，不少人嚎啕大哭。一個學生痛苦地說：「我們對不起人民，我們把廣場丟了！」許多民眾齊聲呼喊回應：「你們是好樣的！學生是好樣的！人民感謝你們！你們一定會重新回到廣場來的！」一些學生振臂高呼：「我們決不屈服！我們還會回來的！血債要用血來還！打倒法西斯！打倒李鵬偽政府！鎮壓學生運動決沒有好下場！罷課！罷工！罷市！」

5 時半許，廣場傳出一陣密集的槍聲，夾雜著一陣又一陣斷斷續續的《國際歌》歌聲和口號聲。不久，有學生哭著從學生撤退隊伍後面追趕上來報訊，稱廣場上寧死不撤的學生慘遭槍殺。

清華青年教師慈恩沒有馬上跟隨學生隊伍撤離，滯留在廣場南端，稍後追上撤退的學生隊伍，告訴同校的青年教師海明等人說，對於最後堅持留在廣場不走的學生和市民，戒嚴部隊先是用棍棒驅趕，後來開了槍。就在他跟前開槍打中了一個人，傷口流了很多血。因為手頭沒有醫藥用品，他與幾個人用一面紅旗給受傷者臨時包紮。[13]

赴京採訪的臺灣《中國時報》著名記者徐宗懋不顧同行者再三勸告，在學生隊伍撤離廣場後，堅持與數百名學生和市民一起留下來，要記錄這個重大歷史事件的最後結局，在靠近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地方中彈

受傷，一顆子彈從頸部進去，穿過喉嚨，從嘴巴出來，打掉了好幾顆牙齒，顱內也有出血現象。徐宗懋中彈後仆倒在地，鮮血從傷口湧出。當時，槍聲不斷，人群四散奔逃。一位正在北京打工的江蘇木匠小邵見狀停住腳步，高聲喊叫：「有人中彈了！救人要緊啊！別跑！別跑！」但沒有人停下來幫忙。小邵只好將徐宗懋拖抱著拉到人行道上，才使得免於被狂奔的人群踩傷踩死。身高只有 165 公分的小邵背著徐宗懋，一步一步艱難地來到一公里遠的和平門醫院，但沒開門。又背著徐宗懋走了兩公里，才找到一輛平板車，把徐宗懋送到同仁醫院，得到及時治療。一位勞累了一整晚都沒有休息、稍早已輸了 200CC 血液的護士李小姐，將自己 250CC 的血液輸給了徐宗懋。趕到同仁醫院的臺灣《中國時報》記者楊渡向醫務人員表示感謝。一位醫務人員說：「我們知道你和徐宗懋先生是從臺灣來的記者，我們不是要你道謝，我們只求你一件事。」楊渡連忙問：「什麼事？」醫務人員說：「只求你把北京市民和學生被戒嚴部隊開槍屠殺的真實情況報導出來，讓全世界的人民都知道。」一位女護士得知楊渡剛離開廣場，急切地詢問：「那些學生呢？那些學生呢？你從廣場來，不知道他們上哪兒去了嗎？」她的聲音沙啞、發抖，全身也發抖著。楊渡得知同仁醫院的醫務人員為了救人，一夜無吃無眠，連忙掏錢吩咐一位老三輪車伕出去買回餐點，分給每一個醫務人員，但整個醫院竟然沒有人拿走一份餐點。血泊中的醫院，誰會去吃東西？誰又吃得下東西？

5 時半許，在佟麟閣路與復興大街交叉處的斜道上，滿地都是磚頭。在民族宮西單一帶，道路旁歪歪斜斜堆滿了數以萬計的自行車，都是軍隊開槍後民眾遺棄的。在三昧書屋附近的鐵路工地旁和復內大街路邊，地上有一灘灘血。有人沾血在牆上寫下了大字：「人血！人血！」、「為死難者復仇！」、「血債要用血來償！」鐵路工地周圍的鐵皮圍牆上到處是彈孔。在復興立交橋路北有一座象徵和平的大理石女雕像，胸部有兩個大彈孔。在復外大街居民住宅和國家資訊中心的牆上，有許多彈孔。西長安街上有幾十輛坦克由西往東開往廣場，道路兩邊民眾罵聲不絕，兩位白髮蒼蒼的老太太說：「北京從來沒有這樣過，日本人的坦克也沒有開進來過！」

山西大學電腦系學生高旭回廣場取同學遺留的照相機，被戒嚴部隊拘捕，連同其他被拘捕的八個人，被緊緊捆綁在大會堂東大門外的柱子上，軍人們用槍托沒頭沒腦地砸，用點燃的煙頭燙，把他們當成了洩憤的靶子。之後，他們被轉送到勞動人民文化宮關押，進去時每個人又遭受了一頓「殺威棒」，被打得昏死過去，用冷水澆醒後繼續打，導致高旭遺留了嚴重的腦震盪後遺症，一隻眼睛幾乎失明，腦部時時出現絞痛。從清場結束至 6 月 7 日，勞動人民文化宮和中山公園關押了大量民眾和學生，許多人被打傷、打殘。

在南長街南口的廣場西北側入口處，數百名軍人坐成三、四排，組成警戒線，二十多米處坐著四、五百名學生和民眾，呼喊「不許屠殺廣場內的學生」，唱著《國際歌》，打著 V 手勢。有人發現在對峙地段內左側平房上躺著一個受了重傷的婦女，還在試圖移動。一對年輕戀人自告奮勇去營救，男的摟著女的肩頭，一手做出投降姿式，不時指指平房上的婦女，試探著向平房移動，走了一半，戒嚴部隊的麥克風響了：

「回去！」接著一陣掃射，打到年輕戀人的腳下，他們只得退了回來。稍後，軍人們突然從警戒線散開，兩排坦克共二十多輛，呼嘯著向人群開來。人們繼續唱著《國際歌》，沒有人站起來逃跑。坦克在逼近，排山倒海般轟鳴著，前排的幾個學生橫躺在馬路上，大聲喊道：「讓我們的鮮血喚起中國的民主！」《國際歌》聲更加雄壯。坦克駛到離人群不足五米遠，突然停下來，鑽出幾個軍人向人群扔了幾個可口可樂罐狀的東西，人們以為是炸彈，可沒有人逃避，繼續唱著《國際歌》。罐中冒出黃煙，瀰漫開來。一位在場學生說：「那毒氣吸入肺中，似乎比死亡的滋味更難受，你可以不怕子彈，不怕坦克壓，可你真難以忍受這種毒氣彈。」這時，不知誰聲嘶力竭地喊道：「不要傻了，趕緊散開！」人們咳嗽著，走上或爬向兩側便道。

清晨 6 時許，從廣場出來的高新、程真、香港學生沙濤在前門箭樓南面遇到一支荷槍實彈但全都席地而坐的部隊。許多民眾圍著官兵們講道理，也有人憤怒責罵，官兵們沒說一句惡語相向的話。高新、程真擠上前去對指揮官曉之以理，動之以情。指揮官含淚說：「你們快走吧，我什麼也不能說。但是我希望你們相信我們，並不是所有的軍人都向你們開槍了。」話音剛落，幾個士兵把鋼盔捂在臉上，放聲痛哭，在場學生和民眾無不為之動情。

清晨 6 時許，戒嚴部隊完全控制了廣場，所有進入口全部遭到嚴密封鎖，到處是排列成陣的坦克、裝甲車和全副武裝的軍人。凡是企圖接近廣場的民眾，都受到了軍人或端槍恐嚇，或鳴槍警告。儘管如此，在廣場周邊仍有大批民眾不願離去。

清晨 6 時 15 分許，前門東大街附近，四名持槍的士兵神色焦慮，腳步如飛，十幾名被屠殺激怒了的青年發瘋似地追趕著，高喊「打死他們！打死他們！」投擲密如冰雹的石塊、磚頭和玻璃瓶子。附近被驚動的民眾不管三七二十一，手邊有什麼東西就拿什麼東西朝四名士兵扔過去。四名士兵被追得氣喘吁吁，驚惶失措，急得連連朝天放槍警告，但始終沒有對準民眾開槍。四名士兵最後跑進了北京市公安局與北京市國家安全局的機關大院。

屠殺事件太殘酷了，激怒了許多民眾，對戒嚴部隊痛恨至極，採取了以暴制暴的行動。令人歎息的是，那些在 6 月 3 日晚至 6 月 4 日凌晨，肆無忌憚地對著人群開槍，製造了一樁樁殺人慘劇的軍人，幾乎沒有人遭到報復，反而是那些沒有接到開槍命令或不願執行開槍命令的軍人，以及在 6 月 4 日天亮以後作為第二梯隊向廣場開進，沒有肆無忌憚地對著人群開槍的軍人，承受了憤怒民眾的報復。部份民眾和學生以暴制暴的行動，是無需否認的曾發生過的事情，但發生在戒嚴部隊開槍屠殺之後，就時間而言，戒嚴部隊的血腥屠殺發生於前，學生和市民的反抗發生於後；就因果關係而言，戒嚴部隊的血腥屠殺是因，學生和市民的反抗是果。中共當局在事後的欺騙宣傳中，刻意顛倒了時間先後和因果關係。在六四事件中總共死亡十四名軍警，沒有一人死亡的時間早於 6 月 4 日凌晨 1 時之前，也就是說，都是死於戒嚴部隊開槍屠殺之後。這十四名死亡軍人是：第 63 集團軍直屬通信團第 4 連第 1 排排長劉國庚，第 38 集團軍直屬炮兵旅第 5 營班長王其富、徐如軍、副班長李棟

國、士兵李強、杜懷慶、王小兵，第 39 集團軍第 116 師第 347 團炮兵營榴彈炮 2 連第 6 班士兵崔國政，第 54 集團軍第 127 師炮兵團第 6 連班長（代理排長）馬國選，第 54 集團軍第 127 師某團後勤處參謀王錦偉，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2 支隊第 1 大隊第 1 中隊通信班士兵李國瑞，武警部隊北京市總隊第 1 支隊第 1 大隊第 1 中隊士兵劉艷坡，第 39 集團軍政治部宣傳幹事于榮祿，第 39 集團軍第 115 師某團第 7 連第 2 班士兵臧立傑。其中七人的死亡與民眾以暴制暴行為無關。于榮祿在部隊開進受阻時，立功心切，急於要拍攝廣場清場的照片，不顧勸阻，獨自身穿便裝前往廣場，途中被戒嚴部隊開槍「誤殺」。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奉命緊急往廣場運送防暴器材，在翠微路路口轉彎時車速過快而翻車，油箱爆炸起火，被困在裝滿防暴器材的車廂中無法脫身而燒死。[14]

新華門外，守衛中南海的十幾輛坦克排列在紅牆外。西長安街的主要十字路口，幾乎每一處都有無軌電車、軍車在燃燒。

清晨 6 時半許，上百名抗議民眾在長安街南河沿與軍隊相隔約二十米對峙。軍人坐下，民眾也坐下；軍人站起，民眾也站起，相持近二十分鐘，一名上校下令，軍人平端衝鋒槍指向民眾。有民眾喊「快撤！」有人怒罵「法西斯！」話音未落，一串子彈射來，有四人倒在血泊之中。

清晨 6 時半後，張萬舒等人走到西單路口，昨晨被攔截下的那輛裝滿便衣軍人的客車已被燒毀，一位老人站在西南角的路邊驚恐地說：「這一車裏的軍人，凌晨時突然跳出來殺人可狠哩，用衝鋒槍向人群橫掃。」張萬舒突然想起昨晚來時，那位面對民眾勸說的軍官說的話：「我不是不能帶領戰士回去，而是不願。」原來，他是坐等時機，意圖報復。

早晨，人民大學校內的旗杆上懸掛著死難者的血衣，學生廣播站交替播放哀樂和對屠殺的聲討和控訴。博士生江棋生和幾個學生自治會常委直闖校黨委書記李文海的辦公室，要他立即派人派車到各大醫院找尋人民大學的死難者和傷殘者。

上午

所有高校都沉浸在悲憤之中，師生們都在議論屠殺事件，講述所見所聞，氣氛緊張恐怖，籠罩著一派不安氣氛。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政法大學、北航、北京科技大學等校學生廣播站不斷播放「北京大屠殺真相」，大都發佈了以下消息：「長安街上血流成河，據北京紅十字會統計，死亡人數為二千六百人」。一些目擊者在學生廣播中控訴「裝甲車衝向人群」，「一些解放軍戰士以殺人取樂」等。北師大等校自治會分發黑紗，呼籲學生和市民佩戴黑紗對政府暴行以示抗議。各高校全都一遍又一遍播放哀樂，在校門口擺花圈、掛輓聯，為死難者哀悼。人民大學、北大、清華、北師大下半旗為死難者致哀，一些老教授也自發參加悼念活動，很多市民湧到各高校參加悼念活動，與學生一起抗議政府暴行。北大、清華、人民大學、政法大學、北師大等校一些中

共黨員貼出退黨聲明，一些共青團員貼出退團聲明，並有一些大字報呼籲集體退黨、退團。北大、清華、人民大學、北師大、政法大學的一些系都發生了以集體為單位收集共青團員證，集中焚燒的事情。許多學生的情緒非常激烈。有的學生說：「現在政府瘋了，我們也被逼瘋了。」北大等校一些學生到處找汽油和化學藥品，表示要找戒嚴部隊拼命。有些學生抬著死難者遺體在清華、北大、人民大學、北京語言學院等校遊行。有的學生四處張貼傳單，到街頭路口傳播消息；一些學生參與、甚至組織焚燒軍車。

在天壇東側路、天壇北門、前門地鐵西口、前門東路、府右街、六部口、西單、復興門、南禮士路、木樨地、蓮花池、車公莊、東華門、東直門、大北窯、呼家樓、北豆各莊，大興縣的舊官鄉等地，有數百輛軍車被燒毀。在雙井路口，七十餘輛裝甲車被攔，其中二十餘輛車上的機槍被拆掉。在太平橋大街，有八輛被攔截或丟棄的軍車，只有一輛停在高壓電線下的軍車沒有被焚燒，車頭上一塊大紙板寫著：「上空有電線，請不要放火燒車。」自昨晚就被堵在北京煤炭工業學校西側的三百多輛軍車，仍有一部份被民眾圍困之中。中國官方稱，「在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有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十多輛，公共電汽車一百二十多輛，其他機動車七十多輛。」

從勁松到東長安街，約一百多輛坦克車、裝甲車和滿載軍人的軍用卡車由東向西駛去。每輛坦克車頂有三名士兵手端衝鋒槍分別注視著不同方向，只要有人起哄、嘲笑或呼叫，軍人就開槍，在南池子有一名市民被坦克車上的軍人射殺。

市區不時有零星的槍聲響起，籠罩在恐怖之中，各主要道口有燃燒的軍車、隔離墩橫在道路上，行人大為減少，各商場和一些小雜貨店幾乎都不正常開門，有的乾脆關門。很多市民開始搶購糧油等日用品，市民出現從未有過的恐慌。

悲憤的學生和民眾用一輛帶兜的 130 小卡車載著北京市順城根小學三年級學生呂鵬的遺體，沿著學院路向北阻攔第 64 集團軍的軍車車隊。呂鵬遇難時九歲，是目前已知的年齡最小的六四事件死難者。軍車車隊被攔下來了，帶隊的師長低頭一言不發，右手不停地摸鋼盔的下沿，也許是不敢正視這慘痛的現實吧。面對成千上萬憤怒的學生和民眾的譴責與謾罵，師長一個勁地喝令士兵「不要開槍！」最後的結果是軍車沒有再朝市區開進一步，一部份軍車的輪胎先是被學生們放了氣，到下午被就地燒毀，另一部份軍車轉移到馬甸橋之後，也被攔截的民眾焚毀。

臨近 7 時，廣場紀念碑基座一帶冒出了大火，濃密的黑煙沖天而起，持續三個多小時。據 1989 年 6 月 17 日《人民日報》一則報導稱，「1989 年 6 月 4 日，廣場上的大火燒裂了四十條用花崗石製作的紀念碑基座台階、二千七百平方米的草坪和一百七十五米長的檜柏綠化帶。」學生隊伍撤離前，那一帶並未出現大火，也不可能出現大火，因為那一帶布滿了學生和軍人。按理說，像花崗石這樣耐高溫的建築材料，也不是普通的火焰能燒裂的，只有在兩種情況下才會出現燒裂的情

況：一是突如其來的高溫烈火，例如火焰噴射器噴射的火焰；二是在高溫狀態時迅速冷卻，例如用冷水滅火。這兩件事都只有戒嚴部隊才能有條件，也有動機去做。戒嚴部隊可能需要在天亮前盡快毀滅廣場上暴露血腥鎮壓的殘留物，然後又由於某種需要而急著使用水龍滅火，例如面臨火勢失控的危險，或者為了軍用直升機稍後能夠安全地在廣場著陸。一些自稱為現場目擊者的民眾說，在清場行動結束後，他們看見戒嚴部隊曾在廣場處理過屍體。

　　中共當局針對外界的強烈質疑解釋說，戒嚴部隊在廣場點火，唯一目的只是為了焚燒垃圾。這個解釋不足為信。如果說戒嚴部隊在廣場點火的目的只是為了焚燒垃圾，那就應該把垃圾集中堆放在距離紀念碑基座台階、草坪和檜柏綠化帶較遠的空曠地帶焚燒，這樣做，不但安全可靠，而且合情合理，因為學生的帳篷大多位於距離紀念碑基座較遠的地方，無須耗時費力地將被坦克和裝甲車所輾壓的帳篷等垃圾搬運到紀念碑基座一帶焚燒，以致於危及紀念碑基座的花崗石台階、附近的草坪和檜柏綠化帶。戒嚴部隊之所以必須在紀念碑基座一帶焚燒，是因為那裏是整個廣場最為隱蔽的地點，不會被有心人在遠方的高層建築物所發現並拍攝下來，成為鎮壓的證據。當年在廣場周邊只有一棟高層建築物，即位於東長安街的北京飯店，共有十六層樓，從北京飯店步行五分鐘即可到達廣場，因此，當時的北京飯店中聚集了大批外國記者和港澳臺記者，他們在 6 月 4 日天亮後，用長焦距鏡頭拍攝了大量發生在東長安街、南池子街南口、天安門城樓附近和廣場北端的有關鎮壓的照片。但是，中國公安部機關大院、中國歷史博物館的建築物擋住了他們的視線，無法拍攝到紀念碑基座一帶的情景。

　　7 時，得知戒嚴部隊已完成廣場清場任務，徹夜未眠的李鵬才稍為安心，一覺睡到 10 時。

　　7 時許，撤離廣場的學生隊伍在六部口轉上西長安街。長安街是中國當時最寬敞的街道，屬於雙行道，南北兩邊各分為快車道、慢車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隔著一道高約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學生隊伍打著旗幟，由東往西，有秩序地靠邊走在自行車道上。三輛坦克從廣場方向開過來，一邊發射散發出淡黃色煙霧的毒氣彈，一邊快速地追輾學生隊伍。一時間，街上瀰漫著淡黃色的煙霧，許多學生吸入煙霧後痛苦地趴在地上乾嘔不止。政法大學青年女教師張麗英因過多吸入煙霧，暈倒在地，被送醫急救。

　　學生們料想不到中共當局會殘忍到動用坦克追殺已撤離廣場、並正處在返校途中的有秩序的學生隊伍。慌亂之際，學生們紛紛翻越自行車道和人行道之間的綠色尖頭鐵欄柵而躲避，不少人被綠色尖頭鐵欄柵刺傷，女學生大多無法翻越高達一米二的綠色尖頭鐵欄柵，只能緊貼在鐵欄柵旁，驚恐之狀讓人心酸。北京科技大學碩士生王寬寶與同校的博士生林仁富各自推著自行車，當周圍的學生開始奔逃，他倆不相信靠邊行走也會有危險，就沒有跟著奔逃。一念之差，兩個人頃刻間便倒在坦克履帶之下。林仁富當場死亡。王寬寶身負重傷，整個骨盆被軋成粉碎性骨折，數年中做了多次大手術，傷口多年後仍沒有癒合。因輸血染上「丙（C）肝」病毒，無法再次做手術，整個臀部已無一處完好的地

方。

六部口坦克追軋慘案導致十一名學生死亡，另有許多學生受傷。「天安門母親」群體的代表性人物丁子霖女士經多年艱辛查尋，目前已找到死難者五人、受傷者九人，其中十三人有姓名、年齡、所在單位以及受傷部位、致死原因，有一人不願公佈個人資料。遇難者是：1.林仁富，北京科技大學 1989 年應屆畢業博士生，年僅三十歲。2.董曉軍，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 1986 級學生，年僅二十歲。3.王培文，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 1986 級學生，年僅二十一歲。4.田道民，北京科技大學管理系 1985 級學生，年僅二十二歲。5.龔紀芳，女性，北京商學院企業管理專業 1988 級學生，年僅十九歲。受傷者是：1.方正，北京體育學院理論系運動生物力學專業學生。2.王寬寶，北京科技大學碩士生。3.權錫平，北京鐵路局南口機務段工人。4.劉華，北京某民營公司職員。5.北京某大學一名不願公佈個人資料的女學生。另外四名受傷者是中國青年政治學院的學生蘇文魁、趙國慶、錢奕新、單連軍。不在這份名單上的中國青年政治學院青年工作系 1986 級學生蔡昕，由於身高不到 160 公分，坦克從他的頭頂過去，他的身體處在坦克的兩條履帶之間，左手骨折、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

製造六部口慘案的三輛坦克隸屬於天津警備區坦克第 1 師，帶隊的指揮官是團長羅剛（北京人）、副團長賈振祿，衝入學生隊伍軋人的是 106 號坦克。[15]

在六部口，坦克一輛挨一輛封死長安街。坦克前站著一排士兵，背著槍，手握棍棒。軍民雙方隔著百多米距離對峙。民眾扔磚頭，士兵用磚頭和催淚瓦斯還擊。由於距離遠，磚頭發揮不了作用，催淚瓦斯同樣不起作用。有幾輛軍車經過，民眾叫罵「法西斯」，後面一輛軍車竟調轉頭來，朝人群開槍，八人中彈受傷。

7 時許，第 28 集團軍的上百輛軍車被成千上萬民眾堵在木樨地一帶。最前面的是十幾輛裝甲車，每輛車上都有八、九名官兵，後面是幾十輛軍用卡車，每車約有三十、四十人。劉亞洲擔任成都軍區空軍政委時曾在雲南空軍基地的內部講話中提到：在指揮車裏帶隊的第 28 集團軍軍長何燕然和集團軍政委不但沒有率隊強行開進，反而順勢停滯不前，兩個人神態輕鬆地有說有笑。軍長手搭涼棚往前一看，說了一句「遍地青紗帳」，政委隨即接了一句：「十萬青年十萬軍」。劉亞洲稱這兩人可惡，都把自己比喻成日本鬼子了。何燕然還對軍政委說：事後不知道是該我還是該你上軍事法庭。

民眾們圍住第 28 集團軍的車隊，紛紛敘說屠殺情況。官兵們都不相信，強調「人民軍隊絕不會向人民群眾開槍」。一些年輕人跑到附近的復興醫院拿來很多血衣，血的事實立即震撼了整個部隊，導致軍心渙散，許多士兵氣憤地撕掉領章，扯下帽徽，有的士兵甚至把槍支扔到了護城河裏。靠近木樨地立交橋的約八十輛車的官兵們全下了車，棄車而不顧。10 時許，有憤怒的民眾開始焚燒軍車，官兵們不予制止。一時間，從木樨地到軍事博物館的路段上火光熊熊，濃煙沖天，總共燒毀了七十四輛軍車，包括三十一輛裝甲車、二輛通訊車。在所有的戒嚴部隊中，第 28 集團軍被燒毀的車輛數量是最多的。至中午 12 時半許，戒嚴

部隊指揮部總指揮劉華清派了一架軍用直升機，飛到木樨地上空，用高音喇叭反覆廣播：「軍委首長有令，軍隊不能受阻，受阻堅決還擊！」這實際上是在公開下達開槍的命令。但是，第 28 集團軍沒有執行中央軍委武力挺進的命令，一直到下午，沒有往前推進一步，最後全部撤走了。

六四事件後，中共當局對第 28 集團軍進行了歷時近半年的調查和整頓，1989 年 11 月，第 28 集團軍的主官均被調離野戰軍，降職使用。何燕然降職調任安徽省軍區副司令員，張明春降職調任吉林省軍區副政委。張明春一年後在鬱悶之中病逝。

8 時，新華社奉命播發了兩份重要稿件：《解放軍報》社論〈堅決擁護黨中央決策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發表談話戒嚴部隊遭到歹徒野蠻襲擊忍無可忍被迫採取果斷措施〉。《解放軍報》社論有袁木批文：「電傳新華社、廣播電視部、《人民日報》。請新華社發通稿。請立即廣播。請《人民日報》轉載。袁木 4/5 晨」袁木把 6 月 4 日寫成了 5 月 4 日。

10 時許，劉蘇里、吳仁華帶領二十多名學生回到政法大學，在校門口翹首等待已久的逾千名師生一擁而上迎接。同單位的一位中年女教師看見走在隊伍前列的吳仁華，喊了一聲「小吳……」就再也說不下去了，一把緊緊抱住吳仁華，放聲大哭。校園內外，一片哭聲。教學大樓前的幾張課桌上並排躺著六部口慘案的五具遇難學生遺體。吳仁華與劉蘇里及二十多名從廣場歸來的學生跪倒在遺體前，第一次放聲痛哭，心中默念著：永不遺忘！永不遺忘！

接近中午，約五百名撤離廣場的學生回到北大，其中許多是外地學生，由北大籌委會安排了食宿。許多教師、市民願意將外地學生領回家，躲避軍隊搜捕。廣場指揮部的成員到北大籌委會廣播站，封從德在廣播中宣佈廣場指揮部解散，廣場學生的安排工作由北大籌委會接替。

中午，清華第 10 食堂前貼滿了憤怒控訴屠殺的大字報。學生廣播裏播出長長的學生名單，呼叫未返校的學生。

下午

「中國保衛人權同盟」組織散發了《告全國人民書》，抨擊六四鎮壓是中央領導人「憑藉在軍隊中篡奪的權力發動了一場反革命軍事政變」。宣稱：「鑑於以上事實，中國保衛人權同盟號召全國工人、農民、知識分子以及解放軍指戰員，團結起來，為平息反革命政變而鬥爭。第一，號召尚能自由活動的十三屆中央委員、七屆人大代表及政協委員趕赴廣東，成立臨時中央政府，領導全國人民平息這場反革命武裝政變。第二，號召解放軍官兵為了人民的利益，為了黨和國家的前途，站在人民的一邊，號召各大軍區、各軍兵種團結起來，開赴北京平叛。第三，號召中國共產黨員、各民主黨派和無黨籍人士，以及全國人民團結起來，開展各種形式的鬥爭（罷工、罷市、罷課），粉碎政變集團妄圖統治中國的陰謀。」

著名翻譯家楊憲益在北京接受英國廣播公司採訪，強烈譴責戒嚴部隊屠殺平民的罪行，認為這是中國近代史上最可恥的事。他說，北洋軍閥政府、國民黨政府也從未屠殺過這麼多的手無寸鐵的百姓，甚至是日本侵略軍在佔領北京時也沒有做過這樣的事。

上海市、四川省、新疆和內蒙古自治區的黨委和政府分別致電中央，表示堅決擁護中央採取的果斷措施，迅速平息在北京發生的動亂和暴亂。

在復興門立交橋，幾個民眾駕駛一輛裝甲車，不時朝天開槍。在白石橋，也有人駕駛裝甲車，不時轉動架在車上的機槍。

一位連長帶領兩輛軍用卡車的士兵開進北師大校園，連長對師生們說：「我是一個連長。部隊一進城，我手下的四車弟兄就有兩車被衝散了。現在，我們連就剩了這兩車弟兄了。但是，進城後看到的情景讓我們明白了北京到底發生了什麼。你們放心，我們是人民子弟兵，決不會向愛國大學生和北京市民開一槍。我們現在就向人民繳槍。」說完，士兵們跟著他紛紛把槍械朝車下扔。在場師生們趕緊勸他們不要這樣，這可能會給學校帶來災難。後來，上千名師生送官兵們出了校園，車上車下，許多人都哭了。

1 時，新華社幾名年輕記者將中央新聞報導指導小組組長王忍之批發的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的一長篇講話底稿，張貼在食堂大門口，並寫了批判大字報。王忍之的親筆批示是：「請電視台、電台立即反覆播放。新華社發通稿。」

3 時，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緊急通告》：「部隊在執行任務中，得到了廣大人民群眾的理解和支持。但是，有一小撮歹徒，搶奪部隊槍支，砸燒軍車，毀壞裝備器材，毆打、綁架解放軍戰士。這是反革命暴亂行為，必須堅決制止。特通告如下：（一）凡搶奪的槍支、裝備、器材，自通告發佈之時起，於四十八小時內，上交當地公安部門或部隊。（二）綁架的部隊幹部戰士、公安幹警、武警人員，必須無條件地送回部隊。（三）立即停止砸燒軍車、裝備器材的破壞行為。違反以上各條，戒嚴部隊有權予以嚴懲。」

3 時半，李鵬召集在京政治局委員開會，通報清場情況。大家一致認為，事態已從動亂發展到暴亂，中央必須堅決頂下去。現在爭取輿論很重要，因為輿論一邊倒，不少學生和教師都對解放軍開槍自衛還擊一事感到不理解，醞釀著更大規模的遊行。決定加強宣傳小組，由江澤民負責，丁關根協助，起草一份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告全國人民書》，並決定由萬里、閻明復將平息暴亂的情況通報民主黨派、全國政協和全國人大，姚依林、田紀雲負責通報國務院各部委，北京市長陳希同向市民發表電視講話。

4 時，復興醫院停屍房開放認領遺體，數百人排著長隊。停屍房外有一本登記簿，很多死亡者沒有名字，只有性別、年齡、體貌特徵。自行車棚的牆上貼著一張死亡者名單，有四十二人。鐵路醫院公佈的死亡名單有二十三人，郵電醫院有十六名死亡人員。

4 時，在《人民日報》例行的編前會上，陸超琪宣佈：鑑於社長、總編輯因病休假，自己能力有限，總編輯辦公會議決定向中共中央打報

告，請派人來領導《人民日報》。這顯示他不願為屠殺塗脂抹粉。六四事件後，陸超琪成為大清查運動中的重點清查對象，次年離開工作了四十一年的人民日報社。但他仍念念不忘六四屠殺事件，為了保留真相，將從 1989 年 4 月 15 日至 6 月 19 日，也就是從胡耀邦病逝至人民日報社的領導班子被撤換為止，自己在人民日報社的所見所聞，寫成《六四內部日記》一書。該書於 1999 年完稿，但因政治原因延至 2006 年初才在香港出版。他在題為《為了未能忘卻的記憶》的序言中，點名批評鄧小平、李鵬，當年故意激怒學生，激化矛盾，早有預謀要乘機把中共總書記趙紫陽拉下台。他指出：「中央有兩種不同聲音，有人利用群眾運動作為權力鬥爭的籌碼以後，他們還沒有把政敵打倒之前，根本就不想讓矛盾緩和下來。」

共青團北京市委發出電話通知，向各級團組織提出四點要求：（一）積極配合各級黨組織做好對群眾的宣傳、教育、勸導工作；（二）要從關心、愛護青年的角度出發，勸阻青年在戒嚴期間不要上街起哄，不要參加非法活動，引導青年珍惜安定團結的局面，珍惜自己的生命；（三）維護黨和國家的根本利益，繼續高舉堅持生產、堅守崗位的工作旗幟，以實際行動支持中央制止動亂的英明決策；（四）本單位如有在暴亂中誤傷的人員，要協助有關部門做好家屬的工作，盡力緩解群眾的對立情緒。

晚上

清華二百名學生包圍校長張孝文，提出三個要求：（一）在學校設靈堂；（二）交出學校廣播台；（三）學校發表聲明，抗議政府鎮壓學生。張孝文沒有接受學生的要求，有學生動手打他。

傍晚，雙井發生了軍民槍擊戰。四道口、小西天、虎坊橋、建國門外大街以及宣武門等地都有槍聲響起。有人從樓上開槍襲擊戒嚴部隊軍人。

7 時，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當紅的女主播杜憲一反常態地身穿深黑色衣服，滿臉憾容，聲音嗚咽，語速緩慢，播新聞就像是唸悼詞，一副難以掩飾的哀傷悼念之情。為此，杜憲獲得了民眾廣泛的尊敬，但個人付出了巨大的代價，從此消失於主播臺和電視螢幕。

8 時，新華社中共黨組召開各部門主要負責人會議。會議剛開始，國內部四、五個年輕記者衝進會場，氣憤指責新華社播發〈軍隊進駐廣場〉一稿，連部隊「開槍」二字都不提，要受到歷史的審判！穆青激動地說：「要審判，我去！」之後，又平靜地說：「我為年輕人的良知未泯而慶幸。但是，對稿子，我和郭超人當時就提出一定要加上『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稱』和『戒嚴部隊開了槍』兩句，可人家只接受了第一句，你有什麼辦法。」

為了穩定局勢，陳希同發表廣播講話：「從 6 月 3 日凌晨開始，一小撮暴徒在我們偉大祖國首都北京，挑起了一場嚴重的反革命暴亂。為了保衛社會主義制度，保衛人民政權，保衛人民生命財產的安全，在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的果斷決策下，人民解放軍戒嚴部隊和首都公安幹警、武警部隊一起，以勇敢無畏的精神，一舉粉碎了這場反革命暴

亂。這是我們在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團結、粉碎反革命陰謀的鬥爭中取得的一個初步勝利。」呼籲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和全體市民，「立即行動起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與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密切協作，堅決徹底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發出警告，「如果有人還要堅持頑固立場，不思悔改，繼續策劃和製造暴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必將繼續採取果斷措施，堅決打擊，嚴懲不貸。」

10 時，在右安門橋頭集聚了許多抗議屠殺的民眾。林昭榮、陳堅分別點火，各自焚燒了一輛軍車。林昭榮被穿便衣混在人群中的豐台公安分局右安門派出所副所長周加林、趙為民及警察趙宏岩、韓文廣、路建國跟蹤抓捕。陳堅被穿便衣混在人群中的右安門派出所副所長石富勝等幾名警察跟蹤抓捕。六四事件後，林昭榮、陳堅成為首批被判處死刑的人。

全國及世界各地出現抗議北京屠殺的抗議聲浪。

上海市 從清晨起，復旦、同濟、交大等校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呼喊「屠殺人民，不得好死」、「打倒李鵬，討還血債」等口號。下午 5 時，上海高校自治聯合會組織全市十一所高校三千多名學生到市中心各主要道口，將一、二百公車輪胎扎破或放氣，橫在路口當路障，並組成人牆擋車，設置了五十多處路障，致使一千多輛車輛被堵，十八條公交路線停駛，交通癱瘓，數萬名工人無法上下班。上海醫科大學二十多名學生在漕溪北路鐵道口擋住金山開往上海的列車，警察趕赴現場後，學生撤離。華東師大在路家宅鐵道口攔住二千多輛汽車，刺破輪胎，又去公交電車場把大門堵住。

上海市委市政府發出《告全市共產黨員、市民書》，號召全市黨員和廣大市民緊急行動起來，維護上海穩定。

天津市 南開、天津大學、紡織學院、商學院、輕工學院、師大等九所高校逾萬名學生擡著花圈、佩戴白花黑紗上街遊行、演講。全市十八路一百多部公共汽車被刷上抗議標語。和平公安分局前一部大轎車、一部警車的玻璃被南開學生砸壞。南開、天津大學分別組織了幾十人的赴京敢死隊，聲稱「要為北京死難的學生報仇」，並強行進入火車站，被勸阻，但學生自治會負責人態度十分強硬，鼓動學生敢死隊臥軌阻攔火車。有學生稱要組織暗殺隊。

武漢市 十八所高校一萬三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抗議軍政府鎮壓學生」、「血債要用血來還」、「為死難烈士報仇」等口號，到達長江大橋，公路、鐵路交通一度中斷。下午 2 時 40 分，三百多名學生在長江大橋鐵路引橋臥軌。後又有二千多名學生擡著兩個花圈放在鐵道上，造成鐵路運輸中斷，經工作，到下午 7 時通車。

哈爾濱市 9 所高校七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武力鎮壓」、「打倒李鵬」、「抗議北京暴行」、「李鵬是劊子手」、「血債要用血來還」、「還我同胞」等口號，散發《告哈市市民書》、《北京最新消息》等傳單。

山東省 山東大學近千名學生擡著花圈遊行，呼喊「反對暴力「等口號。青島市逾千名學生遊行，數十塊大標語牌上寫著「李鵬下台」、「還我戰友」、「以血還血」。濟南市四千名學生遊行，呼喊「打倒獨

裁政府」、「推翻法西斯統治」、「李鵬放下屠刀」、「血債要用血來還」、「還我同胞」等口號。

杭州市 下午 3 時 40 分，浙江大學等六所高校七千多名學生遊行，打著「捍衛正義」、「血債血還」、「以血洗血」、「討還血債」、「還我同胞」、「聲討國賊」、「打倒李鵬」等橫幅，呼喊「反對暴力鎮壓「等口號，到浙江省政府遞交「抗議軍警鎮壓學生在北京製造流血事件」的請願書，要求承認學生是愛國民主運動，承認杭州不是搞動亂，要求省政府致電中央制止流血事件。4 時 40 分，浙大二百多名學生沿著鐵軌遊行到杭州火車站，列車被迫停車。經做工作，學生於 5 時 20 分離去，稱明天再來

西安市 上午，西安交大、陝西師大、西北大學、西安工業大學等十四所高校兩萬多名學生、教師和市民聲援團、市民討血團，抬著花圈遊行，打著「反對鎮壓」、「血債要用血來還」等標語橫幅，呼喊「打倒李鵬」等口號，圍觀群眾很多。12 時許，新城廣場集聚了約三、四萬名學生、民眾。有數百人衝進陝西省政府大院，砸壞門廳玻璃、焚燒花圈。晚 9 時許，陝西省高自聯組織逾千名學生開會，決定學生全部下工廠鼓動罷工；搶佔院校廣播站；組織特別糾察隊，以防備政府鎮壓學生。並要求學校下半旗為死難學生致哀。晚 11 時，9 所高校的廣播室被搶佔。

瀋陽市 數千名學生抬著花圈，播放哀樂遊行，舉著「向我們開炮吧」、「反對暴力，反對鎮壓」標語牌，前往市政府廣場。

長春市 吉林大學、工業大學、光機學院二千多名學生胸戴白花，抬著花圈，奏著哀樂，舉著「血濺軒轅」、「打倒法西斯」、「反暴力、反屠殺」等橫幅，行程二十公里到市區遊行，呼喊「抗議屠殺北京大學生」、「反對法西斯」、「反對暴力」、「反對鎮壓」、「討還血債」、「六四慘案駭人聽聞」等口號，沿途散發和張貼大量標語，發表演說。

太原市 早晨，四所高校數千名學生遊行，打著「民眾的血不會白流」、「反對武力鎮壓」、「還我同學，還我人權」、「血債要用血來還」等橫幅，呼喊「中國人民站起來」、「暴力鎮壓、含笑流血」、「打倒李鵬」等口號。

蘭州市 上午，各高校學生四千多人遊行，用公共汽車堵住各主要路口，交通中斷。幾千名學生衝入火車站臥軌，鐵路交通一度中斷。數萬名學生和民眾組成敢死隊，分赴火車站、公路道口和黃河橋頭，堵塞來往車輛，隴海、蘭新鐵路和公路陷於癱瘓。

成都市 清晨 6 時半，中央電台播放了北京鎮壓反革命暴亂的消息後，市公安局組織逾千名警察，強制帶離在人民南路廣場靜坐的逾百名學生。上午 10 時，四川大學、醫科大等校二千多名學生遊行，高呼「血債要用血來還」、「北京七千名學生遭鎮壓」、「還我同學」等口號，在人民南路廣場與警察、武警發生衝突，警察、武警用電警棍、催淚瓦斯鎮壓，逾百人受傷，學生和民眾用汽水瓶、磚頭、鞋子反擊，官方稱有五十一名警察、武警受傷。在場的詩人李必豐說，許多學生和民眾受傷，鮮血迸濺，並親眼目睹成都第五醫院中躺著不少傷患，有個女學生正在搶救。六位老太太跪在東風路街口，苦勸電訊工程學院的聲援

隊伍別去人民南路廣場：「全部都是兵，你們莫去送死！」被鎮壓激怒的一群人衝擊市人大和市政府機關，砸壞和燒毀電車、警車、清潔車十多輛。晚 9 時許，燒毀人民東路公安派出所及交通崗亭多處。

長沙市 湖南大學、鐵道學院近千名學生衝入火車站臥軌攔車，企圖進京，京廣鐵路交通中斷。學生每一、兩百人為一隊，打著敢死隊的旗幟，高呼「反對大屠殺」等口號。

貴陽市 學生、民眾聚集人民廣場，抬著兩個大花圈，打著一條白色橫幅，輓聯上沒有一個字，灑上象徵血跡的紅色顏料。

呼和浩特市 四千多名學生遊行，抬著十多個花圈，打著幾十條橫幅，呼喊「為今天在北京死了的學生、市民報仇」。

南京市 9 時半，南京大學、河海大學等十一所高校七千多名學生冒雨遊行，情緒激烈，佩帶黑紗，抬著花圈，播放哀樂，打著「向北京遇難同胞致哀」、「血債要用血來還」、「軍隊用坦克和機槍證明軍隊進駐北京是來鎮壓學生和群眾的」、「徐帥、聶帥，謊言何在」等橫幅，呼喊「血債要用血來還」、「打倒、絞死李鵬」等口號。一些人到處演講，鼓動罷工、罷市。下午 2 時許，聚集在鼓樓廣場的學生和民眾逾一萬五千人，造成交通中斷。

廣州市 凌晨 2 時許，中山大學、暨南大學、華南工學院、華南師大、華南農大、中山醫學院、廣東教育學院等九所高校二千多名學生頭纏白布，臂帶黑紗，擁著花圈，打著「向為爭取民主犧牲的烈士致哀」、「血債要用血來還」、「反對血腥鎮壓」等橫幅、標語，呼喊「愛國無罪」、「討還血債」等口號，遊行到廣東省政府、海珠廣場，演說、靜坐。有工人及其他各界民眾參與。下午二時，2 千多名學生在海珠大橋靜坐，造成交通中斷。

南昌市 一些高校近四千名學生冒雨遊行，高唱《國際歌》，高呼「為國難者報仇」。發表演講，呼籲罷工、罷課、罷市，並搞募捐買花圈。

桂林市 市高校自治會組織各高校學生上街遊行。下午 1 時 40 分，廣西師大、桂林冶金地質學院八百多人打著「北京流血，我們心痛」、「天理何在，血不可白流」、「還我同胞，還我戰友」等橫幅遊行。晚 8 時許，廣西師大、桂林電子工學院學生自治會分別召開「自由論談會」和「當前局勢辯論會」。

昆明市 雲南工學院、民族學院、藝術學院六百多名學生打著「悲憤」的橫幅上街遊行。雲南省高校學生愛國運動委員會開會，稱政府已舉起屠刀，動員學生從 6 月 5 日開始無限期罷課。

此外，大連、煙臺、福州、廈門等市，都有數百到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保定、石家莊、唐山等市的學生正在積極準備上街遊行。各地公安廳、局報告稱，目前各地學生對北京的情況反應強烈，正積極準備以各種更強硬的手段表示抗議，事態可能進一步惡化。

香港 港支聯在跑馬地舉行「黑色大靜坐」，抗議北京屠殺，近二十萬各界民眾參加。參與者神色凝重，表情哀傷，在發言者聲淚俱下的講話中，許多人黯然淚下，有的嚎啕痛哭，會場氣氛一片悲痛。主席臺周

圍均圍上黑布，插上黑旗，上書「中國人不打中國人」、「反對暴力鎮壓」等。會場周遭的黑色橫幅，以斗大字眼宣洩民眾的憤怒：「李鵬下台」、「血債血還」、「點解黨內鬥爭搞到要殺老百姓」等。下午 4 時半，黑色聲討大會結束後開始遊行，遊行最後在中環遮打花園結束。另有一支遊行隊伍在維多利亞公園集合出發，遊行總人數接近百萬。

一些人到新華社香港分社進行「黑色馬拉松大絕食」，以二十四小時為一輪，堅持到 6 月 20 日全國人大召開會議為止。新華社香港分社部份成員發表「沉痛的呼籲」，對在北京發生的血腥屠殺愛國學生和群眾的暴行表示憤慨，希望全港中資機構成員於今日以各種形式為死難愛國同胞沉痛致哀。

澳門 北京屠殺引發民眾極度憤慨，爆發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集會遊行。下午 3 時，數萬名市民齊集大三巴舉行集會，集會後展開環市大遊行，途中不斷有民眾加入，遊行人數接近二十萬人，占澳門人口總數三分之一。

臺灣 下午，臺北市各界在中正紀念堂廣場集會，各行各業，男女老少，都心痛地斥責中共的暴力鎮壓行動，許多人為血脈相連的同胞在爭民主自由的過程中慘遭屠殺而淌下錐心的淚水。許多與會者掏光口袋中金錢，脫下手上戒指，捐給主辦單位，轉給大陸同胞及死難者的遺族，誓為彼岸民主運動做最堅強的後盾。

國民黨十三屆二中全會發表聲明：「我們堅決支持大陸同胞的民主自由運動，我們將以一切最有效的方式予以支持，迫使中共放棄『四個堅持』，並進而推翻中共暴政。我們誓與大陸同胞共同奮鬥，不達目的，絕不中止。」

美國 總統布希說，對中國政府使用武力「對付和平示威者以致造成生命的喪失」感到「極度的悲痛」。國務卿詹姆斯．貝克說：「中國軍隊稱自己為人民的軍隊。我們認為，用人民的軍隊鎮壓人民是不幸的。」一些有影響的國會議員要求美國政府立即停止向中國出售軍事裝備，督促布希總統「對中國動用軍隊對付示威學生」採取強硬立場。參議院東亞與太平洋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克蘭斯頓發表聲明說，「作為小組委員會主席，我要求停止一切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軍事援助和合作。」要求對中國採取制裁措施的參議院對外關係委員會成員赫爾姆斯表示，他將要求參議院兩黨議員支持停止向中國出售一切軍事裝備。眾議院亞洲問題小組委員會主席索拉茲說，「我認為對我們來說，繼續向一個任意屠殺自己人民的國家出售武器在政治上是無法接受的，在道義上是不可想像的。」他要求布希總統停止對中國的技術轉讓，並召回美國駐華大使。但參議員魯格支持政府在對待中國問題上的謹慎態度。前國務卿季辛吉告誡白宮不要做出過分反應，他認為鎮壓示威者是中國的內政。

中午，來自紐約、康州、新州、麻省等美東數十所大學的逾六千名華人學者、學生在中國駐紐約總領事館前集會，抗議北京屠殺。與會者纏上黑紗，舉著寫有黑字的「奠」大幅白布，以及許多花圈和輓聯，對北京死難者致以沉痛哀悼，與會者高呼「打倒鄧李楊政府」、「停止軍

事鎮壓」、「停止屠殺無辜」、「絞死鄧小平、李鵬」、「打倒共產黨」、「李鵬該死」、「鄧小平該死」、「楊尚昆該死」、「制止法西斯行動」、「為同胞們復仇」等口號。許多與會者對北京學生的慘死，熱血沸騰，激動淚下。

三千多人在首都華盛頓抗議北京屠殺，大多是來自二十五所美國大學的中國留學生學者，從白宮附近的小公園向中國大使館進發。有些學生說，他們從南部的喬治亞州駕車十二小時來此，目的就是抗議北京屠殺。他們宣讀的宣言說：中國人民正在流血，祖國已到了最危急的的關頭，呼籲籌款在華盛頓杜邦環形道公園建立六．三紀念碑。八十多歲的任之恭教授冒著烈日參加集會，激動地說：「中國政府用殘酷的方式殺害同胞和人民，是不能得到人民擁護的。中共和政府的形象在國際上已降得不能再低了。昨天在北京發生的事情使人覺得我們的國家像是一個很野蠻的國家。中國的現代化至少要推後幾十年。」馬里蘭大學教授吳京生說：「簡直不能想像中國的部份領導人居然可以下命令屠殺學生和群眾，用機槍掃射，用坦克輾人。這給國家帶來了恥辱。我們現在在外國人面前都難以擡頭。過去十年為中國四化建設所做的各種努力已毀於一旦。政府的所有鎮壓反革命暴亂的口號，不但欺騙不了中國人，也欺騙不了世界輿論，希望政府不要把人民當成笨蛋。」

舊金山、休士頓、波士頓、洛杉磯都有中國留學生學者發動的大型抗議活動，表達對北京屠殺的憤怒。

義大利　上午，數千名來自義大利各地的中國留學生、華僑在中國大使館前靜坐示威，三十人絕食，橫幅和標語有：「強烈抗議中國政府對無辜人民的大屠殺」、「打倒暴君、殺人兇手鄧小平」、「打倒殺人犯李鵬」、「血債要用血來還」。

法國　數千名中國留學生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前示威，要求報仇，高呼「絞死鄧小平！」

總統密特朗發表談話說：「中國政府對它所教育的年輕人起來向它爭自由時竟然以子彈鎮壓，這樣一個政府是沒有希望的。」「使用暴力解決不了任何問題」，希望中國領導人以對話解決危機，從而滿足人民的意願。法國政府對中國的鎮壓表示「震驚」，認為「這是違背歷史潮流的死路」。法共總書記馬歇在公報中說，「軍隊干預，發生傷亡，這是極其令人遺憾的。」「在這個偉大國家面臨新考驗中，我們支持中國人民，支持所有相信無論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地方社會主義只能走人類解放之路的人，無論他們是不是共產黨員。」法國競選歐洲議員的中間派候選人韋伊指出，「如果中國政府不停止暴力，不打算傾聽中國人民的呼聲，歐洲國家應該向中國政府發出中斷貿易關係的威脅。」她還表示，歐洲人和美國人必須一致，對中國政府做出明確反應，必須施加壓力。

墨西哥　中國留學生在中國大使館前示威，呼喊「哀悼倒下的兄弟」、「大屠殺」、「暴行」、「打倒獨裁」等口號。

日本　外務省發佈新聞公報，對北京流血事件表示「嚴重關切」，強烈希望局勢不要變得更遭。

蘇聯　電視台播出了中國軍隊鎮壓示威者的場面，但蘇聯官方對此仍保持沉默。

南斯拉夫 官方的南通社稱，「天安門廣場將成為一個幻想毀滅的象徵，同時也是一個為理想而犧牲的象徵，該理想已被坦克車與機關槍所粉碎。」

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稱，對北京血腥鎮壓感到震驚，並籲促中國政府立即採取措施制止軍隊的屠殺行為。

西德 副外長施瓦茨在布魯塞爾說：「北京發生的這一血腥鎮壓是中國一個重大倒退，西德政府正密切關注著形勢發展，並籲促中國政府盡一切可能防止更多的流血事件。」他說，歐洲共同體十二國已開始準備就北京血腥鎮壓事件發表一項聯合聲明。

奧地利 外交部長莫克譴責中國政府「對爭取人權和民主的人民的兇狠的、血腥的鎮壓」。

澳大利亞 由於北京屠殺事件，總理霍克取消原訂的訪華活動。

挪威 中國駐挪威大使被召往挪威外交部，領取挪威外交部長斯多爾頓博格簽發的官方抗議書。

義大利 義大利共產黨領袖致電中國政府，譴責「正在中國進行的慘不可言的大屠殺」。

英國 首相柴契爾夫人說，中國軍隊鎮壓學生使她感到震驚。她誓言英國要對香港未來的安全負責。

正在北歐訪問的教皇若望．保祿二世對北京血腥鎮壓事件表示「深切的同情和憂慮」。此外，比利時、泰國、荷蘭等國亦譴責北京屠殺事件。

---

1 參見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4 年 5 月出版。
2 參見〈浴血金水橋〉一文，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下集第一○八頁至一○九頁。
3 參見張先玲〈為了記錄歷史的真實〉一文，刊載於網路雜誌《民主中國》2004 年第 5 期。
4 參見〈回憶南池子的「血牆」〉文章，作者佚名，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小參考》總第 444 期，1999 年 6 月 4 日出刊。
5 參見林彬〈歷歷在目驚心動魄的「六四」〉的文章，刊載於加拿大網路中文雜誌《楓華園》增刊，總第三十五期。

6 參見〈清場前的談判〉一文，作者：上校團政委季新國，刊載於《戒嚴一日》一書上集第二六三頁至第二六八頁。
7 參見林青〈十年沉默：六·三─六·四慘案〉的文章。
參見海明〈清華教師的六四回憶〉的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 180 期，1999 年 5 月 18 日出刊。

8 參見蔡淑芳〈再見，廣場〉的文章，收錄於《人民不會忘記》一書，香港記者協會編輯出版，1989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
9 見於香港《解放》月刊 1989 年 7 月號。
10 參見〈從老山主峰到天安門廣場─記榮立集體三等功的某師〉一文，刊載於《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匯編》一書第五四七頁。

11 參見〈為了天安門廣場的尊嚴─記獲「衛國英雄連」榮譽稱號的某部偵察一連〉一文，刊載於《共和國衛士─首都戒嚴部隊英雄模範事蹟匯編》一書第三七三頁至第三七九頁。

12 參見〈王磊的六四見證─六四播客〉，見於海外中文網站《六四檔案》，2006 年 10 月 2 日刊出。
13 參見海明〈清華教師的六四回憶〉的文章，刊載於美國網路中文雜誌《華夏文摘》增刊第

180 期，1999 年 5 月 18 日出刊。

14 參見吳仁華《天安門血腥清場內幕》一書。

15 參見吳仁華《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允晨文化出版公司，2016 年 5 月出版。

屠殺雖然殘酷，但並未嚇唬住所有的民眾，抗議屠殺的活動仍在繼續。許多人情緒激動，成群結隊，以砸燒軍車發洩憤怒，表示抗議。今天共燒毀軍車八輛、民用汽車十一輛、公共電汽車二十二輛。一些民眾將公共電汽車、大卡車堵在路口當路障，並製作汽油燃燒瓶，誓言「血戰到底」。一些民眾到隆福醫院、第六醫院、友誼醫院等處搜查戒嚴部隊傷兵，揚言「抓住一個打死一個」。

各高校的學生情緒非常激動，傳言北大、北師大等校要實行軍管，一些學生主張堅決抵抗，見一個兵殺一個，也有學生主張採取不抵制辦法，進行宣傳鼓動，說「北京市民已經起來，我們要到全國各地去宣傳」。北大籌委會派人到醫院採訪、拍照，調查民眾、學生傷亡情況。北大、政法大學、化工學院等校學生在市區向市民分發黑紗，並揚言要擡屍遊行。

北京市委辦公廳稱：一些群眾的牴觸情緒很大。燕山石化廠有三千多人上街遊行，呼喊「打倒李鵬」等口號。北京玉器廠在傳達中央領導人指示精神時，有三、四百名工人圍攻廠領導。新華印刷廠、市塑膠研究所、製藥三廠今天開始放假，說是因為人身安全無保障。一些中小學校已停課。

戒嚴部隊僅控制了天安門區域，通往廣場的各主要交通幹道線仍被抗議民眾阻攔。李鵬認為，目前至關重要的事是打通天安門各方的交通幹線，保證戒嚴部隊給養暢通。目前「暴徒」仍有可能在北京市區製造大的停電、停水、停止交通的破壞行為，給市民製造更大的困難，以激起群眾的不滿。

一些外國駐華使館通知在北京語言學院學習的本國留學生，取消外幣存款，到使館居住。據中國銀行北京分行業務部統計：6 月 5 日，國

內居民外幣存款共支付四百餘筆，抵計五十五萬四千美元，其中二十多萬美元匯往國外。

凌晨 1 時，李鵬、王震到大會堂看望戒嚴部隊。幾萬官兵擠在大會堂內打地舖，特別是廁所不夠，大小便困難，室內空氣污濁，如不迅速解決，部隊難以為繼。李鵬最擔心的是駐守廣場戒嚴部隊的給養和住宿條件。於是發動在京國家機關為戒嚴部隊送主食，官兵食宿已有安排，但沒有蔬菜吃。

凌晨，有人向行駛中的坦克扔燃燒彈。

早晨 6 時半，中央電台播發江澤民主持起草的《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聲稱「我們已取得了平息暴亂的第一步勝利。但必須清醒地看到，反革命暴亂還未完全平息，極少數暴亂分子是絕不會甘心失敗的，他們還會伺機反撲，製造種種事端。」號召「全體共產黨員、廣大人民群眾和各界愛國人士，一定要回應黨和政府的號召，明辨是非，顧全大局，迅速行動起來，挺身而出，與製造暴亂的極少數人做堅決的鬥爭。」

上午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連續發出第 6、7 號《緊急通告》。第 6 號《緊急通告》內容：「在首都發生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中，一些暴徒搶劫軍用槍支彈藥，襲擊槍殺解放軍、武警、公安幹警和無辜群眾，砸毀焚燒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襲擊國家首腦機關、公安機關和要害部門，瘋狂進行打砸搶燒殺等破壞活動。對上述嚴重犯罪行為必須堅決制止，依法嚴懲。為此，特嚴正通告：（一）反革命暴亂分子搞打砸搶燒殺的犯罪行為，必須立即停止。不聽警告，膽敢繼續犯罪者，執勤人員和公民都有權採取一切措施當場制止。（二）凡在這場反革命暴亂中參與打砸搶燒殺等犯罪活動者，必須立即向公安機關和本單位領導坦白自首，爭取從寬處理。拒不坦白自首的，將依法嚴懲。（三）凡持有戒嚴部隊散落的槍支彈藥者，必須將槍支彈藥立即送交公安機關，不得隱匿或擅自處理。拒不送交者，以私藏和搶劫槍支彈藥罪論處。（四）全市廣大幹部、職工群眾、大學生、全體市民，要積極揭發檢舉暴亂分子的罪行。對提供重要線索有功者給予重獎，對知情不舉、包庇和窩藏罪犯者，要根據情節輕重依法追究法律責任。」第 7 號《緊急通告》內容：「首都發生的反革命暴亂，目前尚未完全平息。一小撮暴徒打砸搶燒殺，無惡不作。現在，他們還在到處製造謠言，設置路障，圍堵、燒砸軍車和公共汽車，襲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和公安幹警，有的向群眾打黑槍嫁禍解放軍。為了保證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安全，避免不必要的犧牲，特向全體市民緊急通告如下：（一）全市人民要提高警惕，不要聽信和傳播謠言，發現造謠者要立即向本單位和公安機關報告。（二）廣大職工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中，不要隨意上街，不要在街頭聚集、圍觀。（三）遇有暴徒圍堵燒砸車輛，襲擊解放軍、武警和公安幹警時，要立即離開，以保生命安全。（四）遇有暴徒進行其他犯罪活動，要記下暴徒特徵，立即向公安機關報告。（五）全市人民要積極配合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和公安幹警，堅決打擊一小撮打砸搶燒殺的暴

亂分子，以儘快恢復正常秩序，保證人民工作、生產、生活正常進行。」

成千上萬的民眾仍在公開抗議，李錫銘情緒十分緊張，要求成立北京市區級戒嚴指揮部，實行區自為戰，保衛廣大居民和機關的安全。辦法是以區委和區政府為主，同時配備一定數量的戒嚴部隊，加以配合。李鵬予以同意，通知戒嚴指揮部研究李錫銘方案。

國家教委中共黨組向各地教育部門和委屬高校的黨組織發出緊急通知，簡要通報「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的真相」，要求各級黨員領導幹部率先認真學習《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黨員和全國人民書》、陳希同重要講話，以便率領群眾粉碎極少數人策劃的這場反革命暴亂，要努力恢復正常教學秩序，儘快復課。

方勵之夫婦和次子到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詢問能不能在大使館住幾天，等氣氛緩和一點再出去。大使館官員說，政治避難是給一些到了美國本土的人的保護，在大使館不能有這種保護，但有一種類別的保護叫「臨時難民」，是可以考慮提供的。大使館官員問方勵之，為什麼要住進來？方勵之回答，朋友告訴他，在黑名單中他與李淑嫻被列在第一、二位。方勵之提出能不能給他們美國綠卡，這樣離開中國可能容易些。大使館官員說，大使館沒有權發給綠卡，但可以發給簽證。方家三人就辦了去美國的簽證，然後離去。下午，美國大使館收到美國國務院給方勵之一家提供庇護的緊急指令，急忙派車從香格里拉飯店接回方勵之一家。

高自聯在北大貼出聲明，呼籲各界群眾起來鬥爭，罷工、罷課、罷市，並爭取國際組織的援助。

戒嚴部隊指揮部和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稱，「血洗天安門廣場」和「全城要斷絕交通」純係謠言。

戒嚴部隊開始瘋狂地抓人。一名中學生到火車站買車票，途經北京飯店前被戒嚴部隊拘捕，在勞動人民文化宮一關就是 20 多天，放出來時遍體鱗傷。一名到北京出差的幹部路過東交民巷，碰上戒嚴部隊與民眾發生衝突，一陣槍響後民眾全跑了，他不知發生什麼事，站著發愣，被戒嚴部隊抓進勞動人民文化宮。雖然他有合法的證件和出差證明，但戒嚴部隊根本不管，硬把他關了二十多天。他後來對香港記者說，與他在一間臨時牢房裏有一百多人，很多是知識分子。關進去頭三天，毆打審訊不斷，不給飯吃，睡在水泥地上，以後每天只發給兩個窩窩頭。

5 時，有民眾在西單路口設置路障，從六部口過來的坦克、軍車向民眾開槍掃射。

7 時，戒嚴部隊用火焰噴射器燒毀西單路口附近的公共汽車，以濃煙、火焰作背景，拍攝「反革命暴亂」的錄影片。7 時 40 分，戒嚴部隊向圍觀民眾開槍，打死兩位民眾，其中一位是老人。

7 時，陳希同發表廣播講話，要求全市共產黨員、共青團員、全體市民立即行動起來，在關鍵時刻挺身而出，與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和武警部隊密切協作，堅決徹底地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

9 時多，廣場北部正陽門門洞下有一支戒嚴部隊巡邏隊，頭戴鋼盔的三名士兵分別面向東、南、西三個方向，挪步向東，手持半自動步

槍，緊扣扳機，隨時準備射擊，不時對過往行人大聲呵斥，著裝、形像與電影紀錄片裏開進北京城的日本兵別無二致，只不過沒有了日本兵的泰然傲慢，而是一副驚恐萬狀。突然從前門西後河沿的胡同裏衝出一群小學四、五年級學生，隔著馬路衝著三個巡邏士兵高聲喊：「大兵，操ー你ー媽！」罵完後轉身鑽進了胡同。三個巡邏士兵把槍轉向傳來聲音的方向，對著半空一串點射，行人四散奔逃。稍後在鬧市口中街，從胡同裏竄出幾個孩子，衝著幾十米開外的戒嚴部隊士兵高喊：「大兵，操ー你ー媽！」士兵們端槍便打，一個孩子大腿中彈倒在胡同口。孩子痛罵戒嚴部隊的情景，真實地反映了北京市民的情緒，無論男女老幼，都痛恨戒嚴部隊血腥屠殺平民的行為。

北京石油化工專科學校逾百名學生和燕山石化公司二百多名工人聚集在燕化公司辦公樓前抗議屠殺，呼喊「打倒鄧小平」等口號，並呼喊要罷工、遊行。

許多高校學生到郵局給各地拍電報，傳播北京屠殺真相。

一些高校的學生在校內為死難學生設置靈堂。由於廣泛流傳「解放軍馬上要進駐高校」，人心惶惶，許多師生離校躲避。大多數高校官方清除了校內大小字報。人民大學「北京之音」等學生廣播站已停止播音，北大、北師大等校學生廣播站還在播音。中國官方稱，北師大等校一些學生交出槍四十一支、子彈二箱。極少數學生手中還有武器，有的不肯交出。

清華最後一次學生班代表大會在西階教室召開，籌委會代表張銘號召罷工罷市抵抗。清華副校長與會旁聽，針對學校將被軍管的傳言，承諾保護學生安全。學生們要校方轉告戒嚴部隊，如果軍隊進入校園，學生將以死抵抗。校方呼籲學生離校回家。

下午

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在學 3 樓開了最後一次會議，決定由江棋生起草一份聲討當局法西斯暴行的檄文。會後，江棋生很快起草了檄文，與胡春林將其貼在人民大學校門口。檄文中說：「當局動用軍隊和坦克在長安街上濫殺無辜，是一樁浸透了邪惡、野蠻和獸性的法西斯暴行；當局為了一己之私而冒天下之大不韙，竟對手無寸鐵的學子和市民舉起屠刀，犯下了神人共憤、天理不容的滔天罪行；發生在一國首都、眾目睽睽之下的對同宗同族同胞的兇狠殘殺，雖希特勒、雖南非種族主義政權、雖袁世凱和蔣介石所不為！」

2　時許，上千名學生、工人和市民在燕山的大轉盤（交通中心）集會演講，攔截車輛，設置路障，造成交通堵塞。

晚上

江澤民打電話給朱鎔基，傳達中央關於上海不動用軍隊，依靠工人糾察隊的決定。這決定由江澤民建議，獲李鵬同意。江澤民認為北京的

暴亂已基本控制住，對全國動亂分子起到巨大威懾作用，因此主張在上海不再動用軍隊，用工人糾察隊來制止動亂，恢復和穩定社會正常秩序。朱鎔基出國訪問剛回來，上海制止動亂的工作一直由吳邦國、黃菊主持，李鵬稱他倆「甚為得力」。

10 時，北大學生廣播站廣播稱，高自聯撤離北大，轉入地下繼續活動。

全國各地抗議北京屠殺的活動風起雲湧，令人震撼。世界各地許多大城市爆發中國留學生、華人、華僑的抗議示威活動，對北京屠殺事件表示極度的憤怒和震驚。

上海市 早上，十六所高校逾七千名學生遊行，呼喊「討還血債」、「反對暴政」等口號，在全市交通要道設置一百二十多處路障，封鎖公車場，造成交通全面癱瘓，一些工廠出勤率降至 50 至 60%，許多工廠停工。一千五百多輛公車輛全部停駛，其中五百多輛輪胎被放了氣。打浦路、延安東路兩個渡口隧道被堵，光華路鐵路道口和中山路鐵路道口被堵，交通崗亭被佔領。有的鐵路道口多次被堵，造成火車一度停駛。上海師院、上海工業大學、上海音樂學院等校一些學生強佔校廣播站。復旦、上海交大等校學生自治組織在校內設立大喇叭，廣播「美國之音」等外臺消息。

四川省 成都市逾萬人上街抗議北京屠殺及昨天成都警察、武警在人民南路廣場的鎮壓。官方稱：「凌晨 3 時 14 分，一些人放火燒毀建築面積為 1.5 萬平方米、『全國十佳大商場』之一的人民商場，將前來救火的五輛消防車燒毀，打傷八十多名消防隊員。上午，一些人向成都市政府辦公樓拋擲石頭、磚塊、汽水瓶，砸壞門窗、玻璃，推倒市政府圍牆，燒毀市政府廚房。下午，一些人頭戴柳條帽，手持鋼釺，在一些地方設置路障，攔截並砸燒各種車輛，放火燒毀月季皇后餐廳，向地下商場、成都市百貨大樓投擲汽水瓶。晚上，一些人衝擊銀行大廈，衝進接待外賓的錦江飯店、岷山飯店的底樓打砸搶。」但有不少人說，人民商場的大火是警察發射催淚彈引起的。官方出版的《成都暴亂始末》一書稱：「在錦江賓館有『七十名暴徒』被抓。」美國公共廣播電台長駐中國的記者 Louisa Lim 在《失憶的人民共和國》一書中稱，一名住在錦江飯店的外國女士看見警察用鐵棍猛砸被捆綁、跪在地上的被捕者，這殘酷的情景使得她跑進衛生間嘔吐。至少有五名外國旅客看見警察將遭毒打後的被捕者裝進麻袋，扔上卡車運走，有的可能已被打死。

早晨 7 時半開始，成都市公安局對人民南路廣場靜坐的學生進行清場。10 時許，二千多名學生打著橫幅，呼喊「反對鎮壓，反對流血」等口號，在人民南路與清場警察發生衝突，雙方都有人受傷。下午 3 時許，四川省委決定讓警察逐步撤下來。之後，人民廣場聚集的學生多數返校，但圍觀民眾仍達數萬人，一些憤怒的民眾焚燒人民東路派出所，衝擊鹽市口派出所，砸爛門窗。

上午 10 時，重慶大學、建築學院、建築專科學校七百多名學生打著「中華兒女血灑北京，嚴懲兇手，討還血債」橫幅，上街遊行、演講。上午 11 時許，重慶師專三百多名學生打著橫幅到沙坪壩車站，坐在鐵軌上攔截火車。下午 5 時 25 分離去。晚 10 時許，重慶大學、師院、建築學院三百多名學生擡著花圈上街遊行。

綿陽市建材學院五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

武漢市 上午 9 時，十七所高校逾五千名學生先後遊行，聚集在武漢長江大橋武昌橋頭靜坐，公路交通一度中斷。10 時 50 分，華中理工大學、湖北大學、湖北糧食學院等五所高校逾三千名學生佔領長江大橋鐵路、公路線，交通中斷七小時。下午 2 時許，武漢大學四千多名學生遊行到火車站，逾百名學生衝擊火車站，阻止列車通行。晚上，武漢大學、華中師大等校分別召開數千人的追悼大會。中南財經大學出現「打倒共產黨」、「共黨不除，國無寧日」、「向共黨宣戰」等標語。

太原市 七所高校逾七千名學生擡著花圈遊行，在五一廣場召開追悼會，會場中央放置了十多個花圈和「向鄧、李、楊討還血債」橫幅，呼喊「絞死李鵬」、「絞死鄧小平」、「絞死楊尚昆」等口號。有三萬多名各界民眾在場。太原機械學院等校一些學生搶佔校廣播室。

西安市 一些高校二千四百多名學生遊行，一些學生到東、南、西郊各大工廠門口阻攔工人上班，企業工作秩序受到影響。

昆明市 昆明工學院、雲南大學等校六千多名學生遊行，呼喊「反對血腥鎮壓」、「打倒法西斯」、「以死還血」、「絞死李鵬」、「民主黨派起來吧，這也是你們的希望」等口號。數千名學生佩戴黑紗白花在東風廣場靜坐，標語和口號有：「打倒法西斯」、「討還血債」、「反暴力反獨裁」、「誓與民主自由共存亡」、「愛國無罪」、「愛國有功」。

長春市 八所高校四千多名學生冒雨遊行，抬花圈、戴白花、放哀樂，呼喊「反對屠殺」、「反對鎮壓」、「千古奇冤北京一夜」等口號。散發傳單宣傳北京屠殺慘狀，並到吉林省政府靜坐。

南京市 清晨 6 時半，南京大學、師範大學等十五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陸續遊行，橫幅和標語有「國恥、國難」、「讓歷史告訴未來」、「向死難同胞致敬致哀」、「打倒李鵬」。「江蘇作家哀悼團」參加了遊行。在省高自聯號召下，學生們在南京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呼籲罷工。全市交通中斷，數萬名職工無法上班。下午，各高校數千名學生在鼓樓廣場集會、演講，呼喊「絞死李鵬」等口號。

南京高校學生民主長征隊成員今日全部返回。

哈爾濱市 哈工大、哈爾濱船舶工學院、哈爾濱建工學院十多所高校逾萬名學生遊行，有一些工人和市民參與，呼喊「反對暴力」、「打倒李鵬」等口號。並在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全市主要街道交通中斷。哈爾濱鍋爐廠、電機廠約五百名工人上街遊行。

遼寧省 瀋陽市四千多名學生遊行，圍觀民眾達幾萬人。大連、鞍山、撫順、阜新、錦州等城市都有學生上街遊行。

湖南省 長沙市二十所高校二萬多名學生遊行，呼喊「討還血債」、「報仇」等口號，一些學生和民眾在市內交通路口設置路障，交通癱瘓。上午 11 時 15 分，衡陽醫學院、衡陽工學院等校二千多名學生砸開衡陽車站候車室的門進入月臺，在一至五道設置枕木，使廣州至北京的列車受阻，始發的列車被迫停車，一些學生還將一個大花圈放置在機車頭上。

杭州市 清晨 6 時許，一些高校學生成群結隊地遊行，高呼「以血洗血」、「人民是殺不完的」、「打倒反動政府」、「絞死鄧、李、楊」

等口號，在市區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全部中斷。

烏魯木齊市六十多名高校學生在新疆自治區政府前靜坐。一直比較平靜的高校不斷出現大字報，抗議北京屠殺。

天津市 高校學生情緒相當激烈，在校內放哀樂。許多學生到街頭、市政府前演講。下午，十多所高校數千名學生遊行。

蘭州市 凌晨 3 時，一些高校學生到火車站臥軌，鐵路交通中斷。蘭州大學等校逾千名學生遊行，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基本癱瘓，數萬名職工不能上班。下午 1 時半，幾萬名學生、民眾將火車站交通堵塞，約五十名學生擡著花圈在一至三股鐵道臥軌。下午 2 時許，又衝進幾千名學生和幾千名民眾，封住四股鐵道的出口處。

山東省 濟南、青島、東營、曲阜近萬名學生遊行，高呼「打倒鄧、李、楊，人民吃飽糧」、「還我死難同學」、「有力殺戮，無力回天」、「烈魂永存」、「放下屠刀」、「《解放軍報》，胡說八道」。

福州市 七千名學生臂戴黑紗，擡著花圈遊行，呼喊「悼念北京死難者」、「打倒法西斯」等口號。

鄭州市 逾千名學生抬著花圈遊行，呼喊「悼念殉國者」、「反對暴力鎮壓」等口號，號召工人和市民起來聲援北京。

石家莊市 一萬三千名學生擡花圈、戴白花黑紗遊行，散發傳單，呼喊「反對血腥鎮壓」、「哀悼愛國者」、「27 軍劊子手」等口號。其中七千多名遊行學生到華北烈士陵園送花圈，還把花圈送到河北省委和第 27 集團軍軍部門口。

呼和浩特市 上午，內蒙古大學等四所高校四千名學生擡著花圈遊行，到人民公園開追悼會。內蒙古師大部份學生到新華廣場演講後，也到人民公園參加追悼會。內蒙古工學院二千多名師生在校內舉行追悼會。內蒙古大學生物系共青團員集體退團。

包頭鋼鐵學院一女生發表聲明，退出中國共產黨。

廣州市 凌晨 5 時許，廣州高校近萬名學生遊行，圍觀民眾達二萬人。上午 8 時半，中山大學逾千名學生堵住海珠大橋，交通中斷。上午 11 時 40 分，廣深鐵路公司石碑車站中大道口被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農業大學二千多名學生阻住，迫使列車中途停車。學生圍車進行宣傳，車上旅客丟下大批香港報紙，學生說香港旅客支持他們，遂將該列車放行。一些學生稱，凡經過此處的列車必須停車，經他們向旅客宣傳以後方可予以放行。

合肥市 約萬名學生、知識分子遊行，標語和口號有：「為死難同胞報仇」、「血債要用血來還」、「打倒法西斯」、「罷工、罷市、罷政、罷課」。並在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全天中斷。

南昌市 逾萬名師生在市中心人民廣場集會悼念北京死難同胞。學生們開展空校運動，到一些大工廠呼籲罷工。

貴陽市 貴州大學、貴州財經學院等五所高校五千多人上街遊行，貴州大學教師「聲討團」逾千人、貴州電視台七十多人、市民聲援團逾千人也上街遊行。數千名師生和新聞界人士在人民廣場集會，發表演說。

香港 五十萬各界民眾在快活谷馬場集會，譴責北京屠殺和平請願的學生和民眾。總督衛亦信發表電視講話，對北京屠殺事件表示「震驚及

深切哀痛」。三十四名全國政協委員及各省市政協委員發表緊急聲明，譴責北京屠殺，呼籲各級政協、人大盡一切辦法，動員全國人民，制止屠殺暴行發生。下午，新華社香港分社近百名員工在新華社前為北京死難者默哀，獻花圈，掛橫幅，部份職工痛哭流涕。香港中資銀行的存戶聽從有關團體的號召，紛紛把存在十三家中資銀行的存款提走，中資銀行各分行均出現提款長龍。中國銀行發言人說，今天銀行開門後，屬下的一百多家分行都出現擠提。香港市民一早就到中銀集團十三家銀行排長隊提取存款，一天就提走三十億港幣，創歷史最高記錄。這是中國銀行集團成立以來最大的一次客戶擠兌，元氣大傷。

澳門 五萬名各界民眾示威遊行，前往新華社澳門分社，譴責北京大屠殺。

臺灣 國民黨主席李登輝發表聲明：「為抗議中共以武力鎮壓大陸民主運動，呼籲全世界所有愛好自由、重視人權的國家和人士，對中共暴行給予最嚴厲的譴責。」「對中國大陸同胞給予一切可能的支援，並與中共作徹底的決裂。」國防部下令「停休返防，迅速進入備戰部署」。作為支援大陸民主運動的特別措施，中華民國政府公佈了四項措施，其中有：向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的在外國的中國大陸留學生和學者發放中華民國護照；向這些留學生和學者提供學費和生活補助。

美國 中午，二千名中國留學生學者在首都華盛頓的國會山莊前舉行集會，悼念北京死難者，控訴中國當局的殘暴罪行，強烈呼籲美國政府和輿論運用其影響力，制止中國當局對學生的屠殺。來自加州、北科羅拉多州、密西根州、愛何華州等地的國會參議員和美國人權組織的代表在集會上發言，表示對中國民主運動的支持，呼籲中國政府停止屠殺學生。哈佛大學的中國留學生代表在集會上宣讀了悼文。集會結束後，舉行了抗議遊行。當著名民主鬥士、黑人牧師傑克遜在白宮門前出現時，抗議遊行達到了一個高潮。傑克遜發表了支持中國民主人權運動的簡短講話，不斷帶領大家高呼「救救孩子！」「停止屠殺！」遊行隊伍抵達中國駐美大使館，示威者高呼「下半旗！」齊唱《義勇軍進行曲》和《團結就是力量》。最後，示威者集體宣誓：「拒絕承認鄧李楊反人民政府；拒絕與法西斯政權合作；尋找一切途經，團結一切力量，對鄧李楊法西斯政權進行全面制裁。」

布希總統發表談話，「我們對有關當局決定採取武力鎮壓感到遺憾。」促請中國當局避免使用暴力以及「恢復較早前採取的容忍政策。」會採取如下行動：立即中止政府對政府的軍事銷售以及商業性軍火出口；中止美國與中國軍事領袖之間的互訪；對四萬名在美留學但懼怕回國的中國學生考慮延長其簽證期限；通過紅十字會對那些在軍事行動中受傷的人提供人道及醫療藥物援助。暫時不考慮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或召回駐華大使，「但我們保留權利，一見暴力升級，便對局勢另作全面考慮」。前總統雷根說：「儘管軍隊鎮壓學生，美國應繼續保持與中國的關係。布希採取了他必須採取的行動。我認為，這是十分不幸的，但我完全支持他。」眾議院以 406 票贊成，0 票反對通過「譴責北京鎮壓事件，支持布希總統採取行動斷絕與中國軍事合作的決議」。

布希總統在華盛頓會見抗議北京屠殺的四名中國留學生代表。國務院要求在北京的美國學生離開校園，到郊區的旅館避難，「因為有可能出現政府軍隊進一步採取暴力行為的危險」。紐約市宣佈終止與北京的姊妹城市關係。美國洛費曼公司撤退四十名在華專家，該公司正在執行中美間最大的軍事合作專案—殲 8-2 殲擊機性能的改進。

加拿大 多倫多爆發三萬人參加的大示威，示威者大都是中國和加拿大的學生，高呼「鄧小平，劊子手！」、「處死李鵬！」示威者向中國領事館遞交請願書，要求中國軍隊停止在北京的屠殺。溫哥華、蒙特利爾、哈利法克斯、薩斯卡通、里賈納等城市，也有規模較小的示威活動。

法國 法國政府對北京屠殺事件表示震驚沮喪。數百名中國留學生在中國駐法國大使館前示威，「譴責鄧小平幫派的罪行」，呼籲法國立即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法國及其它歐洲國家應該發表聲明呼籲中國人民「推翻這個與人民為敵的法西斯政府」。

荷蘭 荷蘭外交部長布羅埃在海牙表示，對中國情況「極度悲哀」。三百名中國留學生在海牙的中國駐荷蘭大使館前示威，大標語是「中國政府踐踏人民精英」、「鄧小平—屠夫」。

西班牙 西班牙政府對北京屠殺事件表示哀痛。

瑞典 瑞典政府譴責中國當局的鎮壓行動，宣佈取消國防大臣卡爾松訪華行程，取消李先念原定今年 9 月 8 日對瑞典的訪問，以示抗議北京屠殺。

奧地利 總統瓦爾德海姆、總理弗拉尼茨基、外交部長莫克相繼發表談話，「對北京事件極為震驚，要求中國領導人立即停止動用軍隊，和平解決事態」。約五百人在首都維也納中國駐奧地利大使館前示威抗議。一個名為「綠」的環境保護組織向中國大使馆遞交譴責北京屠殺事件的宣言。

南斯拉夫 總理馬科維克宣佈將延期訪問中國。南斯拉夫政府發言人對於「中國軍隊的野蠻干涉表示極大不安，對於人們的死難感到痛惜。南斯拉夫政府誠摯地認為中國的複雜局勢是能夠用政治手段、而不是使用暴力和憑藉軍隊加以解決的。」

瑞士 瑞士政府就北京屠殺事件向中國駐瑞士大使館遞交了一份照會，「呼籲採取克制和尊重人權，希望以對話替代武力手段」。

瑞中經濟協會在日內瓦宣佈，一項預定有鄧小平和李鵬的女兒參加的研討會臨時取消。

墨西哥 約二百五十名墨西哥大學學生向中國駐墨西哥大使館投擲番茄，搗毀大使館的安全攝影機，抗議中國軍隊屠殺民主示威者。

聯合國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發表談話：「上週末有人認為有必要在北京使用武力，結果造成許多公民散失了生命。聯合國秘書長對此極為沮喪。秘書長非常注意聯合國憲章的要求，即聯合國不應當干涉基本上屬於各國本國司法權範圍內的事務。然而，他非常希望在目前十分棘手的形勢下能實行最大的克制。」

歐盟　歐洲共同體執行委員會發表聲明，「對於痛受折磨的北京人民遭到鎮壓表示遺憾」。「如果中國政府的政策開始走上一條使迄今為止奉行的開放和改革政策有夭折危險的道路的話，這種合作有永久性地受到影響的危險」。宣佈取消歐共體官員與中國外貿部部長鄭拓彬的會晤，並稱，「中國與共同體十二國的合作可能因中國軍隊鎮壓學生和殺害市民而受影響。」歐洲議會議長普勒姆爵士就中國局勢發表談話，「我對訴諸武力對付民眾示威遊行和造成悲慘的生命損失表示非常遺憾，我希望能很快出現可以導致取消戒嚴的局勢，希望中國在自由化方面做出的努力繼續進行下去。」

西德　總理科爾說，「譴責中國軍隊鎮壓北京進行抗議的學生，並對學生深表同情」，要求中國政府回到民主和公開性的道路。並說北京事件將使中國倒退幾十年。外交部長根舍說：「在北京的民主運動被鎮壓下去以後，在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之間將不會有高級會晤。」「我已通過電話與美國、英國和法國的外長就協調一致的反應取得了諒解。」

日本　首相宇野宗佑發表談話：「我對戒嚴部隊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進行武力鎮壓造成重大傷亡一事不勝憂慮。期望局勢能平穩下來。」社會黨、公民黨、民社黨均發表聲明譴責北京屠殺。

葡萄牙　葡萄牙政府發表聲明，「對北京發生的慘劇極度悲傷。堅決反對向手無寸鐵的平民使用暴力」，「支持歐洲共同體主席以十二國的名義馬上表態」。

西班牙　　　首相岡薩雷斯說，「對中國發生的鎮壓學生事件極其擔心」，「希望中國能夠使其民主化進程達到終點」。

希臘　外交部發表聲明：「對事態的不利發展，對暴力衝突和造成的傷亡深表遺憾。我們希望中國的事件將不會導致民主進程走向絕境。」執政的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最大的反對黨希臘新民主黨、希臘共產黨、左翼黨、民主黨均發表聲明譴責北京屠殺事件。三千多名希臘人在雅典市中心遊行，到中國駐希臘大使館抗議。

芬蘭　外交部長佩爾蒂．帕西奧發表聲明，「我們以震驚與憂慮的心情關注自北京向我們傳來的事態發展。使用如此之暴力令人無法理解」。芬蘭共產黨主席阿爾莫．瓦爾斯特發表聲明說：「我們認為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民主絕不是向群眾動用裝甲車，人民無論如何也不能相信，人民的軍隊向熱愛和平的手無寸鐵的人民群眾開槍。今天任何人都無法預料人民軍隊向示威者採取行動的後果。很顯然，它將對中國近期的發展產生不良影響，並可能使中國的國際關係發生困難。」

丹麥 丹麥國會議長取消訪華行程，以示抗議北京屠殺。

匈牙利　國務部長波日高伊．伊姆雷和外交部長霍爾恩．久洛發表談話，「北京事件非常令人遺憾，也向我們提出一個嚴重的警告，我們必須採取一切措施，使任何一個政權都不能使用這種手段，去鞏固保守統治地位和獨裁統治。」

巴西　巴西政府發表聲明，「對這個友好國家的人民和政府帶來的動盪感到痛心。」該聲明打破了巴西不對其他國家內部事務發表評論的慣例。

泰國　總理差猜．春哈旺聲明：「對中國發生的事件表示遺憾。」但由於泰國和中國有著良好的關係，「這是中國的內部事務，我們不表示任何看法。」但他說：「如果中國採取強硬路線的領導人居支配地位，就有可能使解決柬埔寨衝突的速度緩慢下來。」

菲律賓　總統柯拉蓉．艾奎諾夫人說，「我和全世界領導人一樣對北京的事件向暴力發展表示沮喪，我希望中國人能找到和平方式解決他們的內部問題。」

韓國　　外務部就北京流血事件發表聲明，希望「局勢不致進一步惡化，而能和平解決」。外務部發言人說，「我們對於在控制遊行過程中造成的死傷情況表示關注。……我們希望局勢能得到和平解決，中國的穩定對於朝鮮半島和亞洲其他地區和國家的和平與穩定有重要影響。因此我們對可能會產生的這種影響表示關注。」

新加坡　總理李光耀對「中國政府鎮壓北京要求民主的遊行者感到震驚和沮喪。中國人口眾多，包括受過良好教育的人在內的許多人與政府不合意味著困難。人民的怨憤會使改革受阻，經濟停滯。由於中國幅員大，它可能給它本身及鄰國帶來問題。我們希望進行明智的協商來謀求和解，以便中國人民能恢復開放政策給他們帶來的進步。」自今天起，數以千計的新加坡人紛紛到中國銀行擠兌，凌晨 4 時，即在中國銀行四個分行開門前的六個小時排起了長隊。5 日、6 日兩天，就已取走三千一百萬美元。

印度　外交部官員說，「印度沒有對中國的動亂發表任何聲明，因為評論其他國家的內政不是印度的政策。但印度對於過去兩天裏天安門廣場發生的悲劇性事件深表沮喪。」

達賴喇嘛在流亡地印度達蘭薩拉發表聲明：「對中國當局採取軍事行動造成許多人喪生之事深感悲傷。中國當局對人民真實感情和事實情況之欠缺認識，令人極為失望。作為一個佛教徒，我為死難者悲悼，並與死者家屬同感悲痛。」

紐西蘭　總理帕爾默說，紐西蘭政府將「就中國政府使用軍隊對付沒有武裝的市民這一不可接受的行動提出強烈抗議」。但紐西蘭政府不會與中國斷絕外交關係和貿易往來。

中國當局認為北京局勢仍很嚴峻。今天抗議民眾共燒毀汽車二十五輛，其中公共電汽車十七輛，其他汽車八輛，較前三天有所減少。從 6 月 3 日至 6 日，共燒毀汽車四百五十七輛，其中軍用一百七十五輛，裝甲車四十輛，警車九十四輛，公共電汽車八十九輛，其他車四十九輛。

從昨夜至今天下午，東單路口、北新橋路口、正義路北口、王府井南北路口等五處交通崗亭被燒；前門、珠市口兩個治安崗亭被砸。6 月 3 日至今天，全市交通崗亭共被燒、砸三十八個。

北京火車站自昨日起旅客驟增，其中大部份是學生，因為傳言各高校馬上要實行軍管，有的怕挨整，有的以空校的方式對抗。外地進京民工因部份工程暫停也大量返回。一些市民認為局勢莫測，到外地投親靠友暫避。外國人和港澳人員也大量離京。

清華、人民大學等校官方貼出佈告，說明「軍隊將進駐高校」純屬謠言，要求教職工堅守崗位，廣大學生要認真執行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的有關通告。

少數高校的學生自治組織骨幹成員仍在活動。北大籌委會廣播稱「國防部長秦基偉發佈命令，要 38 軍向 27 軍、24 軍發動總攻，給他們以毀滅」。並說「這項命令得到 39 軍、40 軍、63 軍的支持」。同時播放高自聯、北大籌委會聯合發出的《空校宣言》，呼籲「全國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總罷教！對法西斯政權最後一擊！」

各地進京列車運行不正常，晚點、停運車多，昨日已停運四列，今日又停運五列，晚點七列。北京站積壓客流已超過春運高峰時期，北京南站售票、進站秩序混亂，已無法正常工作，秩序難以控制。由於外地一些路段有人臥軌，今日有一百四十五次（南昌）、一百二十一次（蘭

州）、一次（長沙）、六十一次（昆明）、一百四十九次（貴陽）、五次（南寧）、十五次（廣州）、四十五次（福州）等八個車次停發。

中國銀行北京分行的外國客戶繼續大量提取外幣存款。中國客戶也排長隊提款，有的提前支取定期存款，表示怕存款被凍結、沒收或被換成人民幣。今天共支付一千零二十萬日元、九萬美元、三萬元港幣、二萬法郎、三千英鎊、一千多西德馬克。外國留學生仍大量取款。昨日、今日兩天，從學院路分理處支取了十八萬四千美元、三萬六千八百萬西德馬克、一千六百五十萬日元、四千英鎊、五萬九千二百元萬法郎、三萬三千元港幣。

外國駐華大使館正採取措施保護在北京的本國公民，一些使館將本國公民接回使館或北京一些比較安全的地區。加拿大、英國、日本、新加坡、印度、澳大利亞、菲律賓準備從中國撤走僑民。

凌晨

零時，三名民眾在復興門立交橋襲擊戒嚴部隊，被戒嚴部隊當場開槍射殺兩人，抓獲一人，搜出一把手槍和三發子彈。

零時 30 分，十多名民眾在王府井南口小花園灌製十多個汽油燃燒瓶，準備襲擊戒嚴部隊車輛。他們將路口東南角的交通崗亭點燃，到路口東側地下通道潑汽油焚燒一堆雜物，點燃一部燒毀的大轎車尾部，砸壞馬路兩側燈桿上的閘盒，使數十盞路燈熄滅，東單到王府井路段一片黑暗。他們正要向經過的軍車投擲燃燒瓶時，被十幾名埋伏的警察抓獲。

零時 42 分，西單路口一帶響起槍聲。零時 55 分，槍聲大作。有民眾怒罵鄧小平、怒罵戒嚴部隊。一陣槍聲，一陣怒罵，持續了許久。

2 時 25 分，戒嚴部隊某部得知有人在朝陽區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車終點站準備焚燒公共汽車，立即組織部隊出發。凌晨 3 時半，正當這群人開始縱火時，戒嚴部隊突然出現，鳴槍示警。人群四散逃避，有二十八人當場被捕。這些民眾於昨夜攜帶汽油等物來到朝陽區和平街北口公共汽車終點站，用八輛大客車堵住附近路口，準備焚燒停放在那裏的二十八輛公共汽車。

4 時許，一群民眾在崇文門十字路口無軌電車總站焚燒公共汽車和無軌電車。其中兩人後來被抓獲。

北京市委一名幹部向戒嚴部隊指揮部報告了「十萬火急」的情況：「在王府井大街附近某家公司大院裏，二百三十多名被圍困的戒嚴部隊官兵正遭受民眾攻擊。」第 24 集團軍守備第 7 旅的四十名官兵組成突擊隊立即出發，驅散人群，救出了被圍困的官兵。

清晨，電台廣播了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第 8 號《緊急通告》，內容如下：「戒嚴部隊在首都廣大人民群眾的支持下，已經取得了平息極少數暴徒分子製造的反革命暴亂的初步勝利。但是，現在仍有極少數暴徒窮兇極惡，孤注一擲，垂死掙扎，喪心病狂地繼續製造打砸搶燒殺事件。對這些犯罪分子必須採取堅決措施，予以打擊。為此，特通告如下：（一）對搞打砸搶燒殺的現行犯罪分子，戒嚴部隊、公安幹

警和武警部隊有權當場拘捕，對反抗者就地強行處置。（二）我們歷來的政策是坦白從寬，抗拒從嚴。在這次反革命暴亂中犯有罪行的分子，凡主動投案、坦白者，予以從寬處理，繼續作惡、反抗者從嚴懲處。」

上午

西長安街上剩餘的路障尚未清除乾淨，有民眾持續設置新的路障。北京市委辦公廳稱，8 時至 18 時，城近郊八個區交通大隊在各管界共上交通崗七十七處，派出值勤幹警四百零二人。已上崗數占正常上崗數的 36%。城近郊各交通大隊（除石景山區外）共派出三百八十三名幹警，發動社會群眾四百人，清除路障五十一處。

第 38 集團軍第 113 師奉命承擔天安門城樓前邊、金水橋、西長安街、大會堂以及中南海周邊的警戒執勤等任務。

8 時半，西單路口西北角的食品店前，有四棵直徑約一尺的槐樹倒在地上，樹枝都被坦克、裝甲車輾碎了。在人民銀行前的馬路邊，躺著一具被戒嚴部隊槍殺的年輕人的屍體，穿著運動衣，皮帶上有一串鑰匙，頭部都是血，瞪著兩眼，死不瞑目。

李鵬參加戒嚴指揮部會議，會議決定：（一）北京各區成立戒嚴分指揮部，並與駐軍聯防，並先在東城、西城、崇文、宣武、海澱和朝陽六個區實施。（二）集中在天安門的軍隊逐步撤離，進駐城區各主要交通要道和據點，由中央出面動員北京市和國家機關騰出房子接待軍隊。（三）為了改善中央電視台宣傳工作不得力狀況，準備派中央代表去指導工作。廣電部部長艾知生要求先不派人，由廣電部自行派得力人員加強領導，故中央改派聯絡員。（四）市區繼續實行交通管制。（五）全力打通市區各交通幹線，並大力保衛電、水、氣等公共設施的安全。會後，戒嚴指揮部從天安門調出一半兵力，約二萬五千人，駐守在東西長安街一線，負責打通交通幹線。

李鵬主持國務院總理辦公會議，強調指出，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的鬥爭取得了第一步勝利，但形勢仍很嚴峻。

高自聯和北大籌委會聯合發出《空校宣言》，全文如下：

中國北京 4 月 15 日興起的學運，於 27 日即轉為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一個歷史永將記住的國恥日─6 月 3 日，這場由學生發動，全國各族人民為主體的愛國運動，就轉變為一場偉大的民族救亡革命！

正義被屠刀剁碎！民主被暴君蹂躪！十里長街，十里血海！北京市民、學生死難四千，受傷萬餘。至今，法西斯屠刀仍在狂舞，機槍仍向人民掃射！追求天賦人權的共和國公民，在法西斯政府槍口下仍一個接一個地倒下。

共和國危急！中華民族危急！

民族存亡於一旦。我們號召同學們儘快行動起來，妥善地、冷靜地撤離學校，以冷靜理智敢於犧牲的一貫作風，奔赴全國各地。4 月學潮，5 月民主愛國運動，6 月民族救亡革命，特別是「六．三」北京大

屠殺的真相，都要傳播到神州四海！

我們提議，西元 1989 年 6 月 9 日中午 12 時起：全國總罷工、總罷市、總罷課！對法西斯政權最後一擊！

外國專家、遊客、留學生等大量離京。上午，景泰、崇文門、永定門、哈德門、昊園等五個涉外飯店有八十八名外國客人退房，準備回國。

下午

袁木在中南海舉行記者會，稱：「6 月 3 日凌晨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在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戰下，暴亂者的陰謀沒有完全得逞，粉碎暴亂取得了初步的勝利。」「經再三核實的不完全統計，情況是這樣的：解放軍官兵受傷五千多人，地方上（包括為非作歹的暴徒、圍觀的不明真相群眾）共傷二千多人；死亡情況，軍隊和地方加在一起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三百人，其中包括部隊的戰士，包括罪有應得的歹徒，也包括誤傷的群眾。除此之外，軍隊方面到目前為止還有四百名官兵失蹤，生死不明。」戒嚴部隊指揮部發言人張工（北京軍區政治部主任）、北京市委秘書長袁本立、北京市政府副秘書長丁維峻出席了記者會，並回答了問題。袁木所提到的數字，完全是隨意捏造的，根本未經過調查和統計。

鄧小平、李先念、彭真、楊尚昆、薄一波、王震、李鵬、萬里、喬石、姚依林、江澤民等在西山召開「平息反革命暴亂」後首次元老和政治局常委參加的會議，部署立即恢復北京乃至全國局勢，召開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

出現搶購糧食、副食品、煤炭等生活必需品現象，許多商店存貨銷售一空，紛紛告急。下午 3 時，城近郊八個區一千零七十五個糧店中，二十三個糧店大米已售完，五十七個糧店麵粉已售完，六個糧店大米和麵粉都已售完並停業。今天城近郊八個區共運進糧食五十萬斤，絕大多數糧店仍未調進糧食。城近郊八個區共銷售蔬菜一百八十萬斤，比正常銷量少 55%左右。煤炭旺銷，西城區三十八個售煤點全天銷售一千四百噸，比冬季正常銷量還多。

4 時，北京軍區向第 38 集團軍傳達了戒嚴部隊指揮部的緊急命令：立即派一支精悍隊伍趕赴通縣軍用機場武裝押運給養。

晚上

7 時，中央電視台反覆播放戒嚴部隊指揮部製作的《暴亂真相》錄影片。該錄影片顛倒時間先後和因果關係，稱北京發生反革命暴亂，暴徒殺害戒嚴部隊官兵，戒嚴部隊被迫反擊。事實是，戒嚴部隊開槍殺人在前，部份被屠殺激怒的民眾以暴制暴在後；戒嚴部隊開槍殺人是因，部份被屠殺激怒的民眾以暴制暴是果。[1]

7 時 10 分，駐紮在中山公園的第 38 集團軍部隊到木樨地接應進城部隊時，遭到隱藏於正在施工中的北京科技活動中心大樓上一些民眾的槍擊，部隊開槍反擊。

7　時半，李鵬在中南海召集會議，向國務院所屬二十四個單位作了動員，要求地處東西長安街的各黨政機關騰房接待戒嚴部隊。李鵬動員講話要點如下：

從 6 月 3 日開始在北京發生的這一場反革命暴亂，性質是非常嚴重的，是關係到我們中華人民共和國存亡的一件大事情。所以，同志們在接受戒嚴部隊安排住宿任務的時候，不管有多大的困難，必須從這個大局出發。現在，一部份不明真相的群眾和解放軍是有對立情緒的。但是，作為我們多年培養出來的共產黨的高級幹部，要從國家和黨的生死存亡這樣一個大前提來考慮這個問題。我們是不是願意把這個國家交給他們？如果不願意，只有一條路，就是支持解放軍執行戒嚴任務。

現在北京市面臨的是人民的安全問題。因為這些歹徒搶走了不少的槍支，他們不僅襲擊解放軍，而且到處為非作歹。昨天發生了焚燒公共汽車的事件，造成全城的交通斷絕。他們還揚言要破環電廠、水源、煤氣等公共設施。打砸商店也不斷發生。這就表明暴亂分子要在破壞生產和人民生活上下手，把北京搞癱瘓。

現在，解放軍已經固守在天安門一帶，那裏是安全的。天安門是共和國的象徵，是不會再被這些歹徒奪回去的！但是，現在面臨一個問題，就是需要打通東西長安街兩條交通幹線，恢復首都的正常秩序。當然，我也知道，機關裏有一些同志現在還不完全瞭解事情的真相。這就要靠各級黨委和各級領導幹部保證戒嚴部隊順利執行任務，沿東西長安街的國務院和中直的二十多個單位要接受解放軍進駐你們大院的任務。解放軍不會干涉你們的正常業務，你們只是給解放軍提供一個駐地，便於他們執行戒嚴。你們應該以非常歡迎的態度來迎接解放軍。有什麼困難也必須克服。我想，這是對我們國務院各部門在這場動亂中的一個考驗。解放軍首先把這個交通要道打通，然後鞏固局勢，這樣平息暴亂就有了保證。

在李鵬講完話後，羅幹就一個單位一個單位地落實接待戒嚴部隊的任務。

8　時，一名青年推著自行車尾隨清除路障返回駐地的官兵們進入軍事博物館，四處觀察，引起注意，被送到軍事博物館保衛處，後經公安部門審問，這個年輕人 6 月 3 日曾在復興路北京鐵路局門前路上，先後燒毀裝甲車五輛、汽車四輛，這次進入戒嚴部隊駐地軍事博物館企圖再次焚燒軍車。

一些市民敢死隊成員試圖點燃在西單商場過街橋邊用作路障的兩輛裝箱大拖車。西城公安分局聞訊，派遣閻國璋等一批刑警穿便衣前往，年輕人王磊被捕。通過審訊王磊，逮捕了張建忠。張建忠被指控是殺害戒嚴部隊軍人劉國庚的兇手。閻國璋立功受獎，張建忠被判處死刑。

11　時，第　113　師參謀長谷密山、政治部主任趙鴻亮率領由五輛裝甲車、五輛坦克、四十九輛軍用卡車和六百名官兵組成的車隊，實施第一次武裝押運任務。東長安街上依然障礙重重，沒有燃燒完的車子一輛輛擠靠在街道中心。車隊沿東長安街行駛到建國門外外交公寓附近，北面高樓裏一陣衝鋒槍掃射，有兩個點射打在車隊幾米遠的地方。谷密山命令坦克和裝甲車呈月牙狀警戒，掩護組、防暴隊和清障組按照事先的

分工形成戰鬥隊形，開槍襲擊者逃離。第 113 師此後連續進行了三次武裝押運。該師司令部《大事記》記載：「6 月 6 日至 6 月 8 日，全師全力完成戒嚴指揮部賦予的武裝押運任務，共出動一千九百六十八人次，動用車輛一百五十七臺（含坦克第 6 師八輛坦克），單車累計行程二百四十公里、車隊累計行程三萬七千六百八十公里，突擊運輸食品二百噸、油料一百五十噸，解決了天安門廣場戒嚴部隊的燃眉之急。此次武裝押運，清除火障車障石障二十六道，衝開人障四次，實施反暴徒伏擊三次，人員車輛物資無一受損。」

11 時許，楊子明等五男二女結伴騎自行車經過南禮士路十字路口，路旁埋伏的戒嚴部隊大喊：「不許動，舉起手來！」楊子明立即照做，並囑咐離戒嚴部隊僅三、四米遠的弟弟等人：「誰也不要動！」話音未落，已響起密集槍聲，楊子明中彈倒地，聽到妹妹和王爭強的女友在驚呼，他撐起上身對士兵說：「不要打了！」話未說完，又一顆子彈打中他左腿。此時過來一群士兵，其中一人踩在楊子明的身上狠狠地說：「再給你一槍！」楊急忙說：「我也是當兵的！」那士兵好奇地問：「哪個部隊的？」楊答：「63 軍的。」一群士兵蜂擁而上，褪下了楊的手錶，掏走楊口袋裏的五百元錢，用楊的自行車把他馱到了復興門立交橋上。楊發現他的弟弟楊子平以及王爭強兄弟倆也被抬到了橋上，放在他的左右兩側。一個軍官過來給他們照了相，楊子明看清了那位軍官坐的軍車號碼為「甲 04」，是 38 軍的車。軍官盤問了他們七人的名字，說了一句：「壞了，誤傷！」楊子明要求把他們送去醫院，臨時找來兩輛裝甲車送他們到復興醫院。軍人對醫院說：「這裏有幾個誤傷的。」說完就走了。此誤傷事件導致楊子平、王爭勝、安基死亡，楊子明、王爭強傷殘。雖然是誤傷，官方沒有賠償一分錢，連龐大的醫藥費都沒有承擔。王爭強回憶說，當年遭伏擊時，楊子明叫大家「不要動！」話音未落，一排子彈就打了過來。他趕緊趴下，稍稍安靜了片刻，以為沒事了，剛想起身逃跑，又一排子彈飛過來，把他逼到了牆角。一個士兵端槍過來，與他面對面僵持了一小會，開槍擊中他的腹部。楊子明的妹妹和王爭強的女友嚇得跪倒哭求饒命，才逃過一劫，但從此精神受到極大刺激。王爭強被送上手術檯時還能聽到樓道裏弟弟的倒氣聲，要求醫生先搶救他弟弟，不知道弟弟傷得太重，醫生已回天乏術。王爭強在手術檯上做了麻醉後迷迷糊糊地聽到醫生說：「這人尿道被打斷了，這幫法西斯！」

上海市　昨夜和今晨，市政府組織六千五百人清除路障一百二十處，搶運了一大批糧食、副食品及生產急需物資。

凌晨，九所高校五百多名學生與一些民眾在市區一百多處主要路口設置路障，連同昨天殘留的路障，全市共有一百四十五處路障，致使交通中斷。一些學生在路口演講，圍觀者較多。報紙、電台、電視台抨擊設置路障、阻塞交通的行為，發表評論員文章〈堅決制止破壞交通的違法活動〉，還向上海高自聯一些成員發出「必須懸崖勒馬」的警告。鐵路道口數度受堵，數度疏通。晚 8 時 43 分，北京開來的 161 次列車在光新路道口撞倒圍觀民眾九人，當場死亡五人。到晚 10 時，現場已聚集三萬人，鐵路運輸中斷，公安部門調集七百名警察前往維持秩序，遭到圍攻。一些民眾毆打司機，將客車機頭和兩節車廂燒毀。五輛公安摩

托車被燒毀，十多名警察被打成重傷。並阻擾消防車和救護車進入現場，造成八節車廂被燒毀。市公安局刑偵處三隊的警察瞄準了一個縱火焚燒公安摩托車的民眾，但在萬人聚集的路口找不到下手的地方。一名便衣警察上去用胳膊夾住那人的脖子，同時對人群喊：「他偷我自行車！」其他便衣警察也跟著喊「這時還偷人家自行車！」圍觀民眾也要送他去派出所，他就這樣被便衣警察抓走了。

成都市 凌晨 2 時 21 分，約二十名民眾放火燒毀鬧市區的人民電影院。公安機關派出的消防車衝破阻攔，趕赴現場將火撲滅。官方稱：下午，一些人在四川展覽館倉庫放火，哄搶成都天成金店，公安和武警嚴懲了一些肇事者，並當場抓捕一批打砸搶者。

十七歲的周國聰在天府廣場示威活動中被捕，關押在寧夏街監獄，因拒絕寫悔過書，當天被毆打致死，屍體被官方匆匆火化。其母親唐德英一直為兒子的慘死上訪，2006 年，成都市錦江區政府「經請示上級主管部門和區政府領導」，以「困難補助」的名義發給唐德英七萬元人民幣。

天津市 高校中仍流傳北京屠殺的消息，不時出現抗議屠殺大字報。上午 7 時，南開約三百名學生在學校附近路口攔起人牆、設置路障，阻斷交通。不久，路障即被有關部門清除。

武漢市 武漢高自聯負責人頻繁開會，籌畫更大的行動，一些高校出現武漢高自聯有關北京屠殺的傳單。上午 7 時半，武漢鋼鐵學院逾千人堵塞武漢鋼鐵公司路口，不許工人上班。武漢大學、華中師大、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二千五百多名學生衝擊重型機床廠，呼籲罷工。上午 8 時許，湖北大學約千名學生圍住武昌車輛廠大門，不讓工人上班。上午 9 時，武漢鋼鐵學院、華中師大、武漢大學等八所高校近四千名學生遊行，省造船廠二百多名工人參加了遊行。當天先後有十餘所高校約七千多名學生遊行。中午 12 時，一些學生攔截一輛卡車和一輛油罐車，站在車上講演，交通堵塞，警察勸阻，十名警察遭毆打，警察將四名為首者帶離現場。中午 12 時 45 分，湖北師院 2 百多名學生到市公安局呼籲放人，二輛警車被砸。下午 1 時許，華中理工大學等校六百多名學生在京廣線武昌區跨線橋鐵軌上靜坐，推倒鐵路邊的隔離牆，將大量磚頭扔到鐵路上，將幾根長達幾十米的鋼軌搬到鐵路上，致使京廣鐵路於下午 1 時 23 分再次被堵，交通中斷三個多小時。

太原市 太原重機學院、山西醫學院等校六百多名學生遊行。一些高校的學生紛紛離校回家。

哈爾濱市 學生遊行人數比前兩天減少，但二十二所高校中僅有一所交通專科學校仍在上課。許多學生上街設置路障，到主要路口演講，呼籲工人罷工。有三個市民聲援團到工廠、街道呼喊口號，進行演講。市公安局抓捕了到哈爾濱船舶工程學院等校鼓動學生上街的市民聲援團的三十三名成員，包括哈爾濱運輸公司汽車五隊劉義海。上午，哈爾濱工業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到哈爾濱鍋爐廠門口演講，介紹北京屠殺情況，呼籲罷工。黑龍江商學院、東北農學院一些學生到工廠串聯。

蘭州市 蘭州大學等校三百多名學生在蘭州火車站臥軌，造成火車停駛。有些高校學生在黃河大橋上設置路障，斷絕交通。上午 7 時半，

一些高校的學生繼續在市區各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市內交通中斷。全市約有九千人上街遊行，其中有三千多名工人。

昆明市　一些高校學生上街遊行，抗議鎮壓北京學生。各高校五千多名學生在東風廣場集會，抗議北京屠殺。

西安市　一些高校學生繼續到工廠區呼籲罷工，圍堵一些主要工廠大門，致使兩家大型企業停產，十幾家企業半停產。市高自聯在新城廣場播出十三點聲明，包括「打倒反動的中央政府、希望省市政府保持中立」等。

廣州市　主要路口和橋樑被一些學生設置了路障。各高校盛傳高校要被軍管，80%的學生離校回家。珠海廣場聚集二萬多人，悼念北京死難者，有人演講，有人獻花圈。一批民眾打著「廣州工人」旗幟在交通要道海珠大橋阻欄車輛通行，向過往行人募捐，圍觀者數千，造成交通阻塞，數千輛機動車不能通行。警察和武警到場處理，收審了一百二十九人。廣東境內湖南方向鐵路被堵，部份鐵軌被撬，致使六列客車被堵，九千多名旅客被困。

合肥市　一些高校逾千名學生到合肥鋼鐵公司串聯，呼籲工人罷工。市區街頭被學生設置了多處路障。

江蘇省　南京、蘇州、徐州等六城市學生上街遊行。一些學生設置路障，堵塞交通，阻止工人上班。江蘇工學院二千多名學生衝進鎮江市政府大院，要求降半旗為北京死難學生致哀。南京中醫學院一張大字報鼓動破壞電力設備，炸毀橋樑鐵路。南京大學高自聯準備襲擊校保衛處、人武部。一些學生在南京幾個進出城的主要路口和長江大橋公路橋設置路障，造成市內交通中斷。南京大學、南京航空學院等校學生佔據校廣播站，轉播「美國之音」。

長春市　晚上，工人、學生及各界人士十多萬人遊行，並在長春地質學院的地質宮廣場集會，社會各界代表發表演講，抗議北京屠殺。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逾萬名職工、長春紡織廠五千多名職工遊行抵達市區，與學生隊伍匯合，遊行隊伍聚集在吉林省委前的新發廣場。

瀋陽市　清晨，十七所高校一萬七千多名學生遊行，通往工業區的主要路口全被堵住，一半以上工人不能按時上班。上午，瀋陽航空學院一些學生分別到 139 廠、112 廠、119 廠（均為飛機製造廠），攔堵工廠大門，阻止工人上班。下午，一萬六千多名學生聚集在市政府廣場，為北京死難者舉行追悼會，號召學生無限期罷課，市民罷市，工人罷工。圍觀民眾達五萬多人。瀋陽飛機製造公司等企業四千多名職工參加集會遊行。

石家莊市　全市高校有三千多名學生離校。昨晚 11 時許，逾千人在橋東集結，騎著自行車，帶著花圈，於今日凌晨零時許到達第 27 集團軍軍部門口。抗議的學生和民眾逾三千人，呼喊「打倒劊子手」、「打倒法西斯」、「27 軍劊子手「、「27 軍鎮壓人民」、「27 軍殺死老人學生孩子」等口號，高唱《國際歌》，三次衝擊大門，均被執勤官兵阻擋。有人投擲磚頭，兩名士兵受傷。四百多名武警和警察到場制止，拘捕了十九人。凌晨 1 時 45 分，抗議者才離去。

呼和浩特市　三千多名學生繼續遊行，四百多名工人舉著「工人自治會」大旗參與。七所高校學生開始實施「空校運動」，內蒙古大學、內蒙古師大有三分之一學生當天離校。

銀川市　上午 8 時，十多所高校五千多名學生遊行，在南門廣場悼念北京死難者，到處張貼「悼英魂，討國賊」、「嚴懲兇手，還我同胞」等標語，並宣佈實行空校行動，無限期罷課。十多萬市民聚集在南門廣場和遊行隊伍兩側。

山東省　凌晨 5 時許，山東大學、師範大學、工藝美術學院等九所院校的三千八百多名學生堵塞了濟南市的九個主要路口，將隔離墩和攔截的汽車放氣後橫在道路中央，造成市區十四條汽、電車路線全部癱瘓，致使許多職工不能上班。

濟南市一萬多名學生走上街頭，其中四千多名學生在街頭四十多處演講，在市區主要路口，用公共汽車、隔離墩設置路障一百多處，交通部份癱瘓。一些高校開始「空校運動」，約三千多名學生離校。晚 10 時，設置路障的一百多名市民與歷下區公安發生衝突，晚 11 時，數百名市民衝擊歷下區公安分局，砸毀公安分局的牌子、分局的服務部、分局一層辦公室的玻璃，燒毀一輛上海牌小轎車。公安分局當場抓捕五十五人，其中沒有學生。

青島海洋大學、化工學院、醫學院、紡織學院、建工學院等高校的二千多名學生，堵住了青島市區二十九個主要路口，攔截過往車輛，阻止職工上班，市區二十二條交通幹線癱瘓。海洋大學組成三十多人的絕食團，在市政府前絕食請願。上午 8 時，石油大學二千多名學生在校內為北京死難者舉行追悼會，幾百名學生擡著花圈，戴著白花、黑紗上街遊行。

南昌市　約二千多名學生回應「空校行動」離校。逾千名工人和市民舉著「南昌團結工會」橫幅在省市總工會示威抗議。

福州市　逾千名學生上街遊行。逾千名學生回應「空校行動」號召，離校返鄉。

深圳市　十多所中學逾三千名學生在深圳大劇院廣場集會，抗議北京屠殺，集會後在市區主要街道遊行，圍觀者有二萬人。

海口市　海南大學一千五百多名學生遊行，於凌晨在海口公園舉行追悼會，並向「解放海南人民英雄紀念碑」敬獻花圈。

貴陽市　上午，八所院校四千多名學生遊行，學生和民眾逾萬人聚集在人民廣場，市區交通基本癱瘓，公共汽車幾乎都被寫上「絞死李鵬」、「償還血債」等標語，街道到處張貼著大小字報。

南寧市　逾千名學生遊行，呼喊「獨裁政府下台」、「北京在大屠殺」、「絞殺李鵬」、「抗議血腥鎮壓要求民主的學生」等口號。

河南省　一些高校學生繼續圍堵工廠，呼籲罷工。一些學生上街遊行。

桂林市　逾千名學生上街遊行，抗議北京屠殺。

杭州市　許多高校學生仍在市區設置路障，阻塞交通。

香港　梁振英（現任香港特區行政長官）在香港《文匯報》刊登聲明：「深切哀悼所有壯烈成仁的北京愛國同胞；強烈譴責中共當權者血腥屠殺中國人民；向《文匯報》全體員工致崇高敬意。梁振英 1989 年 6 月 5 日」

臺灣　中華民國立法院通過一項臨時提案，決議函電世界各民主國家，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譴責中共政權鎮壓民主運動，並促請各國政府通過經貿、外交行動制裁中共政權。

美國　參議院全票通過一項要求總統對中國實行國際制裁的決議，內容：（一）呼籲美國進出口銀行和海外私人投資公司回顧給中國的貿易提供資金的問題。（二）強烈要求美國負責放寬辦理向中國銷售的出口許可證手續的機構「在做決定時考慮中國目前的局勢」。（三）強烈要求美國之音電台立即增加華語節目。

歐盟　歐洲共同體十二個成員國發表聲明，「強烈譴責對和平示威者採取的造成大批人員死亡的武力鎮壓」，「對中國發生的悲慘事件極為震驚」，呼籲「中國當局停止對北京和全國的沒有武裝的老百姓使用武力，立即著手尋求目前衝突的和平解決辦法」。歐洲共同體及其成員國已採取包括停止高級接觸在內的一些措施，並將密切注意中國的事態發展。

法國　總理米歇爾．羅卡爾在國民議會宣佈，「我們準備從現在起凍結我們與中國的各級關係，中國總理李鵬計劃於今年晚些時候對法國的訪問已被取消」。「凍結與中國的各級關係的做法涉及到政治關係，並立即生效」。「在共和國總統、總理及政府官員與中國領導人之間將不再有任何的聯繫」。

英國　外交大臣傑弗里．豪宣佈，英國禁止向中國出售武器，停止英國和中國軍事官員之間的會晤。英國馬克斯韋爾公司已決定停止發行中國的英文報紙《中國日報》。

日本　首相宇野說，「日本尚未到達對中國進行制裁的階段，因為日本與中國的關係和美國與中國的關係很不相同，日本不向其他國家出售軍事供應品，因此，軍事禁運的辦法對日本來說並不存在。」外務省發言人說，「由於實際原因，執行援助計劃不可能繼續進行。」日本銀行協會聯合會會長宮琦宣佈：「日本銀行已經凍結了給中國的兩筆貸款，數額為一億四千五百萬美元。」

比利時　比利時取消了預定當天兩名國務部長與中國經貿部部長鄭拓彬的部長級會談。

奧地利　奧地利政府宣佈召回駐中國大使，以示抗議。

西班牙　外交大臣費爾南德斯宣佈，「西班牙政府已決定凍結與中國的高層接觸。」

荷蘭　外交部宣佈：「荷蘭已決定中斷與中國的高層接觸」，「不再進行任何新的會談」。

紐西蘭　總理朗伊宣佈：「內閣已決定請外交部長馬歇爾召見中國駐紐西蘭大使倪正建，告訴他紐西蘭政府對北京的流血事件感到憎惡」，「政府還將指示紐西蘭駐中國大使向中國政府轉達紐西蘭政府的立場」，「取消警察部長定於 20 日對中國的訪問」。

挪威　挪威王室官員宣佈，挪威王太子夫婦已取消今年夏天對中國的訪問。挪威政府已勸告在中國的挪威人離開中國。

瑞士　瑞士政府宣佈禁止向中國出售一切武器，並且停止支付已簽署合同應交付的武器。

蘇聯　蘇聯人民代表大會通過《關於中國事件聲明》：「不管情緒有時是多麼激烈，重要的是要耐心地尋找由社會團結目標所確定的相應的政治解決辦法」，「中國目前發生的事件是該國的內政。其他方面施加壓力的任何嚐試都是不合適的。這種嘗試只會激化情緒，而無論如何也不會促進局勢的安定」，「我們衷心希望友好的中國人民能夠儘快翻過自己歷史上這悲慘的一頁」。

南斯拉夫　南斯拉夫共產黨聯盟中央主席團發表聲明：「對中國國內最新事態的發展極為憂慮，並對所發生的悲慘事件和無辜的人員犧牲表示遺憾。這種事態發展本身孕育著民主進程被制止和中國共產黨所進行的經濟和政治改革被停止的危險。」「希望中國共產黨通過政治努力和在社會上進行公開對話消除上述危險，並同所有民主的進步力量一起保證經濟改革和社會改革繼續進行下去。」

波蘭　波蘭政府副發言人茲．雷科夫斯基在記者會上聲明：「波蘭社會和當局以深切關注的心情得悉在北京發生的悲劇性事件。我們對死傷者的家屬表示最真摯的慰問。」「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是與我們友好相處的人民的重大戲劇性事件。我們相信，中國人將跟過去一樣不訴諸武力，而通過政治手段解決當前的衝突。我們相信，理智和現實主義將占上風，中國的改革進程及其國際地位將不遭到削弱。」

墨西哥　外交部發表公報：「墨西哥政府對中國發生的要求民主改革的學生運動之後發生的死亡事件深表遺憾。墨西哥政府相信，中國政府和人民能夠找到途徑以回到不使用暴力能夠解決分歧的狀態上來。墨西哥政府近日來一直密切注視著中國的事態發展，特別是為了瞭解居住在中國的墨西哥人的人身安全。墨西哥駐華使館已為所有在中國的墨西哥人提供了安全的庇護所，並準備在中國內部形勢惡化後把他們撤走。」

泰國　外長西提．沙衛西拉說，有十七名泰國留學生已被接到泰國駐中國大使館。中國的局勢仍然令人擔憂，泰國學生在未恢復平靜之前可能無法上課。

---

1 參見吳仁華《六四屠殺內幕解密─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第一章第十一節〈軍人和武警的死亡情況〉。根據中國官方記載，所有死亡軍警的死亡時間沒有一個早於 1989 年 6 月 4 日凌晨 1 時之前，而戒嚴部隊最早開槍殺人的時間是 1989 年 6 月 3 日晚上 10 時。

　　戒嚴部隊擴大了控制區域，市區籠罩在恐怖氣氛中，許多路口都有軍人持槍把守，坦克裝甲車日夜在大街上巡邏。但各界民眾仍懷有強烈的抵制情緒，對當局利用媒體掀起的鋪天蓋地的宣傳，都是不看不聽不信。美聯社今天發自北京的消息稱：「解放軍開進北京血腥鎮壓三天之後，人民的反抗情緒一點未被鎮服下去。」

　　廣場及長安街仍處在嚴密的警戒之中，西面自六部口路口起，東面至南池子南口外，均屬禁區，膽敢接近者，格殺勿論。在西單路口的長安大戲院樓上窗口伸出幾支機關槍黑森森的槍口，指向大街，令路人不寒而慄。市中心街道上幾乎沒有車輛行駛，只有坦克和裝甲車在頻頻往來。所有的市民都躲在家中，免遭不測。

　　大部份高校學生已離校，有的學校畢業班也走了三分之一。虎坊路貼出工自聯的聲明，稱「從今天起正式改名為首都工人各界人士自治聯合會，會章不變」。

　　今天開始，第 63 集團軍部隊進駐解放軍報社等機關單位，在西城區擔負戒嚴執勤任務，在各交通要道設立崗哨，定時派出武裝巡邏隊。同時，進駐西城區各公安派出所，名義上是配合公安人員抓捕「動亂分子」、「暴亂分子」和「非法組織的骨幹分子」，實際上是因為公安人員不得力，當局讓戒嚴部隊變相地接管公安部門。與其他進駐公安派出所的戒嚴部隊一樣，第 63 集團軍官兵藉機發洩被當局煽動起來的仇恨，對被捕者毫不手軟，不分青紅皂白，照例先是一頓毒打，不少被捕者受傷致殘。

　　北京城近郊八區一千零七十五個糧站中，有一千零六十一個糧站開門售糧，有 14 個糧店未開門。官方預計各城近郊區糧食庫存僅夠二至六天銷量。由於交通受阻，城近郊八區已有三天不能正常往糧店調運糧

食。市糧食局共組織了市運輸公司、各區和糧食部門的三十八輛汽車、二輛馬車往糧店運糧，但東西長安街一帶，二環路以內靠立交橋附近的糧店仍無法運進糧食。八個城近郊區共上市蔬菜三百萬斤，比正常銷量少 25%左右。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未發生燒毀汽車的事件，但仍有暴徒打砸公安機關設立的治安崗亭，參與打砸的暴徒有的被解放軍擊斃，有的被公安幹警當場抓獲。清華大學保衛處在清理校園時，查獲首都工人自治會成員及市民敢死隊成員各一名。群眾在東城區花梗胡同抓獲二名參與燒毀軍車的少年。

市公安局組織交通幹警二百三十三人，各區組織群眾二千六百三十五人，清理路障四十處，全市尚有十四處路障待清除。

中國公安部宣佈高自聯、工自聯為非法組織，負責人必須投案自首。

中紀委要求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嚴明黨的紀律，維護黨的團結統一，旗幟鮮明地站在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前列。

國務院發出公告，堅決制止衝擊鐵路的不法行為，確保鐵路運輸安全暢通。據鐵路部門反映，由於外地一些路段有人臥軌，今天致使十列旅客列車停發，包括 43 次（蘭州）、5 次（南寧）、145 次（南昌）、1 次（長沙）、15 次（廣州）、47 次（福州）、61 次（昆明）、119 次（杭州）、149 次（貴陽）、95 次（大同）。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對美國總統布希對中國局勢進行「指責」，表示極大遺憾。

凌晨零時，西單路口一輛被當做路障的無軌電車內竄出一米多高的火苗。西城公安分局刑警隊副隊長李宏偉、陳榮帶領三十名刑警趕往現場，抓捕了縱火者王連喜。王連喜是北京西城區環衛工人，六四事件後被以「縱火罪」一審判處死刑，二審改判無期徒刑，原因是他有精神障礙。王連喜被關押十八年後，於 2007 年 7 月出獄。六四事件後，有許多像王連喜這樣的普通民眾，因為被屠殺所激怒而燒砸車輛以示抗議，結果被判重刑。北大哲學系研究生李海曾給海外人權組織提供了一份北京被判重刑（十年以上刑期）的「六四暴徒」名單，有名有姓，有關押地點，總共五百二十二人。李海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判刑九年。

凌晨 1 時許，一群民眾在拆砸南禮士路南口的治安崗亭時，被戒嚴部隊當場槍殺四人，抓捕二人。公安局稱，經審問，被捕者供認曾在復興門外將軍車燒毀，並將復興路多處路燈打壞。在一人身上搜出抗議標語。

凌晨，清華校方悄悄收走學生在校內為悼念遇難學生而擺放的花圈、輓聯，學生發現後提出抗議，經交涉要回一些，重新擺回原處。清華學生為悼念死難同學在主樓設置了靈堂。

晨 6 時 50 分，第 113 師武裝押運車隊回到廣場，饑腸轆轆的官兵們興奮得發出陣陣歡呼聲，含淚奔向運糧隊。官方稱，廣場沸騰了，大會堂也沸騰了，戒嚴部隊指揮部負責人親自迎接運糧隊的官兵，稱讚他們又立了一次大功。

清晨後，第 38 集團軍坦克第 6 師組織七百多名官兵連續奮戰三天，在北京市政府的配合下清除了大北窯至蘋果園一線三十多公里路段上的大型路障。第 38 集團軍工兵團武裝護送滯留在天安門區域的部隊傷患十次、一百四十多人，並到北京市通縣黑石口，為駐紮在廣場區域的部隊運送防暴器材一百一十噸。

上午

香港《經濟日報》特約記者在北京火車站對面的國際飯店見到一幕慘劇，至少有四名民眾無辜死於戒嚴部隊的槍口之下。目前戒嚴部隊軍人的神經極度緊張，風聲鶴唳，草木皆兵，只要感覺到有什麼動靜，就胡亂開槍。

街頭有不少抗議傳單，其中一張寫著：「你有機槍坦克可以屠殺人民，你有電台報紙可以傳播『新聞』，你有權力可以自封領袖，你缺少什麼？你缺的是十億人的心。」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集城近郊區主管書記、區長開會，研究清除路障、恢復交通、恢復秩序、與戒嚴部隊聯繫等問題。

呂培儉向李鵬報告調查趙紫陽兒子趙二軍經商情況。李鵬另接到報告，趙二軍已於 5 月 25 日辦好香港定居證，可能已出境。

據北京供電部門統計，上午 9 時，全市電力負荷為一百五十三萬千瓦，10 時為一百五十五萬千瓦，比正常負荷低約六十萬千瓦，少用電量一千多萬千瓦小時。

9 時半，數萬名戒嚴部隊官兵開始撤離廣場，分頭進駐新的戒嚴執勤點，擴大戒嚴執勤區域。第 27 集團軍經過東長安街時齊唱軍歌，呼喊「保衛北京」、「保衛人民」、「打倒動亂」等口號，殺氣騰騰，曾開槍射擊。

9 時半多，戒嚴部隊指揮部邀請了一批中國官方記者進入撤走坦克後的廣場採訪，拍照錄影，由北京軍區政治部副主任劉存康等軍人陪同，試圖證明廣場清場過程中戒嚴部隊未開槍。中央電視台在晚上播出採訪錄影時有一個紀念碑上彈痕累累的特寫鏡頭，顯然是有心人藉此戳破當局未開一槍的謊言。

10 時許，第 39 集團軍第 115 師某團 7 連擔負錄製「反革命暴亂」罪證的警戒任務，乘車自東向西經過建國門立交橋附近時，遭到來自建國門外外交公寓和路南樓上兩個方向的槍擊，造成官兵一人死亡、三人受傷。官兵們開槍反擊，包圍了外交公寓等建築物。（死亡士兵臧立傑六四事件後被授予「共和國衛士」稱號。）

11 時 15 分，北京大興縣商業委員會主任劉士忠接到縣政府辦公室電話，「有支戒嚴部隊已經三天三夜沒吃飯了，現派人來我縣要買一千斤包子，下午 4 時前做好。」三位戒嚴部隊來人對劉士忠說：「請你不要對下邊說這包子是為戒嚴部隊做的。」劉士忠知道，戒嚴部隊如果能在北京市區有一線希望找到食物，絕不會到大興來，並擔心大興民眾會

像北京市區民眾一樣抵制戒嚴部隊。

據北京市經委中午瞭解，全市工業生產呈惡化趨勢。1.僅有少量企業維持基本生產，主要是兩種類型的企業：一是部份重點企業的重點車間，如礦務局、首鋼公司、化工總公司系統企業的重點車間，以及發電、供電、供熱等重點部門中的少量企業。二是遠郊部份企業以及市內個別小型企業。2.絕大多數企業處於停產狀態。職工出勤率低，最高的為 50%左右。

下午

2 時半許，李鵬接到秘書緊急報告，第 115 師包圍了建國門外交公寓，要開槍射擊。李鵬當即打電話給總參謀長遲浩田：「在國際社會已對我國採取孤立政策的情況下，為了避免引發國際事端，要求部隊忍辱負重，撤除對外交公寓的包圍。」遲浩田同意照辦。李鵬還不放心，打電話讓外交部派一位司長到現場，直接向部隊傳達撤離的指示。3 時半，到現場的外交部副司長楊鶴雄向李鵬報告，部隊已撤離，外交公寓已解圍。李鵬向楊尚昆建議，遇到這類突發事件，中央軍委應有個規定，部隊才好執行。總參謀部立即作了十二條規定，明確規定部隊在什麼情況下可以開槍自衛。

5 時，李鵬等人在楊尚昆處開會，決定由北京軍區負責在一天內打通天安門東西長安街一線交通。戒嚴指揮部撤出大會堂。自今天起，除了第 38 集團軍，其他部隊陸續撤出天安門區域。到 6 月 18 日其他部隊全部撤離，天安門區域的警戒執勤任務由第 113 師和坦克第 6 師的坦克第 22 團、裝甲步兵團、炮兵團負責。

晚上

王軍濤在安排其他人逃離北京後，與畢宜民、包遵信和王丹搭火車離開北京，北上哈爾濱，然後乘飛機到上海，再由水路到蕪湖。先後與王丹和包遵信分手，去了武漢。

6 時，第 27 集團軍的第 79 師、第 80 師和高炮旅派出一千五百多名官兵，冒雨連夜清除路障。至次日清晨，將北京飯店至東單路口，以及建國門立交橋西側的路障全部清理完畢，恢復了北京飯店至建國門內大街 3.5 公里路段的交通。

6 時許，北大籌委會廣播了高自聯和北大籌委會聯名發出的《告全市人民書》，「鄧小平、李鵬、楊尚昆反動政府鎮壓人民」，鼓動「全市人民罷工、罷市、罷課，同反動政府鬥爭到底」。

中央電視台相繼播出《天安門廣場清場紀實》、《血與火的考驗》、《袁木同志舉行記者招待會》等專題新聞片。

絕大多數高校師生情緒仍很激烈。清華、人民大學等校官方組織教職工護校隊，對學校重點部位和貴重設備加強保衛。各校均有一批幹部、教師奉命開始深入學生宿舍做學生思想工作。清華、北大學生廣播

站一整天都進行了廣播。兩校官方不斷地與學生交涉，學生表示可以停播，回去後又繼續廣播，但播音時間有所縮短。

全國各地的抗議活動仍未平息，一些地方甚至引發了人們對整個社會陷入動盪的恐慌。官方稱，各地教育部門和高校奉命「在複雜的情況下加強了制止動亂的工作，並開始取得效果。」甘肅省教委組織蘭州市各高校勸阻學生不要在公路、鐵路上設置路障，使蘭州市公路、鐵路上的路障明顯減少。湖南省長沙市市區交通和鐵路交通發生堵塞時，各高校立即派人到現場做學生的工作。天津高校學生上街設路障的情況已被制止住。

上海市　一些高校廣泛流傳著美國之音和香港報刊有關北京屠殺的消息，有些學生把香港報刊複印件貼在校園。由於不斷流傳上海近期要實行戒嚴的消息，一些學生離校回家。早晨 6 時，一些人繼續在一百二十多處主要交通幹線上設置路障，各種車輛受阻，交通中斷。上午 10 時許，同濟、華東師大、上海工業大學等校相繼出現學生衝擊學校禮堂、教學大樓，要求設立靈堂的情況。上午，市政府組織萬人清除路障。下午，華東化工學院、華東師大、上海交大、上海鐵道醫學院等校一些學生上街設置新的路障，交通再次全面受阻。公安機關稱「抓獲七十一名幾天來在市內搞打砸搶燒的人，大部份是外地民工和社會人員」。凌晨 3 時，在中山北路曹楊路口，普陀公安分局刑偵隊長陳惠德和一名偵察員，發現一個中年人一連將三輛汽車的輪胎氣放掉，便尾隨其後將他抓獲。

四川省　高校情況趨於穩定，絕大部份學生離校回家，四川大學除畢業班外的學生 80%離校。重慶建築工程學院、西南師範學院二百名學生揚言要到廣安縣衝擊鄧小平故居，挖鄧家祖墳。省公安廳部署了防範工作。

武漢市　全市共有九所院校近二千名學生在市區遊行。清晨 5 時半許，中國地質大學三百多名學生在武昌東門十字路口攔截九輛公共汽車作為路障，堵住通往長江大橋的交通。上午 9 時，一些學生和民眾將長江鐵路大橋堵塞，晚 8 時半才恢復通車。官方稱「打傷四名守衛大橋的哨兵和十六名幹警」。另有近千人堵塞了長江公路大橋的交通。上午 10 時許，中南財經大學等八所院校四百多名學生擡花圈遊行到大東門，舉行追悼會，逾萬人圍觀。追悼會後，部份學生沿途將一些公共電汽車、卡車、麵包車放置作路障。武漢鋼鐵學院等校二百多名學生在武漢鋼鐵公司周圍設置路障，阻擋工人上班，當地公共交通和武大（冶）鐵路運輸中斷。晚 8 時許，華中師大部份教師率學生一千五百多人在武漢工業學院、武漢工業大學、武漢大學、武漢水利電力學院之間遊行。武漢大學出現大字報《血往何處流》，稱：「要推翻共產黨」、「建立三權分立的新政府」、「徹底改造現有的人民政府軍」、「要用革命軍隊消滅反革命軍隊，用革命恐怖打擊反革命恐怖」。

武漢市公安局發言人稱，公安機關當天已將在長江大橋鬧事的為首分子胡良兵、楊革闖、陳偉、金濤等二十三人抓獲。

合肥市　一些高校學生在市區多處設立廣播站，傳播美國之音有關北京屠殺的消息。安徽中醫學院逾百名學生到合肥鋼鐵公司鐵廠等處臥軌，使鐵廠高爐的生產和安全受到威脅。晚 11 時，合肥工業大學學生

和合肥工自聯約千人，因一名女生在堵合肥鋼鐵公司大門時被一輛自行車撞傷，到合肥鋼鐵公司刑警隊要兇手。

南京市　市內交通已疏通。上午 7 時半，南京大學、南京師大等四所高校逾千名學生在鐵道上放置障礙物，堵塞交通，下午 4 時 20 分撤離。南京師大一些學生在中山陵處臥軌，設置路障。河海大學等校四百多名學生又在長江大橋公路橋堵塞交通，致使三千多輛汽車受阻。南京大學等校逾千名學生到中央門鐵路旱橋設置路障，堵塞南北鐵路交通，致使 91、303、375 等次列車停運。部份高校師生繼續遊行，哀悼北京屠殺事件的死難者。

長沙市　市內交通仍然堵塞，鐵路疏通幾小時後又被學生和民眾堵塞。

西安市　高校學生阻攔工人上班的現象明顯減少。全市各高校大部份學生繼續罷課，教師繼續罷教。一些學生在市區主要路口設置路障，堵塞交通。還有一些學生到十幾個工廠鼓動工人罷工。有十幾個工廠的近千名工人乘車上街遊行，聲援學生。一些人將郵電局電話 2 分局、39 局電纜線切斷，致使通訊中斷。

天津市　各高校均有 50%以上的學生離校回家。

哈爾濱市　市內路障已大部被清除，高校學生沒有上街再設路障。高校學生大批離校回家，仍有少數高校學生上街演講，到工廠區鼓動工人罷工。上午，哈爾濱軸承廠四百多名工人遊行。下午，哈爾濱汽輪機廠等企業六百多名工人遊行。七、八百名學生深入工廠鼓動工人遊行、罷工，約五萬多名工人無法正常上班。

太原市　高校三分之二的學生離校回家。少數學校仍有大小字報出現。署名「太原市全體學生」的《緊急呼籲》稱：「站起來，反對血腥鎮壓，與鄧小平、李鵬反黨集團進行鬥爭」，「全國動兵力，殺進北京城，消滅 27 軍，絞死李鄧楊。快！快！快！」

長春市　吉林大學、東北師大等校六百多名學生攔車到第一汽車製造廠，阻攔工人上班，致使一部份工人缺勤。下午 4 時半，第一汽車製造廠逾萬名工人、長春紡織廠五千多名工人騎自行車或步行向市內行進，與學生隊伍匯合後沿著斯大林大街遊行，自發組成的「市民聲援團」也加入隊伍，到達吉林省委前的新發廣場時人數已達十多萬。遊行者高唱《國際歌》，高喊「反對鎮壓」等口號，一些工人、學生、教師和市民代表發表反對北京屠殺的演講。

遼寧省　凌晨，瀋陽市十一所高校二千多名學生在通往工業區的主要道路上組成人牆，致使交通堵塞，職工上班晚點。11 時許，交通恢復正常。另有四所高校的學生和三家工廠的工人近二千人攔截了六十多輛汽車，坐在車上遊行。全省約有二十九所院校搞「空校運動」，一萬四千多名學生離校回家。

昆明市　一些高校逾千名學生抬著花圈、佩戴黑紗遊行，為北京死難學生致哀。

廣州市　昨天下午，近百名民眾打著「廣州聲援團」橫幅聚集在海珠橋上靜坐演講，造成交通堵塞達 9 小時之久。今天凌晨 4 時，廣州市公安局警察和六百名武警對海珠橋實施清場。官方稱，公安機關對一百

二十九人進行了審查，其中廣州市四十二人，沒有一名是產業工人，也沒有一名是學生。其餘八十七人均為外省和外地人。

濟南市　逾千名工人抬花圈遊行，高呼「我們是工人」、「我們要罷工」等口號。

呼和浩特市　內蒙古大學五個系的部份共青團員集體退團。

石家莊市　三千多名學生和民眾再次衝擊第 27 軍集團軍部，高呼「27 軍是劊子手」、「在北京血洗天安門廣場」等口號。

杭州市　由浙江大學學生發起的鐵路臥軌事件進入第 3 天。浙江省副省長柴松岳等人到現場談判，晚 7 時半，臥軌學生撤離南星橋火車站，8 時 12 分恢復通車。從 6 月 4 日 18 時至 5 日 18 時，共少開列車六十列，其中被堵在途中客車四十六列，四萬多名旅客被困途中兩至三天；少開一百六十六列貨車，少到達物資九萬七千二百五十噸。

美國　由於戒嚴部隊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下令外交人員家屬全部從北京撤離，一百二十五人離開中國。

法國　外交部長羅朗．迪馬在國民議會宣佈：「法國將把駐中國外交代表減少到必要的最低限度」，「任何訪問都將中斷」。

日本　首相宇野在眾議院全體會議上說：「在中國的日本人有八千三百人，今天已指示他們撤離。」「中國的情況令人憂慮。不能把槍口對準國民。」「要召見中國駐日本大使，正式轉達政府的嚴厲見解。」下午，外務省事務次官村田約見中國駐日本大使楊振亞，聲明：「對於造成流血慘案的中國政府行為，從人道上來說是不能允許的。」由於今天戒嚴部隊向外交人員公寓開槍，三名日本駐中國大使館人員住宅遭槍擊，日本駐中國大使中島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強烈抗議，當天有一千七百七十四名日本人離京。官房長官鹽川宣佈，「為了保護在中國的日本人，已向居住北京的日本人發出避難勸告。」並表示實施兩項政策：（一）通過紅十字會提供藥品等緊急援助；（二）延長在日本的中國留學人員在日本的逗留日期。

葡萄牙　總理阿尼巴爾說：「我們對中國局勢表示憂慮，決定派一名部長前往澳門安慰這塊將於 1999 年歸還中國領土的居民。」

丹麥　丹麥政府決定「取消對中國的援助款和出口貸款」，取消援助款的建議由外交大臣埃勒曼．延森提出，已獲議會批准。議會外委會主席埃爾姆奎斯特說：「中國當局的暴行必須停止。只有當這個國家出現另外一種政治氣候時，援助才能恢復。」丹麥對中國的援助款和貸款總計十億丹麥克朗，約計一億五千萬美元。

匈牙利　匈牙利政府發表聲明強調，「用武器和暴力同思想問題和政治立場作鬥爭是毫無意義和不能解決問題的」。「尊重基本人權是我們每個人的共同事業和國際義務，任何國家都不能把這看成是絕對的內政」。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總書記格羅斯就中國事件發表聲明，「我代表匈牙利黨領導和全體黨員堅定地宣佈，我們強烈譴責暴力和兄弟之間的戰爭。這種方式同社會主義是不相容的。武裝力量不是解決社會政治問題和權力鬥爭的手段」，「我真誠地希望，理智將占上風，並能很快地回到和平建設的道路上來」。

越南　越南電台報導：「公眾輿論認為，中國軍隊進入天安門廣場

已經給北京製造了一種令人窒息和令人迷惑的氣氛。」

　　戒嚴部隊在北京市政府的配合下，與公安、環衛等部門的人員一起清除長安街上的路障，打掃垃圾。李鵬稱：今天的形勢又比昨天好一些。美聯社消息：「北京市在週四看來正慢慢回復『正常』的生活。儘管如此，仍處於槍炮威脅之下。數以百計的軍車多數滿載補給品，竟夜隆隆駛入市內。也有幾輛軍車滿載荷槍實彈的軍人，槍口瞄準路上騎自行車的人。一隊隊全副武裝軍人開始步行巡邏。」

　　高校已經沒有什麼抗議活動，但少數學生自治組織的骨幹仍在活動。北大籌委會廣播站仍時斷時續地進行廣播。

　　據今天北京市教委反映，在空校運動中北京高校大部份學生已離校，許多學校連畢業班也走了三分之一以上，校園顯得空漠而沉寂。市區中小學大部份也沒有復課；據對城近郊七個區（不含東城區）一千零五十一所中小學（中學包括職業高中三百五十一所，小學七百所）的統計，全部停課的學校有二百零六所，占 19.6%，半停課的有一百九十二所，占 18.3%，堅持上課的有六百五十三所，占 62.1%。據北京市經委對部份重點企業生產情況的瞭解，今天除首鋼、燕化、礦務局、一熱、二熱、焦化廠、751 廠等重點企業的重點車間和重點部門在維持生產，其他行業的絕大部份企業仍處於停產狀態。截止上午 9 時，北京城近郊八個區除西城區電報大樓附近的兩個糧店未開門外，其他糧店都已開門售糧。據今天鐵路部門反映，由於各地都出現學生、群眾臥軌攔堵，近日各地進京旅客列車晚點、停運的較多，6 月 5 日停運四列，6 月 6 日停運五列，晚點七列，6 月 7 日有十列停發。

上午

第 63 集團軍第 188 師政治部主任趙喜海在接待北京幾家報社記者時說，部隊對搞打砸搶燒殺的暴徒絕不留情，絕不手軟，見一個抓一個。前天，一夥暴徒砸一家商店，被我們當場擊斃和抓獲幾名。

公安部發出《關於堵截收繳海外敵對勢力通過傳真機傳送反動宣傳品的通知》：「近日，一些省、市公安廳、局反映，境外敵對勢力利用傳真機傳送反動宣傳品。例如：6 月 5 日，青島市有傳真機的單位即收到從境外傳來的反動宣傳品四十一份，主要是香港《明報》、《成報》、《星島日報》、《天天日報》、《快報》、《經濟日報》等刊登的反動文章、新聞剪報和列印的反動宣傳品。這些反動剪報和宣傳品大肆渲染北京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所謂新聞，攻擊北京實行戒嚴，造謠解放軍血洗天安門、濫殺無辜，歪曲大陸各地局勢，煽動各界大遊行，打倒政府，支持反革命暴亂等等。境外反動組織和敵對勢力利用傳真機的管道傳送反動宣傳品，是一個新的敵情動向。為了控制利用這一管道進行反動宣傳，蠱惑人心，各地公安廳、局要通過郵電部門瞭解國內傳真機用戶單位情況，及時向省、市委和政府報告，請有關部門向這些傳真機用戶單位提出要求，及時上繳此類反動宣傳品，不得擴散。對有傳真機的中外合營企業、外商常駐機構，要密切注意他們的動向，盡可能防止此類反動宣傳品從這些機構流入社會。」

國家教委發出通知，要求高校努力穩定局勢，恢復正常秩序。

新華社消息：香港居民李卓人涉嫌接觸非法組織並準備對其援助，經公安機關談話教育後已離京返港。李卓人在北京戒嚴期間於 5 月 31 日自港來京，住在北京飯店西五樓，當晚即與市高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等組織聯繫，6 月 3 日發生反革命暴亂後，李在 6 月 4 日匆忙離開北京飯店，5 日準備登機返港。7 時 45 分，在北京飯店西五樓廁所內發現被扔掉的人民幣七萬九千九百九十九元及鼓動學潮的宣傳品和寫有通知海外記者造謠「香港學生陳清華（男）、李蘭菊（女）已被捕」等字樣的多張名片，還有「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李卓人」的字條一張。公安部門為查明情況，於 6 月 5 日晚在首都機場找到李卓人談話瞭解。李認為上述錢物可能是香港來京其他人扔的，自稱是香港成衣工會總幹事，來京目的是找北京的市高聯、外高聯、廣場指揮部，準備提供援助。他證實陳清華、李蘭菊已離京返港。他在接受公安機關教育後，承認在戒嚴期間與這些非法組織接觸並準備進行經濟援助是錯誤的。公安部門對其所帶款項暫予扣留，已讓其離京返港。

人民大學貼出署名高自聯、人民大學學生自治會的大字報《我們的策略》，主要內容：「採取空校的鬥爭方式」，「走向全國各地」，「如無重大事故，9 月 1 日返校」，「請相信，更大規模的民主風潮將會來臨」。

北京市政府召集有關區和部門開會，部署長安街清障工作。東城、西城、朝陽、海澱四個區在戒嚴部隊、武警、公安、交通民警的配合下，在市交通運輸總公司、市城建總公司的支持下，組織幹部、群眾四千多人，出動各種機械車五十八台，拖走各種損壞的汽車二百八十輛，一些燒毀的車輛正在抓緊吊運。截止下午 5 時，北京市一百七十條公共電汽車線路已開通三十五條（其中市區十八條，郊區十七條），占 20.5%，共發車一百一十五輛。三環內有四個加油站正常營業。下午 6

時，公主墳到八王墳的路障基本清理完畢。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 9、10、11 號《通告》。第 9 號通告內容：「根據廣大市民關於恢復交通秩序的強烈要求，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一）任何人不得在道路上設置各種障礙。（二）任何人不得攔截、破壞各種車輛。（三）任何人不得破壞各種交通設施。（四）任何人不得圍攻、阻擾公安幹警維護交通秩序執行公務。（五）凡違反上述規定者，所有執勤人員有權當場進行處置。」第 10 號《通告》內容：「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北京工人自治聯合會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解散。高自聯的頭頭、工自聯的頭頭是在首都煽動和組織這次反革命暴亂的重要分子。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以上兩種人必須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第 11 號《通告》內容：「為了嚴厲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廣泛發動和依靠群眾揭發檢舉反革命分子的犯罪活動，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決定，在市、區設立舉報電話。全市每個公民都有權利、有義務，隨時通過舉報電話或直接向公安機關檢舉揭發暴亂分子。市舉報電話為：5124848、5125666　區舉報電話為：東城區：4012211-2335、443292　西城區：664215、665588　崇文區：752208、750131　宣武區：3015832、332035　朝陽區：595013、591296　海澱區：2563483、2567220 豐臺區：372316、371554 石景山區：872179、873814」

一些部委所屬院校除畢業班學生和部份研究生外，其他學生基本上離校回家。鑑於這種情況，清華、人民大學等校發出公告：提前放假，畢業分配工作照常進行。

各高校普遍加強了校內保衛工作，官方稱已抓獲了一些「壞人」。上午 9 時許，北大有人舉報，外地來校的十二名男女身帶匕首，撬開了 40 樓 306 房間，混進去住。學校保衛部立即通知海澱公安分局，並協助將這十二名男女抓獲。

外交部副部長朱啟禎緊急約見美國駐中國大使李潔明，指出美國大使館給予方勵之夫婦保護違反國際法，也違反中國有關法律。對此，中方表示極大的遺憾，並提出嚴重抗議。

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代表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常務副主席兼秘書長楊尚昆，到北京幾家軍隊醫院看望負傷的戒嚴部隊和武警官兵。

10 時，李鵬、王震到大會堂看望駐守的戒嚴部隊官兵，聽取部隊負責人關於執行戒嚴任務的情況匯報。李鵬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向戒嚴部隊官兵表示慰問，希望大家繼續努力，為保衛首都的安定、保衛首都的正常秩序而努力奮鬥。王震讚揚部隊官兵不愧為人民群眾的忠誠衛士、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希望對一小撮反革命暴徒要繼續嚴厲打擊，對廣大人民群眾的生命財產要繼續滿腔熱情、竭盡全力予以保護，為捍衛立國之本的四項基本原則，為推進改革和建設，再立新功。李鵬隨後登上大會堂樓頂，俯視東西長安街交通開放後的實況，認為暴徒大勢已去，反撲已不可能，北京已不會發生大的反覆了。

下午

公共汽車開始被允許通過天安門城樓前的長安街，但行人和自行車仍不許通過。長安街上不時有軍車駛過，車上的軍人荷槍實彈，隨時準備開槍。在長途電話局、復興門立交橋、燕京飯店，都駐有許多戒嚴部隊。宣武飯店、長安大戲院、故宮、北海公園、中山公園也都成了兵營。

4　時，逃亡途中的柴玲、封從德夫婦在武漢大學錄製了一盤敘述北京屠殺情況的錄音錄影帶。

晚上

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以頭條新聞播放了李鵬、王震看望戒嚴部隊的情形。這是北京屠殺後李鵬首次在電視上露面。中央電視台、新華社在報導該新聞時，均強調由戒嚴指揮部新聞處提供。自 6 月 4 日以來，這種說辭已成為這兩家新聞機構表示對所發新聞的真實性不負責任的表白。

戒嚴部隊某部出動六百多人，與公安機關配合，在十五個地方設卡，緝拿「打砸搶燒殺分子」。經過 6 小時，共抓捕七十四人。

全國各地局勢趨向平緩，少數地區仍有餘波，但程度已大為減輕。成都、瀋陽、哈爾濱、杭州、廣州等市的交通秩序已基本恢復正常。有的城市仍有學生到工廠和街頭演講，但人數明顯減少，圍觀民眾也明顯減少。

上海市　高校比較平靜。繼續上街設置路障的只有復旦、上海師大、上海海運學院、上海機械學院等校少數學生。上海交大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向學校表示不再搞設置路障的活動。上海鐵道學院學生自治會負責人在清除路障中幫助維持秩序。全市大部份路障已被清除，主要路口交通已恢復正常。上午，復旦三百多名學生到市區設置路障，少量民眾乘機阻攔並破壞過往車輛，警察及時出動，抓捕十多人，控制了事態。上海交大逾百名學生到寶山鋼鐵公司鼓動工人罷工，被廠方拒之門外。各廠礦、企業生產基本正常。

復旦、上海師大、同濟等校一些學生在校內設靈堂，舉行悼念活動。復旦個別學生在校門口降半旗，上午有幾百名學生衝擊學校印刷廠，要求印製《行動綱領》，下午有部份學生佔領印刷廠膠印車間，印刷工人不敢幫助印刷，全部離廠。各高校領導分別找高自聯負責人談話，表明政府和學校的態度。上海機械學院學生自治會組織有三、四百人參加的沙龍，討論行動方案。多數人傾向速戰速決，採取過激行為，如燒汽車，衝擊江澤民住宅。

晚上，朱鎔基發表電視講話，代表市政府號召全市人民行動起來，穩定上海，穩定大局，堅持生產，保障生活，向各種破壞活動作堅決鬥

爭。他反覆強調「上海不能亂」，再次向全體市民保證：「上海市政府沒有考慮過要在這個中國最大的工業城市使用軍隊，實行軍管或戒嚴。」人們注意到，他在北京已出現血腥鎮壓的情況下，依然肯定了學生的愛國熱情，沒有指斥學生是在上海搞動亂、暴亂。他說了一段令人遐想的話：「在北京發生的事情是歷史，歷史是沒有任何人能夠隱瞞的，事實真相終將大白。」

杭州市　上午 7 時許，浙江大學四十多名學生在杭州製氧機廠門口阻止工人進廠，有些工人欲動手打學生，被廠領導制止，並組織一百多名幹部、工人將學生勸離。浙江大學、杭州大學逾百名學生封住杭州重型機械廠的三個大門，攔擋進入浙江麻紡廠的通道，不讓工人上班，還進入廠內散發傳單，呼籲工人罷工。十多名學生強行關掉麻紡廠車間已開啟的機器。

四川省　成都市比較平靜，市內部份交通恢復。重慶大學等校一些學生上街設置路障，重慶市內交通受阻。近兩三天，達縣市從北京、西安等地來了二百多名學生，多數是本地人，成立達縣市大中專學生自治聯合會，四處串聯，呼籲學生、工人、市民聲援北京，揚言要上街遊行，阻斷交通，衝擊黨政機關和公安部門。

天津市　局勢平靜。高校除畢業班外的學生大都離校。

昆明市　一些高校大部份學生未復課。學生組委會近日開會，聲稱當務之急是「喚醒民眾，爭取工人罷工、罷市，給政府以沉重壓力。」並提出下一步要到廠礦、企業、機關、部隊、農村去演講，掀起罷工浪潮，爭取軍隊站到學生一邊，共同反對政府，並把原軍訓點的部隊和大型廠礦企業作為重點。

福州市　高校離校學生已達 40%以上。個別學校的少數學生搞「選狗打狗」運動，打擊積極配合官方工作的學生幹部。

安徽省　部份高校仍有學生上街設置路障。合肥工業大學、中國科技大學幾十名學生到合肥鋼廠、安徽紡織廠，呼籲罷工遭拒絕。晚上，合肥電機廠、鋼廠、橡膠廠工人和學生七百多人打著高自聯、工自聯的旗子上街遊行。淮南礦業學院、蚌埠醫學院、財貿學院、阜陽師院三百多名學生上街遊行。11 時半許，逾百名學生在蚌埠火車站臥軌，圍觀者達二萬多人。蚌埠市委、市政府組織人力做工作，強行將學生帶出車站，晚 7 時半鐵路交通恢復正常。安徽師大逾千名學生到蕪湖火車站準備臥軌，經做工作後離去。

長沙市　一些高校學生和民眾逾萬人在火車站廣場為北京死難學生和市民開追悼會。會上有人講，官方錄影片《暴亂真相》和袁木講話全是假的，美國之音講的是真話。

湖北省　湖北大學二百名學生打著「湖大敢死隊」橫幅到武昌車輛廠大門前靜坐，阻攔工人上班。武漢鋼鐵學院逾百名學生在任家路鐵路道口擋車、將汽車輪胎放氣，並在鐵軌上靜坐，使武大（冶）鐵路中斷四小時。武漢高自聯在武漢大學開會，討論了籌建地下電台和轉移印刷設備問題。湖北大學、武漢鋼院、華中師大、武漢大學逾千名學生相繼攔阻列車，京廣鐵路和武漢至大冶鐵路線多次出現中斷。一些學生到武

昌造船廠、武昌車輛廠，呼籲罷工。

南京市　上午 8 時許，逾百名學生在南京中央門鐵路橋上企圖用木頭、磚塊阻擋列車，引起逾千名民眾圍觀。經公安機關與省教委及學校領導共同做工作，學生於下午 4 時離去。上午 8 時半，逾百名學生到長江大橋試圖阻斷交通。經公安機關及有關部門派人做工作，學生們於 11 時半散去。

西安市　市內交通已恢復正常，各廠礦生產正在恢復中，局勢趨向好轉，各高校比較平靜，大小字報顯著減少。西北政法學院和電子科技大學學生主動撤出佔領的校廣播站。高自聯設在鐘樓廣場的廣播站反覆聲明，「這幾天設路障堵塞交通不是學生幹的」。西北大學、西北政法學院、西安電子科技大學數百名學生分別堵截十多個工廠和單位的大門，不讓職工上班，呼籲全市總罷工，由於廣大工人抵制而未成。在鐘樓廣場附近的工自聯高音喇叭繼續鼓動抗議活動，誓言不怕打成反革命，堅決支持學生。上午 10 時許，近千名工人攔截過往汽車，強行登車在市內遊行。

洛陽市　洛陽工學院逾千名學生在市區主要路口設路障，逾百名學生打著「還我同胞」橫幅遊行，逾千名民眾尾隨。下午 2 時許，洛陽師專二名青年教師帶著二百多名學生到當地駐軍第 127 師留守處，動員軍人家屬給赴京執行戒嚴任務的家人寫信、打電話，不要鎮壓學生和民眾，被警衛堵在門外，4 個多小時後才離開。

甘肅省　凌晨 1 時許，一些人在蘭州市區打砸交通設施、設置路障，公安局立即派警察趕到現場，抓捕三十二人。上午，市內主要路口的路障已被清除，交通恢復正常。省政府領導與各校學生負責人進行了對話，學生們表示，今後不再設置路障，不再阻礙工人正常生產。甘肅省電台引用省長賈志傑的話稱，「蘭州許多企業情況危急，形勢嚴峻。」

貴陽市　晚 9 時，有二、三千名學生和民眾上街遊行。官方稱，5 月 6 日以來，有五十多名社會青年乘學生上街遊行之機，在貴陽市區砸壞各種汽車十一輛和一家個體商店。今天凌晨，公安機關抓捕三十一名打砸分子，現已收審二十四名，其中沒有學生。

廣東省　深圳、韶關、汕頭等市一些高校學生搞「空校運動」，離校罷課不罷學。佛山大學發起組織「佛山高聯自治會」。有的高校召開追悼會，將花圈送往烈士陵園。中山大學已有八名美國專家、十二名西德留學生和二名日本留學生返回本國，還有十六名外國專家和留學生已辦妥去香港的手續。

哈爾濱市　各高校有 40%以上的學生離校回家，到街頭演講的學生明顯減少，沒有學生再上街設置路障。

吉林省　吉林工業大學、吉林大學、吉林師大等校少數學生仍在活動，繼續到工廠堵門，呼籲工人罷工。

山東省　上午，青島海洋學院逾百名學生上街攔車，堵塞交通。

美國　國務卿貝克說，「中國的權力鬥爭正在進行，局勢極不明朗，以致無法斷定誰在執掌政府的權力」，並「呼籲所有在中國的美國普通公民儘快離開那個國家」。紐約市長郭德華宣佈終止與北京的姐妹

城市的關係，並建議「市政委員會命名紐約市第 42 街和第 12 大街的交叉路口為『天安門廣場』」。

日本　日本通產省宣佈把從中國提供出口匯單保險的「一般國家」劃為「特殊國家」，每宗貨物均需要取得批准方能出口。

南斯拉夫　外交部長布迪米．隆查爾在議會發表講話，「積極發動的經濟開發與它帶來的後果之間的衝突已經開始影響（中國）社會政治趨勢，它們沒有受到所有人同等程度的珍視。」「無論哪種發展思想在中國占上風，那裏的事態發展不可避免地會影響總的國際關係」，「這個國家正面臨著艱難的日子」。

越南　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聲明，西方電台報導越南政府支持中國政府的行動「純屬捏造」。「這是中國的內政。發生這場流血事件是令人遺憾的。我們希望中國的局勢正常。」

馬來西亞　總理馬哈迪說：「我們無意干涉他們的內政，但是，我們對造成許多人死亡，尤其是造成許多青年死亡表示遺憾。」「我希望中國能不再流血而迅速解決自己的問題。」

印尼　政治和安全事務部長蘇多莫說：「儘管最近北京發生了政治動亂，印尼和中國關於關係正常化的會談將繼續下去」，「最近發生的事件不會影響這個進程。外交關係的正常化只是個時間問題」。這是第一個印尼官方評論。

韓國　全國經濟聯合會表示：「中國局勢惡化不僅會使中韓交流後退，而且也會對朝鮮半島形勢的穩定產生影響。」

東德　人民議院發表聲明，指出北京事件屬中國內政，反對任何外國干涉。

北京局勢平靜。大街上四處可見戒嚴部隊，但公共交通已基本恢復正常。駐守廣場的戒嚴部隊已將警戒線由長安街延伸到東單路口。戒嚴部隊已進駐中國社科院、展覽館、體育館等機構。各高校局勢進一步趨向平靜。市屬各高校正在積極準備復課，有些學校已有部份學生復課。自 6 月 4 日以來，北京市面沒有報紙發行，民眾只能通過電視和電台獲得新聞。京廣鐵路自 6 月 7 日凌晨中斷以來，尚未恢復暢通，北京南下的列車只能通至鄭州。

北京市教育局發出通知，要求恢復中小學正常教學秩序。

中國官方稱，「據不完全統計，在平息反革命暴亂過程中，北京高校死亡人數為：學生三十六人，教職工六人，共計四十二人。」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群眾紛紛檢舉打砸搶燒的暴徒。八個區的舉報中心和市公安局共接到舉報電話七十二個，有的舉報毆打解放軍、燒砸汽車、進行反動演講煽動的反革命暴徒，有的舉報槍支彈藥。（二）出現一些反動標語和反動傳單。清華大學發現幾份署名「中國保衛人權同盟」的傳單《告全國人民書》。另外還發現幾種造謠、誣衊、煽動的反動傳單。（三）公安機關和戒嚴部隊繼續緝捕暴徒。從 6 月 8 日晚 8 時開始，公安機關和戒嚴部隊密切配合，在全市範圍內主動出擊，巡邏盤查可疑人，追查堵截反革命暴徒。截至 6 月 9 日上午 8 時，共抓獲進行打砸搶燒的暴徒和各種違法犯罪分子八十七人。其中本市的五十五名，外地來京的三十二名。內有大學生十九名。

新華社等官方媒體人員以沉默的方式表示對北京屠殺的抗議。李鵬稱：「在平暴後，中國新聞媒介卻鴉雀無聲。作為中國政府主要通訊機構的新華通訊社在平暴後的三天內沒有發佈任何外文稿，全世界突然聽

不到中國的聲音。」

凌晨 1 時 55 分，有人在建國門外外交公寓 10 層樓上用衝鋒槍向戒嚴部隊的坦克打了一梭子彈，未傷人。

凌晨 3 時，在海澱區紫玉飯店附近，市公安局巡邏警察發現一輛可疑的天津大發麵包車，準備盤查時，有人從一高層樓房東側向警察打了一槍，未傷人。

凌晨 3 時，崇文公安分局警察包圍市城建三公司一區二隊工人朱連義（男，二十九歲）的房間，喊話責令房裏的人迅速出來接受審查，此時朱的同伴郭亞雄（男，二十五歲，湖南新紹紅日機械廠工人）從後窗爬出，被守候的警察抓捕。警察從朱的家中搜出滾筒式速印機一台，鐵筆一支，刻字蠟紙五十多張，油墨三桶，傳單《告全國工人書》、《龍的宣言》、《無恥的政府》、《六·二絕食宣言》、《退、不退、還是不退》等五百多份，白紙七千多張，工自聯糾察隊袖標一個，工自聯會員證四百多張以及手提式喊話器、動圈傳聲器各一個，還查出鋼盔、軍官帽各一頂。隨後在通縣郊區抓捕了朱連義。崇文公安分局稱，這次端掉的是工自聯原設在廣場，後下落不明的地下印刷廠。最先提供此案線索的崇文公安分局永外派出所警察田鑫泉立功受獎。

清晨 5 時 50 分，戒嚴部隊官兵在廣場舉行升國旗儀式。

上午

北京市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 12 號《通告》：「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一些反革命分子到處張貼、散發反革命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不斷製造謠言，煽動暴力，手段惡毒，危害極大。為此，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如下：（一）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的策劃、製定、印刷和組織張貼、散發者，必須立即停止犯罪行動，到公安機關自首投案，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自首者，將依法嚴懲。（二）受人唆使張貼、散發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者，必須立即停止活動，向所在單位或街道辦事處坦白交代，並交出尚未張貼、散發的標語、傳單。（三）立即清除一切殘留的反革命暴亂標語、傳單、大字報、小字報。對阻礙清除者，解放軍、武警和執勤幹警予以強行處置。（四）望市民們提高警惕，不信謠，不圍看，不散佈，發現張貼、散發者，立即檢舉揭發，並有權當場制止，將犯罪分子扭送公安機關。」

戒嚴部隊指揮部又組織了一批中國記者到仍未開放的廣場參觀。記者們在紀念碑基座看到了許多彈痕，有記者詢問陪同的軍官為何要向平民開槍，軍官答稱他們的部隊進京後未開一槍。

戒嚴部隊昨天停在復興門立交橋的坦克、裝甲車已撤走，橋邊停著二十多輛軍用大篷車。荷槍實彈、繫著紅袖章的數十名士兵在立交橋的四個路口站崗。

一隊隊揮舞警棍的警察在街上徘徊。持槍的戒嚴部隊軍人在各主要交通路口檢查路人的身分證明。

市中心和戒嚴部隊重兵把守地段的大多數商店未開門營業。離長安

街稍遠些的副食品店、水果蔬菜店門前排起長隊。餅乾、速食麵、鹹菜均成為搶手貨。糧店開始限制每天供應糧食的人數。部份銀行自昨天恢復營業，並出現擠兌現象。部份街區液化石油氣供應不足，蜂窩煤、煤球等均成為俏貨。

交通警察全部上崗執勤，8　個戒嚴區共上固定崗二百一十五處，巡邏崗三十八處，參加執勤的幹警共六百八十二名。遠郊十個區縣的交通警察從 6 月 6 日起已堅持上崗執勤。各主要街道的路障已基本清除，城區已有十九條公共電、汽車線路恢復運營，其中有六條線路全線通車，市內交通已基本恢復。

國務院發出《關於堅決制止破壞經濟秩序，確保工業生產正常進行的公告》。

北大籌委會廣播站被校方拆除。至此，各高校學生自治組織及其成員的公開活動全部停止，大小字報、標語已全部清除。

下午

3　時，鄧小平在中南海懷仁堂接見戒嚴部隊軍以上的幹部，並發表講話。李鵬、喬石、姚依林、萬里、李先念、彭真、王震、薄一波和中央軍委委員參加了接見並合影留念。鄧小平的講話內容如下：

同志們辛苦了！首先，我對在這場鬥爭中英勇犧牲的解放軍指戰員、武警指戰員和公安幹警的同志們表示沉痛的哀悼！

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而現在來對我們比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們有一批老同志健在，他們經歷 的風波多，懂得利害關係，他們是支持對暴亂採取堅決行動的。

四二六社論主要是定了性質，這是一場有計劃的陰謀，是一次動亂，其實質是要從根本上否定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動亂」這兩個字厲害，一些人反對的就是這兩個字，要修改的也就是這兩個字。但是，實踐證明這個判斷是準確的。後來進一步發展到反革命暴亂，也是必然的。主要的難點在於一小撮壞人混雜在那麼多青年學生和圍觀的群眾中間，陣線一時分不清楚，使我們許多應該採取的行動難於出手。一些同志只看成是單純對人民的問題，不瞭解對方不是人民，是一些反動的人，他們是要顛覆我們的國家，顛覆我們的黨，這是問題的實質。

他們的根本口號：一是要打倒共產黨，一是要打倒社會主義，還有打倒鄧小平。他們要建立一個完全西方化的共和國。他們提出反腐敗的口號，這是他們的陪襯。這次平息暴亂中我們死傷很多人，武器也被搶去了。這對我們軍隊是一次很嚴峻的政治考驗，我們考試及格。如果是用坦克從人群中軋過去，就會引起全國的是非不清。所以，我要感謝解放軍指導員。儘管損失令人心痛，但可以贏得人民，分化是非不明的人，使他們改變觀點。讓大家看看，解放軍究竟是什麼人，血染北京的是解放軍還是別人，流血的是誰。以後再不能讓人把武器奪取了，應該採取堅決手段。該開槍自衛的就開槍，否則就不像人民解放軍了。我們

的指戰員被打倒在地，那點路障能夠擋住嗎！這表明，不管受到多麼大的損失，我們軍隊永遠是國家的捍衛者，是社會主義的捍衛者，是人民利益的捍衛者，是最可愛的人！

這次事件爆發出來，促使我們很冷靜地考慮一下過去，也考慮一下未來。也許這件壞事會使我們步子邁得更穩、更好，甚至於更快。使我們的失誤糾正得更快，使我們的長處發揚得更好。

回想過去第一個要回答的問題：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年，是不是因為發生這次動亂，我們制定的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就發生了問題？必須作出明確、肯定的回答。第一個翻番已經完成了。第二個翻番時間是十二年。再往後五十年的問題也比較容易考慮，因為增長速度是百分之二點幾就夠了。我想我們沒有作出一種「左」的判斷，制定的也不是一個過急的目標。因此，對第一個問題的回答，應當說我們所制定的戰略目標，現在至少不能說它是失敗的。而且，在今後六十一年當中，在十五億左右人口的國家，實現這樣一個目標，是能夠做到的。第二個要回答的問題：十三大概括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對不對？兩個基本點，即四個堅持和改革開放，是不是搞錯了？我們沒有錯。如果說有錯誤的話，就是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還不夠一貫，沒有把它作為基本思想教育人民，教育學生，教育全體幹部和共產黨員。這次事件的性質，就是資產階級自由化和四個堅持的對立。不是錯在四個堅持本身而是錯在堅持得不夠一貫，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太差。艱苦樸素的教育今後要抓緊，國家越發展越要抓艱苦創業。有了艱苦創業精神，腐敗現象也可以消除很多，這是我們的傳統。我對外國人講，十年最大的失誤就是教育，這裏我主要是講思想政治教育，不單純是對學校、青年學生，是泛指人民當中的教育，這是我們很大的失誤。

改革開放這個基本點錯了沒有？沒有改革開放，怎麼會有今天？但十年改革開放的成績要充分估計夠，否則我們沒有前途，取得這個成績是由於實行改革開放政策的結果。改革開放必然有西方的許多壞的影響進來。八○年代初建立經濟特區時，我強調要兩手抓，一手是抓改革開放，一手要抓打擊經濟犯罪。但回頭看，出現了明顯的不足，一手比較硬，一手比較軟。我們講計劃經濟與市場經濟相結合，這句話要堅持，不能改。在實際工作中，在調整時期多一點計劃性，在另一個時期多一點市場調節，切不要把中國搞成一個關閉性的國家。現在不是講資訊重要嘛，請常委們研究。這是個比較急迫的問題。

總結過去十年，我們的基本提法，從發展戰略到方針政策包括改革都是對的。要說改革，就是改得不夠。我們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不是西方的三權鼎立。美國罵我們鎮壓學生，他們七○年代鬧學潮，派了一師去佔領。他們的辦法比我們高明，一出現就馬上壓下去，不使他們蔓延。

以後我們怎麼辦？我說，照樣幹。我們原來制定的基本路線、方針、政策，照樣幹下去，堅定不移地幹下去。」

洪學智、劉華清、秦基偉代表中央軍委到幾家醫院看望戒嚴部隊傷患。

5 時，李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會議確定 6 月 15 日左右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6 月 20 日左右召開中央全會，並一致同意李

鵬、喬石、姚依林三人聯名向會議作報告。會議決定由公安部對方勵之發佈通緝令，迫使方勵之暫時滯留在美國駐中國大使館，不採取強制逮捕的措施。

晚上

8 時 15 分，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會議。李進民（北京衛戍區政委、北京市委常委）、蘇仲祥傳達了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精神。

尉健行向李鵬匯報他到廣東調查趙紫陽長子趙大軍倒買倒賣彩色電視機問題的情況。

官方雖未宣佈宵禁令，但一組組的戒嚴部隊巡邏官兵阻攔晚上 10 時後的行人，驅散五人以上的人群。當晚有一隊軍車首次在北京西北面的大學區巡邏，原來在街上聚集的一小群一小群的學生、民眾看到軍車便逃散。11 時，街上幾乎空無一人，這在夏天的北京異乎尋常，太平時期，家家都會走出狹小的住宅，聚到巷口乘涼。午夜後，長安街上坦克車聲隆隆，七十多輛坦克和二十多輛裝甲車駛離市中心區。

全國除少數地方外，各地局勢趨於平靜，已有部份高校開始復課。

上海市　凌晨，官方出動十萬名工人糾察隊清除了全部路障。全市三十二個骨幹工廠組織了一支幾萬人的機動力量，任務是迅速清除路障，保持全市道路順暢。工人糾察隊全天值班，堅守崗位，有效維護了正常的交通秩序。市政府取締上海工人自治聯合會，陳盛福、王妙根、王虹等九名負責人已被公安機關抓捕。

十五所高校四千多名學生擡花圈遊行，繼續傳播北京屠殺的消息，向市委市政府提出「全市下半旗、播放北京慘案錄影、同市委市政府對話」等三點要求，並限四十八小時內答覆。下午，上海高自聯不顧當局的嚴厲警告，在人民廣場舉行有數萬人參加的追悼會，悼念北京屠殺的死難者。追悼會後，約五萬多名學生、工人、市民舉行遊行，近千人打著「上海市自治聯合總工會」旗幟。

下午 1 時，上海工自聯在人民廣場舉行悼念大會，南市公安分局刑偵隊長王根富和隊員張錦海等人利用遞香煙等手段混入圈內，儼然像工自聯的核心人物，站在他們的旗幟下。下午 3 時，在接到摧毀工自聯的命令後，便衣警察分頭跟蹤目標，先後抓獲五名骨幹分子。

湖南省　湘潭大學少數學生到湘潭電機廠、電纜廠門前靜坐，鼓動工人罷工。

安徽省　中國科技大學逾百名學生上街遊行。一些高校的幾百名學生遊行至淮南華東電網，鼓動工人罷工。

武漢市　武漢大學學生自治會繼續堅持活動，其他各校學生自治會已陸續宣佈解散。市區氣氛相對平靜。武漢高自聯在武漢大學開會，僅有六所學校代表與會。會議宣佈每天的例會暫停。

杭州市　個別高校的一些學生到工廠、部隊串聯。四百多名學生到

杭州鋼鐵廠以及餘杭、蕭山、紹興等地介紹北京慘案，鼓動工人罷工。

瀋陽市　由於市公安局昨晚突然抓捕了三十二名「混入學生遊行隊伍，並指揮攔截車輛的一些市民」，今天市區出現一週來最平靜的局面，沒有人遊行，市內交通正常。官方稱，昨晚被抓的三十二人，經審查，有八人被依法拘留，其餘二十四人於今天下午被警告後教育釋放。凌晨，市高自聯在東北工學院召開會議，因為昨晚多人被捕，與會者較為緊張，決定不要上街，更不要截車了。

西安市　鐘樓廣場、新城廣場和西五路口仍有三個學生廣播站不停地廣播外電報導和北京來電來函，也有從北京回來的學生講述北京屠殺情況。除鐘樓廣場及附近地區外，全市路障基本清除，交通基本暢通，商店正常營業。

蘭州市　凌晨，市公安局組織了龐大的巡邏隊，抓捕了 65 名攔車設卡人員，拆除了市區內的所有路障，交通警察上崗，交通暢通。一些自行關閉的商店開始營業。上午，在市中心廣場，市公安局兩次出擊，驅散了聚集的幾百名民眾，抓捕了市民聲援團的十七名骨幹。市高自聯在市中心廣場設立的「廣場之音」被拆除，廣場上再也沒有學生演講。蘭州大學學生自治會放棄了校內廣播台，幾名負責人去向不明。全市有三分之二的高校學生離校。

銀川市　五百多名學生在南門廣場舉行追悼活動，介紹北京屠殺情況。各高校的「空校行動」達到高潮。在市高自聯組織下，市區各主要街道到處可見演講的學生，散發傳單，張貼標語。學生們組建了宣傳隊，準備向各縣學生和群眾介紹北京慘案真相。已有一千多名大中專學生開始分赴全自治區二十個縣市。

貴陽市　9　所高校學生以「空校運動」形式表示抗議，據貴州省教委當天統計，全市高校在校學生不到 20%，教育秩序無法正常。晚上，二千多名市民、學生重新聚集在人民廣場，發表演講，高音喇叭播放各種有關北京的消息。一名集會組織者宣佈：6 月 10 日上午 10 時，將在人民廣場宣佈工人罷工、商人罷市、設置路障的詳細計劃。

臺北　中華民國政府決定於 6 月 14 日全臺灣降半旗，在各縣市分別舉行追悼會，表達對六四事件中被殺害的大陸同胞的哀思。晚上，約十萬民眾在中正紀念堂廣場參加由《中國時報》主辦的「自由呼喊」集會，譴責中共當局屠殺爭取民主自由的學生和民眾，向北京死難的學生、市民致哀。現場民眾紛紛為中國大陸民主運動捐款。臺灣電視台、電台現場轉播。

美國　白宮發言人菲茨沃說，中國政府要求人們檢舉遊行示威者，並懲罰進行抗議活動的學生領袖，「報復是不得人心的。我們肯定將嚴重關注局勢的發展，美中關係不會很快恢復正常。

蘇聯　蘇聯政府發言人格拉西莫夫說：「我們沒有預料到會發生這樣的事情，我們對此感到極為驚愕。」「上個月去北京舉行三十年來第一次蘇中最高級會談的官員們知道這些抗議活動，但出於禮儀上的考慮，我們避免把注意力集中在要求民主的運動上。」「自從上週末北京發生暴力事件以來，就無法與中國首都進行電話聯繫。」

法國　一個以在法國的中國大陸及港臺留學生、華僑各界人士組成

的團體「全法中華民主同盟」宣佈成立，呼籲不分黨派地域，緊密團結。該組織發表聲明，宣佈 6 月 4 日為中國的國殤日，並要求法國政府在二百週年法國大慶時「取消中國軍樂團來法訪問」，「取消由中國大陸留學生組成的中國工農紅軍的方隊」。

印度　印度政府對中國採取的鎮壓行動表示「沮喪」。

歐盟　歐洲共同體現任主席、西班牙首相岡薩雷斯稱，如果中國政府繼續對要求民主的示威者採取「無理態度」，歐共體可能會對中國實行經濟制裁。歐共體十二國首腦將在本月底召開的會議上研究這一事態發展，並採取共同立場。

　　北京主要街道路障已全部清除，交通基本恢復正常。連日來遠郊十個區縣交通民警正常上崗，交通秩序較好，一百四十五條公共汽車線已開通。糧食已克服脫銷現象，副食品供應充足，但商店一般開門晚，關門早，居民仍有恐懼感。

　　高校陸續宣佈停課，除畢業班外，多數學生離校。

　　中國官方稱，「北京市對這次暴亂中所有喪生者都作了妥善的處理。據北京市民政、公安和衛生部門反覆核查，在這次暴亂中死亡人數共計三百一十三人。其中大學生四十二人，部隊官兵二十三人，還有少量工人，幹部和居民；不明身分者多達一百一十四人之多，看來，這些人多是外地的無業遊民，也有一部份是刑滿釋放人員。」這個數字不可信，例如「部隊官兵二十三人」就是謊言，軍警死亡只有十四人。

　　開始全國大逮捕。北京市公安局稱：到今天，公安幹警在戒嚴部隊和廣大群眾的積極協助下，已抓獲四百多名在反革命暴亂中參與打砸搶燒殺的暴徒。高自聯和工自聯的有些頭目被緝拿歸案。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公安幹警主動出擊，追查堵截反革命暴徒，共抓獲各類暴徒三十三人。其中砸燒軍車八人，砸燒公共電汽車、毀壞公共設施四人，毆打、殘害軍警四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二人，進行反動宣傳煽動十一人，搶軍用物資裝備一人，衝擊國家機關一人，進行其他非法活動二人。（二）共接到群眾舉報線索一百四十二件。其中毆打軍警八件、燒毀軍警車和其他車輛四十八件、搶劫藏匿槍支和軍用物資三件、綁架扣押軍警三件、參加工自聯、高自聯等非法組織搞打砸搶燒二十七件、攻擊黨和政府煽動群眾鬧事五件、搞其他不法活動四十八件。（三）有六人到公安機關坦白自

首。如無業人員穆希虎（男，十六歲）在其母陪同下投案自首。6 月 3 日晚，他在八王墳路口用磚頭砸軍車玻璃，並用鐵棍打傷二名戰士，5 日凌晨又在八王墳參與打戰士。首鋼碳素廠工人王保國（男，三十三歲）投案自首。6 月 4 日早 9 時，他在老山爬上一輛軍車，扔下兩挺機槍、一箱子彈，自己拿了一百五十五發手槍子彈，後扔進廁所。（四）一些群眾紛紛悼念烈士、慰問解放軍並要求嚴懲反革命暴徒。（五）組織幹警擦拭交通標誌上的反動標語、傳單。共擦拭六十一處，清除掉反動標語、傳單八百三十一條。豐台區已清除完畢。

上午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 13 號《通告》：「為了嚴厲打擊反革命暴亂分子，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通告於下：（一）凡在首都發生的這場反革命暴亂中，砸搶燒軍車、警車公共電汽車和其他民用車輛者，或陰謀策劃、組織唆使以及為這種暴行提供條件者，自本通告發佈之日起，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二）望市民們通過舉報電話或直接向公安機關檢舉上述犯罪分子。」

　　全國總工會和共青團中央分別發出公開信，要求全國職工、工會幹部、各級共青團組織和廣大共青團員行動起來，堅決制止破壞經濟秩序行為，保護革命、建設和改革成果。

　　共青團北京市委召開各區、縣、局、總公司、大專院校及市直屬單位團委書記會議，傳達中央和北京市委最近指示精神，佈置下一段工作，請第 27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朱增泉介紹廣場清場情況。

　　聶榮臻給李錫銘、陳希同寫了一封信，要求軍隊和地方密切配合，派得力幹部深挖歹徒、打擊壞人這件事。李錫銘、陳希同回信感謝聶榮臻的關懷和賜教，並介紹了情況。

下午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工業系統領導幹部會議，號召全市職工立即行動起來，加緊生產，把反革命暴亂造成的損失奪回來。

　　北京城近郊區主要街道張貼的標語、傳單基本清除。

　　經北京市檢察院分院批准，路中樞、張文奎、王連喜、欒吉奎、祖建軍、林昭榮、陳堅、王漢武等十三人被以「在反革命暴亂期間搞打砸搶燒」的罪名被公安機關依法逮捕。

晚上

　　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播放《清理天安門廣場紀實》，其中有鏡頭提到一個「造謠惑眾、煽動暴亂的人」，6 月 5 日在北京對圍觀民眾說，「在廣場上，我看見了用坦克車軋，軋成肉漿，還用槍打。」還伸出兩個手指比劃著說：「死了二萬多。」該人於當晚 9 時 20 分在大連

市被旅館女服務員舉報而被捕，名字叫肖斌，四十二歲，原大連第四橡膠廠供銷科副科長，現受聘大連星海鋁窗廠任業務員。[1]

香港無線電視台播出柴玲在武漢大學錄製的錄音錄影帶。其中說：「今天是西元 1989 年 6 月 8 日下午 4 時，我是柴玲，保衛天安門廣場指揮部總指揮，我還活著。」「關於自 6 月 2 日到 6 月 4 日這段時間整個廣場情況，我想我是最有資格的評論家，我有責任把事情的真相告訴大家，告訴每一個同胞，每一個中國的公民。」柴玲尚未被捕的消息在海外引起轟動。

全國各地自 6 月 10 日起局勢平靜，高校學生遊行、斷絕交通、衝擊工廠等活動已被制止。中國官方稱：「據不完全統計，在動亂和暴亂期間，計在二十九個省、市、自治區的八十四個城市中的六百多所高校，有二百八十多萬人次上街遊行。各地高校在動亂和暴亂期間建立起來的各種學生自治組織紛紛宣佈解散或被取締，其負責人和骨幹有的被通緝和逮捕，有的紛紛到公安機關或學校有關部門自首投案或登記接受審查。一些暴徒也紛紛落網。」

上海市　全市交通全面恢復，生產逐步轉入正常。市政府發出通告，宣佈上海市高自聯為非法組織，該組織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上海交大、華東師大、上海化工學院等校學生自治會相繼解散。官方稱，全市五十一所高校中有五十所程度不同地捲入學潮。市公安局宣佈破獲反革命集團中國青年民主黨和自由社，兩個組織的負責人翁正明、李治國等人已捕獲。新華社 6 月 10 日上海電：上海工自聯九名頭頭被抓。上海逮捕製造騷亂事件的十名罪犯。

下午，復旦、同濟近百名學生到市公安局靜坐，要求釋放工自聯負責人，並有一人宣佈絕食。靜坐學生於次日凌晨 1 時許離去。晚上，上海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召開常委會，稱愛國民主運動已取得在現在條件下所能獲得的最大成就，要作好長期鬥爭的準備。鑑於目前時局，為了保護學生現有力量，停止進一步的激烈行動。

上海高自聯負責人、復旦學生、香港居民姚勇戰（又名張才）由英國駐上海總領事館人員陪同，抵達虹橋機場，試圖乘飛機去香港，公安邊防部門將他扣留，理由是，姚勇戰無視上海市政府通告，不去公安機關登記，並攜帶違禁物品。

杭州市　中國官方稱，市公安局取締了杭州市工人自治會，高錦堂、朱光華、李小虎等七名為首成員被收容審查，另有一人投案自首。

山東省　早晨，一些抗議北京屠殺的學生和民眾在青島市滄口區一路口設置路障，阻攔交通。

公安部稱，濰坊供銷學校學生自治會的六名負責人找校長，承認前段時間組織活動是聽信了美國之音的煽動，表示馬上復課。東營、泰安等地也有一些學生自治組織負責人找校領導承認錯誤。

昆明市　高校組委會認為，繼續活動不會有好結果，宣佈撤離東風廣場。凌晨零時許，學生在撤離過程中，遭一群自稱是「市民聲援團」的人圍攻，指責學生怕死，讓學生歸還捐款，阻止學生離開；逾百人尾

隨學生隊伍到雲南大學、雲南師大、雲南民院等校，敲打校門，向校內投擲石塊、汽水瓶。由於學生不理睬，這些民眾於凌晨 4 時離去。

　　南京市　市公安機關逮捕了工人糾察隊隊長芮同虎、工人自治聯合會常委朱輝明、李滬陵等十多人。

---

1 肖斌後來被大連市中級法院以反革命煽動罪判刑十年，關押在遼寧省淩源監獄。

1989 年 6 月 11 日　星期日

戒嚴部隊已控制整個北京城區，中共當局終於鬆了一口氣，李鵬自稱一直睡到上午 11 點，是四十多年來睡得最久的一次。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查獲反革命暴徒和不法分子三十九人。其中砸燒軍車十一人，搶劫軍用物資二人，砸燒公共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四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五人，毆打、殘害軍警四人，搶劫、私藏槍支彈藥九人，其他四人。（二）接到群眾舉報線索一百四十二件。其中毆打軍警十五件，燒毀軍警車輛及其他車輛十五件，搶劫藏匿槍支和其他軍用物資八件，攻擊黨和政府及煽動鬧事八件，參加非法組織及打砸搶一件，進行其他違法活動二十九件。（三）有五人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其中工自聯成員三名，高自聯成員一名（高自聯首任主席周勇軍），燒毀軍警車輛及其他車輛一人。

截止今天，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各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部委都已致電或寫報告給中央，對中央採取果斷措施，一舉平息動亂和暴亂，表示堅決擁護。

上午

市區交通進一步恢復。9　時半，府右街以東至南河沿以西一線，除繼續禁止行人和非機動車通行外，各種機動車已全部通行。

李鵬下令《經濟學週報》停刊，該報社先後有六位社級領導被捕：總經理陳子明、副社長費遠、副總編輯高瑜、羅點點（解放軍大將羅瑞卿女兒）、王軍濤、總編辦公室主任鄭棣。

聶榮臻寫信慰問戒嚴部從。北京市委市政府給武警部隊北京總隊全體官兵發慰問信。

公安部向各地公安部門發出《關於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制止社會動亂的通知》，提出：（一）立即取締各種非法組織。（二）抓緊緝捕參加反革命暴亂和製造社會動亂的嚴重犯罪分子。（三）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制止一切聚眾騷亂事件。（四）已發生嚴重動亂和聚眾騷亂活動的地方，要儘快恢復交通和社會秩序。（五）及時收繳流散在社會上的武器、彈藥，查抄非法組織的印刷點和宣傳品。（六）在制止動亂和騷亂活動鬥爭中抓各種違法犯罪分子，必須按執法必嚴、違法必究的原則，嚴格依法處理。（七）公安幹警和武警指戰員在制止騷亂和執行職務中，要配備必要的武器、裝備。（八）結合鬥爭實踐加強公安隊伍建設。

瀋陽軍區緊急用專機運送一百萬現金到北京，因為進京的第 39 集團軍、第 40 集團軍、第 64 集團軍已經沒有錢購買食物，軍隊的轉帳支票在北京無法使用，因為遇到北京銀行的抵制。用專機運送現金，這在解放軍的歷史上是第一次。隨部隊進京的瀋陽軍區後勤部助理員洪希濤中校稱，北京賣給民眾的雞蛋是一個二角，賣給戒嚴部隊則是一個一元，賣給戒嚴部隊的番茄是十元一斤。顯然是不願賣給戒嚴部隊。

下午

北京市公安局發出對方勵之、李淑嫻的通緝令，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北京市檢察院批准逮捕方勵之、李淑嫻。逮捕李淑嫻已經海澱區人大常委會許可（李淑嫻是海澱區人大代表）。公安部於次日向全國轉發了北京市公安局的通緝令。北大黨委常委擴大會議一致同意北大紀委關於開除李淑嫻中共黨籍的決定。

4 時半至 7 時，李鵬主持召開政治局常委碰頭會。會議認為北京和全國都趨於穩定，決定 6 月 13 日召開中共中央和國務院系統部長以上幹部會議，傳達中央對當前工作的部署，以國務院全體會議名義公開發表這次會議內容。

李鵬對政治局常委向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第二稿作了修改，隨即發給江澤民、各政治局常委和中共元老，徵求意見。

廣東省　香港居民郭文深因書寫張貼「反動標語，煽動動亂」，被廣東省韶關市公安部門抓捕。

西安市　市公安局在新聞發佈會上宣佈：至 6 月 11 日止，西安市已依法取締在西安製造動亂的「陝西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西安工人民主聯合自治會」等七個非法組織。這些非法組織的一些頭頭、骨幹四十八人已被緝拿歸案。

香港　多家報紙刊登柴玲錄音錄影講話的文字稿。

臺灣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李煥宣佈，臺灣將採取四項措施支持大陸民主運動，諸如「對中共在海外的留學生、學生或專家，於放棄中共護照後，可考慮發給臺灣護照」；「大陸留學生、學生在放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並宣佈脫離共產黨之後，在生活及學業上如遭遇困難，可考慮給予幫助」等。

美國　中國駐舊金山總領事館兩名官員因不滿六四屠殺，向美國尋求政治庇護。此後，又有各別中國駐外官員在所在國尋求政治庇護。

1989 年 6 月 12 日　星期一

北京市交通全面恢復。中小學全部恢復上課，市屬高校除師院外，已陸續復課。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查獲暴徒和不法分子六十人。其中砸燒軍車十六人，搶劫軍用物資六人，衝擊國家機關二人，進行反革命煽動十人，毆打、殘害軍警九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十人，其他七人。6 月 3 日以來，已累計抓獲暴徒和不法分子五百七十七人。（二）接到舉報線索四百六十六件。其中毆打軍警八十九件，砸燒軍車、警車和其他車輛九十三件，搶劫、藏匿槍支和其他軍用物資二十五件，參加非法組織三十四件，進行反革命煽動四十二件，其他一百八十三件。西城公安分局根據群眾舉報，抓獲殘害解放軍戰士的李兵（男，二十八歲，解除勞教人員）和張建忠（男，二十一歲，刑滿釋放人員，市民敢死隊成員）。6 月 3 日晚，李在六部口見兩名戰士從裝甲車內出來，即夥同其他暴徒對其中一名戰士圍攻毆打。李用磚頭將戰士砸昏後扔到正在焚燒的車輛旁邊，將戰士活活燒死。[1]6 月 5 日晨，張建忠見電報大樓對面一輛被燒毀的軍車上吊著一具軍人屍體，便殘忍地用碎玻璃將軍人的肚子剖開將腸子掏出，並惡狠狠地說：「我逮不著活的，還不拿死的出氣？！」朝陽公安分局根據群眾檢舉，抓獲一名叫孫紅（男，十八歲，北京瑩光燈廠工人）的暴徒。孫於 6 月 4 日至 5 日，在勁松東口用汽油燒毀四輛軍車、一輛公共汽車，還搶走一挺坦克機槍。東城公安分局抓獲兩名暴徒，他們 6 月 4 日在崇文門過街橋兇殘地打死兩名解放軍戰士。（三）有十二名暴徒和不法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參加工自聯四人，均參與了打砸搶燒、反革命煽動等暴亂的活動。如 738 廠工人李江（男，二十四歲），5 月 20 日在天安門廣場加入工自聯敢死隊，6 月 4 日在廣場參與了焚燒坦克、軍車的暴亂活動。6 月 11 日

下午，李在電視中看到他爬在坦克上向解放軍戰士行兇的鏡頭，遂投案自首。

上午

喬石、姚依林、宋平、田紀雲、溫家寶到醫院慰問戒嚴部隊和武警的傷患。宋任窮和部份中顧委常委到廣場慰問戒嚴部隊。李錫銘、陳希同代表首都人民慰問戒嚴部隊，高度讚揚戒嚴部隊為黨和人民立了大功。北京市委市政府分別發出給戒嚴部隊全體官兵、全市公安幹警和全體保衛幹部的慰問信。

公安部發佈《關於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制止社會動亂的通告》：「為堅決鎮壓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制止其他一些城市發生的嚴重社會動亂，維護首都和全國的正常社會秩序，保護國家利益和人民群眾生命財產的安全，保衛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特通告如下：（一）取締一切煽動和製造社會動亂及反革命暴亂的非法組織。北京市人民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通告（第 10 號）已宣佈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和北京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為非法組織，責令他們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這兩個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公安機關投案自首，爭取寬大處理。對拒不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全國其他發生動亂和騷亂的城市，凡是煽動、製造動亂、騷亂的非法組織，當地公安機關均應報請人民政府批准，予以明令取締，責令他們立即解散組織，停止一切非法活動；其頭頭要在指定的期限內到當地公安機關登記，拒不登記並繼續進行活動的，依法從嚴懲處；對一般成員，除觸犯刑律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外，可以不予追究。（二）對包庇、窩藏非法組織頭頭及暴亂活動首要分子的，當地公安機關應當依法追究刑事責任。（三）對於在首都反革命暴亂中被搶奪或撿拾到的槍支、彈藥、軍用和警用器械、裝備，以及非法組織印製的煽動、蠱惑性宣傳品，公安機關應予收繳。藏有上述物品的，要立即將所藏物品送交當地公安機關；隱匿不交的，依法從嚴處理。（四）非法組織成員逃到外地繼續進行串聯、煽動、製造動亂或其他犯罪活動的，當地公安機關一經發現，可立即依法拘捕。（五）聚眾衝擊黨政機關和廣播電台、電視台等重要部門，聚眾堵塞交通或者破壞交通秩序，致使鐵路運輸和道路交通中斷，製造城市癱瘓的，對其首要分子，必須依法拘捕，從嚴懲處。（六）各地如發現聚眾騷亂事件，公安機關和武警部隊要採取堅決果斷措施，強制驅散；對參與騷亂，搞打砸搶燒殺的分子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當地公安機關可以當場拘捕。（七）人民警察執行職務遇有拒捕、暴亂、襲擊、搶奪槍支或其他以暴力破壞社會治安、不聽制止的緊急情況，應當依據有關條例、規定使用武器進行自衛和制止犯罪活動。（八）廣大群眾要積極揭發檢舉反革命暴徒和進行打砸搶燒殺活動的犯罪分子以及其他刑事犯罪分子，支持和協助公安機關及公安幹警、武警指戰員依法執行公務，共同維護社會秩序。」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 14 號《通告》：「北京市民

自治聯合會、首都知識界聯合會、首都各界愛國維憲聯席會、外地赴京高校自治聯合會，是未經依法登記的非法組織，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上述非法組織參與了在首都發生的動亂和反革命暴亂。這些非法組織的頭頭必須立即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投案自首，爭取從寬處理。對拒不登記、投案自首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全國婦聯發出號召，希望全國婦女開展熱愛、支持和學習解放軍活動。民政部發出《關於做好擁軍優屬工作的緊急通知》。全國學聯負責人發表談話，擁護取締高自聯等非法組織。

北京市政府發言人發表談話，希望全市人民支持戒嚴部隊執勤，不要影響站崗巡邏。

共青團北京市委發出《關於動員全市團組織和共青團員在平息暴亂穩定局勢中發揮先鋒模範作用的通知》，提出 5 點要求：（一）要用鄧小平 6 月 9 日講話精神統一全市團員的認識。（二）以發展生產、奪回損失為工作口號，開展各種勞動競賽。（三）積極參加平息暴亂的鬥爭，維護首都的正常秩序。（四）大力開展軍地聯誼活動。（五）整頓團員隊伍，嚴肅團的紀律。

下午

李鵬分別找外交部副部長周南、國務院外事辦公室主任齊懷遠、能源部長黃毅成、鐵道部長李森茂、商業部長胡平、輕工部長曾憲林、中共中央對外聯絡部部長朱良、全國總工會主席倪志福談話，瞭解機關幹部的思想情況，以及各單位的業務工作，為明天中共中央、國務院部、委、辦部長級負責人會議做一些準備。

全國鐵路線全部暢通。

昆明市　上午，市公安局舉行新聞發佈會，宣佈混入昆明「市民聲援團」中的十五名犯罪分子已落入法網。

西安市　公安局召開新聞發佈會宣佈：到 6 月 11 日止，西安市已依法取締在西安製造動亂的陝西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西安工人民主聯合自治會等七個非法組織，這些非法組織的一些頭頭、骨幹四十八人已被緝拿歸案。

長春市　市政府發佈第三號通告：長春市高校自治聯合會、長春市市民自發聲援團必須立即自動解散，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非法活動，其頭頭必須立即到公安機關登記。

歐盟　歐洲共同體十二國外長宣佈，凍結與中國的高層接觸。

---

1 北京市公安局此處所說的是謊言，根本就沒有戒嚴部隊士兵被從裝甲車裏拖出來活活燒死。參見吳仁華《六四事件中的戒嚴部隊》一書第一章第十一節「軍人和武警的死亡情況」。

北京交通全面恢復，各種車輛被允許通過天安門城樓前和廣場東西側路，故宮恢復開放。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查獲暴徒和不法分子八十三人。其中砸燒軍車十九人，搶劫軍用物資十二人，砸燒公共電汽車及公共設施二人，衝擊國家機關二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十六人，毆打、殘害軍警二十八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一人，其他三人。6 月 3 日以來，已累計抓獲暴徒和不法分子七百四十人，其中已辦理收審手續三百五十五人。（二）接到舉報線索四百一十七件。其中高自聯成員線索二十四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十件，毆打軍警六十九件，燒砸車輛七十五件，搶劫軍警物資三十九件，造謠煽動八十件，印刷、張貼傳單十四件，設置路障二十六件，其他八十件。中央電視台播放對高自聯的通緝令後，當晚就有三人舉報吾爾開希等人的行蹤線索。6 月 3 日以來，已累計受理群眾舉報線索一千二百二十七件。（三）十七名暴徒和不法分子投案自首。其中高自聯成員一人，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一人，毆打軍警一人，砸燒車輛七人，搶劫軍用物資四人，攔阻軍車一人，其他二人。6 月 3 日以來，已累計三十四人投案自首。

凌晨零時 30 分，海澱區永定路交通崗亭南邊的北京第一水泥製管廠攪拌樓打出兩槍。戒嚴部隊進行搜索。

上午

公安部向各省、自治區、直轄市公安廳、局，鐵路、交通、民航公安局發出《關於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的通知》，要求立即部署查緝，嚴防外逃。對通緝的高自聯人員一經發現，立即拘留，並通知北京

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全文如下：

非法組織北京市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現決定對其在逃的部份頭頭和骨幹分子王丹等二十一人實施通緝（通緝名單及體貌特徵、照片附後）。請接此通緝令後，立即部署查緝，發現後即予拘留，並即告北京市公安局。

通緝名單：1.王丹，男，二十四歲，吉林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身高 1.73 米左右，尖下巴，頭髮較稀，門齒有洞齲，體態較瘦，戴近視鏡，北京口音，嗓音沙啞。[1]2.吾爾開希（原名吳爾凱西），男，1968 年 2 月 17 日生，維吾爾族，新疆維吾爾族自治區伊寧縣人，北京師範大學教育系 88 級學生，身高 1.74 米，留中分頭，頭髮稍黃，長臉形，大眼睛，厚嘴唇，皮膚較白，說話聲音較粗，講漢話，經常穿綠色軍褲。3.劉剛，男，二十八歲，吉林省遼源市人，原北京大學物理系研究生，現無業，身高 1.65 米左右，方臉，絡腮鬚，鬢角較長，東北口音。4.柴玲，女，1966 年 4 月 15 日生，漢族，山東省日照市人，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 86 級研究生，身高 1.56 米，圓臉，單眼皮，高骨，短髮，皮膚較白。5.周鋒鎖，男，1967 年 10 月 5 日生，漢族，陝西省長安縣人，清華大學物理系 85 級學生。身高 1.76 米，方臉型，尖下巴，眉毛較重。6.翟偉民（曾用名翟為民），男，二十一歲，河南省新安縣人，北京經濟學院學生。身高 1.68 米，體型瘦，長瓜子臉，留寸頭，單眼皮，面部皮膚較黑，河南口音鄉音較重。7.梁擎暾（又名梁兆二），男，1969 年 5 月 11 日生，四川省蓬溪縣人，北京師範大學心理系 87 級學生。身高 1.71 米，身體較瘦，皮膚較黑，長方臉型，小眼睛，高鼻樑，嘴唇較厚，會講普通話。8.王正雲，男，苦聰人，1968 年 10 月生，家住雲南省紅河州金平縣勐拉區南柯鄉聯防村。中央民族學院學生。身高 1.67 米，留大分頭，瘦長臉，面色黑黃，並有小點疙瘩，雲南口音。9.鄭旭光，男，二十歲，河南省密縣人，家住西安市環城西路北巷 56 號。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學生。身高 1.81 米，體重 63 公斤，長圓臉，單眼皮，尖下巴，大耳朵。10.馬少方，男，1964 年 11 月生，江蘇省江都縣人，北京電影學院夜大劇作班學生。身高 1.67 米左右，較瘦，長臉型，尖下巴，膚色較黑，戴近視鏡。11.楊濤，男，十九歲，福建省福州市人，北京大學歷史系學生。身高 1.70 左右，較瘦，高骨，雙眼皮，戴眼鏡，講普通話。12.王志新，男，1967 年 11 月生，山西省介休縣人，中國政法大學學生，家住山西榆次市紡織工業學校，身高 1.69 米左右，留長髮，戴眼鏡。13.封從德，男，二十二歲，四川人，北京大學遙感所 86 級碩士研究生，身高 1.70 米左右，較瘦，臉色較黑，長偏分頭，大鼻孔，背微駝。14.王超華，女，三十七歲，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身高 1.63 米左右，較瘦，臉型較長，臉色黑黃，三角眼，短髮。15.王有才，男，1966 年 6 月生，浙江人，北京大學物理系代培研究生。16.張志清，男，1964 年 6 月生，山西省太原市人，中國政法大學第二學士班學生。17.張伯笠，男，二十六歲，黑龍江省望奎縣人，北京大學作家班學員，身高 1.75 米左右，較胖，圓臉，雙眼皮，翹鼻子，厚嘴唇，東北口音。18.李錄，男，二十歲左右，南京大學學生，身高 1.74 米左右，體型中等，方下巴，下牙突出。19.張銘，男，1965 年 4 月生，吉林省吉林市人，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學

生。20.熊煒，男，1966 年 7 月生，湖北省應城縣人，清華大學無線電系 85 級學生，住北京海澱馬神廟一號 47 單元 502.。21.熊焱，男，1964 年 9 月生，湖南省雙峰縣人，北京大學法律系代培研究生，家住湖南雙峰縣杏子測水醫院。

公安部發出《關於防範反革命暴徒劫機劫船劫車外逃的緊急通知》，要求各地公安機關特別是邊境、沿海省市和有航空港的城市要立即行動起來，落實有效的防範措施，防止暴亂分子外逃。

吳定富夫婦將兒子吳國鋒（人民大學學生）的遺體送往八寶山公墓火化。吳定富回憶說：那幾天火葬場異常繁忙，屍體源源不斷地運來，爐子紅通通的，二十四小時沒歇過空。這兒早已接到上面的緊急通知，身分為學生的火化優先。所以在望不到頭的屍體長龍跟前，我們沒排隊，就把吳國鋒送進去了。在骨灰登記處坐了個雙眼熬得通紅的老頭，不停地寫，已經成了一架機器。我報上材料，他頭都不抬就刷刷登記，我擔心出錯，剛討好地喚了聲「師傅」，他就不耐煩地甩甩手：「不要說了！我知道怎麼開單子！我已在這兒連續作戰好幾天，連撒尿也顧不上！所以你放心，不會搞混的。」骨灰盒也成緊俏貨，我們剛挑選時還有好幾十個，國鋒媽媽要買雕了龍的那種，我要另一種內外透明、能看見骨灰的，爭執了幾分鐘，像變魔術，幾十個盒子轉眼就沒了。我們趕緊隨手搶購一個。

9 時，中共中央、國務院召開部、委、辦部長級負責人會議，傳達鄧小平 6 月 9 日的講話。李鵬發表講話，強調當前要做好六項工作：（一）繼續穩定物價。控制物價的任務相當艱鉅，不能鬆動。（二）爭取今年的農業生產有個好的收成。今年農業銀行和中國人民銀行增加了農副產品收購的貸款。要克服打白條子的現象，使夏糧徵購能夠順利進行。（三）繼續做好壓縮基本建設規模，控制消費基金增長，開展增產節約、增收節支的工作。在平息暴亂後，我們要切切實實採取措施克服工作中的失誤和缺點。進一步整頓公司，懲治官倒，反對腐敗，加強黨風建設和政風建設，克服官僚主義，讓廣大人民真正感覺到我們政府是為人民服務的政府。（四）向輿論界、宣傳界提出一點要求。在這次平息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的過程中，首都的輿論界還是配合黨的政策做了大量工作的，但由於黨的主要領導人在這場動亂中對新聞界進行了錯誤的導向，使一些新聞單位一時失去了方向。這也是長期以來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想氾濫的結果。輿論是非常重要的。現在國內外的敵人給我們造了大量的謠言，蒙蔽了事實真相。輿論界、新聞界要迅速地站到黨、國家和人民的立場上來，把思想統一到小平同志的講話精神上，積極投入到平息這場反革命暴亂，堅持改革開放的路線上來。（五）我們的外交政策是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對外開放的政策，將堅定不移地執行下去，不會因為發生了動亂和反革命暴亂而有所改變。現在外交工作遇到了比較大的困難，在國際上掀起了一股反華的熱潮，西方一些國家在政治上經濟上向我們施加壓力。我們應該嚴正地告訴他們，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是不會向任何壓力屈服的。對外來的壓力，我們一定要頂住。這已不是什麼新鮮事了，六○年代我們就遇到過一次。這一次的規模不會太大，時間也不會太長。（六）我們一定要堅持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

以來的路線方針政策，堅持到本世紀末實現翻兩番的目標，堅持「三步走」的發展戰略，堅持十三大制定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這次從動亂到暴亂，教訓是很深刻的。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在一個時期放鬆了四個堅持，放鬆了精神文明建設，放鬆了思想政治工作。姚依林也講了話，稱「小平同志 6 月 9 日的講話是一個綱領性的文件，必須用這個講話來統一我們全黨的思想。對這個講話要進行一次認真學習，務必把這個講話學好，把認識統一到講話上來，是做好工作的重要保證。」

徐向前寫信慰問戒嚴部隊。王任重、方毅代表全國政協到醫院慰問戒嚴部隊傷患。吳學謙看望戒嚴部隊、公安幹警傷患。戒嚴部隊致信感謝首都醫務工作者。

李先念、彭真、王震等寫信給中央，提議對煽動和製造動亂的嚴家其、包遵信等人及「三會一所」的核心骨幹分子依法拘審，不能讓他們跑掉，否則後患無窮。聶榮臻致信鄧小平，提議對在這次暴亂中搞打砸搶的社會殘渣餘孽，要進行徹底清理，不要手軟。

解放軍總參謀部發出通報，表彰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發揮重要作用的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

下午

胡啟立同意在政治局擴大會議報告中加上他的名字，這樣，政治局常委將以李鵬、喬石、胡啟立、姚依林四人的名義向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報告。李鵬稱，這就顯示常委的絕大多數人意見是一致的，有利於會議的順利召開。胡啟立在這關鍵問題上表現是良好的。

北京工自聯負責人劉煥文被河北省石家莊市公安局抓捕。中國官方稱，二十八歲的劉煥文是首都鋼鐵公司工人，在北京學生絕食七天後加入工自聯，親自組織了「工自聯工人糾察隊」，並任總指揮，而後又發展和任命了七個分隊長。在反革命暴亂期間，組織並參與了衝擊新華門，在廣場設置路障，在六部口、公主墳、木樨地、復興門等地焚燒軍車等反革命暴亂活動。公安部門逮捕劉煥文時，從他身上搜出匕首一把、步槍子彈二發、北京工自聯糾察證一個(A-210)、高自聯吾爾開希等負責人簽發的特殊通行證四張。

中國官方稱：在崇文門過街天橋殘害戒嚴部隊士兵崔國政的趙躍堂、楊世增、李衛東已被抓獲。趙是湖北荊州地區的農民，楊是北京某醫院工人，李是北京無業人員，曾被公安機關扣留過。

3　時，北大學生華峰將北大籌委會負責人委託她保管的一個旅行包交給校黨委，裏面有八萬五千八百元人民幣及其它物品。

晚上

政治局常委開碰頭會，根據鄧小平的意見，同意調江澤民、李瑞環到中央工作。決定由李鵬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報告，原先確定由姚依林談經濟問題，根據鄧小平意見取消了，理由是集中談動亂，避免由於經濟問題發生爭論，影響會議主題。有些中共元老認為，趙紫陽不但政治

上犯有自由化錯誤，經濟上也在搞私有論，二者是一脈相承的。陳雲在李鵬報告送審稿中也表達了這樣的意思，批示：「對於經濟工作的失誤，趙紫陽從來沒有作過自我批評。」

7　時，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中播出對高自聯二十一名學生的通緝令。人們普遍認為中央領導人在會上、在電視裏信誓旦旦地保證不對學生搞秋後算帳，現在卻公然要把學生領袖一網打盡。

7　時半，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區、縣、局及部、委、辦領導幹部會，陳希同傳達鄧小平 6 月 9 日的講話。李錫銘要求將鄧小平的講話儘快逐級傳達到幹部、黨員，要認真學習，領會精神，統一思想；強調當前要一手抓平息暴亂，一手抓恢復首都正常秩序。

蘭州市　《甘肅日報》報導，市公安局最近抓獲「市民敢死隊」、「市民聲援團」中九名製造動亂、破壞社會治安的不法分子。

南京市　凌晨，市公安機關取締了南京市高等院校自治聯合會，主要負責人陳學東已被刑事拘留。陳學東是南京大學物理系 85 級學生，4 月 19 日以來多次組織學生遊行示威，呼喊口號，張貼大小字報，散發傳單。5 月 15 日，陳學東為首成立了南京高校自治聯合會，在鼓樓廣場設立遊行總指揮部和廣播站，公開傳播各種消息，呼籲罷課、罷工、罷市。

臺灣　中華民國行政院院長李煥在談及今後對大陸政策走向時稱，要主動促進大陸「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

---

1 王丹真實年齡二十歲，中國官方故意虛報為二十四歲。

北京市工業生產秩序基本恢復正常。職工出勤率達 95%以上。生產恢復正常的企業達 99%。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不法分子一百八十二人。其中砸燒軍車二十六人，搶劫軍用物資二十八人，砸燒公共電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七人，衝擊國家機關九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二十六人，毆打、殘害軍警六十六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十五人，其他五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抓獲暴徒和不法分子一千一百三十一人。（二）共接到舉報線索三百九十三件。其中高自聯、工自聯成員線索二十一件，其他非法組織二十二件，毆打軍警四十七件，砸燒車輛八十七件，搶劫軍用物資二十八件，隱匿武器三件，造謠煽動八十一件，印刷張貼傳單八件，阻攔軍車十六件，其他八十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群眾舉報線索一千六百二十件。（三）有十五名暴徒和不法分子投案自首。其中高自聯成員二人，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五人，毆打軍警七人，搶劫軍警物資一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已有五十三人投案自首。（四）收繳槍支十一支。其中手槍三支，衝鋒槍五支，輕機槍二支，高射機槍一支，子彈九十發，電台一部。

美國駐中國大使館領事處重新開始辦公，接待申請出境的中國人。簽證審批工作十分繁忙，全天共有六百多人申請出國簽證，有 50 至 60%的人獲得批准，特別是北大、清華等校的學生一般均獲得批准。一天內申請人和獲得批准的人數之多十分少見。預計這幾天前去辦理簽證手續的中國人將會更多。

張先玲接到通知，到護國寺中醫院確認兒子王楠（月壇中學高二學生）的遺體。王楠是丁關根（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國務院臺灣事務辦公室主任、鄧小平的橋牌牌友兼紅人）的姨外甥。醫生告訴張先玲，王

楠的遺體是 6 月 7 日由西城公安分局送來，從天安門城樓旁 28 中學門前草坪裏挖出來，共有三具無名屍，因為王楠身著軍褲，特別是係了一根部隊正規的武裝帶，以為他是軍人，所以送到這裏準備確認身分。戒嚴部隊來過多次，證實他不是軍人，才通知月壇中學。另外的無名屍已被公安部門處理了。因為張先玲事先已向公安部門報告王楠失蹤，又是丁關根的姨外甥，公安部門才沒有擅自處理了王楠的遺體。[1]

凌晨 3 時，內蒙古公安廳接到寧夏自治區公安廳通報，公安部通緝的高自聯常委熊焱於 6 月 13 日乘銀川至包頭的 170 次客車潛逃。凌晨 4 時 04 分，170 次列車到達內蒙古豐鎮縣車站，豐鎮縣公安局和車站派出所派出 7 名警察上車將熊焱捕獲。

公安部通緝的高自聯常委熊煒由其母帶著準備赴北京自首，凌晨 6 時 45 分，在瀋陽至北京的 254 次客車向乘警投案自首，當天移交北京市公安局。

上午

中國公安部向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鐵路、交通、民航公安局發出通知，轉發一份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通知說，「望即部署查緝，特別是各邊境口岸更要嚴密控制，防止越境外逃。一經發現，立即拘留，並及時通知北京市公安局。」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內容：「非法組織『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在北京煽動、組織反革命暴亂，現決定對其在逃的部份頭子和骨幹韓東方等三犯實施通緝（通緝名單、體貌特徵及照片附後）。請接此通緝令後，立即部署查緝，發現後即予拘留，並即告北京市公安局。通緝名單：1.韓東方，男，二十六歲，北京鐵路分局豐臺機務段工人。住東城區西表褙胡同三十三號。居民身分證號碼 110101630819451，身高 1.75 米左右，長臉，雙眼皮，大眼睛，高鼻樑，大背頭，北京口音。2.賀力力，男，三十六歲，北京機械局職工大學講師。住朝陽區農豐里五樓 233 號。居民身分證號碼 110105530109113，身高 1.68 米左右，瓜子臉，顴骨較高，尖下巴，大眼睛，濃眉毛，面較黑，連鬢鬍，一邊倒髮型，體瘦，水蛇腰，北京口音，嗓門大且有點沙啞，走路時稍往前探。3.劉強，男，二十六歲，北京 3209 廠工人。住海澱區萬壽路西街 16 號院三樓四門 402 號。居民身分證號碼 110108620708427，身高 1.70 米左右，長方臉，大眼睛，濃眉毛，面白，嘴大，一邊倒髮型，體胖。」

萬里三次到戒嚴部隊指揮部和部隊駐地慰問官兵。鄧穎超兩次派人慰問戒嚴部隊。全國政協副主席王任重、方毅、孫曉林、程思遠、侯鏡如受政協主席李先念委託看望戒嚴部隊。

新華社消息：在戒嚴部隊協助下，北京市公安機關一舉查獲非法組織「首都工人特別糾察隊」，將劉子厚為首的十六名成員緝拿歸案。這個組織前身曾叫「北京市民絕食團、敢死隊」，其頭目劉子厚，男，三十三歲，是北京水產公司職工，其成員多是無業和社會閒散人員，他們受高自聯的控制和指揮，從高自聯領取活動經費和物資，直接參與動亂

和反革命暴亂活動。

公安部通緝的高自聯常委周鋒鎖潛藏在西安市西郊三橋的哥哥家。其姐周引榮、姐夫楊易波向所在單位西安空軍工程學院要車準備將他轉移，結果被單位領導報告公安機關，周鋒鎖被捕。中國官方發佈虛假消息稱周鋒鎖姐姐主動舉報，周鋒鎖姐姐遭到周圍許多人痛罵。

國務院辦公廳發出通知，要求各地不要來京慰問戒嚴部隊。解放軍總政治部代表戒嚴部隊感謝人民關懷，懇請各地不要贈送慰問品。

解放軍總參謀部通報表揚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在協助戒嚴部隊方面做了許多工作。

《人民日報》發表署名文章〈一些城市接連發生嚴重事件說明了什麼？〉，認為這「說明在我國階級鬥爭在一定範圍內繼續存在」。

北京市委發出《關於認真傳達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的通知》。

下午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會議，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全國政協副主席及各民主黨派負責人傳達鄧小平 6 月 9 日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的講話，李錫銘介紹了「北京反革命暴亂的真相和戒嚴部隊平息暴亂的過程」。

北京公安局稱：「6 月 4 日凌晨在崇文門過街天橋殘害解放軍戰士崔國政的暴徒趙躍堂（男，二十二歲，湖北省公安縣農民）已被戒嚴部隊抓獲。經初步審查，趙交代：6 月 4 日凌晨，他在北京站前廣場揀了兩個自製燃燒瓶，隨人群來到崇文門路口，先將一個燃燒瓶投擲到一輛軍車上，然後用折疊刀扎入一名軍人右胸口，將這名軍人扎倒。隨後他又到崇文門過街天橋參與將被暴徒打倒並捆起來的戰士崔國政抬到橋上吊起來，澆上汽油點燃，後逃離現場。另外，殘害崔國政屍體的暴徒李衛東（男，三十二歲，無業）、楊世增（男，二十九歲，崇文中醫院工人）被公安局抓獲。6 月 4 日下午，李衛東夥同幾名暴徒把崔國政屍體再次吊到橋上。楊世增於 6 月 4 日下午將崔國政屍體從橋上扔下來。李還揚言：『我們馬上要成立臨時政府。吊那屍體是我幹的，告警察我也不怕。』」

共青團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傳達學習了鄧小平 6 月 9 日講話，表示堅決在政治上與黨中央保持一致，團結帶領全市共青團員和廣大青年在平息反革命暴亂、恢復生產秩序、穩定首都大局中進一步發揮積極作用。

4 時半，北京市政府外事辦公室通知美國之音駐北京記者裴新，限令他在七十二小時內離開中國，理由是他在北京戒嚴期間違反北京市政府發佈的第三號令，非法從事採訪活動，並進行了大量歪曲事實真相的報導。

5 時，北京市國家安全局根據上級決定，對美聯社駐北京記者潘愛文進行傳喚並限令他於七十二小時內離開中國，理由是他在北京戒嚴期間違反中國法律和有關法令，從事與記者身分不相符的活動，與非法組織頭頭頻繁聯繫，為他們傳遞消息，提供庇護，並用非法手段獲取中國

國家機密。

晚上

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議，學習鄧小平 6 月 9 日講話，一致認為這個講話是強大的精神力量和思想武器。

武漢市　市政府發通告取締武漢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其成員必須立即停止一切活動，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登記。對通告公佈後 7 日內拒不登記或繼續進行活動者，公安機關將依法從嚴懲處。凡包庇、窩藏高自聯頭頭的，將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公安機關已抓獲四百七十六人。其中工人二百八十九人，農民四十一人，個體戶二十二人，無業人員八十九人，學生二十七人，其他人員八人，刑滿釋放人員八人，解除勞教人員十三人。

貴州省　省公安廳發公告宣佈貴州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貴陽沙龍聯誼會為非法組織，責令立即解散，其成員必須停止一切活動。貴州省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貴陽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頭頭和貴陽沙龍聯誼會理事以上的成員必須立即到當地公安機關登記，交代問題，爭取寬大處理；拒不登記或隱匿潛逃者，將依法緝拿歸案，從嚴懲處。

成都市　6 月 4 日以來，公安局已抓獲四百七十七人。其中職工一百二十二人，農民二百一十六人，學生三十七人，個體戶十七人，無業人員八十四人。

---

1 丁子霖於 1995 年交由香港《九十年代》雜誌社出版的《六四死難者名單》一書中，記載了許多生不見人、死不見屍的死難者，例如：1.殷順清：男，三十歲，北京市房屋修理第一公司工人。2.雷廣泰：男，三十三歲，北京市懷柔縣廟臺上村農民。3.蘇生機：男，四十三歲，北京亞運村《住宅建築》報社記者。4.李長生：男，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圖書館管理員。5.鄭春富：男，三十七歲，故宮博物院古建築工程隊工人。6.崔林峰：男，二十九歲，北京市三里河服裝廠工人。7.林濤：男，二十四歲，北京某公司職員。8.劉強：男，河北師大學生。

北京全市工業生產已全面恢復，生產水準穩步回升。據北京市人民銀行統計，6　月上旬，全市城鎮儲蓄存款下降三佰三十八萬八千元，比正常情況少增加一億四千萬元。外幣存款下降五百九十八萬美元，比正常情況少增加九百五十萬美元。《人民日報》報導稱，動亂和暴亂使北京蒙受經濟損失十多億元。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一百六十六人。其中砸燒軍車四十五人，搶劫軍用物資三十四人，砸燒公共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七人，衝擊國家機關八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九人，毆打、殘害軍警四十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二十人，其他三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抓獲一千四百二十二人。（二）全市接到舉報線索一千零八十九件。其中舉報高自聯、工自聯成員三十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二十八件，毆打軍警一百六十三件，砸燒軍車二百三十五件，搶劫軍用物資四十一件，造謠煽動一百一十七件；印刷、張貼傳單十五件，阻攔軍車一百二十六件，打砸搶一百六十五件，其他一百六十九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群眾舉報線索二千七百零九件。（三）有二十五名暴徒和不法分子投案自首。其中工自聯成員一名，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二名，毆打軍警一名，砸燒車輛十二名，搶劫軍用物資四名，造謠煽動一名，其他四名。6 月 3 日以來，累計有七十八人投案自首。（四）收繳槍支七支。其中輕、重機槍各一支，衝鋒槍五支，子彈三百六十七發。6 月 3 日以來，累計收繳各種槍支一百七十八支，子彈三箱及零散子彈二萬餘發。

上午

中國官方稱，參與殺害武警士兵李國瑞的孟多被抓獲。二十四歲的孟多是北京無業人員，因扒竊被勞教三年。

萬里到首都鋼鐵公司看望職工。李錫銘、陳希同會見戒嚴部隊死亡士兵崔國政的親屬。習仲勳等十五位全國人大副委員長到大會堂東門外慰問戒嚴部隊和公安幹警，並到解放軍總醫院看望戒嚴部隊傷患。

經貿部部長鄭拓彬在經貿部幹部、職工大會上譴責某些外國政府以停止經濟技術援助向中國施加壓力，同時強調中國局勢已經穩定，有利於外商投資。

7 時，被通緝的北京工自聯負責人劉強被捕。中國官方稱，劉強於 6 月 9 日從北京逃到內蒙古。昨晚中央電視台新聞聯播節目播放公安部轉發北京市公安局通緝令十分鐘後，經知情者舉報，呼和浩特市公安局連夜出擊，在武川縣城將他拘捕。

10 時，李瑞環由天津赴京，首先到李鵬辦公室。李鵬對他說，調他到中央工作，進常委，分工抓意識形態。李瑞環表示有點為難，稱以本人的常識和能力很難勝任這一工作，再說中央派一個木匠出身的人抓文化思想工作，恐怕影響不好。

下午

吾爾開希在逃亡途中給美聯社撰稿，抨擊六四事件後中國出現「黑太陽」，誓言「我要射掉你」。

在官方宣傳和組織下，開始有團體和民眾到阜成門立交橋悼念武警死亡士兵李國瑞。

3 時，北京市和北京衛戍區召開各區、縣人民武裝部系統幹部大會，稱北京市各區、縣人民武裝部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旗幟鮮明，立場堅定，充分發揮地方軍事部門人熟、地熟、社情熟的優勢，積極主動地配合戒嚴部隊行動，做了大量工作，起了重要作用。

3 時半，李鵬去楊尚昆處，談了對閻明復問題的反映。楊尚昆說，今天李先念已向中央提出要處理閻明復的問題，鄧小平表示贊同閻明復退出中央書記處。閻明復曾長期擔任毛澤東、周恩來、鄧小平的俄文翻譯。其父閻寶航是東北軍中的中共地下黨主要成員，與劉瀾波也很熟。其姐閻明光是原電力部副部長黃宇齊的妻子，黃宇齊在八九學運初期支持《世界經濟導報》的欽本立。李鵬與閻明復一家人也較熟悉，聲稱「真無法理解，不知為什麼，這樣一個革命家庭出來的人在關鍵時刻立場不穩，竟站到支持動亂一邊去了。」

4 時，江澤民主持政治局常委新班子非正式會議，確定 6 月 19 日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會期三天，6 月 22 日休會；6 月 23 日、24 日召開中央全會，從組織上解決趙紫陽的問題。

江澤民多次向李鵬表示，他絕不能接受 1987 年初通過批胡耀邦，讓趙紫陽上臺的那種做法，總書記上臺、下台都沒有按照黨章規定，由中央委員會免職和產生。所以，他一直要求李鵬在第一線主持中央工作。這一段時間，李鵬繼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也注意隨時向江澤民通氣，請他參加每一次的常委碰頭會。

上海市　市中级法院判處在光新路焚燒火車的徐國明、卞漢武、嚴雪榮死刑，立即執行。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全天共查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一百九十七人。其中燒砸軍車三十四人，搶劫軍用物資四十九人，燒砸公共電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六人，衝擊國家機關四人，進行反革命煽動二十五人，毆打、殘害軍警三十三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四十人，其他六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共查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二千零二十一人。（二）接到舉報線索八百八十六件。其中舉報高自聯成員十件，工自聯成員二十一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十六件，毆打軍警一百六十六件，砸燒軍車二百一十一件，搶劫軍用物資六十六件，造謠煽動一百二十九件，印貼傳單十一件，阻攔軍車七十一件，其他一百八十五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三千五百九十五件。（三）今天有三十一名暴徒和不法分子投案自首。其中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各二名，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一名，毆打軍警三名，砸燒車輛九名，搶劫軍用物資六名，阻攔車輛七名，造謠煽動一名。6 月 3 日以來，累計有一百零九人投案自首。

截止今天，北京市已有十八所市屬院校復課，包括首都醫學院、北京青年政治學院、北京建工學院、北京教育學院、北京教育行政學院、北京師院分院、北京聯合大學建材輕工學院、北京聯合大學化學工程學院、北京聯合大學經濟管理學院、北京聯合大學職業技術師範學院、北京聯合大學外語師院、北京聯合大學旅遊學院、北京聯合大學紡織工程學院、北京聯合大學中醫藥學院、北京聯合大學文法學院、北京聯合大學電子工程學院、北京聯合大學自動化工程學院、北京廣播電視大學。

中國官方稱，「廣場恢復一新，被嚴重毀壞的廣場綠地、松牆、紀念碑浮雕等設施，經過市政職工和戒嚴部隊官兵的共同努力，全部修復。」紀念碑基座大理石台階被坦克履帶輾過所留下的、刀削般的一道

道痕跡仍然歷歷在目。

上午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統一全黨思想的綱領性文件—認真學習鄧小平同志重要講話》。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全市普教系統領導幹部會議，決定在全市中小學開展愛黨、愛社會主義、愛國、愛軍教育。

全國少年工作委員會發出關於在各級少先隊組織中開展「愛黨、愛國、愛軍」教育。

中國官方批准三十一名中外記者到廣場採訪，第 38 集團軍政治部主任李之雲負責解說廣場清場過程，回答記者提問。李之雲所說的大都是謊言，比如說戒嚴部隊在天安門廣場清場時未開槍，比如說高自聯常委郭海峰企圖燒毀天安門城樓，比如說坦克、裝甲車進入廣場清場前軍人檢查了每一座帳篷。

10 時，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楊尚昆、萬里等人應邀到鄧小平家開會，歷時 1 小時 15 分鐘。鄧小平說：「今天建立一個新的第三代中央集體領導。在中央到達延安以前，黨中央沒有一個成熟的領導集體。黨中央第一代領導集體是以毛主席為核心的。由毛（毛澤東）、周（周恩來）、劉（劉少奇）、朱（朱德）、任（任弼時，後來是陳雲）組成。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是指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十年，實際上是以我為核心。第三代領導集體要以江澤民為核心。比過來比過去，在現有人選中，還是江澤民最合適。今後，在新的班子建立起正常工作秩序以後，我即不再過問中央的事。」對當前的工作，鄧小平要求，一是徹底平息動亂，防止經濟滑坡，做到十二年經濟再翻一番。二是做幾件人民最滿意的事，如加大開放力度和治理腐敗。在經濟問題上，兩年內不爭論。鄧小平還宣佈，以後他不再會見外賓。

下午

李鵬對袁木起草的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第三稿又做了修改。

錢學森、錢三強等科學家在中國科協舉辦的座談會上發言，稱鄧小平 6 月 9 日講話深刻指明了這場動亂和暴亂的實質，表達了全國九百萬科技工作者的共同心願。同時譴責方勵之的賣國行徑。

晚上

8 時半，政治局常委會新班子討論李鵬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報告第三稿，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見，原則上予以通過。

9 時，公安部通緝的高自聯常委楊濤在甘肅省永登縣連城林場招待所被抓捕。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二百四十三人。其中砸燒軍車四十六人，搶劫軍用物資四十五人，砸燒公共電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九人，衝擊國家機關七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三十五人，毆打、殘害軍警五十九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四十人，其他二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查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二千五百五十六人。（二）接到舉報線索六百一十三件。其中舉報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十三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九件，毆打軍警一百一十一件，砸燒車輛一百五十九件，搶劫軍警物資三十二件，隱匿武器一件，造謠煽動五十三件，印刷、張貼傳單十二件，阻攔車輛二十九件，綁架扣押軍警人員十四件，其他一百八十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四千二百零八件。（三）有十九名暴徒和不法分子投案自首。其中非法組織成員四人，砸燒車輛十人，阻攔車輛一人，造謠煽動一人，其他三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有一百二十八人投案自首。（四）發生兩起打黑槍事件。凌晨 2 時 25 分，在西直門立交橋執行檢查任務的戒嚴部隊發現一輛「140」卡車，示意其停車，此車強行通過，士兵鳴槍示警時，卡車左側車廂內有人開槍射擊，一名士兵頭部和腿部負傷，戒嚴部隊開槍還擊。後該車在官園路口被攔住，車廂內兩人跳車而逃，駕駛室內兩人全都不承認，此案正在審理。上午 9 時 30 分，在公主墳北側的加油站附近，有人向一輛正在行駛的大貨車開槍，前擋風玻璃被打碎，未傷人。（五）入境航班二十六架次，旅客三百五十九人，其中外國人八十四人。出境航班八架次，旅客五百六十一人，其中外國人六十一人。

北京市中級法院公開判處一批「在北京反革命暴亂期間進行打砸搶燒的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放火犯林昭榮、搶劫犯羅紅軍、流氓犯班會

傑等八人被判處死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1]

上午

北京市政府、戒嚴部隊指揮部發出第 15 號《通告》：「為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堅決消除危害首都社會治安的隱患，北京市人民政府和戒嚴部隊指揮部特作如下通告：（一）凡搶奪、撿拾和非法持有的各種軍用警用槍支、彈藥、通信、廣播、錄音、錄影設備，以及其他裝備、器械、武器、車輛牌照等軍用警用物品，必須由持有者立即送交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或戒嚴部隊。對拒不送交者，一經查獲，將依法從嚴懲處。對為他人存放上述物品拒不交出者，以窩藏罪論處。對知情不舉者，也將追究法律責任。（二）凡將上述物品提供給他人或非法組織進行非法活動者，必須到所在地區的公安機關坦白交代。（三）望廣大市民提高警惕，積極舉報，為維護首都治安做貢獻。」

一萬名少先隊員和一千名戒嚴部隊官兵在廣場舉行「熱愛中國共產黨、熱愛社會主義祖國」主題隊會。這是廣場實行戒嚴後官方首次舉行的活動，陳希同、周衣冰講話，李錫銘、遲浩田、楊白冰、劉振華等出席，檢閱了少先隊儀仗隊。少先隊員代表和戒嚴部隊代表發言並互贈禮品。市少先隊聯合會宣讀了給全市少先隊員的倡議書。同時，首都少年先鋒崗在廣場恢復。

戒嚴部隊死亡士兵崔國政追悼會在京隆重舉行。

共青團中央召開常委擴大會議，提出用鄧小平 6 月 9 日講話精神統一共青團員和青年的思想。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對英國宣佈推遲中英會議深表遺憾。

10 時，李鵬約見王任重、丁關根，請他們與趙紫陽談話，通知趙紫陽要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希望趙紫陽能端正態度，回到中央正確的立場上來。

下午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邀請各民主黨派、全國工商聯的領導和無黨派人士討論鄧小平 6 月 9 日的講話和中共中央、國務院《告全體共產黨員和全國人民書》，聽取黨外人士對當前工作的意見和建議。與會者表示擁護鄧小平的講話，同時希望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對少數暴亂分子和幕後策劃者要嚴懲不貸，對廣大不明真相的學生要多做深入的思想工作，提高他們的覺悟。喬石代表中央講話。

袁木在國際俱樂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節目主持人湯姆．布羅考的電視採訪，為時約四十五分鐘。袁木在回答戒嚴部隊是否開槍、死亡人數等問題時，不顧事實地隨意編造，令人震驚。

4 時，王任重、丁關根到趙紫陽家談話，說 6 月 19 日中央將召開政治局會議解決他的問題，要他虛心、克制，即使一些老同志的話刺

耳，也要保持冷靜。可以講話，也可以不講話，不要過多地辯解。趙紫陽答覆說，既然是解決我的問題，總要給我講話的機會。丁關根還要他好好考慮自己的問題，在會上有一個好的態度。王任重透露，內定還是保留他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並說他上次對隔離審查鮑彤的意見，已向中央反映了，現在對鮑彤是監視居住，合乎法律手續。趙紫陽知道王、丁這次來的目的，一是通知他開會，二是告誡他在會上不要自辯。趙紫陽表示要參加政治局擴大會議，在聽完批評後要發言，提出申辯。並希望對他的問題的定性不要有什麼描述，寫實就可以了。李鵬認為，由此可見，趙紫陽的政治經驗豐富，想為日後的翻案留下伏筆。

晚上

　　中央電視台在新聞聯播節目中報導稱，北京工自聯負責聯絡工作的白東平今天在四川省中江縣被捕。二十六歲的白東平是北京鐵路分局北京列車段列車員，今年 5 月 15 日，在天安門城樓西觀禮臺參加組織「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並擔任聯絡負責人。

　　澳門 澳門總督文禮治認為，中葡聯合聲明不會因中國局勢受影響。

---

1 2004 年 5 月，總部設在美國紐約的「中國人權」組織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已知六四事件後北京至少有二十二人在不公正的、秘密的審判後被槍斃。由於這些普通的北京市民都是以個人形式參與，又沒有知名度，所以外界很少瞭解他們的實際情況。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一百一十七人。其中砸燒軍車二十四人，搶劫軍用物資十八人，砸燒公共電汽車、毀壞公共設施六人，衝擊國家機關五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十二人，毆打、殘害軍警九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三十六人，其他七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查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二千九百二十三人。（二）接到舉報線索二百二十七件。其中有關非法組織十四件，毆打軍警三十四件，砸燒車輛六十三件，搶劫軍用物資十八件，造謠煽動三十四件，印刷張貼反動傳單三件，攔阻軍車二十八件，其他三十三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四千四百三十五件。宣武區公安分局廣外派出所根據舉報線索，查獲一名叫寧義強（男，三十二歲，北京鐵路局扳道工）的暴徒。該人於 6 月 3 日晚 11 時許將一列掛有十四節車廂的火車攔阻在手帕胡同口，形成路障，致使進城部隊嚴重受阻，戰士們不得不從車下鑽過。寧還煽動說：「別讓大兵跑了。」天橋派出所根據群眾檢舉，查獲了一名叫謝平強（男，三十一歲，被註銷戶口的倒流人員）的暴徒。該人於 5 月 20 日駕駛一輛公共汽車載運學生和市民到五里店設路障、攔軍車，還參加了市民請願團，到處遊行呼喊反動口號。他還參與過往廣場運送「女神像」。（三）有三名不法分子投案自首。中國政法大學學生王強（男，二十二歲）到海澱區公安分局自首，交代了他用募捐來的錢買廣播器材，在政法大學建立廣播站，進行反革命宣傳活動。6 月 3 日以來，累計有一百三十一人投案自首。

上午

中央新班子開政治局常委會，江澤民主持，討論李先念、薄一波提

議，將趙紫陽的職務一抹到底，中央委員也不保留。王震也提出相同意見。與會者認為，保留趙紫陽中央委員職務的方案已定，不宜再變。李鵬說，中央全會可決定對趙紫陽繼續審查，根據審查結果再作進一步處理。多數常委認為，中央全會不要提及趙紫陽兩個兒子搞投機倒把的材料，擔心成為爆炸性新聞，轉移討論趙紫陽政治錯誤的大方向。萬里說，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取消了原定的整頓公司的議題，決定由北京市長就北京發生的這場動亂和暴亂作報告。與會者認為，「目前西方國家普遍對我國施加壓力，進行制裁。在此情況下鄧小平想在開放上立即有更大的作為，可能難以辦到。」

下午

4 時，楊尚昆在中央軍委會議室會見戒嚴部隊死亡軍人崔國政、劉國庚、李國瑞的親屬，代表中央軍委和軍委主席鄧小平表示親切慰問。

劉國庚、王其富、李棟國、杜懷慶、李強、王小兵、徐如軍等 7 名戒嚴部隊死亡軍人，被生前所在部隊黨委追認為中共黨員。

武警部隊黨委做出決定，「在武警部隊廣泛開展向革命烈士李國瑞學習的活動。」

截止今日，北京市屬的二十八所高等院校已有二十七所復課（師範學院將於 8 月中旬提前開學，海澱走讀大學基本未停課），復課的學校是：北京工業大學、北京經濟學院、北京財貿學院、北京計算機學院、北京農學院、北京體育師院、北京聯合大學文理學院、北京聯合大學機械工程學院、北京鋼鐵學院分院、首都醫學院。中央部委所屬院校共五十六所，今日復課的有七所：協和醫科大學、北京物資學院、中國警官大學、針灸學院、電子專科學校、電力專科學校、石油化工專科學校。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一百二十八人。其中砸燒軍車二十八人，搶劫軍用物資十六人，砸燒公共電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二人，衝擊國家機關三人，進行反革命煽動十五人，毆打、殘害軍警五十六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五人，其他三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共查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三千二百四十四人。（二）接到舉報線索七百一十二件。其中高自聯成員七件，工自聯成員十二件，其他非法組織二十三件，毆打軍警一百八十一件，砸燒車輛一百五十八件，搶劫軍警物資五十一件，匿藏武器一件，造謠煽動一百四十件，印刷張貼傳單二十八件，阻攔車輛三十四件，綁架軍警一件，其他七十六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五千一百四十七件。（三）三十名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投案自首。其中高自聯成員一人，工自聯成員三人，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二人，毆打軍警一人，砸燒車輛十二人，匿藏武器三人，阻攔車輛二人，其他六人。6 月 3 日以來，共有一百六十一人投案自首。

上午

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喬石主持，李鵬代表政治局常委作《關於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李錫銘介紹了北京制止動亂、平息暴亂情況，鄧小平、秦基偉等人講了話。從今天開始，政治局擴大會議連續舉行三天，為即將召開的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做準備。

解放軍總政治部發出通知，要求全軍官兵認真學習軍委主席鄧小平關於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重要論述，從思想上、理論上澄清是非，統一認識。

「人民日報」社領導層改組，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高狄、《解放軍報》總編輯邵華澤分任社長、總編輯。

10 時，被公安部公開通緝的北京工自聯負責人韓東方到北京市公安局投案自首。

下午

4　時半，李鵬、喬石、姚依林在中南海會見戒嚴部隊三位死亡軍人劉國庚、崔國政、李國瑞的親屬。李鵬說，「這些烈士在平暴中立了功，黨和人民感謝他們。」「中央已制定了明確政策，認定被捲入這場動亂的大多數人屬於人民內部矛盾，只對那些搞了嚴重打砸搶的，殘害解放軍的才堅決予以打擊。」

晚上

傍晚 6 時，李鵬在中南海會見金日成特使、朝鮮勞動黨中央政治局委員許錟。許錟稱，金日成對北京發生的暴亂十分關心。李鵬通報了動亂和平暴的詳細情況，說中央正在開會，總結這一事件。並通報趙紫陽犯了嚴重錯誤，不能再當總書記了。許錟詢問胡啟立的情況，李鵬說胡啟立也有缺點和錯誤，但未決定怎樣處理。

7　時，在公安部二十一名學生領袖通緝名單中名列第三的劉剛被保定市公安局抓捕。

8　時半，江澤民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新班子碰頭會，確定讓趙紫陽保留中央委員，讓胡啟立保留政治局委員。

美國　國務院召見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要求中國政府對參加民運的被判處死刑的人寬大處理，並停止「廣泛拘捕」。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一百三十四人。其中砸燒軍車二十人，搶劫軍用物資二十三人，砸燒公共電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二人，衝擊國家機關六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十五人，毆打、殘害軍警四十三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十九人，其他六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三千五百零四人。（二）接到群眾舉報線索五百二十件。其中舉報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十三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十九件，毆打軍警七十八件，砸燒車輛一百零三件，搶劫軍警物資二十六件，造謠煽動九十三件，印刷張貼傳單九件，阻攔軍車四十三件，各種嫌疑二十件，其他一百一十六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五千六百六十七件。（三）有二十九人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其中非法組織成員五人，毆打軍警一人，砸燒車輛五人，搶劫軍用物資十一人，阻攔車輛六人，其他一人。6 月 3 日以來，共有一百九十人投案自首。

上午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發出通知，要求各地及時依法審判進行反革命暴亂和製造社會動亂的反革命分子、刑事犯罪分子。

國家教委發出通知，要求各地組織應屆高中畢業生學習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有關文件。

北京市外事辦公室發言人就美聯社一則報導澄清，介紹了戒嚴部隊某部政治部主任李之雲談廣場清場經過，稱戒嚴部隊在廣場沒有開槍。

《北京日報》報導稱，「五十六家在動亂、暴亂期間離京回國的外商代表陸續回到北京，恢復正常的在華貿易，近期還將有一百多家外國

駐京商社代表回京。」

8 時 40 分，武警北京總隊醫院救護車送李國瑞遺體到八寶山，行至玉泉路路口時，汽車前擋風玻璃被從玉泉路路口西北角施工樓內扔出的石頭打了一個洞。

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召開。今天發言的有宋任窮、王震、鄧穎超、徐向前、吳學謙、萬里、田紀雲、彭沖、陳作霖、余秋里、胡啟立、江澤民、閻明復、李瑞環、楊汝岱、胡喬木，一致支持中央對平息動亂和暴亂所採取的措施，對趙紫陽所犯的錯誤進行嚴厲批評。趙紫陽說，發言語言惡劣、充滿污蔑之詞並作人身攻擊的是李先念。批判會開始時鄧小平未到場。陳雲也未到會，只作書面發言，只有兩句話：「趙紫陽辜負了黨的期望，同意對趙紫陽的組織處理。」王震的發言主要是說，鄧小平由於對胡耀邦處理輕了，保留了政治局委員，又舉行國葬，因而鼓勵了資產階級自由化。

趙紫陽準備了一份辯護發言稿《我的發言》，在會議快結束時提出要求發言，會議主持者姚依林先是勸阻，但趙紫陽堅持要發言，於是看看錶說：「沒有時間了，如果你一定要講，只能講十分鐘。」趙紫陽很不高興，說「開了幾天會，主要是解決我的問題，批判了我兩天，難道只能占這點時間？」趙紫陽不管時間限定，用二十分鐘時間快速讀完了全文。主要內容如下：

我對李鵬同志的報告中提出撤銷我的領導職務的建議沒有意見，但對我提出的「支持動亂」和「分裂黨」這兩項指責，我有保留意見。

對於如何處理學潮和動亂，我的確根據黨章允許的範圍，在黨的會議上提出過自己的不同意見。不管這些意見是否可行和有效，但都是關於如何平息動亂的意見，我從來沒有提出過支持動亂的意見。再從實際情況來看，學潮和動亂的擴大，也不能說是我支持的。事實上，從 4 月 23 日到月底這一段，學潮和動亂急劇擴大，而這段時間我並不在國內。李鵬同志的報告中說我在亞行年會的講話使動亂升級，事實上在我講話以後各大學陸續紛紛復課的情況，說明這種批評不符合事實，當時首都各報都有報導。5 月 19 日實行戒嚴以後我就沒有工作了，此後動亂的升級，更沒有理由說是我的原因。

關於「分裂黨」的問題，什麼才是分裂黨的行動？黨的歷史上是有案例的。《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也有規定。我們黨從來沒有把在黨的會議上提出不同意見，甚至保留意見就叫做分裂黨的。

李鵬同志報告中指責我在亞行講話中沒有提到 4 月 26 日社論，又指責我在已經出現動亂的情況下講話中卻說了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但是，就在第二天，李鵬同志在亞行講話中也沒有提 4 月 26 日社論，而且說中國要努力「避免動亂」。我認為，像這樣一些在不同場合、不同時間出現的講話側重點的不同，具體措辭的不同，甚至口徑上不太一致，即使有些是不合適的，甚至是錯誤的，但都不能上綱為「分裂黨」。更不能把我因病請假而未能出席 5 月 19 日會議，算作「分裂黨」的行動。」

把一些單位說成是我的「智囊」、「智囊團」，因此這些單位有人上街遊行演說，似乎與我有什麼關係。我要說明，並不存在什麼「智囊」和「智囊團」的事。把他們說成是我的「智囊」既不是事實，也會不必要地使這些單位背上包袱。

我今天著重對這兩個指責提出申辯，希望予以考慮。

會議根本沒有準備讓趙紫陽發言，王任重、丁關根第一次與趙紫陽談話時叫他作檢討，第二次談話知道他不會作檢討，就動員他不要講話。趙紫陽的《我的發言》披露了事實真相、爭論的實質，就會議對他的指責進行了申辯，出乎與會者的意料，一些人在聽他發言時，面部緊張，急躁不安。趙紫陽發言一完，姚依林立即宣佈散會。趙紫陽當即離開會場，其他人沒有動，顯然事先打了招呼。趙紫陽離開會場後，李鐵映發難，提議將趙紫陽一抹到底，連原先預定保留的中央委員也取消，並要求立即表決他的提議。表決時，李鵬宣佈，「到會的人都可舉手」。許多列席者並不是政治局委員，本來沒有表決的資格。[1]

下午

政治局擴大會議繼續召開，趙紫陽批准打電報讓萬里中止訪美一事揭出新的內容。閻明復發言說，5 月 21 日趙紫陽找他到家裏，要他轉告楊尚昆，以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議的方法來緩解當前中央與學生的矛盾。趙紫陽還叮囑不要對楊尚昆講這是他的意思。吳學謙接著發言說，5 月 21 日趙紫陽給他打電話，同意簽發電報，讓萬里中止對美國的訪問回國。吳學謙當即打電話轉告彭沖，說這是趙紫陽的意思，要彭沖給趙紫陽打電話問清楚。彭沖立即發言申辯說，吳學謙是通知過我，趙紫陽同意萬里中止訪問，提前回國，但不是我主動把電報稿送給趙紫陽的，我也沒有給趙紫陽打過電話。胡啟立當天到我家，拿來趙紫陽批准的電報稿子。這份電文是我以人大常委會名義擬定的，並由趙紫陽親筆簽發的，但我並沒有要求趙紫陽批示和簽發。李鵬在《六四日記》一書中稱，胡啟立在會上對發電報讓萬里回國一事沉默不語，不揭發內情。會上群情大嘩，本來許多中共元老對保留胡啟立政治局委員的職務就有爭論，現在胡啟立顯然是保不住政治局委員的職務了。

李鵬覺得發電報一事大有文章，查閱了有關來往文件。事情經過是：5 月 19 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中共黨組向中央寫了報告，是彭沖簽發的，要萬里中止訪問美國回國。李鵬當天在報告上批示，「外事不變動為好」，並請常委喬石、姚依林閱示，喬、姚都圈閱表示同意。5 月 21 日文件傳送完畢返回中央辦公廳，中央辦公廳將三人批示內容通知了彭沖。這時由趙紫陽批准的以全國人大名義給萬里的電報已由外交部發出。萬里在加拿大同時收到全國人大常委會和中共中央兩份不同內容的電報，前者叫他回來，後者叫他繼續去美國訪問。萬里選擇聽從後者的，繼續訪問行程。萬里臨出國前曾告訴李鵬，5 月 12 日趙紫陽到他家，說中央意見分歧，在黨內已不能解決問題，只能求助於全國人大常委會解決問題。所以，請萬里早日回國，主持定於 6 月 20 日召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

李鵬找胡啟立談話，問他發電報究竟是怎麼回事。胡啟立說，5 月

20 日彭沖打電話問我，全國人大擬定的要萬里回國的電報，中央批發了沒有，我回答說讓我查一下。然後立即打電話給趙紫陽，趙紫陽口頭表示同意讓萬里中止訪問美國。第二天，胡啟立便要中央辦公廳主任溫家寶發這份電報，溫家寶看了電報稿後說，這個電報中央辦公廳不能發。胡啟立於是去找趙紫陽簽發。

江澤民主持政治局常委新班子開會，研究對趙紫陽、胡啟立的處理問題。鑑於趙紫陽態度惡劣，大家認為應撤銷他的中央委員職務，胡啟立也不能再任政治局委員。這時鄧小平傳話來，同意不保留趙紫陽的中央委員，對胡啟立怎樣處理完全由新班子決定。陳雲也傳話來，不保留趙紫陽的中央委員和胡啟立的政治局委員。李先念、薄一波也都傳話，堅持要把趙紫陽、胡啟立完全撤下來。

會後，李鵬找胡啟立談話，說了常委們不保留他的政治局委員的意見。李鵬問，你今天下午發言，為何不主動就電報一事揭發趙紫陽，作些自我批評？胡啟立說，當彭沖發言後，他一時不能聽懂，沒有反應過來。李鵬認為，「胡啟立仍不肯說明趙紫陽企圖利用全國人大反對中央的事實真相，辜負了江澤民和我對他的希望。」

開封市　晚 9 時半，河南大學三百多名學生聚集在禮堂門前叫喊罷課，次日凌晨零時　25　分，擁到校門口，準備上街遊行，圍觀者上千人。經校方反覆做工作，仍有一百五十多人堅持上街遊行。途中人數陸續減少，沿途呼喊「打倒法西斯政府」、「反對鎮壓」、「我們不是暴徒」、「還我同學」及抨擊李鵬等人的口號。遊行至市政府門前時仍有五十多人。凌晨 1 時 15 分，學生中有人喊叫「警察在集結」，遊行隊伍即分散陸續返校。帶頭喊口號的二人是中文系學生張國強、政治系學生申英欽。河南省公安廳負責人隨即趕赴開封處置此事。公安部稱：「北京平息反革命暴亂已經半個多月了，河南開封竟發生公開上街舉行反政府遊行的嚴重事件，並呼喊反動口號，這是明目張膽的反革命破壞活動，絕不可等閒視之。為此，公安部要求各地公安機關充分認識這場鬥爭的嚴重性，提高革命警惕，採取積極措施，堅決制止這類反革命活動，決不允許其死灰復燃。一旦發生了此類事件，務必採取堅決果斷措施予以處置，必要時，可當場使用非致命性武器驅散人群，抓獲為首分子，堅決追查幕後策劃者，絕不能優柔寡斷，任其蔓延。」

美國　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在書面聲明中稱，布希總統指示美國政府停止參加與中國政府官員的所有高層接觸，並將尋求國際金融機構推遲向中國提供新的貸款。布希總統當天宣佈對中國一系列的制裁，但同時向鄧小平發了一封示好的絕密信件，提議在當前特殊的情況下，中美高層建立秘密外交，以維護美中關係。該信由中國駐美大使韓敘轉交，鄧小平立即做了正面回應。

聯合國　聯合國發言人說，聯合國秘書長德奎利亞爾「同中國人進行了接觸，他完全是出於人道主義立場呼籲對那些被宣判死刑的人採取寬容態度」。

---

1 《趙紫陽還說過什麼》一書第二六五頁：「蕭洪達說，趙紫陽只寫《我的發言》，連檢討二字都不說，激怒了鄧小平。本來，要保留他中央委員一職，因此一抹到底了。」

1989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三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一百二十六人。其中砸燒軍車十九人，搶劫軍用物資二十九人，砸燒公共電汽車、毀壞公共設施三人，衝擊國家機關四人，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二十人，毆打、殘害軍警二十七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二十二人，其他二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查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二千七百七十二人。（二）接到群眾舉報線索八百七十八件。其中舉報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四十一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九件，毆打軍警六十九件，砸燒車輛二百一十一件，搶劫軍警物資一百一十四件，造謠煽動一百五十四件，印刷張貼傳單七件，阻攔軍車六十三件，綁架、扣押軍警三十八件，其他一百七十二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六千五百四十五件。（三）有十四人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其中非法組織成員三人，毆打軍警一人，砸燒車輛四人，搶劫軍用物資二人，阻攔車輛三人，其他一人。6 月 3 日以來，共有二百零四人投案自首。

為了防止參加學運、民運的人士逃離中國，公安部決定採用新的出境卡。當天全國各地公安機關在換領新出境卡工作中，未發現被通緝、查控人員。設有外國駐華使館、領館的北京、上海、廣州、瀋陽、成都五地公安機關共受理三千一百零八人的換領新出境卡申請。其中上海一千七百七十八人、廣州五百二十九人、北京三百八十二人。經審查，為一千五百二十六人換發了新卡。

中國官方稱，據不完全統計，截止 6 月 21 日，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北京市工業系統職工共傷亡、失蹤二百零九人，其中死亡四十三人，傷一百五十四人，下落不明十二人。被公安機關收審人員共三百三十四人。

上午

政治局擴大會議閉幕，薄一波、彭真、李先念、鄧小平先後講話，陳雲、聶榮臻以及與會的政治局委員、列席人員都作了書面發言。鄧小平發言說，趙紫陽犯了和胡耀邦同樣的錯誤。對趙紫陽的處理我是贊成的，我是參與了整個事件的過程的，我是瞭解情況的。會議一致同意李鵬代表政治局所作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決定 6 月 23 日、24 日召開十三屆四中全會，建議撤銷趙紫陽的總書記及其他職務，對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進行調整。在表決時，鄧小平竟然說，「到會的人，不管是不是政治局成員，都有權參加表決。」這次開的是政治局擴大會議，列席會議的人可以聽可以講，沒有表決權。李先念接著說，「這是李鵬（會議主持人）給大家的權利。」長期受「和尚打傘無法無天」影響的一些中共元老，根本不把中共《黨章》規定當作一回事。趙紫陽本來想在表決時發表聲明：「因為我申辯而加重對我的處分，就是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開了一個公然踐踏《黨章》的惡劣先例。」後來他一想，許多老人那天都到了，如鄧小平、聶榮臻等，如果發表這個聲明，會更刺激他們，話到嘴邊又忍住了。但在表決決議時趙紫陽不僅沒投贊成票，而且舉手投了反對票。同時聲明說：「對撤銷我的職務，沒有意見，但對兩頂帽子不同意、不接受。」在場的人，包括鄧小平以及主持會議的李鵬，對此都沒有作聲，大概他們早有精神準備。

共青團北京市委就海外向國內郵寄「反動宣傳品」發出電話通知，要求「各級團組織密切注意這一新的動向，提高思想警惕性，接到這些宣傳品後，做到不傳閱、不私藏、不議論，注意及時上繳同級黨組織。」

中國媒體報導，「煽動動亂的臺灣特務歐宗佑在貴陽被抓獲。」

戒嚴部隊死亡軍人李國瑞追悼會在北京隆重舉行。

下午

5　時，李鵬在中南海會見巴基斯坦外交國務秘書胡馬雲漢，這是他在六四鎮壓後會見的首位重要外賓。李鵬介紹了所謂動亂暴亂的情況，聲稱中國的前途是樂觀的，中國人民只有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社會主義道路，才能真正擺脫貧困和落後。強調指出，要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矛盾，對觸犯刑律的犯罪分子將依法處理，對大多數參加過遊行示威、靜坐、絕食的人採取寬厚態度，妥善處理，並說中國人民是不會屈服任何外來壓力的。

姚依林會見世界銀行官員，強調中國的改革開放政策不會改變，將會繼續執行下去。

晚上

李鵬聽取國家教委匯報。匯報稱：在動亂過程中不少學生捲進去了。受自由化思潮影響，大學裏政治傾向不好。百年大計，教育為本，

教育工作應照常進行。國家教委提出，今年大學繼續招生，但可以少招一點。對在動亂中表現不好的重點大學可以停課半年，進行整頓。李鵬表示原則上同意，還要提交中央常委討論決定。

上海市　市公安局通過市政府外事辦公室，就 6 月 20 日法國領事不尊重中國政府主管機關的「換出境卡」規定，到領事館門外接受少數未換領新出境卡的浙江公民的簽證申請一事，向法國駐上海總領事館提出交涉。

被指控在上海光新路鐵路道口騷亂中焚燒火車、破壞交通的徐國明、卞漢武、嚴雪榮被處決，引起西方各國強烈反應。美國國務卿貝克對此「深表遺憾」，稱「如果可能的話，我們將設法阻止中國的這種做法。」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稱她對此事「十分震驚」，並呼籲中國「不要迫害這些只不過設法享有較大民主的人」。西班牙外交大臣奧多涅斯稱，這種判處「說明中國政府鎮壓手無寸鐵的人並進行這類殘忍的清洗是殘暴的」。西德政府發言人克萊因稱，他對中國這種判處死刑「深為不安」，再次呼籲中國赦免將於 6 月 21 日被處死的另外八人。荷蘭政府表示，就北京對歐共體十二國的呼籲置之不理「深表遺憾」，這只能使中國與這些國家的「關係進一步冷淡」。法國總統密特朗說，這些處決是「對人類的一次侮辱」，呼籲「中國政府寬容其他被判處死刑的人」。法國外長迪馬在法國議會說，由於這次「殘忍的處決」，法國與中國的聯繫將予以審查。正在英國訪問的澳大利亞總理霍克說，他「對中國當局的這一行動感到痛惜」。瑞典首相卡爾松說，「處決顯示，對反對力量的鎮壓在繼續，而且使用的是最殘酷的方式。」比利時外交部發表聲明說，比利時政府對處決感到「很大的震驚」，對中國不顧國際上的呼籲感到「悲歎」，並認為「這樣的態度只能損害中國的信譽和使它孤立於國際社會」。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抓獲暴徒和違法犯罪分子六十八人。其中砸燒軍車十二人，搶劫軍用物資十二人，砸燒公共電汽車及毀壞公共設施二人，衝擊國家機關四人，進行反動宣傳煽動八人，毆打、殘害軍警六人，搶奪、私藏槍支彈藥二十二人，其他二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查獲三千九百七十九人。（二）接到舉報線索五百零一件。其中舉報工自聯、高自聯成員十二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二十八件，毆打軍警七十一件，砸燒車輛八十五件，搶劫軍警物資四十三件，造謠煽動九十三件，印刷張貼傳單、阻攔車輛八十四件。其他八十五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七千零五十六件。（三）有二十二人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其中工自聯成員二人，砸燒車輛一人，搶劫軍警物資十一人，阻攔車輛一人，其他七人。6 月 3 日以來，已有二百二十六人投案自首。

中國官方稱，據中國銀行北京分行提供的數字表明，「北京外幣存款目前已存大於取，接近暴亂和動亂前水準。」

上午

中國官方媒體報導：「在北京反革命暴亂中打砸搶燒的林昭榮等七名暴徒被處決。」

中國官方繼續抹黑學運。國家安全部稱，各地國家安全機關經過嚴密偵察，破獲了一批自 4 月中旬以來插手北京等地學潮和動亂的臺灣國民黨特務案件，繳獲了大量特務活動的罪證。

外交部發言人李金華就 6 月 20 日美國白宮發言人菲茨沃特宣佈對中國實行新制裁措施發表談話，稱「中國政府堅決反對美國政府干涉中

國內政，對中國政府施加壓力。」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說，「有個別中國駐外使館人員由於遠離祖國，不明真相，而且受到惡意煽動，擅自離開使館，中國希望他們回到自己的祖國。」

第 11 屆亞運會組委會在北京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宣佈並通過了新的亞運會組織領導機構，萬里任名譽主席，陳希同任主席。會議提出，「我們一定能夠辦好第 11 屆亞運會」。

楊白冰等人會見戒嚴部隊十位死亡軍人劉國庚、崔國政、王其富、王錦偉、李強、杜懷慶、王小兵、馬國選、李棟國、徐如軍的三十位親屬，表示慰問和哀悼。李國瑞的哥哥李國忠、劉國庚的妹妹劉繪春，經批准分別加入武警部隊和解放軍部隊。

10 時，政治局常委新班子由江澤民主持開碰頭會，研究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議程。決定：就中央人事安排問題，政治局常委分頭向已到京準備參加四中全會的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和各省市、中共中央和國務院各部委負責人徵求意見，充分醞釀討論。

下午

4 時，根據政治局常委碰頭會分工，李鵬向遼寧、吉林、黑龍江、河北、山西、內蒙古六省區負責人通報中央人事安排情況。

晚上

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主任姬鵬飛聲明，中國政府對港澳的政策方針不會改變，同時指出決不允許把香港作為反華基地。

8 時，四中全會預備會議在京西賓館召開，中央委員會、中顧委和中紀委小組召集人與會，李鵬介紹了中央的人事安排和四中全會的議程，並把《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印發給全會討論。該報告內容如下：

我們這次黨的第十三屆四中全會，是根據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決定召開的，主要是討論趙紫陽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的錯誤，並相應作出必要的組織處理。現在我受中央政治局委託，就這個問題向全會提出報告，請同志們審議。

（一）

兩個月來，極少數人利用學潮，掀起了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一個反共反社會主義的、完全附庸於西方大國的資產階級共和國。這場動亂和暴亂的發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國際背景和國內社會基礎，也是同趙紫陽所採取的錯誤立場分不開的。

趙紫陽所犯錯誤的主要表現是：

第一，從 4 月 15 日胡耀邦逝世到 4 月 22 日治喪結束，他對悼念活動中出現的日益明顯的動亂跡象，一直採取容忍和放縱的態度，助長了動亂的形成和發展。

胡耀邦逝世後，在首都的許多高等院校，由於極少數反共反社會主義的陰謀分子長期策劃和背後操縱，悼念活動很快發展成為政治性的示威遊行。短短幾天內，連續發生了群眾衝擊中南海新華門的嚴重事件，出現了佔領天安門廣場和更大規模的遊行示威。這標誌著首都的動亂局面已經形成，並很快波及全國許多城市，並發生了嚴重的打砸搶燒等犯罪活動。面對日益嚴峻的形勢，中央許多同志都感到事情的性質已經發生變化，多次向趙紫陽提出，中央應有明確的方針和對策，以便迅速制止事態的發展，但他那時只強調克制，只強調對話，迴避對事件的性質進行認真的分析和討論，使黨和政府喪失了制止動亂的時機。

這個期間，動亂製造者們提出了一系列帶綱領性的政治要求，其中最主要的：一是重新評價胡耀邦同志的功過；二是徹底否定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同這種要求相呼應，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一些人，連續在《世界經濟導報》的座談會上，為胡耀邦平反，為反自由化翻案。對於這種嚴重情況，趙紫陽在上海市委作出整頓《世界經濟導報》的決定以後，他不僅不予支持，表示不聞不問，甚至責備上海市委把事情搞糟了，搞被動了。5 月 3 日他在紀念五·四七十週年大會上發表講話，本應加上明確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內容，卻遭到他的拒絕。

第二，從趙紫陽 4 月 23 日出訪朝鮮到 5 月 4 日會見亞行會議代表發表講話，他採取兩面手法，先是同意中央常委對動亂性質的判斷和制止動亂的方針，隨即把他反對中央方針的態度公開展露於群眾之前，使本來開始趨向緩和的勢態重新激化起來，使動亂朝著更加嚴重的方向發展。

中央常委於 4 月 24 日晚召開碰頭會，會議認為，首都幾十所高等院校已有六萬學生罷課；有的成立非法組織，有的上街講演，派人到工廠、中小學和外地串聯，企圖煽動全國性的罷課、罷工。形勢十分嚴峻。會議一致認為，種種事態表明，一場有計劃、有組織的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政治鬥爭已經擺在我們面前。4 月 25 日，鄧小平作了重要講話，對中央常委的決定表示完全贊同和支持，對動亂的性質作了深刻分析。4 月 26 日，《人民日報》發表了《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重要社論。趙紫陽回電中央：「我完全同意小平同志就對付當前動亂問題所作出的決策。」

四二六社論發表後，由於中央揭露了問題的實質，制止動亂的旗幟鮮明，起到了穩定首都和全國局勢的作用。動亂策劃者們策略與口號迅速改變。在 4 月 27 日遊行中打出了「擁護共產黨」、「擁護社會主義」的大標語，「打倒官僚政府」、「打倒獨裁統治」口號改成了「反官僚、反腐敗、反特權」的口號。

此後，中央和北京市委相繼同學生對話，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到 5 月 4 日遊行後，他們在天安門廣場發表了宣佈遊行告一段落的宣言。

趙紫陽從朝鮮回國後，在 5 月 1 日舉行的常委會議上仍然表示同意 4 月 24 日常委的決定，認為前一段對學潮的處理是好的。但是，只過了兩天，他突然改變了態度，指責《人民日報》社論定性錯誤，提出要加以糾正。5 月 4 日下午，他在會見參加亞行會議各國代表時，發表了

一篇同中央的立場和方針完全不同的談話，公開把中央內部份歧暴露於世。

趙紫陽的亞行講話是完全錯誤的。一是，在已出現動亂的情況下，他卻說「中國不會出現大的動亂」。二是，在大量事實已證明這場動亂的實質是否定共產黨的領導、否定社會主義制度的情況下，他還堅持說「他們絕對不是要反對我們的根本制度，而是要求我們把工作中的弊病改掉」。三是，事實說明是利用學潮搞運動，他還說「難免有人企圖利用」，從根本上否定了中央關於動亂的正確判斷。正因為這樣，他這篇講話的發表就成了動亂急劇升級的轉捩點，那些搞動亂的人更加有恃無恐，越鬧越兇，越鬧越大。

第三，從趙紫陽亞行講話後到 5 月 17 日中央常委採取果斷措施之前，他頑固堅持對動亂採取退讓政策，同時策動輿論擴大事態，把矛頭引向鄧小平。

動亂策劃者們從中受到鼓舞，更加猖狂地進行活動，使已經趨向平緩的局勢驟然逆轉。5 月 6 日上午，趙紫陽又向新聞界燒了一把火。他說，「放開了一點，遊行作了報導，新聞公開程度增加一點，風險不大」。他甚至還說，「面對國內人心所向，面對國際進步潮流，我們只能因勢利導」。他竟把反共反社會主義逆流說成是「國內人心所向」和「國際進步潮流」。他的這篇談話使輿論上迅速出現了支持學潮和動亂的錯誤導向。首都乃至全國各地的遊行示威活動，規模越來越大。這個時候，非法學生組織提出要求，一是徹底否認《人民日報》社論，承認學潮是偉大的愛國民主運動；二是承認學潮中非法成立的各種學生自治組織。動亂的策劃者一面表示願意同政府「對話」，一面組織絕食活動，前往「聲援」的人越來越多。舉世矚目的中蘇高級會晤受到嚴重干擾，全國各大城市遊行人數急劇增加，一批中小城市也出現了遊行，這是前所未有的。

在當時十分險惡的形勢下，中央常委於 16 日晚召開緊急會議。常委中的多數同志認為，面對險惡的形勢，絕對不能退讓，只能更加堅定的反對動亂，制止動亂。趙紫陽仍然堅持退讓。他提出，向學生承認社論是錯誤的，可以說社論稿經他批准，由他承擔責任。這是他耍弄的又一個手腕，受到常委多數同志的拒絕。

當天晚上，趙紫陽會見戈巴契夫時說，「在處理最重大問題時，總是向鄧小平通報，向他請教」。他同戈巴契夫談話後，遊行示威的人數和對鄧小平的攻擊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準。廣場傳出鄧小平已經辭職的謠言，一些人放起了鞭炮。「擁護趙紫陽」、「趙紫陽榮升軍委主席」口號充斥廣場。

第四，中央作出進一步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之後，趙紫陽破壞黨的紀律，破壞黨的團結，公開同黨鬧分裂。

在 5 月 17 日的中央常委會議上，趙紫陽仍然固執己見，堅持退讓。大家認為，絕對不能再退了，再退就會發生全國性的大動亂。為了制止動亂，會議決定立即調集一部份軍隊進駐北京，對北京部份地區實施戒嚴。對此，趙紫陽說他無法執行，口頭上表示少數服從多數，實際

上進行了同黨相對立的分裂活動。

5 月 19 日凌晨，趙紫陽到天安門廣場去看望學生。他說，「學潮的性質、責任問題終究是可以得到解決的」。起了鼓勵絕食的作用。他還說「你們還年輕來日方長」，「你們不像我們，我們已經老了，無所謂了」。這既表明了他同黨相對抗的態度，又傳遞了他在中央的地位已經岌岌可危的資訊。

5 月 19 日晚，黨中央和國務院召開首都黨政軍幹部大會，宣佈了中央關於採取果斷措施制止動亂的決策。趙紫陽拒絕出席大會。這樣，就把他同黨鬧分裂公開暴露在全黨全國和全世界面前。

5 月 20 日國務院下達戒嚴令，奉命前來執行戒嚴任務的部隊都遭到了學生和社會閒雜人員的圍堵，未能進入預定地點。被國內外普遍認為是趙紫陽的「智囊」人物，紛紛從幕後跳到幕前，四處串聯，掀起了一股反對戒嚴，打倒楊尚昆、打倒李鵬的反動浪潮。他們大肆宣傳惟有趙紫陽是愛護學生、反對腐敗、推進民主的，進一步煽起了「保衛紫陽」的鼓噪。

實行戒嚴以後，動亂製造者的鬥爭策略，就是逼人大常委會舉行會議，作出撤銷戒嚴令的決定，並進而召開全國人大特別會議，罷免現政府。就在這種情況下，趙紫陽未與常委商量，個人同意發出電報，要萬里中止去美國的訪問，提前回國。

趙紫陽採取的分裂行動，對動亂製造者是極大的鼓舞。他們製造種種障礙，干擾和破壞戒嚴令的執行，干擾和破壞中央制止動亂的部署，終於導致 6 月 3 日在首都發生了一場嚴重的暴亂。

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趙紫陽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其性質和造成的後果是極為嚴重的，他已不適宜繼續擔任他目前承擔的重要工作。我們建議，本次會議作出決議，提請中央全會撤銷趙紫陽的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委員、常委，中央軍委第一副主席，撤銷中央委員，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並對中央常委和書記處進行必要的調整。

（二）

這場動亂乃至反革命暴亂的發生和發展，有著深刻的社會和歷史背景。正如鄧小平所說：「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

從國際環境來看，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當今資本主義世界渡過戰後危機重新獲得發展。與此同時，一些社會主義國家在建設過程中遇到許多困難，在決策上也有嚴重失誤，致使社會主義制度本來具有的優越性未能始終一貫的發揮出來。一些西方國家的政治勢力竭力鼓吹共產主義運動「已在瓦解」，可以「不戰而勝」，有計劃的通過種種管道對社會主義國家加緊進行思想、政治滲透。這種「大氣候」對社會主義國家包括我國在內產生嚴重影響，決不可有絲毫的低估。從國內環境來看，中國在粉碎「四人幫」後就出現了一股資產階級自由思潮。鄧小平 1979 年初就旗幟鮮明地作了《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重要講話。以後，他又明確提出了反對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任務。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以後，資產階級自由化思潮沒有受到遏制，相反的愈益

發展，以致氾濫成災。在這場動亂乃至反革命暴亂中，一批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並從事政治陰謀活動的人，便成了動亂和暴亂的主要策劃者和組織者。而長期縱容支持自由化的趙紫陽成為在黨內支持動亂的代表人物，也就一點也不奇怪了。

趙紫陽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在改革開放和建設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同時在指導思想上有明顯錯誤，在實際工作中有不少缺點和失誤。

趙紫陽主持中央工作以來，實際上放棄了四項基本原則，消極對待反對自由化的方針，忽視精神文明建設和政治思想工作，致使黨的風氣、社會風氣繼續惡化。鄧小平最近指出，十年來最大的失誤是教育，政治思想工作薄弱了，艱苦樸素的作風丟掉了。1988 年 1 月趙紫陽在主持的一次中央書記處會議上說，今後四個堅持主要是堅持黨的領導，其他三項可以不提或少提。廣大人民群眾對黨和政府的某些腐敗現象十分不滿，十分痛恨，他卻一再說發展商品經濟初期腐敗現象不可避免。趙紫陽藉口「改造」政治思想工作，詆毀和否定黨的政治思想工作的優良傳統，甚至主張取消政工幹部隊伍。他在經濟工作上也有不少重大失誤，出現了明顯通貨膨脹。但是，趙紫陽對自己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不作自我批評，也不接受別人對他的批評。這一切都說明，趙紫陽在這次動亂中所犯的嚴重錯誤絕不是偶然的。

趙紫陽的嚴重錯誤既有深刻的社會歷史背景，也有他自身的思想根源。中央常委和政治局同志對他的錯誤有過批評，提出過不同意見，但畢竟對他監督不夠，在這方面也是有責任的。我們一定要從趙紫陽所犯錯誤中吸取教訓，進一步健全和加強黨組織首先是黨中央的集體領導，這對於我們黨是至關重要的。

（三）

我們現在已經取得了粉碎反革命暴亂的決定性勝利。這是因為以鄧小平為代表的一批老同志，包括陳雲、李先念、彭真、鄧穎超、徐向前、聶榮臻、薄一波、王震等老同志都健在，他們在關鍵時刻對於平息暴亂發揮了重要作用。我們的人民解放軍在這場鬥爭中經受住了考驗，他們不愧為人民民主專政的堅強柱石，不愧為捍衛社會主義人民共和國的鋼鐵長城。

鄧小平接見首都戒嚴部隊軍以上幹部時的講話，是我們總結過去，思考未來，統一全黨思想認識的綱領性文件。對此，中央準備作出相應的部署。這裏，先提出以下意見：第一，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方針和政策是正確的，黨的十二大提出的基本路線是正確的。四項基本原則是立國之本，改革開放是強國之路，必須堅定不移的貫徹執行。我們要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堅持正確的部份，糾正失誤的部份，加強不足的部份，在經過認真的治理整頓之後，把我們的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搞得比過去更穩，更好，甚至更快。第二，為了取得平息暴亂的徹底勝利，我們必須把清查反革命暴亂分子的工作進行到底；我們要依法懲處犯罪分子，打擊國內外敵對勢力的破壞活動，嚴格區別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團結廣大人民群眾，共同維護良好的社會秩序。第三，我們一定要從動亂中吸取教訓，加強黨的建設，加強思想政治工作，認真

開展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教育和鬥爭，並且長期地堅持下去，決不半途而廢。第四，對於黨和政府工作中的缺點和失誤，必須切實加以糾正。對克服腐敗、懲治官倒等人民最關心的問題，要在近期內作出成績，以取信於民。第五，在經濟工作方面，要繼續貫徹執行治理經濟環境、整頓經濟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特別要真正做到控制物價上漲幅度，爭取農業有一個好收成，保持一個合理的增長速度，實現經濟的良性循環。第六、同經濟體制改革相適應，我們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的進程，加強民主的法制建設。要進一步發揮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作用，依法行使對政府工作的監督。同時要進一步發揮人民政協、各民主黨派的作用，努力創造安定、團結、民主的社會政治環境。第七，對於我們平息反革命暴亂，西方國家掀起了一股反華浪潮。在這困難的時刻，我們全黨全國人民更加需要團結一致，頂住外來的一切壓力。已經站起來的中國人民，是不會在任何壓力下屈服的。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奉行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同世界各國發展友好關係。

臺灣　中國國民黨發表聲明，譴責中共當局處決所謂的暴亂分子和刑事犯罪分子。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接到舉報線索三百九十四件，其中舉報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十三件，其他非法組織十九件，砸燒車輛八十四件，搶劫軍用物資二十四件，隱匿武器二件，造謠煽動九十三件，印刷張貼傳單一件，阻攔車輛二十九件，其他九十八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接到舉報線索七千四百五十件。（二）有十七人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其中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四人，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一人，砸燒車輛二人，造謠煽動二人，其他二人。6 月 3 日以來，已有二百四十三人投案自首。（三）收繳手槍一支、子彈十六發。6 月 3 日以來，共收繳各類槍支一百八十八支、子彈三箱半、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發。

上午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旗幟鮮明地堅持四項基本原則〉。

新華社消息：劉曉波因參與動亂和暴亂被北京市公安局拘留。

政治局常委新班子召開碰頭會，討論四中全會公報和江澤民在四中全會的講話稿。與會者認為江澤民應多講一點，有助於增加大家對他的瞭解。

十三屆四中全會在北京京西賓館開幕，出席的有中央委員一百七十人、候補中央委員一百零六人，列席的有中顧委委員一百八十四人、中紀委委員六十八人、有關方面負責人二十九人。

四中全會召開小組會。趙紫陽出席華北組的會議，有五人發言，都尖銳地批評趙紫陽。趙紫陽簡單表了一個態，「感謝大家對我的幫助，

我對我的問題有個發言稿（把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發言略作了一些改動，作為會上的發言）已交全會秘書處。我希望把我的書面發言印發給到會的同志。」在場的王忍之說「中央已同意印發給全會」。但實際上會議將要結束時才印發，而且很快就收回去了。陳希同、李鐵映聯名批判趙紫陽發言的發言，反倒在趙紫陽的發言前就印發了。於是出現了怪現象：到會者先看到批判趙紫陽發言的發言，趙紫陽的發言直到會議將結束時才印發，而且馬上又收回，所以許多人恐怕沒有仔細看或根本就沒有看到趙紫陽的發言。

根據高層事先安排，各小組都對趙紫陽進行了批判，情況與華北組相似。

戒嚴部隊死亡士兵崔國政的父親崔洪興（吉林省通化市輝南縣向陽儀錶廠工人）、妹妹崔國萍分別收到寄自成都市和錦州市的兩封匿名信。寄自遼寧省錦州市匿名信的主要內容是：所謂反革命暴亂，是大規模的群眾對腐敗政府的反抗。反動軍隊對無辜人民進行血腥鎮壓。你的哥哥是在向群眾開槍後，由於子彈打光了被群眾打死的，他是該死的，屠殺人民的人應該有這樣的下場。事件中有三千多人被打死，他們的血不會白流，屠殺人民的人將成為千古罪人。歷史將會公正地評價這個事件。你們被視為烈士的家屬，若干年後你們全家將受到歷史的無情審判，崔國政只會在歷史上留下千載罵名。你們難道不是貪污腐敗造成國家落後的受害者嗎？社會主義制度只造成了中國經濟的落後，為維護這樣的統治而屠殺人民而最終被人民宣判死刑值得嗎？ 寄自四川省成都市的匿名信的主要內容是：崔國政這樣的慘死，真正是死得可憐。至於他為什麼走到那個地方去死，問老山前線活著的工農革命子弟兵，他們會回答你們的。通化市、輝南縣公安機關接到報告後，已採取措施對崔國政家進行保護。

下午

趙紫陽不再參加四中全會的小組會，不願忍受有計劃、有組織的羞辱，而且又沒有機會自辯。

李鵬參加東北組的討論，認為王任重的發言中有兩句話值得深思：「趙紫陽政治上搞自由化，經濟上搞私有化，二者密不可分。」不少人在發言中認為，趙紫陽的經濟思想與政治思想是一脈相承的，不清算，難以撥亂反正。大家一致認為，這次全會應集中批趙紫陽在動亂中的錯誤，但對批判他的經濟思想，也不要拖得太久。這顯然與鄧小平講的「經濟問題兩年不爭論」的觀點不相符合。李鵬、陳雲、李先念、姚依林、李錫銘等保守派，其實是希望藉機清算改革開放的一些經濟政策。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接到群眾舉報線索四百八十三件。其中高自聯、工自聯成員七件，非法組織成員十六件，毆打軍警四十八件，砸燒車輛一百一十八件，搶劫軍警物資二十三件，造謠煽動一百一十六件，印刷張貼傳單十五件，阻攔車輛二十六件，綁架扣押軍警七件，其他一百零七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七千九百三十三件。（二）有十五人投案自首。其中工自聯成員二人，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一人，砸燒車輛五人，搶劫軍警物資二人，阻攔車輛二人，造謠煽動一人，其他二人。6 月 3 日以來，已有二百五十八人投案自首。

上午

　　北京市委市政府召開平息反革命暴亂先進事蹟報告會。

　　十三屆四中全會印發了趙紫陽在政治局擴大會議上的書面發言稿《我的發言》，供與會者批判。

　　《北京日報》發表署名王昭的評論員文章《抓住劉曉波的黑手》，指控劉曉波是學運後面的「黑手」。文章在攻擊、抹黑之餘，所舉的所謂「事實」部份也有好多不實之處。

下午

　　十三屆四中全會舉行全體會議，完成了會議所有議程。最後由江澤民發表講話，內容如下：

這次中央全會推選我擔任政治局常委、總書記。我沒有這個思想準備，深感擔子很重，力不從心。現在全會已作出決定，我感謝同志們的信任，決心盡心盡力做好工作，不辜負老一輩革命家和同志們的期望。

我們黨已制定和形成了一條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路線和一系列基本政策。這是我們有信心做好工作的根本的、堅實的基礎。這次中央領導核心作了一些人事調整，但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和基本政策沒有變，必須繼續貫徹執行。

小平同志幾次講話都表示了對新的中央領導的殷切期望。我深深感到要把今後的工作做好，一定要首先在黨內充分發揚民主，依靠中央領導集體的智慧和力量，依靠全黨同志和人民群眾的支持和監督。同時有一個很有利的條件，就是鄧小平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健在，遇到很重大的問題，我們還是可以隨時向小平同志請教，聽取其他老一輩革命家的意見。

這次全會開得很成功，不僅正確處理了趙紫陽同志的問題，而且初步總結了教訓，討論和研究了不少重要問題。

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提交四中全會的報告的第三部份對於當前的工作，已經做了初步的部署，我完全同意。徹底平息反革命暴亂，是當前第一位政治任務。回想起這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對製造動亂和暴亂的一切政治陰謀，一定要繼續清查和徹底揭露，絕不可半途而廢。對策劃、組織、指揮動亂和暴亂的陰謀分子，參與暴亂的反革命暴徒，務必堅決打擊，依法懲處，決不能心慈手軟。對於不同程度捲入動亂和暴亂的人，要多做爭取教育、分化瓦解工作，對於不明真相有過某些錯誤言行的青年學生和群眾，要幫助他們總結教訓，提高認識。

按照中央和小平同志確定的「三步走」的發展戰略，積極穩妥地發展國民經濟，始終是我們現代化建設的中心任務，在經濟發展中，要十分重視發揮教育和科學技術的作用。國家的昌盛、人民的富裕，說到底是經濟實力問題。國際間的競爭，說到底也是經濟實力的競爭。經濟發展了，國力強大了，我們才能有力量抵禦任何自然的和社會的風浪，頂住任何外來的威脅和壓力，才能實現民族振興，對人類做出更大貢獻。當前，經濟工作的迫切任務，是遵循十三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方針，繼續抓好治理整頓和深化改革。國務院已經制定和將要制定的各項措施，各級黨委都要堅決支持和保證貫徹執行。全黨同志都要為挽回動亂和暴亂造成的損失，貢獻全部力量。

十年來的改革開放，改變了中國的經濟和社會生活面貌，為中國社會主義事業注入了蓬勃的生機和活力。我們要繼續更有效地進行改革開放，把這個工作搞得更快更好。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和指導者是鄧小平同志。鄧小平同志提出的、我們堅持貫徹執行的改革開放，是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共產黨領導的改革開放。作為鮮明的對照，那些頑固搞資產階級自由化的人所主張的，卻是以實現西方資本主義為目的的「改革開放」。他們的「改革開放」，中心就是資本主義化，這當然是黨和人民絕對不能允許的。

趙紫陽同志一個重大錯誤，就是把改革開放同四項基本原則割裂開來、對立起來，慫恿和助長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氾濫，釀成這次動亂和反革命暴亂，給黨和國家帶來巨大的災難。這個用鮮血換來的深刻教訓，

我們一定要永遠記取。在抓緊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建設的同時，必須抓緊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堅決糾正一手硬、一手軟的狀況。

幾年來，物質生活水準提高了，但是「一切向錢看」，追求高消費，放棄遠大理想，不顧國家、民族整體利益等四項傾向滋長了。面對這個嚴峻的現實，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小平同志指出的十年最大的失誤是教育的問題，並從中引出深刻的教訓。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思想宣傳工作在批評「兩個凡是」、促進思想解放方面，在探討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的規律方面，做出了很大貢獻。但是後來幾年中，各種錯誤思潮特別是西方資產階級腐朽思想紛至遝來，暴露出來的問題相當嚴重。趙紫陽同志打擊堅持四項基本原則、抵制腐朽思想和醜化現象的同志，保護、信用、提拔頑固堅持資產階級自由化立場的人，由來已久，一些輿論陣地已經不在黨和人民手裏。有關部門一定要採取堅決措施進行整頓。

我們的各項民主制度和法律制度，都需要繼續完善和發展，以保證黨和國家的政策和工作能夠充分體現人民的利益，保證各級幹部置於人民群眾的有效監督之下。但是，我們的民主和法制建設，決不能離開社會主義的方向和軌道，決不能引進西方資產階級那套所謂民主、自由的制度。全部中國近代史證明了它們在中國的破產，這次動亂也充分說明，想那樣做，結果只能是天下大亂。

這次學潮的事實還表明，一些青年學生和群眾對民主缺乏正確認識，法制觀念相當淡薄。他們所主張的極端民主化，在西方國家，在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也都是行不通的。

我們黨是工人階級的先鋒隊，是社會主義事業的領導力量。形勢和任務不斷變化，黨的路線、方針、政策和鬥爭策略、活動方式、工作方法也要相應改變，但是黨的性質不能變，共產主義的最高目標不能變。這次動亂中所以有那麼多人被陰謀分子煽動起來，一個重要原因，是一些黨員幹部、特別是極少數領導幹部中存在嚴重腐敗現象。全國各族人民的眼睛盯著我們，看我們能不能拿出懲治腐敗的實際行動來。必須在近期辦幾件使黨心民心為之振奮的事情。再經過一定時間努力，制定防止和懲治腐敗的制度，使黨風有根本好轉，恢復和加強黨和群眾的密切聯繫。

這次全會，將以黨的勝利載入史冊。但是必須看到，要挽回趙紫陽同志給黨的事業造成的巨大損失，使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健康發展，保證先烈用生命換來的民族獨立不致喪失，保證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目標的完滿實現，任重而道遠。我們決心排除任何干擾，克服一切困難，以百倍的努力進行工作。

按照中共《黨章》規定，撤銷中央委員的職務，需要經過中央全會三分之二的人同意才能通過。鄧小平、李鵬顯然沒有這個把握，在表決撤銷趙紫陽的中央委員一職時不敢採用無記名投票的辦法，而是採用舉手表決的方式。這很清楚，在當時那種氣氛、那種壓力下，公開舉手表決，當然很多人就無法自由表達自己的意見。在眾目睽睽之下，在攝影機鏡頭面前，有些人不贊成也不得不舉手，所以造成一致通過。

趙紫陽說：「我對在學潮問題上堅持自己的主張，拒絕接受暴力鎮壓的決策，知道會有什麼後果，會受到什麼待遇，我是有充分思想準備

的。我知道如果堅持自己的意見只有下台。對這個問題我是經過考慮了的。要想保住自己的位置不下台，或者即使下台也是一種體面的下台，只有放棄自己的意見跟他們走；如果要堅持自己的意見那就要準備下台。我反覆考慮，寧願下台也不能跟他們走。我當時同老伴和家裏的幾個孩子都談過這些想法，要他們作這種準備。對於政治局擴大會議上我的那篇發言將引起什麼樣的後果，我也有精神準備。當時我估計由此可能要被開除黨籍，因為從來對犯錯誤的人只有低頭認錯才叫態度端正。我想大致不會坐牢，因為我沒有任何越軌行為。像我這樣不管怎麼說在國內外有些影響的人，他們總不能完全搞秘密審判。所以我考慮，下台是肯定的，至多開除黨籍，坐牢不至於。在我們這種政治體制下，留在黨內和開除出黨也差不了多少。即使不開除出黨，像我這樣留在黨內也不會真正有一個黨員應有的權利，開除出黨也並不影響我的信仰和理想。」[1]

中顧委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一百八十四名委員出席，宋任窮主持會議並講話。與會者堅決擁護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各項決定。

中紀委第四次全體會議在北京舉行，六十九名委員出席，中央和國家機關紀檢部門、中央紀委機關各廳室負責人列席，喬石主持。會議主題是學習、貫徹十三屆四中全會的精神，與會者一致擁護四中全會的各項決定。

晚上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公報》公佈，內容如下：

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1989 年 6 月 23 日至 24 日在北京召開。

全會之前，中央政治局於 6 月 19 日至 21 日舉行了擴大會議，為四中全會的召開作了必要的準備。全會分析了近兩個月來全國的政治形勢，指出極少數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中，黨中央的決策和採取的一系列重大措施，都是必要的和正確的，得到了全黨全國人民的擁護。全會高度評價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在這場鬥爭中發揮的重大作用，高度評價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做出的巨大貢獻。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李鵬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提出的《關於趙紫陽同志在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動亂中所犯錯誤的報告》。會議認為，趙紫陽同志在關係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關鍵時刻犯了支持動亂和分裂黨的錯誤，對動亂的形成和發展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他在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期間，雖然在改革開放和經濟工作方面做了一些有益的工作，但是在指導思想上和實際工作中也有明顯失誤。特別是他主持中央工作以來，消極對待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方針，嚴重忽

視黨的建設、精神文明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給黨的事業造成了嚴重的損失。鑑於趙紫陽同志的上述嚴重錯誤，全會決定，撤銷他的中央委員會總書記，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職務，對他的問題繼續進行審查。

全會對中央領導機構的部份成員進行了必要的調整：選舉江澤民同志為中央委員會總書記；增選江澤民、宋平、李瑞環同志為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免去胡啟立同志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免去芮杏文、閻明復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職務。

這次全會在我們黨的歷史發展上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會議。它不僅對於當前進一步穩定全國局勢具有重大作用，而且對於今後保證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黨的路線、方針、政策的連續性，必將產生深遠的影響。

全會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滿懷信心地把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

1 見於《改革歷程》一書第五一頁。

1989 年 6 月 25 日　星期日

公安部稱：據統計，4 月 16 日至 6 月 25 日，全國公安機關在平息反革命暴亂和制止社會動亂的鬥爭中，共抓獲各類人犯一萬一千零一十三名（缺陝西省和西藏自治區的數字），其中，4 月 16 日至 6 月 2 日抓獲二千零八十五名，6 月 3 日至 25 日抓獲八千九百二十八名。現已逮捕八百六十二名，勞動教養三百二十八名，治安處罰六百九十二名，教育釋放二千一百六十一名，正在審查六千九百七十名。其中有高自聯成員一百九十三名，工自聯成員三百一十二名，其他非法組織成員八百二十二名，四人幫殘餘分子二名，刑滿釋放人員二百九十六名，解除勞教人員四百八十二名，受過治安拘留處理的七百二十二名。以抓獲人員的身分分類：有大學生九百四十名，幹部四百零二名，工人四千五百七十一名，農民一千六百一十二名，城鎮個體經營者五百一十九名，社會閒散人員二千一百八十一名，其他人員七百八十八名。以抓獲人員的犯罪性質分類：組織策劃暴亂、動亂的三百四十名，砸燒軍、警車輛的一千零三十三名，砸燒民用電車、汽車的六百二十名，砸燒商店影劇院的一百一十四名，衝擊砸燒黨政軍機關的六百二十二名，毆打殘害解放軍戰士和公安幹警的一千一百一十名，搶奪、私藏槍支彈藥的一百六十七名，搶劫銀行商店的三百一十四名，毀壞公共設施的二百二十七名，進行反革命宣傳煽動的一千七百八十名，阻斷鐵路運輸的一百一十九名，阻斷城市交通的一千零七十四名，違反戒嚴令哄鬧搗亂的四百一十九名，搶劫軍用警用物資的三百三十三名，進行其他違法犯罪活動的二千七百四十一名。全國公安機關共摧毀各種非法組織三百零二個，查獲非法組織成員三千一百七十八名。4 月 16 日至 6 月 25 日，全國公安機關共繳獲槍支二百零五支（其中北京市一百八十九支，到 7 月 12 日，北京市已繳獲二百三十二支），子彈三箱及零散子彈二萬五千四百二十八

發，兇器四百九十六件，反動印刷品六萬零七百一十三件，反動音像製品一千五百七十二件，軍用物資三百六十件，贓款和贓物折款四十九萬一千餘元。從 4 月 16 日至 6 月 25 日，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有一百一十四名參與反革命暴亂或社會動亂的違法犯罪分子被群眾扭送到公安機關，公安機關共受理群眾舉報的犯罪線索一萬零四百七十九件。

上午，中國各大報刊登《中國共產黨第十三屆四中全會公報》，並刊登了鄧小平、江澤民等人的照片。

《人民日報》發表社論〈堅持立國之本，走好強國之路〉。

下午，北京市委召開常委擴大會學習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與會者堅決擁護四中全會的各項決定和對中央領導機構部份成員進行的調整，決心更緊密地團結在黨中央的周圍，動員全市的共產黨員、幹部群眾，奪取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滿懷信心地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和改革開放事業繼續推向前進。

北京市公安局稱：6 月 25 日、26 日北京主要的情況有：（一）接到舉報線索二百五十件。其中高自聯、工自聯成員九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九件，毆打軍警三十件，砸燒車輛六十五件，搶劫軍警物資十九件，造謠煽動四十二件，印刷張貼傳單四件，攔阻車輛十二件，綁架、扣押軍警四件，其他五十六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八千一百八十三件。（二）有九人投案自首。其中毆打軍警三人，砸燒車輛一人，搶劫軍警物資四人，造謠煽動一人。6 月 3 日以來，已有二百六十七人投案自首。（三）收繳衝鋒槍一支。6 月 3 日以來，累計收繳各種軍用槍支一百八十九支、子彈三箱、零散子彈二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發。

上午，萬里主持全國人大委員長會議，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八次會議於 6 月 29 日舉行，建議主要議程為：學習討論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聽取關於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報告，審議《集會遊行示威法（草案）》議案等。

下午，李先念在釣魚臺國賓館會見並宴請由瓦西姆．薩賈德率領的巴基斯坦參議院訪華代表團。李先念在宴會致辭中指出，中國政府採取堅決措施平息反革命暴亂，是為了恢復社會秩序，保障國家人民安全。

北京市人大常委會主任會議召開，就如何貫徹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進行討論，決定 7 月初召開第十一次常委會，學習貫徹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同時聽取市政府關於當前工作安排意見的報告。

北京市總工會在全市職工平息反革命暴亂事蹟報告、奪回損失競賽動員大會上提出，在全市各企業開展「奪回損失，愛國立功，萬名標兵

競賽」活動。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接到舉報線索二百一十二件，其中高自聯、工自聯成員二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三十四件，毆打軍警十八件，砸燒車輛三十七 件，搶劫軍用物資五件，隱匿武器七件，造謠煽動六十件，阻攔車輛九件，其他四十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八千三百九十五件。（二）二人投案自首。其中非法組織成員一人，隱匿武器一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已有二百六十九人投案自首。

上午，北京市委第六屆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擴大）會議開幕，議題是傳達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進一步統一思想，貫徹執行十三屆四中全會提出的各項任務，奪取平息反革命暴亂的徹底勝利，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把北京的工作做得更好。李錫銘主持會議，並介紹了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情況。

上午，全國政協在中南海召開中共黨組會，李先念主持並講話。與會者一致贊成中共十三屆四中全會的各項決定，表示要認真學習、貫徹四中全會的精神。

下午 3 時 55 分，戒嚴部隊在北京市朝陽區三里屯兆龍飯店路口附近執勤時，有人從白家莊北里 5 號樓 12 層處向戒嚴部隊打了一槍。晚 8 時 45 分，朝陽公安分局警察前去勘察槍擊現場時，又有人從團結湖北口二號樓和四號樓分別打了兩槍。兩次槍擊均無人員傷亡。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接到舉報線索一百四十四件。其中高自聯、工自聯成員十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一件，毆打軍警十四件，砸燒車輛三十二件，搶劫軍警物資七件，造謠煽動二十三件，印刷張貼傳單二件，阻攔軍車五件，綁架扣押軍警二件，其他四十八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八千五百三十九件。（二）有十八人投案自首。其中非法組織成員二人，砸燒車輛四人，搶劫軍警物資六人，阻攔車輛三人，其他三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已有二百八十七人投案自首。

上午，全國政協在中南海召開第 19 次主席會議，王任重主持，李先念講話。會議決定，7 月 4 日舉行全國政協七屆七次常委會，學習、討論中共第十三屆四中全會精神，聽取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動亂的報告。

陳希同在北京市政府會見法國波來日集團副總裁、中法合資北京國際金融大廈副董事長科里諾、國際金融大廈總經理貝德利一行。陳希同說，平息反革命暴亂後北京的大門會更加敞開。讚揚波來日集團在動亂和暴亂期間堅持同中方合作。

下午，北京市公安局在北京展覽館劇場舉行表彰大會，表彰在制止動亂、平息反革命暴亂中立功的四十名幹警和四十個集體。李錫銘、王芳到會為立功者授獎並講了話。

中共中央在中南海懷仁堂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政治局常委江澤民、李鵬、喬石、姚依林、宋平、李瑞環、各民主黨派中央領導、全國工商聯領導、無黨派人士、少數民族及宗教界代表人士與會。江澤民就當前社會各界普遍關心的問題發表了講話。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接到舉報線索一百八十件。其中工自聯成員四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四件，毆打軍警二十一件，砸燒車輛三十六件，搶劫軍警物資十九件，造謠煽動四十件，印刷張貼傳單一件，阻攔軍車四十六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八千七百一十九件。（二）有二人投案自首。其中毆打軍警一人，搶劫軍警物資一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已有二百八十九人投案自首。（三）收繳槍支十三支。其中機槍三挺、衝鋒槍三支、手槍七支。收繳子彈四百二十九發。6 月 3 日以來，累計收繳各種軍用槍支二百零一支，子彈三箱及零散子彈二萬五午四百三十二發。

上午，第 7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8 次會議在大會堂開幕，萬里主持並講話。會議議程發生重大變化，把學習討論四中全會精神列為重點，而把舉國關注的清理整頓公司和新聞法起草兩項議程取消了。萬里說：「大家知道，七屆全國人大二次會議閉會以來的這段時間，我們經歷了一場關係到黨和國家生死存亡的嚴重的政治鬥爭。從 4 月中旬以來，極少數別有用心的人利用學潮，在北京和一些地方掀起一場有計劃、有組織、有預謀的政治動亂，進而在北京發展成了反革命暴亂。他們策動動亂和暴亂的目的，就是要推翻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顛覆社會主義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正如鄧小平同志指出的：『這場風波遲早要來。這是國際的大氣候和中國自己的小氣候所決定了的，是一定要來的，是不以人們的意志為轉移的。』在這場嚴肅的政治鬥爭中，黨中央做出了重大的決策，國務院根據憲法第 89 條第 16 項的規定，決定在北京市部份地區實行戒嚴。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根據事態發展，採取了果斷措施，堅決平息了這場反革命暴亂。這一重大決策代表了全國各族人民的根本

利益，是合法的、正確的、必要的。以鄧小平同志為代表的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高瞻遠矚，在這場鬥爭中發揮了重大作用。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部隊和公安幹警做出了巨大貢獻。」「這次會議原定於 6 月 20 日左右舉行。但由於 6 月初學生仍在天安門廣場靜坐請願，有人甚至揚言要到 6 月 20 日左右人大常委會開會後再撤離，施加壓力。經研究，辦公廳新聞發言人向新華社記者發表談話，說明由於學生在廣場靜坐、示威，在這種環境下如期舉行常委會議確有困難。以後黨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採取果斷措施，平息了在北京發生的反革命暴亂，中央並召開了四中全會，使我們有了開好這次常委會議的明確指導思想和必要條件。所以 6 月 26 日委員長會議決定，人大常委會議在今天舉行。」

上午，楊尚昆在大會堂會見以參議長西羅．洪堡和眾議長瓦爾特．蘇里亞諾率領的玻利維亞國會代表團。楊尚昆說，希望朋友們理解和明白，鎮壓反革命暴亂是中國內政，也是合情合理的。中國將繼續走自己的路，即對內堅持改革，對外繼續開放。

下午，李鵬在中南海會見聖多美和普林西比外交部長洛斯．達格拉薩一行，代表中國政府對在六四後首位來訪的外國外長表示歡迎，重申中國將堅定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堅持改革開放，堅持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

下午 3 時半，解放軍總政治部主辦的首都戒嚴部隊暨駐京陸海空軍武警部隊慶祝七一歌詠大會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全國人大、國務院、中央軍委、北京市委領導出席並觀看了演出。

下午，北京市委舉行全市黨組織、共產黨員在平息反革命暴亂中先進事蹟報告會，全市各行業的一百一十二名先進黨組織、黨員代表和戒嚴部隊十五名黨組織代表與會，紀念中共成立六十八週年。

1989 年 6 月 30 日　星期五

北京市公安局稱：當天北京的主要情況有：（一）接到群眾舉報線索一百四十七件。其中工自聯成員一件，其他非法組織成員四件，毆打軍警三十三件，砸燒車輛二十五件，搶劫軍警物資九件，造謠煽動三十三件，印刷張貼傳單四件，阻攔車輛四件，其他三十四件。6 月 3 日以來，累計受理舉報線索八千八百六十六件。（二）有三人到公安機關投案自首。其中搶劫軍警物資二人，其他一人。6 月 3 日以來，累計已有二百九十二人投案自首，收繳槍支二百二十四支、子彈三萬七千四百九十五發。

上午，第 7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8 次會議在大會堂舉行全體會議，決議撤銷趙紫陽的中央軍委副主席職務。聽取了陳希同受國務院委託所作《關於制止動亂和平息反革命暴亂的情況報告》，報告分為八個部份：（一）動亂的醞釀和預謀由來已久；（二）學潮從一開始就被動亂的組織者所利用；（三）《人民日報》四二六社論對動亂的定性是正確的；（四）趙紫陽同志五四講話是動亂升級的轉捩點；（五）以絕食相要脅，使動亂更加擴大；（六）北京部份地區實行戒嚴是不得已而採取的正確措施；（七）極少數人是怎樣挑起反革命暴亂的；（八）反革命暴徒是怎樣殘害解放軍的。報告稱：「在幾天的暴亂中，被暴徒砸毀、燒毀、損壞的軍車、警車和公共電汽車等車輛達一千二百八十多輛，其中軍用汽車一千多輛，裝甲車六十多輛，警車三十多輛，公共電汽車一百二十多輛，其他機動車七十多輛。一批武器、彈藥被搶。戒嚴部隊戰士、武警戰士、公安幹警負傷六千多人，死亡數十人。」「有三千多名非軍人受傷，二百多人死亡，包括三十六名大學生。這當中，有罪有應得的暴徒，有被誤傷的群眾，還有正在現場執行任務的醫務人員、聯防人員和維護秩序工作隊員等。」[1]

中央軍委主席鄧小平簽署命令，授予劉國庚、王其富、李強、杜懷慶、李棟國、王小兵、徐如軍、崔國政、馬國選、王錦偉等十名參與北京戒嚴的死亡軍人「共和國衛士」榮譽稱號。

北京市委六屆六次全體（擴大）會議閉幕。李錫銘對當前工作講了六點意見：（一）要認真學習十三屆四中全會文件，進一步提高認識，統一全黨思想。（二）嚴格區分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徹底清查、堅決鎮壓反革命暴亂分子。（三）振奮精神，鼓足幹勁，把動亂暴亂造成的損失奪回來，完成和超額完成今年的各項任務。（四）繼續堅定地貫徹治理整頓和全面深化改革的方針，使全市國民經濟更加協調穩步地發展。（五）繼續加強廉政建設，懲治腐敗，保持黨政機關廉潔，改善黨群關係。（六）加強黨的建設和思想政治工作。

---

1 陳希同的報告中提到鮑彤洩露戒嚴的秘密，這不是事實，北京中級法院在初審時，以此作為鮑彤的罪證，二審時把這個罪名去掉了。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六四事件全程實錄（下冊）/ 吳仁華著. -- 初版.
-- 臺北市：允晨文化, 2019.05
冊： 公分. --（當代叢書：85）

ISBN 978-986-97555-0-4(全套：平裝)

1.天安門事件 2.史料 3.中國

628.766 108004004

當代叢書 85

六四事件全程實錄

作　　者：吳仁華
發 行 人：廖志峰
執行編輯：簡慧明
法律顧問：邱賢德律師
出　　版：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
地　　址：台北市南京東路三段21號6樓
網　　址：http://www.asianculture.com.tw
e - mail：ycwh1982@gmail.com
服務電話：(02)2507-2606
傳真專線：(02)2507-4260
劃撥帳號：0554566-1
印　　刷：欣佑彩色製版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裝　　訂：聿成裝訂股份有限公司
初版日期：2019年5月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定價：新台幣800元
ISBN：978-986-97555-0-4
本書如有缺頁、破損、倒裝，請寄回更換

八九天安門事件分三個階段：
（一）八九學運和民運
（二）六四屠殺
（三）六四屠殺發生後的全國性抗議活動和全國性大逮捕行動

這些年來，中共官方和海外民間都出版了一些有關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籍，但無論是中共官方還是民間的書籍，記錄都不完整，而且都存在一些問題。中共官方書籍的主要問題是：**1**、歪曲事實，甚至捏造「事實」；**2**、極力抹黑學運、民運及學生和民眾的行為；**3**、刻意隱瞞真相，尤其是隱瞞屠殺真相。民間書籍的主要問題是：**1**、資料不全，尤其是關於戒嚴部隊和屠殺的資料不全；**2**、對一些重要事件、組織及人物的記錄語焉不詳，尤其是有關戒嚴部隊及屠殺的記錄存在不少錯誤；**3**、對六四屠殺發生後的民眾抗暴活動及官方的大逮捕行動少有記錄；**4**、忽略北京以外的情況。

八九天安門事件曾經震驚世界，不僅改變了中國的進程，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蘇聯及東歐共產國家發生劇變。其影響及歷史地位遠超過五四運動，應該有一部翔實的書籍予以記錄。本書初稿完成於2009年，多年來歷經多次修改、增補，從1989年4月15日至1989年6月30日逐日記錄了所發生的事情。可以說，這是迄今為止最翔實、最完整地記錄八九天安門事件的書籍。

——吳仁華

ISBN 978-986-97555-0-4　NT$800